第三届武汉建筑双年展

據宋本重雕 元昌顧氏藏

吳興張氏景撫
宋元善本叢刊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六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　尚書

尚書註疏二十卷附校勘記一卷（卷一）（卷十五至卷二十）……漢　孔安國傳　唐　陸德明音義　唐　孔穎達等疏　民　張鈞衡校勘　一

尚書釋文殘一卷……唐　陸德明撰　一〇一

尚書講義二十卷……宋　史浩撰　一〇七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附錄一卷……宋　袁燮撰　三一五

書集傳或問二卷……宋　陳大猷撰　四明　金華　續金華叢書　五九一

尚書稗疏一卷……清　王夫之撰　昭代　六三五

尚書考二卷……清　戴震撰　乾隆　七〇五

尚書古義一卷……清　惠棟著　昭代　七五九

新文豐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召詩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作召誥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義成王至召誥○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琴瑟敬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叙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檀三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

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解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象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録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典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情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亦即政周公作洛誥爲及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

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先息薦反又如字）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憒反）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處昌慮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汭如銳反）（義）惟二月十六日其日爲庚寅既日月相

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夜半後至甲辰晨前甲辰是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庶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北三日庚戌吉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之處○度待洛反朝直遥反

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城郭郊廟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夜半後至甲辰晨前甲辰是三月初一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太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

日即爲望是已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畧而言之不必恰依厝數又筭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考○於已望後六日是爲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朏明至所居○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已

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礼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礼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並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三牛后稷配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句故侯反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勤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又反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錫周公之事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若翼至(正義)若翼若公○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汭○周公以順立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

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吏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礼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名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牢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其牢○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亦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柔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刘云后土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牛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用牲此言牛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土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斂謂賦功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

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庶殷越自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眾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呼至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言不可不慎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何其柰何不憂

王乃初服 敬之欲其行敬

王乃初服 義詰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詰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目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為言也

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

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尤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躰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旦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瘝工頑反**夫知保抱**

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懋○更述改殷之事天既至用懋勉敬者爲民主(正義)天既至用懋○正義曰言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後王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及其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杜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德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敬○正義曰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爲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紂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墜其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耆**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冲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正義)王其至自天○既言皇天眷顧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者爲人主故戒王言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棄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

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尤狠向北則面為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慎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禹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傳言天至如禹○此說二代興亡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畧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親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耄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 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誠音咸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嗇** 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嗇儲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儲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嗇五咸反徐音吟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正義) 嗚呼至民嗇○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為天所子故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又徐音吟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儲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為至道成○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嗇即嚴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儲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儲差礼義畏其儲差當治之使合礼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治直吏反下為治致治皆同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正義) 王來至今休○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為治稱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傳稱周至為治○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礼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君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今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礼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鄭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

治至致治○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天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比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 **節性惟日其邁** 和比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令力呈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

(正義) 王先至敬德○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令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

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爲戒○傳召公至可一○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魏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矣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至其行○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礼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爲至命矣○聖王爲政當所易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爲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爲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爲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敢知曰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言王當視夏殷長短之命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備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今王其疾敬德 王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

王義 我不至若功○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爲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不與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言王至不長○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

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拍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服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反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吉不敬雖說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用小民常果敢絕刑戮之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三亦有光明義

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勤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命由天授速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壽為難也○傳言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王乃至王顯○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三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於王道有光明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旦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或作酬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義

上下至永命○上既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長久我君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愛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愛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爲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拍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

詳而解之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爲召公之謙辭辭訓爲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妾是非一人也臻亞爲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吏反注遣使同

作洛誥洛誥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正義曰召公至洛諸○序自上下相顧爲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荅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録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爲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

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

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辟必亦反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我乃

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正義)周公至民明辟。○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礼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爲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爲民明君之治言欲爲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爲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如往釋詁文又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

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至之治。○傳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意當在此教化始營此都爲明君之政治言欲爲民明君其意當在此**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我卜河朔黎水東亦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黎水近紂都不可居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言吉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傳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瀍澗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成王尊敬周公荅其美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

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 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忍反 義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拜手稽首況於臣手成王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卜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俾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言居洛為治可以求久

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脩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此一段史官所録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畧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就行王命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 惟命

命我周邦攸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飛官躬化之 孺子其朋 孺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 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有次序不其絶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傳朋為有次序不其絶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烝烝乂不其倦 烝烝尚微其所及灼然烝烝乂治不倦之貌 厥若彝及撫 厥若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 往行 惟公勤教其事 天惟勤教其事 予不敢宿則毖 毖慎 惟洛事 惟洛邑事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胤繼保安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 其基業作民明君 予惟以庶邦惟正之供 予惟以庶邦惟正之供 予旦以多子越曰其有績 予旦以多子越曰其有績 乃惟孺子頒 乃惟孺子頒 佾獻民公尹拜手稽首 佾獻民公尹拜手稽首 天休于寧王 天休于寧王 興出入自介王命 興出入自介王命 予旦以嘉績多于前人 予旦以嘉績多于前人 公尹茲東都 公尹茲東都 予不敢宅天命作新民 予不敢宅天命作新民 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告洛之明日 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告洛之明日

周公至有辭○王求教訓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絶故于密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絶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烝烝尚微火不其復可絶也汝成王其當順此既然烝烝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絶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響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於時制禮已訖而云

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頴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

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廷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又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尽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畧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令禁絶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

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爽侮○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差錯侮慢不可治理正義公曰至爽侮○言已如是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享訓獻也是奉上之辭故奉

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乃惟孺子**

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孺音臣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非民彝**我為政常若不暇汝須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也彝音匪又芳鬼反○**汝乃是不蘟**

云勉也**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可長○蘟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必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叙正父次叙其

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心被皮寄反又被美反**義**乃惟至用戾○又曰已居攝之時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

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頌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冲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保予**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王若曰公明保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悼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悼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凡此待公而行**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冲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王若**至毖

祀○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治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成王以周公誨已爲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佗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荅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荅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治○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治於民也○傳言政至能○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寧喜言曰苟

得反國政由寧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傳厚尊至天下○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荅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治○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治於民也○傳言政至能○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寧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寧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王曰公功棐迪篤周公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爲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功不可捨我去**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於周命正公後公當留佗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礼礼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救亡婢反治直吏反下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百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百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礼礼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百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

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嘗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嘗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將祇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音洛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斁音亦厭於豔反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王曰公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

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

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漢之父武王大使我

越乃光烈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

孺子來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

○傳曰其至成功○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傳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單文祖德俾來毖殷乃命寧 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而安之○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

子以秬鬯二卣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成王留之本說之○秬音巨鬯勅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音因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

予不敢宿則禋 予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也是明禋爲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

于文王武王 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

惠篤叙無有遘自 惠順也篤厚也叙次也遘遇也言我見天下萬年猷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

疾萬年予不敢宿則禋 疾速也以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者則天下萬年猷於汝德矐長成爲周○遘工豆反猷於救反注同馬云猷飲也徐於廉反

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

王乃初服 考朕至懷德○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言義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與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酒盛於二卣鬻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往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文王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爲政者無云有

則王德甚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殺禋咸格王入太室清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用太牢此文武皆室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用太牢此文武皆室其廟親告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之中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

命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

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玄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義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爲國君也

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禮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周公後也又揔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淮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拍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朔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室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用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

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

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

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瓚酌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之酒以灌於地因莫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爲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爲重故特言之○傳王爲至拜後○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

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傳言周至終述○自戊辰已下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皆終述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周公以王命誥告令之作多士

士所告者即殷士故以名篇義成周至多士○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經云商王士殷

遺多士皆非民事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惟

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洛用王命告商王士○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士○惟三月至王士○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致政在下○順其殷亡之喜商王之衆士義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改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

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天上閔巾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如字一音威王若曰明畏○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順其殷亡之喜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傳稱王至於殷○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夏天者夏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夏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勅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雲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辨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祐至天命○肆訓故也直云故尒多士辟無所結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尒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逸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絶句馬以時字絶句嚮許亮反泆音逸逸又作佾註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甸徒遍反**王**義我聞至四方○既言天之勑驗法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灾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爲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爲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絶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奉桀滅湯興以譬之○傳言上至告之○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

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爲政割剥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夏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勅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雲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辨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肆訓故也直云故尒多士辟無所結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尒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逸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絶句馬以時字絶句嚮許亮反泆音逸逸又作佾註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甸徒遍反**王**義我聞至四方○既言天之勑驗法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灾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爲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爲過逸之行致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灾異以譴告人主使之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桀惡有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齊側皆反**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雲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浪反**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有闇亂之辭**義自成至于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又爲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亂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

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決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爲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經決俱訓爲過言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爲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爲敬言其

多行雲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爲所喪戚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爲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爲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

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命之法也**王曰猷告**汝於洛邑**教誨汝**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

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家惟聽用有德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義王曰猷至天命○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耳今徙居西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專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爽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察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舊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誨汝○正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

悼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周之○正義曰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汝翌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周之○正義曰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為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天命○正義曰殷故事此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議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

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臣我周家也○正義曰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王曰是爾殷

故惟是教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擯馬云却也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乃尚有

爾土爾乃尚盡幹止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則為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天所與為天所憐爾不克敬

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

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曾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還善(王義)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竄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故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當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還善矣○傳今汝至

有年○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爲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衆士當是我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敎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王義)王曰又至攸居○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敎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敎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好呼報反**無逸**成王即政恐其(王義)傳中人至無逸○上智不肯爲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篇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爲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篇之次第以先後爲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乃逸乃諺既誕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諺魚戰反(王義)周公至聞知○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爲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爲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周公重其事故歎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篤不可逸豫

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捄于遊畋之逸也無爲而治必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上言視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明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乂也自今而道遠乂故爲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

治民祗懼不敢荒盬

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直吏反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正義）周公至五年○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爲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南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事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者○行下孟反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盬

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正義）其在至九年○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爲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至同事○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宋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以上言久勞於外爲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比皆是明王所爲善事計

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書謀至無非○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爲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湯孫太甲爲王不義父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

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惇獨○惇求譬反字又作**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

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

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自時厥後**

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宗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

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昃音側本亦作仄昳田節反**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

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

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舉全數 正義

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周公至十年○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眾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王至父祖○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徽懿皆訓為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中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昳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眾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

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

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

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正義

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付反

周公至德哉○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已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嗜於酒德哉殷紂耽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逸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社穀梁傳

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禹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以爲樂惟今日樂明知後日止惟言今日樂而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誑也

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音患誑九況反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

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祝之又反

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之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爲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詈力智反

厥不聽人乃或以告之于厥躬曰民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

厥或誥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周公至含怒○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

周公而言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爲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傳其人至和悅○或告

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爲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開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憾胡暗反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罰殺無罪天下同怨**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叢才公反**至于厥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誕爲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

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禍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則如至含怒○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爲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嗚呼嗣王其監于兹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奭之故以名篇○說音悅奭始亦反**召公至君奭○**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奭之至名篇○周公呼爲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有周道至已受之○弔音的**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慶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棐音匪忱市林反**我亦不敢知**

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于不善周公至不祥○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爲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爲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以國○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

舉其殷興亡爲戒鄭玄亦然也

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已音以

弗永遠念天威越厥邦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

前人光在家不知家則不得知○遏於葛反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

歷久歷遠不可不慎○易以豉反注同諶氏壬反

嗣前人恭明德秪若茲往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言異於餘臣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我留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事以教成王

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義曰嗚呼至冲子○周公又歎而呼召公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嗚呼君已曰時則有若保衡格于皇天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

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傳保德至延久○此經言又曰博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勤玄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玄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公已放棄受命爲天子

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陟臣亳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太平○格音至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湯之孫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太甲之子

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

敏友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咸子巫氏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說音悅(王義)公曰至甘盤。○言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相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武丁亦言其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異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尹摯至太平。○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循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乎。○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安所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孫。○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大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亭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分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

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傳高宗至傳說。○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傅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王義)率惟至百姓。○此伊尹至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烈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烈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

臣扈侯甸 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扈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扈音戶 **知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王猶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辟必亦反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

而信之（義）王人至是乎○王人謂與人爲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爲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自湯至可知○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傳王人至信之○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王者之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人至信之○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

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讐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嗣天滅威信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有威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義）公曰君奭召公曰君奭天至造邦○周公呼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殷乃引佚有格天元亦惟天咸乃正其事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德故能安治有殷乃引長有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

散泰至之任○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旨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通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王有此四種之旨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旨佐文王爲此任也此四事者五旨共爲此任非一旨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佑**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問或如字

義又曰至命哉○文王既有賢旨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旨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佑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佑○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臣旨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今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佑以見成王須輔佑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亮反**後惟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

義武王至稱德○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其德**正義**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旨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四又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

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方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勖不及**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義**今在至能格○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方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勖不及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之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

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弼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顛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勉力使其及道義者當教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耆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是難聞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固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孚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爲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義)公曰嗚呼至人迷○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猷訓爲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爲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

暨急故今謀於寬裕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成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義)公曰前至之恤○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爲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爲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爲行**公曰君若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予不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義)召公曰君我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大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

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出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後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

今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或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

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義嗚呼至率俾○傳公言而嘆曰嗚呼我寧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義公曰君予至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義公曰君予至越民○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劇切之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黃岡陶子麟刊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蔡國名仲字

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爲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圻巨依反下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圻內之蔡名已滅故

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正義曰）惟周至之蔡○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爲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爲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爲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爲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爲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爲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也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傳罪輕至所滅○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

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佑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仲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頃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所以爲惟忠惟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惟忠惟孝前人之愆是爲忠臣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辭怠以垂憲乃後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末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吏反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惟乃攸績睦乃四鄰以奠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睦乃四鄰之國以奠舜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亨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徃同斷丁亂反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所以爲惟忠惟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惟忠惟孝前人之愆是爲忠臣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辭怠以垂憲乃後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末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吏反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惟乃攸績睦乃四鄰以奠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睦乃四鄰之國以奠舜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亨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徃同斷丁亂反

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歎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汝爲諸侯之事。此使之爲諸侯於東土爾不奉行我命欲其終身義侯于東土。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爲孝而亦得爲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爲忠臣也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籍也數色角反覆方服作成王政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又叛成王東至王政。周公攝政如字馬本作征云正義成王東至王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

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徐戎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冉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冉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從之以其數反覆故也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

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近附近之近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告召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王義）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於蒲姑之地史叙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士○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凡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

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

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費音祕（王義）成王至多方○成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叙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傳周公至鎬京○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

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徐戎並起知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官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別彼列反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殷之諸侯王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王義）周公

戒於夏少譴告之謂災異の譴牙戰反 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不畏災異之譴告而不能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爲過民昏之行不能終日勤於天之道。迪徒歷反馬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 乃爾攸聞言桀之惡洪惟至攸聞。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爲戒 乃大所聞正義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之異其 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勤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 桀之北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 責人王異自修政也 厥圖帝之命弗克開于

民之讎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讎施也言民皆昏昧。讎力馳反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甚昏甚也鄭王皆云甲閽也 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未德而大舒惰於治民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民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憤勃二反劓魚器反 義厥圖帝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爲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惰於治民桀既舒惰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

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日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者○惟桀之所謂桀人衆士實非桀人亂主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桀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克以爾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羌呂反**要囚殛殺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絶殺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乃惟至之命○殛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殛作天下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絶殺衆罪亦能用勸勉為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至民主○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傳湯慎至刑清○慎厥麗者揔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傳帝乙至勸善○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辞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辞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辞**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命惡事盡有辞說○鳴呼至有辞○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在天下故見誅滅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更說桀也言桀謀詰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為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辞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間間厠之間**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乃惟至間之○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蠲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絶句之承反馬云升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更說紂亡

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
紹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
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
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積五年須待閏暇湯之子孫
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
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惟聖至滅亡○聖君上智之名
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
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
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
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
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
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
故五年須待閏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主
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
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

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
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
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
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又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
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
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天惟求**
天可以代者 **惟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
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
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
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 **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
神天之祀任天王○任音壬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
殷命尹爾多方 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
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

正義 天惟至多方○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
眾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
伐紂惟汝眾方之君悉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
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
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
我代殷為王正汝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代
者○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成謂
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
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
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
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
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
○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
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
當天意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
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
享天之命 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
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 **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
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洽於我周王以
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
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夾音協注同 **今爾尚**
心未愛 今汝殷之
未愛我周故○數色各反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
乃屑播天命 汝乃不大居安天命
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爾乃自作不典圖**
忱于正 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
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 **我惟時其教告之**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昌昌亂執其朋黨○要一遥反訊音信倡音昌至于再至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又叛言迪屢時三謂成王即政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殛紀力反本又作極非我有周執德不康寧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速辜召罪以取誅

王若曰猷告爾庶邦庶士我至速辜○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尊愛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

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上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上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

召罪以取誅

王若曰猷告爾庶邦庶士我至速辜○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尊愛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

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無過則是還本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臬魚列反馬作劓長丁丈反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親近室

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用敬敬常在汝位入於凶德亦則

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

力敉爾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昌洛邑庶幾長力敉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閱音悅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有周惟其大夫賜汝言受多福之作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王義王曰嗚呼獻至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王義呼獻至大僚○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猶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敉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賚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任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監此指謂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旦○鄭讀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王義王曰我至我怨○戒汝者不惟多爲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加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又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

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而鴆反準之允反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長丁丈反除篇

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

知憂得其人者○鮮息淺反（正義）周公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爲此言乃戒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至不慎○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繄音殪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皐陶所謀○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下孟反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正義）古之人至罔後

○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稷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

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暴德之人同于厥政 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爲德也暋冒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強其丈反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俾毗至萬姓○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 義 嗚呼至萬姓○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

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得故德爲天子○傳受德至威虐○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賢強也賢即昏也故訓爲強言紂自強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爲威虐○傳乃惟至任賢○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習效爲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見爾文王武王克知三有俊之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 義 亦曰至長伯○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建諸侯 義 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祭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紂之至之心○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義 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伯○既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舜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立政 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

貢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口反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掌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 蠻夷 蠻夷微盧丞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彭濮人 此有三卿 八十三 亦皆擇其人○趣七口反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掌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 蠻夷 蠻夷微盧丞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彭濮人 此有三卿

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荒貢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卿 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遠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爲之也○傳文武至三事○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倫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

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揔舉衆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丞訓扱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揔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

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亳人之歸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玄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今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盲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茲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懷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遠于萬反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又如字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義)文王至于茲○上既據言文武此受分而說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義)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懷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當所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賢○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無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

敉功不敢替厥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無安天下之力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敉亡婢反　**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傳直專反　(義)亦越至丕基○亦於武王導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導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爲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以言並則非獨王身故以爲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爲天子臣爲諸侯皆受基業名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嗚呼孺子王矣不絕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話戶怪反　(義)嗚呼孺子至受民○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拍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爲王矣既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

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驟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揔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愼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伐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擾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釋話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

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釋話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驟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揔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愼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伐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擾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釋話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

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驟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揔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愼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伐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擾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釋話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

言感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稚直吏反本亦作穉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又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以正是之治道衆獄衆愼其勿誤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父之大業

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

言感告孺子王矣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又之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勿以陝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詰起一反馬云實也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乎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實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

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義)今文至常人○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則政爲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設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蒸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蒸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獄成成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不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周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獨言至官人○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設以詰禁戎兵爲言也戒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傳方四至化者○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

化者即詩小雅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之類是也

寇蘇公式敬典獄以長我王國 順其事并告太史 司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 司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比必二反又如字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行如字

有厥成 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義)周公至中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周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忿生至之比○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法至告之○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爲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豐鎬○傳黜殷至言之○據金縢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本因武庚而叛即往伐今始還歸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

成王至周官○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本因武庚而叛即往伐今始還歸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本因武庚而叛即往伐今始還歸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即政之後也

設府庶乂咸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長丁丈反下官長助長並同 **咸熙** 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百揆四岳州牧侯伯之官也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言聖帝明王立政修其不惟多其官惟其人○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言聖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爲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太岳之事

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爲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道堯至有法○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亭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之訓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漠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佐天理物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也以百揆四岳爲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

以輔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之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便小大皆協睦○擾而小反徐音饒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尊也掌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列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訪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主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
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
能其官則政治○倡尼亮反下同阜音負治直吏反
官○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怠循不能及於唐虞
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爲順也○傳師天至
堪之○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
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揔上三
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
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
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
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
周禮禹之揔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
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

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
退異名也百官揔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
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
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
尊故令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
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
異○傳地官至協睦○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
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
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
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
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
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
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踰七曰以刑
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恤則民不
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
有二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
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
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
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土○
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事職以富邦
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
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三制記司空之事云量
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
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
之土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
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于方岳

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舜巡守然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

明黜陟 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 六年至黜陟○此篇之下大月考績黜陟之法 義 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服三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漢恒由是與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一朝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若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畫相當也再會而盟與以禮脅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敢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皆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

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遺使奉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其朝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朝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謹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照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周制至守然○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此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咎我

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 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吉二三其令亂之道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慶待洛反

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義 王曰至厥官○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爲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己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辨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傳有官至之道○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暨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

○傳言當至迷錯○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爲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情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勑六反徒音類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反下註同 義

新主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而行於心逸諛而名巨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居寵思危罹無所不爲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庶亂也○厖武江反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官惟其人亦惟汝之不亦汝之功能舉非勝其任○勝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

亂爾有政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數言當敬治官政以助佐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數音亦長直良反厭於艷反王義傳爲德至可厭○爲德者自得於已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爲僞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恩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風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僞不可爲申說無載爾僞也武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俱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馯戶旦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貌惡也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御大夫王使之命書以幣賜肅慎之命○成王至之命○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王伐而服之故作賄肅慎氏來賀之命榮伯作辨

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爲然注國語者亦云榮使近文武之墓○近附近之近言周公作毫姑周公徙奄君於毫姑因告已定毫姑言所遷之功成云○柲其又反王義周公至毫姑○柲其又反王義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毫姑因言毫姑功成史敘其事作毫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

欲葬文武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

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爲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南征則北國怨惟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令使遂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直其意而爲之說上篇將遷毫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居於毫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毫姑名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爸君已定於毫姑言周公所葬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作君陳 作書命之 君陳 臣名也因以名篇○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監工銜反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注政治同 王肅云君陳○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治直吏反下 義 周公至君陳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

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爲君陳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爲分居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老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傳王名至名篇○孔直云目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傳言善至政令○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二十二 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

兩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日寬暇逸豫○孜音茲 義 我聞至逸豫○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者黍稷飲食也欲以爲明德之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爲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爲德無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罔念弗克由聖 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

慶有與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有所慶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繹音亦度待洛反爾有善詢善言則聽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善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猷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德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汝當曠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教之治○從七容反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有弟若三宥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攻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雖細小勿得宥之以殺之以絕惡源也○傳汝爲至之政○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違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傳寬不至之治○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傳習於至惡源○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爲也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人有頑嚚不論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耻藏垢○長張丈反垢工口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阻否○別彼列反阻在汝反否方九反又音鄙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戒爾無至不良○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爲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爲善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刑赦宥之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法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

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咎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義)惟民至永世○惟民初生自然之不朽○長如字朽許久反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從也從其君所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咎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辭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二伯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成王將崩顧命康王作顧命

(義)成王至顧命○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二公至治之○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公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疏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為語也顧命實命羣臣敘以要言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云洮洗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面也被皮義反徐扶偽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音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乃同召太保奭

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三彤伯為之宗伯第三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彤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義)百尹御事○發首至御事○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顧命至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言○王之所命實普命群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拍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摠命群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懌○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

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張本耳○傳王大發至出命○凡有故事皆當絜清王將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疾病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醮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醮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群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繅席依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群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待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毋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傳師氏至事者○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群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幾音機徐音畿下同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

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瘳勑留反

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 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徐以制反

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至反又以制反而不違道故能適殷爲周成其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又勅動反馬本作詷云共也斥昌亦反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釗姜遙反又音昭徐之肴反

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于非幾 群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義王曰至非幾 ○王召群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

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劍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双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故群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劍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傳病日至命汝○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詩蓄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忽略○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茲既受命還**此群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友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

墉音容本亦作牖音毛又反**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劍於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度徒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義**茲既至冊度○此群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劍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群臣之心也

○傳此群至本位○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傳綴衣至王崩○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綏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君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帷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席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傳臣子至賁氏○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釋言云翼

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喪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反供音恭**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賤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黼音甫復扶又反○義越七日至癸酉○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綴衣亦是伯相命狄使四坐王之所憑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成王旣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士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旣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傳狄下至所爲○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晦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曰窓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又云舜衣大具鼓

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言設黼扆綴衣帷幄幬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雜繢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嚮許亮反篾眠結反馬云纖翦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廂謂之序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蒻音弱華音平**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几**豐茂弓反莞音官又音閑鏤來豆反**玉仍几**豐茂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茂弓反莞音官又音閑鏤來豆反**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蒲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筥筥也徐云竹子竹爲席子貢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綬音受**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重直容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削音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雒之舞衣大貝鼖**

鼓在西房 堦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具如車渠鼓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鼓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渠車輞也 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允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允徒外反共音恭 大輅在賓階面 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作才故反向許亮反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 正義 曰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堂廉間至漆仍几○牖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堂廉間至漆仍几○牖謂窓也間者窓東戶西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設莞筵紛純加繅加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

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數重席者其席皆數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北牖閒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事以扆前一坐數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數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凡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憂至尊也○傳篾桃至之坐○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折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織翦莘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繢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繢緣之蓋以白繢黑繢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黼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凡禮之於凡有變有仍故特

爲親爲私宴之坐案朝士戰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繒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傳豐莞至之坐○釋草云莞苻離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以莞而織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傳西廂至質飾○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交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

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此經爲下執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具鼓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飾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云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頴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頴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興治孫策策東引白削斫虎興體動曰我見刃爲然然赤刃爲赤削白刃爲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

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與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常玉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爲東方寶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雒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壁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綈國至坐東。○以夏有脩夷知脩是國名也脩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異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室東也。傳兌和至夾室。○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旁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之最大故知大輅五輅也級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王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玉之

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我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級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級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執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此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弁皮彥反徐扶變反鹿子皮弁亦士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綦文履反徐工洽反阼音佐徐音侯音士廉力占反稜也立處○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西廂之前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懼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銳以稅反

義二人至側階○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

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戣盖斜刃宜於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盖今鐮斧鉞大斧戣瞿盖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杨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立處○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阼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堂○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揔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戣瞿至階上○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銳矛至階上○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

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循特也王麻冕玄裳朱繡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綺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彤裳形纁也太宗即宗伯也太史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作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冕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作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書顧命命進康王故同階王義王麻至冊命○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礼主以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冕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旒有繅天子十二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蔽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菽之篇王賜諸侯云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至色玄○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畧舉卿士為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拜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傳太圭至不嫌○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冕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冕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冕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冕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酹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瑁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奉信未得而聞之也作階者東階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為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史至同階○訓御為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賓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

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曰

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末命汝嗣訓言憑玉几所道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卜皮彥反徐扶變反嗣息吏反

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意王再拜興荅曰眇眇

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小反

王拜興荅曰皇至光訓○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

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託戒○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至大法○卜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卜爲大法王肅亦同也

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者實三爵告子受羣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姹徐又音託又諸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莫爵也

乃受同瑁

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酒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吾饗福酒

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先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

上宗曰饗王荅拜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祭曰酢○酢才各反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宗人供主宗人供太保拜曰

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司拜王荅拜尊所授命

太保受同祭嚌太宗既拜而祭既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嚌才細反互音戶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

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王受冊命之時立於徹尹列反又徐直列反

乃受至降收○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後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與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

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其禮已異也○傳祭必至福酒○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

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酳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篚○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尚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傳太保至曰酳○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酳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酳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酳訓報也故報祭曰酳飲酒之禮稱獻酳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曰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冀同於地太保不敢冀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酳祭而拜則王之冀爵每冀必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保至相偕○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偕○傳太保至所白○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正義）諸侯出廟門俟○廟門謂路寢門待王後命○處昌呂反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卷終**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臣弼

義康王既至之誥○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寫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乘音繩證反鬣力輒反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遥反喪息浪反贄音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稽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盡子忍反

王出至答拜○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朱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

云敢於壞地所出而真贊也然舉泰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揔入故鄭玄注曲禮云奉受幣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揔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

芟羊反下同施以豉反**揖皆再拜稽首**稽首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

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

文武誕受厥若烝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馬云道也**惟新陟王畀命**陟王成王**用端**

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文武乃施政令立

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壞音怪**正義**太保至寡命○太保召公與同徒旅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恤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冢宰至見外○召公爲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羹聲

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羹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羹文王少有叉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

異叙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詰**報其戒**昔君文武丕**

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化平羹不務咎惡政**底至齊**○馬讀絕句**信**

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治○底之履反**則亦有能**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能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熊音雄羆彼皮反**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

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畀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況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諸侯樹以爲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施政令立**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羆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督丁木反**若無遺鞫子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辱稚子羞王若至子羞○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反**正義**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詰卿

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爲諸侯者樹之以爲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臣爾已也。傳順其至見內。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衞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劍。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治。孔以齊爲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伯父樂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治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能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士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旣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次王釋冕反喪服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就次王釋冕反喪服居倚廬。去羌呂反（正義）羣公至喪抱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明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治。孔以齊爲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伯父樂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治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能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士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旣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次王釋冕反喪服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就次王釋冕反喪服居倚廬。去羌呂反（正義）羣公至喪抱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朝直遥反鎬戶老反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正義）惟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于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康王至庚午。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

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數告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也蓋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命大音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毖音祕近如字又附近之近**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王順至王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傳言割至其家○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傳天道至勤慕○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遽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懲則變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故公至師法○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垂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惟公懋德克勤小物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王若曰嗚呼父師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

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反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恩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別音彼列反癉音丁但反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国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国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海安矣○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憂亡国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憂亡国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呼報反

王曰至念哉○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境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辭尚其體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呵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攷校傳以旌為識攷善也惡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傚之○傳其不至俎勸○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民言惜上○怙音戶 驕淫矜侮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侮大如此不變將用侮音苦瓜反壓於棄反又於甲反又於豔反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在和此殷士而已治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還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閑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吏反施始豉反浸子鴆反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又而鴆反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爲于僞反惟文之成法惟以治後世子孫順公之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厥心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少詩照反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義我聞至其訓○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遜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叡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脩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公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貧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遜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爲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傳言殷至惟難○淫訓過也故爲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恐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作君牙君牙臣名君牙命以其名篇遂以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畫胡卦反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

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履春冰
畏陷危懼之甚。蹈徒報反噬市制反陷陷没之陷（義）
穆王至春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爲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
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周禮司勳云凡有
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
王旌以誠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丞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
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
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今命爾予翼
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翼音旅 纘乃舊服無
纘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
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累劣僞反令力呈反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
無厚累祖考之道大布
罔中惟爾之中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
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
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冬冬大寒亦天之
常道民猶怨咨 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
謀其易民乃寧。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義）爲我輔翼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
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爲不忠厚累汝祖
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常先
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無能中正惟
當爲中正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
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尚怨之治民欲使撫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爲治不違
道不迕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
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

任如身也傳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
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
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傳冬大
至怨咨。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
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嗚呼予
歎文王所
謀大顯明 予承哉武王烈 言武王業美
大可承奉 啓佑我後人 佑助我後
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缺苦穴反 爾惟敬
明汝五教
用奉順於先王之道 對揚文
君臣答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義） 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言當荅揚文武光明之命
嗚呼至前人。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
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

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
順於先王之道汝當荅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
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文王未克
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
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
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文始謀之
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
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
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
汝惟當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
之治亂茲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亂之則民亂。治直吏反下註同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言當
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辟必亦反（義）王若至有又。王順而呼之曰君牙
汝爲我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道之

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　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冏九永反字亦作煚

作冏命　以冏見命名篇　義曰穆王至冏命○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傳伯冏至大夫○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

少帥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尤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五馭之官我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叙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予后　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　懷惕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勑律惕他歷反　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礙五代反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禦從才用反註及下註侍從同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有不欽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　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　義曰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其化

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衍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達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言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備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匪其不及　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匪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俾必爾反　惟我一人無善亦託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匪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匪正鉤乃可謹也○傳言恃至功業○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謬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臣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

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
其所不及○更古衡反**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
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婢緣反辟匹**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任反諫徐以朱反(王義)今予至吉士○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
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爲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
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爲僕官之長常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
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今
選其在下爲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欲其至佞僞○作
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
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今大僕教正
羣僕明使教之無致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
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
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府史已下官
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

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
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
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
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是
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
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
愛於子知此爲側媚者爲僻側行以求愛非是愛
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僕臣正厥后**
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
德惟臣不德惟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
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
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
汝無親近於險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
先王之法○昵女乙反險息廉反徐七豔反利口也本亦作憑近

附近之近
道導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
於僕侍之臣無實令色無質便辟是恭側媚諂諛之
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
其官職○瘝故頑反**惟爾**
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
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
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歎而
勑之
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
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命呂侯見命爲
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訓暢夏禹贖刑之法
呂侯以穆王命作書

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贖音蜀註及下同**作呂刑呂刑**後爲甫侯故
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
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
傳呂侯至司寇○呂侯得王命必命爲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
侯見命爲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
穆王以呂侯爲相書說謂書緯刑罰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
相知爲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王刑也
○傳呂侯至天下○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
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
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
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
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經多說
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
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
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必異於夏法

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嘗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条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纔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刖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大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去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蚩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誖誖究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義姦宄奪攘矯虔

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誖誖究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之惡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之惡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無辜爇劓刵椓黥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爇劓刵椓黥○爇如悅反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麗力馳反并必政反

梵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梵梵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梵芳云反徐扶云反又扶勇反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惟乃腥臭。聞音問又如字註同腥音星行下孟反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王曰至在下。呂刑文。侯進言於王使用訓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考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遠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尤。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皇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李崽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李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

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李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皇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德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辯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椓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

戒康叔云無或劓則人即周世有劓則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劓玄云則斷其鼻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爲羸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傳三苗至之約○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瀆謂慣瀆苟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梦梦猱攘之狀泯泯爲亂也梦梦同惡共爲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爲行無與信義令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又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勉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外惟天皆是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過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與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

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故重即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龍反黎力弓反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清問馬云清訊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敬德以臨之以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明焉○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於苗民言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人故皆勸慕爲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令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乃命三后恤功于

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
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鄭
王皆音慈馬云智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殷盛
於民言禮教倫衣食足士制百姓
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
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
以教民為敬德○祇巨支反
正義禹稷憂勞功成
下民惟以興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
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殷敵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
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
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
殺也○傳伯夷至於民○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
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辨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
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
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
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
三事乃結上句此耶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民憂欲與民施功也
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
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
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
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礼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敬德○此經
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
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皐
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
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
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

罔不惟德之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
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直吏反
正義穆穆至棐彝○言堯躬行
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
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與德灼然著於四方故
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
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
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釋訓云穆穆敬也
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
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
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教○刑者所
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
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使天下皆勤立德故
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

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
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
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賂來故反敬忌罔有擇言在
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
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
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
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
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
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
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
言堯至不行○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
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
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

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為于偽反任而鴆反重輕重之重

其今爾何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之施刑以取滅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麗力馳反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蠲吉緣反咎其九反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義)戒之曰洛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監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之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竟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

王曰嗚呼念之哉 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戒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今於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一音曰

終惟終在人 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非為天所終在人斷制五刑以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言當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美勿自謂有德美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義)王曰至惟永○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

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今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無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琢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家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盤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此摠告諸侯不獨言同姓知異同姓包異姓也格詣至也言無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寧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寧為天所終惟寧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為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儳美○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止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慕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已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上句雖畏勿畏雖侈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告爾祥刑 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

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兆民

在今爾 在今爾諸侯

百吁來有邦有土

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兩謂囚證造至也悉具備則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反註同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核幸革反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應應對之應下同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五過之所病或官同官位或詐反因辭或所在○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情察能使之不行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情察能得其理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皃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墨辭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四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鈞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閱音悅額素黨反涅乃結反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刑倍百為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淫

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宮罰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五百**別言罰屬合言刑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王義王曰至天威○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呼歎聲也賢遍反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敎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內之與證兩皆來至因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

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及因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因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託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使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在今至宜乎○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謀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辭○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爲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爲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爲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

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猶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因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枉法但枉法多是爲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過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也禮記云凡執

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衆人令其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舡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因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聆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其至相當○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

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鍰者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重三鋝馬融云鋝黃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搏輕重之名今代東來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雅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摠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謂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刖足至百鍰○釋詁云刖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絕也是刖者斷絕之名故刖足曰刖贖劓倍墨刖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刖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刖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豕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刖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亨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刖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此經歷言二百五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天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天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比罪無簡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僭子念反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重下服輕重諸罰有權 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并必政反數色住反

刑罰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義上下至有要○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

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爲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據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詳之○傳上下至可行○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人至權宜○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輕俱合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一劉君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者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

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

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官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丁浪反**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註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正義懲罰至兩刑○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正之道○論語云陽膚爲士師

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辭○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

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儆音景**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官長諸侯族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相如字馬息亮反助也**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兼盧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治直吏反**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訴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當長畏懼**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惟爲天所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王曰嗚呼至天長畏惟天所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今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敬之至敬之○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爲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搆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狂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兼盧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訴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今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王曰嗚呼

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屬音燭**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義王曰至祥刑○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事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烏程張鈞衡景宋本重開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文侯之命第二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馬本作賜秬者巨黍勑亮反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平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録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琥彼玉瓚黄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黄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黄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杓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命焉○周本紀云幽王嬖妾曰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王至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平王命爲侯伯○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若曰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王于況反○聞音問居音據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辟必亦反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王若曰父義和不云伯而直稱父者

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十亡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令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向家然故稱歸也嗚呼閔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嗣續也造爲也丕大愆過也父死國敗祖業隕墜○予小子繼父之後在位之稱愆過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如字又音與從去處反隕于敵反

殄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 殄絕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則材劣無能之致○殄大見反

即我御事 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

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則材劣無能之致○予則罔克○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

純 純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純大見反

嗚呼閔予 閔憂也嗚呼至罔克○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

即我御事 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即我御事○義曰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已言追叙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惠澤於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爲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爲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威謂幽王爲大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大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此經亦是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大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 重稱父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

辟追孝于前文人 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辟扶亦反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 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

嘉 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旦反註同

嘉○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爲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 重稱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

辟追孝于前文人 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辟扶亦反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 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

嘉 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旦反註同

嘉○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爲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

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爲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爲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嘏之○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至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奬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爲孝○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

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爲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侯** 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彤徒冬反 **用賚爾秬鬯一卣**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由音酉又音卣釀女亮反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躰多曰王弧往躰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供音恭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父往歸國之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彤徒冬反 **馬四匹** 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戶革反 **義** 王曰至顯德○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友治直吏友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鐏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旅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賜鬯○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

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鸛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彤赤至子孫○彤字從丹彣字從玄故彤赤彣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躰多曰王弧往躰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

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弧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弧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爲度○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傳父往至相安○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近俱安然後國安悳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

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 **徐夷並興**魯侯征之於費不開○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 **作費誓**魯侯至費誓○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名 **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 (義)魯侯征徐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録以備王事猶詩録商魯之頌○費音祕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礼記云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穿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之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叙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之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勠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譁戶瓜反監工銜反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兜鍪堅使可用○敹了彫反敿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善簡擇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善言不善將得罪也○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胄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礼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礼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礼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礼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穿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之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叙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之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尤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為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其善者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敿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飾鄭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尤善也○傳備訓具也每

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今惟淫舍牿牛馬**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牿工毒反**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敜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敷擭華化反徐戶覆反敜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檻戶黯反窒（義）今惟至常刑C此戎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珍栗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逋逃亡也越逐爲攘盜不還爲失伍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湟訓大也周礼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

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爲牿牛馬而知牿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牿爲桎牿之牿施牿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擭捕至常刑○周禮冥氏掌爲阱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擭以捕虎豹穽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穽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窒敜之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敜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罰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疊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逋布吳反佚音逸**祗復之我商賚汝**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商度汝功賜與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攘盜不還爲失伍汝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無敢寇攘踰墻**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垣音袁**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竊馬牛盜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我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義）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牿**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糧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峙直里反爾雅云臭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糒音備**爾乃逐峙乘槎甲戌我惟築**摠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供音恭**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槎斡無敢不供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

旁曰斡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槎徐音貞斡工翰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堙音因**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槎斡無敢不供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供音恭**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芻初俱反茭音交（義）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疊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疊伍遠求逐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

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礼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傳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妾貴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傳皆當至死刑○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之軍與之死刑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者斬○傳摠諸至之屬○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摠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爲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礼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

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棄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峙具至殺汝○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刑父母之刑者言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隸舂藁米殺之周礼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舂藁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舂人藁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茭○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秦穆公伐鄭

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

下註同

晉襄公帥師敗諸崤

崤晉險名在今弘農澠池縣西而敗之因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己過誓戒群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遣三至伐之○正義曰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窮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帥○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殽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鄙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

還歸作秦誓

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秦誓

貪鄭

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因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四馬隻輪無反者左

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誓告汝羣言之首 衆言之本要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樂音洛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俾必爾反下同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穆公自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誥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爲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也○傳誓其至稱士○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万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對曰爲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傳言我至所益○逾益邁行也負即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爲于僞反下爲我謀同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惟古至爲親○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欲伐鄭之時群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我有之 雖則云然猶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猷音由

尚有之 勇武蕃蕃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蕃音波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仡許乞反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

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

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

東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介音界馬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丁乱反又於宜反技其綺反本亦作伎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

(王義)

雖則至不欲○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黃髮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佚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能使君子隤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時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

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惟察至故也○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意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隤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太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佞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啻施智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

如有一介

好呼報反嗇失豉反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王義)人之至利哉○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

人之有技冒疾

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莫報反惡烏路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是不能容以不

曰危殆哉○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是不能容人用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見人至上通○傳以冒爲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杭陧曰由一人

杭陧不安

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杭五骨反陧五結反徐語折反

邦之榮懷亦尚

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王義)

邦之至之慶○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杭陧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尚書註二十卷終

卷第一

尚書序

其說統之紀 據前應作流說誤阮作遠誤

左傳曰芟夷蘊崇之 此本是阮作

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止出於伏生 阮本一作止皆誤二字指王與鄭正字亦佳

云周易十翼 阮本作一云此脫云字

惟考其文 阮本惟作字案說文惟凡思也深思而後考其文

故云復出此 阮本故作云案說文故作古誤

內有太甲說命武成等篇 阮本武作泰案書序泰誓三篇此皆武字古文泰也說字始末記亦主其滅誼近下滅四字劉原父本同應作泰二本均誤

卷第二

堯典第一 案此本並無古文尚書四字

伊訓云載乎在亳 阮本亳誤臺

故云某氏 阮本某作其

恭惟賢尚 阮本同案證法作推當從二本均誤

向不向上 阮本同阮校勘記云不應作上

宵中星虛 阮本作宵此本誤

徐又音耎充反 阮本耎作而誤脫下半字

此農事已起 阮本此下有時字此本脫

因共丁壯 阮本共作一誤或云應作其

楊子法言 阮本楊作揚

以民事句芒 阮本句作匈誤

晝暫長 阮本暫作漸是也此本誤

晝漸短 阮本漸誤暫

順常道也 阮本頗作頻誤

周天二百六十五度 阮本同毛本作三是也

異已已退也 阮本同按上已字當作也

頗亦因鯀是治 阮本頗作頗

今其在側陋者 阮本今作令

動挂刑網 阮本挂作罹

卷第三

舜典第二

徐仙民 阮本民作民案民字唐人諱改作氏似可不改

聊出之於王王注無施也 阮本無下王字

奄降 阮本奄作尤案左傳當作尤

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 阮本入作入誤

是五者司爲一事 阮本同案司當作同

則王朝必無矣 阮本王作于誤

陸續 阮本續作績誤

王蕃 阮本蕃作藩誤

星謂五緯也 阮本也作星誤

有而下者 阮本同案禮記應作有天下者

名山大川 阮本大作太誤

故不須巡之也○釋訓云也字下此本脫○傳期巡守三字

必如其言 阮本必作以誤

誤而入刑 阮本入誤入

惟此刑罰之事 阮本惟作推

重慎刑罰 阮本罰作罪

惟有一百一十六歲 阮本惟作准誤

總衰既葬 阮本總作總誤

命百官受職之事 阮本受作授

欲令遠言皆安也 阮本同案言當作近與下文遠近之互易而誤

故據遠近之 阮本同案近當作言書見上條

鯀爲宗伯 阮本同案宗當從岳本作崇

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阮本有作自誤

謂本犯死罪也 阮本本作不誤

此適長國子也 阮本國作曰誤

君臣善不 阮本不作否兩通

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凡一十二卷 阮本無一字

廣大運行 阮本大作夫誤
度徒洛反 阮本徒作徙誤
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 阮本誠作識誤
弗爲戾 阮本爲作悉誤
傳正德至善政 阮本正作止誤
解工賣反 阮本工作于誤
罔或干予正 阮本干作于誤
以弼五教 阮本弼作刑誤
皆命於大中之道 阮本同毛本命作合是也
下洽於民 阮本洽作洎誤
要則是相當之言 阮本言作帝誤
人臣之義也 阮本臣作君誤
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 阮本洽作均誤洽
道者徑也 阮本徑作經誤
爲萬慮之主 阮本爲作惟誤
似若枝數 阮本若作老誤

舉重也 阮本重作動誤
案帝繫云 阮本繫作譜誤
侮慢典常 阮本典作常誤
輕慢典教 阮本典作典誤下典教同
此則昏迷之狀也 阮本昏作氏下脫去下節
屆至也 阮本屆作居誤
禹拜受益之當言曰 阮本拜受二字誤倒
地不受其寶 阮本地作也誤
故舉難者以況之 阮本況作見誤
當拜受而已 阮本受作舜誤
皐陶謨第四
然後抱以天子之任 阮本抱作撫誤
宣亦布義 阮本宣作以誤
即充九數 阮本即作既
當勑正我五常之教 阮本教作敎誤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 阮本有作五誤

命德討罪 阮本罪作罰誤
故人君爲政當率用 阮本率作奉誤
五典以教下民 阮本典作等誤
皐陶自言 阮本自作目誤
顧氏云 阮本顧作纂誤按顧氏處作尚書音者

卷第五
益稷第五
暨其器反 阮本暨作堅誤
廣尺深尺曰畝 阮本畝作畮
故舉難得之食處 各本無之字此誤衍
或當三代天子 阮本三作二誤
韶樂自美耳 阮本耳作取誤不如此本耳下斷句
周晝夜頒頒 阮本頒作頖誤此字以各不从名
無晝夜常頒頒 說見上
傳朋羣至得嗣上處一〇 阮本同
鳥獸箭簇 阮本簇作族案當作簇此本耳下斷句

行容惕惕 阮本作揚揚
無廢事業 阮本廢作曠

卷第六
禹貢第一
謂定其肥墝之所生 阮本墝作磽
故言分布治之之 阮本同校勘記云毛本次之字作也
塊若對反 阮本同案以雙聲承之當是苦字
廣河 阮本同纂傳河作阿是也下同
揚州 阮本揚作揚
旬服立方千里 阮本立作此誤
兩河閒其氣情性相近 阮本情作清誤
似若水上浮 阮本上作中誤
七日廩江 阮本廩作累誤
下文岷山導江 阮本江作汶誤此唐人諱改
桂楫栝漆 阮本栝作括
三秦記 阮本三作山蓋誤屬上句

岷山 阮本岷作汨誤說見上

傳球琳至似玉 阮本玉作琳誤下同

郭撫梅反 阮本梅作槭誤

北江從會稽畝陵縣北東入海 阮本作北江從會稽畝陵縣北入于海

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來而自服也 阮本脫安服二字下又脫而字

卷第七

五子之歌第三

以其迷祖之訓 阮本同案當作述

由能畏敬小民 阮本畏作長誤

脩征第四

臣能奉常法 阮本奉下有有字此本脫

君南嚮北牖 阮本牖作墉誤

殲子廉魁苦回反 阮本子作于誤

卷第八

湯誓第一

在安邑之北 阮本無之字

相土居商丘 阮本土作士誤下同

仲虺之誥第二

周禮卿大夫 阮本同案當作鄉而本均誤

孚信也 阮本孚作浮誤

伊訓第四

殉者必徇其事 阮本必作心

太甲上第五

以彼告之人名 阮本彼作被

○普慈反 上脫丕字阮本脫○亦誤

傳機弩至則中 上脫○

咸有一德第八

湯代而兼之 阮本代作伐誤

兩手搤之曰拱 阮本拱作揚誤

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感千歷反 阮本千作十誤

毫是殷地 阮本地作也誤

是寬意 阮本意作裕

盤庚自耿遷于殷 阮本耿作猷誤

劉敎釋詁文 阮本文作云誤

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 阮本作決欲遷此者

不能從教相匡正 阮本從教作必義

大遷則真魏 阮本則真作考自此與毛本合

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 阮本箴作諫

能退汝遠上之心 阮本汝作去

徒奉持所痛而悔之 阮本徒作徙因上文而誤

恫徒弄反 阮本作勤動反

馬云視上 阮本上作王誤

責其不情告上 阮本情作請誤

而相恐動以浮言 阮本動作欲誤

猶許亮反 阮本許作怕誤

撲曾卜反 阮本曾作音誤

言我世世數汝功勤 阮本數作遷

其意告臣言 阮本作其意而言故不如此本

違我必有罰 阮本我作命

雖悔可及乎 阮本及作外誤

盤庚中第十

故拯汝 阮本拯作承因上文而誤

以自解說也 阮本自作有誤

又七良反 阮本七作士誤

雖汝祖父 阮本雖作惟誤

卷第十

說命中第十三

從才用反 阮本用作容

昵尼也 阮本昵尼作即尼校勘記云尼亦誤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有天命宜王者 阮本天作大誤

微子第十七

安得默而不言 阮本言作所誤
父師呼徵子爲王子 阮本呼作言與上文互易皆誤
卷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至此三年 阮本三作一誤
今總呼爲國君 阮本今作令
紂當恐怖 阮本紂作計
至於郊乃復到退 阮本復作後
牧誓第四
又作戊 阮本戊作戚誤
武成第五
乃勤立王家 阮本家作業
漂杵反 阮本杵下誤
又杵消反 阮本杵作舂誤與上同
失其本經 阮本經作絕誤
本期甲子故速行也 阮本速作遠誤
卷第十二
洪範第六
傳言天至第敘 阮本言天作信人誤
著生於徵 阮本著作者誤
上言曰 阮本上作土誤
儼魚檢反 阮本上有○此本脫
諦音帝 阮本上有○此本脫
儼是嚴正之貌也 阮本嚴作言誤
傳倫不至治民 阮本不作下誤
則天下皆歸其爲有中矣 阮本下作不與上文交誤
兆告於人 阮本於作以誤
至二極 阮本二作一誤
曰肅時雨若 阮本雨作寒誤
各有常法 阮本各作名誤
所以短折也 阮本折作所誤
卷第十三
旅獒第七
所以化洽生民 阮本洽作治
非中國之犬 阮本犬作大誤
所戒以終 阮本所作聶
金縢第八
寧亡二子 阮本子作字誤
大誥第九
我敢不於今日 阮本日作白誤
卷第十四
康誥第十一
猶爲國而號謚不見耳 阮本猶作鄭校勘記云鄭審作猶各本皆不誤鄭寫之爲耳此本猶不誤亦見阮本之佳
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 阮本訓作詞誤
其文王 阮本王作三誤
以小人難安也 阮本安作保
欽若管反 若作若誤
罰之所行 阮本行作有誤
次穆考 阮本考作父
邘晉應韓 阮本邘作邢誤
則汝庶幾進饋祀於祖考矣 阮本則作用
民事可乎 阮本乎作乎誤
皆由蹈行於道 阮本道作爲誤
劼若八反 阮本若作若誤
梓材第十三
始終相承 阮本承作臣誤
矧茨蓋之 阮本矧作既誤
是先王行明德 阮本行作有
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復扶又反 阮本反作云誤
衆皆勸樂勤事 阮本勤作勤
以賜周公 阮本賜作錫

託以爲言也 阮本託作敓
繼世君臣 阮本臣作自誤
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 阮本猶作尤誤
此時王未莅政 阮本未作末誤
中天致治也 阮本天作大
惟日其行 阮本日作曰誤
文承比周之下 阮本比作殷誤
刑殺之道也 阮本殺作戮
王能愛養小民 阮本王作毛誤
顧氏云 阮本顧作顏誤
故成王復述公言 阮本故作於述作疑均誤
百官不奉天子 阮本奉作承誤
汝惟小子 阮本惟作爲誤
以佐助我用 阮本佐作姞
言公化治 阮本治作治下同
公當留佐我 阮本佐作姞下同

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皆非民事 阮本民事作在官校勘記云毛本又改民作庶是也
故輔佐我 阮本佐作姞
欲使居土中 阮本土作上誤
丞祭其月 阮本月下有節字

卷第十七
無逸第十七
故以所戒名篇 阮本故作本誤
出入同事 阮本入作八誤
傳在喪至自安 阮本至作全誤
畏敬天命 阮本畏作長
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 阮本迷作述
傳以君至其上 阮本上作土誤
其人有過 阮本過作禍誤
乃庶幾還有汝本土 阮本土作士下同

卷第十八
君奭第十八
左右 阮本右作有誤
成王既幼 阮本幼作初誤
中天致治也 阮本天作大
惟日其行 阮本日作曰誤
文承比周之下 阮本比作殷誤
刑殺之道也 阮本殺作戮
王能愛養小民 阮本王作毛誤
顧氏云 阮本顧作顏誤
故成王復述公言 阮本故作於述作疑均誤
百官不奉天子 阮本奉作承誤
汝惟小子 阮本惟作爲誤
以佐助我用 阮本佐作姞
言公化治 阮本治作治下同
故以鳴鳳況之 阮本況作如誤
故戒召公以慎終也 阮本以作汝誤

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羣流言於國 阮本羣作蔡衍
掩蓋前人之過 阮本掩作奄誤

卷第二十
多方第二十
以其篇主 阮本主作王誤
縱緩多年 阮本緩作誤
顧氏以相長事 阮本長作殷誤
離遠汝土 阮本遠作逖誤
辟匹亦反 阮本匹作四誤
直稱王曰 阮本直作又誤

卷第二十一
立政第二十一
傳順古至不慎 傳上有○此本脫
則乃能三居無義民 阮本三作一誤
俱是逐意言之 阮本意作急
言遠近化 阮本遠作逮誤
爲于僞反 阮本僞作爲誤
及衆掌常事之善士 阮本衆作旅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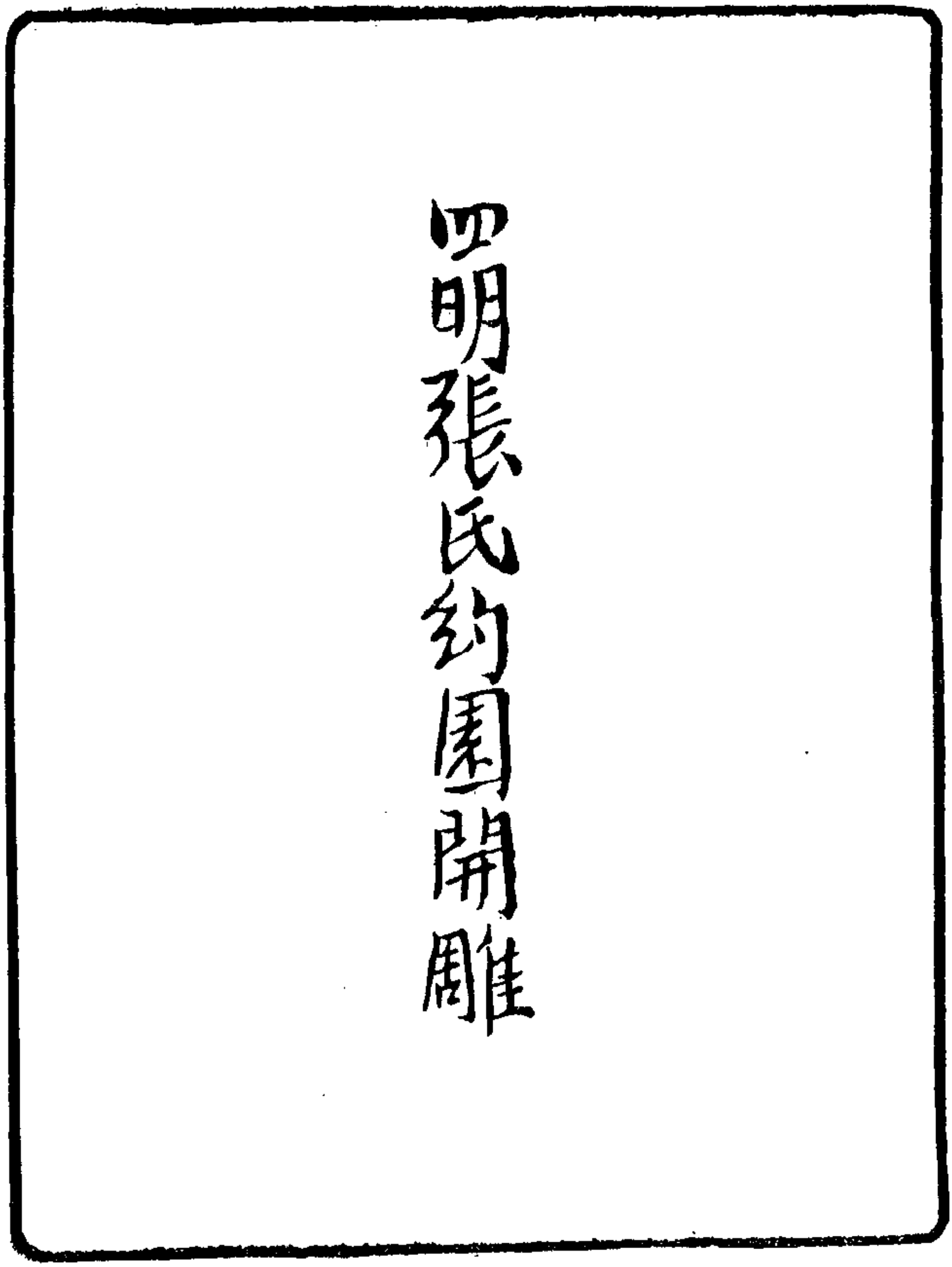
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 阮本器作畢
諸官有所務業 阮本務下多一從字誤衍
南轅轅 阮本南作簡誤
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處昌慮反 阮本慮作呂
駒麗扶餘豺狼之屬 阮本豺作豺誤
死則奔喪爲主 阮本主作王誤
君陳第二十三
狃女九反 上胡。
顧命第二十四
傳成王至悅澤 阮本悅作譯誤
其餘五國姬姓 阮本姬作姒誤
故與虎臣 阮本與作於誤
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 阮本詳審作諄審審汝作汝均誤
重直用反 阮本直作有誤
各有所職 阮本有作自誤

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盡子忍反 阮本子作乎誤
敢執壞地所出而莫貴也 阮本莫作莫誤
傳致行至德治 阮本治作洽誤
畢命第二十六
愼殷頑民 阮本愼作惟誤愼字正釋殷字
君牙第二十七
故今命汝爲我輔翼 阮本我輔翼作大司徒
汝當爲中正以率之 阮本爲中正作正身心
冏命第二十八
先世正道之法 阮本道作官
呂刑第二十九
罪罪五百 阮本罪作刖校勘記云毛本作劓今此本亦作劓
比至命呂侯之年 阮本比作此誤
其德均然著於四方 阮本其作冀
傳凡明至天下 阮本傳作得誤
皆王同姓 阮本王作石誤
今於無不用安 阮本於作汝
不聽理其獄 阮本其作具
觀其犯狀 阮本觀作觀
可知損害王道 阮本損作捐誤
因有親戚在官吏 阮本戚作戴
極於病苦 阮本苦作苦誤
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是謂諸侯之長 阮本謂作與誤
在今王之先祖 阮本今作令誤
今律文施機槍 阮本槍作搶誤
亦有乏軍興之刑 阮本乏作之誤
秦誓第三十二

晉文公與秦穆公同討鄭 阮本秦作鄭誤
束帶脩飾 阮本作作飭下同
自來經注正義皆各自單行先有合注於經者在唐末五代
孟蜀石經合注刊行與大和石本不同注疏有會刻本起於
南宋阮文達據日本傳考文載黃唐云本司刊易書周禮
正經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
記疏義如前三經總纂精加讎正云云今黃唐本禮記尚
在世間此跋亦在而經與作紹熙辛亥是紹熙二年考文誤
作紹興則前六十年矣然則先刻易書周禮阮以爲北宋之
末亦當屬於南宋黃跋云備員司度是本司指倉部而言阮
本刻書經注疏未見宋本只據考文及宋本纂傳今得天一
閣藏八行本與禮記行款同宋槧宋印字大悅目即行覆刻
以貽後學近來傳世以阮本爲最因與阮本對校作札記一
卷誤者正之兩通者存之本書間有誤字漏落字悉行標出
似高出阮本一籌矣歲在柔兆執徐相月烏程張鈞衡跋

尚書釋文

論語義書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吾鄉史丞相浩以儒學仕南宋歷高孝二朝位至右丞相時張浚用兵中原公頗持異議論者遂多貶之然公老成謀國計主萬全固未可據短視者之目力以定其所見之得失也公著有尚書講義二十卷大率依據孔孟立言雖不必有新奇高人之論要其平實可循固少瑕疵未能以尋常經進講章擬之自當時孫應時已稱其多所發明剖抉偏見開悟後學者無慮數十百條其後朱子命蔡氏爲書傳閒亦取公說編此書條繫纘釋

不厭詳悉而淺白如話平實諦當實爲經進講章甚精之作蓋公之學最深於古禮經此書殆居講官時所爲然其參稽衆說折中孔孟如據盡力溝洫說禹貢據孟子所引夏諺吾何以休吾何以助說五子之歌又辨任土作貢乃禹貢玄圭於堯以告厥成功錫玄圭者禹也天之畀曰錫如天錫禹洪範九疇君之賜曰錫如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臣之貢亦曰錫如師錫帝曰九江納錫大龜凡此類考辨固亦甚精細矣羣經惟書禮最難說姚氏仲實嘗謂書記政事禮詳制度皆爲當時諸侯王所惡而書之詞尤佶屈難記故二經多殘闕而書尤甚抑余以爲書之見惡時王遭殘闕信如姚氏言然今古文家爭持門戶見不相通而錯脫訛奪自漢已然故往往有上下文不相貫屬者勢固不能強爲注解也即其可知者考之其不可知者闕之即經文玩索久而有左右逢源之效彼功效之所在斯經義之所存也此必得於誦數講貫而不容稍有競心者公此書極平實其盡心於誦數講貫者斷可知焉余慮世人擬公此書於尋常經進講章也則書其考辨之精細與夫依據孔孟立言之實證著於篇畀覽者考鑒焉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尚書講義二十卷

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爲建王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即位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淵閣書目一齋書目竝載其名而藏弆家已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云未見惟永樂大典各韻中尚全錄其文謹依經文考次排訂釐爲二十卷案宋館閣書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尚書講義二十二卷詔藏祕府蓋本當時經進之本故其說皆順文演繹頗近經幄講章之體其說大抵以注疏爲主參考諸儒而以己意融貫之當張浚用兵中原時浩方爲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便見得周公且在後之意云云其後命蔡沈訂正書傳實從浩說則朱子固於此書有所取孫應時燭湖集有上史越王書云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蘊剖抉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又云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疏諧下方則浩此書實與應時商搉之亦非率爾苟作矣

史浩○案舊名若訥見樓鑰跋葉夫人墓志字直翁詔之孫少孤力學貫穿經史樓鑰撰神道碑卓犖有大志年四十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案宋史本傳作紹興十四年進士誤爲餘姚尉有黠賊剽劫出沒不常浩設計擒其魁黨九人詣縣令怪其不言親獲浩曰捕盜職也彼戮而我受賞於心安乎令歎曰處心如此其不待舉主改官必矣寶慶志十八年爲昌國正鹽官大德昌國志○案余天錫續志寶慶歷溫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案寶慶志浩餘姚任滿詣行在秦檜使給事中林一飛致意於史才言已留國子監書庫官擬令姪矣浩白才曰檜難與共處浩於法當受教官可不安分乎檜死又明年浩以吳秉信薦自溫州教授召爲太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祕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宋史本傳上嘗命普安王書蘭亭敘五百本以進○案寶慶志作普安王書七百本上之恩平王書卒無進復賜宮女十人以侍王浩曰當以庶母禮事之王如其言高宗益賢普安遂爲皇子封建王○案齊東野語孝宗與恩平王璩同養宮中孝宗意雖有向猶未堅秦檜憚之憲聖太后亦主璩高宗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浩爲普安府教授言上以試王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除浩權建王府教授直講贊完璧也上意遂定

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本傳王以內知客龍大淵曾覿善飲酒多置酒會之寶慶志浩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

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以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眞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遣大臣書言建王生長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

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本傳○案神道碑作左庶子）六月孝宗受內禪（神道碑四日遷浩中書舍人又六日兼侍讀上問今設施何先浩對莫如保固邊鄙收拾人才頃秦檜輔政妬賢嫉能所廢黜多名士今以禮召之士氣必伸而得其用斯治舉矣張浚已召張燾辛次膺皆執政才也上從之又言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請悉召之（寶慶志）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本傳上語浩中外臣僚朕不能徧知卿疏其所長以待選用浩疏三十四人○（案神道碑作又得三十四）明儒書

金安節周必大等三十五人以聞（後多至宰相執政侍從（寶慶志）時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州采石浚奏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本傳八月浩參知政事（神道碑）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爲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輿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編修官陸游尹穡召對並賜出身（本傳隆興元年正月浩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史孝宗紀）

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本傳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神道碑）金使燕人劉蘊古僞降會濠梁奏北方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蘊古願得自將以與敵角毋使徒老耒耜閒陳康伯張燾辛次膺咸是之浩曰是必姦人來爲虜間不得施其技姑以此反國耳召蘊古謂曰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爲蘊古駭失色遽曰此皆無家必不爲吾用不如挾之去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浩曰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子家眷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戰灼而退後竟因刺探機事私使其僕北歸伏誅（程史袁孚罷右正言浩奏初政不宜遽去諫官孝宗曰孚妄言德壽宮有私酤浩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閹宦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爲疑若暴其罪恐啓兩宮之閒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孚尋知溫州（神道碑）張浚屢奏欲取山東浩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

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繼而李顯忠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令有不行耶（齊東野語）浚請入覲乞卽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感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浩執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徼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閒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貽後悔（神道碑）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悲六宮之遠沒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內乏謀臣外無良將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也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矜於幕下輕易之謀眩於北人誑順之語未遑綢思熟慮乃欲嘗試爲之而徼倖其成臣竊以爲未便上皇親覩禍亂豈無報敵之志時當張韓劉岳各領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猶不能復尺寸地今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內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苟有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鄭肇眞隱漫錄）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

丐退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以資軍費（齊東野語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浩以爲不可奏曰敵縱流民以困我而沿邊方以招徠爲功數年後釁食既多國用益乏彼將反有怨悔之心可不遠慮乎固不可絕其內嚮之意其有至者當諭之使安土以俟恢復且彼無所歸怨而敵亦知國之有人豈應先爲自蹙之計又曰願棄名取實以集大勳先近後遠以安邊鄙見利思害以圖亂萌言甚切至神道碑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

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浩曰然則戰士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督府於時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相公以大謀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相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相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是亦相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

府而出兵不得預聞則將焉用彼相哉（齊東野語）由是求去不已上曰何苦至是浩曰張浚與臣議論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神道碑）御史王十朋論之（本傳）五月乙巳浩罷（孝宗本紀）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浩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徜州失利喪士馬甚眾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己而浚亦自劾去位矣（神道碑）乾道四年二月除浩爲四川制

置使孝宗紀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孝宗見浩首曰卿前所奏陳如龜兆數計無一不驗從容賜坐訪以治道浩以求治太速聽言太雜爲對至鎮爲民興利除害神道碑奏免湖田租振卹淹沒之家紹興府志始創貢院山陰縣志封表嚴光墓道餘姚縣志建先賢祠於鏡湖咸淳臨安志捐帑置義田給助鄉里賢士大夫之後貧無以爲喪葬嫁娶者紹興府志○案紹興府志又言田附於學爲規畫十許條凡有請而應給與給而舉事多寡遲速皆有程叅賓委之鄉官錢糧屬之縣主簿米斂散則隨鄉俗錢出納則均省計歲稔及給助有餘則就復增置教授學職亦與其事惠政甚

溥山陰縣志民爲立祠額曰彰德浙江通志進檢校少傅領保寧軍節度使神道碑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晝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鶴林玉露六年丁母憂八年判福州寶慶福州志過仙霞嶺募人鑿以石路凡二十里仙霞嶺志既至復鑿山路七百餘里葬旅櫬以千萬計闢官舍以益貢闈建劒四州多不舉子臧獲則取於福與漳泉閩浩置田爲貯貧婦孕育月有所給生齒既繁又免誘賂之害每事立規四方傳以爲式神道碑上御書聖主得賢臣頌遣使賜之清容居士集淳

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後孝宗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神道碑三年正月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孝宗紀在經筵援故樞密直學士陳襄爲講官薦士故事舉石敦陳仲諤汪義端石斗文沈銖等皆疏遠下士上皆召用之寶慶志五年正月○案神通碑寶慶志皆作三月爲右丞相孝宗紀上曰自葉適龍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惟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本傳浩以士大夫留滯旅寓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爲之一清紹興帥獻緡錢孝宗曰卻之必有散失姑令封樁如何浩對曰郡方困於和買丁錢願以代輸其半孝宗欣然從之神道碑時朱熹教授生徒於建寧山中浩力挽之繇是出守南康延祐志○案宋史朱熹傳淳熙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降旨便道之官熹辭不許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擒軍民首謹呶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

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鬨則始斃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去本傳十一月罷爲少傅還舊節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孝宗紀趙雄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

而慢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遘曾覿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追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本傳七年五月除少師孝紀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案孝宗紀作十六人）皆一時選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案孝宗紀袁燮下有趙善譽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本傳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浩奏陳俊卿年未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媿見吏民耶神道碑十年八月致仕除太保孝宗紀浩嘗歷永衞魯三國公於是進封於魏神道碑十一年三月浩入謝宴於內殿十三年正月除太傅孝宗紀（案神道碑作十四年詔進太傅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爲書明祠浩既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宋史朱熹傳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浩薨神道碑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元老之碑賜焉本傳（案攻媿集作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嘉定十四年八月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寧宗紀寶慶元年八月上建昭勳崇德閣自趙普至葛必文武勳臣二十有三人繪像其中浩與焉咸淳臨安志浩貴積三

朝名流四夷推賢薦士物我咸洎燭湖集　在廷諸賢持議閒有不同而包涵容養無秋毫忿疾意（眞德秀跋史太師與通奉帖）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浩上知之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本傳子四人彌大字方叔寶慶力學志　勵行延祐志　賢肖其父登乾道五年進士第寶慶志　嘗爲汪大猷所薦舉（樓鑰撰汪大猷行狀淳熙三年累遷祕書丞輪

對上疏帝每稱善十二年奉祠歸特賜金帶進禮部侍郎（嘉靖志）案寶慶延祐兩志皆云終禮部侍郎攷攻媿集有充敷文待制等官則彌大非終於禮侍者嘉靖志言進禮侍不誤而以爲在紹興閒則大誤也淳熙三年彌大方爲祕書丞何能於紹興閒先爲禮侍耶且先敘淳熙後敘紹興亦非法仕至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神道碑　謚獻文延祐志　彌正字端叔寶慶歷官司農丞（樓鑰祭文）浙東提刑（樓鑰跋葉夫人墓志）案寶慶志作終浙東提刑誤知台州（浙志）案朱子文集九年敷文閣待制奉祠（樓鑰代謝宮觀表）案寶慶志作復直祕閣臺觀神道碑　彌遠詳大事記彌堅自有傳

於家凡十六年加資政殿學士畀祠歸泳鶴林集內制行詞有曰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寧宗御書滄洲二字賜之卒謚忠宣宋人有書判清明集皆以載能吏之最著者彌堅豫焉文惠從子彌應嘉定七年進士不爲諸兄弟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陳習菴序其詩曰余外家赫奕寵榮蟬冕相望獨舅氏自樂翁常擢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傳逸度於將來仕終寧海尉其詩後

為宋梅磵刊刻以為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世所傳自樂山吟者也習菴大儒許與不苟則自樂亦史氏之君子也又朝奉大夫守之文惠孫也心非叔父所為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陽著升聞錄以寓諷諫與慈湖諸先生講肄不倦寧宗書碧沚二字賜之忠獻每有所作必曰使十二郎知否愚以為當合忠宣自樂朝奉為一傳獨善與蒙卿為一傳瑣卿刖為一傳合為一卷碧梧翠竹以類相從庶潛德不終湮而宗裔亦未嘗不藉以吐氣也

尚書講義目錄

卷一 虞書
堯典
卷二 虞書
舜典
卷三 虞書
大禹謨
卷四 虞書
皐陶謨 益稷
卷五 夏書
禹貢 甘誓
卷六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七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卷八 商書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九　商書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下
卷十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卷十一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牧誓　武成
卷十二　周書
洪範
卷十三
旅獒　金縢
微子之命　大誥
卷十四　周書
康誥　酒誥
卷十五　周書
召誥　洛誥
梓材
卷十六　周書
多士　無逸
卷十七　周書
君奭　蔡仲之命
卷十八　周書
立政　周官
卷十九　周書
顧命　康王之誥
君牙　冏命
畢命
卷二十　周書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費誓

虞書

堯典

此書序也班固謂先聖孔子作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必有史氏紀其所作之由孔子取史語裁爲法度之言以信後世雖謂之孔子作可也凡稱昔在必其人之聲名功業不泯者自古以來惟帝堯足以當之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帝者君天下之號而堯其名也或曰堯其謚也夫古者死無謚謚始於周堯則其名無疑矣且以舜禹言之有虞在下曰虞舜又曰來禹豈呼舜禹之謚耶聰明德之至大者是故天以聰明在上而元后亦以聰明作民父母天之聰明豈必僕然屬耳瞪目而得之耶亦曰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而已卒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天下之理不得遁而皆存乃可謂懿天之聰明也文非絺章繪句則凡施之外者光明皆是也思非焦心勞慮則凡蘊之內者光明皆是也光者光明也惟茲光明烝民有物有則人人皆具是光明眾人迷焉晦而窒之一身不能用聖人覺焉擴而充之所以能滿天下是故讀書者能了此一光字則百篇之內凡所謂光皆帝王心傳之妙日用之本無餘蘊矣堯用是光而宅天下宅者安而行之也安而行之其誰以爲非性乎故曰堯舜性之也雖然堯之德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不得已而有言蓋以老而避位不私其家而與一側陋之人懼天下不明是理是以

其言見於後世序者明一篇之大旨言雖不多而一二語間如射者之破的非孔子孰能與於此哉

堯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天命之性堯全德而具未嘗失也故其所行自欽明文思格于上下率性之道也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修道之教也聖人之論歷萬世而不可易者以前聖後聖其歸一揆爾堯典篇目也典者常也經也常者萬世不刊之典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曰當讀爲粵字粵者始詞也若稽古者順考古帝堯
之德猶今紀功德之文曰謹按是也放勳者號也有
勳可見故以是尊之也上古君天下者一於道爾故
民鑿井耕田不知帝力於我何有無功可見也堯則
放前人之功巍巍乎有成矣欽者敬也爲人上者奈
何不敬則欽者堯之首德明則其次也序書以聰易
欽何也蓋聰明天賦天所以命之者在是故曰亶聰

明作元后至於欽明則率性而行者率性而行首以
欽德則允恭克讓固其性之自然而非矯飾也堯具
是四德出於本性之自然率而行之安其所安無一
毫作爲故曰安安夫一性之光明被四表而格上下
固非智巧果敢所能致至於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
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之北
海而準卒之上下與天地同流非光明則不能徧也
如是則民物之休戚天地之變化孰有彼此之間皆
吾一性之動而已豈非率性之道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堯修道之教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本在
于正心誠意堯之德盛矣至出而應世未有不由此
而天下治也後人謂克明俊德爲明揚側陋之人非
也大學曰克明俊德自明也自明者內明而外俊明
之至也此非修身而身修之效歟賢者親之無能者
亦親之而九族至於親睦親之至也此非齊家而家
齊之效歟敦敍者平之晦者章之而百官百姓至於昭

明章之至也此非治國而國治之效歟協和者調一
也而黎民至於變時雍和之至也此非平天下而天
下平之效歟自常人論之堯行此德以治天下不過
一治世之君耳殊不知堯之所以能治此者大學之
道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言其甚
難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身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堯之道所以推之萬世而不
可易後聖有作豈能越是道而行之耶其曰修道之
教也宜矣韓愈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夫數聖人相距數百歲何所見而相授受直得大學之道而已此堯所以爲出治之祖也嗚呼盛哉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夫聖人所以爲聖者能以己之光明覆被一世而其修德修政動合自然之道而已克明俊德至於天下平矣繼當修政政者所以與世共之也蓋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之際其實無間君天下者苟能

順天之時授人以事亦自然之理非性分之外別有天人也乃者因之也因黎民於變故命羲和以正天時此見堯首德之欽若又曰敬授堯之欽德不於奉天治人之間見之其何用耶古者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揚雄謂羲近重和近黎其實重黎分掌天地以事言之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而四時之功備平治秩序力作於三時夏則待其成故曰敬致冬則藏矣故曰在以候言之則四仲爲得中氣故取日之長短驗於分至皆一時之中也春秋曰殷殷中也中則分矣夏冬言正正也正則至矣朱鳥南方七宿也火心宿也二十八星獨於南方全言夏秋冬則取心虛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既總言命羲和之大旨矣茲復分而言之於二仲則言分二叔則言申者蓋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而盛於南嚴凝之氣始於西而盛於北其始分之其終申之也以方言之則宅嵎夷曰暘谷宅南曰交趾宅西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宅者安此一方也天之運行以日爲主故於東西出納獨言賓餞者二仲爲主也以事言之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而四時之功備平以事言之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而四時名不同爾曆其書也象其治秩序力作於三時夏則待其成故曰敬致冬則藏矣故曰在以候言之則四仲爲得中氣故取日之長短驗於分至皆一時之中也春秋曰殷殷中也中則分矣夏冬言正正也正則至矣朱鳥南方七宿也火心宿也二十八星獨於南方全言夏秋冬則取心虛

昴者以分至者定之適當其次也日中宵中陰陽之所以分也以民言之則春析之而作夏因之而長秋樂其成故夷冬則藏乎室故隩以動物言之則春合而孕夏褫而革秋生而鮮冬氄而溫舉是四官上關天時下及地利中取人和無乎不有及其成功授人時而已則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爲一期三百六旬而已虛是六日與一歲之閒有六晦小盡率一歲餘十二日積三年三十六日及二年二十四日成六十日故五歲而再閏也觀其日星之運轉人民之動息庶物之生長與夫歲月日時之行豈人力所能加損實天道自然之序惟在聖人奉若而使人不失其時則百工允治庶績咸明亦自然而致此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厥功之成不見其迹非順天之道則天之大其孰能與於此哉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面既命羲和以曆象授人時此又使之考察餘分以明置閏之法蓋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六小月又餘六日是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閏又兩年餘二十四日湊前所餘六日爲一閏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如此然後四時始定歲功始成百工皆得赴功庶績莫不光明釐理也熙光明也大抵事須是隨時做經曰欽哉惟時亮天工若時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工若是不置閏以歸其餘則四時皆不得其正天下事顯倒錯亂百工何由而理庶績何由而熙屢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既有餘無所頓放自然是用置閏天地無全功置閏之法分明是聖人在這裏裁成天地輔相天地似乎專是人事然亦天理之自然斗指兩辰之閒便知其爲閏以此見亦非聖人以私意爲之也凡讀二典不可將作後世看後世視此等事多以爲緩而不切唐虞之時茲事甚重蓋四時不定則庶功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無一事不順天時聖人安得不以爲急乎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

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
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
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

哉

堯之治至是成矣蓋奉若天道至於庶績咸熙民孰
有不治者哉自常人觀之功成治定思享逸樂于無
窮延壽考於萬歲而堯乃疇咨其能是之人而登用
之又疇咨其順我之事者而其治之有以見黃屋之
非心也臣有放齊者不恤丹朱之闇訟而以開明襄
之意堯之必予子也吁者驚歎之聲也曰不道忠信
之言謂之闇心常起憤爭之念謂之訟堯既知之誠
不可以為君也臣有驩兜者不知其工靜則能言之
用則皆違之貌慕而心不敬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而
以方聚布百工褒之意堯之必見聽也堯既知之誠
不可以當予事夫洪水之災湯湯然其害方盛蕩蕩
然沃山升陵浩浩然大浸稽天下民之怨甚矣四岳
朝之元老敢問其有能使治之者誰也僉者眾也於
者美之也眾以鯀為美而堯以為不然以其負命敗
類知其必不成功也岳曰異哉者舉之也姑試之乃
可帝乃不得已而用之已而又欲以天下予四岳岳
以不德辭始誨以明明揚側陋側陋者隱微也明揚
舉揚也師眾也錫貢也眾乃貢其說於帝以為有鰥
在下曰虞舜然必曰有鰥在下者言其無妻也其意
若曰舜雖可以嗣德然側陋一介人未必服堯乃以
女妻之天下必以堯之貴戚而不敢慢也所以為舜
地者至矣堯曰予聞則心已許之矣其曰如何復問
四岳曰予固聞之未知果如何也岳舉其家行之美
進進然治而使不及亂其盛德可知矣堯於是始妻
以女而觀其刑於寡妻之德終則敬用之矣嗚呼大
道之行天下為公親莫如子疏莫如深山之匹夫用

不用惟其人者公也治天之惡圮族之凶用不用由乎眾者亦公也堯何容心哉蓋堯之德天也天之福善禍淫豈不竊竊然弊精神勞思慮而紀錄之耶禍福皆由自召此天所以不勞而功成也其九載績用弗成而不異洪範九疇歷試諸難而天受之非堯之心上與天通其能相應若是乎

尚書講義卷二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天意也夫自開闢以來天地廣大純厚之氣停蓄於上下歷鴻荒至三皇四帝而有舜舜得其氣之大全蓋欲使之爲天下後世作法不得不生於側微側微者隱陋也夫既起於隱陋則萬古耕稼陶漁者皆得以取法夫既父頑母嚚象傲則萬古處父子兄弟之閒者皆得以

取法夫既百官事之二女女焉則萬古爲朋友長幼夫婦者皆得以取法夫既齊七政須五瑞巡狩以覲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舉賢去不肖則萬古爲君者皆得以取法向使舜不生於側微則人倫五者政化百爲可以爲法爾耕稼陶漁何所法乎是故孰不爲耕使人遜畔者舜也孰不爲漁使人遜居者舜也然則天固生舜於側微之中其意蓋爲天下後世作大楷模欲使天下後世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法舜也嗚呼非孟子不能形容大舜非深明大舜者

不能知天意之所在也前言側陋者其地也此言側微者其人也堯曰子聞之安有以天子與人聞之不熟而輕授乎君人之德唯在聰明聰明者與天地同體故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是故堯舜以聰明在上而仲虺稱湯亦曰惟天生聰明時乂穆王稱文武亦曰聰明齊聖序書者以聰明包括舜之大德當矣夫以側微一介之野人而使之當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上而欽天事神中而黜陟幽明下而至於夷蠻鳥獸魚鼈皆獲其所豈不爲甚難哉惟其難而能爲之使

天下之人皆知之皆見之皆以莫能及而心服焉此舜之所以終能享無爲之治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粵曰稽古帝舜此不謂之虞舜而曰帝舜者舜已爲帝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謂之重華宜矣然非其心協於堯則非所謂重也重者言其施爲皆由堯之本意也濬深也哲深於內而文明溫恭發見於外者皆合堯之欽明文思也幽微之德既上聞于帝聰則堯之信舜者久矣夫天下之至難者莫若敘彝倫明百度懷萬邦格皇天堯使舜敬徽五典五典克從者彝倫敘也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者百度明也賓四門以禮外客四門穆穆然和敬者萬邦懷也納於大麓行深山大澤中烈風雷雨而不變皇天格

也此皆舜受命之符而天下於此亦必皆知舜之可以爲吾君也然則堯之所以稔舜之德者至矣盡矣格來也呼之斯也詢事考言者雖以堯之聖其觀人也亦必先詢其行事而後考其言歷試諸難詢其行事也至是足以驗其言矣乃言底可績者知其言之必可行非若其工之靜言庸違也告之以三載汝當陟帝位舜猶自以爲德不足以嗣堯而辭焉則受堯之位其敢慢命而違其言乎故韓愈曰堯以是傳之舜豈非授受一道而不可以差殊觀乎嗚呼此其所

以爲堯舜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月一月也上日非朔日乃吉日也文祖其始祖廟也有事於祖廟則餘廟可知矣古者人君受命告於文祖受終亦然受終者明堯猶在御而倦勤退位終天子之事爾至是舜始攝也古之聖人求與天地相似者惟堯與舜此孔子定書獨首二典也堯之有天下黃屋非心乎道也堯舜以治天下爲有道者之細事故視此身如寄逆旅無一分留戀舉而與賢初無吝色原其本心無偏無黨合乎道耳是以孔子取爲萬古帝王之軌範後世雖有巧辯不得少背焉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舜作體天之法也堯有曆象舜則璣衡曆象以數推也璣衡以形求也其實均於體天以布政也璿爲陰類故璣在上玉爲陽類故衡在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象也日月五星於是不得遁矣然而人君一事之乖宜一物之失所則日月爲之薄蝕五星爲之謫見謂之七政舜亦視之而立政也後世帝王其有即政之初不知應天以立政者是不法舜也而能治天下乎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舜作事天之法也肆遂也類祭也上帝天也天夫道也地妻道也舉天則地必從矣昊天有成命之詩曰郊祀天地者以此也禋亦祭也六宗者祭法所謂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四坎壇之祭四方山林川谷之見怪物者謂不然無之以其幽遠望而祭之故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後世帝王其有爲社稷主即位之初而不能告天地神明者是不法舜也而能治天下乎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舜作合符節之法也輯合也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皆有所執之玉即政之始而合斂之既盡也既月乃日覲受命之後班於羣后以明天子之賜而諸侯執之安有不知所自者乎後世帝王即政之始不能班瑞而使諸侯不知其命維新者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五器卒乃復

此舜作率諸侯之法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
巡所守也無非事者蓋巡狩者天子有事於四方所
以省方觀民設教也舜不待稍久而遽出者知國家
之綱紀有在於是豈不謂之急先務乎舜都平陽而
二月遠至東岳者眷行東方不敢紊也岱宗泰山也
燔柴而祭天告至也望而秩於山川遂覲東方之諸

侯協時月正日所以一正朔也同律十二律也度丈
尺也量斗斛也衡權衡也所以齊不齊也修五禮吉
凶軍賓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卿纁玄黃也二生羔
雁也一死雉也諸侯各以其等而行贄見之禮也五
器五瑞也執而歸之天子畢禮則復還之也舜以是
而率諸侯諸侯敢不虔恭而奉命乎後世帝王於卽
政之始不知考禮正刑一德以自尊者是不法舜也
而可以治乎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

此舜作行幸之法也五月必至南方八月必至西方
十有一月必至北方各以其時也以其時者順天道
也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其實無異也及其告歸用特
者牲用一牛格於藝祖藝祖太祖廟也一牛藏事告
至之禮如是其儉則道路之供億菲薄可知矣舜非
不知千乘萬騎可以自奉三牲九鼎可以奉祖廟也
蓋以謂五載一巡苟作法於豐天下蕭然煩費矣子

孫寧無起封泰山而禪梁父之說者乎謹始之道舜
其得之後世帝王疲民以事遊觀之美是不法舜也
而可以治乎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舜作選諸侯之法也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
之下羣后四朝是也既使之敷奏而觀其言又使之
明試而責其功然後錫之車服民功曰庸以車服而
賞庸所以表凡我之行皆爲民也諸侯以民功而受
賞其誰不勸乎然天子之賜山川土田皆在所錫而

必曰車服者以車服爲賜予之大也采薇先王能錫命之詩也而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車服之重也如此後之帝王苟不先明試之法而與以私恩假以名器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舜作養民之法也蓋洪水既平之後民日繁庶分州所以均戶口也然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封山濬川富其民也肇始也舜始分冀爲幽幷分青爲營

也封十有二州之山則斧斤以時而材木不可勝用濬十有二州之川則旱暵有儲而粒米不狼戾矣苟不治之於安平無事之日事至而爲之備亦已晚矣民何所仰乎後之帝王苟不留意於養民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舜作用刑之法也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流之放之竄之皆遷也殛則死矣夫共工氏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罪驩兜氏有醜類惡物是與比周之罪三苗氏有不分孤寡不恤窮匱之罪鯀則有方命圮族彝倫攸斁之罪在堯之時所謂四凶族實衆所棄者棄之矣宜乎天下之咸服也夫賢者在位乃能成治然而不肖者不去賢者其肯進乎不用而天下化矣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抵罪

各象其所犯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流者屏之遠方納之圜土冀其自新而不殘其支體也鞭扑亦所以緩肉刑而贖刑則終之以恕也又時有眚災肆赦之舉此刑之所以無刑也至於終以怙恃而不悛革始不容於世矣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不可不殺此其意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哀矜恒之意備見於此後之帝王不養其民而虐之不教其民而刑之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舜作用刑之法也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流之放之竄之皆遷也殛則死矣夫共工氏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罪驩兜氏有醜類惡物是與比周之罪三苗氏有不分孤寡不恤窮匱之罪鯀則有方命圮族彝倫攸斁之罪在堯之時所謂四凶族實衆所棄者棄之矣宜乎天下之咸服也夫賢者在位乃能成治然而不肖者不去賢者其肯進乎刑

舜先去四凶得用賢之要術也後之帝王知不肖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堯壽百一十七歲以經考之十六歲卽位七十載使舜居攝歷試三載自正月上日二十八載矣禮曰大德者必得其壽昔華封人祝堯曰使聖人壽堯曰辭夫堯豈不知壽之可尙蓋以堯自揆其德必可得壽無所事祝也然而封人之心則不然有君如堯使千

萬年在位人心猶未厭也彼百姓四海攀號慕念至三載之久其以父母事堯也宜矣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案此段講義原闕蓋永樂大典制藏以歸各韻閒有脫佚也今無可復考姑從闕文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舜作自治之法也夫蠻夷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恩惠服使吾自治國勢日彊自然畏而懷之此攘夷狄之法也夫外攘夷狄在於內修政事必求其理之

賢十二牧其人也欲修政事莫先於食哉惟時柔遠能邇莫急於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以言之吾不能務農重穀而奪其時妄得家給人足乎吾不能撫寧近者使之胥悅安得遠者聞風而慕義乎吾不能崇尙有德信用其善則任人近矣任人小人也君子小人趨操不同使有德者進必能爲國遠謀無貪功喜殺之心敵人亦必知我國有人而不敢犯至於任人則狃於時論不知上策在於自治逞一人之私意掠忠義之美名動干戈興徭役誓不與賊俱生不知彼己者往往從而和之以爲當然及其敗事憂在國家吾奉身而退官職猶昔也名譽猶昔也何憚而不爲是說哉其弊在於時尙高論眩於名實而信用之過也苟難任人則任人不得參於其閒蠻夷自然率服何者吾有自治之法足以使之服也率服足矣何必窮兵而遠討耶後之帝王不先自治而以征伐爲務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舜曰咨四岳

此舜作建官之法也夫建官而首詢四岳明無私意

矧舜之進用實由四岳舜無求舉之意已足以知四岳之公也今也建官可不咨其論乎是故論相必先伯禹一相得人則九官無不當其職者豈不爲得其要乎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然不曰帝而曰舜者欲使後世知九官之賢雖在堯朝舜能用之以盡其材所以申堯未竟之志也後之帝王不辨能否而以私意建官是不法舜也而可以治乎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是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言有能相我起大功業光帝堯之行事者乎當使之居揆之地以表百官也亮信也采任也信任以惠疇人敷錫天下也非伯禹孰能當之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者允也信也且贊其已成之功而用之也禹之遜稷契皐陶非虛遜也必其人皆相材然後可以言於帝也及禹有天下相不用他人信乎當時所遜賢一時之傑也禹之所任於此可見夫一相得人風虎雲龍其相應和如此舜享無爲之治豈他求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在堯朝已爲稷官民阨於飢能播百穀百穀之茂以時而已今而申之也蓋民生之本有在於是食爲八政之先舜命相之後卽申命稷知所本矣而稷亦自知非吾播重天下之飢亦將未艾乃不辭而承命夫稷自孩童已能陳五種爲戲事是天生斯人以養天下之人則舜豈得不命之而爲天下後世法哉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稷既播種民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司徒司民也民之飽食逸居苟無教焉禽獸何異此敷教所以不親以人倫五者不遜順也契當敬敷此五者以爲教也在寬者不可急也必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君臣之道本其固有迷而不覺耳惟使其自得然後知非外鑠而行之不疑然則在寬善教也善教得民心自得之謂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敎之不從則有刑焉扑作敎刑也皐陶明於五刑慝
則刑宮辟也不得不井蠻夷寇賊而言也其實所以
弼五敎也刑以威四夷詰姦慝暴亂則蠻夷之殺
伐寇賊之誅鋤皆隸之士師實未嘗用干戈以窮討
也在舜之世有司空司徒而不立司馬之官者兵刑
爲後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刑之而服輕
重無私也流所以宥五刑曰流矣必有所止所止則
爲宅也五服三就則輕也重也輕重之閒也五宅三

居則近也遠也遠近之閒也舜之用刑如是之審期
于無刑之意見矣茲其所以貴於明允也皐陶之賢
宜不待告舜之愼刑其至矣乎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工宜後也而舜命垂者以垂能順百工之事也夫工
雖賤事而治天下者於此考其成是故紀治之成者
必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贊之曰技巧工匠咸精
其能夫咸精其能是於細事不敢欺也而不謂之治

成乎垂之遜殳斨伯與風化使然也伯禹既遜其下
皆遜以此知一相得人不憂天下之不治也往哉汝
諧無出垂之右者垂安得而辭乎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虞之掌上山下澤則鳥獸草木咸得其性其曰若者
順也然益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何哉夫不驅禽獸之猛安得養蕃而滋茂然非
益能順鳥獸草木之性不能當其職也遐想當時物

物皆被德化至於咸若則朱虎熊羆無如益也故曰
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舜命伯禹首咨四岳令欲典禮乃復咨之所重者禮
也舜之命官罔不序上而論相下而數教恤刑變夷
百工草木鳥獸皆被其德然後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宜矣三禮天地人也禮以祭爲主故官名以秩宗然

禮與刑常相爲用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古者禮官兼折刑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夙夜惟寅嚴恭寅畏以行禮也直哉惟清訟直刑清以折刑也伯夷之職盡矣欽哉者二事皆重不可不敬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禮所以防僞而教之中樂所以防情而教之和伯夷

典禮防其僞也后夔典樂防其情也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行其中也直則屬矣溫以和之寬則慢矣栗以和之剛者幾於虐矣今也以和而無虐簡則幾於傲矣今也以和而無傲皆所以抑其過而勉其不及中之謂也豈非和所以行中之謂乎曰教胄子者國之元子與公卿大夫之子也使胄子教養於禮樂中和之域太平之極摯也夫樂行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焉樂之本也若夫見於形器聲音則樂之餘也然不于樂之餘而驗之何以知其本也是故詩者志之所之也嗟歎之不足故有永歌焉聲依永者貴人聲也律和聲也樂所

納朕命惟允

受命於天惟舜獨正正矣百邪無自而入邪即讒說

帝曰龍朕堲讒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珍行也夫治定功成宜乎端拱無爲怠於爲治矣而舜方且立納言之官以司出納安有壅蔽之患哉夫舜固不患此實有意於爲天下後世法耳堲疾也讒說珍行惡之大者宜乎其疾之也變白爲黑譖毀矯誣讒說也詭激崖異巧佞絶倫珍行也惟茲二者人所取信能動搖眾心故曰震驚朕師也龍作納言採下之言而進乎上宣上之言而達於下蓋所謂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也故曰夙夜出納如此則讒說珍行烏得擾亂於其閒乎故曰朕命惟允允信也非龍無

以當此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也夫舜典一篇所以重堯之舉而天欲使舜爲天下後世法之故其小大本末先後之序無一不可爲軌範者觀其所行天下後世有一事不合者皆過也堯帝之治如元氣之運太虛其混淪磅礴不可推測但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則無不備矣如四時迭運而成歲必春而蠶必夏而舜治若此而三苗猶不卽工分背者離散其黨也

而假必秋而收必冬而藏一有不合如春行夏令秋行冬令不可差忒豈非天意欲使之爲天下後世法乎然而堯舜之心則一於道耳行之而爲法也後世帝王苟有得道於己載之行事一付之公而無一毫私意是亦堯舜也故曰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又曰行舜之行是舜而已如有意爲聖君則已如有意於爲聖君當以舜爲模楷然則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孟子豈誣我哉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壽一百一十二歲三十載堯舉舜而敷治敷治者攝位二十八載攝位者攝

事且知其心也幽者有憂於中而外不得而見者至是君子小人判矣黜也陟也退小人而用君子也不止於賞罰而已非以道觀烏能若是夫既以道觀則如明鑑如止水君子小人不得遁矣且以伯鯀言之九載績用勿成治水無功也非以道觀則安知其彝倫攸斁故九載而殛之非止於罰也夫天下之治常敗於小人而成於君子苟小人去矣庶績咸熙勢所當然也熙明也雖堯舜之聖亦不過辨君子小人已而舜治若此而三苗猶不卽工分背者離散其黨也

嘗觀易之爲書言君子小人多矣或分其內外或辨其消長獨於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直曰小人勿用蓋以小人一用則邦有必亂之道也語至於此則舜之黜陟幽明又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法也後世帝王無意爲聖君則已如有意於爲聖君當以舜爲模楷然則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孟子豈誣我哉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壽一百一十二歲三十載堯舉舜而敷治敷治者攝位二十八載攝位者攝

堯之位而行堯之道也遜堯之子服堯之喪三載而
踐位五十載於鳴條而陟方說者謂巡守至蒼梧山
地近莒之紀城陳留有鳴條亭諸說未之詳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詩書皆有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是故雖更秦滅學
而亡其辭讀其序者皆得其義獨此汩作九共槀飫
十一篇辭義皆亡不可得而訓釋竊意繼舜典之後
必有巽之所建置也而漢儒乃以九共爲一篇既曰
九篇不知何所據而以爲一篇雖不敢以臆說第若
以爲九則百篇具以爲一則又亡其八矣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矢陳也謨嘉言也禹以功皐陶以謨列於帝堯之朝
舜因而申之宜矣而必附以益稷者史之意也蓋益
稷亦禹皐陶之儔也惟此四人舜之同僚而能推腹
心露誠實移所以事堯者事舜則舜必有以服其心
者矣得此四人之心舜之所以有天下也文王作興
二老歸之說者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漢高敘
三傑曰吾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然則帝舜申之而
附以益稷意可見矣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
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
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文命禹之號若堯曰放勳舜
曰重華是也放勳者湯湯乎民無能名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重華者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是堯而已矣文命者奉堯之聲教而敷于四海也禹貢告功成而歸美于帝曰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所謂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也舜所以申禹之成功始見于是其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言爲君難而爲臣不易也政乃乂黎民易於歸德者禹所以戒舜也舜曰俞允若茲信其爲然也嘉言罔攸伏者無言不聽也野無遺賢者無德不用也萬邦咸寧者敏德之實也稽于衆舍己從人者無不好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者無一夫不被其澤也舜于此備言爲治之不自以爲德而歸德于堯故曰惟帝時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都美也彼都者彼美也甚都者甚美也益聞禹贊敏德又聞舜之歸德乃推廣其意又有廣運之言焉以謂堯之治以道化也廣運如天之無爲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未嘗有爲也其所以敏德與夫惟帝時堯皆道之見於事業者故皆曰德也而堯德廣運冥然不見其蹟者進乎道矣聖神文武隨所應而彰非可以一德名也神耶聖耶文耶武耶不可得而指名矣蕩蕩乎巍巍乎皇天眷命而使奄有四海者所謂大哉堯之爲君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道降而有德非降也道之見於事業也是故謂之德蓋道無對也孔子所謂巍巍乎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也發而爲德則道生一矣生一則有兩端是有對矣是故有吉必有凶吉凶由人所名顧所修之德何如耳禹所謂惠迪吉從逆凶者思順其一而無二三其德也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也天之降災祥在德而已矣舜於此蓋優爲之益乃因禹之戒贊曰戒哉儆戒無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也罔失法度無作聰明亂舊章也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無佚遊荒亡之事也任賢勿貳謂懇不

行也去邪勿疑無依違牽制也疑謀勿成無敢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也百志爲得不光明乎百姓之譽人所欲得也違道而干譽必隨之矣何補乎百姓之欲雖天必從弗其情而從吾之欲則背叛而不可救矣何補乎此皆昏亂之世所有益事堯舜之君上接洪荒斷無此事何自而知之耶蓋以理推也舜固無是矣而益乃諄諄言之蓋舉其害德者以堅舜修德之心愛君之道也舜不以爲忤無怠無荒勤而行之四夷安得不歸往乎舜之德所以如天之無不覆

幬如地之無不持載至矣蓋不可以有加者實得之禹益之規戒故進而不已而至於道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舜重堯之華所以行堯之所未行皆盛德事也而益尚戒之禹聞益之戒歎曰於欲帝念此言而無忽然且指其治要以告之謂凡爲君必主於德以德爲政

斯爲善政善政之實專在養民民之所以有養以穀爲重穀者養民之大本五材得是而能聚是故謂之嚮人所欲得也違道而干譽必隨之矣何補乎百姓之欲雖天必從弗其情而從吾之欲則背叛而不可救矣何補乎此皆昏亂之世所有益事堯舜之君上接洪荒斷無此事何自而知之耶蓋以理推也舜固無是矣而益乃諄諄言之蓋舉其害德者以堅舜修德之心愛君之道也舜不以爲忤無怠無荒勤而行之四夷安得不歸往乎舜之德所以如天之無不覆

也然則穀者實五材三事之精神脈絡也六府惟修三事惟和非君有食以養斯民安得九功惟敘而斯民歌舞以樂其生乎戒之用休洪範之五福也董之用威洪範之六極也民知避凶而趨吉矣勸之以九用威洪範之六極也民知避凶而趨吉矣勸之以九歌者以詠歌作起人心之鄉德也俾勿壞者仁聲入人有日新之德而彝倫不斁也然則德惟善政果在於不違農時務農重穀也後有人君今年下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明年下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卒使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史臣贊其德曰務在養民

得是道也舜命其言而舉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爲禹之功所謂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此其實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羣臣曰格汝舜舜曰格汝禹堯以道治舜德升聞故以禪舜舜遜於德弗嗣已而嗣位德足以堪之故也是帝堯大學之道得所付以禹謨所敘罔匪以德至是帝堯得是道所言所行罔非明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舜得是道以此也今舜告老復欲禪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此亦舜遜于德勿嗣之意也舜勿遜其人而禹遜皐陶且曰皐陶邁種德夫德貴於根深而柢固也皐陶種德如此者之深耕易耨固其根本所以能穫蓋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所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正心誠意可謂種之德也進而至於平天下可謂遠矣蓋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百年之計莫如種德種德及遠故曰邁也皐陶之德既下於民民懷其德茲望已著禹自以爲不足是以遜之蓋知其德可以平天下也

帝念哉者欲舜念念不忘皐陶之德禹所以爲皐陶地若至矣念者心不暫捨造次顚沛必於是念之在茲德也釋之在茲亦德也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亦德也出而見於事業亦德也惟帝念功念皐陶種德之功也其亦可以付託矣舜因其言故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是其下皆正也汝作士以刑輔教而晉舜倫得敘也期於予治而民協於中刑乃措而不用是皐陶懋此大德而中于民之功不可不念也而皐陶不自以爲德歸德于舜謂刑之所以不用

者帝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其所致之實本于帝德之罔愆也罔愆者無過不及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也故凡有所贊皆舜之用中也夫簡以臨下有不紊之綱至其御眾則省寬和之恩中也罰勿及嗣而賞則延之寬厚也宥過者赦其詿誤刑故者罪其有心寬厚者罪疑惟輕罰則從恕功疑惟重賞則從予寬厚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寬厚之極也舜之用中濟以寬厚此好生之德所以使民淪肌浹髓而不可忘故能刑罰于無用之地也舜不自以為德

而復歸德於臯陶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蓋舜明刑弼教之本心于此得矣故曰從欲以治然舜贊臯陶如此而禹之所以遜臯陶之意舜無一言及之者蓋舜之心已屬禹久矣不可以一時之遜而易吾之心其曰朕志先定豈虛言哉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功他人不能辦也故曰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若所謂無聞然者而又不敢自溢自大此又他人不能及也故曰惟汝賢不矜不伐而天下之功能悉歸焉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其功果在臯陶之上是天之曆數在汝躬無疑矣我老汝攝終當陟元后蓋天命已定不可辭也于是告之以歷代聖人所傳之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以歷代聖人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既受中以生非皇天作之君作之師以輔

翼之則其中安保不迷而失之耶然則中者君天下之綱領而歷代帝王受命之符也舜命禹之言葢以語舜矣魯語所謂堯曰咨爾舜是也且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曰未發何時而見此道心也豈不微乎惟其發而中節人始知其自中出也不從中發出則喜怒哀樂四者之動皆凶悔吝生焉此人心也豈不危乎夫心一而已自其靜者言之則道心不可見自其動者言之則人心多妄作惟能心悟而自得得其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發而皆中節矣

孰不爲喜聖人之喜則天下鼓舞于春風和氣中矣孰不爲怒聖人之怒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矣以至哀則爲禮以防萬民之僞樂則爲樂以防萬民之情以其中節故也然則何以知之惟精惟一而已精者杳兮冥兮不專心致志則不得道心之靜也一者爲物不貳一之所處人心之動也有一則兩端具矣兩端具則可中取矣不於一而中取則二三其德而動罔不凶矣舜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以其得一也得一者心有所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所謂心悟也

通于一則萬事畢矣自道而出惟一可以見中道生一故也堯舜禹三聖相授以一道中而已矣聖人既已得是道發而無不中節者不失其道心也本於道心則不可以人心間之而世之人豈能皆知道心乎無稽之言勿詢之謀非藝則佞此人心也豈可信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可愛可畏此人心也豈可恃乎汝其欽哉修其可願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而況君乎使鰥寡孤獨困窮之民罔不獲所爲君之職盡矣則於萬斯年永綏爾祿宜也此天祿永終也夫口者禍福之門既能出好興戎吾言一出禍福所繫汝豈可不從吾命乎禹之不願爲君出於誠實舜之所以屬禹堅確不移禹乃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使舜取在廷之功臣若皐陶益稷輩人人卜之也卜之而吉則杳兮冥兮不專心致志則不得道心之靜也一者爲予之夫舉天下以予人不由於心而獨付之卜筮何容易哉此乃禹驚懼之際迫切之詞也於此可以深知其不敢當也洪範稽疑之疇凡卜筮皆本於汝則從然後謀之龜筮卿士庶民也今使舜汎然卜之龜筮可乎故舜告之曰官占惟先蔽志此汝則從而方

謀之龜筮也日官之占必先蔽自朕志然後求卜今朕志先定然後詢謀於人而僉同卜筮龜筮而協從質之鬼神而無疑矣我其已卜豈可再乎習再也若習坎之習儻再卜之瀆則不告矣禹至是何言乎惟拜而堅辭也舜曰毋毋者勿復辭也他人無以當朕意者故曰惟汝諧也月正元日受命於神宗有虞氏祖顓帝而宗堯告於堯廟也凡即廟之禮悉如舜之初受命也抑嘗論舜禹之相授如此而孔子歎道之巍巍乃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何哉蓋以堯之

治純於道舜禹之治自道而鄉於德民有德以名之也故舜典禹謨無非闡揚其德之見於事功者也非若堯蕩蕩而民無能名焉向非舜剖露危微之心精一之學後世何以知舜禹得堯之傳乎孔子正懼學者之於典謨止求事功之蹟而不求舜禹精一之妙故於洪泗之教發是警策也然則舜禹之聖不宗於堯之道明矣嗚呼盛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往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征苗之舉當載在禹未受命之前蓋舜初居攝已竄三苗于三危於時勿率禹乃奉辭而伐罪也逮禹治水三危既宅三苗已丕敘矣若以禹受命之後弗率豈苗再叛乎況舜既已倦勤禹有天下遠人不服禹當召六卿而蒸行天討若後世所謂親征也乃會羣后誓師以奉辭而伐罪豈禹自知不能服苗尚仗舜之餘威乎抑口授之筆錄屋壁之斷簡失其次乎所以不敢知也禹宅百揆能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紹位之後聞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之言是欲修德以待天時也禹當自修文德以來遠人而尚以煩舜乎恐無是理也其曰帝乃誕敷文德必在

禹未紹位之前明矣蓋嘗論帝王之臣出行所學以輔人主了無他法一言以蔽曰德而已矣苗民逆命是不可以兵取而當以德化也是故益之贊禹言舜之德可以化頑嚚於閨門之內使之底豫非德動皇天皇天降佑父母之衷其能丕變如此耶是以人主當以修德爲先務德既脩矣豈有人而不能化乎三代而下士不知學習德於無用之地或以兵武導其君或以財利蠱其君或以讒諂面諛逢其君使其君從事於征伐從事於聚斂不信忠良吝於改過者皆

伯益之罪人也此無他不學故也伊尹在有莘所以欲堯舜其君者德也卒能格於皇天而受天明命傅說相高宗專欲納諫以輔其德鬼方三年乃克者修德以待其自服也孔子罪由求之不能相季氏以其遠人不服不能修文德以來之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也嗚呼伯益惟德動天之一語實萬世人臣事君之定法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

尚書講義卷三

尚書講義卷四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爾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聽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粵若稽古皐陶史謂皐陶有君人之大德可以考信
故稱稽古也以其無位故不著稱號而直敘其德曰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也說者乃曰此皐陶之曰竊謂
不然若以是爲皐陶之言則放勳欽明文思重華協
于帝濬哲文明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豈亦皆堯
舜禹之言乎以是知其爲敘皐陶之德也允迪者允
蹈也允蹈其德非空言也是故能以嘉謨明其弼諧

之道可以取信也揚雄論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
陶以謨是言皐陶獨能以謨顯於當時而垂之萬世
也皐陶矢厥謨於帝堯之朝帝舜又申之而此獨載
禹之答問何哉蓋方皐陶陳謨禹實在其列也然皐
陶未言而禹先曰俞如何哉禹素信服皐陶故於未
言之前精神相感已得之目擊不待諄諄也第問其
如何耳如何者所以發皐陶之謨也苟不在君前答
問不足謂之謨矣皐陶未聞禹之言遽曰都者美禹
之能問也皐陶之學大學之道也故其所言首於愼

厥身修而修身本於思永思者正心誠意永者不息
則久也蓋以修身本於正心誠意故能行遠也禹贊
皐陶遹種德者修身以正心誠意爲本如木之有根
植根之固而能久於其道也自思永而推之則修身
而可以齊家矣故曰厚敘九族家齊則可以治國平
天下矣故曰庶明勵翼言衆庶明吾修道之教勉而
勵翼也翼者中也如鳥之有翼所以輔中也故舜贊
皐陶曰民協於中而皐陶亦以謂邇可遠在茲謂陟
遐必自邇也蓋自正心誠意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斯

民皆協於中皐陶遹種德之功其要又在於思永也
禹聞其言而拜以皐陶闡揚大學明德之要故也皐
陶曰都者美其領辭也故直指其明明德於天下之
所在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者歎其難也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禹之言也至是
乃曰惟帝其難之則知人安民之說禹已領其意矣
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
惠國寧有不治天下有不平帝堯所以不慮乎四
凶使與皐夔稷契並列於朝而不害其爲治國平天

下者知夫明德之所在故不慮乎小人閒之也至舜則不敢容矣此帝堯所以爲難能也四凶敘其三禹爲親諱也皐陶復美其言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九德人之行未易知也其所以知之取人言也人言其有德則當載采采者載之行事考察其功而采用也孔子所謂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知人之方也禹曰何者覬聞九德之目也夫民心罔中惟爾之中皐陶弼教能使民協於中以奉揚聖君執中之道於此可見矣當是時民心皆丕變而協於中矣故疑

其無偏覓者必栗柔者必立愿者必恭治者必敬順者必毅直者必溫簡者必廉剛者必寬強者必義使九者一有所偏則非中矣安可謂之常德乎厥德匪常則動罔不凶矣彰厥有常是取其協於中也吾能用之則吉矣此知人之要訣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治而明之則可以有家矣身修而家齊也進而至於日嚴祗敬六德信用而有邦矣家齊而國治也翕受敷施九德咸用俊乂在官則能收知人之效矣百僚師師尊賢也百工惟時使能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所以發明皐陶俊乂在官之旨也撫於五辰五行之度不亂天之所助者順也庶績其凝凝成也結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國治而天下平矣此明明德於天下之明效大驗也皐陶之學可謂知所本矣宜乎稱其爲嘉謨也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天人之際和同無閒可謂太平之極矣皐陶於此懼其志驕意滿而懇於殆也於是而致戒焉無教逸欲不興逸欲之教上既率以無逸勤則不匱矣上既率以無欲下皆家給矣兢兢業業震懼自保修己以敬也一日二日萬

幾幾者動之微一日二日其來有萬可使頃刻不治乎君既惟日不足庶官豈敢曠職乎其曰天工言所用之官不以私皆合於天理而能代天理物者也所以歸之天者皆順自然而無私心也天敘自然之敘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也以其爲經常之道故曰五典勑此以敎天下是謂五惇天秩自然之秩所謂吉凶軍賓嘉也以其當天下之理故曰五禮由我以行是謂有庸惇也庸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天命自然之賞王侯卿大夫士之服所以章有德也

天討自然之刑墨劓荆宮大辟之等所以警有罪也
章也用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德禮以待君子故
有同寅協恭和衷之應政刑以防小人故有政事懋
哉懋哉之應君人之道至是盡矣皐陶猶以爲未也
又直言天寄聰明於民之耳目寄威怒於民之背叛
也人君上則恐懼以畏天下則憂勤以畏民達於上
下敬哉有土言有土者不可不於此致敬也皐陶自
以爲吾言惠可底行禹復曰用汝之言底可績不徒
可行必有功也皐陶曰予未有知若曰吾無所知識

謙詞也思日贊贊襄哉者襄成也但思日日贊成吾
君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竊嘗謂禹謨益稷君臣之閒
皆有襄頌歸美之詞獨皐陶謨一篇其始以正心誠
意種明德之根本其中以知人安民彰德之功用其
末以恐懼修省保明德之欽崇迄無一言見於褒美
頌揚者蓋如是然後可以爲嘉謨也禹亦有謨而舜
申其成功焉之功不專在謨故也然則立言以爲天
下後世人臣之楷模者莫皐陶若也揚雄曰謨合皐
陶之謂嘉信哉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伏生以益稷合於皐陶謨似亦有理蓋味其辭意則
未竟也皐陶方退託於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而帝
呼禹曰汝亦昌言是喜皐陶之謨而使禹亦言之也

亦者連上文言也禹聞帝命則拜謂帝曰皐陶所言
至矣盡矣予何言哉皐陶欲其必言也故驚歎而問
焉曰如何者所以發禹之言也禹曰洪水滔天
微茫無際也浩浩懷山襄陵巨且不見況得平土
者乎下民昏墊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三
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是故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
乘輴山乘樏隨山高下刊木以積薪爲隄防也當是
時益烈山澤而焚之得禽獸以進於斯民補其乏食
益之功大矣及水之將平決九川以距四海九州各

有川道之至於海四海者東南西北之水各隨其地勢而導之此禹行其所無事也濬畎澮距川解皆曰凡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爲畎百里之內廣二尋深二仞爲澮濬畎澮距川者大川也明其水亦至於海也此禹盡力乎溝洫也海內漸得平土於是稷降播種以進於民其曰艱食草木之根也鮮食魚鼈也民既得艱食鮮食而商旅有塗可行又使之懋遷有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化者不腐敗居者有儲蓄烝民乃粒則饑饉之患去穆之功大矣是禹以萬邦作乂之功歸之益稷也禹既歸功於益稷益稷初無言也而以名篇者彰禹推賢遜能之德也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皐陶曰俞信如其言也然帝實欲師汝昌言今汝言益稷之功固美矣而帝之所以覬聞於汝者汝未嘗言也禹於是乃言曰都帝愼乃在位夫舜以大德得位而禹猶欲其愼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棄天下如敝屣兢兢業業夫豈以位爲樂哉其曰俞安汝止惟幾惟康言也禹又以無安厥位惟危欲安汝止者敬領其昌言也禹又以無安厥位之道大學所謂人君止於仁君苟能仁以盡其保位之道斯安厥位然而仁豈外求而得哉在吾心爾凡人之心生無不直惟幾惟康可以弼直不然是罔之生也是故聖人惟幾也戒謹於微而弗著惟康也戒謹於安而勿危輔之翼之吾之直心於是乎在淵乎其情皎乎其明故能止其所也此帝王治心之要大學所謂正心誠意之旨也禹之昌言可謂破的矣心既正矣以位而禹猶欲其愼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

自媒以謂欲保厥位須我乃濟乎竊意不矜不伐者不肯爲也此語在稷契輩言之猶可若禹自贊則謹乃在位之語是脅其君以自售也卽此而論非言弼臣明矣不然舜安有嗟吁之言而復於禹乎其曰臣哉鄰哉鄰哉臣者大臣鄰者小臣蓋言必得小大之臣感懷忠貞然後天人皆予以致時雍言治予一人豈能自致哉此舜因禹昌言而發也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

禹曰俞哉誠如舜語須君臣一德乃能致治也舜於

是有股肱耳目之喻夫人之有體非股肱何以運動非耳目何以聰察無此則塊然一物耳誠何用哉左右有民者肱之用宣力四方者股之用以左右故言翼以宣力故言爲至於觀象作服皆法古人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知舜之觀象有自來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而爲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以絺繡而爲裳則黃帝堯舜之衣裳蓋亦有所本也故曰古人之象此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所以爲目之用也故曰汝明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六者謂之六律宮商角徵羽五者謂之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謂之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作之可以知治忽治者治世之音忽者亂世之音也治忽在民五言方言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非音律不可也周官大行人屬象胥者諭言語協辭命也屬瞽史者諭書名聽聲音也夫如是然後五方之言可以出納也出者宣吾命納者采其言語既通吾之治忽所以必可知也此出納五言所以

爲耳之用也故曰汝聽夫一人之身而具股肱耳目豈不謂之全人乎舜舉此以詔禹示其必不可無也責之可謂切矣予或有違汝當弼我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此專責禹也蓋四鄰者左右前後之臣非禹正色率下則左右前後之臣安能罔匪正人乎高宗命傅說納誨以輔德而必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正乃辟說能旁招俊乂列於庶位高宗蓋得此意也然則舜之所以責臣哉鄰哉之意可見矣四鄰之正在禹率之爾其庶頑讒說不能克正者舜無憤嫉之心一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是故不忍置之刑而使得與於射也侯者立的以明其善惡撻者扑也射之有扑所以示眾當其射也司徒撻扑司射釋弓去扑以釋算蓋非謂施鞭箠也侯者明其正鵠撻者記其算數書者識其中否其實欲其並生愧恥遷善而遠罪也工以納言聽史採其言屬之以觀其所以言苟順而無向之讒說則知其能改過所謂格也格則薦之用之否則簡不率教收其威也此舜欲教養作成臣下之大略也非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能若是乎禹於此窺見舜之心寬容廣大無一臣之或遺故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者言舜德光明丕冒天下如帝堯所謂光宅也蓋四海萬里若以力制安能徧覆惟以一性之光明可以含容燭照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莫不共爲帝臣惟帝時舉則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矣蓋禹聞舜所以待遇臣鄰之道委曲周盡是故發是言也至是欲帝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誰敢不遜敢不敬應帝當不時敷同也敷者誕敷同者調一欲舜無時而不敷同此道也如此則君之所以馭臣至矣盡矣在位之人孰不懷忠以報上乎

曰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曰奏罔功無若丹朱傲蓋言舜之時獨難化者若曰

日聞其無狀無如丹朱也禹取是以爲戒所謂不善人之資也傲而虐是慘酷也額額失法度無謹夜爲之猶無水以行舟其能濟乎朋淫于家朋非止一人若紂之酒池肉林也天下之讙歌訟獄所以不之丹朱而之舜用自絕於世也禹能懲創其失娶于塗山涉辛壬癸甲四日而去家至於胄子而勿子所謂克儉于家也惟荒度土功荒大也大其規畫以盡治水之道所謂克勤于邦也既反丹朱之傲所謂不自滿假也故能輔成五服至於五千里皆得平土而以謂不可以法治而可以德服此欲舜誕敷文德以來之昌言之要也舜曰天下所以允我德既藉汝有平水土之功使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又有皐陶明刑以服猾夏之蠻夷姦宄之寇賊德刑並用禹之功惟敘皐陶之功祗敘何患苗之不丕敘耶使舜不知二臣功德之大安肯以此復其昌言乎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夔言作樂之成皐陶載賡歌之美非皐陶自言也禹撫二人之言以表大治之告備也蓋益稷一篇皆禹昌言前敘益稷之功後述皐陶之績此禹推賢遜能之本心欲帝念功而云也夫禹擊鳴球球玉磬也合止搏拊琴瑟皆作升歌在上幽而祖考明而羣后合止柷敔笙鏞閒作鳥獸蹌蹌和鳴也鳳凰來儀和應也擊石拊石磬也飛者走者遊於造化亭毒中踴躍翔舞以呈瑞此堂下之樂所以動化之效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閒作鳥獸蹌蹌和鳴也鳳凰來儀和應也擊石拊石磬也飛者走者遊於造化亭毒中踴躍翔舞以呈瑞此堂下之樂所以動化之效也然極於擊石拊石者石爲八音之首於卦爲乾其聲清徹必待磬聲諧合而樂遂

以成此所以堂上必鳴球堂下必擊石也詩云鼛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此之謂也方樂初作羣后德讓虞賓在位而已及樂既成庶尹至於允諧雖丹朱之不肖亦爲善良矣季札觀樂獨於韶箾則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孔子在齊聞之亦至於忘味想其當時廣大悉備仁風和氣充塞乎範圍之內無一人一物不得其所也舜治至此宜少自逸樂而作歌自警勿天之命惟時惟幾時者一日無曠幾者每事防微一人之身元首不動而股肱之運以熙萬事此其序也皐陶領其意以謂君率於上臣下作而行之故曰率作也慮舊章也屢省審諦也於此致欽則事無有不興者矣夫君逸臣勞萬古不易之論元首之明則能知人股肱之良則雲龍風虎自然相符庶事安得而不康若元首不明則自聖而輕臣下自用而昵諂諛細事必親徒爾叢脞而大事不舉失其機會股肱在位充員苟祿無所建明萬事安得而不隳皐陶之戒可謂不阿人主矣帝拜曰俞哉非拜皐陶之歌也禹之昌言至是方畢拜而受之也編嘗論天生聖賢非爲一時蓋亦欲垂法於萬世爲君臣之軌範觀益稷一篇可以知人君下下之仁聽納之懿人臣歸美報上之忠推賢遜能之實莫不兩盡焉蓋不如是不足爲禹皐陶之謨也嗚呼盛哉

尚書講義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治水於堯之朝敘其功勳列其貢賦爲一代之大典不載之舜典之次而史係之夏書者禹所製故也

九州之疆理昔先帝王立其城郭保其人民必取一方之鎭高山大川以爲依據方其大浸稽天城郭人民已化爲魚鼈之淵民之避害必即一方之高山以爲棲巢營窟望洋向若但見九州之高山浮於水上企而視之若島嶼然雖謂之九洲亦可也禹能隨山刊木乘舟乘車乘輴乘橇排決其水或注之江或入於海然後人得平土九州不復混然無別此疆爾界自此而分是故兩河之間必爲冀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必爲兗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必爲青州東海北岱南及於淮必爲徐州北至淮南距海必爲揚州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必爲荆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必爲豫州東距華山之陽西至黑水必爲梁州東距西河西距黑水必爲雍州疆理既定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矣故曰別九州也九州之地人既可以桑麻衣食懋遷有無而寶貨之產草木之珍以漸而出禹因著其品目條章以爲享上之資不責以所無不拘其定額使民安之而無非所從出之怨故曰任土作貢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什一也則其無定額可知而又載龍子之言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因知後世貢賦之物不邮其地之所產或昔有而今無或昔多而今寡一立定式永不可免故曰莫不善於貢蓋失大禹之本制故也

禹貢

禹貢一篇非爲任土作貢而爲是書也蓋因洪水既平禹貢玄圭於堯歸美而告厥成功爾若謂任土作貢而曰禹貢紀書者當曰任土賦貢作禹貢矣不曰作禹貢者則知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是紀山川用力先後之次序土地所產貢賦之名物皆聚此書也其實禹貢是因進此書及玄圭以告成功故以是名篇也或者難曰禹錫玄圭堯實錫禹以賞其功爵如是

說不知告成功者其堯耶其禹耶若曰堯錫當曰錫
禹玄圭嘗厥成功可也是知告成功者禹也錫玄圭
者亦禹也無疑矣以書考之天之畀曰錫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是也君之賜曰錫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
瓚是也臣之貢亦曰錫師錫帝曰九江納錫大龜是
也孰謂禹錫非禹貢耶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昔者鯀墮洪水以其隄防不固水之奔放侵齧防一
隤則鄰國爲壑水何由平善治水者得水之性順而

就下必積土取薪作爲捍防以導其去路緜則墮之
宜乎績用弗成也禹之治水先備土木將以立隄防
也敷開也敷土刊木得其先務矣或謂刊木所以闢
路方水未作亦有人民豈無塗路水退依然如故何
待處處隨山而刊木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
雨見怪物者皆曰神禹將有事於明必先致力於幽
禱於山川鬼神也奠高山大川得其先務矣或謂奠
者定也至是高山大川皆定矣融結之始山川具在
何待禹定耶後世河決瓠子天子至親屈萬乘負薪

率塞則視禹先事而敷土刊木爲何如沈白馬於河
以祭則視禹先事而奠高山大川爲何如禹之治水
所以異於人者備先具也嘗謂賈子所論鯀墮洪水
洪範九疇而禹能得之及觀禹行水之先初無
謂必有高世之見度越其父及觀禹行水之先初無
巧妙敷土刊木奠高山大川而已蓋天下萬事只同
一理理之順者爲吉逆之則凶鯀逆水之性是故無
往而不逆禹能順水之性是故無往而不順也順則
九疇之錫彝倫之敘由是而之焉傳曰運於一而萬

事畢此之謂也苟於此一事不得其道則知五行之
汨陳彝倫之不敘斷無疑矣又何必事事物物嘗試
而得之乎天監不遠舉念卽知又況九載績用弗成
者耶蓋水性趨下行於地中隄防不先一失其性奔
放汎濫何所不有順其就下之性使之弗畔而東入
於海此禹之治水也故昔人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蓋於治水能順其理而行則知金木水火土皆不失
其性推之九疇無所處而不當矣嗚呼盛哉

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厎

續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冀實堯都也禹盡力溝洫而不
先帝都非知急務者蓋將以成萬世永賴之功而不
使其君安于巖廊之上豈愛君之志哉夫治水當尋
其源梁雍在冀上而禹必自冀始先吾君也按地理
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既載壺口是壺口已爲平陸
然治梁及岐梁岐實雍地上流也壺口既浚則可以
決上流之壅也原之大者曰太原後世因以爲郡名

今晉陽是也太岳在太原之南沿流而導之也覃懷
河內地厎績功亦就也漳水橫截故曰衡漳曰壤土
色無雜膏腴也天作地藏可以爲帝王之都矣厥賦
上上錯者錯雜也賦爲上上而無貢其曰錯者貢亦
在內所以優畿內也厥田中中五等也曰壤沃壤也
而田惟中中不多取也恆衛二水既從故道大陸之
地斯可與作島夷化外而猶得衣其羽皮以表水平
而異類亦得樂其生也州之境內舟楫所由必通道
以達于帝都冀州東西南三面皆大河其北則有滹

沱嘔夷涞易之水皆東入於海碣石之山實在海濱
舟行此水欲至帝都必由此山之南泝河流而西上
而碣石在其右故曰夾右也常謂堯既都冀天下仰
之爲京師故率土之濱皆知歸嚮望雲就日葵藿一
心慕義趨風梯航萬里孰不奔走于闕庭之下碣石
冀地畿內也然猶紀其水陸之所經從則夫八州安
得不貢敘其趨朝入貢之道路乎此禹教天下以尊
君親上之大義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
濟漯達于河
兗州之地周迴皆河濟故不引山同言也濟之爲水
之下流水當下流汗漫澎湃無以泄其怒故疏九河
以導之又其下爲逆河逆者迎也迎其水以殺其怒
使之趨下而入於海也九河既道是大水已盡傾下

始得見雷夏之澤雷夏有澤以瀦其水則漸露平陸而灘沮二水見焉二水會同由地中行於是桑土既蠶則禹降丘宅土平治之功亦勤矣以降丘宅土之勤則知禹於兗最爲用力厥土黑墳沈淤之地也厥草惟繇繇長也草生於水得水故特長也厥木惟條久在波浸土之所產無大木也厥田六等厥賦正者田既中下賦亦口相當也作十有三載者禹於此州治水已四載矣始定其賦之同中下也厥貢厥篚皆由於蠶土宜桑也按史記禹疏二渠以引河水北載之高地注云其一則濮川是也蓋兗州所道或由濟水或由濮水皆可入河而至冀浮者謂能通利舟楫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自兗而之青順治也青州今山東東北據海遼東在馬西南距岱萊夷在焉嵎夷亦在封略之內濰淄二水得其故道矣萊亦夷也其地爲陸底草繁廡可以放牧也厥土雖白而墳壤起也近海多斥鹵土鹹不可種植而猶田爲第三賦爲第四以其土白而墳猶有冀州白壤之膏脈焉厥貢厥篚非上所賦臣下所以供上者也故取其一方奇物以爲獻非上所欲得也有其名物未必皆取也惟絺絲枲衣服所資鹽與海錯膳羞所用口口厥絲琴瑟所取至於鉛松則器用藥物或待其供若夫怪石非上所欲以其溫潤如玉俗以爲美不忍不貢亦芹暄之意也青州水道自汶入濟泝濟西上至滎澤入河而至冀達於濟則達於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是爲徐州之境淮之原出於豫至揚徐始大汎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於徐言之沂出泰山縣艾山南入於泗至徐而始大又治也二水

既又徐方始平而蒙羽二山向無樵牧者始可以種
作矣徐之澤名大野大野既豬水有所歸則東原底
平厥土赤埴墳埴土之細膩可以埏爲器者草木漸
包進而叢生也厥田二等厥賦五等厥貢惟土五色
五色土或曰可以備錫諸侯也羽谷有雉其文五色
可以備車旅之用孤桐生於嶧山必生於山之陽其
枝幹輕空故可取以爲琴瑟之材也石沈物也而泗
濱之石謂之浮磬蓋石出於水而其狀若浮其聲越
可取以爲磬也淮夷近屬之夷寶貨所出蠙介物也

珠生焉魚鱗物也枕生焉非獨此也來獻其琛玉亦
在焉厥篚玄纖縞玄繒白縞皆輕細若蟬翼鮫綃之
類也以是知淮夷寶貨所出焉或謂淮夷爲二水恐
不然也泗水南入於淮北通菏澤與濟水通則可以
達于河而至冀書言自泗入河蓋略其辭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

于淮泗
北據淮南距海爲揚州揚子一江出於彭蠡東匯爲
于京口自岷嶓以來水之入于江者凡九故至於敷
淺原而經京口乃入於海也章貢之水至於彭蠡既
已豬而爲澤復會岷嶓三江之水以爲三江也陽鳥
雁也隨陽往來故曰陽鳥方水汎濫無所歸宿彭蠡
既豬則得所居矣然彭蠡所會止有岷江而曰三江
何也蓋嶓冢之江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已入於江矣
至是不得不謂之三江也而曰震澤底定者揚在中
國南近東也震爲東方之卦而厥土塗泥總揚之地
謂之震澤宜矣或者取太湖之震澤以爲據謂一江
出義興一江出毗陵一江出吳縣以是爲三既已誤
矣惟此三江東方之細流何足爲禹道不知太湖之
震澤乃後世取禹貢震澤而以名具區之澤也豈可
據是以解經乎東方謂之震澤若西南謂之坤維是
也惟瀙岷嶓三江既入乎海則東方澤國可以桑麻
稻粱故曰震澤底定也西北之氣嚴凝東南之氣溫
厚溫厚之氣浮於陽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而

篠簜既敷敷者開舒也厥草之華多妍媚而馨烈天者豔也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鼓舞發揚其陽氣也然而地不滿東南濱海也於卦爲巽風之所聚多颶風爲是無作作則大木斯拔惟其挺然獨秀者眞喬木也故有取焉厥土塗泥沮洳也厥田九等厥賦七等而上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之次篠簜竹之纖齒爲象齒革爲犀皮羽爲翠羽毛爲髦牛木爲沈檀之屬也陽氣發越凡木皆鄉也島夷化外能以百卉之皮紡織爲絲而衣焉厥篚織貝朝霞白靡古貝之屬也其包而致遠惟橘與柚實西北之所貴也蓋踰淮則無是物矣然錫亦貢也納亦貢也錫貢納錫每兼言者決非常貢之物故重其事也揚州水道必沿江入海自海復入淮泝流而入泗遂至荷澤達於河而至冀按左氏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即今淮南漕渠禹時未有故須營紓而得達河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菌簵楛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河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楚地也衡在楚之南衡嶽之南無大山故曰衡陽岷山嶓冢三江未合是爲江漢江漢距海不知其幾而曰朝宗于海者海在東也二水之赴雖千萬里必朝於海也蓋其濫觴之初其勢已東如臣下之朝於君雖道阻且遠此心不得而遏也九江孔殷孔甚也殷盛也言荆適在九江之盛處也或以爲烏江蜂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廉江隄江菌江是爲九江也又唐志曰江南道其大川湘灕沅澧而灕兼章貢二江是爲九江九江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至潯陽此皆細流也不足爲功按左傳曰江漢汨漳楚之望而九江盡矣故經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淺原在潯陽之境故至今人指潯陽謂之九江也沱潛二水既導則荆州爲平土然梁州亦有沱潛或曰源於梁州而委於荆州是未詳也沱潛既平宜乎雲夢之澤作乂也雲夢跨江兩岸其廣九百里雖不如賦者之誇然既曰雲土是雲夢皆有土矣要亦非卑口之澤

也厥土塗泥不異揚厥田八等厥賦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亦與揚同言之先後不必辨也栝柏木之美礪砥砮丹石之英惟箘簵楛皆弓矢之材非不良也而有名可貢者菁茅是也盖菁菹互實而茅可縮酒此爲王祭所重故有名焉其曰三邦必荆之三國產是物也昔齊伐楚責之不入不言羽毛齒革金石竹木而曰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其意若曰有名者尚且不貢則無名者可知矣是知所重者祭祀厥有名者惟菁茅也既包又甌則其貢重可知矣厥篚玄纁璣組也九江之湄龜鼈龍之窟而納貢獨以龜云者以其爲天子之寶也解者曰龜之大者長尺有二今荆楚之閒或有之其大不止於尺二也荆州之境亦江流所經但山川回遠不可循揚州入都之道故舟浮江沱潛漢入豫州境乃遵陸逾山復浮洛水而至南河以達冀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南距荆山北極南河之南是爲豫州伊水出弘農新安縣三水氏縣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澗水出弘農盧俱入洛是以得其故道而自此入河也滎水泛濫但見其波今既豬蓄而爲澤矣然後導菏澤被孟豬是菏澤既導而孟豬亦蒙其利也豫之貢賦可定矣厥土惟壤無砂礫也下土墳起而黑亦沃衍也田惟四等賦非一色而猶在二等足以知其肥饒也厥貢之物漆可以備器用枲也絺紵也麻苧葛三物之絲也可以備衣服矣厥篚纖纊縣之細者磬錯用以錯玉也詩宅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然錫亦貢也錫貢兼言所以重其事亦不常貢也或謂待錫命然後貢非也春秋譏天王求金求車杜其漸也後世猶有伐大宛以求馬諷其臣以獻鷹者禹爲萬世立法豈肯作俑而使人主有求於諸侯之國耶是以知其不然也豫州去冀最近故浮洛即達於南河而至冀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
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沔入于渭亂于河

華山之南有梁州梁與雍西鄰黑水梁鄰黑水之南
雍鄰黑水之北岷山嶓冢之水實在梁地一出蜀郡
西徼外一出隴西郡山西二水既泄而下流則二山
可以種藝而其下有沱潛二水沱出岷江而潛出嶓
冢蔡蒙二山又在岷嶓之下沱潛既導則梁州水患
平矣旅於蔡蒙之山而告和夷之厎績也厥土青黎

青黎淤壤宜物者也厥田七等厥賦雜出八等九等
是田賦其爲三錯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也磬
石也銀白金也惟是三物必礪必錯故取砮鐵鏤三
物同貢也熊羆狐貍織皮者四獸之皮其毛可以緝
而爲毯故曰織皮梁州之大川曰江曰漢皆東入於
海其取帝都之道最爲隔絕故或因桓而來或浮潛
而下皆會于沔沔漢上也自沔入渭必遵陸逾山始
能至焉爾雅云正絕流曰亂葬都冀之平陽與渭汭
東西適相直既出渭即逕絕河而東不復沿流故曰

亂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既從灃水
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
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
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
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黑水在雍之西南雍實天下最高處以形言之地之
脊也上有平原廣野可以爲國邑而水則必隨山之
東西南北以導之故曰隨山濬川也自雍以西水當

西道自雍以東水當東流雍既西據黑水東距河河
必東流山自雍起起而東走於海水亦隨山而行此
口人有三條四列之說至於弱水在雍之西禹亦不
能使之東地勢然也故曰弱水既西既西云者本自
西流故也涇水至濁屬於渭水之涯滦汭二水從之
而與灃水同入於渭既入於渭則水勢已平矣荆山
非荆州之山產玉之山也其地在馮翊懷德縣岐山
在美陽縣二山相近既旅者告祭水功之成也終南
惇物鳥鼠三山之原隰皆厎績至於豬野陂而蓄之

水功全矣三危四裔之地也竄三苗于三危意者雍州之外蠻慝之國也至於丕敘亦得平地生息而大定也厥土黃而無雜厥田得土之正色所以爲一等厥賦六等厥貢惟球琳琅玕皆玉之美者雍之境內有山脈亙南北險絶難逾故水道所達蓋有二焉一則自積石浮舟順河之流自北而南至龍門西河一則浮渭而東入於河蓋渭之入河適在龍門之下故曰會於渭汭也以九州所敘言之當繫之西戎卽敘之後今先載此未之詳也雍州之水至澧而水功畢矣故詩美豐邑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是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四者皆雍西諸戎卽敘者皆已得平土而居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禹別九州之山不言其首尾蓋方欲使一州之疆理不越故不包舉也及境界旣定乃言隨山之功欲使天下皆知其山脈亙聯屬不止一州自首至尾初無閒斷閒有隱伏不見其一氣所鍾脈絡相貫如人之骨節然也梁雍天下之脊地最高處也自梁雍以東實爲中國諸山東奔各有脈絡然皆自梁雍發也以梁雍爲脊則岍雍州山也岍爲一支其在雍曰岍岐曰荆山其在冀曰壺口曰雷首曰太岳曰常山壺口之旁別出一山曰底柱曰析城曰王屋曰太行而合於常山焉至于碣石碣石海濱之山河至此而入海故也西傾亦雍州山也西傾爲一支其在雍曰西傾曰朱圉曰鳥鼠曰太華其在豫曰熊耳曰外方曰桐柏曰陪尾陪尾淮濱之山淮由此而達於海故也嶓冢梁州山也嶓冢爲一支江之源也其在梁曰嶓冢在荆曰荆山曰內方曰大別大別漢濱之山漢至此而入江故也岷山亦梁州山也岷山爲一支江之源也其在梁曰岷山在荆曰衡山在揚曰敷淺原敷淺江濱之山江由此而達於海故也此禹所導之山也導有二義焉隨山曰導者引導也經歷其山也

濬川曰導者疏導也排決其水也蓋禹方當浩蕩懷襄之時所見者高山也其乘車乘舟所至之處也故因敘之欲使帝堯知九州之名山非專爲一州主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洲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禹別九州之川不究其原委止取州境之水言之蓋欲一州之疆理弗越故不包舉也及境界既定乃敘濬川之功欲使天下皆知水之在州境者其來有自而其去有方不止盤紆於一州之地也蓋天以梁雍限中國故其地最高爲天下之脊水之出乎梁雍之西者亦當東者必東注以入於海水之出乎梁雍之西者亦當西導雖禹不能使之東也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此西域地也水在雍西散漶無力不能負芥故曰弱水既生於西必西導可也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此西南夷地也水在雍之西南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曰黑水既生西南必南導可也或者曰弱水黑水無用於中國禹故導之使西殊不知雍西乃偏方下土鍾聚惡弱之氣是以二水並生其地也若謂禹故不使之東是不知地理者之言也想夫雍西非無甘泉清泚之流禹亦安能激之而使東乎所謂行其所無事者能順地勢故也且夫梁雍以東有水必東說者不曰禹以東海爲壑而曰以四海爲壑豈非東西南北之水各隨其方而導之乎後世傳西域者謂于闐以西水皆西流入於西海此其證也自梁雍以東水之東走者不一而其大者有七曰河曰漢曰江曰濟曰淮曰渭曰洛其一曰河不知其源

或云河出崑崙或云出吐蕃之閼摩黎山未之詳也禹之導河始於積石積石雍地也河至是而廣矣故經曰浮于積石言其始大也自積石而至龍門禹所鑿也南至於華陰東過冀之底柱孟津大伾滎水大陸然後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焉河當下流水盛怒而無以泄故疏九河以殺其勢又爲逆河以寬其壅故能順行而入於海也九河自古論之者多矣而了無定說蓋以九河之形不復見故也竊料此地自春秋時已淪沒於海久矣世傳以謂齊桓塞之其實求其九而不可得故倡爲此論至漢韓牧欲尋九河復其故迹王橫難之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漢去古未遠其說可信信如此言則九河之迹何自而求之徒爲紛紛也且以禹貢碣石實在海垠今之碣石宛在水中則九河之淪沒有是理也其二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梁地也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與岷山之江合於荆地同會於彭蠡謂之北江其三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梁地也至荆

而與漢合澧水注之會於彭蠡瀫江之下流章貢二水合一江而出至是始與岷嶓之水會故謂之三江至揚而同入於海東方震澤始得爲平土矣然而茲言三江今所敘乃岷嶓二江而不及瀫者非禹所導故不言也嶓冢之漢南入於江久矣同與岷山之江至於彭蠡始與瀫合爲一江已不可分矣而又曰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何哉蓋揚子既爲一江以瀫言之則爲南江以岷山言之則爲中江以嶓冢言之則爲北江其實一江也譬如人身五臟之氣各有所主合而會於咽喉人知其爲一而望氣者知其爲三此醫合爲一江常人知其爲一而冶水者知其爲三此醫之所以爲神醫而禹之所以爲神禹也然而又曰過九江者豈三江之外復有九江乎夫長江萬里水之奔赴奚止九江禹之所定指其大者言之所謂湘瀫沅澧江漢沮漳是也三江實在其數焉其四曰導沇水東流爲滎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之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沇水發源於冀州而書不言所導之自或云出於王屋未之詳也

濟在河之北洛在河之南二水適然同湊於河水既輕清浮而在上不與濁流混至其溢也則在上者必濟水也既豬爲漿復出陶丘之北而止於荷澤地也東北會於兗之汶北東至青之境而入海矣嘗謂通天下一氣氣之輕清者爲神氣之重濁者爲物惟水亦然諸水惟濟爲輕清波流若神隱顯出沒非地脈所能斷故直與江河淮相爲終始而會於海此所以得祀而爲四瀆也其五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淮水出豫之胎簪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北至桐柏桐柏亦豫地淮至此而大禹始導之逕徐之泗而會沂水以入於海矣其六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鳥鼠在西傾之下雍地也澧涇漆沮皆出於雍入於龍門西河故經曰會於渭汭而入河矣其七曰導河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熊耳豫地也澗瀍伊皆在豫其入河則在孟津之西經言導河東過洛汭是也嘗謂水之有名唯四瀆而禹之所導乃兼漢渭洛言之想其所施之功力不異四瀆也總而論之漢可附江而渭洛可以附河其備敘之者蓋欲帝堯知天下大川不止於四瀆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案此段講義原闕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甘之戰有扈氏之罪不容誅矣王者有征而無戰征之爲言征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啓以天子之尊有事於諸侯彼當牽羊肉袒悔罪於馬足車塵以伺天子之怒不知出此而遂至於戰其悖禮拒命之迹著矣啓雖不作誓以威眾亦何所逃誅耶扈國扶風地而甘其南郊也或曰扈亦禹之族於啓爲同姓嗚呼

苟畔王命雖管蔡亦當誅況扈其疏族而又獲罪於
天者耶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天子躬冒矢石六卿皆從不謂之大戰可乎周官士
師一曰誓用之軍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今觀諸
此此法非始於周始於夏也夫以至仁伐至不仁以
至義伐至不義勢若雷霆之震萬鈞之壓況已及其
郊宜乎賈勇矜能德色誶語見於言面顧乃咨嗟以
誥六事之人則王者用兵誠非得已也以不得已之
心而用之茲其所以爲行天之罰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
天之生人賦以最靈之性非徒使之生息長養塊然
於天地間蓋欲其行天之權以輔化工之不及苟非
其人天道廢矣故天之禍人尤亟於逆天者王者於
王之罪人以土地之故廢爛其民者又私也故爲五
霸之罪人至於黷武窮兵不能自戢使無辜生靈肝
腦塗地者抑又私也故未免爲諸侯之罪人安得以
啓之所謂恭行者告之乎其曰恭行奉天而弗逆也
竊嘗謂天之惡逆天者甚於人之惡寇讎而其憂奉
天者又甚於人之愛其子今有扈氏既以逆天而致
天道之大要也有扈氏獨

罰則當時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
啓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恭命
攻治也王者之兵貴乎先自治也春秋傳記魯及齊
戰孟氏之軍孟孺子爲左顏羽御邴洩爲右季氏之
軍冉求爲左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此一車之中自有
左右也或者以謂今之左右則不然蓋天子親征軍
徒並趍凡言左右者徒也言御者車也鄭伯禦周爲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周官以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則伍者豈非徒乎杜預以十五乘爲大偏九
乘爲小偏則偏者豈非車乎徒必用人故爲翼長者
在左右車必用馬故爲御者率在中使左不治左右
不治右則掎角之勢不成兵刃既接將棄甲曳兵而
走矣豈不爲辱命乎使御非其馬之正則進退之節
失序所謂右無良馬必敗偏敗眾乃攜矣豈不爲辱
命乎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啓於是時
豈有服敵之心哉先爲不可勝以俟夫天命而已矣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祭義曰凡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社稷禹所建也
賞由之右陰也故刑由之夏之宗廟社稷則兹行豈
啓方臨戎賞罰不違成憲而必歸之祖社則兹行豈
其私哉莊周曰禹攻有扈夫攻有扈者啓也而曰禹
何哉蓋啓仗禹之威以成功則賞罰必由於祖社宜
矣閟宮之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頌魯僖公也
而孟子乃曰周公方且膺之誠以僖公之保彼東方
周公之餘澤也故以其功歸之是亦莊周不言啓之

意也然則孟子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與此書
賞相表裏至於孥戮則如後世髮鉗之類啓豈有是
哉威眾之辭不得不深爾不然何以湯誓亦云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巨民而爲天子太康失邦失其民也失其民者不可以爲君矣當是時五子怨以爲必歸須於洛汭愛兄之道也其如民之弗與何昆同也兄弟之同曰昆揚雄太玄經以昆首擬同人正此義也觀其作歌章雖異指如出一人則兄弟之同可知矣然五人弟也而謂之子或曰子者男子之通稱非也方其御母以從稱子所以尊母也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尸主也夏諺曰吾何以休又曰吾何以助夏之民覬覦何也蓋何以守位曰仁太康無德以堪之者雖有此不樂也是故其滅德也既不可比於先王觀其忘反也又不可以爲諸侯度無藏乎黎民之攜貳也夫遊畋以時使民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無疾首蹙頞之告可也至於十旬之久皇皇無所赴愬民心從可知矣后羿何能爲哉因民之弗忍敢距於河然不曰民叛而曰弗忍有以見大禹之德涵濡漸漬入人之深雖後嗣不賢無邮我之心而猶弗忍叛也洛之南曰表洛之北曰汭五子之爲弟內奉其母以從其兄初無忿戾之辭詆其兄而傷其母之懷顧乃上述先祖之戒自怨自責若己有過以求媚於民庶幾民之悔禍以歸其兄使夏之宗廟社稷不淪胥於后羿之手也卒之仲康之肇位繼以少康之中興夏祀延茂垂數百年想其一時永言發於誠實故能上動高穹而格先祖下風四海而感斯民斯民聞之遠思萬世永賴之功近起是宜爲君之歎故其推戴之心有加而無已也嗚呼孰謂五子之歌之爲怨詞也哉

其一曰皇祖有訓

此章首述祖訓不曰先祖而曰皇祖解者曰皇大也君也或曰皇以道言其實皆尊大之義也五子者啓之子而禹之孫其言祖訓則禹之所爲也說者因禹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乃謂大道既隱各子其子今觀其家所述之訓初無他說一於爲民則知當時禹固不私於啓也民與之爾當呱呱之泣已有弗子之心孰謂既長而以天下私之耶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君之有邦履萬乘之尊據崇高之勢疑無事於民也然非眾則罔與守所謂邦者亦虛器爾果可不以民爲本耶是故木之植本盛則末茂民之歸本固則邦寧必然之理也禹唯知此故能以爲可近而親之以爲不可下而尊之親之則彼亦親我若父母尊之則彼亦尊我如天帝其本之固雖無繩約而不可解邦欲不寧得乎夫亟訓後人而首及於此可謂知所本矣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治天下之具莫大於賞罰薔有爵祿怒有斧鉞然而不能以勝匹夫匹婦之愚何哉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得其心和可格於造化咈其欲變且至於乖離當是時雖有賞刑何所用之謂之一能勝予非禹欺後世也雖然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後世子孫果能遵此以視其民民愛之而不忍去是以不勝勝之實治天下之要術也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可積怨固不在形之話言見之顏色深積於中不可測度一旦土崩之勢瓦解之形芽蘖於朕兆雖有神禹且不能救此禹所以勤勤言之使無滋蔓之難無後世子孫苟能及其不見而圖之使無噬臍之悔則天下可得而治矣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蘧若以朽索而馭六馬前有蹶逸之慮而後有顛覆之虞其可一日忽乎劼操是心以莅天下則無所不用其敬矣禹既詳言民之可畏而其歸結在乎無所

不川其敬則所以訓其子孫者可謂切至矣昔仲弓
問仁夫子對以使民如承祭祭敬也然則治天下而
知敬民仁人之爲也後世有能如此皆足以爲治於
天下豈惟夏之子孫可寶其訓乎仁人之言其利溥
哉禹之謂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
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禹之垂訓如良醫之善書既示之以衛生之術又戒
之以致疾之由其所以遺後世者可謂詳且盡矣故

前章所引終始保民之說且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示以衛生之術者然也今其二章復列荒淫之目
且曰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以致疾之由者然也
雖荒淫之事上古人君所無禹既不得之於前聞又
不得之於親見安能逆知後世之必有是耶亦猶良
醫之治病當康平無事之日論其調護之乖宜知其
疾疢之必至當時有似不經後日無不合轍又豈待
人人切脈觀色而後得之耶惜乎此訓止爲姒氏家
傳之寶不得見其全書於後世也傳曰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爲人之先身自爲善則其子孫耳之所
受目之所擊皆可以入道苟其不然雖日撻而求之
不可得矣禹爲此訓初非載之空言觀其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色荒無有也禽獸逃匿驅蛇龍而
放之菹禽荒無有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甘酒嗜音峻宇彫牆亦無有也玆不
謂之身教乎以此而教子孫子孫猶有盤於遊畋十
旬而弗反者況夫後世失諸侯於烽燧成風俗於田
獵沈湎冒色莫同牧野之干夫蜂房水渦僅足楚人
之一炬又何以爲訓耶宜乎其亡可立而待太康之
失失在禽荒所謂有一於此也難乎免於世矣五人
者上以大禹爲龜鑑下以太康爲前車儻使保民斷
無是事民其有不相與戴之爲君以續夏之祀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昔者帝堯封國於唐曰陶唐氏先儒或謂陶與唐爲
二國未之詳也然禹之子孫方陳夏訓而有及乎陶
唐何哉按地志堯都平陽禹都亦平陽平陽冀地也
雖時有彼此之異而地無遷徙之殊今曰有此冀方

者其意若曰禹之天下即堯之天下禹之都邑即堯之都邑雖太康一時失道然所以承襲者其來久矣后羿殊不念此遽有拒奪之心今或以此而風天下豈無仗順而起爲吾君討賊者乎然而無有此所以怨也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兄也傷時無仗順者而悼其社稷邦邑之無所恃也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然則自陶唐而下聖聖相繼此道未嘗失也太康之志則烈祖成德所謂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固不俟五子言之而爲太康者安知不能處仁遷義若太甲之復歸於亳乎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兄也傷時無輔弼之臣而懼其兄終不免於后羿之禍也

失之而至於天下皇皇大綱小紀紊亂不經其不滅亡何待觀詩書六義一曰風風也所以風天下也使其當時怨嗟並興聲后羿之罪以激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未必能動而其母子或中后羿之奇禍矣是故優柔其辭使天下聞之而不忍叛味之而不敢忘五子之怨其藏深矣聖人於此能無取乎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天子撫萬邦不明何以在上惟明明后故能照臨四方也立道以爲經曰典明理以爲法曰則周之六典八則取此義也然總而言之所謂典刑是矣今五子之都邑雖太康一時失道然所以承襲者其來久矣后羿殊不念此遽有拒奪之心今或以此而風天下豈無仗順而起爲吾君討賊者乎然而無有此所以怨也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兄也傷時無仗順者而悼其社稷邦邑之無所恃也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然則自陶唐而下聖聖相繼此道未嘗失也太康之志則烈祖成德所謂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固不俟五子言之而爲太康者安知不能處仁遷義若太甲之復歸於亳乎由是以論五子之怨非怨其兄也傷時無輔弼之臣而懼其兄終不免於后羿之禍也

王府所有森然萬寶何物不列於內而五子乃獨取是二者言之誠堯舜禹之相授以謹權量爲先故舉是以爲夏之手澤杯棬奈何後嗣荒墜而弗知省乎方太康之危於后羿天下豈無思夏之心儻因其思夏之心示之以典則之實安知不爲後世復見宮儀而嘗者乎五子之於家國思所以復其社稷宗祀者蓋無所不用其至彼其精誠之所感格上動於天而下結於民宜乎子孫祀夏配天赫然中興以成數百年之丕緒也覆絕之患又奚患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一章言其祖之治術也二章言其祖之戒辭也四章言后羿之不能正其言后羿之不可有其地也四章言后羿之不能正其君也至此一章則無所歸咎引而在己可也嗚呼者嗟歎之辭也詩之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卒章之意言之不足也各篇之義嗟歎之不足也然則三百篇之法度固已權輿於此矣聖人取舜禹皐陶之所賡與今五子之所述載之於書以表夫聲詩之作其美刺風戒蓋有所自非苟然也嗚呼曷歸者歎其流連而忘反也予懷之悲者若瞻望而弗可及也夫兄不友弟不恭初不相及而萬姓乃仇五子而至於無所依有以見太康之失民深也無所依如此而猶不忍歸過於其兄而播羿之惡於萬民乃自怨艾若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者於此又知大禹彝倫攸敘見於家法如此其深且固也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五子上不怨太康下不怨后羿竊竊然引咎於己蓋非而不僞是故鬱陶乎其內鬱陶者悲結也而形於面目者又非勉強之所能爲是故顏厚而忸怩忸怩者愧赧也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者非歸怨於太康也責己之不德而追悔之莫及也帝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帝堯以天下之過在己五子以兄之過在己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又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夫五子以兄之過在己能以堯舜禹湯處心則夏之復興也於茲可

卜矣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堯命羲和以時分職實四人也今此總言羲和豈四人者皆沈湎淫泆耶抑時異事異堯則爲四人而夏併爲一人耶歷世久遠不可考證以意揆之凡人君欽若昊天建官列職雖或不一然總謂之羲和可也如是則沈湎淫佚者信其爲一人而已矣夫時所以定分至日所以成歲月又焉可廢而亂哉謂時可廢乎則帝堯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於此不能使百工允釐庶績咸熙矣謂日可亂乎則帝舜巡狩協時月正日於此不能同律度量衡以均齊天下矣然則羲和既廢亂之使人君何所據而爲政此其罪所以不可逃也雖然胤征承王命以出征而序書者不言王命豈胤侯有專征之罪歟是不然凡王者之征有言告衆必曰誓今此不曰誓而曰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后羿之亂太康失邦是眞失之也仲康之初更造夫婦肇有父子慰四海思夏之心當是時已復得天下矣說者乃因春秋傳魏絳伍員之言推原其意謂羿方專征羲和實忠於夏羿怨其背己故使胤侯征之非也方太康見拒於羿城於陽夏仲康嗣位使胤行師也蓋羲和既廢厥職則分至啓閉寒暑節而歲月失其序人君所以奉若天道由玆而始天下之治將委靡而不振矣羲和之罪不既大矣乎故復明言胤后承

王命徂征所以表仲康之能爲君政非專於羿也又以見胤侯之能承王命征非出於羿也然胤侯諸侯也入輔天子以統六師若所謂王卿士者而曰后之何哉蓋古者諸侯南面皆可以稱后故羿國有窮亦曰后羿何獨於胤后而疑之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古之王者臨戎告衆之辭皆曰誓胤侯於此不敢稱誓者以奉君之辭也奉君之辭故曰謨訓謨者謀之有定訓者事之有序也自先王克謹天戒至不及時

者殺無赦皆仲康所以命胤侯之辭也或者乃謂今所言聖仲康不足以當之遂以謂此非指言仲康然以其辭考之其稱先王必非舜堯指禹而言也蓋堯舜皆異代非其祖必禹之子孫然後可以稱禹爲先王也自仲康之前可以稱禹爲先王者啓與太康也胤侯方奉王命以征下國而遠取啓太康之言以告於衆豈知務者哉由是以論胤侯告衆之初言聖有謨訓者若曰天子有詔也明徵定保者可以依據而行也明其證而不昧定其保而不移既非子之專征

又非汝之專殺聖之謨訓其重若此斯所謂奉將天罰而承欽天子威命也胤侯之眾其有懷貳而不用命者乎然則胤侯奉揚之際以聖歸於天子固人臣之常理非過論也而所謂仲康者於肇位之初能爲是舉而又能使其下虔恭奉命如此雖欲不居其聖得乎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先王之世豈無天變必有日官深推而預告之於是君不舉辟移時大臣引咎歸己以彰其謙抑百官降物修省以輔其不逮故禍亂不作而君道愈明猶以爲未也每歲履端使遒人之官徇木鐸於路木主仁而聲發揚宣羣下而使之言又所以預防其闕失而陰弭其災沴也故雖官師之卑百工之賤皆得盡其規諫一或不然刑之而使恭厥職今也羲和失預告之規使上昧天戒而下失常憲廢職甚矣仲康能因天變追悔不行先王之法究其所以然皆由於羲和之湎淫將敷其罪以正先王之誅得不以是陳之於

前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仲康既敘先王之法於前此復數羲和之惡陳古義以刺今聖人立言之法也夫人臣守道不如守官君子所居一日必葺知此故能一德以尊君罔敢湎於

酒惟時羲和以德則顛覆以酒則沈亂畔官離次遐棄厥司擅去天子之庭而荒於厥邑使歲月日時之紀紊亂而不明故曰俶擾天紀俶者始也蓋自堯之曆象舜之璿璣羲和有官世得其人至是而始擾之也日月相會謂之辰十有二辰所以合朔也夏正季秋日月會於大火大火則房也日月弗集於房則日有食之可知矣羲和昏迷遂失其次既罔聞知不能弭變於未然及其修救瞽矇奏鼓嗇夫馳馬以馳庶人徒跣以走而羲和頹然在邑此豈可恕也哉政典

者夏之條章也祖宗所建仲康不得而私故曰先王之誅先時者億而不中不及時者過而後知皆當時之失實罪在所不赦廟謨若此羲和其可逃誅耶然則仲康之謨訓可謂坦然明白胤侯於是可舉而行矣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貴亦以累世致意於此必無差忒故可行也今胤侯能體王意告眾之言何其反復丁寧之切至也其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者言兵猶火也火之弗戢玉石俱焚今為天吏固可以殺人矣若逸德而使賢愚俱被其害則其威燄豈不猛於火乎此戒眾士不可以多殺也然又慮眾士因其言不果於殺而敗吾事也故復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夫威之與愛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愛重於威可也天下有事則

用之於戰勝威重於愛可也苟惟臨戎而遹德則原野厭肉川谷流血不幾於長平之戰乎苟惟臨戎而威不克愛則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不幾於宋襄之敗乎然則始而褒之勉之中而反復丁寧之卒而覬其懋戒之期於允濟而已不敢傷吾君之仁亦不敢廢吾君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三代之將乎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跡實始翌翌予小子其永懷又新厥德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惟先王建厥家惟予一人無良以保先王之基緒惟先王建厥福惟予一人無良以保先王之福祿茲予有慕於先王之成德其爲子孫慶者大矣

契之父帝嚳嘗都亳矣契爲堯司徒當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時乃能敬敷五教使互千萬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德盛矣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子孫當如何哉故十四世而有成湯已七遷其國矣至是始自商丘修先王之盛德求先王之故都而居焉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嘉之也帝告釐沃之書亡矣想其稱述風俗之美猶有帝嚳之遺風焉後世有盤庚者復修其德雖五遷而民怨猶奮不顧以口口得成湯之舊也

導祖之意也然嚳帝也而謂之先王何哉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然則以帝爲王固後世立言者以尊孰不欲堯舜其君方尹窮處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桀是故湯以幣聘乃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其意爲天子之通稱湯既爲王商之先祖皆可以稱先王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爵葛雖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葛雖地祀湯非其君何爲而遽征之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湯之征葛意者謂請命於君而爲是舉也或曰使其有命序書者必言之今此不言非王命也然胤征嘗曰承王命徂征而其序則曰胤往征之孰謂湯征而非此之比乎王制又曰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湯征諸侯決有所本抑此書既亡無與證者惜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傳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嗚呼他書固不可無汝鳩汝方之書尤不可無也汝鳩汝方之書無萬世之下成湯伊尹皆不得爲純臣是可惜也自古人臣抱負器業孰不欲堯舜其君方尹窮處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桀是故湯以幣聘乃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其意

以謂若桀之幣則受之矣桀既無心尹亦絕意而湯也其心愈堅其禮愈至乃使幡然而改其曰幡然豈非移所以望桀者望湯乎又豈非移所以許桀者許湯乎及是時尹有湯而已然而湯之心則不然蓋知賢才而舉之舉而貢於王諸侯職也苟吾王因是而治則諸侯之責塞矣當尹去亳適夏之時想湯所以勉勵之言資送之禮必具載於汝鳩汝方之書即其事想其書雖尹十往返而湯之心猶未厭也既醜有夏復歸於亳是桀已惡尹而尹已恥立乎其朝矣於是而復遣焉尹不膏夏氏之斧鉞則尋莘野之耒耜爾其五就而止豈湯之得已哉使湯得尹而不致之桀留爲取夏之資是特後世三國之君用心耳湯豈爲之哉使尹居湯之國數畔而去之是曾後世簒奪狐趙之不若也尹豈爲之哉孟子方敘尹德故止言五就之勤而不及湯爲天子得賢之意遂使後世之士綴文爲贊亦曰夏商之心則其去就在尹而不在湯矣湯所以拳拳事桀之義安在哉嗚呼此汝鳩汝方之書亡所以爲可惜也

尚書講義卷六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尚書講義卷七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其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尹固湯之所以尊信也尹之告太甲曰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固以是自任而不敢退託也觀此則鳴條之戰豈湯所得專乎此序書者必首言尹相湯而不言湯用也孟子言舜以爲生於諸馮卒於鳴條正以東西言也桀都安邑鳴條在其西而亳又處安邑之東今自陑之師不應越安邑而戰於鳴條先儒求其說而不得乃曰陑險也自下而上曰升國在東而戰於鳴條出其不意也信如此說是尹用詭道以勝桀豈聖人之所爲哉殊不知尹之伐桀非湯本心韋顧昆吾之亂湯旣誅之尹因移兵以伐桀遂有鳴條之戰爾按史記桀政淫荒昆吾氏爲亂湯乃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而頌亦曰韋顧旣伐昆吾之功豈不在尹乎故其卒章又曰實左右商王嗚呼尹之於湯豈尋常君臣可擬哉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唯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成湯之心亦猶是也今伊尹爲湯宣言以誓衆乃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夫稱亂豈聖人之所爲人亦不當以是疑聖人也是必亳之民皆有是說故以此解之也其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亳民之心可見矣夫亳民非不順服湯也使湯素有伐桀之心民之耳目久已習熟於是而用其力雖使赴水火何不可哉今舉事之際民驚駭若此怨咨又若此有以見湯本無是心伊尹強之明矣蓋尹得堯舜之道懷親見之心皇皇然也旣醜有夏則捨湯無足與有爲者是以決爲此舉而不辭經曰必有忍其乃

有濟尹之請也向使一勝韋顧昆吾而遂班師湯之心也然湯之心則然亳民之心亦然其如有夏之民若大旱之望雲霓何則尹爲此舉又非其私矣故曰天命極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誠恐亳民之不我從也夫天命也上帝也何以知之民心其是矣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豈不信然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

四明鈔書 約園刊本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諸侯之職也彼遏絕有衆不裕其力使相率而怠惰其弗協之情桀之民則然也割剝夏邑盡取其賦使民欲與之皆亡其阽危之勢桀之社稷則然也湯爲諸侯知治其國而已天子之民人社稷如是將何術以救之然而伊尹曾適有夏見桀政之暴虐憫斯民之塗炭軫納隍之慮懷撻市之辱其急若拯水火是以因韋顧昆吾之伐輔湯而爲此行湯亦不自意其至是也居是時雖欲解之有不可得是以其必往致罰之解不得不發也其曰汝無不信朕不食言益足以知湯初無伐桀之謀今雖已在戎行而亳民猶未信其必然也先儒謂曰者人君之象夏人指桀爲曰謂奚其不喪似或未然其實民其苦桀皆曰死亡無日爾無他意也爾雅曰食僞也不食者謂朕言非僞從之則大賚以爲賞不從則孥戮以爲罰也先王舉事賞罰之明若此詳觀誓辭始憂亳民之怨咨終恐亳民之不信皆所以明湯爲是舉非其本心序書者紀伐桀之功必以伊尹爲首得

四明鈔書 約園刊本

是意也嗚呼又焉知此書非伊尹之辭乎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昔者其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然而旱乾水溢尚有變置之法孰謂平其國而不可遷其社乎讀書者當以意逆之可也湯既勝夏其欲遷社者衆人之情也其不可者湯也湯既以爲不可乃作夏社疑至臣扈之書夏社者意必存其祭社若周家微子之命也疑至臣扈者意必保其餘民若周家康誥酒誥之書也然是三篇者當在夏師敗績之後

今附於此所未可曉豈此書既逸編次者失其序乎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誥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今之定陶是也夏師既敗商人有以存夏爲心者抱其寶玉奔潰於三朡湯使收之復納於夏社宜矣夏之寶玉亦猶商之祭器也說者乃謂湯自取之似未必然也夫楚不以白珩爲寶彼不殖貨利之君而肯以是爲寶乎嗟乎典寶之書亡使成湯存夏之美意不得昭見於後世爲闕典也惜哉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之班師至於大坰史記則謂之泰卷按地志此地去亳爲近仲虺不待至亳而爲此書其急若此非徒勉湯也蓋欲釋天下萬世之疑而破天下萬世亂臣賊子之心也昔者宰予聖門高弟其心非眞欲其短喪也以謂生逢聖師一言足以定萬世之事非此而不求其決後世必有妄於素冠之刺者矣仲虺之志蓋亦出此夫以湯之順天應人當時天下固知非其本心也苟吾不因其有慙德之言而明著之則萬世之下亂臣賊子竊不以所隱諱必期天下萬世曉然知之皆曰以湯爲順天應人之舉猶有慙德下此者其可爲乎此仲虺之志也昔洙泗諸子與吾先聖人難疑答問於古聖賢罔不商論獨無一言及伊尹相湯之事或者疑之豈非此書具存不必置辨於其間耶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書有巢伯來朝巢在吳楚之閒其曰南巢當矣桀奔

於巢湯不窮追之故曰放也昔驩兜在崇山太甲在桐宮皆遷之而已今此書直曰成湯放桀於南巢雖當時出於伊尹之謀夏民之怨然不因湯伐何由有此至是成湯爲法受惡可也其曰惟有慙德湯之心則然天下之論則不然也嗚條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觀湯此言則知其心非特恐來世以爲口實亦恐今世以爲口實也其惴惴若此聖人何樂而爲誠出於不得已也仲虺此書表裏洞然足信後世有聖人出因而申之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又曰三代

之得天下也以仁前有仲虺之誥後有孔孟之言此後世亂臣賊子所以不得引之以自文其惡也嗚呼非成湯一聖何以感召仲虺非仲虺之賢何以發揮成湯苟其不然則後世之奪攘僭竊者皆得自列於其後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繼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

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凡人之心憂愧不已志屈氣沮於有爲之功必將怠惰而不振仲虺懼焉乃爲此書以開廣其心使之不疑其已行而勉厲其未至伊尹之功所以能成始而成終者仲虺之力也夫民生冥冥不辨理懵不知事至於渴飲而飢食好安而惡危乃不謀而同出於天性天故爲之生聖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使就而聽命焉苟無君德何以保民故泰誓亦曰亶聰明作

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唯天生聰明時乂之意也桀之昏德不聰不明也民亦何辜其墜於塗炭天篤倜焉是以不得不生湯以救之湯之勇者見義必爲智者決幾先物故能趨時赴功無畏懼懦怯之氣有果斷英武之爲使夫優柔不斷失機會而敗大事者觀之則知湯之有爲是天錫也其表正萬邦繼禹弼成之地與禹雖相望於數百歲若親相授受亦理之必然者與常也民心雖無常理之所在率是而不違此應人也天命雖難忱理之所在奉若而不逆此順天也夏王之罪罪在矯誣不順其道而逆之謂之矯不畏其威而欺之謂之誣以此布命仰有愧於天非順天也俯有怍於人非應人也茲上帝所以不善爲爲改命而授商也湯何歉乎哉夫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爽者背也師者衆也彼夏王既背違其衆民將顛倒紛糅莫之適從讒諂面諛之人進則簡賢而附勢者不可勝數眾邪羣枉之門開則惡直醜正之風熾吾止有吾君之德世所稱譽罔不聽聞則其不容於世益甚

矣湯之君臣寄命漏刻非辜之懼民孰不懷而湯則順受之而已仲虺非不知湯為此舉出於不得已而必為勇智之說以誘之所以開廣其心使之不疑其已行而勉勵其未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載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者執其兩端至於立賢無方則用其中矣此聖人之大德也蓋方喜怒哀樂隱於未發之前其所謂中執從而見惟舉其兩端始得見中也聖人執之而能用此成湯所以立賢無方眾人執之而不能用此子莫所以猶執一也用之如何權在衡事期適於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夫何如權在衡事期適於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夫贊成湯其辭所引抑揚反覆無過不及是知人君之聲色之在人如形影之必相隨也愚者溺之而忘反智者畏之而欲離皆非中也湯則不逾而已貨利之大德果在於用中也堯曰咨爾舜在是也舜亦以命禹在是也仲虺勉勵之意以謂吾王距堯舜禹雖數

百歲至於用中若合符契今而承三聖之統享四海之歸亦何敢乎哉成湯至是可謂對百世而不慙矣

何處慙德之有

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鳴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純亦不已之謂也仲虺始以是誥王王乃立言以廣其說至於盤

豈仲虺謂其君不能哉殊不知此爲後世設也使聖人自以爲聖而跌宕於規矩之外其自爲一身則可後世庸常之君何所取法哉故凡聖人事以義度心以禮防者皆有垂裕之心者然也矧湯卽阼之初已有恐貽口實之慮則垂裕之道固所常懷仲虺亦因而伸之而已予聞者仲虺所聞於古而云也說者乃取湯於伊尹學而後臣以爲能自得師之證似未廣也夫湯旣有爲善之心聞一善言見一善行皆吾師也又何獨伊尹哉虞舜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爲善蓋非一人之力也彼謂之莫己若與夫好自用者則固不可以語此矣且以湯之允執厥中豈不能愼厥終惟其始能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亦豈不知欽崇天道而順其殖有禮覆昏暴之意哉是知仲虺此言非爲湯也欲使湯爲其孫子立萬世之法爾故其終必曰永保天命也其曰永保欲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故能傳世永久無若夏桀之矯誣以失其信也然則仲虺之於成湯可不謂社稷之臣乎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

既黜夏命所謂革命也復歸於亳有以見成湯過人遠甚彼其子女玉帛非不多且美宮室臺池非不崇且麗曾此勿有而復歸先王之故居其志可見萬方百姓聞成湯之風見成湯之志故一言之發天下信之苟惟得其都邑而自有之彼萬方百姓豈不皆曰凡吾君之所以蓄誠請命者皆所以自爲也居是時雖家置一喙以告之則其聽者亦鮮矣後世之君故有入關而秋毫無所犯者豈亦微得成湯歸亳之遺意乎成湯既入夏民始奠居咎單賢臣也爲湯司空作明居之書所謂度地以居民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誕大也以萬方之衆而視于一人無異太倉之一稊米惟予得其大者可以包萬方故萬方惟予一人是聽也域中之大莫大乎天天法道道其次莫大乎天天法道道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即吾性分之內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天之所以爲大用此道也故一陰一陽慘舒生殺不失其平而化育行焉惟皇上帝者皇以道言上帝以職言天之法道者也降衷於下民者天以是中運於上人受之於內故謂之衷也必曰下民者以天之賦授初無貴賤貧富之殊秉彝之性人人無待於外故雖下民皆有常性也克綏厥猷者猷性之美也必待我后克綏之者以衆人梏亡而失之聖人則未嘗失也蓋薦舜舜薦禹而天

受之以其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未嘗失故也今成湯敷暢厥猷使天下萬方曉然知吾眞傳是道凡吾之所以得天下者出於皇天上帝之所畀付使吾爲汝克綏厥中以明其所固有則萬方之聞之者孰不反身而誠恍然悟釋喜歸根復命得其常性之所在一若羈旅之人忽返故鄉其心悅誠服蓋可知矣彼必皆曰天能賦我以中而使我復於中者吾君也又孰敢不聽予一人之誥乎然則王言之大宜無大於此矣抑嘗論成湯於伐夏之功或曰惟有慙德或

曰慄慄危懼是未嘗敢自有也至于闡大中之道明
皇天之所以相授受者乃無謙沖退託之辭蓋成湯
既已知天之所以生我者凡以爲萬方有衆也又奚
以多遜爲哉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爭佑下民罪人黜伏天

命弗僭貳若草木兆民允殖爽惟天罰有罪有夏式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
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鳴呼尚克時忱乃亦有
終
俾之爲言使也上天神后使予一人輯睦安寧爾邦
家然猶未卜天意人心果如何若獲戾於上下慄慄
危懼如將隕於深淵湯之心果何樂哉以此知湯本
無意於天下不得已而受之爾若以常人論之以諸
侯而得天下宜乎志滿意得驕矜自大何畏乎天下
不服而湯乃惴惴然若無所容其身嗚呼而謂湯有
意於自陋之戰眞厚誣哉湯之本心既已昭著於是
乃戒諸侯凡我造邦之諸侯同成此事無從匪彝無
一非法也無即慆淫無傲慢驕淫也各守爾之典常
以承天之美意而已固無故作也爾有善我不蔽當
章明暴白之至有罪則朕不汝揚朕自當之不敢自

赦以此自處知我者其天乎故曰惟簡在上帝之心
如是則萬方諸侯敢不虔慕而聽命乎既已戒諸侯
矣又告萬方曰其爾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子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夫萬方皆自作之孽而湯招之在己
至己有罪則不以累萬方傳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
者以其善下之也又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此之
謂也嗚呼者歎辭也尚克時忱者信也信我此言我
乃能圖厥終不然則未保其往也此湯之謙德也夫
我之德天既信之人既信之而尚憂其不信豈不過

計也觀湯誥一篇知湯眞懷慙德懼天下之不我信誠心惻怛勤勤告諭唯恐一人疑其迹也然則湯果何心而爲此哉事危勢迫天命所歸人心所予不得已而當之爾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應者應之而已順者順之而已何容心哉若謂湯武有一毫包藏冀得天下之心則是誣湯武也其臨戎誓衆之言伊尹太公爲之不可以爲實也是故順乎天而應乎人先聖人獨歸湯武者以其無心而得之云爾嗚呼學者知應順之道出於無心迫於不得已然後可以自湯武之心於萬世之下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終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按史記太丁湯子也未立而卒外丙太丁之弟未立而卒仲壬外丙之弟復立四年而卒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也然而孟子止言其年者方對國君而敘商之子孫其死亡之亟亦人主所惡聞故隱之也而漢儒乃謂成湯既沒太甲於次月即位改元非也故不得不辨太甲湯之長孫繼體而立

建元建國禮也伊尹既爲上宰受成湯付託之重彼二君者享祚短促不足有爲太甲受君將以責其爲君之德於是作訓三篇亦大臣受遺建立之本體也

肆命者陳天命也徂后者監於往古明后也二篇亡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懋厥德罔有

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敬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案此篇講義原闕

尚書講義卷八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此書序也伊尹方立太甲勤勤作訓冀其爲明君也不明則昏矣昏君何以主天下伊尹至是不得不使之居廬而自怨自艾也至於思庸庸者用也既思復而用則欲聽伊尹之訓己也伊尹之志得矣故此書備載其所以處仁遷義之實則太甲謂之賢聖之君可也雖然以臣放君可乎惟伊尹知太甲必能改過故其廢放之際自信不疑然則伊尹豈可以尋常受遺大臣擬議哉向使太甲無可教之資放而不反伊尹之罪大矣此太甲三篇所以不得不作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

此史官之辭也阿者保順衡者持平阿衡之號若曰望之稱太公也使伊尹自稱其號而以不惠歸之嗣王豈非怨詞乎是知史氏紀作書之由故有是言非

伊尹之言也

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克左右厥君克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莊周稱伊尹曰強力而忍垢想見當時之人不知伊尹者紛紛之言必不少恕伊尹忍之以成事業此所以爲自任也然伊尹之心知湯可以受天命既強之

以伐桀得天下於順應成大功於頃刻使斯民復見堯舜之盛伊尹之所操持蘊蓄已見效矣苟嗣王不克終厥德而敗乃翁事則伊尹前功俱廢矣成湯所以託孤之義何望哉是以強力堅忍以身當天下之謗而不辭卒之太甲處仁遷義而商家數百年之祀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惟庸思庸也太甲一聞忝厥祖之戒乃能思庸以聽伊尹之訓已不可不謂之賢君也然既聞矣當尊其所聞念之不能忘可也今乃曰罔念聞是太甲貌從

而心猶未服也伊尹能逆知其意故又引先王之勤
勞以感動之其曰昧爽丕顯旁求俊彥啓迪後人者
蓋言昧爽向明也丕顯大明也成湯自昏至曉不遑
安寢思求俊美之士所以開導嗣王也如此可墜厥
命以自取顛覆乎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是其先務也
雖然伊尹此書方欲回太甲不明之心豈無他術而
必以儉爲永圖何哉蓋儉德之共也夫惟儉德玩好
弗寶嗜慾弗親中之所存湛若止水萬務之來應而
不亂茲實治心之要術也堯舜茅茨土階是德也大

禹菲食卑宮是德也乃祖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亦是德也嗣王謹之豈不可以爲長久之圖乎謹之
猶射也括在弦機在手苟不虞乎方張之時而省乎
將釋之際則於先王之準度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矣故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既能如其所止而欽焉
是吾之心術正而知止其所也又能率先王儉德而
行焉是射而中的也如是則豈惟尹心悅懌抑嗣王
亦有萬世無窮之聞此惟朕以懌萬世有辭之意也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
終允德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太甲之未克變豈
若後世愎諫遂非而果於不義者之所爲乎心之所
思尙有纖瑕微累未能盡去云爾伊尹事君如良醫
用藥必欲去疾之根柢而至於十全然後其心乃安
故當未變之時求其不義而攻其性習將使嗣王擺
去舊染脫然如洗心換骨捨愚而卽賢由狂而作聖
乃可謂之變也凡人之生性無不善上智下愚卒至

背馳非性本然以習而相遠也堯舜之聖性也桀紂
之惡習也習之旣久安得不與性成人能及其未遠
而變焉此所謂不遠復而善補過也伊尹如此旣使
嗣王弗近於弗順是遠罪也營于桐宮又使嗣王密
邇先王之訓是遷善也遷善遠罪豈終迷而弗悟者
哉故曰無俾世迷此伊尹以先覺覺後覺之效驗也
至是嗣王始往桐宮廬成湯之墓以盡居憂之禮又
能念成湯之勤勞而求克終以信其德嗚呼伊尹之
格君心非有點鐵成金之力安能使嗣王克變如是

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

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

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

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厎救之德圖維厥終

伊尹以冕服迎王歸於故都冕服祭服爲朝於廟也

想見伊尹之心知太甲已能處仁遷義企及成湯矣

故敢以朝於廟也方其奉王在廟拳拳然思湯所以

託孤之義而已所以許湯之心幾乎不濟矣今而獲

以聖賢之嗣來朝於庭如奉君之寶玉出使千萬里

外無所玷闕復歸之君豈不歡喜慰釋乎而太甲當

是時亦必自知苟非伊尹之勤勤雖求爲中材庸主

不可得而況得見今日乎君臣之間相感之厚相得

之歡可不言而喻也昔五子之歌述皇祖之訓曰民

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成湯之心豈外是

哉今嗣王賢聖矣可不告以先王所以傳付後嗣之

本意乎后君之繼承者辟君之法度者民非君不能

相正以生后非民不能臨制四方皇天於商眷佑未

衰故使嗣王克終其德豈非萬世無疆之美耶太甲

於此既已覺悟當追省昨非以自口口言予不肖是

不明於德之故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而召禍於

其身也使天禍我猶可禳免禍自己召何可逃耶既

往前日也背師保之訓不聽伊尹之言也厥初之不

善今已自悔矣則正救其惡豈不有望於將來其曰

圖惟厥終實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湯之典刑於是

乎在成湯之靈顯顯在廟實式臨之嗚呼賢哉嗚呼

聖哉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

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

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既悔過責躬求正救以圖終伊尹得不舉修身

協下之要以告之乎修其身使信德協和於下惟明

君能之古我成湯以民爲子惠及困窮夫困窮之人宜若可緩矣殊不知哀矜無告陰隲下民天道之常有王者作能惠困窮乃合天道堯之告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成湯繼三聖之道子惠困窮在所先者則民服其命無有不悅有邦厥鄰咸起來蘇之徵固其所也太甲既率乃祖攸行懋乃后德動視成憲不敢豫而廢時亦不敢怠而忽事上而奉先思孝下而接下思恭思者心之官也思既得之至於耳目之官亦罔不致

謹焉敦不爲視不遠則不足爲明視乃厥祖庸非遠乎孰不爲聽不德則不足爲聰聽伊尹之訓己庸非德乎嗣王至是變習成之性無不義者而尹亦承王之美爲無窮矣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易曰重巽以申命申者重之義申誥者以其所言重告之也伊尹之於商可謂社稷之臣矣常人之心諫於其君而不用則有去而已不郤其君之如何也今伊尹幸太甲用其言而底於賢聖矣猶恐太甲折節於將恐將懼之際而解體於將安將樂之時故以已陳之言重複告戒譬如良醫治疾既去矣慮其保護之失時而疾疢之復至乃告之以休養調適之方期於常享安平爾此一篇之大旨也夫爲君之道上膺天命下受民歸而中享祖宗之佑命之靡常也以

敬故親民之難保也以仁故懷鬼神之無常享也以誠故格如是而得天位豈不艱哉彼其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誠以造次顛沛未嘗不興念於此三者循是三者德也故能爲治否則亂矣古之賢聖之君雖世之相後地之相去千萬之遠至其爲治若合符節以道同也其興必然彼桀紂之惡敗端覆轍不謀而同其亡亦然嗣王誠能鑒敗亡之軌轍而求賢聖之用心始乎是而終乎是豈不爲慎厥與而爲明明之君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始戒之以慎乃儉德中戒之以懋乃德末戒之以懋敬厥德其誠愈至其言愈詳愛君之意有加而無已也謹則知所擇懋則知所修敬則知所守德至於守則可以終不變也湯用是德克配彼天今王嗣有令緒可不監此以法乎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也蓋人君修德不過刑自詒

要術也

有善諫不能入也然則人君豈可不以始行一步爲標準乎苟慎終如始將與堯舜同條共貫猶吾成湯也捨是則皆始於堯舜而終於桀紂爾鳴呼後世堯舜之治何其寂寥而難得也坐朝之君引堯舜以望其臣進說之臣舉堯舜以譽其君咨嗟景慕似眞不可及殊不知嗣位之初此心卽堯舜也誠能充是心堅忍而力行使終始惟一堯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伊尹告嗣王以愼終於始可謂得致君之要術也

惡善惡在人始之相去若毫末終有胡粤之殊則吾始行一步可不謹乎是故知稼穡之難則於民事不敢輕知天位之難則於大寶不易處人君嗣位之初非不知此理亦非不知致謹也奈何世已治安矣民已富庶矣四方之貢賦極水陸之珍於口體內庭之器用誇玩好之異於耳目耳目之所接日新口體之所奉益備此心侈矣此志荒矣崇臺榭陂田獵朝歡娛夜宴樂日肆於淫荒之塗溺而不知流而忘反向之民事不可輕之心天位不易處之心已喪之矣雖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道本無形視不可見求之於事當於理者是也夫忠言逆耳非逆耳也逆予心也阿諛順旨非順旨也遜予志也誠能從其逆予心者求之其背於理歟苟不背理雖吾心不悅其益我之言也何爲而拒之又從其遜予志者求之其合於理歟苟不合理雖吾志所悅其蠱我之言也何爲而受之堯舜之命納言堲讒說不過於此矣伊尹告太甲終於堯舜之道豈非其本心乎今夫人臣食君之祿享君之爵非不知阿諛

足以保富貴安榮也誠以所學者堯舜之道苟其君不堯舜吾不得爲辱矣穆契死當與草木俱腐爾何名於世哉雖爵祿愈崇厚而吾心益愧恥是故拳拳然講其所難而勢必至於犯顏逆耳也人君於此可不求諸道乎彼不病狂安肯捨富貴而就貧賤捨安榮而就危辱耶蓋嘗論之天下之善言皆不悅於耳天下之善事皆不便於己人君不欲爲堯舜則已如欲爲之從其不悅於耳者聽之從其不便於己者行之則日加益而不自知堯舜之道不難及也伊尹以

此授太甲可謂學道之祕訣也言雖拂意而合道忠言也當聽之言雖順意而非道甘言也當察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既言求道之要今復徑指人心之所同然者告太甲太甲至是即道愈深可以語此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夫弗慮胡獲慮雖百其致則同人但見其有思而獲於獲也成也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爾伊尹又恐太甲不悟其言直曰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夫元者始也良者其善心也以謂一人能寂然不動不失其始善之心則雖日從事於天下之務有所不思思無不獲有所不爲爲無不成一言以蔽之曰當理而已夫惟當理則萬邦安得不正乎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夫無爲而靜實寂然不動之時也苟當時自失其元良之心安能至是哉人君得是道故能虛心以監先王之法虛己以來天下之言所謂

以辯言亂舊政者無有也人臣得是道故寵至而若驚功成而不宰所謂以寵利居成功者無有也蓋君特辯言以亂政則臣下非引去以全身必緘默以保位矣臣特寵利以矜功則人君非疑其弄權必惡其貪鄙矣君臣之間方且內懷疑懼如是而欲爲堯舜之治是猶卻行而求前也其可得乎捨是二者則邦其永信其休德矣嗚呼此伊尹所以致君於堯舜之極摯也

宋鄞縣史　浩道翁撰

伊尹作咸有一德

德惟治否德亂則德者固治天下之大要也一德者德之有常而不變者也夫水不變故謂之天一水可變故謂之地二則一德者常德也君有是德可以爲聖君臣有是德可以爲賢臣堯舜禹有是德而皐夔益稷之徒亦有是德故能成至治之世自是厥後君或有之而臣不能進於此臣或有之而君不能進於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

此則咸有一德眞絶世難逢之會也伊尹得不舉是以爲訓乎雖然伊尹將去矣而以是爲言誠欲使太甲堅持是德自託伊尹而求如伊尹者相之則伊尹所以致君如堯舜者前有成湯後有太甲其成效豈不巍然上與皐夔益稷之徒同爲不朽後世讀此書當知君臣咸有之爲難得苟有焉不可相捐於中道而使堯舜之功不成也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伊尹避夏桀於莘野知亡也放太甲於桐知存也應湯聘而起知進也復其政而歸知退也四者既備庸非聖人乎古之聖人治定功成不敢自恃而以德爲言者知立功非聖人之得已若夫德則可恃以爲無疆悠久之道也故其告歸之言必陳戒於德然德有大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

有吉凶人君之治天下所持者大所趨者吉其要在於常而不變也蓋上有難諶之天命諶信也惟其難信是以靡常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吾有常德足保厥位所以當天命也厥德不常雖巫醫不可作況有大寶乎九有以亡言九州皆非吾有也夏王勿克庸德庸常也不常其德至於慢神虐民夫神之所歆者馨香之德所好者正直之德今也慢之神無據矣民之所歸者撫我則后之德所悅而誠服者不恃力之德今也虐之民無所依矣皇天弗保是謂靡常其亡九

有之眾也宜矣天乃監觀萬方開道我命眷求一德
足以君天下者俾作人主焉則神有據矣民有依矣
然則常也庸也一也皆其不變之德也其言雖異其
旨則同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
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
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
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伊尹之於湯可謂至相得矣伊尹之於太甲可謂至
不欺矣方尹在畎畝歌中湯固以其元聖而聘之五遣
相樂而不用夫始既為築求口則君臣之分未嚴而
師友之道夙著故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
之益可見矣及夫自陑之戰尹自任以伐桀湯仰成
善而已故書序不曰湯用尹而曰尹相湯今既復政
嗣王將歸矣此志不白將無時也故直曰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先言尹躬者以明湯之相得也夫人臣
事君貴在不欺若使尹不自白此志太甲何從而知
亦何從而信自言咸有一德者以見尹之不欺也不
然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尹得堯舜之道者豈不識君臣之分而高自標置
如此何哉惟其出於不欺是此書一作太甲信之天
下信之而後世亦信之也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者天
命不可欺而得也以其眞有一德天心子之天命歸
之使湯不得尹天命未可知也天命既歸則有九有
之眾革夏之正朔固其宜矣夫天之眷求一德甚於
人之求天也民之求於一德甚於飢渴之求飲食也

求而得之惟恐其二三以敗德幸而終始不變喜可
知也則享天佑受民歸固理之常非天私於商而商
求於民也德以一而不變無所往而不吉以二三而
變則始勤而終惰始聖而終狂始賢而終愚始治而
終亂矣天之災祥豈天自作君自感召爾人君其可
不修德乎德何修乎修其善而已矣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好善如
好好色惡不善如惡惡臭豈能變哉是之謂一德易
言餘慶餘殃在積善積不善實德也故與此書相表

裏今嗣王新服厥命當何爲乎惟新厥德而已德不變故始終惟一故曰新也天不變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生生化化新而不停君法天者也終日乾乾純亦不已日加益而不自知此所謂時乃日新也苟其胸中萌一不善則是吾德有閒斷閒斷則前功俱廢豈所謂日新乎嗚呼嗣王可不念之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伊尹既告太甲以君臣同德格天之道其拳拳愛君之誠不能自已又授以任官用人之法夫人君一身深居九重內有左右近習外有百官有司今而欲使百官皆賢材左右皆其人豈不甚難乎曰有一德則甚易苟無一德何以知人彼夫大姦大邪者有類乎忠直便辟側媚者不顯其過愆人君何從而得之亦觀諸其人而已矣夫從容引君以當道造次納君於禮法輸逆耳之言忘犯顏之禍此爲德乎爲身乎樂於興除勤於撫字寧以身當刑辟不以害及生靈此爲民乎爲己乎夫既進其爲德之士則懷詐挾術欺

君媚寵阿諛順旨竊位以全身者退矣夫既進其爲民之士則淫刑酷法視生靈而不如草芥剝膚椎髓結權豪以求援者退矣外而百官有司得賢材則外朝之政事無不舉內而左右近習得其人則內朝之閒燕無不正豈不爲堯舜之君乎雖然知人之哲帝亦難之取人之際可不其難其愼乎我以爲德爲民而取士安知彼不與崖異之行矯飾之情以趨一時之好尚乎故當察其和而一者任用之則盡之矣蓋和則不爲崖異一則不爲矯飾惟和惟一伊尹其人也然

則必若伊尹者然後可以相太甲太甲其可忘之乎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伊尹之言一德說者知其爲不變之德矣然不知何爲而能不變是以至此直指其所以爲一者言之夫君子之進德知有所慕而爲之是以謂之師然所主者善而已何常師之有使其不主於善是所師者或凶德也知主善矣苟不協於克一則有時不當矣主善在乎克一而已使其不協於一是所主者或二三其德也夫一者何也善之異名也繫辭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傳曰道生一一之與善其生於道者也其繼於道者也道降而有德則一也善也所以爲德也克一之善非惡之對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夫無所處而不當是克一之善豈惡之所能對哉無所對則爲一也明矣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聖人得之則爲天下貞堯舜禹之相傳者此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成湯伊尹之相得者此也故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然則一者道之

見於日用者然爾是故謂之德古之人所以據璿璣以觀大運據會要以觀方策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者以得道而用一也一者十百千萬之祖也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非執此以御之則紛紜錯亂無所主矣苟以一爲主則無往而不可故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也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知夫一之用者也若夫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是一之本也此可以言道而不可以謂之德方其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何者爲一此所謂道

也故繫辭曰道而曰繼之者善也傳曰繼之者善也道而曰繼之者善老子語道而曰生一也自是而出有一矣有一則兩端具矣是以堯舜禹湯能執其兩端用中於民用一之謂也用一則無所處而不當是故謂之善善則成之者性是故謂之德伊尹推原德之本在乎克一可謂得道者之言也太甲於此當恍然思渙然悟則堯舜禹湯之道傳矣嗚呼伊尹可謂愛君之切至矣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王者心既得一歟與道會其言之大天下莫能載焉蓋道無形也惟無形故能包括有形雖天地亦不能遁由是而發號出令當天下之理合天下之心不置一毫喜怒之私一以盡天下之公願則其言不口大矣乎且王者以一身之微託乎四海之上九重深密下情易壅苟非託之言語號令其何以達四方萬里之遠乎然聖人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久也若乃

言出於不思令出於不謀一人言而行之一人言而
廢之民方且駭然疑躄然懼而不知所適從安能知
其言之大乎俾萬姓知王言之大乎以其言必由衷
令無反好故信之也信矣然後能感動其思慮鼓舞
其精神而使之丕變反觀內照各自知其中之所存
以心度心見王者之心知其出於一也知出於一則
非商求於下民民歸於一德矣其克綏先王之祿永
底烝民之生固理之必至也蓋天下者先王之天下
祿亦先王之祿吾以一德而克綏之是以能長守其

社稷民亦先王之民吾以一德而永保之是以能長
享其愛戴先王之祿既已克綏則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矣七世之廟先王也於我乎觀德斯可以爲成湯
子孫矣烝民之生既以永保則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矣萬夫之長諸侯也於我乎觀政則可以爲天下君
矣伊尹又慮太甲志滿意得而輕視其民乃曰后非
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以爲凡君之所以爲君以得民
也民始信其言終知其心既得其民矣益當謙以居
尊使民咸仰則自廣以狹人無有也夫匹夫匹婦至
易欺也猶且慮其不獲自盡而切切然戒之以爲民
主罔與成功則伊尹自任之重無一夫不獲於此可
以見其本心矣太甲得伊尹之言已能信而行之故
周公稱之曰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烝民不敢侮
鰥寡則匹夫匹婦不獲自盡非所慮也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則民主罔與成厥功非所慮也伊尹
之望太甲者於是塞矣嘗謂孟子七篇言舜伊尹最
詳而舜伊尹出處大略亦相似故尤致意焉方尹之
在有莘初無意於世其與舜之將終身何異及其應

聘而起爲湯立一代之制曾無退託謙遜之意亦與
舜若固有之無以異也孟子慮後世以舜尹爲既得
富貴而不知止也乃說瞽瞍殺人伊尹以割烹要湯
之問以明舜尹之心其言曰舜視棄天下猶敝蹝也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又曰
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
千駟弗視也夫瞽瞍未嘗殺人伊尹亦未嘗割烹而
孟子設是問者蓋欲天下後世知其應世皆出於不
得已而非其本心也至於釋然捨去罔有吝色適來

適去付之本無而已然則伊尹告歸之書豈虛言哉
嗚呼知此道唯舜伊尹而識舜伊尹者唯孟子而已
論之於此伊尹不謂之聖人可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也伊尹以道事君天俾之壽自克商至
沃丁已五十有三年伊尹可謂享上壽矣咎單賢臣
既訓伊尹事則是順伊尹之法而不變也伊尹勤勤
於太甲者惟急於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而已太
甲既已用之而其子沃丁又能遵用先王用賢之道
以用咎單咎單乃能守伊尹畫一之訓可謂盡善矣
傳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伊陟原命
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
傳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太
甲之不明可謂違德矣而伊尹以一德訓之是豈謂
其君不能者哉夫人臣之罪莫大於謂其君不足以
有爲而不爲蓋天以治道望人君彼雖背理傷道未
嘗不欲其改過也是以克生賢臣使之扶顛持危苟

亳之地介於河河既屬決亳不能居則桑穀之祥至
是應矣仲丁太戊之子遷於囂河亶甲之子既遷於
囂河亶甲仲丁之子復遷於相祖乙河亶甲之子祖
乙之子遷於耿耿復圮焉謂復遷於邢未之詳也然
囂也相也耿也邢也或在河之南或在河之北雖河
水屢決而屢遷終不敢遠亳而居有以見商之子孫
重先王之故都戀其宗廟社稷不忍遠去也傳曰商人
明鬼明鬼尊祖之義也此三篇者皆以遷都之意告其民卒之盤庚復歸於亳於
此可見商之子孫不得已而去故都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此史氏紀盤庚遷於亳告戒臣民之詞也夫王者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是故其所向背子孫趨之而不敢忘此家法也商自成湯從先王居而都亳作帝告釐沃之書以遺後世商之子孫知先王之居不可不念雖河患屢擾而終不敢遠去卒之盤庚復有都亳之心家法使之然也然則創業垂統之君施爲措置其可頃刻不爲後世法乎觀此序云將治亳殷重其能復舊制也序書者又曰民咨胥怨何哉夫民生何知其所視以爲向背者世家大族也彼既習於傲上懷土重遷民安得不翕然從之傳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豈不信然是以三篇之意戒其民之辭少而戒其臣之意多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之遷於亳民已去亳日久懷安而不知後害故皆不肯適其新居盤庚乃率聚籲呼其憂感之衆出誓言以告之曰我王祖乙之遷既宅於耿耿圮當遷乃不忍曰民勞矣無盡致之死言其始意未嘗欲遷也然民終不能相救以生乃卜以考之曰彼之圮者天也其如我何先王有服者言自成湯以來五服之地悉惟商有何所不可爲都而所以恪謹天命不敢

寧居河屢決而邑屢遷於今五邦而終不敢遠亳以居實由念我先王受命始於亳故也宗廟壇陵在於亳故也我若不承古以復先王之故都民愈無所依憑天將絕命於我不可知也矧若從先王之烈遷於新邑則如顚木之有由蘖夫木之就槁日見焦枿爾若仆於土則有再生之望今不遷則就死而已苟遷之天其或者再永其命使我紹復先王之大業也昔成王作東都其後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此天下之喜可知也想夫商之先祖幸盤庚有遷亳之心七廟

之神靈將於此乎再安讒訽之民庶將於此乎遷定
天下之諸侯將於此乎和會矣則底綏四方蓋理之
必然者其爲利豈不一勞而永逸乎

盤庚敎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於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
訓汝猷黜乃心無傚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
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
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
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盤庚之於民可謂曲盡矣常人欲有所爲信其意之
所向不與民謀也今盤庚將口亹而都乃先告教斯
民率自在位以常舊所服事者爲之法度不惟新令
以駭民耳目亦不杜絕小人之箴規而小人胥怨之
言乃得以達於上也其命乃衆則世家大族皆在也
悉至於庭而重言之王若曰者傳告之辭也格汝衆
予告汝訓汝今不聽予還是其心不與予同汝當革
其非心無爲傲忽咨怨之言聽予安康悠久之策乃
陳古以言今謂古先王之時圖任舊人共政皆老成

之人各能正色率下下無不從非若汝輩動民以浮
言也故其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欲有所爲先告使民先知是爲
君既不愚其民無有蓋藏播廷之告於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
大敬於民民亦灼知先王之意罔不大變舉成湯以
後遺風餘烈所以責今之諸臣不能尙有典刑而聒
聒然不諒予意起信於小人險陂膚受之言予又不
知所以不平而訟者何事非予自失其德乃汝黨其
凶傲之德不懼予一人者盤庚至此豈惟責其臣亦
自責其不以嚴致治也予若觀火之炎炎苟不撲
滅將有燎原之禍民之悖德非上之所建置苟不卽
治之將並陷於刑辟是予拙謀使汝至此也嗚呼盤
庚之心成湯之心也成湯自陑之戰民亦出怨言曰
我后不卹我衆捨我穡事其勤勤告誓初無怨人之
言今盤庚之言亦猶是也茲其所以爲賢聖之君歟
不然肆其殘忍取謗者殺之有何不可然秦之所以
亡用此道也盤庚安得而不興商平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
黜乃心施實德于心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
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敢禍
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
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
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
非予有咎

前既戒其黜乃心使之革心以從化也茲又教以革
心之方可謂善斁於民矣若網在綱者欲各安其位

守其職無紊厥緒上下之分不亂也若農服田者欲
其出力以佐上還以自養而無怠惰也綱或無綱縱
弛之患與農或不力偷安之計成此所以不肯從予
之遷也汝能黜乃心改過而自新施其實德於民至
於婚友自民而言婚友不間疏戚也乃敢大言曰我
有積德如此則不必畏戒毒於遠邇我毒大害也施
德式均於疏戚則被澤不間於遠邇儻告以遷都必
皆知其爲大利而於大害知有所避矣何肯民素信
汝也惰農自安重於遷徙譬如不強作勞不事田畝

而望其有黍稷得乎此皆汝不知善言於百姓上以
惡言鼓衆下以惡言訕上敢禍姦宄自作其孽將誰
尸之汝既先施惡於民而身當其痛汝亦悔之何及
相時憸民小人也尚或聽箴規之言其發詞吐論知
畏口過汝反不若憸人況予能制汝之死生而敢違
德乎汝有所見昌不告我而以浮言鼓功於下恐其
衆而使民駭沈其衆而使民迷若火之燎原汝勿謂
無撲滅之理我有生殺之權惟汝自作勿靖以取其
禍非我罪也嗚呼盤庚之言如慈父愛子雖嚴之以

刑實未嘗用期於聽子之遷而已若夫特一人之權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者豈可同日道哉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
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
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
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
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
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

于後日各慕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案此段講義原闕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勿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君民之相去亦遠矣今而盤庚使之咸造在庭又登進之如家人父子相與告語略不見己之爲尊而民之爲卑此皆三代時事在後世則罕見矣三代之時

君民初不相遠漢時猶未甚隔絕以一女子之言而能除三代肉刑之法主父偃上書朝奏暮召入此猶有三代遺意嗣是厥後民日以卑人主儼然南面以臨其下君民之情曠隔而不通閭閻疾苦壅於上達宜乎治道之不如古也欲天下之大治須還是君民之情相通始得咸造在庭登進厥民此先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極治也欲識三代治體於此處可見本朝太宗時源夫樵婦皆呼至於殿陛之前而詢其利害此三代聖人之用心也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以此兩句聳動之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案此段講義原本闕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勤憂今其有今罔

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若乘舟者方其涉河請以舟喻也夫作舟所以濟險險至而弗肯濟則舟將腐爛爾故曰臭厥載也忱誠也汝誠不屬我以其濟將相與沈溺於水爾正若此舟之不用也汝不稽其可否而自起怒厥疾安能有瘳耶汝不謀其長短而思乃災其憂安得不勤耶患至而自怒災至而勤憂則失其性命之正其淪胥以亡宜矣今其有可安之理後亦罔知自保則亡無日

矣何能享其身於上乎命汝一者使之一其心而惟
上所令勿起穢德以自底於臭腐期於速濟而已夫
人不立己而使他人得以倚乃身心懷猶豫而他人
得以迂乃心形雖未亡而生亡矣予今諄諄正欲爲
之續其命於天豈恃其威而迫汝乃畜汝而不使離
散而已盤庚之愛民深切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
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而
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古我王

先后既勞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
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之愛民不爲不至而民之迷謬未有甚於此時
也以言告之不從又引遲任古人之言告之亦不從
乃質之鬼神以其先后及乃祖乃父之靈而告之其
曉之可謂切矣蓋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

禮盤庚乃因其俗而導之庶幾其必從也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者引先后及乃祖乃父以爲辭所以
使其知畏敬而從命也予丕克羞者大進汝於安佚
之地所以懷保汝也苟失其政使汝汩陳於茲則先
后必以我爲虐汝而降罪戾於我矣高后者若今所
謂高祖必指成湯而言也汝萬民乃不生生亦進
之以義汝萬民既不念生生之理是不與我同心則
先后亦大降罪疾與汝曰曷不與我幼孫有比比者
輔也汝不比輔我自汝有爽德其罰必自上而降罔

能順其畜民之心矣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以爲解所以
其我作畜民之計今當遷而不遷汝必懷其戕害之
心我先后既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豈不荷先后
之恩而返念我苟知汝有戕害我之心則必斷棄汝
不救其死矣言祖宗之靈無幽不燭也商民聞之必
思其祖宗如在其上矣其敢不聽乎具玉寶貨也民
之所以重遷戀其寶貨而已今若我有亂政不能禁
汝同位使壞之而不留則汝當乃祖乃父以汝之故
亦訴我於先后以爲作大刑於朕孫則我亦當罹其

不祥矣汝不從我遷則汝得罪於我先后我坐視而
不遷則我得罪於汝乃祖乃父則其遷也豈得已哉
然則商人豈不懼而從命乎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
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
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遷國大事也周官大詢之禮三遷國居其一非大利
害存亡蓋不可輕舉謂之大卿大卿者大憂也今予

告汝不易者言無反汗也永敬大卿者今不可慢此
遷國之事當同其憂患無相絕遠也無相絕遠則汝
忱非不厲不暨有比之患去矣汝分猷念以相從既
分其所爲所念以從君各設中於乃心則倚乃身迂
乃心之患去矣然不可立法以與民其守其啓行
之初苟無紀律亂亡繼之矣乃有不然者自災於厥
身也不迪者舍德而不恪予一人也顛越不恭者行
止無序而自作非靖也暫遇姦宄者猝然相値而取
其貝玉於同位也凡此皆劓殄滅之劓則其罪輕殄

滅則其罪大使無遺種於新邑其約法如是民豈敢
犯乎其無所犯得至於新邑者則當勉其生生之業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者是不從命者不得至
於新邑從命者建立室家民將何爲乎亦曰從之者
如歸市爾自盤庚一遷之後八世不遷水患不至民
得抱子弄孫養生喪死豈非盤庚之恩而盤庚永建
乃家之說若蓍龜之驗可謂賢聖之君矣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

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
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
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
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冀安定之辭也居既定則郊社廟朝之位正而勞來
還定安集之功成所謂綏爰有衆也戒之曰無戲以
倚其身無怠以迁其心我將勉建大命自茲始也夫
人危疑之際爲其所沮毀衛之在心事定然後復其
讒人之常也盤庚慮人情未免此疑故曉之曰今予
敷露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言天子之情與
常人不同今我不念舊惡罔罪爾衆汝不得其怒協
心比力以敖讒言於我一人盤庚於此決其疑畏以

安反側之心然後其治始可成矣古我先王祖乙也
將多於前功欲增益前人之功也故遷於耿冀其近
山而免河患降其凶德而嘉績於我邦意則美矣而
今我民用湯析離居罔有定極則河患復至是以圮
焉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於此實上帝將復我
高祖成湯之德治進於我家我及篤敬恭承上帝邮
民之命以永地於新邑蓋成湯之居亳從先王居也
今上帝復我成湯之德使我亦猶成湯以居亳也肆
予沖人自謙之稱也非廢爾之謀而欲爲是紛紛也

實由上帝之靈各不敢違卜違卜逆天命也既不逆
天命當大茲賁飾於新邑矣邦伯師長百執事之臣
師長五國之長也百執事之臣公卿大夫也尚冀各
隱之於心諒我此意我當懋簡相汝懋簡選用其賢
智而輔翼其孤寡念敬其羣衆也我不任好貨之人
故無聚斂侵漁之弊於汝生生之事不敢不恭鞠養
其人使之相保以居敘欽者不敢慢也今我既進於
我志若否者問其順否也我既罔有勿欽又無聚進
貨寶以侵奪汝生生之理皆自用斁井耕田不知上
力之所自也民德式敷使無貳志於我及篤敬恭承
繩嘗論古之帝王皆從民欲唯盤庚不卹民而斷然
爲之曰永建乃家又曰用永地於新邑非知水之絡
脈安見不再圮而能保其永永平彼自契至湯已八
遷自湯至盤庚又五遷十三遷之間其國之勞費民
之怨咨可想而知也子孫寧不思其故而求有以救
之乎今有一家相傳以一疾子孫必能推其受病之
原而考其治病之方因而以醫名者多矣此盤庚所
以知水也按春秋宋災子罕祀盤庚於西門盤庚非

水神安能以勝火災此其證也惜乎其詳不經見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用人而取諸夢非法也高宗爲之在當時不以爲疑而後世亦信之何也蓋凡人之心莫重於誠實莫不重於矯僞高宗之誠實上有以通乎天故天之所助者順也下有以通乎人故人之所助者信也此夢之所以可信不誣也雖然不使百工求諸市朝之間而必求諸野何哉竊意高宗未嘗一日不學亦未嘗一日無師獨曰舊學於甘盤者想其少日聞甘盤之言必有開悟其心者異於他師雖甘盤遯於荒野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甘盤亦未嘗一日不思甘盤之在野精誠所遌天實相之乃賚說以慰其心而成其治方其營求諸野尚意其復得甘盤云爾嗚呼讀此書者可以想見高宗誠實之心也楚語曰公子張曰商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所謂聳其德者先有誠實之德以表著於天人之間故能如是也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伏氏以亮陰爲凶廬孔氏曰信任冢宰默而不言恭默之意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歷二年之久既免喪而猶不言哀未忘也高宗之孝彰矣孔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其不改者是終身慕父母者也而後世之君乃有以日易月之制昔宰予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已久矣孔子立排之曰汝安則爲之夫以期易三年尚且不可又況以三十六日而易三年乎漢文不學遽有此訓景帝無知行其疾病之言是從其亂也或者曰漢文自代入繼生不能成孝故自貶而爲此訓此尤不可蓋以凡人之心誠敬爲主誠敬所至終身不易是故天以我爲

子吾當盡誠敬以事天親以我爲子吾當盡誠敬以事親若以一時之悔而使子孫薄於所厚是我誠敬之心或有間斷豈可以爲訓乎文爲此訓固已失之景復安而行之不可以語孝矣傳曰孝者仁之本夫欲行仁而不以孝爲本可乎景帝既失其本尚能襲其治亦僥倖爾後世之人有能拔出流俗堅持天下之通喪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高宗不得專美於昔矣知之曰明哲自知曰明知人曰哲非得道者不能也道得矣不言何所用耶王者動民以行固無事於言也若夫君臨萬邦百官之所法式惟言可以達意意不達於言羣下何所稟令乎高宗用是以作書曰以我正於四方四方之所取正也台恐德弗類其先王也茲故弗言言不敢言也夫人君在位常懷此念則安得失言之咎有所不言言必有以慰天下之心矣觀高宗舊學固已聞道於甘盤則蒸默思道蓋有所自矣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之神所以顯道也羣臣豈能知之高宗湛然無營於方寸之間視天下萬事固已如破竹迎

刃而解尙未求其所以正四方之術凝然沈慮故
啫慾將至有開必先而資弼之祥形之夢寐豈人所
能爲哉天也天之與我泯然無間則道豈遠乎恭默
以思則其道已著矣方其夢也以爲必得而求之及
其覺也以爲必賢而相之高宗之察於天人之際者
審矣彼夫後世不合於天不謀於人而憑私以論相

者豈不相去萬萬乎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
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

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
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
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
祗若王之休命

人君之急莫急於親賢置諸左右則親之矣後世漸
不及古人君早朝不過立談之頃以決萬機退且休
矣日與近習爲伍聞見安得而廣曾哀公所以有生
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之歎也惟賢故有德與

賢人處故無過則朝夕納誨所以輔者必得也作礪
啫慾將至有開必先而資弼之祥形之夢寐豈人所
能爲哉天也天之與我泯然無間則道豈遠乎恭默
以思則其道已著矣方其夢也以爲必得而求之及
其覺也以爲必賢而相之高宗之察於天人之際者
審矣彼夫後世不合於天不謀於人而憑私以論相
不足爲重失之不足爲輕傳說之賢可不言而見矣
夫人臣之患在於心欲有言而口不敢言以言出而
有後患也使人君容其辭啓乃心無有所隱其誰不
願展盡況高宗又若焦渴之望沃心耶由是骨鯁之
言始可入矣夫骨鯁逆耳比於藥之瞑眩而利於病
先王成憲世爲法則若履之有地跣而弗視地則必
傷其足既用傅說則什百千萬之人皆當觀感而化
乃僚安得不同心以正君乎先王成憲高后成湯之
法俾說順之以康兆民欽者恭而不忘故自周有終
之訓可得其要矣說之復命以木喻諫非以戒王王
既求諫復有是言論其大概也以謂凡木皆從繩凡
后皆從諫后既聖矣臣安敢不祗厥命乎傅說於此
已識高宗之心其喜可知矣繩嘗論高宗得說宜有

高世絕俗之言其諄諄責之可謂勤矣及說復一言不過從諫是知從諫果爲帝王之盛德也唯其從人則人樂告之今日改過明日又改過則日新之功如金含礦礦盡金精如鑑止塵塵去鑑明堯舜禹湯之道將不行而至矣豈不爲盛德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說以版築之胥靡一旦位在百官之上若固有之則其胸中所以蘊蓄者素矣其進於王卽以天道天道高妙何從而知在民而已故凡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豈有他哉爲民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憲法必歸美於君曰非君用臣臣何力之有焉古人知此苟以爲百谷王而人主取之以爲要術也苟攬而在己則人將不肯告之以善矣古人知此苟有功德必曰非朕所及子大夫之力也羣臣聞此亦無不聞法天之明雖不視而

已官僚爲爲而予之敢夫使一私昵一惡德之人用未必卽亂也所可畏者賢德恥與之同列非引去則相繼以死爾國何以亂乎人君一動當慮其善善則適時無妄動矣苟自有之則人不以爲善矣苟自矜之則人不以爲功矣何者人君取諸人以爲善者也苟攬而在己則人將不肯告之以善矣古人知此苟有功德必曰非朕所及子大夫之力也羣臣聞此亦必歸美於君曰非君用臣臣何力之有焉此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而人主取之以爲要術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
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先王思患預防則無患而預防用力甚少患至而爲
之備則用力多而無及於事矣無啓寵者不開倖進
之門也人君之尊嚴人必畏之如天尊之如帝孰敢
侮之哉惟其倖進之門一開則彼之非類者紛然競

起曰吾君可以言媚可以利誘可以讒而去患良可
以樂而忘災變瞽之以玩好以役其耳目投之以諧
謔以役其心思以一人之精神維然誘之於前安得
不昏惑哉及其終也人何畏之有不知其所寵者皆
自取僇也無恥過者不懷拒諫之心也古人不貴無
過而貴改過無過者聖哲之事有過而改何傷於聖
哲何則人之心志有限而事變無窮苟欲無過雖聖
哲亦不能也惟貴於改爾過豈可恥哉恥則人不敢
言人不敢言則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將所作者皆非也惟厥攸居所居以仁則爲仁政所
居以不仁則爲虐政惟耆審處之謂也政事之醇在
人君所處如何爾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商人
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故祭祀之煩黷至是
亦弊矣所當革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知其言之
有味而誠服也乃不良於言予罔聞於行不獨善此
言亦知其當行也說承王命進之曰王知之矣行之
亦非易事王誠不以爲艱則允協先王之成德矣是
以成湯望高宗也高宗已能聽已之言是從諫也無

負於說矣說而不言是說負高宗也故曰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
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按此段講義原闕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知天下所仰者在我一人一人有慶則兆民賴之一人不君則四海之內廢爛荼毒不可勝言民何罪哉是則治在一人亂亦在一人則吾豈可不警戒哉是故所當脩者在德所當輔者亦在德也其所謂風豈不繫一人之本乎傳曰草上之風必偃蓋謂是也人不得股肱不足以爲人聖不得良臣不足以爲聖則其所以望傅說者切矣如曰不得汝則我非其君也其舉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言先王非伊尹則不能也天意若曰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蓋鼎爲重器而以耳則能行野商名曰彤雉野禽也不應入室況乃升鼎而又鳴於鼎之耳乎孔氏以爲耳不聰之異漢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蓋鼎爲重器而以耳則能行野禽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爲政此皆附會未必然者今以經考之爲足可驗觀其言與祀無豐於昵則知高宗之

彤曰高宗之訓

高宗之訓一篇已亡不可復見想祖己之所以戒王者必備於高宗之訓也凡祭之明日再祭周名曰繹商名曰彤雉野禽也不應入室況乃升鼎而又鳴於鼎之耳乎孔氏以爲耳不聰之異漢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蓋鼎爲重器而以耳則能行野禽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爲政此皆附會未必然者今以經考之爲足可驗觀其言與祀無豐於昵則知高宗之

祭豐於近而薄於遠矣意者方其登降攄薦之間而雉入於室雉畏人者也使其有人在側則雉安能前
雉之能前則其人之寡少可知人之寡少則器用儀
物之菲薄又可知矣此祖己因其祥而戒之也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
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祖己高宗之賢臣也見雉之鳴心之憂矣乃曰先當
格王心以正厥事此言實祖己自謀之意非訓王之
辭也夫人臣欲諫其君先必開陳其道使之曉然然
後歸結於所諫之事此務引其君以當道也此書自
惟天監下民至罔非天胤皆所以正厥事也祖己慮
高宗以爲雉之升鼎出於適然而不知懼故先格王
以天道以爲有祥出於天也天之監下民常其義而
不移其實無私於禍福而有差於壽夭天非天天之
也民自絕其命爾民有不順德不改過天既出其災

言哉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黎者紂之旁邑乘者駾而攻之戡者攻而定之也孔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而此書乃曰西伯戡黎何也蓋當是時紂
始囚文王于羑里故曰商始咎周也文王之民唯恐
紂之殺文王故乘黎以恐之冀紂之有所憚而不敢
殺故曰周人乘黎也祖伊祖己後紂之臣也果恐而
奔告則周人之計得矣其曰西伯者祖伊歸罪於文

王之言也此書祖伊作不得不以西伯名故書序改之曰周人乘黎明非西伯也後之爲傳者亦曰文王既囚羑里其臣閎夭之徒爭求奇器美女善馬以贖文王求者所以激國人之怒也故卒有乘黎之舉然則出文王於羑里者實周人乘黎之功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

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天子者天之所子至尊之稱未易可當也必能洪覆萬物與天同功然後可稱天子周人既戡黎祖伊奔告之辭曰天子者所以覺紂也以謂王爲天子而使天下至此其極尚可稱天子乎天既終我商命格人有道之人元龜罷卜也不敢知吉皆曰凶也夫神祇祖考之心孰不欲人君之賢方其在盈成之際其心

猶恐人君驕惰以害治惴惴然未嘗一日安樂及夫能持其盈守其成然後此心乃安樂之況其喪亂之時乎是知先王未嘗不相我後人實王淫戲以自絕也先王既已絕意天亦且棄之不有康食年凶也不虞天性昏其天性而無所虞度也不迪率典亂其舊章不能率由也神祇祖考既如此民心可見矣而民欲其喪反怨天不降威而大命不摯是不欲其少延也夫民所以畏愛其君以其能保養我今王其如我何祖伊之言切矣而紂方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民其如我何祖伊之言切矣而紂方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者謂汝之罪參於天者眾天已棄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己之命耶商之即喪指乃功指戡黎之功以告其及禍不遑周敢乘黎豈無戮爾邦之意乎比干昔諫紂至于剖心今祖伊之諫猶使反國蓋方其急時若有悟者雖以我生有命拒之然其心終恐此祖伊所以得反國文王所以終脫羑里之禍也使紂自口而改豈復有牧野之師乎然猶愈於後世之君不用其臣之言至於滅亡乃反慙其人因而殺

之者多矣此不及紂遠甚傳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於茲可證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人君所畏者天命所特以立者亦天命今既錯亂之何以爲君耶微子帝乙長嗣也父師少師雖不詳其實以書推之必其宗正之大臣也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孔子所謂商有三仁是也夫仁者患不獲用而在高位猶弗能救紂之敗此近於危而不持顚而不扶者矣若果坐視其祚移之他人而終無所爲罪不容誅矣唯其死之去之各有攸當此所以不失其爲仁也然就是三者論之比干仗義以立君臣之大節其正也箕子奉身以昭不可則止之風亦正也微子忍恥以存祖宗之祀其權也權有難明之迹聖人定書不得不取此篇以明微子之心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黨王氏以賣國若劉歆輩況無此耶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竊姦宄則不忍幾於發狂愛君憂國之心切至矣然初無抱祭器而逃去之意也觀其告箕子比干之辭可見矣曰商其不或治正四方矣我祖成湯致成其法度陳之在上乃以沈湎敗亂其德於下使小大之臣罔不好草竊姦宄草者不暇整窩者私攘取至於姦宄則漸大矣在外爲姦在內爲宄習熟聞見化爲一律卿士人之師表而皆師其非法凡有辜罪既不任我祖所陳之法安能得其情小民以此皆無忌憚自相屠戮自相讎敵而法不足以禁之可謂蕩然無綱紀文章矣商之淪喪至於極矣若涉大水其無畔岸而不知所濟我之心欲發狂然吾已毫矣將遯於荒野今殷民之顚隮者登危而仆墜也爾二人視國如此曾不指陳其救之之道若之何其也微子之高年故曰耄

以是責二子而求計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脩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箕子之言也曰王子者復責微子謂汝爲商之子孫當如何耶此欲諷徵子使存商祀也今商天禍屢

見不知省懼方沈湎於酒其曰商邦以其上下化之非獨商也夫人君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當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可也乃不畏所畏使民攘竊其犧牲器用容其將食於人以爲無災則神人混淆器用穢濁豈復歆其祀哉至是微子始有抱祭器而逝去之意也箕子之指當矣觀此三人雖爲師表其實前代所尊用而見擯於紂之時者也觀其所謂沸其耆長舊有位人固非可以扶顚持危責也降監商民言商之君臣下視斯民無保養之心用爲怨讎而暴

敛之凡召敵讎之政罔不力行君臣上下合於一轍病雖多而罔有告之者王平日雖不我用今其有災我當興起而告之然亦徒受其禍爾商若果淪喪我定不爲臣僕於人王子以祭祀爲念當行矣蓋人臣有死無二若以祭祀爲念則王子之出爲順我舊嘗告汝之言深矣汝猶不信耶今汝不出我之社稷宗廟乃無主而顚隮矣自靖者各反其衷以其所當行者貢之先王苟此心無愧不恤行與遯也蓋人臣莫重於去國去國則謂之叛微子抱祭器而行箕子佯狂爲奴而遯皆非可以爲萬世法者在微子箕子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也何者二人以心質於先王無一毫欺僞故可以不顧而爲之若夫比干則守人臣之正道不俟計謀而斷然不惑故不置一言於其間也嗚呼非孔子至聖安能察二人之心而同與比干爲三仁哉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字當作太意必太公所爲也孟子引此篇亦用太字是矣左氏傳昭元年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亦書太字可無疑也說者乃曰紂之時天地不交而否至是當泰矣故曰泰誓又曰泰者大之極也猶

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皆非是也夫書有湯誓泰誓以人名也甘誓費誓以地名也未有以義名者今武王之戰曰太誓太公所爲豈非以人名乎曰牧誓戰於牧野豈非以地名乎苟或知此不必鑿其說也昔湯爲順天應人之舉以得伊尹故湯誓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明非湯之本心也今武王太誓豈非以爲吾不得太公事不克濟故以此名之乎知當時太公之歸若天下之父歸之民心之趨向可知矣若是三篇果出於其手武王尤名之當也大明之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其卒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乃知武王非太公未必成事則太誓之名亦與書序伊尹相湯伐桀之意同也學者又何疑焉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文王取而有之民自從化然猶不肯有貳於紂故曰有人君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亦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嚴德不回以受方國文王未嘗受命亦未嘗有伐紂之心後世感於太

誓之辭乃取諸侯歸西伯之時爲受命又有修德以傾商政之說漢儒傳疑和爲一談惟唐韓愈作文王操敘羑里之厄曰臨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足以文王之志者矣然武王於此書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武成又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九年逆數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已而復至誠已十有三年矣是文王果於九年之前受天命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文王實受命見

紂之不道不忍伐之待其自斃抑又厚誣文王者殊不知武王爲此說盡有意顯西土之人以赴敵也且文王之德豈惟西土之人服天下之人亦服八百諸侯不期入會者豈爲武王哉爲文王之德在人而不厭也武王雖爲此舉懼人心之未服故託以文王嘗有此志諸侯素信文王者亦且不疑而武王之功或可必成矣此太公之謀也或者又曰載木主而行未之詳也若果然與木主俱行則知武王每以文王爲辭者懼民心之未從也後世固有託扶蘇項燕以起

事者詐也猶可以得民心而況文王眞有道化民心而未嘗得施設者則武王舉之以信諸侯未爲過也雖然大雅有文王受命之詩武王成功之詩何耶二篇者後世稱美之作也若以爲當時所作西伯爾安有文王之號乎大傳謂武王牧野既事柴上帝禮諸侯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故至武成始稱文考文王又安可引之以附會太誓之辭乎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剖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友邦者武王同列之諸侯故曰友冢長也皆謂之長尊之也御事庶士者武王同行之士卒故曰我御事庶士豈無下賤者而皆謂之士奬之也夫天地之大所主者生殺之權耳然其大德則專於生而已又以其權寄之於人而立人之聰明者以爲君君之大德亦曰好生而已是以天地人君俱得稱父母父母者豈非生我之謂乎今商王紂一切反此弗敬上天是不知生之所自也降災下民是不知執生之權也凡民有好生惡殺之性與天地通者皆不得其所欲豈天地立人君之本意乎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得其情尚有哀矜之心紂乃於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民豈有生意乎夫罪人不孥罰止其身賞延于世非命以官先王不得已而用賞罰苟有功罪猶止其身付之無

私爾紂乃於淫刑濫賞中延及無辜無功之人民豈有生意乎先王以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爲戒所以奉天地也今紂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爲父母者不如是也先王以遏惡揚善毋天胎鳥卵爲戒所以順天地也今紂乃焚炙忠良剖孕婦爲父母者不如是也暴虐也殘害也焚炙也剖剔也皆主於殺與好生之德異矣民無所怙恃而可謂之父母乎既與皇天之意不合宜其震怒也居其時有一人以生民爲心豈不可以君天下而爲人父母乎則

觀政于商民實有來蘇之望矣武王其又奚辭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能轉禍爲福至於列國相侵猶以其懼而修德不敢加兵則變故之來豈可以閒暇應哉今商王既無改過之心復安居若無事坐致其亡也況商之先祖莫不以祭祀爲重傳曰商人明鬼明鬼言尊天事祖而弗敢慢也奈何不肖之嗣一切廢敗犧牲粢盛盡於凶盜悟弗之聞其於外侮又弗之懼第曰吾有民心可恃有天命可憑殊不知天之與民所以庇人君者以其上能事天下能愛民而已紂既反是尚欲保民心天命乎天之佑民使

之爲君以立政爲師以立教惟能輔相上帝以寵綏其民乃爲勝任今紂有罪無罪予曷敢違民心哉此見武王之應乎人也夫力同則度其德德同則度其義使服事商而盡臣節德也使撥亂世而反之正亦德也同是德也與其坐視斯民之塗炭孰若措斯民於晏安之世於是可以義起矣義之所激理之曲直形焉宜乎億兆離心不若三千之同德也商之罪已貫通乎幽明盈溢乎宇宙天命誅之予曷敢拒天命哉此見武王之順乎天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敢夷

居若紂乎則夙夜祇懼武王之心非爲己也古者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武王出師用此法也今將爾衆而行天罰夫豈私意天固矜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爾但輔我此行必當去穢德而臻永清之效矣爾不赴功則將有失時之患可不務乎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古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羣后諸侯也畢會無不來也方其徇師宜告乎諸侯而獨指西土有衆何哉蓋諸侯實共苦紂不俟丁寧若夫西土之人素服文王之化不被商紂之虐又親見文王服事之久一旦武王欲爲此舉必有駭然不從命矣此所以必誓西土之民也夫人各有所嗜嗜善則爲吉人嗜惡則爲凶人非天生善人使之爲善天生凶人使之爲不善也方不善之萌於心人亦莫不以爲不善始也爲之有慚色終也安意肆志而無忌憚矣彼其熾然爲不善忽有指之爲凶人其不怒者鮮矣何者其本知惡之不可爲而凶人之爲醜也徒以去善愈遠業已淪胥於此不可復改是以遂非而力行之使其有欿然自媿之心則必愈矣又安肯

爲惟日不足乎惟日不足嗜乎不善者也紂之不善嗜惡可知凡無法之政必力行之犂老庶老之衆乃昵比之而使親播棄之而使不安罪人爲惡之徒乃昵比之而使親近淫於色湎於酒而敢行暴虐臣下化之殆有甚焉者朋家合相親睦而作仇權勢合當畏遠而相滅無辜之民至於籲天穢德彰聞不獨鬬而可指也夫天惠斯民君泰天命夏桀弗順此道已移而之湯矣今受之罪過於桀剝喪元良微子箕子之去賊虐諫輔比干之死謂己有天命荅祖伊之告也謂敬不足行

不敬上天也謂祭無益將食無災也謂暴無傷焚尸剝剔也失德至此其祚必移前監不遠武王舉此以告西土之人俾西土之人知前代亦有成湯者曾順天應人而爲此行也觀此則知武王所以激西土之人以赴敵者罔不切至孰謂文王曾有伐紂之心乎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

伐用張于湯有光勛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商人大抵信夢卜以其敬鬼神也高宗以夢得傅說文王以卜得呂望一旦用之在上人無異論以此法施之後世則殆矣今武王又以夢卜之協告其國人民必信以爲休祥而知必勝無疑矣居是時使不勝乎告之以此欲民知天其以予乂民也武王又恐民以彼眾我寡爲言復告以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夫心德既離則是無君臣之分皆途之平人爾固不如十人之同心德也雖有周親先儒謂雖周公召公皆王室之親其實不以親而以仁用也是殆不然伐木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與此義同非謂兄弟不足恃言友生又在兄弟之上非謂三千所親之忠信爲不足恃言十亂之仁又在其上也蓋惟仁人乃可以用師而後世或有伐國不問仁人之說其不知此矣苟伐國而不問仁人焉知順天應人之道乎昔人以伐燕問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此仁人之言也

惟仁人乃能知順天應人之道武王繼以天視自我民聽得應順之實矣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此言已足以君天下矣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必人自爲善上有以率之爾凡置百姓於有過使之就死地者皆暴君之所爲誠能引咎歸己則知所本矣今朕必往湯之伐桀已有是言明其不兩立爾眾以不可不畏寧執非敵之見期於必勝庶無輕

敵之心今百姓危懼不保首領故曰若崩厥角苟能一其心德以赴功豈惟保其首領亦可保其子孫故曰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祀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太誓三篇數紂之罪始則略言之中則詳言之至其末也益詳矣蓋當其臨陣惟恐人無鬬志故悉數其實以怒我衆也王者之征六師並行大巡而明誓欲人人知其罪爾夫天道福善禍淫顯顯在人人固不可不用也是以厥類惟彰今商王之罪莫大於狎侮五常五常既廢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形存而性亡矣其與禽獸無異矣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姦回則崇信之師保則放黜之先王之典刑不用天下之正士悉數郊社不一其心德以赴功豈惟保其首領亦可保其子孫故曰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祀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太誓三篇數紂之罪始則略言之中則詳言之至其末也益詳矣蓋當其臨陣惟恐人無鬬志故悉數其實以怒我衆也王者之征六師並行大巡而明誓欲人人知其罪爾夫天道福善禍淫顯顯在人人固不可不用也是以厥類惟彰今商王之罪莫大於狎侮五常五常既廢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形存而性亡矣其與禽獸無異矣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姦回則崇信之師保則放黜之先王之典刑不用天下之正士悉數郊社不

不用命者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既陳紂之酷虐使西土之君子皆知無所容身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矣於此又引古人之言謂紂何有於我哉撫我則爲

后虐我則爲讎夫使民情至此則君之惡可知矣蓋
武王既以合其眾於商郊一不勝則豈徒爾眾塗地
天下生靈愈受其弊矣是以不得不極言其惡以激
西土之人也獨夫者孟子所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是也紂既不務德而惟威是作非汝世讎而何樹德
務滋日以增長也除惡務本既伐而必勝可也我以
爾有眾殄殲獨夫之讎惟克果毅乃能必勝春秋傳
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於是又以賞罰誘之爾能奉
乃辟功多者厚賞不迪者顯戮諭之以賞罰矣又恐

其志之或怠也乃引文王之德以鎮服之其曰若日
月之照臨光於四方夫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無不及
者是文考之靈無乎不在況又顯於西土汝西土之
人常若文考臨之在上茲伐也可不助我以徼文考
之福乎況我有周大受多方於天命不可不爲此舉
也予克受非予武受克予予無良皆非文考之罪觀
武王始以文王繼驅諸侯之戰出於一時之權其心
實未安今將勝矣當以正論而立天下之義故不敢
歸罪於文王以是見文王初無伐紂之心武王借此

以爲資藉章章矣學者可不深詳之乎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商郊之戰考之太誓曰有臣三千又曰有亂臣十人

牧誓則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其數不同如此

說者謂車有兩輜故曰兩也勇士若虎之奔故曰虎

賁也以司馬法考之車有七十二人三百兩當二萬

一千六百人則與三千之說異矣以周官考之虎賁

氏之官其屬有虎賁士八百人則與三百人之說抑

又異矣以意逆之實紀一時之數不必盡如司馬之

法周官之書也然以三百人之虎賁當三百兩之車

乃車以一人而爲之主爾則三千同心十亂同德又

其外也春秋列國晉楚齊秦之戰皆七八百乘而武

王能以三百兩勝岩林之師非天人助順疇能爾耶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

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

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杖鉞秉旄以身先眾人者蓋當是時惟武王爲功也既已爲此一不成則禍莫大焉此不得不爾也逃者逋也司徒司馬司空在列而不備六卿者竊意從行居守各有攸職是以不備言也亞旅亞卿師氏大夫長乃隊伍之長庸罰以下凡國之諸侯雖夷狄亦不附以此知會孟津者不獨中國之勇之發蓋可以想而見矣紂也植干戈以聽誓言奮勇牧野其會如林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則肆伐之功出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泰誓言悅婦人而已此推其極至於惟婦言是用故昏棄先王之祀而不知其報昏棄三仁之屬而不迪其親皆用婦言故也妲己之罪於是始著不愆云者

此篇或疑其有脫簡以其語之不倫殊不知史氏之記先其凡例而後其事實也何謂武成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於時始用武功以伐崇也至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方可謂之武功之成也桃林華陽之畜不用之畜也故曰往伐歸獸下車之後凡所設施無非政事識記也記其政事而爲之書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記其事之大凡也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者月朔
之二日既已生明其旁爲死魄也哉生明者初生明
也既生魄者既望之二日而生魄也一月二日伐商
至四月二日始來者商人既定而急於興治故其歸
如是之遲也夫偃武修文歸牛休馬示不服用乃曰
武成是知武者所以定亂而興治聖人不當黜也傳

言武有七德而終之以安民和衆豐財蓋如是然後
可以爲武之成也祀於周廟告於祖宗也柴望大告
告於天地山川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告於
鎬京所會之諸侯羣臣也此史氏舉其凡目而其辭
則載於後固非簡篇之脫誤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
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

之不善不能率由舊章也反商之政宜乎由舊也夫所寶之賢爲足重故釋囚封墓式閭以厚信不議之物爲足棄故散財發粟大賚四海以明義列爵分土並用賢能以崇德尊重彝倫歸本反始以報功政事之要無出於此武王至是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天下安有不治者哉其曰武成眞其然乎蓋嘗論武王之功成於武成而其要則在於厚信明義崇德報功惟此八字可引以爲武王之徽號以其所紀之實也嗚呼此其所以垂拱無爲而治定也

宋鄞縣史　浩道翁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傳稱紂衣其寶玉赴火而死而此直言殺受史法之嚴如此蓋紂雖非武王殺之因武王而死也至是武王當爲法受惡可也戰國之士又復附會有武王斬紂頭之說其實殺受之言不足信也商之淪喪遺黎赤子皆有不忘其君之心故商王多士在周爲頑民其實不肯革心以事周也伯夷避於北海非不苦紂之虐政至武王伐商乃叩馬而諫其心可見矣箕子之心亦伯夷之心也當時武王雖釋其囚若不立武庚箕子亦逋逃久矣今其歸也非爲武王爲吾君之子也伯夷爲北海之遺民及周有天下乃不食其祿至於餓死箕子在商佯狂爲奴及周有天下乃不肯爲臣僕其封之朝鮮朝鮮乃遼東化外之夷逃於朝鮮因而封之也其實二子皆痛商之亡故也嗚呼二子立人臣之大節萬世之下其名若此炳耀非得洪範皇極之道安能若是乎蓋爲人臣而不貳其君所

謂盡臣道也其皇極之道彝倫之敘乎武王不惟容之且復訪之虛心無我以問道茲其所以謂聖也箕子於此若拾武王而不告則天人之大法祕而不傳非所望於箕子也然其洪範之書又非武王能使之傳天實使之因武王而發爾故其言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也

洪範

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大本立於太極之先是之謂正位正位虛位也虛位者

天地之母而萬物之祖也太極以虛而生天地天地以虛而生萬物蓋天地之性虛則無物故能順大中之道而運行焉傳曰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虛故也萬物受天地之中以生亦以虛而能育是故一人之身自頂至踵百體皆實而其中必有虛而無我者道也是故傳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向使天地不得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其能行二氣而不停乎向使人不得大中之道於胚渾未兆之前其能肢九竅而不紊乎是知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胚渾未兆之始從虛而立因虛而生本無物我循理而行自然皆順既無偏繫則冏不中節和自此而生焉所以謂之達道也天地自此而位萬物自此而育則中之爲用不既大矣乎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武王箕子乃始發明此道著而爲書曰洪範洪範大法也而其要則謂之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大中之道也天以蚩蚩之氓日用不知故使箕子不死於紂之朝留之以遺武王使發明此道也萬世之下知有大中者武王箕子之力也其爲恩大矣然則天地順大中而運二氣聖人順大中而敘九疇一言以盡之曰虛心順理而已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以年爲祀武王方訪箕子於武庚之國史臣紀其時而曰祀者未忘其舊也武王即位之初能即其國訪以大道屈體於不召之臣有以見尊德樂道之實也宜其足以大有爲也後世有若三顧草廬猶能有

周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武王以之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
其彝倫攸敘
惟上帝降衷於下民則所謂皇極者固天地萬物
之所同賦也天以是道降於下民是曰陰騭陰相之
也蓋雖爲下民未嘗不受所謂中而生則父母胚渾
之前中已具矣惟其因物有遷迷其所賦故爲愚爲
不肖苟悟大中之道是吾固有存之以誠持之以久
則無所往而不爲中堯以惟精惟一之中傳之舜舜
以命禹湯得此道於數百歲後故仲虺曰建中于民

孟子亦曰湯執中又數百歲而傳之文武文武豈不
知所謂中乎然而不言訪於箕子者以箕子亦得是
道武王心膂相照目擊而存故欲發箕子之對使此
道顯於當時而行乎後世也武王引箕子以爲助者
以箕子爲當世父師一言可以信萬世故也上帝既
降衷于下民而使之相協厥居以自安安則道生焉
順道而行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以至朋
友長幼無不得其敘也武王豈眞不知此者耶謙虛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範指天人之大法實本於大中堯舜禹相傳以允
執厥中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
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莫非用中也箕子答武王
之問宜力陳列聖授受皆得皇極之道紹紂反常皆
失皇極之道以爲對曾此不言顧乃引鯀禹治水之
成敗以明九疇之所以畀錫於天帝者其意深矣蓋

即其父子之間治水一事驗其所以失中得中所謂
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其所以證至明白也蓋順天下
之理則爲皇極於洪範九疇無不順者逆天下之理
則非皇極於洪範九疇無不逆者鯀陻洪水水既失
性必知五行之汨陳汨陳紊亂而無序也禹能反是
則知彝倫之必敘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
世永賴之功亦馴是而至也昔人固有制肉於社而
知宰天下之平處分於履屐之閒而知爲將之必勝
則治水之成敗於一事之閒豈不可以概見其他乎

又況鯀以九載禹以十三載之久其得失較然尤易指陳也雖然曰帝曰天何以辨之蓋帝者司宰主禍福之權天者具偏覆包涵之道帝之與天其實皆順自然之理而無爲者也惟其虛心而用中禍福由人自召天何容心哉書曰曰作孽不可逭鯀之謂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禹之謂也順理而行無所適莫此天之所以爲天也然則洪範九疇不畀鯀而錫禹者非天也皆鯀禹之所自致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子思著中庸引詩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

人能用中故感格高聲鼓舞飛潛天地之和應之如此至語其極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者禍福惟其自召天實無爲也子思之中庸與箕子之洪範實相表裏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天地得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故能用其中於覆載闔闢之間其造化密移周行不息有中以主之也而其實則見於五行五行五材也其周流於世間一日不可無故謂之行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定體凡歷千古而不變更萬化而不移者有是自然之體故也若其用則待聖人而後行焉至次二則中之降而在人故須敬以用其中敬謹也次三則中之見於曆養人故須農以用其中農養也次四則中之見於象故須協以用其中協順也次五則中之立於正位故須建以用其中建植也次六則中之施於有用故須乂以用其中乂治也次七則中之見於決疑故須明以用其中次八則中之著於克應故須念以用其中念省也次九則中之顯於禍福故須嚮或嚮或威以用其中嚮戀也威畏也凡此九疇有形於範圍之內者不能逃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天地之用中與夫聖人之用中下而爲臣則行君之中眾而爲下民繁而爲庶物則聽君之中然則天地君臣下民庶物舉不外乎是道則該括萬有總幹羣動者其九疇乎然九疇之要君極也皇極敘於次五行也蓋皇極之道

五數也天數五地數五皆以虛而用故也傳曰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用一二三四者五也五隱於中宮虛而無物非凡數所可拘也運化不停生生無盡五之位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五之用也然則皇極安得不處九疇之中數乎雖然聖人贊易則言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洪範止言九疇何也蓋一二三四五數之生也六七八九十數之成也十者五之成也洪範既以五爲虛位若言其成則一成而不可變故虛其十以見生生無虛之理所謂闕一而待用亦猶易

終之以未濟也然則箕子之九疇眞得乾坤之蘊者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一陰一陽之爲道者中也天地受中於太極是故具陰陽之理輕清在上曰陽故爲氣重濁在下曰陰故爲形天地之陰陽不偏是爲得中故能交感氤氳而萬物由是以生焉萬物負陰而抱陽是得陰陽之中也故沖氣生焉沖氣和氣也萬物滋生而蕃息者也中爲大本和爲達道是故天地以是位萬物以是育也五行者物之見於形體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五行用於天地之間若其功不見於箕人是塊然一物爾何所貴於五行哉故此五物不失天地之中斯能變化由重濁而升輕清上而爲日月五星之光耀下而爲流濕就燥相生相剋之形體輕清重濁兩無偏係是之謂中故和自此而生也夫潤下者水之形炎上者火之形曲直者木之形從革者金之形稼穡者土之形苟無中立乎其中則水爲波蕩而懷山火爲焚燬而燎原木爲枯折而朽腐金爲頑礦而缺列土爲崩潰而饒瘠又焉能作其氣以成味滋其味以養人乎惟夫得中以生則所謂五行者皆養人之具而其作也皆能致用於天地之間此所謂和也則和者直天下之達道也水得其中則順而潤下潤下之成則爲江海有作鹹之用焉火得其中則順而炎上炎上之成則爲燔灼有作苦之用焉木得其中則順而曲直曲直成用其結實皆酸金得其中則順而從革

從革成用其氣燄皆辛土得其中則順而稼穡稼穡
成用則秫稌皆甘至是五行降而在人之用彰矣向
使天地偏陰偏陽是不得其中也又安能五行皆得
其中乎五行偏陰偏陽常是不得其中也又安能作
而爲味以養人乎洪範敘九疇首及五行與天地俱
生也至要其極孳則著其養人之功如此而獨不言
者其用大矣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大矣哉五行不言用亦是義也次二以後推而行之
存乎人故皆曰用用者用其中於民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偏陰偏陽則非道矣其
不偏者天地之大中也大中之道運於天地之間四
時以之行萬物以之生氤氳磅礴於上下而和治此
見也其在人則爲皇極者天地萬物同賦之大
中也人得是中於胚渾未兆之前所謂喜怒哀樂之
未發也寂然不動何以驗之及夫發而皆中節始得
以驗其中若於一事不中節則知其非由中出也緜
之治水可見矣和安得而生哉夫既中節則事得其
敘貌必恭言必從視必明聽必聰思必睿自恭而作
肅有端莊之貌焉自從而作乂有法度之言焉自明
而作哲於是乎澄徹矣自聰而作謀於是乎審訂矣
自睿而作聖於是乎大而化之由體以致用皆順大
中之理苟惟失中則不恭而暴慢矣何由作肅不從
而洋詖矣何由作乂不明而昏蒙矣何由作哲不聰
而聾聵矣何由作謀不睿而狂愚矣何由作聖洪範
五事貴於敬用者在乎致而發發而皆中節乃表夫
中之用也然而必曰敬者敬出於心而思爲主也惟
中虛而順理故能敬以直內而主張乎貌言視聽也
則夫思者是總括五事之要道也蓋萬善惟心心者
虛而無我若人欲汩之心不在焉則五事無一中節
矣此皇極之見於人身以敬用爲主之證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案此段講義源關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歲月日星辰曆數何所在我一身而具蓋無我一身則歲月星辰曆數何所用之有我則四時行矣晦朔平矣昏旦定矣星辰明矣曆數章矣堯曰天之曆數在汝躬以是知歲月日星辰曆數有我則有矣然則五紀者雖爲天道之綱維所以順行而循軌者在人以中而協用之也故傳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貢以此也人能以中而應天則天亦以和而應人此必至之理也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協用之效也夫歲者春夏秋冬之四時也月者晦朔之三十日也日者昏旦之十二時也星辰者五緯十有二躔次也曆數者所以齊歲月日星辰行度之盈縮也歲雖成於四時必有分至爲之中月雖成於晦朔必有弦望爲之中日雖成於昏旦必有子午爲之中星辰雖成於躔次必有日中宵中爲之中曆數雖所以齊歲月日星辰必有能有爲便羣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俾羣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武王所問止一彝倫攸敘箕子乃對以九疇而總其目謂之皇極皇者大也極中也大中之道天地萬物所同賦者也天之用中既寓於五行自五事而下皆人之用中敬五事口八政協五紀凡皇極降而在人者皆合順此道而行焉外此則非皇極矣豈可謂之大法乎至言次五則皇極之正位故箕子直指其要以專責之君以謂皇極之道植立標表使民知所趨

向者人君之職也天地得皇極於太極之先天以是而高明故能用之於覆幬而無外地以是而博厚故能用之於持載而無疆人君得皇極於天地之界何亦當徧覆包含使民造次顛沛無不由皇極之道故能高明配天博厚配地也夫大中者民所共由者也使人君得此道而不與民同是獨善其身者也是五福自享而不敷錫庶民者也民何賴焉殊不知天地已民之處乎大中之世譬如草木鼓舞春風但見甲者坼者華者實者舉不外於春風中則春之爲功大矣當知皇極之在人君亦如是之大也于汝極者民視儀而聽唱也錫汝保極者推恩足以保四海也惟皇作極者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有猷有爲有守則念之者知賢材而舉之也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則受之者與其進也和顏色而聽其言以爲好德而錫之福者明試以言也有能有爲而使蓋其行者養賢以及萬民也此皆自然之理人君順此而行斯爲皇極若夫淫朋比德虐煢獨畏高明於其無好德者非中

也是民失皇極之道正人不用而使好於其家於其無好德而錫之福者非中也是君失皇極之道也夫既君命胥失欲望皇極之建豈不難哉然則皇極之在人者惟以舉天下之民無一失中者斯爲效驗也惟其舉天下無一民之失中則知皇極之道於斯爲大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夫彝倫者君臣父子之道所謂王道也王道盛則民無不蹈乎大中人君之職舉矣無偏無陂中也遵王之義者順自然之理也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中也遵王之道遵王之路

者順自然之理也無偏無黨中也王道蕩蕩者廣大而無限量也無黨無偏中也王道平平者坦夷而無嶮巇也無反無側亦中也正直者至公而無私邪也然則皇極之道人君所以錫之下民者可謂至廣大矣箕子所以徑指人心而告武王也曰會其有極者反觀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歸其有極者成全於上帝降衷之後也至是還淳反朴復其自然之中民之處斯世如在華胥之國熙熙然登乎春臺矣又孰有覆盆向隅之人乎則知所謂惟天陰騭下民相協

厥居彝倫攸敘之道果不在彼而在此也箕子所以遺武王厚矣曰皇極之敷言者如前所陳也箕子以謂非我臆說於帝其訓代天而言也武王其可不是彝是訓乎是訓是行則斯民亦皆可以近天子之光人君一性之光明既推而與民同民之與君俱全是大中之道又孰有彼已之間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也此王道所以歸於蕩蕩平平正直以爲極孰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皇極敷言之卒章也武王至於此心開耳順實與箕子精神融會如水投水了無有異又何言哉其所以永清四海垂拱而天下治者盡此道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箕子之言五皇極與仲虺所贊成湯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之意同也其次五之疇首尾惟言民之受中以具矣次六所以言其用也三德者人君用中之大要也夫中者執其兩端而用之於民者也人君雖能率民以中若非人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安能使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耶是故得臣以輔導之皇極斯可建矣周官論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是也然則君子用中豈不在臣下奉行之力乎舜所以有臣哉鄭哉股肱耳目之喻也三德者人君知人之道也夫正直剛克柔克者威克厥愛之克也人得之皆可以謂之德

至語中之用則在君抑之揚之以歸中爾皋陶論知人備敍九德而箕子乃獨言三德何耶蓋箕子取九德之要以告武王是三者觀人之大法而取臣之祕訣夫一於正直必至於已望人非中也故必貴於溫栗陶謨之溫簡箕子之平康也一於剛克必至於虐友非中也故必貴於寬柔陶謨之寬簡箕子之沈潛也一於柔克必至於變友非中也故必貴於立皋陶謨之立簡箕子之高明也皆所以抑其過而勉其不及非用中以率臣下乎觀史魚之直不如蘧伯玉之以平康可也陽處父壹之以剛犯而懲怨是知剛克必濟之以沈潛可也子太叔不忍猛卒至於多盜是知柔克當濟之以高明可也是三臣者非人君率之安得歸中乎臣既歸中民安得而不化乎此人君用中之機括也三德之所以爲皇極之用者其在斯乎臣既同底於中則君尊臣卑乾坤之位定上下之分嚴所以表示斯民者至矣作福作威玉食固所當然也若君不能率其臣臣既失中勢必上僭而作福作威玉食矣君臣之分駾致乖

離履霜而堅冰必至方且害家凶國欲望彝倫之敘得乎故箕子以謂人用側頗僻則民用僭忒也夫側頗僻是失中也民何知哉視儀聽唱惟上所率人君儻用是人則民妄得不僭忒乎皋陶敘九德之效至於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亮天工人其代之所謂代天理物者非臣不可故曰民協于中時乃功也然必曰無教逸欲者實戒用人之側頗僻也然則人君用中之機括果在於得其臣也明矣使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王道至於蕩蕩平平正直者夫豈一人能獨致乎股肱之助箕子之言與舜禹之謨若合符契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寧從逆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
吉用作凶
天地降中於庶民故曰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受中
以生惟人爲最靈故曰惟人萬物之靈惟蓍龜爲動
植之靈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先王建官擇建立
卜筮人掌者取其人之精於是道者以備咨訪爲決
疑之用名曰卜筮而皆爲之占故繫云以卜筮者尙
其占夫皇極之建執之在君行之在臣錫之在民第
當問其中與否中則行之否則違之足矣何假蓍龜

之兆耶嘗觀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
與民同患記禮者亦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
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玄冕北面雖有明智之
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夫有疑求決
謀之卿士庶民率皆有心者未若無心者尤可證也
蓋有心者人也無心者天也人事盡處必求天理天
與之則人與之矣此洪範必以稽疑爲次七也夫蓍
龜無心者也天地神靈產此神物以寓吉凶使人擬
之而后言議之而后動也動而順理斯謂之皇極夫

卜者灼龜也筮者揲蓍也灼龜之法以文驗之曰雨
則陰陽和澤曰霽則陰陽開明曰蒙則陰陽闇昧曰
驛則陰陽斷續曰克則陰陽侵剝吉凶由是而見焉
揲蓍之法占之用二者曰貞曰悔也得之者身其康
彊子孫其逢吉是也忒則差忒當趨而避之凶也得
之者用靜吉用作凶是也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以
多爲貴也夫有疑則卜之不疑又何卜乎人君物來

能照事來能應小事剖決夫復何疑惟夫大事隱之
一心又謀之卿士庶民是非可否已定於人心矣故
當以龜筮而卜之天心也人君兢兢業業之心至此
其庶幾盡矣此皇極之至理非箕子不能發揮也次
七之疇所以必用稽疑者以尊天也舜之元愷皆可
付託謀之於心禹尤傑然可任志已先定在廷在野
詢謀僉同孰曰不可而必待龜筮協從然後命之者
賢之天也知鬼神其依乎是故也其曰協從豈非既
協於中人予而天子之乎則龜筮者直國之軍事也

觀其取舍內挾吾心外質臣民幽而龜筮儻無不從是皆協於中而天意之所屬宜乎身康彊而子孫逢吉也其或不然寧使吾心及於臣民不從不可使龜筮逆逆則天意不屬故也箕子之言皇極極於天人精神之交大易之書無以異矣

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哲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

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與和非二事也中則無不利和則無非中二者爲一致所謂發而皆中節也中節皇極之道也致中和能使天地位而萬物育而況人之一身貌言視聽思之充盈而見於外者無非順動苟一事或順亦出僥倖氣血消縮四藏亦爲之不寧和炎在哉是以五事之不中節則四事皆廢和不生而天地應之者亦蹟矣若得中則無不中節也譬之一身苟得其養則和氣充塞乎頂踵之內周流於脈絡之間四體既正膚革

五事乎夫苟得中於此五事無不中節則雨暘燠寒風無不應時而至不時則爲恆矣此箕子所以以時繼五者之後也夫五事不遠在吾一念一念得中五者之和應焉恭從明聰睿皆自然作肅作乂作晢作謀作聖亦自然之理也夫是之謂中節則天地之和應故雨暘燠寒風以時而至失是則五者皆繆戾爲凶歲爲亂國知其失中也閒有一事或順亦出僥倖若得中則無不中節也譬之一身苟得其養則和氣充塞乎頂踵之內周四體既正膚革

氣血消縮四藏亦爲之不寧和炎在哉是以五事之不中節則四事皆廢和不生而天地應之者亦蹟矣此箕子貴於五事來備各以其序也庶草蕃廡天地位而萬物各極其高大也若不以其敘則非中節人不和而天地之和不應矣極其至矣至備則太過所謂一極備也至無不及所謂一極無也過與不及皆非從中出也是一事失中則五者不備而爲凶矣和何自而生哉和不生則雨暘燠寒風常有亦爲災常

無亦爲災故皆曰凶也五事中節天地以休徵應之不中節則以咎徵應之貌足以作肅時雨順之萬物潤澤矣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萬物咸熙明矣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萬物苦旱矣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萬物被焦苦之害矣聽足以作謀則豫則常燠順之萬物被傷焦苦之害矣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萬物結實矣其咎急則常寒順之萬物被僵凍彫落之害矣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萬物條暢矣其咎蒙則常風順之萬物被偃禾拔木之害矣

夫霜降而鐘鳴雲蒸而礎潤古之爲君爲臣者所以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仁風德氣應於四方萬里之遠若桴鼓之速者在吾一念之萌得中爾然則休咎之證豈不較然明白箕子之言直萬世之藥石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者凡此庶徵君臣上下皆當念用也省者念也王之所省惟歲歲者四時之運無不該括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目有趾飛潛動植徧覆包含無不動化王之所省大矣五事可不念哉代天理物輔佐吾君行其命令率其民人晦朔弦望無所差忒春行春令夏行夏令卿士所省其次也其於五事可不念哉祿以爵賦政以職授委吏乘田各有所掌師尹所省抑又小矣其於五事亦豈可不念哉王與卿士師尹皆能敬用五事因其所省之大小而致意焉此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百穀之用成雨暘燠寒風順而爲時矣則治之著明俊民在上家之平康必至之理也彼王與卿士師尹不能敬用五事失其所省大小之序焉所謂日月歲時既易也百穀之用不成雨暘燠寒風不順而爲常矣則治之昏昧俊民在下家之不寧亦必至之理也至於庶民則不可責以所省蚩蚩而生林林而處猶星在天繁然垂象其於皇極日用不知但依王與卿士師尹以爲命率之以中則中率之以暴則暴無常心也蓋星之麗天主風者有風主雨者有雨冬而有寒夏而有暑天道之運有待於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中以應天之中則休徵應之否則咎徵隨之矣彼徒見日月運行而有寒暑不知寒燠得敘乃上之人謀時哲時之休徵寒燠失敘乃急恆豫恆之咎徵也彼徒見不念哉代天理物輔佐吾君行其命令率其民人晦

月之從星而以風雨不知風雨得敘乃上之人聖時
輔時之休徵風雨失序乃蒙恆狂恆之咎徵也安其
居樂其生則繫井耕田咸曰帝力何有於我不悟休
徵出於王與卿士師尹也其亦
雨惟曰怨咨不悟咎徵出於王與卿士師尹也其亦
可哀矣故經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聖君賢臣一念
之閒豈容失序而不思惟皇上帝降衷之意乎武王
至是知陰騭下民者不在於天矣然則皇極之道夫
豈他求而得之哉嘗謂皇極之道本之一身一身之

內以心爲主苟不思貌言視聽皆不能用無主故也
聖人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以惟精惟一之道上而
應天是以人心感天心也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箕子於此當以心傳
武王於此亦當以心受所以不得已而有皇極之敷
言者爲後世設也故孔子於己則曰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於人則曰視聽言動皆復於禮子思曰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矣子思又以謂至誠之道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嗚呼天人豈殊致乎然則箕

子於五事必曰敬用於庶徵必曰念用者蓋指皇極
之本原曾不外乎人心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箕子答武王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彝倫攸敘之問明
言皇極大中之道以爲天之用中在於五行而五行
之運天不自爲在於人能好德以應之所謂好德者

虛心無我敬用五事五事之脩則天下之理不得遁
而皆存存以事天則天心應於上窮以予民則民心
應於下皇極之道豈不優優大哉前章言天有庶徵
人心感召之應此章言人有福極君心錫予之應也
何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天何爲哉在於上之人君臣同德敬用五
事以召休徵民何知哉在於上之人好德而錫之福
此虛心無我順理而行之明效大驗也蓋以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也然則天有好

德之心不能自爲在於聖君用中而感召民有好德之心不能自治在於聖君用中而敷錫總其大要在於一心之克念克念故能虛心無我順理而行休咎之應福極之來豈由天乎在吾一心爾箕子答武王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是故君既作聖則三光全而風雨時而草木茂而五穀熟斯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皆得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天此錫之壽也不奪其時深耕易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錫之富也六合之內和氣充塞災害不生疫癘無有此錫之康寧也申之以孝悌之義躋之於禮遜之塗關雎之化行麟趾之風成此錫之攸好德也啓手啓足正而斃焉此錫之考終命也民之五福豈不在君乎夫禍猶響也威猶畏也響者民之所願欲畏者民之所趨避聖君在上順理而行得所願欲以其中也則彝倫豈不敘乎儻一失中則干戈相尋肝腦塗地凶短折也疫毒流行枕藉而死疾也外陵內思憂也饑饉荐臻貧也峻罰淫刑民無所措手足惡也親戚畔之兼之者至弱也夫君之六極民實尸

之民何罪哉禦用威用人君可不致意乎嗚呼皇極之道箕子之言至是無餘蘊矣夫福五而極六何也蓋五陽也六陰也皇極之道降在人秉彝之性人人本具迷者眾而得者寡故極多於福也在國則治少而亂多在人則從善難而從惡易是以五事一不中節則在天者咎徵必應咎徵一應則餘四事不得爲休矣蓋風火水旱焦灼僵凍有一於此則四者不能成功箕子所以貫於五者來備各以其敘然後爲休徵也五福一事不中則在人者六極必應六極應則不富則貧矣不康寧則憂矣疾矣不好德則剛而爲惡柔而爲弱矣不考終則凶矣五福以全爲福六極有一於此皆足以爲禍禍則無福矣蓋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爲備五者備則五福此其證也然則上而爲王中而爲卿士師尹下而爲庶民可不兢兢業業正心誠意保此皇極之道乎保之之道敬用五事而已蓋修己以敬則正心誠意修其五事兢兢業業順理而行則無不中節天應之而爲休徵人得之而爲

五福矣中節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婦朋友長幼無不得其敘泰和充塞百祥臻萃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而會其有極矣此箕子所以告武王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彝倫攸敘之符驗也雖然大中之道降而在人日用不知待上之勸率者皆下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猶興則正心誠意自求多福所謂無不自己求之者非爲凡民道爲士君子言也武王之時五福全備於既醉之詩序詩者曰醉酒飽德是武王錫之福必又曰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明當時之皆能好德有以召之故武王錫之福也茲所以爲天平之極至歟非二聖相逢力闢其祕何以致皇極之效巍巍若是嗚呼盛哉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凡家造祭器爲先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武王即阼之初諸侯立國之始首以宗廟彝器賜之本人情也蓋以禮樂當自天子出諸侯不敢專故也後世罷侯置守惟王公得立家廟賜祭器先王遺意也而俗儒不學妄謂家廟不當立祭器不當賜是以識者臨編痛惜此書之亡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道德一也道不可見見於有用者德也德有疵累則道未得爲純全德之醇乎醇即道矣譬如鑑不止垢瑩然清明之質玉不留瑕溫然潔白之姿使鑑有微垢必不能覩形玉有纖瑕必不能成器人或不矜細行必不能進於道古之拳拳愛君者惟恐其有微垢纖瑕不能爲明鑑美玉此召公作旅獒之意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西方之戎有國曰旅獻獒庭實也不卻而受之召公之所憂也夫以武王有聖德一獒之受何足爲累而公諄諄如此何哉蓋獒之爲物善知人意嗾之則能觸人非止警夜之犬也後世昏君有恃此而拒下者武王畜此殆將何用夫旣留其種類烏知厥後無誤侯之臣指歾之能以動人主慢侮臣下之心乎召公防微杜漸止邪於未形意深遠矣公其以道事君者歟武王革命去商之虐薄海鄉風九夷八蠻實服內附則五戎六狄亦可知矣通道者言其無壅皆得達於王所非後世所爲開邊也嗚呼耆欲辭也將以開寤人主當先有憂深思遠之聲容也明王敬德四夷咸賓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也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耆尊君親上之心不可以虛拘也惟服食器用王則受之他物不當受受之皆無益也服食器用惟王及后世子百官之供億必不可無耆旣推其餘以及諸

侯以昭吾德之所致又以寶玉錫之同姓厚睦親親以見不殖貨利之意諸侯敢不服乎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者惟其有德予之足以爲榮苟惟無德物固自若予之不足爲貴矣所謂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也召公之戒其曰不狎侮不役耳目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畜非土性之犬馬不育珍禽奇獸不寶遠物皆去邪而歸至正之戒也且狎侮君子則不盡心狎侮小人則不盡力役耳目則爲聲色所惑百度焉得而正所謂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志以道寧居之安也言以道接求諸道也作無益則飾文繡事土木徒費工力終歸於壞貴異物則求玩好採珍奇徒費貲糧民益窮空畜犬馬則不知土性遷蹶齧噬有害無利育禽獸則不憚蒐獵驅追遠捕遠人不服矣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其可一念萌此哉其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遐遠至矣此王者輔德之要道來遠人之機括也召公欲武王夙夜勤止而於細行有所矜持所以全其德也又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欲其終能保其全德也其曰允迪茲者欲武王信行此道曰生民保厥居者所謂保民而王也惟乃世王者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而使世世修德也嗚呼召公愛君之道至矣盡矣此其所以爲三代之臣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者蒼籀册書之匱凡災祥之興於是考焉祝史之辭於是藏焉以金緘封歷代寶之故曰金縢周公嘗以册納於匱中爾史氏乃直謂周公作金縢豈金

縢因周公而顯故以是名篇乎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祇畏鴟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
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
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
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乃瘳

武王克商未久而遽有疾弗豫弗悅也居是時
商民未盡服周德未孚羣臣惴惴危疑惟恐王室
之不競也又況大臣太公周公召公能不痛心乎太

公召公欲爲王穆卜穆敬也是敬禱於祖廟也周公
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者若曰未足以感動也周公是
時已起忘身徇國之心矣既不敢率二公亦不敢告
二公第以身任武王之疾必欲其有瘳吾有死而已
其曰自以爲功獨以此爲己任也爲三壇同墠壇野
外之祭也意必其在無人之境爲是舉也蓋古昔無
廟則爲壇墠以祭三王有廟周公不於廟祭之而爲
是壇墠此深不欲人之知也孔子有疾子路請禱愛
卽之心與周公愛君之心同也而孔子知之未若周

公乞以身代而不欲人知也然則周公愛君可謂切
至矣三壇同墠所以告太王王季文王而自爲壇於
北面立焉植璧秉珪拱俟祖考之來格史乃冊祝曰
惟爾玄孫某某者代武王名也或曰史不敢名以書
考之有道曾孫周王發亦史所記史固未嘗諱也意
者成王啓書時傳示羣臣不敢名其父故以某代之
也厲虐者危殆之疾也丕者大也若三王在天之靈
必責丕子之來則請以旦代之予仁如考考祖考也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是周公自獻其身以爲武王

不如我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乃命於帝庭敷佑四
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者武
王已受天命既佑下民於四方又定本支於百世一
身之任可謂重矣安可遽絕乎言至於此旦之一身
不足惜矣儻三王使武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則我祖
考亦永有依歸度恪之心惟恐三王之不受此身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者周公俟命既無形聲之相接復
欲卜之以知祖考之從違也則又告之曰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屏棄也將棄珪璧而不事鬼神矣其迫切之辭如家人父子有激怒祖考之意周公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苟免者哉祖考寧不動心乎至是卜三王之龜皆吉是已許周公矣啓籥者啓金縢之籥而取其占驗之書合茲吉兆也公曰視此卦體王其無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是言三王示此吉兆也茲我所以望三王念我武王之明驗也公歸乃納册於金縢之匱中武王翼日乃瘳周公之心喜可知也想夫周公自時厥後常念死期之必至其所以不死者

天假之年以遺成王也使天不留周公以遺成王安得遽商頑民使之格化乎又安得制禮作樂以示將來乎又安得持盈守成神祇祖考皆安樂乎又安得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乎故曰周公不死天特留以遺成王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周公之不死蓋此意也而莊周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謬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章非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皆史辭也方成王在幼孺子成王不能察亦以爲疑周公當冢宰之任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庸俗之人烏得不疑周公自信此心無一毫顧忌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所以不行刑辟負三王之付託者以未知流言之所自也居東二年乃得罪人之實向使三監及淮夷不叛亦不知罪人之所在以此知周公信任知道初不以流言爲忤也然而猶不行刑辟者有兄弟天倫之愛不忍置之

罪地也貽王之詩謂之鴟鴞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其意若曰子既叛國寧忍其子勿毀我王室權其輕重三監當誅矣王雖得詩其疑未解然亦未敢誚公尚懷猶豫周公居是時所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也周大夫雖知之其如王不知何周公之心上與天通天實知之是故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蓋非啓籥取其占驗之書則不得見周公之册也然則感悟成王又豈人之所能爲乎盡弁者不敢慢也蓋周公之典禮所當然也至於致問諸史與百執事則太公召公之心也二公誠知王之疑周公爲非是然而無策以固成王之心至是可以伸其志矣而諸史百執事皆有愀然嗟歎之聲不謀同辭曰公命我勿敢言其言出於無心成王安得不翻然悔悟而知己之非乎其泣贊之辭曰其勿穆卜啓籥見書成王已知天爲周公動威不必卜也夫偃禾拔木謂之時歲適然亦可也惟出郊迎勞之際反風起禾是爲殊異蓋非是則無以顯天威特爲周公動也大抵人臣秉公正之操行其所學不欺此心俯仰無愧作者皆然是故

之未必敢爾也誅其造意者此史法也而孟子亦曰管叔以殷叛管叔爲三監之罪魁宜矣而先儒乃以管蔡商爲三監審如是說不知爲方伯者誰耶觀蔡仲之命曰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此誅三監也意者霍叔未嘗與謀止貶其同位而不能正救故其罪輕也然則管蔡其主盟者歟故詩書多言管蔡然而周公大誥之書止將黜商而不及三叔者親親之義周公尚忍有言耶以是知曰辟曰囚曰降皆不得已而爲之也

大誥者言非細事也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欲動干戈以誅叛亂勝則爲天下王不勝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其事存亡所繫此誥諸侯得不謂之大誥乎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

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悲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予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

尚書講義 卷十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印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敉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王若曰者周公奉辭而伐罪也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多邦諸侯也御事諸侯之卿士師尹庶士也弗弔者呼昊天而悼武王之云亡憩其奪之遽不少延其命也洪惟我幼沖人臨戎而代成王言也嗣無疆之曆敘無疆之五服乃遭家弗造未能知人安民況知天命之所在乎此言蓋所以感動諸侯欲其以武王之故憫其孤弱而同心以赴敵也已予惟小子周公自謂也若涉淵水未知攸濟周公自責其不能輔導以登動諸侯也大抵欲鼓舞眾心非責己不能動周

公旣爲王言也又于己言之諸侯武王之臣也閔此可不感激奮勵而前乎是故斂飾武王受命之因而述其大功以爲周家之造如此艱難豈以商一遺種作亂而遂拱手以聽其猖獗乎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天旣降威予不敢遏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寧也寧王謂武王也或者謂文王文王未嘗受命受命者武王也故亦謂之寧考寧人武王實是大龜以稽疑成王紹天命卽命卽位之初卜之得其兆曰有大艱于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商小腆誕敢紀其敍皆兆辭也夫武庚在東而曰西土人亦不靜蠢是武庚之叛西土之人亦不安而動也成王卽位之時事多邦諸侯也御事諸侯之卿士師尹庶士也弗弔者呼昊天而悼武王之云亡憩其奪之遽不少延其命也洪惟我幼沖人臨戎而代成王言也嗣無疆之曆敘無疆之五服乃遭家弗造未能知人安民況知天命之所在乎此言蓋所以感動諸侯欲其以武王之故憫其孤弱而同心以赴敵也已予惟小子周公自謂也若涉淵水未知攸濟周公自責其不能輔導以登動諸侯也大抵欲鼓舞眾心非責己不能動周

寧武圖功此爲大美事也而況卜之幷吉乎人之助信天之助順則勝商必矣肆予告我邦友君以諸侯爲友尊之也予旣得吉卜卜其行師而勝也則商之遺播臣武庚不足平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反曰艱大旣以爲艱且大宜乎未盡從命也乃測兆辭之言以謂西土人不靜者非爲商民實成王宮室之內有縱非彝而召亂王當自考謀欲其先自治不當罪商也其曰不可征是謂不當伐四國而勸成王何不違卜也此乃廷議之時諸侯不從故有是言周公今

作誥乃重述其言而剖決於誥中也告以成王自聞
汝言永思其艱亦不敢輕用兵其如蠢動緜寡之爲
可哀何周公自謂予造此役負此大艱於身豈得已
哉不卬自恤謂王急急於此亦豈爲自恤其身實畏
天命而憫人窮也義爾邦君者以義期之使綏我之
行無勞我憂其成此役以終武王之功故予小子不
敢替天命盡天方美武王以興我周亦惟卜是用故
克綏受天命今天其相我民亦惟卜是用而欲使我
違卜有是理乎嗚呼天命可畏所以輔我丕丕基者

是卜也王曰爾惟舊人言諸侯皆我王之舊人也爾
當大遠思省武王之勤勞若此可不爲其子也乎天
閟毖我成功所者言天難諶勉我以成功予不敢不
盡力以終寧王圖事嗚呼使公無此志成王不能持
盈而守成矣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肆大化惟天
誘汝與我同力可得成功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之戴周如
此而商人尚敢叛命予豈敢不念前寧人而終圖其
功乎天亦惟用勤勉我民民歸則天意從矣今商民

之叛若有疾者當力務去之予豈敢不念前寧人所
受之美命而卒其成功乎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
日思若昔者順寧王之道以東征未嘗不日思其艱
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終其役厥父菑厥子乃弗肯
堂其矧考翼敬事也兢兢業業以創業垂統厥子
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前人作基業後人豈當棄乎
言武王成此大業今若商人逋誅是棄此基業肆予
曷敢不竟此役乎今伐商之役譬若兄考有友而伐
其子其民其僕勸而不救可乎故雖管蔡同氣若擾

我成王必幷王室棄之不得不以吾君之子爲重也
嗚呼肆哉肆陳也爾諸侯聽我所陳明德於邦皆由
哲人今此十夫知天命之所在不謀同歸天固棐忱
豈能易君臣之大法今天降戾於周邦惟此大艱人
胥伐於厥室是骨肉相背何止鬩牆也彼自取夷滅
爾天命豈可易哉予永念曰天之艱商若稽夫之除
草武王旣闢基昌敢不終我敢蓋言前人之功有賁
於後人繼繼承承可不力圖所以共濟之道乎天亦
惟美于武王不從天之不卜是當力保武王之疆土

況卜之幷吉乎以爾東征天命必不差卜陳惟若茲若茲者如前所言也大誥一篇自首至尾惟言卜之不可不從㝡王之功不可不終繫意周公專爲邦君御事導王違卜而作是書所以反覆詳盡以卜爲言諸侯聞此若發醯雞之覆則必人人用命矣嗚呼周公之心其所以爲武王者如此其至可以副皇天動之意矣

威成王威泣之意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百篇之內已有微子今微子之命乃紀其錫命之書也當紂之亂微子痛宗廟之祀將絶乃抱祭器而逃於荒野以俟有君然後求續故孔子止云微子去之而戰國之士遂以爲抱祭器而適周非知微子者使微子懷適周之念是二其心者也是違其君者也烏得三仁之列乎武王有天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當時微子儻在豐鎬之閒武王豈不待之如商容乎然而未聞是微子猶未歸周明矣豈嘗面縛銜璧如楚逢伯之言乎方武王既成伐功憫紂之亡急於繼絶以武庚冀紂之子故不問賢否而立之又

以三叔監焉使不爲非以續其宗祀武王之志可謂忠厚矣及武庚之叛成王周公乃擇賢者繼之始得微子若以後世君臣懲創武庚之變必絶商祀乃以勤勤告戒直欲延商之祀與周同休可謂能繼武王之志矣詩歌周家忠厚蓋如是然後可以言忠厚也啓微子之名也不立之朝歌而立於宋此所謂黜商也此篇周家制誥之書先述乃祖次言其德後復戒之勉之誠萬世王言之大法也微子既封宋當曰宋公而歷萬世微子之名不磨以見其不忘商之舊爵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
王若曰猷者始辭也商王元子帝乙之長嗣紂之庶
兄也惟稽古崇德象賢此一篇之大旨蓋非稽古則
不能替成湯之德替其祖之德是謂崇德稱其人之
賢是謂象賢成王命微子之意得矣統承先王不墜
其宗緒修其禮物不易商之禮制而作賓於王家與
國同休示不以臣禮待待之以客禮也於是罔爲臣
僕之志遂矣至是宋始得與杞同爲二王之後振鷺

有客之詩皆曰客作賓之證也自乃祖成湯克齊聖
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
於時德垂後裔是爲崇德自爾惟駿修厥猷舊有令
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
敀下民祇協厥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是爲象賢自
欽哉往敷乃訓謹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洪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戒之
勉之之辭至矣孔氏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

行其以此歎觀其丁寧告戒微子至誠惻怛若父兄
之訓子弟欲其永世與我有周無斁則知殺武庚之
舉深出於不得已也嗚呼此其爲三代之王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此誠和氣所召竊意其國政平
訟理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若此而唐叔不有其功
致之天子則尊君親上之心可見矣成王不敢當乃
推本於周公因使唐叔趨召周公是以有歸禾一書

周公既得命陳天子之命而作嘉禾想見當時君臣
之間情義相感有洩洩之樂所謂君能下下以成其
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者其在茲乎惜乎此書不及
見於後世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既成洛邑遷商頑民其富家大族所謂怙侈滅義驕淫矜閑之惟艱者皆已在洛矣則留商者實餘民也周公憂深思遠又慮餘民狃於故習復萌三監之志故命康叔以鎮撫之使無表裏之助則周室安矣康叔者周公之愛弟而康其所食之邑若管蔡是也周公懲創二叔之不咸乃擇其弟之賢者立之作書三篇康誥者告其爲政之大要酒誥者革其風俗之沈湎梓材者成其有國之規模也卒使衛之國祚過于齊魯而遺風餘烈至春秋時猶多君子則康叔者眞不負成王周公之付託也嗚呼休哉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哉生魄竊意乃史官之紀非周公之書也自王若曰則皆誥辭也惟三月哉生魄者哉始也月始生魄十六日也魄陰類也魂陽而魄陰故生明則屬陽生魄則屬陰月盈則虧虧則月漸不明以虧之始爲主也周公初基洛而作新其城邑既成而四方之民乃大和會和會者歡欣鼓舞而輻輳於洛必曰周者以表周之洛邑也豈唯民皆鼎來而和氣仁聲洋溢於諸侯甸男邦采衛亦皆遣其臣來朝故曰見士於周或謂士當作事非也記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則見士於周者見其大夫於洛也周公咸勤者勤勞也勞使者之來也大誥者成王敘武王之勳而厲諸侯以伐三監之書也今三監既卽誅乃推大誥之意而將申之以治道也王若曰孟侯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寶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

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
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
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
嗚呼小子封惟淫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
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不懋乃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
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
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
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
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
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
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
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
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
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蒸厥兄兄亦不念鞫
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
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
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
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
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
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
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于
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
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
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
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
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汝王曰
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
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周公奉成王之命以誥康叔故敘王若曰孟侯孟侯長侯也康叔實周公之弟而曰長侯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同姓之國封寘為長若所謂方伯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封之父也丕大也顯明也丕顯哉文王之明德也夫大誥止敘武王之勳至是推原本所以致武王之勳者文王也此洪大誥治之證也文王之治無他道不過明德謹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以顯民而已夫德者歷代聖人之所尚故文王明以之人視文王愛之眞若父尊之眞若天父所佑怙天之所覆冒也宜乎升聞於上帝上帝垂休天命有歸也

揚之觀太誓之書曰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非明德以顯民乎罰者聖人不得已而用故文王謹以將之觀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於玆非愼罰以顯民乎不侮鰥寡者發政施仁以口先王覩無逸之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非用人也觀棫樸之詩曰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非庸庸

以顯民乎祗祗畏天也觀大明之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非祗祗以顯民乎威威服眾也觀皇矣之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非威威以顯民乎文王顯民之治備見於詩書今告康叔之辭欲其推廣文王之治以治其國也用肇造我區夏者言文王之德始大有平天下之具非謂得天下也武成謂以撫方夏後世之贊辭也越我一二邦以修若虞芮或者謂殪為殺非也蓋自此周道勃興商道淪喪也

所覆冒也宜乎升聞於上帝上帝垂休天命有歸也誕受厥命者受命而未得其位也其所謂殪戎商者勉就伐功故曰乃寡兄勖而封得以在玆東土者武王紹文王之力也所謂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周公既陳先王致治之由而又訓之使念其父兄今民將在敬循乃文考紹聞服其德言猶以為未足又使之敷求商先哲王之德以保乂民夫商自成湯

之後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豈不可以景行先哲而成治乎猶以爲未足又使求商之老成人宅心知訓又尚論古之哲王如堯舜禹之德用康保民乃大合天心順我之德以裕乃身不廢今之王命集是數者則康叔之德可以永保其國矣康叔之德已能裕乃身而周公猶訓之曰恫瘝疾痛也如疾痛在身以行其敬上以畏難諶之天命下以防難保之小人慄慄危懼以盡其心罔有逸豫則下民俾乂矣周公又曰我聞怨無大小不當有也愚夫愚

婦一能勝予欲其無怨惠其不惠勉其不勉乃服惟大我先王之德因以保商民亦以助我王宅天命作新斯民斯民始得歸化也此周公既陳文王之明德而使康叔因文王之德而求商先哲王之德商耆老成人之德古先哲王之德以洪天之德於以保民則所以紹述文王之明德至矣盡矣敬明乃罰者惟敬以持心則從恕明以行之則無私文王不得已而用刑視其民如傷愼罰之實也人有小罪非眚非大過也過雖微而不能改惟終行之以爲常乃其自作之

孽皇過也積之將至於大而不可解矣是則雖小而必罰也若罪大不終遂其非能知所犯出於過誤而求有以自新是則雖大而可赦也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義也非愼罰而何殺與不殺斯理較然封能知此則有敘時乃大明其法則民服矣民苟服則自相飭勉而底於和協無犯無禮矣汝視民之被刑罰如身有疾痛民斯遷善遠非而畢棄咎矣其視民如保赤子民斯不忍欺而康乂矣其殺不殺皆天子之法重則刑殺輕則劓耳皆非汝封所可專也故曰非乎哉王又曰外事外事者諸侯之所當事也臬猶門之有闌防民之具所謂法也汝布陳其臬司既主行我之法又當師商罰之有倫者既考商之法意又考商之民情取其要而服念之於五六日至於旬時乃得其要而大斷之愼罰之意著矣汝陳是臬事考商之典刑而斷之用其義刑義殺者皆良法也勿庸者刑期於無刑也以次汝封隱之於心乃盡順則曰時敘惟月未有順事猶以爲未足也非愼罰乎諸侯未

有若汝封之心我心我德惟汝知之康叔若不以恕
存心則周公此言不能入矣凡民自得罪者自作孽
也寇攘姦宄殺人以奪其貨財剛強而不畏死人無
不惡之者又況元惡大憝不慈不孝不友不蒸得罪
於爲政之人尤深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而不慈不孝不友不蒸豈非大泯亂乎泯亂者彝倫
攸斁也乃其自取文王之罰則其可赦乎雖不赦亦
未許封遽殺之謹之至也爾雅曰戛常也不率大常
不遵法度也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

有符節者皆有官君子也苟不率大常亦不在赦之
科汝當分別播告以道民大譬若弗念我言不用我
法是曠厥爲若之道是汝長惡我實惡之苟速由茲
義率之殺之汝得爲若爲長之道矣不然則既不能
宜其家彼小人及外正人之吏皆肆威虐而違王命
矣是無德以致治也汝當罔不克敬典常也凡厥
寬民惟文王之敬忌是法民既裕曰我惟有及於古
之人則我一人無不悅懌嗚呼行文王所以慎罰之
道至矣盡矣成王既告康叔以明德慎罰之道又教

其所以行文考之明德慎罰不侮鰥寡庸庸祗祗威
威顯民之要曰爽惟民迪吉康爽者明也若能如我
前所陳皆所以迪民於吉康也迪導之也若所謂躋
民於仁壽之域也凡民之生皆有常性君不迪之無
由自明我時其惟商先哲王皆有康乂斯民之德作
求者往復於商先哲王也汝勿謂商民不可治汝迪
之則無不從也不迪則無政事矣無政事則何以爲
邦乎我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民知德之說則罰斯
可行蓋不先以德而惟罰是用民無所措手足矣何
治之有今民亂靡有定是不靜也定則知所戾止知
其所止則君臣父子之道敘矣今曰不靜未戾厥心
民未能止其所也迪屢未同者雖屢迪之心猶未同
非民之罪迪之未至也明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天降罰於我以我不能迪也
夫何怨之有惟厥罪無在大不可謂小惡爲無傷也
亦無在多不可謂細行不能累德也而況顯聞於天
者乎成王戰戰兢兢懼獲罪於天也如此康叔安得
不敬乎敬者無作怨怨其豈可作乎作怨者用弗詢

之謀起匪彝之念也當蔽之以忱誠大取法敏德用安汝心審汝德遠汝猷則寬裕而民斯安我則不汝瑕玷不汝殄滅矣蓋天命靡常天若罰我我尚不敢怨汝其可不念哉苟其念之不至棄絕我之命矣享者享國也既享則當明汝服行之命高汝聰之聽斯民其有不康乎者乎至此則所以行文王明德慎罰不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之效至矣盡矣若王曰者周公奉成王之辭於始曰王若曰矣今復以此終之也周公謂我之言皆王命也勿替敬典者一篇之旨不出敬典汝聽我所以告汝之言乃以商民世享世享者世世享德也嘗考衞國之政若武公之睿聖文公之好善可謂世有其人矣豈惟如此雖靈公之無道猶能免乎喪邦以至亡秦之世惟衞獨享國四十世九百年與周匹休則世享之言驗矣此皆康叔之遺澤也向使康叔不克敬典不聽成王周公之告則子孫享國安能如是之長久耶嗚呼康叔者亦可謂聖人之徒矣

酒誥

此篇成王告康叔以商人化紂之沈湎當明酒禁故以酒誥別之其實康誥之辭也故一篇之義莫非戒酒先王設酒醴本爲祭祀養老合歡皆欲成禮若夫沈湎荒亡至於敗國喪家亡人豈先王之意哉紂之不善惟此爲甚此酒誥之所作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逖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
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
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
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
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聲香祀登

十三 四明鮑書 約園刊本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
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
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
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
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
休服宋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
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
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
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明大命於妹邦者欲令康叔明其大教於紂之邦妹
邦朝歌紂之舊都成王周公既已遷其民於洛則土
著不去者皆餘民也既居其地風俗未易革不得不
諄諄告戒之也穆考文王在周世次爲穆故武王
爲昭載見之詩曰率見昭考謂武王也西土圻岐鎬
之地庶邦諸侯庶士諸大夫少正御事羣小臣也皆
得以酒祀其先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若曰有
生以來惟聞以酒爲祀未聞許之飲也以亂而喪德

十四 四明鮑書 約園刊本

皆因後世嗜之而忘反故曰亦罔非酒惟辜文
喪邦皆因後世嗜之而生禍故曰亦罔非酒惟辜文
王誥教小子教其臣下有正有事無以酒爲常庶邦
之飲惟祀事訖始得飲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焉是
以德將之而無酒禍也今惟曰我民迪小子民皆視
汝以爲唱也惟士物者娣士之人物也謂商民本善
其所以不善非民之罪紂之不善所化也愛厥心臧
者惜其本善之心爲紂所化故欲使之聰聽祖考之
彝訓而化汝之德小大之人與汝爲一安得酒困乎

此德將之謂也妹土嗣爾股肱純者商民若繼以汝
股肱而輔翼其純德則必能藝稷勤勞以事父兄所
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
養厥父母者又能懋遷其有無以致養厥父母父母
乃喜咸自洗腆洗腆者蕭散優游之貌於時可以致
用酒矣庶士有正庶伯君子者皆士大夫也在爾常
聽我教爾大克羞耆惟君蓋能養老之義則克盡爲
君之道爾乃可以飲食醉飽矣其大者惟曰爾克永
觀省祖考之彝訓考中正之德猶不忘元祀克羞饋

祀則爾自大其道茲乃允惟王有正有事之臣有正
者大臣有事者小臣小大之德與爾爲一矣天亦順
爾元德令爾永不忘在王家以此觀之酒惟祭祀養
老得用之民其可飲乎西土棐徂棐徂者不遠也諸
侯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厚於酒故我得至於
今克受天命王曰我聞商先哲王迪畏上天明著小
民經德常德也秉哲持智也自湯至帝乙成王畏相
者能成王德以畏相故也畏相者重其輔相也惟御
事之臣亦能行恭敬之德無敢暇逸其敢有心於會

飲乎外之諸侯既不敢內之百官眾士宗工與夫里
居之士夫庶姓皆不敢湎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者
既各有職有事以助王之顯德是上欲祗君下欲辟
民豈暇飲酒乎在今後嗣王酣身者紂既沈湎六府
漫漫四支緜緜不知其身之屬我也憒憒然豈復能
造命以事天乎其祗其保皆懷怨不可變易大惟其
縱肆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以喪其威儀民罔不盡然
傷心夫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紂既酣身是無德以將
蕩蕩然矣民烏得不傷心乎既荒腆於酒不畏自止
過乃恣厥心之疾很不克畏死又烏知天命之難諶
乎彼方使民攘竊其犧牷口口口口口口口安能
薦酒醴爲馨香之祀乎去先王惟酒之義遠矣天之
監觀豈不聞乎民之怨氣登聞於天庶羣酣酒腥聞
在上故天降喪於商而無愛商之心矣天非虐商人
自取之爾予非多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夫水之
監形不過別其妍醜民之爲監以其治亂興亡無一
不在也商既墜命我其可不監以撫於時乎此教康
叔以商監不遠之義也予自今告汝以劼毖之道劼

固也㤅謹也與商之善臣侯甸男衛之諸侯況又有
太史內史爲汝之友乎彼善臣百宗工況惟爾事服
休之賢者服采之能者乎況又有圻父農夫宏夫之
三卿乎夫大國三卿圻父司馬也可順以疇咨農父
司徒也可教以遠罪宏父司空也可順以安民定辟
者可以安其君位而制於酒則沈湎之俗可移矣剛
制者彊禁之若欲不變其習不可不以剛制也既曰
剛制又遽康叔爲已甚之政勇於殺人則又爲之法
曰厥或告曰羣飲羣者君既禁酒人當畏戢而尚羣
飲實無忌憚也有告之者當不可縱勿使之逋逃也
盡執拘以歸於周子其殺者不允康叔專殺也子其
殺若今之法當議處斬非皆殺之也禁止之辭欲其
知畏當如是言也何以知之至言商之臣工湎於酒
則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成王之本心也此周家
之忠厚也惟其如此則汝當斯明享明享其國也若
不用我教辭我亦勿殛汝不明汝事其罪亦同於殺
汝當常聽朕㤅聽念而黽行之勿辯者不必譊譊乃
司民湎於酒爾民不湎於酒則汝之職舉矣然則成

王勤勤以作誥爲何事者司民湎於酒而已又何言
哉此所以戒其勿辯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
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
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今王惟曰先生既勤用民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
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案此篇講義原闕

尚書講義卷十四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周自太王去邠邑於岐山之下文王遷於豐詩稱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是也武王遷於鎬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是也成王至是欲謀都洛洛當天下之中四方貢賦道路適均而武王克商遷九鼎居之已有意都洛矣成王所以繼先志也其曰在豐自鎬至豐款文王之故都告文王之清廟也其曰相宅將營宮室必相其陰陽所謂辨方正位以建國也鎬京謂之宗周而洛謂之成周成周東都也即是朝諸侯焉其後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東都有以見成王營此所以朝諸侯也說者謂成王實未嘗遷幸至平王避犬戎之禍始居於洛謂之東周而鎬京始廢黍離之詩序曰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於是鎬爲犬戎所殘始爲邱墟揚雄乃謂犬戎在成周之詳也然書序今言欲宅洛邑欲者未定之辭意周公知將爲天地之中故欲營治以爲王都因遷商頑民而自治之則平王東遷之應已兆於此矣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召誥之作召公復命之辭也而此載行幸作役告成之月日意者聖人定書取吏氏之紀冠於首也於是周公輔成王七年矣二月朔後六日成王自周至豐周即鎬京成王所都豐有文王之廟以營洛告也三日而召公至月丙午正三日也朏者生明之名又三日則庶民攻之庶商者既得卜矣則經之營之又三日則庶民攻之以見商民之多雖頑而即工也水北曰汭攻者治其

險穢位者朝市宗廟郊社之位也位成矣周公始來徧觀乃以丁巳用牲於郊告天地牛二者上帝而以后稷配翼日社於新邑告地也牛一羊一豕一者天子社稷皆太牢用牛其是矣附以羊豕羣小祀從也稷不與者以配天而致告也庶商吾讎也猶有子來之心則周民可知矣天地至神也猶申告成之祀則祖宗可知矣遷都之意幽明已白周公乃朝用書命庶商侯甸男邦伯者周公以書告商民與諸侯所以遵王命也蓋周有天下九夷八蠻尚皆馴服猶有商

民不能革化昧天命之所歸故謂之頑成王周公安得奠枕今於此舉所以探商民之心而鎮服商民之亂也庶殷丕作大盡力役亦既聽命矣復何患哉然非周公無以經始非召公無以成終成王之致隆平師保之力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案此條講義原闕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相考也先哲古聖也面嚮也考古聖人有夏曰禹天順其與子而保民禹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有商曰湯天順其格天而保民湯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今皆既墜厥命豈禹湯之罪哉紂紊紊紛廢棄而失之也今幼沖之子成王嗣文武之業無遺壽耆之人周公爲之師召公爲之保也考古人之德知文武畀付之意亦若禹湯之望其後嗣也矧又能考謀自天其都洛之舉非人謀也考之於天亦能面考天道而順之也順天矣若小民不誠亦何貴於君乎故召公又曰有王雖小實武王之元子也大能誠感於小民今有休

美矣夫使諸侯及庶殷大作以聽命非有以感於民心其能若是皆周公召公歸美之辭也王不敢後者不敢不敬天也用顧畏於民嚻者不惟畏天亦畏民心之險也上而欽天而天予下而畏民而民從則來紹上帝荷上帝之歆以宅土中享四方之歸豈不宜哉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既贊成王曰今休又恐諸侯庶殷未之然也於是引周公之辭以爲證亦曰今休可謂善揚君之美矣皇天者法道之天也道之在天下聖人得之以洪覆人物其功乃能配天民物之在君治如生於元氣之中長養而不知其恩如游於春風之中鼓舞而不知其和故曰其自時配皇天蓋君者民物神祇之主祭祀於上下則天地神祇爲之降格卜宅於大邑則中土之民爲之時乂上有昊天之成命下有斯民之嚮治今其享盈成之美矣然則周公之辭與召公之

尚書講義 卷十五

五 四明簿書 約園刊本

誥蓋無以異召公於是又曰先王服殷御事殷之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者成王始以商民難變遷之事於我有周御事者以同其心介我有周御事洛邑使居地中陶天地之正氣變其風聲氣習欲令以協其力如是乃爲服周之化也然商民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敎之則節性者豈非敎之乎敎之則日進而不自知安知商民之爲周民乎周民之爲商民乎雖然王欲使羣下節性苟身自不修雖令不從矣此所以戒以敬作所而不可不敬德也易曰艮其止止敬作所則羣下之性何從而節節矣

尚書講義 卷十五

六 四明簿書 約園刊本

其所也老子曰不失其所者久則所者其性也王不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夏之天下桀失之商之天下紂失之則監於二代者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商

人固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今嗣王不可不監夏后之世又不可不監商紂之時也我不敢知夏商之受命與夫歷年之多寡亦不敢知其不延而早墜厥命蓋以天難諶而命靡常豈可俄而度哉此不敢知也然而豈終不可知耶試以德之敬不敬占之則應若影響之無差矣夏禹敬天而天愛之敬民而民歸之成湯亦然至其末也桀紂反之而失天下則嗣王承文武之烈其所以得天下亦禹湯也豈可不以桀紂爲戒乎故曰既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誠欲使成王思二國之所以失天命繼嗣文武之道順以求其功也嗚呼使夏人思大禹之功則安得有鳴條之戰使商人監夏氏之失則安得有牧野之師嗣王監之而不敬焉亦使後人復以嗣王爲監矣嗚呼召公之戒可謂切至矣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則曰我受天命丕可不監夏后之世又不可不監商紂之時也我不敢知夏商之受命與夫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王乃初服始宅而朝也召公譬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夫人有生之初不失善心是天所命不自他求而固有者也故曰自貽哲者上智之謂也上智之人與生俱生至於下愚則以習而成非天命也苟不失

其赤子之善則德之吉凶數之修短皆自我感召而已王宅新邑如人初生不可因陋就簡當汲汲修其敬德庶復其初是以用其德以祈天永命也以德則動罔不吉以數則多歷年所此天之永命也王其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也蓋小民麗於非法以愚而不知禁故也王豈可亦恣其殄戮而弗哀矜之耶傳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如是然後可以乂民若有功皆王以德爲先非因刑而致治也若小民則知用刑於天下而已刑豈可常用哉王當

以敬德而易小民之用非法則斯顯著昭明矣遷都本以爲民今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則王受命歷年當若夏商以民心而受天命民歸而天予之也復曰予小民敢以讎民讎民商之頑民也百君子周之賢士大夫也友民周之良民也保受王威命明德則民心無頑良無遠近皆歸之矣王終有成命矣當是時也王之威德豈不顯若昭明哉臣但能以民心天命規正於王不敢自伐其勤勞惟恭以事王助王毖祀而有祈於天君臣如此天豈不永其命乎召公相

闕

洛誥

成王左右之功於茲可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案此條講義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子明辟自孔氏以爲周公居攝而還位於成王之辭其後諸儒無有異論惟王安石以爲復者告也明辟君也周公以定洛告成王非攝位而還之也復者若說命所謂說復於王孟子所謂有復於王者是也若謂周公作是書而還位於成王則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是成王自卽位已爲君在上不知周公昔何所受而今還之也漢儒不達復字之義乃以爲還位後世紛紛遂有復辟之論以事理考之當以王說爲然也洛邑既成周公徵三監之叛畏商人之不服爲腹心害欲爲國家消萬世之禍是以身任其責斷然宅洛而不辭復子明辟若曰致書於王也嘗謂周公攝政固當還也方周公有營洛之役王之所聞止於仲圖而公遽以還政爲說言非其時成

王得無疑乎又況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踐阼實在成王何以復辟爲也其言迺然非類學者當自知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辟君也成王旣長爲明君矣周公居於洛宜也王如

弗敢者周公遣仲之辭也夫受天之命先有以基之然後乃定而不傾王如未敢相捨當及天之基命定不可失之意予今作洛乃是嗣保天命大相東土其基王之治民明辟爾蓋周家所患在於商民商民苟弗悛嗣有三監之叛周之所以爲周未可知也周公知其然作宅東土以鎮服其民所以爲王基其治民作辟之本嗣保者或云繼召公而相宅也是故自乙卯朝至於洛師者眾也若所謂京師也既卜河朔黎水又卜瀍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東皆不如洛洛者

召公所先卜也龜之有靈其不變如此伊洛瀍澗皆在河之左右而黎陽在河北故曰河朔黎水洛食者凡卜之道先墨龜爲兆而令謂之令龜灼而兆順其墨謂之食墨其曰惟洛食者兆順其墨也仲使也使之獻圖而告卜也王乃拜手稽首以受之以食洛爲天休則營而作之可與吾宗周並休矣常吉永吉也二人皆知其永吉斷以示天下所謂其貞也則億萬斯年實我公之惠也拜手稽首誨言拜其誨言不敢慢也或曰二人文武也以詢語考之周公召公而已

此不可不辨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焰焰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王既定洛復歸於鎬使往來以傳辭也周公居洛始祭以落其成故曰肇成殷祀祀之盛也如易所謂殷薦之上帝之殷也而必歸之王周公不敢專也夫禮有常文非此族者不在祀典今而咸秩之是雖不在祀典者亦預祀也豈非盛乎周公使百工從王以歸周則召公居洛也明矣而惟曰庶有事者請所事於祭祀之閒也王即命曰記功宗者尊其功也以功之尊者作元祀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也新邑既定莫先於紀功莫大於百世祀此成績所以紀太常而祭於丞之意也惟命者周公受命之辭也曰汝受命篤弼丕視故今有報功之意

也既大閱紀功之載籍乃悉有王自命之人莅政之初紀功乃有不實之患此周公所以勤勤也孺子者王也其朋言王不可以私黨用人也其往言王自此以往也火始燄燄當卽撲之勿待其炎灼而弗可絕也一順典常以撫事如我在周輔佐之日勿參以私人我雖在新邑王當使舊僚嚮者舊僚以作有功厚大汝心裕廣汝德勿屑屑以自私則汝有譽於天下矣嗚呼周公一覽載籍之失其丁寧告戒已如此則成王之過行戲言宜乎少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公既受命故復以王之居周者戒之汝惟沖子惟終戒其克終如始也爲君之道必察其臣之誠僞故享不享皆當識也享者享於上也若祭祀之享方其來享苟多物而誠不至焉與不享同役志於享則凡行以奉我者皆誠也不役志於享則其儀略吾故知其明農哉夫其乃祖乃父所以裕民之道初

不求之遠而使至於背戾先於農而已倉廩實然後知禮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則農者在所先務也臣工之詩戒助祭之諸侯終始以農告蓋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於此而不忘本周公所望於成王也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者王以爲公明保輔我祖我父丕顯之德欲我對揚我祖我父之烈以答天命以和民之秉彝而處於眾則民成矣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故厚將禮以有功者置之元祀而無文者咸秩之以爲從祀周公豈淫祠者

哉必其德明可薦之鬼神故也光於上下天地爲之感格也勤施於四方萬民爲之嚮化也旁作者左右我王使用穆穆欽敘之德以迓其隆平故文武之教不迷凡所以致祭之道皆由公指之則吾何爲哉恭己夙夜以事百神而已易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其此之謂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公功棐迪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王又曰公者呼之也小子成王自稱也其退即辟於周者公既語我我退即往君於周矣命公後者使公且住洛綏其歸周之期也四方雖順治未定於宗禮故亦未及鎮撫公之功祝公順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者居洛以監觀刑獄百工之事誕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治爲四方之輔也嗚呼成王憚禮之未定可謂知所先務矣周公所以不得不作周官也周官之書必作於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後者蓋此意也而謂

之宗禮者伯夷掌禮謂之秩宗而周官亦謂之宗伯則禮之謂宗禮蓋有自矣成王至是欲以禮法維太平此神祇祖考不得不安樂之也說者以命公後爲立伯禽於魯其說自非古者諸侯入爲王卿士未有即命其世子嗣位者周公身存而伯禽自立可乎解書者徒見建爾元子俾侯於魯之詩遂遷就而爲之說使成王果越舊章而爲之周公亦豈肯受乎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之於周公非待之不疑何能致是非特之以爲
安危亦何必勤勤如是耶今曰公定言公之心肯處
於洛我乃敢歸宗周公功肅將祗歡者言周公肅而
將命商民自然得其歡心苟公不留我則困矣此所
以戒其無固我能於康民之事無厭斁之心則有望
於公在無固也公其勿替俾儀刑於四海乃可世世
享德矣成王懼商民之頑懲三監之擾其恤民之心
如是切至孰謂其幼沖哉以周公之聖受武王寄託
克荷天下之重而成王猶丁寧告戒之勤若此況其

下於周公者成王馭之必有其道矣嗚呼賢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殛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
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毖殷乃命寧予以
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
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予乃德殷乃引考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既告之如是明悉周公拜手稽首而復於王曰王
命臣以宅洛邑臣承保文祖所受於天之民而增光
烈考武王所以有後嗣之意無不盡蔡也孺子來相
宅者成王實始來祭也成王大厚典禮以禮商之賢
人治爲四方新立其法使罔不來朝則天下之蔡蓋
自成王爲之先也其自時中已治至於萬邦咸休由
內以及外王乃有成績予旦以眾賢及御事勤奉文
武之成憲以答有眾則有眾之孚信蓋自周公爲之
先也成王若是周公又若是可謂相得益彰矣考我
昭明成王以儀刑四方乃盡文王之德也使我敬治
商民故綏安我以秬鬯二卣夫秬黑黍香草卣中
尊也皆天子所以享上帝薦祖考之物成王使周公
以此有事於神祇故曰明禋也周公拜手稽首以將
君命不敢宿留於家則以禋於文王武王之廟其祝
之辭祭之福具見於下蓋欲文武惠吾王力行敘治
之勤無有過疾所謂身之痾政之疵民之瘼皆去矣
萬年厭飫我王之德而商之餘民亦乃延頸以考我
王王使商人乃承其餘烈亦具萬年永觀我王懷柔

之德所謂與王同休也嗚呼周公如是之謙恭如是之將命後世猶有謂成王以天子之禮樂賜周公者嗚呼其誤矣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魯用天子禮樂世世僭禮孰謂成王肯賜之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自召誥之首用牲於郊社於新邑之後至是禋於

文王武王之廟天神地祇人鬼俱享矣皆史氏之紀聖人定書分而附於二篇之前後使當時作洛之次序雖百世之下可考而知也其遺後世亦厚矣戊午社於新邑又七日甲子周公乃以成王朝諸侯庶殷既皆用命王乃告以使公居洛之意與公反覆言之已定矣乃用牛以告文武使知周公居洛之意其曰後者不敢絕周公之歸意姑留以鎮洛之辭也說者乃謂王立周公之後於魯夫使之居洛而立其子是成王疑周公不用命立其子以堅其心也周公豈反

側而跋扈者何必爲此使成王果有是心周公方且恐懼之不暇而敢受之乎此後世求經太深至於如此之鑿也其實王欲歸周百工既從王於周獨使公少留而後歸也烝冬祭也歲十二月索享之祭故備物而熟之故曰烝今祭於文武之廟加牛以彰其備禮也逸史之名也王賓周公殺牲以祭而祖考咸格王入太室者太廟之中室按月令冬居玄堂夏秋之閒土用事四居太廟之太室祭有九祼在饋先先其誠也保事既畢乃明告周公之居洛中冊使逸安之在十二月周公乃還政以居洛周公相成王誕保文武之民至是七年亦可以還政矣此皆史氏之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此史氏紀周公遷商民於洛而告以天命也周公既成洛邑始自別爲成周既以鎬京爲宗周不得不以成周自異既遷商民於此又不得不以周爲名也言民則士在其中今不誥民而誥士成王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俗有一二曰士一二曰民後世之治不思率士而求率民此所以紛紛而不得其要也今夫民俗之

善不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極則鑿井耕田日用飲食而已何有於君上哉何知於禮節榮辱哉唯夫士俗之善則禮義廉恥由此而生禮以辨君臣上下之分義以明是非利害之端廉以持進退取予之節而恥以立曲直避就之方橫目之民蚩蚩可見士之所爲以爲趨向苟士之所爲無異於橫目則亦何所貴哉晉惠公之在秦也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士民之見如是相遠則欲移風易俗豈不望於士君子哉孟子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此民也而況於士之類乎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周公始宅洛必先誥多士者以其在民上民視之爲趨嚮故也必曰商王士多商之遺士也武王伐紂許

久矣而士猶念商而誦之商王士以此知三代之時士有節操非若後世乍臣乍叛之徒成王所以委曲諭之而不忍加誅亦以勸當世也然而不可不諭者慮其此心不固將又有武庚之變故使周公鎮之而告以天命也傳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唯士然後可以天命諭也天之弗弔大降喪於商而佑我有周周將天威以致罰於王以正商命之終於天也今陳告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獵取天命天不與爾故使爾王不能固守其治天所以輔我此言天之不與商也非

我一人敢僥求天位帝不與爾故使我民相攜持而
至以昭天之明威此言帝之不與商也曰天曰帝交
舉以明商之得罪於天深所以使商士知天命之可
畏而不敢怨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
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
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
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明祇惟
茲欲使商之多士知天命之所歸故舉汝商之先祖
所以革夏以證我周之先祖所以代商之由使之無
疑於天命也引棄去也天之所棄者以其逸而無勤
勞也有夏之君不趨於逸則天降格而嚮之言其與
天通也桀既弗克用此以事天乃大淫泆而文過以
維辭時天罔念聞言其與天不通也天本有嚮夏之
命今則廢矣不降格而降罰矣故汝商之先祖成湯
始得革夏命俊乂斯民而甸治四方也自成湯至於
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明其德於己而恤其祀
於神天嚮其德乃大建立其祚而保乂其君其君亦
罔敢失天意罔不配天而澤天下自此以後嗣王則
紂矣大不明德以顯天天且不能事而況能聽念先
王之勤家乎不勤者如有夏之適逸也大淫其泆不
顧於天顯民祇言其不顧顯天敬民之理天既不保
降茲大喪亦猶天爲商降罰於夏也天既不畀皆於
厥德小大之邦用喪罔非有辭於罰亦猶有夏民欲
與之皆亡也嗚呼與亂同事罔不亡夏桀商紂爲惡
不同同歸於亂至其錯天命則如出一轍豈我武王
私意哉爾商多士於此不可不知時變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
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
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
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今惟我周王周之先王也靈神也莫神於天我既大承事於天有命當剿絶有商我復告勑於帝以待天命故觀兵於孟津以歸冀商之改過期不再往惟爾王家既無悔過之心此武王所以必往故曰惟爾王家我適我之受天命如是而汝太無法度復挾三監以叛固非擾動爾邑念天命之不可不征但使大戾即罪餘黨之不正者悉寬肆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今遷汝而西居於洛邑非我所為不靖以勞動汝時惟天命也嗚呼商士汝當知所歸矣自今一遷朕不再勞故曰不敢有後當無我怨也汝知商之先祖有册有典且載革命之初迪簡賢俊置之王庭使服事於百寮是商嘗用夏之遺士矣吾非不能用其德不可信德不可信又焉可爾爾既挾我三監是其德不可信德不可信又焉可用但聽其有德者用之爾我不敢求爾於商邑若商之用夏士也但率循此意以寬肆矜容之爾非我之罪汝自取之亦天命也嗚呼商士汝當知所擇也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成王欲使商之多士知畏天罰格心以向化故言來自奄奄者成王所伐之國四國者三監及奄也大降致罰也移爾遐逖者屏之遠方雖欲宅洛不可得也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言令協比其心臣事我而尊多其遜順之道也豈有悖逆之患哉我不殺爾惟時申命者重告之以作洛之意言四方罔不賓服在爾多士亦當服我奔走為臣而遜順之道爾乃尚有爾土循此當安樂業也爾乃尚寧幹止循此當以身幹安

佚也爾克敬天命天亦予爾矜爾爾不克敬何止不有爾土亦將致天之罰於爾躬矣先言有爾土寧幹止其居其身之可保者以其敬也後言不宮不有爾土致罰於躬其身之不可保者以其弗敬也今爾之時不可失能宅爾邑自然懷念子孫而繼爾居矣斯干之詩乃安斯寢而繼之以乃占我夢者此也能保其身自然得終其壽而有年矣洪範之書康寧壽考不可偏廢者此也爾既各懷長久之計少者安得不興起而從之遷乎王曰又曰併言者說者以為脫文以意考之殆記事者之言也王言之矣他日又言之此所謂王曰又曰也然而雖屢言之不過言爾所居之地所居之地非洛邑乎

周公作無逸

古之大臣何其愛君之深憂君之切而欲其君之壽也詩於天保之序曰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可謂愛而欲其壽也然猶待若能下下而為之則周公之心過於遠遠矣三代之下非謂其君不能而不言則必待其君有過而始言豈不進則固寵退則縞名皆周公之罪人也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獨無逸立政二篇不然此周公慮患之深先事而言之因名見義是故序不著其由也嗚呼天以無逸而行四時地以無逸播殖萬物君以無逸而緝成庶政一言以盡之曰勤而已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也人之有生壽夭禍福惟其所召好德必康寧為仁必壽考理之自然者當湯之世有能致一濩之功者雖其同歸焦爛然必致一濩者後枯此人生不可不勤勤則壽也壽生於勤夭生於逸逸則無所用心聲色由是而沈溺玩好由是而鼓蕩此心一弛萬惡皆歸遠忠直近邪佞窮奢極欲嚴刑峻誅皆由是而生焉亂亡從之壽將焉在及其終也乃反怨天不其晚矣則周公先事而言不敢謂其君不能而不言亦不敢待其君有過而始言豈不為眷眷愛君憂國而欲其壽乎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

天下之至勤勞無若農夫終歲勤勤僅而成功幸而有年足以飽煖不幸而凶歉相藉而爲芋然未嘗因噎廢食而遂至於輟耕也是以歲事畢春氣萌動又將有事於西疇四時循環無日休息可謂艱難矣君子所其無逸者蓋若北辰之居所所者居而不移之謂也言君子於無逸終身居之死而後已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逸者先知其難而逸異乎常人之逸也吾之有生衣帛食肉養生喪死之具無一不以粟易之者是皆農夫之勤所致也吾雖不親耒耜不荷畚鍤敢不知其所自乎知其所自安敢妄有作爲而勞吾民乎此吾之逸所以異也小人依我而爲命一嚬一笑是其休戚一動一止是其死生吾寧瘠而使天下肥吾寧不足而使百姓足一賦斂不敢過一力役不敢興而況盤遊田獵干戈之戰鬬土木之營作乎故此之不爲吾方蓁然凝神蠖濩之中豈不爲逸乎故曰此吾之逸異乎常人之逸也相小人者卽小人以爲喻也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不知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夫諺虧侮也誕誑欺也不惟惰其四肢乃反虧侮誑欺又誣昔之人爲無聞知無聞知者若今之諺曰

入長生久視之域則豈不爲愛之乎韓非子力敘帝堯大禹之勤勞儉約乃曰此不肖人之所務其亦侮其君以爲昔之人無聞知也二世用之卒至喪亡嗚呼可以信周公之言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

議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
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中宗謂太戊也先言太戊者以得年之多寡爲先後
也夫爲天下之至尊逸也勞也唯所欲爲凡無不可
意者今而嚴恭寅畏上帝天命下懼民情至於不敢
荒寧誰驅之使然耶自非其中素知小人之勞何以
至此高宗之治說命載之詳矣其要在於不敢荒寧
至於商邦嘉靖想見其時雍容舒泰斯民無毫髮之
擾小大無怨固其宜也祖甲之治伊訓太甲咸有一
德載之詳矣其要在於知小人之依想其時務養斯
民寬而無告悉在鞠育如慈母愛子賢則親之無能
則憐之不侮鰥寡固其宜也此三人者眞賢聖之君
厥享國久長豈由他得然而就三君言之中宗爲至
難得何者高宗祖甲或舊勞於外或舊爲小人長於
民閒親與物接知民疾苦故即位而不敢暇逸至於

中宗天資聰明於深宮之中灼知小人之勞不待目
見身親而自知艱難是其爲至難得自時厥後立王
生則逸不知小人之勞惟從事於耽樂耽樂者肅君
以爲逸而聖君以爲勞蓋聲色鼓蕩玩好燮感能使
人耳目變易日新而不得停內狎嬖佞外禦忠良能
使人心思險慢日肆而不知倦自他人觀之無一俄
頃休息而肅君方且安而行之此古人以爲鴆毒也
茲逸也豈不爲勞乎卒之蹙湊之幾寒熱之媒伐性
之斧腐腸之藥交攻而不赦欲望其長年其可得乎

嗚呼周公之愛君可謂切至矣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
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
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克自抑畏者非有鞏

策警誨之所致其謙虛兢畏出於天維也文王惡衣服而盡力於務民裕農之事徽柔懿恭可以想像文王之形容也蓋孰不爲柔徽者柔之美美矣則無纖指之悔孰不爲恭懿者恭之淑淑矣則無胏下之巽蓋四德之中惟柔恭可見徽懿不可得而見也即柔之中可以知徽即恭之中可以知懿徽柔則無優柔之患懿恭則無足恭之患矣文王知小民之勞苦鰥寡之困窮下氣降心振此二德如慈母之於子不敢疾聲厲色待之恐其畏而不懷也不敢以怒心忿氣

觸之恐其疑而不至也惟其有矜憐撫掩保抱攜持之德故其徽柔懿恭可以想見也自朝至昃無食頃不在萬民則咸和之效可知矣況敢盤於遊田而以庶邦之供爲耽樂之私用乎自中年受命九十七乃終享國五十年可謂壽矣說者尙謂以憂勤損壽蓋以文王之無遜宜得永年之壽於此猶未慊於人心也嗣王監此不可淫於觀遊遜樂田獵之事使萬民之供亦惟正也苟或外此則四方之奉不足以支旬月之費茲遜也適所以爲勞歟無皇者不暇也勿以謂一日之耽樂不足累德日復一日則非民所訓非天所順必有大咎矣天人之際呼可畏哉無若紂之迷亂沈湎於酒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人主之聰不在兩耳而在眾耳人主之明不在兩目而在眾目人主之德不在一心而在眾心古之愚民不能譸張爲幻於人主之前者以人主之前有眾賢爲之輔也譸誑也張誕也至於幻則迷惑人主之聰明心志而使轉移者也夫既有人訓告以順其理保惠以防其過教誨以攻其失則孰患誑誕迷惑之人哉此而不聽所謂詘詘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譸張爲幻固其宜也自是而變亂先王之政刑至於小大罔不失序矣惟民之生賴人主以爲牧養苟不然是否也厥心違怨厥口詛祝怨氣詛語充塞天地洋溢四海沖和揉爲乖戾診瑞應化爲災殃人主獨能保

其壽乎此周公所以推其極而告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玆

迪哲者得道而能順以照臨四方也古之先王莫不如是而周公獨取是四人者蓋以其近古而耳目尚可聞見也或告以小人怨詈鮮有不怒者唯虛舟之觸瓢瓦之擲可以免怒小人何所逃非耶是故迪哲之聖人察其告語皆誣人譖人者唯皇自敬德而已皇者從容能爲之謂也我既從容自敬厥德百姓有過唯曰在予一人故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者念咎之深也不敢含怒者不唯不肆亦不嚴也非迪哲之君焉能至是蓋既已迪哲視天下小人固在不覺不知之域每軫哀矜拯救之心欲其盡出迷途而未得也居是時雖或怨或詈我亦憫其失道而至是又何有怨心者仲尼得一貫之道而以忠恕行於世者爲得此也此厥不聽則人始得而誠我譸張爲幻之徒始得而肆始則怨詈者受誅終則不怨不詈者亦受誅無辜以及禍也既不能永念爲君子之道又不能克寬容眾之心以致於此卒之一身爲怨府怨既叢於身其克永年者幾希矣嗣王可不監之雖然周公方以無逸告君而終以此者誠欲使成王知聽言之艱而罪人之不易也怨而不解得保其社稷者世固無是理嗚呼周公之意深矣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案此條講義原闕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

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予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案此條講義原闕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周公既引所以相成王者勉召公又言商之諸相所以事後王者以明非獨吾二人古之人皆然也惟伊尹相成湯以格天相太甲以格於上帝相成湯之時不可及也相太甲時則與伊陟臣扈同功言有差殊以君之賢聖分也巫咸乂王家又治也陟上也與祖乙時巫賢武丁時甘盤亦率惟茲有所陳於王以保乂有商故商之賢聖之君皆能感格神祇上而配於

天夫配天與格天格於上帝小異矣此亦以君之賢聖分也其所以使其多歷年所而天惟純佑百姓豐實則自成湯至於高宗同也王人衙王命之人也皆秉德明恤小臣左右進習之人也侯甸王之近畿之人也矧咸奔走執事之賤者也惟茲惟德稱莫不以德舉也既皆用乂其君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之信罔不是孚也夫周公必舉多歷年所而終於有孚者以己之相成王尚在幼沖年既未久德亦未洽其流言之變小臣有所未孚也必待久而後孚若商

之諸臣可也是欲勉召公同施其力以冀久遠勿以憂懼而遂已也然臣扈湯之臣至太戊時已百歲餘矣則相後君不待於老臣乎語此則周召不得不任其責也高宗所以中興得傅說也而周公獨引甘盤蓋高宗不學於甘盤則不知恭默思道無以得傅說繹意甘盤者亦先朝之舊臣也是故引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

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天之所以續永命者在乎平格平者言其德之一格者言其至彼有商之君賢聖如此而天復壽其一德至德之臣以保乂如此紂既迷亂嗣天滅威天滅而威之也今汝憂深思遠念天有固我之命以治顯於我新造邦則召公聞此憂宜解矣在昔上帝割

喪商邦而申勸文王之德以集大命於其身文王尚克修泰和之治於諸夏亦惟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而已茲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使文王不能與此五人往來順其彝倫之敎文王亦無德降於國人矣今社稷之未安流言之日至豈吾一人之德不及五人者乎五人者亦惟純佑文王秉德迪之天威故昭文王之德以順於人以見於遠以冒於眾用以聞於上帝而遂受商之天命也周公前引有商舊臣之相茲又以文王之臣所以相武王者告召公於此能忘捐身徇國以圖社

稷之安乎又何不說之有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周公之爲此書歷敘有商之相若伊尹輩皆以先朝舊老克相後人文王五人至武王之世雖亡其一然四友益以同德同心輔治既昭文王之德於前又昭

武王之德於後尙迪有祿者古以死爲無祿有祿言其尙無志也武王之勝商惟茲四人之力昭顯武王使覆冒天下丕大也單小也使大小咸稱其德也今在我爲相若游大川非若伊尹之可以獨任必藉汝爽同心乃濟今吾二人既受武王之託其相成王亦若四友之相武王可也與爾末在位時已皆相與若同此不贊庶幾貢矣今當收效不勉其不及爲耆德老成而使德不降於人以去則何所貴於相友古以鳴鳥喻求友伐木之詩是也鳴鳥不聞不得友以

成安能格於至治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民勵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亦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襲我二人汝有合哉

周公旣已陳平生相與之意以勉其留而覬其不說之心矣茲又言己之受命於武王者有無疆之休亦有無疆之艱表其成治之不易也故先告以君肆其

在亶者在乎自信以乘茲大命也我文考之念後人有無疆之憂在汝二人丕承而已夫人臣託六尺之孤竭其力繼之以死可也豈可以社稷未安而徒懷憂乎周公又曰告汝朕允信也言我之言出於信汝保誕當克敬也我視商之所以喪亂以無人若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徒爲之倡也否不然也微子之言紂曰吁其耆長舊有位人旣不用老成人所謂大否也天威不遠有臣如此無臣如彼可謂明效矣予言苟出於不信豈敢若此多誥實欲贊我

二人使終其始汝試思之當有合於人心有合於人心則無商之大否矣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言曰我之所言如是也周之治方興而未洽周之福方至而日增以我二人同心故也我二人何以勝之汝克敬德而明俊民舉賢以爲助在進成王於昌大之時也篤厚也棐輔也凡周室至於今日休美以我二人厚輔之也咸其也今勉召公其成文王之功其勤至於不怠可以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都在鎬簡簡中國之西海隅出日舉甚遠者言之也予不惠者我不欲若茲多誥言不欲喋喋言之誠以畏天命而憫人窮也周公之本心今披露於召公召公於此能忘情於武王而以憂畏去乎又歎曰君乃知民德

中庸之德民鮮能久者以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我二人既已同心於前不可以憂畏而不終於後祇順以行惟敬以用治不可不勉也此書之作周公不失爲聖召公不失爲賢其初不失同心其終不失相勉以臍治周南召南萬世知其爲不可及也而解者曰召公疑周公又曰不說周公歸政而復留又曰不說成王之不知周公誤矣若曰召公疑周公則武王不知而使之公疑周公則武王不應使之左右成王不知而使之留是召公欲專政是武王之不智也若曰不說其復留是召公知人主而徒爲緘默以不說豈所望於召公哉況眷阿公劉之戒召公之不知則召公身爲大臣不能開悟人主而徒爲緘默以不說豈所望於召公哉況眷阿公劉之戒召公非不敢言者何獨於周公而默然乎是知解者之誤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此孔子序史氏所紀周公請諸成王命蔡仲之意也序後一章亦史氏之記也其曰囚蔡叔稱沒則若無曰周公囚之至死不赦以序考之蔡叔

罪而死者至死不赦之說或可以疑也況方囚蔡叔而蔡仲已爲卿士父囚而子在位其心將何以處之周公忠厚人也忍使其子貪位慕祿而不是父乎而所謂克庸祇德者幾於溢美矣由是知周公之囚蔡叔非若後世禁錮終身意必有還復之期蔡仲斯爲不忝矣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文之昭武之穆豈有澤及遠族而捨我之親親不使自新平序直言踐諸侯位以明周家忠厚不以父罪而廢其子與舜殛鯀興禹不約而同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史臣之記也周公位冢宰以正百工行宰相之事以表率百僚也後世乃有居天子位之說夫周公爲天子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商復讎矣蓋商之遺澤在人雖更辛紂之酷虐人心猶未離至成王之世受周之撫養不爲不久而念商猶不忘向非周公奮不顧身力任此責則周未必不復爲商此周公於流言之變幷二叔以討之於既遷之後作多士以誥之也雖然使管叔不附武庚則周公處之必有道未必誅也觀其囚蔡叔以車七乘遷於郭鄰而已降霍叔爲庶人止三年而已亦可見其治親之道矣案史記世家武王封功臣昆弟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處於霍而經傳所載惟言二叔此復有霍叔何哉蓋霍叔雖監商不挾商民以叛此其得罪所以輕既言羣叔則流言之釁霍叔亦在章章矣使二叔不附商罪止同於霍叔三年之後復齒於諸侯之列與無過人同也由此觀之周公之討二叔豈得已哉爲社稷計爾

率德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改行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也克謹厥猷所爲無不謹也欲盡前人之愆莫若忠
孝忠則不忘本朝孝則不忘前人爾乃邁迹自身一
身邁德勤行而不怠使子孫可以循迹而取法所謂
垂憲乃後者蔡叔之罪在違王命違王命者附商而
叛周與商遺民同謂周之取商爲不然心實謀逆也

六曰蓋前人之愆者前人有愆對其子言豈曰慕之
惟當囑其掩覆求立事君之大節以洗其昨非爾故
曰蓋也能如是豈不曰忠乎豈不曰孝乎繹嘗謂周
公位冢宰凡所欲爲無不如志而善則稱君過則稱
己周公造次未嘗忘之且誅管蔡者成王也非成王
之命周公安敢專罰而經之所載直言周公位冢宰
而爲之可謂過則稱己矣封蔡仲者周公也非周公
知之成王何自而封而經之所載直言請命於王而
邦之蔡可謂善則稱君矣彼後世負不賞之功而招
權以自用者固周公之罪人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
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
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
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經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
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案此段講義原闕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奄之爲國淮夷一部落也淮蒲之夷叛服不常舊矣
成王政奄言淮夷既平四方無虞王政乃成也將蒲
姑者周公以成王遷奄之命謀及召公也此君奭所
謂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是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自奄歸宗周豐鎬之都也洛則謂之成周
作書以誥多方多方者普告諸侯非如多士止告三
監及淮夷奄也蓋成王即政之後三監及奄已不足
慮所誥者天下諸侯故書曰告爾四國多方因四國
而告多方也當是時周公宅洛已能鎮服天下其叛
亂之國既以滅亡國家駸駸無事自此布政設官而
持盈守成以文太平故立政周官以次而舉也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

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爾多方士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政不蠲烝天

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

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曰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因四國有變既定矣乃幷諸侯而申告之故曰告爾四國多方也成王已於多士告商之叛民今其辭率推廣多士之書以幷告諸侯也殷侯諸侯皆商之舊臣尹民則長民者也大降爾命誅紂而與民惟新汝非不知之也洪大也洪惟者所思之大也蓋言天命靡常在人圖之既畏天命安可不寅恭敬念於祀乎帝之降格監於有夏以夏之先后能畏天命者也而夏之嗣王大厥逸不肯慼言無憂民之言也乃大淫昏而無終日之頃勉行此則爾之所聞也此則多士所謂惟帝降格纣於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是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於民之麗者開達也麗附也麗於善則善麗於惡則既不達民之麗非所以圖天命也方且酷罰以長亂崇長也甲始也言亂之長始於內也況不能靈承於祭祀又不能大進靖恭之士以寬裕斯民

乃敬用明慎饗念憤之人以殘賊夏邑桀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其惡若此天惟眷求神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夏此則多士所謂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是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夏王滅德天不輔之以純德文王之德之純所以受天命也爾多方之義民不得在位以長享其爵祿而所恭之多士皆營私專利之人相與虐民而已安得克明此德以享其民乎至於百爲凡百所爲大不克開開達也達者洞曉也夏之君臣弗率如此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諸侯簡在帝心而代夏作民主也慎厥麗乃勸者使之麗於善而皆知勸也以德行刑民斯知勸也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先明德以慎罰則亦知所勸也雖要囚戮之亦甘心焉殺而不怨也開釋無辜者赦過宥罪亦無不知勸也此則多士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是也今至於爾辟指紂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是以我周亦如湯之得受命也嗚呼者歎息之辭以誥爾多方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商

庸用也釋棄絕之也言非天用絕夏商之命夏商自絕之也乃惟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以淫虐圖天命可乎而況屑有辭屑輕也輕出其言以責命於天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不享集成也天降時喪所謂時日曷喪也有邦閒之上下之情不通也今爾商後王逸厥逸遊流連之樂以圖國政也不蠲烝者不能潔烝以恤祀也天惟降時喪亦如桀之亡也此則多士所謂在今後嗣王誕淫厥泆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是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聖之與狂在於念與不念之閒人但不能自勉爾天亦惻矧實湯之子孫故須暇之若所謂寬暇之以冀其改過矧大作民主既不克念又不聽人之言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出災異以警懼之以開其自新之路俾顧諟天之明命而爾多方無德可以堪之惟我周王靈承於旅旅祭之大者天用親有德饗有道也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此則多士所謂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是也天惟式教我用休教者非諄諄然命之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事治也簡

在帝心畀者俾革商命以長爾多方也今我曷不得已而有言也爾曷不忱裕之於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者欲諸侯以誠信寬裕之道行於國而夾輔介助我以享天之命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汝諸侯尚宅爾宅畋爾田言其息飲啄皆在我域中夫何所逃而曷不順我明天之命乃屢導告之而劓割殷殄有定此不定也皆由爾未有愛君之實不能大安天命又乃輕棄天

命其爲不靜乃爾自作不典典常也言其心無常也不能圖忱於正忱信也皆其自取之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告之戒之也我惟時其教之不從而罰之如三監淮夷及奄是也我乃其大罰殛之誅之遷之踐之理所當然此則多士所謂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是也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非我不愛爾皆爾自召也此則多士所謂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嗚呼者歎辭也告爾有方多士諸侯也暨商

多士四國也不告庶民而告士者責其可貢者也士服則民服矣今爾弃走臣服我所監臨已五年矣而猶不悛是爲之長者當任其責也胥伯諸侯之長小大多正小大之國皆有正有長爾罔不克臬者當撫不以法自防也此則多士所謂亦惟爾多士攸服弃走我多遜是也自作不和此心不靜也爾當和之修其身也爾室不睦骨肉相怨也爾當和之齊其家也身修矣家齊矣爾邑克明能克勤乃事則國治矣此成王周公之誥命不忘大學之道也雖有凶德悖亂之人撓我之政則亦以和敬在位使之觀感而化思厚之至也克閱於乃邑謀介者視一國之內求賢以自助也惟能如此故可安於洛邑鑿井耕田而永有養也豈惟如此天亦畀於爾眷爾之從化也此則多士所謂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是也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既助之又錫與之也又當取商之多士迪簡其賢者使之在王左右至於服在大僚言公卿皆爾爲也此則多士所謂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也言爾若從化則尤厚於湯之用夏士是也嗚呼者又歎之也恐其告戒之不從則又曰爾不能勉信我命則亦惟不克享我之爵祿田宅此則多士所謂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是也凡民惟曰不享者爾既不享我之命民不享爾之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爾既者矣爾既荒逸偏頗違遠我命則惟爾採天之威犯天之怒我當致天之罰言非我私心也離逖者誅之選之踐之也此則多士所謂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是也王曰我不惟多誥者言我諄諄然不憚煩如此然其所誥不過使爾祗敬知天命所歸又曰者往日告之今日又告之也言爾初不克敬於和以至於此今當知我之所告皆爲爾計則何怨之有使四國暨多方之多士聞此警戒之語當銜恩戴德革心以化周家之忠厚嘗謂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以至多方八篇之義皆因商民而作則商民之頑可知矣成湯革夏惟亳民以爲不恤我眾至於諸侯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怨其後來也卒之攸徂之民室家相慶今商民之怨則異是也此成王周公所以告戒之切而歸結於則無我怨其意深矣雖然

商民如是之頑成王周公終不忍誅之者以其服商
之治已久猶有眷眷不忘其君之心是以不忍誅也
茲其所以爲忠厚歟竊意周之積累自后稷公劉太
王王季文王非不厚也然譬如植木前人植之後人
不能培壅之則根雖固久已撥矣安得枝葉之茂乎
周之社稷所以卜世卜年過歷長久者成王周公以
忠厚培壅之力也嗚呼盛哉嗚呼盛哉

尚書講義卷十七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周公作立政

凡書皆有序史官之紀實也聖人定書存之俾萬世
之下讀其書者知所以作者之意漢儒復引之以冠
篇首惟無逸立政周公所作史氏不書其由亦若伊
尹咸有一德不待序引而曉也立政者爲政在人取
人以身以用人教之欲其治之必成也周公復政之
後慮成王未知爲政之方以是教之得其要矣故一
篇之意終始反覆惟在用人周公之愛其君不以吾
不在位而不謀其政也此三代老人之爲非聖人則
不能也或曰卷阿戒成王求賢用吉士召康公之詩
也豈不可比肩周公乎夫赤箭青芝藥之良也召公
第言當兼收並蓄爾不言其當如何用藥而愈也此
所以爲周召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
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
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
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
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
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
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
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
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嗚
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
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
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
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
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
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
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
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
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
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嗚
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
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
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若曰周公自爲書而曰若者順考古道有所依
據皆非臆說足以取信於王也王之設官常伯三公
也常任六卿也準人執法也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
之臣也依茲知卽鮮哉者言有是人材皆有國者之
美然而知悉此者鮮此所以歎也其言古之人不遠
取堯舜而曰有夏之王室前鑒不遠也大競者大勝

也其所以然蓋指顧賢俊也天生人材不使終棄顧之所以尊天也其賢俊順知忱恂信行皐陶之九德者言夏之大臣所以敢教人主而拜手稽首后者以夏之大臣九德咸備能以道佐人主故敢言也非其人則不敢自尊如是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謂此也后矣者猶戴黎之篇祖伊奔告之辭曰天子也周公屢言孺子王矣亦是意也其意以謂爾爲生矣其可不聽此乎惟周公可云他人則不敢也古人敢教之意周公於此當任其責也首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斯可以稱后矣三宅者卽常伯常任準人也宅者其職之所居也謀必面用訓者惟左右之臣得以面陳也疏遠之臣安得日見吾君高宗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所以不責之羣臣而獨告傅說也桀之三宅皆無義之人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往者古之人也不能作往者之德既以不義之人輔之安能遵先王之成憲乎此其所以不克終也故曰罔後雖桀惡如是而曰德何哉蓋德有吉凶桀之所任者凶德也故曰暴德於是成湯崛起自諸侯而有天下乃能大禴上帝之光命亦用三宅之俊如夏之顧俊也其在翼翼之商邑則協於其國其在四方亦用之所以尊天也其賢俊順知忱恂信行皐陶之九德者以夏之大臣所以敢教人主而拜手稽首后者以此大法萬民覿德也今紂德暬暬昏也惟嗜刑凶德之人在左右乃用羣不逞之人使之與政此立政之任人之辭所以發也帝欽罰者欽重也天重寘於罰所以亡國也使我周有夏式湯之受天命奄甸萬姓甸者率土咸安也文王武王克知三宅之心灼其俊者用之以敬事上帝順意以用賢猶湯之丕釐上帝也立民長伯利建侯也立政任人舉賢材也準夫牧

作三事卽三宅也禦侮內御趣馬小尹圉人蕃夫之屬也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府吏胥徒之屬也三宅得人則百執羣吏罔匪正人於是大都小伯之諸侯是則是傚亦莫不用賢也藝人執技者表臣長民者百司百官有司也太史尹伯國之大僚庶常吉士爲其屬也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亞旅貳政以從其長之眾莫不皆用吉士以至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蠻夷君長亦莫不以賢自輔也文王武王所以際天極地者凶德也故曰暴德於是成湯崛起自諸侯而有天皆享其德者以上能用賢風化所暨莫不以用賢爲

急也又曰惟文王能克厥宅心厥宅三宅也三宅既
克立茲常事羣臣之職舉矣既得其人文王委任責
成執要以馭其下未嘗叢脞以自兼也庶言天下之
議論庶獄天下之刑罰慎天下之防閑也以其各
有司存不煩王之親決也有司各能效職王恭己以
聽之也訓其用違順其取捨也此勞於求而逸於用
也文王罔敢知示以不疑而聽其剖決此委任責成
之證也武王率循此道較之文王不敢替厥義德義
德亦文王之德但文王既服事商而不用至武王則

用之也蓋仁義一道也從其容德武王之仁義實文
王之仁義也所以並受此大業不爲過也周公念文
武之德則又歎曰爾今爲王矣而今而後其立政立
事準人牧夫當敬用吉德之人也雖然人故未易知
知人亦未易此禹所以因皐陶告舜以知人而曰帝
其難之也其曰灼知者知之審而明辨不惑以用之
也厥若者其所云爲也知之既悉大使之治天職也
相佑也佑我所受之民也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
閉之者不可閒斷朝於斯夕於斯一話一言之微終

必以成德之彥治我民也言天下之治非君獨能致
必得人可也此帝舜所以有臣哉鄰哉之言也人之
徽言先生長者之所告語者今盡布之王也而今而
後豈惟王聽用之王之子孫亦當口之不可誤於庶獄
庶愼也惟正是乂之蓋政者正也我率以正敢敢不
正此又教其子孫以取人之法也記曰爲政在人取
人以身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此之謂也古商人湯
也自湯至於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既克宅之復
紬繹之所以能致大治然則立天下之正果不在彼

而在此歟儻或不能用賢而用儉人安能輔以德亦
安能顯於世乎而今而後其勿用儉人惟用吉士可
也夫儉人凶人也對吉士而言也惟吉士乃能助相
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周之子孫皆知成王之王也其
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蓋言爲君固當聽大
臣之教獨於庶獄猶不可誤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
者不可復續豈當易言之乎至此則不當惟有司牧
夫之是聽審而決之其權在我不移於臣下也蓋人
君於庶獄不能致詰則臣下有以殺罰導其君者殺

罰不已則干戈隨之戎兵所由起也其曰陟禹之迹
說者謂行禹治水之迹非也周公謂戎兵不易言當
踐禹之迹禹未嘗不征伐也其有苗勿率征之不克
至於班師而使舜誕敷文德苗遂以格此周公教成
王以任德不任刑之證也以德而行則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矣文王之耿光以德言也德可覩
故曰覩武王之大烈以功言也功當顯故曰揚此言
文武能陟禹之迹故能如是盛也而今而後立政惟
用常人常人吉士也義民也言雖不同其實賢者而
已太史記事之官周公告之以司寇蘇公案左氏曰
蘇忿生爲武王司寇執法而敬用獄可以書矣以長
我王國其刑必平平者中也中罰者成王太平之世
刑措之時當用之也而太史者詔王之臣不可以不
告也抑嘗謂周公言用人之法內而三公卿士以至
奔走厮役外而諸侯之百執事以至蠻夷部落莫不
用人以立政是矣而其歸結在於庶獄蓋欲成王知
其取人之要訣也夫導人君以嚴刑峻法從事於大
獄者憸人也導人君以窮兵黷武從事於干戈者亦

憸人也其不忍言戎兵而欲內修政事以攘夷狄者
必吉士也常人也蘇公之流也成王若能於庶言聽
而知其蘊則賢人庶幾乎得矣此周公教成王取人
之要訣也嗚呼公之愛君深矣後世人君其有見於
此者則太史氏其可不盡乎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公相成王黜商宜滅也而遷於洛踐奄亦滅也而
遷於蒲姑今滅淮夷未必果滅也周家忠厚於此可
見既旋宗周治定矣功成矣乃作周官以命官之意
告羣臣也周公嘗作周官一書以其命官之目告成
王矣其區別分隸繼悉備載無慮數萬言而成王乃
能撮其機要自爲此篇不過數百言閱而羣臣之分
職率屬與夫人材之邪正判然無餘蘊非有得於周
公焉能如是乎然則周公之教成王之學蓋異於後
世矣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

此成王替文武之德敍文武命官之由也巡侯甸者
巡狩而考禮正刑一德也羣辟承德歸於宗周者朝
覲會同也董正治官以綏兆民茲其時矣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成王能窺見文武得天下之本也故曰大猷夫治
安之道不能於未亂未危之時維持謹守之及至危
亂而後求定大寒索裘亦已晚矣鳧鷖之詩美成王
能持盈守成蓋以其得先王制治保邦之道也其所
以神祇祖考安樂之者蓋以天地生一聖君祖宗生

一聖子創業垂統爲一代之明主郊天告地其神靈
豈不歡喜卽所謂安樂之也然而其心惴惴然惟恐
其不能繼繼承承以永天命旣幸成王能知持守而
爲太平之君則神祇祖考皆安樂之固其宜也卽政
之初能發此言宜驚之詩頌其成功不爲過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
惟其官惟其人
唐虞建官亦因前代故曰稽古想見古之建官必又

朗少蓋結繩而治官不必多也後世生齒漸夥民事
漸繁故設官分職不得不多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
未嘗不具也至於夏商之世官雖倍而亦克用乂者
言其事益繁而僅能致治也然則前代明主之立政
不在乎官而在乎人之有德苟無德以堪則闕之故
曰不必備也夏商以來非無三公其見於典籍者伊
尹曰保衡太公曰維師而已尹之爲保望之爲師可
以當此矣他人安得而比肩乎此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明王之立政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
天地弼子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
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
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公作書以六官配兩儀四時者所以明天地春夏

秋冬之不可易六者具而歲功成後人不可加損如
兩儀四時之不可差忒也而六官之首皆曰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者言其建官專在於皐成兆民也成王
之學於周公者大學也先王之道也堯舜禹湯惟精
惟一懋昭大德文武之耿光大烈莫不執其兩端而
用中於民故曰以爲民極也想夫成王方在沖幼聽
受周公之訓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莫不稔聞而熟究之故始卽政便能祇勤於德夙
夜不逮此誠堯舜禹湯文武之汲汲傳所謂學如不

及夙夜不逮之意也仰惟前代者稽古也時若訓迪
厥官乃立三公以論道經邦調和陰陽三孤以貳公
弘化敬信天地上以道揆下以法守皆所以佐王故
曰弼予一人也非其人則缺之故曰不必備也夫官
與職異職則自委吏乘田以上不可不專至於官則
惟其人也然則公孤者所任之官六卿者所掌之職
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傳無聞焉不備也周公師
也亦得兼冢宰之職以此知公孤爲官而六卿爲職
也觀六官所掌與周公之書雖略有異然而要其義

則皆同惟司空之職掌邦事而今曰邦土則不可不
辨蓋後世冬官既亡以考工充記之論者遂以爲司
空掌凡共工之事非也惟見於經傳曰司空度地居
民司空掌輿地圖此邦土之證也不然則禹平水土
何以當司空之任乎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以倡者倡導於諸侯也諸侯安得不化上之德乎唐
虞諸侯五歲一朝唐則六年五服一朝唐虞天子五
歲一巡狩周則又六年王乃時巡是十二年一行時
異則事異也考制度於四岳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所以齊不齊也諸侯各朝於方岳羣后四朝也
大明黜陟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
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也凡此皆周之制然
而前言六服今曰五服何哉六服者以大行人考之
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是也茲言五服者要
服戎狄之國不可以常禮拘故羈縻之而不廢其來
朝之期亦聖人兼懷之意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

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蓋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成王戒庶官之言也其分別淑慝如是明白顧方
嗣位深居九重之內何自而得之蓋周公拳拳愛主
傾竭其忠展盡無餘而成王生知之性警悟不羣承
周公之訓心開意解燭理皎然故不待出與物接而
知其情僞相其胸中如大圓鏡人之長短小大各以
其形妍媸自見其告有官君子之言莫不如五穀之
可以療飢藥石之可以伐病也夫令無反汗私無害

公則民服學以致道制以議事則政明以興常爲師
則不忘成憲其終則曰無以利口亂厥官夫利口誠
足以亂官也彼百官修德民服而政明復能師成憲
如前所陳矣若有一利口之人在列則變白爲黑以
邪爲正宮安得而不亂乎然而成王在上豈容有此
所以言者慮患之深也後世可以爲戒矣蓋疑敗謀
怠忽荒政此言不能欽乃攸司謹乃出令亦不能以
公滅私也疑之在心何以行志先王尚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卜筮取其當而決行之況攸

司乎惟能聽此則無反汗背公之患矣不學牆面莅
事惟煩此言不能學古入官議事以制也人而不學
何以從政先王尚緝熙光明汲汲皇皇以成其政況
臣之從政者乎惟能聽此則無而牆羣胜之患矣凡
此實有官君子之通患而成王乃能縷數而極言之
也若夫卿士公孤則皆王選用之人其所告戒則異
是矣成王可謂知言之要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

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
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
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數
此成王戒大官之言也蓋有功有業有位有祿非大
官而何王之三事六卿非有其德不使在位其所告
戒惟志惟勤果斷以無艱不驕不侈恭儉而去僞去
僞則德著矣蓋行僞而堅言僞而辨雖有忠信廉潔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終歸於鄉原矣僞之爲害如

此則蓍誠去僞非作德乎夫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德與僞相去若氷炭作德者其心休休然作僞則欲掩其不善而蓍其善心常戚戚惟恐人知得無勞乎及夫罪大而不可解敗亡隨之自以爲巧宦拙莫甚焉居寵思危者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也弗畏入畏者言不能兢兢業業以保其位則將入於可畏之域矣推賢遜能庶官乃和者蓋以天生賢能其材其德必有大過人者既不可以湮沈必當崇奬之誘掖之使在職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則推賢遜能眞卿士之職也古之所以口曁乃僚罔不同心者此也同心者和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政安得而厖亂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職也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烏得無罪乎此保任之法也至於三事則公孤也彼論道經邦貳公弘化寧有過之可指第當率卿士百僚敬爾有官治爾有政以佑乃辟永

康兆民使萬國咸休傳說爲相所以先於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也則周公作周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本意成王其得之矣後世其有致君如堯舜佑乃辟也澤民如唐虞康兆民也而濟濟相遜無妬賢嫉能之心者亦周公之徒也成王之書得建官之要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淮夷既伐成王之威德著於中外東北之夷鄉風慕義稽首來賀成王待之以諸侯之禮既錫之貨而又使王之卿士爲書以褒賞之不以其化外而夷之也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歸老成王俾居於豐不忘叔父之恩而使居京師也而周公有疾將沒欲歸葬成周者不敢以凶事累君父無家可歸故欲歸舊治也因此知洛誥所謂命公後者乃告周公以少留於洛非立伯禽明矣使伯禽先在魯周公必欲葬於魯矣昔揚雄闢言仙之說曰文王葬畢是文王之墓在畢也成王葬周公於畢者一代勳臣忠孝兩盡沒而祔於君父之墓宜也其曰告周公作亳姑者解者曰亳姑蒲姑也還奄之舉周公實謀之今奄已爲國不復與淮夷同惡成王歸功於周公故作亳姑之書以告於畢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商民遷於成周周公既沒成王乃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夫天下萬國成王皆當撫御之而擇人以其治也故

曰分正分者若分閫分符也正者若尹正也豐鎬在

西而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或曰東郊成周之一隅

非也序書者不言成周東郊必曰東郊成周者可不

言而喻也又何疑乎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

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

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

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

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周之卿士皆王臣也而或謂之君蓋可以爲諸侯而

君國子民者也今曰君陳前有君奭後有君牙亦此

義也君陳身脩於家而家齊家齊則可以治國故其

令德在乎孝於親恭於兄夫父母愛子均一之德無

不欲其兄弟之和友於兄弟茲孝之大也克施有政

可以有國矣故命之尹茲東郊敬哉者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昔者或問孔子奚不爲政對以

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孔子蓋不爲政而在下

故所師者君陳在家之政也成王達而在上故所贊

者移忠之道此大學之要成王所學於周公者也周

公師保萬民者古人謂師也教之以事而喻諸德

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師保者左

右其民也民豈不懷其德乎汝往謹乃司代周公之

職也茲率厥常仍舊貫而不必改作也懋明周公之

訓斯安其政矣我聞曰者周公之訓也至治馨香

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黍之馨能感於神

惟明德之馨幽則有神明則有人民其感深矣勉其

尚式是周公之訓孜孜不倦其敢逸豫乎凡人未見

聖起慕用之心如不及也既見之後此心不能孜孜

以奉行者蓋以逸豫壞之矣爾親見聖人若周公者

當式是訓不可始勤而終怠也故曰爾其戒哉蓋汝

惟風風之鼓舞民莫不聽如草之偃也則圖謀其政豈當易言之乎無輕民事惟難也政有廢興廢者當革興者當新一出一入莫不與眾虞度也左右皆曰可諸大夫皆曰可庶言同矣則繹者致思也孔子所謂繹之爲貴也既勉其式周公之訓又敎其採庶言而精思之敬之至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初贊君陳之孝茲復贊君陳之忠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者言君陳老臣逮事文武二后方其告之人不得而知也及其成功則民但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非君陳之力也此乃民言非君陳之言也君陳知將順而奉行於外而已民實歸德於二后故有是言也夫致君如文武其光明盛大如此而無一言見於外非君陳之忠也周公之勳勞召公不敢比儗而周公既沒擇其可代者獨取君陳想見君陳在二后之朝其陰功隱德涵浸斯民而世莫之知所以其名不顯然而此功此德周公知之成王

列辟而起東郊也嘗謂古者人君率歸德於其臣若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以爲時乃功何傷乎君道而後世人君切切然與臣下爭名有至於疑而殺之者皆因解書者以爾后爲成王自謂之誤也若戒其臣使歸德於我是教之諛已也成王何其小哉古者大臣以道事君立人之朝犯顏之諫逆耳之言日在君聽何傷乎臣道而後世人臣削羹詭辭以遠君之疑卒至於阿諛諂佞無所不知者亦因解書者以惟我后之德爲君陳歸美之誤也若謂此非天

下之民言而出於君陳之口君陳何其小哉竊意三
代而上成王之爲君君陳之爲臣不如是之狹隘故
於此極言之所以伸成王君臣於萬世之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
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
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
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貳以率其或不貳惟民生厚因
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于永世

成王一話一言皆歸德於周公故戒君陳首曰懋昭
周公之訓中曰式時周公之猷訓終曰爾惟弘周公
丕訓蓋以君陳能遵周公之訓故不依勢作威不倚
法以削用寬德而有制從容而和其民人故斷然用
之以克和厥中也如此則君陳雖當東郊之任矣然
而君陳恂恂謹畏之人也成王慮其執法太堅故又

告之曰商民在辟有罪也予曰有罪爾勿以爲有
罪而殺之當酌其情也予曰無罪而赦之爾勿以爲
可赦而省之亦當酌其情也酌情如何歸於中而已
矣中則無過不及也成王得先王用中之要故推赤
心力告而委任之也有弗順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者
度其刑之而可以遷善遠罪則刑之否則省之開其
自新之路此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至若
狃於爲惡或姦宄或敗常或亂俗三者以其平時之
惡而知其故犯也罪雖小亦當不赦蓋以刑故無小

小懲而大戒也成王用刑之意如此慈祥安得有冤
民乎而其末則曰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
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夫頑固可罪也當知民散
久矣其爲不善者是迷而失性以至於此聖人憫之
必欲化之使歸於善何忿疾之有凡厥人材各有所
長若求備於一身是無全人也聖人憫之捨其所短
而用其所長何求備之有此成王忠厚之言也其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者忍者隱忍也方吾臨大事建大
功當當之氓寧免怨咨蓋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

人之常情也吾必隱忍而不校逮其功成當自知之矣此其乃有濟之證也有容德乃大者矣容德聖人之仁也傳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秦誓曰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此有容德乃大之證也惟無忝疾無求備有忍有容其於人也第憫其迷失而至此雖有罪而不忍致之刑辟惟思所以教之之方莫若簡厥修以警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彼必自化又安用刑辟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皐陶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至於不仁者遠蓋用此道也成王於用刑之後而發此言舜湯之用心也宜乎刑措而不用宜乎商民之不即誅也其卒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至於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也彼民之生秉彝之性人人固有其所以迷而失之者上之所好得以移之也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民何知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此成王憫商民之頑以爲皆紂化之也則君臣之治商民其可不以商爲鑒乎然則如之何克敬典以在德而已惟德動天天尚能動商民豈不如草之偃風乎時乃丕變允升於大道矣豈惟我享爾之多福抑爾無窮之休無窮之閒亦在於是也君陳其勉之

尚書講義卷十八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案此條講義原闕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

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綏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

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道之在天下人之得之者率能合死生為一致齊彭

殤爲妄作是於世閒事業聲名已不足爲而況富貴
貧賤壽夭又安能動其心乎其感而後應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蓋其適來適去出於無心初無繫累
是以人倫五者天下萬事無所處而不當也周公得
是道於堯舜禹湯文武故兼三王而施四事實其緒
餘土苴其惟精惟一之學則當世傳之成王後世傳
之孔子蓋成王則見而知之孔子則聞而知之是或
一道也觀成王疾病之際上言祖考之德下託元子
孤所以保基業遺似續者皆以爲民其言無一毫之
私氣定心平了然不亂非得道於周公安能如是乎
是知曾參戰兢而易簀不如孔子逍搖而曳杖當玆
大變不但化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蓋其平生學力
深固不於是時發見其將何時乎若夫仗衛之儀執
事之人禮經具載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不必
解姑取其得道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言之蓋大
節也後儒紱傳道之統止謂周公傳之孔子而不及
成王此謂遺恨讀其文者未嘗不歎息於斯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士於此可以見當時綿蕝之禮所以絕危疑顧望之
心皆出於從權也嗚呼豈非召公畢公之謀乎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
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
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寧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咨庶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紹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王出立於畢門諸侯朝於應門之左右禮也古者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康王出於應門之內天子之失

禮也誠以方其居廬不敢御正衙以行朝覲之義此亦從權之義也乘者四馬也朱黃馬飾也而以布纁之縞素也賓稱者以客禮待諸侯也奉圭幣庭實也執壤奠土貢也皆稱拜稽首臣禮也夫朝覲會同諸侯一德以尊於天子也王義其能嗣乃祖乃父之德以來朝故答拜享其誠也答拜非君臣之禮也故曰賓稱夫君臣相戒當在閒暇時康王方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羣臣遽進戒嗣王何哉蓋太保之意欲諸侯聞之知王亦如成王能受臣下之言而稱頌祖德張皇六師不壞高祖之命言其制馭之道不異成王此皇六師不壞高祖之命言其制馭之道不異成王此所以警諸侯也大臣受遺命其拳拳之心惟恐不克負荷受命之初欲以先聲服諸侯也太保之意深矣王若曰者召公受命之言也惟予一人報誥告羣臣及皆來之諸侯也言文武致太平而無過咎以其保乂王家內則有不二心之羣臣其建侯樹屏外則有乃心王室之諸侯爾等誠能恤我而順其乃祖乃父所以事文武之道以無貽厥子之羞者望之切也康王當三年不言之時乃有是誥亦非禮也當危疑之

際諸侯皆在而無一言所謂臣下罔攸稟命今而有言亦從權之義也內而羣臣外而諸侯故總謂之羣公既皆聞是誥命安敢不服乎羣公一見天日之表一聽丁寧之誥想見相見而揖揖而趨出之際昌言偶語必皆曰眞吾君之子也孟子曰弔者大悅正此義也如是則太保之謀效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成周郊者康王命畢公之大意也洛亦王土而必曰周郊者爲商民而言也分者表厥宅里殊厥

井疆也成者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也何爲若是蓋以
周之捍禦隄防不在夷狄而在商民也商民無變則
保釐之功成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
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
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命遷于洛邑密爾王室式化
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
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
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子祗命公以周公之
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
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
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餘風未珍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
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

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將由惡終雖收放心
也有弗率訓典殊厥井疆屏之遠方不使復亂羣也

既不施刑民斯畏而愛之矣申畫郊圻愼固封守所
以成周郊也政貴有常循周公之政也辭尙體要法
周公之立言自然無崖異也商俗以利口惟賢此風
安可長成王戒羣臣無以利口亂厥官正爲此也公
嘗念成王之意可也康王所聞於古人之言謂世祿
之家鮮克由禮世祿之家子孫不率教而至於敗國
喪家亡身者倣俗所化狃於奢麗萬世同流不肖之
習雖或不同同歸於亂也商之庶士商民也不曰民
而曰士者貴其可責也惡終言其多行不義而自斃
也雖收其放心其防閑之道惟艱也貧富能訓惟以

永年此戒畢公以教斯民也謂貧在富貴易以從化
必無惡終之患矣成王之告君陳猶欲以辟是未免
於用刑康王則一以惟德惟義爲大訓蓋成王之時
更三監武庚之叛民猶未寧康王之時世變風移刑
措不用太平之極故惟以德義輔化而已商民何爲
哉學於古訓爾又曰惟茲商士實繫國之安危若不
成烈紹述周公之前政使吾安於朝廷之上故謂之
福也抑嘗讀易之大有上九之爻不言其象直曰自
公遷之以謹其始君陳理之以協其中則成其終者
豈不有望於畢公乎蓋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可以其
已安已治而遂不克終也畢公之任亦重矣三后同
道既協心於政治則薰澤必下於民雖夷蠻戎狄皆
賴以安矣此知商人之難化甚於□□□□□□□
成厥終豈惟康王垂拱仰成以享太平之福抑周家
無窮之大業畢公無窮之令聞所以保其子孫黎民
者莫不皆因商人平定而致之則所謂邦之安危豈
不在商人乎康王又慮畢公以經綸天下之材不屑
爲之故又戒之曰勿以不能而退託勿以國小而懈

弛欽若先王之成烈以迓休於前政茲所以望三后
之協心也先王成王也前政周公君陳也康王以成
王爲軌範畢公以周公君陳爲標準成周之治宜優
爲矣然成康此舉皆爲商民也而君陳之終篇乃曰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畢命之終篇亦曰予小子永膺
多福成康豈徼福者有臣如君陳畢公增光先王之
成烈紹述周公之前政使吾安於朝廷之上故謂之
福也抑嘗讀易之大有上九之爻不言其象直曰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繫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

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成康當信順之時太平之極驕侈不生而
拳拳於三后是尙賢也則自天祐之永膺多福理之
必至也萬世之下語守文之君以成康爲稱首宜哉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周官大司徒之職在於敷五典擾兆民實法舜命契
敬敷五教在寬之意皆所以明人倫也今命君牙作
大司徒一篇之意專言其先德而其要則在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穆王可謂知治之要矣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
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
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
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
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
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

用奉若子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
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
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君牙之祖父世篤忠貞成績紀於太常天子玉
輅所建之大旂也繪以日月而銘其臣之功所以標
表以勸臣下也惜其名不著於後世然觀君牙之賢
可以逆知其乃祖乃父也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
可謂重熙累洽之世矣而猶眷顧君牙使之克肖其
先以治四方可無愧於四后之德矣心之憂危惕惕
若蹈虎尾兢兢如履春氷是以命君牙作輔而寄以
股肱心膂之任也夫股肱用力於外心膂設謀於內
一人之身無餘事矣繼此舊服惟覬其不忝祖考者
在於弘敷五典式和民則而已夫五典五品也帝舜
之世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作司徒教以人倫
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也然則穆王此舉無媿於舜君牙此職無媿於契
矣而其收功在於式和民則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民之物則與生俱生其所敷

者亦因人心之固有而和之爾穆王可謂知治之本矣非穆王知治之本無以得君牙非君牙之賢無以率其下君臣若形影之相須也其言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惟皇上帝降衷於民中者人人本具得之爲聖人亡之爲眾人亡之非無也迷而不悟有待於上之人輔之翼之而自得之也夫以蠢蠢之眾而欲以一人之身率而歸中豈不艱哉能思其艱以圖其易則易將至矣民之所以寧者豈不在君牙乎夫以丕大顯明之文王丕大纘承之武王

啓佑於我後人正而無缺吾固知思矣則世篤忠貞服勞王家之乃祖乃父豈不能垂裕於爾君牙乎爾惟敬明乃訓而奉順之則對揚追配不勞餘力矣爾當由先正祖考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所繫爾當率循其所行以昭明我之治於斯時也君牙雖欲退託其可得乎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周官有太僕之官其所掌無大職事而穆王至於作命其所責任甚重人或以謂穆王別立一官或又曰兼周官太僕與五輅之屬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俱總之故其責任不輕也穆王所以加於羣僕侍御之臣也既責以發號施令又責以繩愆糾謬似非下大夫所掌之職其曰今予命汝作大正則知其責任異於周官之大僕也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樂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謙沖自謂以不德嗣位至於終夜不寢思勉厥
愆可謂賢王矣其言文武盛德小大之臣咸懷忠貞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所承弼其君者毋不敬也虢
令之下無不盡善下民祇順萬國咸休然後屬在位
之士正救其不及觀穆王惕厲如此安有愆謬可以
繩糾又安有非心之可格則克紹先烈無疑矣今予
命汝作大正所謂太僕正也周官止有太僕穆王加
以正而名僕臣乃得不正乎則簡進乃僚伯冏雅當
其任矣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不正之人一皆不用惟

吉士是求且曰僕臣正則君克正僕臣諛則君自聖
嗚呼穆王既自憂危惕厲寧有自聖之患其所云者
爲凡後嗣言也夫諛言之不可聽也久矣彼其讒諂
面諛逢君之惡能使人君惡直醜正忠言不聞拒諫
自用下情壅閼國欲治可得乎穆王委心以任伯冏
故曰有德惟爾不德亦惟爾則伯冏安敢不盡心乎
夫憸人小人也安可充耳目之官彼其妬賢嫉能誣
害良善告訐似忠修怨似直人君聽之寧不惑乎而
況言僞而辯浸潤膚受日陳於君前自聖之君安得
不作聰明以亂舊章乎所謂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也
若不求其忠貞而惟以賄進則爾爲贓官且爲大不
克祗其君吾亦坐爾以大不恭之罪矣伯冏儻遵是
戒則永輔於彝憲彝憲常法也穆王保其常法垂裕
子孫所望於侍御僕從者非爲一身蓋以遺後嗣故
曰永弼乃后然則穆王可謂勤徵之主矣竊嘗謂人
主神聖過人數等至於立法以遺子孫不當亦以神
聖望之蓋其後世豈無庸常之君若概以神聖望之
彼企之不及則將自放自肆無所依據矣成湯懋昭
大德建中於民至其垂裕後昆則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而已天作之詩太王荒之文王康之至於子孫保
之者岐有夷之行爾則穆王永弼乃后於彝憲之說
可謂得先王之要法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舜典曰金作贖刑當時有苗之國作五虐之刑以毒
斯民舜立此科以矯其弊是贖刑起於虞也今不曰
虞而曰夏贖刑者蓋以自舜以前鴻荒之世民之質
矣當舜之時比屋可封刑措無用至禹之興有典有
則貽厥子孫贖刑之立實始於禹史謂夏贖刑宜矣
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此其證也自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禹而下非無此刑要之皆祖夏之遺也穆王享國之
久有卹民之心取贖刑之科斟酌損益作爲一書以
行於世史紀其作而曰訓者以其因舊典而訓釋之
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
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
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
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
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
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棐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
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
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慰日勸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以
上論義
原闕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
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
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非辟疑赦其罰倍

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
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非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
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
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
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良
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穆王既告牧伯又告同姓之諸侯今此所告凡有邦
有土者以其小大之臣均當奉行此法故也祥刑者
善用其刑也在今爾安百姓者兆民賴之也何擇非
人用刑在於得人也何敬非刑行吾敬惟在用刑也
何度非及凡所忖度惟在刑之所及及者如曰懼將
及之及思其罪之所及也兩造具備師眾也與眾共
聽之也五辭訟牒也其曰五辭者五方之辭也簡孚
者核實也乃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有疑而不實也乃
用五罰贖刑之議與矣五罰不服不應贖也乃正於
五過過則聽其改是從赦原也此舜所以明五刑以
弼五教而戒其臣曰在寬之意也穆王可謂知此道
矣至於五過則是赦罪之科弊自此生故曰五過之
疵不可不審克之也曰惟官者在官之勢可挾也惟
反者反覆變詐也惟內者內親用事也惟貨者官吏
受賄也惟來者素所往來之私也此五者若俗所謂
情弊也故總謂之疵其罪惟均者以情弊而故出入
之罪則以其罪罪之也五刑五罰皆以疑而赦原所
謂罪疑惟輕也簡孚有眾者核實而合於眾心也惟

貌有稽者周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色聽氣聽之類是也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敬天之威不敢輕用刑殺也墨辟黥也劓辟刃鼻也刵辟刖足也宮辟奄也大辟殺也凡此五罪有疑則赦之因以贖論罰之各有等差又當視其初犯如何故曰閱實其罪也然夏之五刑三千周官司刑所掌墨劓刖宮殺則總二千五百是周之刑簡穆王增之三千矣將以省刑而復增之何哉蓋贖刑重則正刑輕矣非穆王增之也夏之法當然也或曰周有常刑穆王當不亂成而可信不疑矣輸者上之也上之則君安得而不重禹承堯舜之後穆王承成康之後其民好善而不輕犯法其刑不得不輕穆王可謂知時變矣是以周官司刑殺罪五百呂刑大辟止二百也蓋當穆王時民無犯非禮況犯法乎大辟之罪姑存此條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其以此歟

羣章何取乎夏乎蓋以時不同故也文武承商紂之虐比屋可誅制刑不得不重禹承堯舜之後穆王承成康之後其民好善而不輕犯法其刑不得不輕穆王可謂知時變矣是以周官司刑殺罪五百呂刑大辟止二百也蓋當穆王時民無犯非禮況犯法乎大辟之罪姑存此條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其以此歟

信乎有并兩刑俗所謂二罪俱發也亦并上之惟上所斷則臣下之用刑不得自專矣穆王告羣臣以用刑凡四曰其審克之可見其明謹而不敢忽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又告官伯族姓官伯官之長族姓族之尊此告

同姓異姓之大臣也朕言多懼言刑不可以易言戰
戰兢兢以言之敬刑故有德以將之則爲刑若無其
德是酷虐也德者何中也今天相民以生聖君又生
賢佐以佑斯民前已言配享在下今又言克配在下
表夫皇天之生聖賢皆欲配天之德以謹刑也然則
重黎三后之生非皇天命之乎惟其用中故明清於
單辭單辭一人之言也不待質證而得其情非夫得
中之人則安有不口乎苟得中矣雖事物紛至而咎
來不待詰問情僞不得而逃非明清則不能也蓋以

民之治罔不以中中則兩辭必有折衷豈復有私家
之患乎私家者非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之人也既曰
私家必總於貨必辜有功總貨則悖辜功則誣刑安
得乎天實報人庶尤交作罪叢一身可不懼哉是
以聖賢之人苟知用中則所永畏者刑罰也天之罰
之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自取也天罰不極極中也庶
民罔有令政在於天下夫既不中天下皆惡政也吁
可畏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
于茲祥刑

穆王既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矣茲又告
嗣孫何哉蓋前告童孫王族之裔也行法之人也今
告嗣孫王之嫡孫也故其所言皆君道何監非德以
明道之以德則民有恥且格觀德則民皆歸中所謂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永有令
聞也五刑既皆得中有慶必受王之善眾而纘承之
監於茲祥刑者皆因謹刑而致也嘗謂周之有天下

文武成康之下惟穆王可爲賢聖之君觀孔子定書
取其三篇君牙之教民伯冏之御下呂刑之治罰皆
眷眷不忘爲君之道而其卒也明章聖人之用中此
與堯舜惟精惟一相受授者無以異也乃知其心深
得此道可以襲堯舜三代之傳也而耄期倦勤思欲
脫屣萬乘爲逍遙周行天下使天下皆有車轍馬
跡焉後世有列禦寇者摭其遺說以爲穆王嘗駕八
駿至於臣蒐氏之國觴西王母於瑤池漢儒信其荒
唐之言遂鄙其人謂耄荒爲耄亂荒忽後人祖述其

意和爲一談至有作穆天子傳以附會者遂使穆王墮於昏君之域殊不知穆王雖起是念一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遂止不行此亦從諫如流善補過者也傳曰一言之違駟馬莫追穆王是也胡不觀孔子之意乎孔子定書取是三篇示人主以軌範必其人之可師也則不信孔子而信列禦寇郭璞者亦愛奇之過也故於此不可不辨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大戎之禍酷矣平王尚能收拾餘民以爲東周振乾

綱於弛紐向既倒之狂瀾亦可謂有功矣若非文侯尊奬王室述諸侯之職其爲能爾平王不得不報文侯也錫以黃流玉瓚晉之祖廟得用之矣既錫弓矢則是爲方伯也昔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威公救而封之衛人作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言施雖薄而報當厚也則平王之賞不爲過矣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鳴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鳴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文侯平王命爲方伯而曰父者尊之也而繼之以名作命之法也丕大顯明之文武克愼明德昭升於天敷聞於世天乃集命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亦惟先正能左右其君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故後王世世得嗣其位而我小子遭家不造造天丕愆天不眷祐薦澤不下於民罪皆在己犬戎侵陵敗國喪家其禍甚大即我御事耆老成人無一在位我則不克享於成命當此家難若有同姓之諸侯如祖如父恤我此身使我永綏在位豈非有功乎汝獨能明乃祖之忠始

儀刑文武用會續我命汝追孝於前文人此歸德於
文侯之詞也汝多捍衛我於艱難子實汝嘉今功成
矣告歸其國矣是用賚汝以秬鬯一卣卣者以實酒
之尊也歸以酬祖廟告其爲方伯也古者賜弓矢然
後得專征伐朱弓黑矢天子錫有功諸侯之具也其
勉勵之言曰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欲其勤恤
爾都撫綏其國用成爾之顯德夫有功者必有德以
將之平王欲其以德保成功眞王言也竊嘗謂平王
東遷周公實知之周公之於國猷計於數百歲後方

周之興禍之所伏近在商民而遠在犬戎是故營洛
以遷商民實爲國家培植其基以遺後嗣也商民叛
服不常率能化之以歸於正而犬戎之禍洛得以爲
王都矣向使周公不曾營洛則商民散徙爲亂未艾
而洛邑荒蕪未必可都平王方倀倀然無所之又安
能保東周之治乎周公之治國如弈秋觀弈一局之
勢自始至終料其勝負不差毫釐非明照至理其能
如是乎以此知周公化服商民實爲周家消萬世無
窮之禍營洛洛邑又爲周家建萬世不拔之基一舉

而二事俱利郟鄏定鼎之期可不卜而知也周公有
勳勞於天下其在是乎惜乎平王不能側身修行勤
於政事以自治修車備器薄伐玁狁以復雒如宣王
之中興是以黍離降而爲國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平王無志於恢復而又無仲
山甫方召之徒爲之宣力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有國在周公既沒之後史曰宅曲阜蓋紀其始
至也始至而有戎夷之難故有是役也案禮曾子問
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
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
也解曰魯侯急王事不得已也彼其哀戚搶攘中而
號令之嚴如此豈非家學所傳義方素明故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
敹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
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敹乃穽無敢傷牿牛之
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

我商賈爾乃越遂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
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
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
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淮夷既叛徐戎並興魯公倉卒之閒處之若無難者
蓋軍旅之興所當備而取勝者不過利器械畜牛馬
嚴軍律禁竊盜積糗糧築營壘備芻茭惟此七事於
行軍用師閒一不可魯公於此皆備豫不虞可謂得

治軍之要矣何謂利器械甲冑貫弢矢貫敵
敵施也弓矢貫備弓調矢利也戈矛貫於鍛鍛者鍊
也鋒刃貫於礪礪者淬礪也如此則器械利矣故曰
無敢不弔弔善也何謂畜馬牛軍之所止必大放牧
彼有捕獸之機檻必當杜塞彼有陷獸之坑穽必當
斂窒無使傷牛馬牛馬傷則汝有刑如此則牛馬畜
矣何謂嚴軍律馬牛逃逸奴婢淫奔不當越隊伍而
捕逐馬牛奴婢之失其害小而部伍不整其害大若
他人捕獲敬以復還當議行賞若越逐不復是俗所

謂逃軍也能免刑乎如此則軍律嚴矣何謂禁竊盜
夫寇攘劫奪也踰牆垣穿窬奔竄也他人之馬牛盜
而殺之他人之僕妾誘而匿之刑亦不可逃矣如此
則竊盜禁矣何謂積糗糧夫三軍待餉不可一日無
食無食則爭奪逃亡無所不至軍何由治苟有不逮
則有大刑如此則糗糧積矣何謂築營壘夫楨幹板
築之具也軍之所至惟恃壘壁苟無其具則暴露矣
是以不供則有無餘刑無餘者全家囚繫必待其供
而後釋之故曰非殺也如此則營壘築矣何謂備芻
茭夫牛馬之行芻茭不飽何以用其力聚之不散則
有大刑如此則芻茭備矣七者既修則軍勢強矣以
此而行師則戰必勝而攻必取矣戎夷何足慮哉方
軍之行必用軍法常刑輕也大刑重也而所謂三郊
三遂者諸侯四郊有四遂遂有大夫東郊既用兵其
所供億者三郊三遂也嗚呼魯公可謂得行軍用師
之道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以當時諸侯不知自
治之道惟恃勢以相侵伐故也觀魯公治軍備之先
具如此則非驅市人而戰也嗟乎後世不知彼己不

恤備之未具譆譆然惟以殺伐爲說昧者何知第聞其語莫不以爲正論一人唱之衆人和之及一敗塗地則鉗口結舌不復言兵聞魯公之風亦可少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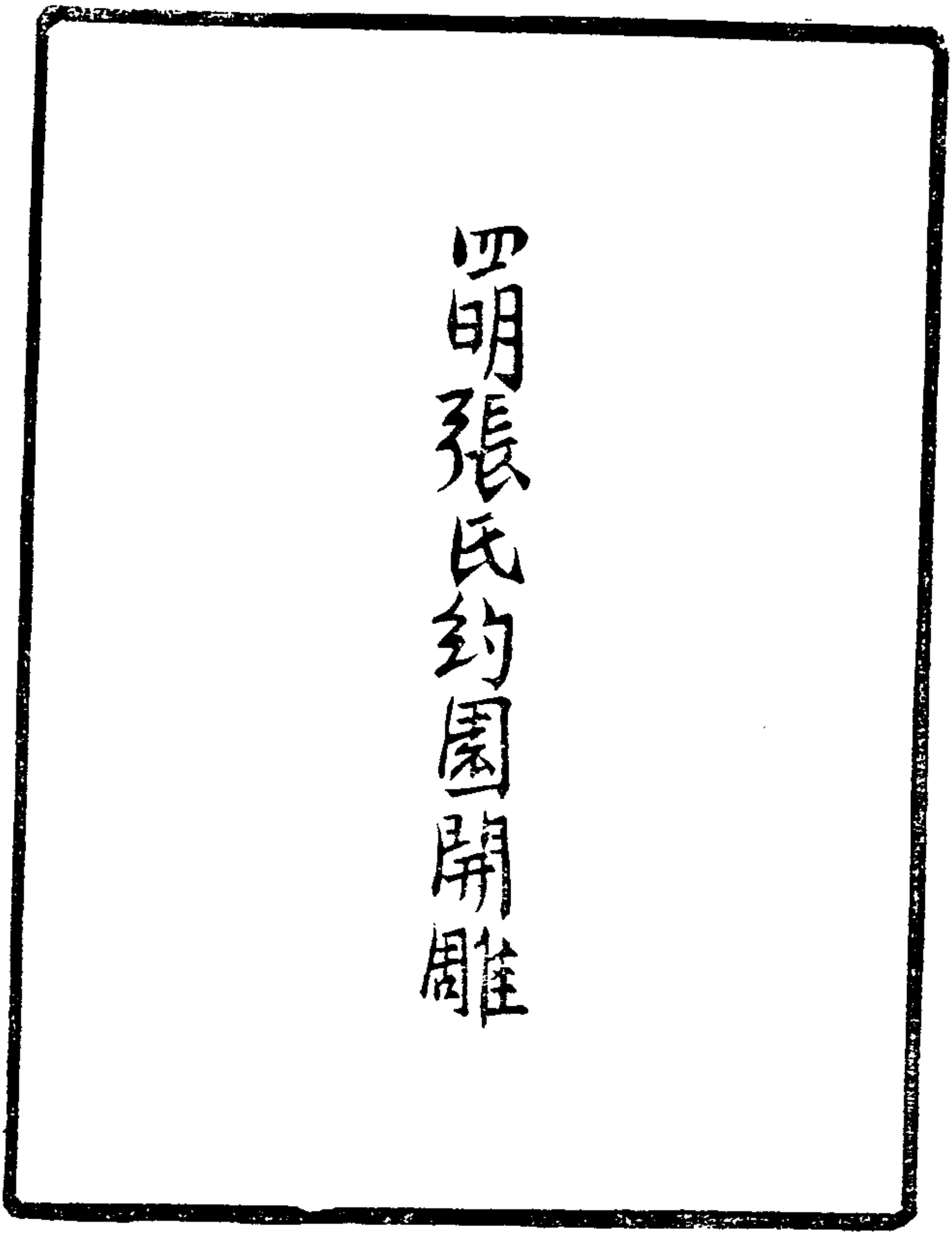
向非魯公得乃父之緒餘何以有此讀書者知其成功自有所本則思過半矣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穆公以列國霸者不聽忠言咈人自用敗而還師實不足道而聖人乃取其書終百篇之義疑弗類也然即其悔過憂危自責若無所容其軀一念之萌發於誠實天地爲之震動鬼神爲之辟易聖人豈不有感於中而爲之登載其言乎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穆公之謂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杭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案此篇講義原闕

敦煌書劍家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清修四庫宗朱而抑陸凡治陸學者目爲金谿一派而歧視之獨絜齋家塾書鈔則稱其發明本心反覆引倣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迹尤參酌古今一一標塏其要領更引王深寧困學紀聞採錄解儆戒無虞諸條以爲其理至足雖異趣者亦不能易也夫深寧兼治朱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固不得謂之異趣然斯鈔湮沒久獨從永樂大典採輯綴次俾復舊觀以傳於今未始不可爲先生幸矣考蒙齋原序云是編爲伯兄手

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者喬也喬字崇謙嘗爲溧陽令云宋史藝文志作十卷今爲十二卷至君奭篇止其閒如五子之歌胤征湯誓仲虺之誥皆闕且有一篇之中闕其註解者壽鏞讀之以爲雖非完書而包舉經史由淺入深自修己用人以至恐懼修省敬天愛民立綱陳紀一言一動惟求合乎人心者不可枚舉如曰古之巡守爲民也後世之巡守悅己也又曰後世以爲緩而不切者古人視之爲甚急其論設官也曰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所能自爲吾心既曉然於天下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百揆豈不足熙帝之載乎其說金縢也曰人主一念慮之閒而其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卽人也人卽天也又曰當克商二年若不幸而不救周家之祉稷宗廟存亡未可知也周公安得而不苦切惟其苦切之至所以能通乎神明其釋大誥也曰大抵國家無事中外乂安未必非天所以稔其毒敵國外患侵陵擾攘未必非天所以開其治若有患難有禍亂則志氣益強政治日修乃天所以輔之也又曰今日禍亂之作天所以與我成功之處其言之深切如此蓋宋南渡之時固無異於今之時也然則讀是鈔者可以見先生之心亦可以觀古今之變也已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御題袁燮絜齋家塾書鈔

議論持醇正興亡鑒古今致危惟戒逸勝怠莫如欽惜
末聯予鑒幸仍揀碎金流斯失法度先已獲予心袁燮解書

大禹謨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節言人君豈能無安逸歡樂之時苟不至於過則亦不害其爲法度流而不返便是失法度云云余昔遊巡所至一覽卽過不肯因此稍稽庶政是以尹繼善有馳驛遊山之語余詩中每見此意今觀燮解與前指適相脗合余昔未見是書其言實先得我心耳

甫自幼洎長侍先君子側平旦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心卽古聖之心卽天地之心卽天下萬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淸明洞徹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祗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閒斷自古大聖同此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顚覆典刑痛自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諷誦再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歎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本心矣是編爲伯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具在伯兄名蒿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溧陽視民猶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爾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絜齋家

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學者共之紹定四年辛卯夏月己未男甫謹書

宋鄞袁　燮和叔撰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堯有聰明文思之德所以光宅天下聰明不是尋常小小智慧此心虛明洞達無一毫人欲之私這是聰明今人舉事多不中理善言過于耳而不能領略至於君子小人之際不能別識皆不聰明之故惟其聰明則所爲者無復有失所聽者罔非德言而人之情僞亦不能逃焉今人聾者謂之不聰盲者謂之不明何則謂其閉塞而不通也聖人此心之聰明固非止於耳目之聰明然舉此亦可見惟其聰明所以發見於外者粲然有文如威儀言語以至於禮樂法度皆是曰文不曰思而曰思去聲聖人難說思也思有悠遠深沈之意只有文而無思不得有思而無文亦不得也有此四德安得不光宅天下今以身體之吾一身之輝光所及者能幾何居一家中未必能及一鄉況一鄉乎未必能及一鄉況一國乎未必能及一國況天下乎此無他只緣在我者未盡平日有許多過失故其輝光不能及遠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不必言堯考古但史臣考之於古有如堯者放勳者依倣前人之勳也有成功者謂之勳古人所爲多矣吾擇其成績顯然昭著者倣之是爲放勳放勳或以爲堯名非也堯舜禹當爲名何以言之曰格汝舜曰格汝禹舜禹既名則堯亦名也古人不諱名孟子引放勳曰或者其號與欽明文思即聰明文思去聰字只說明字便見聰明本是一箇分析不得曰欽者言其皆自敬中來也德雖至於聖人然臨深履薄之念何嘗一日敢忘斯須不敬便有過失甚可畏也安安者安而又安也謂之安其所當安卻無甚意味仁者安仁或安而行之蓀而安古人多說這安字德盛仁熟終日周旋不出於規矩準繩之內而無一

毫辛苦勉強之意夫是之謂安一安字不足盡之故
又加一安字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自欽明文思至格於上下此是治之大本自克明俊
德至黎民於變時雍此是治道之大體俊德只是我
之德俊有俊敏之意今人俊爽者謂之俊聖人固非
尋常所謂俊爽然其日進無疆處是俊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這許多皆是克明俊德但作文之法欲

說下面事故須先說此句治道大體自身而及於家
自家而及於國自國而及於天下身不修不可以齊
家家不齊不可以治國國不治不可以平天下本末
先後之體秩然有序大學一篇可見矣又當子細看
克明字既睦字昭明字克者能也必實能明俊德方
可以親九族九族自高祖至玄孫是也如言妻二族
母三族似不然親九族裏面煞有事如立宗法辨昭
穆服紀燕飲之類其禮既備然後九族可親我去親
九族必待九族一齊既睦了方能平章百姓百姓者

百官族姓也平當也章分明也德大者在上德小者
在下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一一皆處置令平當分明
此是平章百姓昭明亦只是一箇分明須是百姓既
昭明了方能協和萬邦黎民翕然大變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揚子雲曰羲近重和近黎羲和既重黎之後爲司天
地之官分明以羲和爲天地之官以四子爲四時之
官朝廷大臣不出此六官此便是周之六卿自古如
此甘誓之戰乃召六卿在夏時已然可見也四子所

主者各一時凡屬於天者皆羲氏所掌凡屬於地者
皆和氏所掌也天下萬事何者非天地便如周家六
卿雖云各有所主要之天地官所屬者分外較大六
官無非是理會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民之外復有
何事所以謂之敬授人時若人時不定何以使人趨
時赴功然欲敬授人時須先理會曆象曆以算數象
以參曆既無差矣然後可以頒曆於天下所謂敬授
人時古人於此事甚重舜初即位便在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羲和湎淫胤侯至舉六師征之何故如此之

重只緣事事重民故也滕文公問爲國孟子首答以
民事不可緩立爲君師使之享崇高富貴之極果爲
何事無非爲民而已自後世此等官皆輕者不以民
事爲重也司馬子長言先人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
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在
漢時已如此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

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
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宅嵎夷南交昧谷幽都者皆非常在其所也此皆王
朝大臣自在朝廷輔佐人主特設一局於彼時爲往
來耳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故曰南交羲仲言東
方羲叔言南方和仲言西方和叔言北方四時之事

和叔莫不皆然若謂專掌一方只羲仲平秩東作而
他三方皆不與聞則他處春閒事將誰尸之耶但羲
仲所主者春春屬東故言東羲叔所主者夏夏屬南
故言南耳和仲和叔皆然也如出日日納日日有之
便如今曆家所謂日出何處入何處此皆日日當理
會四子通掌之特因日出於東日入於西故賓餞見
於羲和二仲非謂餘二子皆不與知也寅賓出日不
必說日出於東方則羲仲往彼處迎之寅餞納日不
必說日入於西方則和仲就彼處送之蓋當日出時

自有合理會底事日入時亦然敬致者言日至於中
則羲叔敬以致日中之事周禮有致日致月是也曰
賓曰餞便見天人本是一致分明以人道事之古人
爲政且要均平只如授田視其地力之高下而爲多
寡之數直是均平不特此一事凡事皆然蓋所以定
民志者如此先後緩急秩然不亂是之謂秩三時皆
言平秩獨冬言平在者在察也蓋當冬之末是一歲
之終亦一歲之始正是陰陽交錯之際豈可不察日
中宵中均之爲晝夜在春言日在秋言宵者因陰陽

之異隨時而異其名也觀此則賓餞等事不獨主一
方而言從可知矣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
方以數算之如春分星鳥當見則是日之昏乃見焉
厥民析者謂分析而在田也想義仲於此必督促勸
勉致有不勤必加之以罰或有疾患或有喪禍皆作
道理處之使分析於田畝而無一人敢惰然後可謂
之析因者因乎春而不變也春耕夏耘耕固不可怠
勤於耕而怠於耘則稂莠得爲嘉穀之害善者無自
而伸矣故因乎春之時亦使分析在田有一毫之異

不可謂之因夷者至秋而少暇夷訓平亦訓易隩者
冬月無事可以入此室處也言民而便及鳥獸所謂
仁民而愛物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面既命羲和以曆象授人時此又使之考察餘分
以明置閏之法蓋一歲十二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
日餘六日六小月又餘六日是一歲餘十二日三歲
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閏又兩年餘二十四日
湊前所餘六日爲一閏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如此
然後四時始定歲功始成百工皆得趨時赴功庶績
莫不光明釐理也熙光明也大抵事須隨時做經曰
百工惟時又曰食哉惟時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若
是不置閏以歸其餘則四時皆不得其正天下事顛
倒錯亂百工何由而理庶績何由而熙履端於始舉
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既有餘無所頓放自然是用置
閏天地無全功置閏之法分明是聖人在這裏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似乎專是人事然亦天理
之自然斗指兩辰之間便知其爲閏以此見亦非聖
人之私意爲之也凡讀二典不可將作後世看後世
視此等事多以爲緩而不切唐虞之時茲事甚重蓋
四時不定則庶功不成利害非小只看月令無一事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囂訟
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則堯固深知舜而天位之遜
蓋屬意於舜也然舜隱於耕稼陶漁一旦授之天位
亦難故遜於四岳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前輩以爲求
能庸命者將巽朕位亦不必如此說四岳堯朝之大
臣蓋一時之賢也自可任天下之重堯欲遜位既未
有人自然先於四岳若謂堯固知四岳決不敢當姑
試巽焉堯之意卻不如此四岳既謂否德忝帝位堯
乃使之明揚側陋之人於是眾人翕然舉舜瞽子父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諧之一字最要看大抵處天

倫之間使釐不得須是由細密工夫在裏面調停諧
和工夫既到自然感格蓋處父子兄弟閒與外面事
不同外面做事果決有才力者皆能爲之父子兄弟
閒所有果決才力都使不著舜在頑嚚傲弟之閒此
心不敢有一毫放逸只看諧之一字是多少工夫後
伯益言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亦允若孟子曰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其憂者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若使舜有一毫釐心如何能感格記曰父母
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

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觀
諧之一字想見舜處頑嚚之閒所謂下氣怡色柔聲
所謂和氣愉色婉容無所不用其至若是常人處此
必將歸過於父母兄弟以爲頑嚚傲慢不可訓化而
有忿疾之心舜都無這一點心此心不特舜有之人
皆有之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蓋降衷而
生此正是人秉彝之良心但人有此心不能保養孩
提之童所以愛其親如此之切者本心之良未喪而
得於天者全也後來外物汨之是以良心昏塞舜之

所以爲聖只是不失其良心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四岳舉舜而惟言其閨門閒事可
謂能舉人矣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堯謂舜處父母兄弟閒雖如此未見其處夫婦閒如
何故試之以二女所謂歷試諸難此是第一件事二
女雖云堯所自出畢竟是天子之女舜乃實一匹夫
而舜能使二女忘了爲天子女底驕貴釐降于嬀汭
釐者理也降者降心以相從也嬪于虞者盡婦道於
有虞氏也所以能釐降所以能使之嬪于虞只緣舜

之心便是前日克諧以孝之心舜之心不曾被妻變易了若使舜此心變動定不能感動二女夫觀其處父母兄弟之閒既是能如此克諧以孝觀其處夫婦之閒又能釐降二女如此是樸實有功夫矣是果可以授天位帝曰欽哉言其所以能如此只是一箇欽字今觀堯之用人放齊舉嗣子朱啓明堯以其闇訟而不用驩兜舉共工方鳩僝功堯以其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而不用四岳舉鯀堯以爲方命圮族至於師錫帝以舜堯便曰我其試哉略不疑而遂信之觀其

取舍用否堯果何意大抵常人之觀人也觀其外聖人之觀人也觀其心丹朱之啓明也今之所謂明敏者是也共工之方鳩僝功今之所謂能辦事者是也眾人觀其外似若可喜聖人察其心實不可用至如舜之兢兢業業盡誠於閨門之閒堯卻遽授以天下大抵外面事皆可僞爲惟閨門之閒不容一毫之僞如啓明如鳩功皆可外爲以欺人至篤實處卻未見得處父子兄弟閒非此心無一毫放逸樸實頭有工夫者如何做得今讀堯典一篇雖有許多事然其綱領不過有二曰修己曰用人而已自欽明文思至黎

民於變時雍是說堯之修己自乃命羲和至終篇是說堯之用人必是果然如此欽明文思允恭克遜方才是修己必是賢不肖之情僞灼然如辨黑白方才是用人內而修己外而用人二者既盡治道大端復有何事人主之修己當如堯之修己人主之用人當如堯之用人蓋這箇方才是樸實頭處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側者遠也微者賤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既說東夷則可謂僻遠又曰耕稼陶漁則可見其微賤夫以舜如此僻遠微賤而堯聞其聰明且夫士大夫在近者人主猶不得而知之至於遠者人主必無自而知士大夫且爾況側微之人乎舜處深山之中堯居九重之上而其聰明堯實聞之此處便當思量堯何以知舜舜何以取知於堯此無他只緣堯之聰明與舜之聰明同惟堯有此聰明是以舜雖在下實聞知之惟舜聰明與堯一般是以雖處側微而其德

上達於九重若使二聖人聰明有一毫不同必無由而聞聰明二字不可不子細思量此心之中六通四闢無一些障蔽這是聰明堯舜二典之所謂聰明即論語之所謂仁仁與聰明若不相似然其實一也四肢偏痺謂之不仁此心有毫釐窒礙便是不仁便是不聰明孔門學者急於求仁求仁所以求聰明也此是學問最親切處今當詳玩如何是聰明然舜雖是如此聰明堯雖是如此知舜至於將授以天下必先歷試諸難觀厥刑于二女已試之矣曰我其試哉可見此是第一件難事堯猶以爲未又徧以天下難事皆試之愼徽五典以下是也孔子序書下一難字見其衆人所謂難者皆做了則其易者可見矣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者光華也舜之華即堯之光也重華是明兩作離之意堯有此光華舜亦有此光華故與帝相合無間今試以身體之聖人何故有此光華而衆人何獨無此光華但渺乎其小耳更爲物欲所蔽昏塞之者多矣要之本來光華自在惟聖人功夫既到胸中無一毫蔽塞見諸政事一一皆當道理皆合人心舉天下皆尊仰之皆稱頌之是以其光華充塞天地今須是將他發見於政事處看方見他光華彌滿宇宙處濬是常常去疏濬不使有一毫障塞如濬川之濬哲者智也人豈可以無智禹之治水只是一箇智所謂智若禹之行水中庸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學者但玩味中庸說舜大知處如何是知則可以見得這哲字文是粲然有文可觀只如這一文字須是子細思索如何是文如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如所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夫是之謂文今人有文者能幾何縱有之而亦甚微色相雜謂之文周禮亦言青

與赤謂之文古人多說這文字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言夫子曰文章可得而聞記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棫樸一詩詩人美文王而比之以天之雲漢其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可見其文矣易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蓋剛健文明之德這箇斷少不得明者高明也玄有妙意老氏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老之言語雖差然畢竟下一玄字亦是聖人神妙不可測處於堯言俊德於舜言玄德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之神字

即舜典之玄字伯益言堯之德亦說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至於變化無方不可測識方是聖人之盛今業一藝之精者猶能造徼妙處如弈秋之弈輪扁之輪痀瘻之承蜩皆造於神況聖人日夜在這裏理會做人舜之所以諸頑嚚友傲弟是做多少工夫他直至於神妙不可測處所以能感化嚚與傲烝烝於乂德若未至於神何以受得堯之天下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自此以下歷試諸難之事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是五典徽者美也粲然其可觀也從者順也各順其道也君得其所以爲君臣得其所以爲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莫不各順其理而無睽違故曰從若夫君侵臣之職臣僭君之權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一乖其理非從也謂之愼徽舜在這裏大做有工夫使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皆盡其道而粲然可觀是謂愼徽典常也萬世常行而不可易

故曰典今觀堯之試舜亦自有次第方其取舜也以其能諧頑嚚友傲弟也既又試之二女觀其處夫婦之閒舜既能釐降二女矣於此歷試又以徽五典爲首聖人修身把這箇做本朝廷用人亦把這箇做急何故視此事爲最急之務只緣天下之理不出乎人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倫也今試思之日用周旋只在人倫裏面舍著人倫更有甚事釋氏之敎所以得罪於吾儒者正謂其絕滅天倫也自絕滅天倫而以逸之人勸法眷天下豈有是理哉此

孟子所謂夷子二本也雖然舜所以能使五典克從只是一箇感化今人處家庭閒猶有難處者況於天下今謂之五典克從是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皆順其道也此豈是易事必在我無毫髮欠缺處然後方能感化得如此蓋此非與尋常仕宦出來做些少事相似欲做些少事有才智者皆能爲之惟此事才智都是使不著五帝之道舜既自盡於己而天下無不克從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歟納于百揆百揆宰相之任也以道

而揆度百事故謂之道揆三公之官不累以事惟以道揆於上而已時敘者事事皆有次序也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秩然不亂賓于四門使之接見四方諸侯諸侯感舜之德莫不穆穆而和納於大麓使之主祭也古者因山而祭禮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者所謂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之類是也迷是迷錯且如怒號之風惟冬宜有之春夏之烈風非迷乎雷乃收聲之後雷風發作亦迷也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既備而敘夫是之謂時洪範之時字卽舜典弗迷字蘇氏以爲弗迷乃舜弗迷卻似不然說風雨以時這意思自儘好此許多皆是感化且如百揆時敘豈是事事去理會宰相以道揆於上而有法守於下者皆趨時赴公百僚師師百工惟時無先時而爲者亦無後時而不爲者無當先而後者亦無當後而先者此全是感化在我者德盛仁熟不待瞻其顏色望其容貌而人自感動所以不特明而爲人可感雖鬼神之幽亦無不格焉曰乃言底可績五典克從百揆時敘

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弗迷皆其成績也若如蘇氏謂舜自弗迷則烈風雷雨弗迷可言績乎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之於舜始也試之以二女既又試之以諸難而舜偏歷諸事皆有成績故曰乃言底可績舜在堯之前必須時有謨猷特不見於書耳聽其所言既說得是考其所行又不違於所言可以陟帝位矣唐虞用人之法也大抵能言者常多而言之底可績者常少其

工以靜言庸違所以不用後世用人只緣但聽他說後便用是以多敗事言苟可取固在所用但未可大用耳必是卓然有成功方可大用雖舜之聖亦俟其言之厎績然後始陟帝位然則豈徒空言而已哉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受終者堯受終也文祖者堯之祖廟也堯將禪位於舜故受終于文祖之廟以爲君臨天下許多時節至於今日方保得箇頭徹後可以無憾自古人主有終者極鮮庶不有初鮮克有終甚矣有終之難也唐可

稱者三君明皇憲宗皆不克其終自古人君豈惟不克厥終在位稍久便異於始唐太宗踐祚未幾鄭公已有十漸不克終之戒堯至於此方敢說有始有卒鳴呼難哉方其受終也意必告之曰此皆宗廟之力也自有許多事辭特不見於此耳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玉衡正天文之器也璿璣畫其象而以玉衡望之七政日月五星也在璿璣玉衡所以治曆明時亦所以觀天文而察時變璿璣衡之日月星辰乃一定而不變者天之日月星辰有時乎變以璣衡而驗諸天有一毫不合便是災異便是人主失德之所致人主於此便當惕然內顧恐懼修省以答天心以消變異也大抵天人本只是一件物事故人君失德天變隨應非天變也我先自變也在天許多祥善便由在我有許多善政在天許多變異便由在我許多過失三光全寒暑平我實爲之也日月薄蝕星辰失行我實先變也此無他只緣天人本是一理今須是曉得眞是一理始得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既無變矣然後始敢舉祭祀之禮爲天地百神之主若使觀乎天文有一毫不合天意定不敢祭何故不敢此當思之經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又曰子沖子夙夜毖祀古人於祭祀甚重人主朝夕從事惟以此爲務觀乎天文而有變動則是在我者未能無愧何以交乎神明雖崇極以祀之神亦不我饗也惟此心無一毫不愧仰足以當乎天心然後始敢交乎神明爲天

地百神之主史臣下一肆字寫出大舜之心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之爲言集也新天子即位五等諸侯皆納其寶踰
月而後班還之便如今節帥始莅事僚屬皆納其印
記相似既月而後班則此一月之內必大加詢訪考
察方其始來見也與之講論敷奏以言卽可見矣而
一月之內詢訪考察其政治之得失才德之高下必
實是一箇人足以君國子民者然後歸其瑞如其不
然定不復班夫諸侯之所以君其國者以其有此寶

也執之足以君其國一旦失之何以君國然則諸侯
於此誰敢不益自勉學者讀書觀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肆類于上帝當想大舜之心是如何觀輯五瑞
亦當想當時諸侯之心是如何想諸侯必惕然內
懼惟恐其有所不逮矣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五器卒乃復
前面是諸侯朝天子此是天子巡守諸侯岱宗泰山

也柴爽柴而祭也巡守方岳亦必且先祭天望秩于
山川望于山川也此卽是肆類于上帝等事前內事
此外事也協時月正日時謂春夏秋冬四時也月十
二月也度量衡皆起於律律律同則度量衡皆同矣律
起於黍以黍之長短而爲度以黍之多寡而爲量以
黍之輕重而爲衡自唐以後律既亡所謂度量衡者
皆意爲之而亦參差不齊矣夫諸侯稟命於天子所
謂時日月度量衡不容有毫釐之異故當巡守之際
而協之正之同之凡此者所以一人心也此卽春秋

大一統之義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若使天下諸侯
各自爲正朔各自爲度量衡則國異政家殊俗變風
變雅之所由作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
無二上苟國自爲政則所謂尊者不勝其多矣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古人此意甚深遠其所以巡守
無非是理會事故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
非事者甚麼不是理會事五禮吉凶軍賓嘉是也五
玉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

璧是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繅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
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是也以爲
贄故曰贄與之整頓教他皆合道理故曰修修五禮
當絕句如五器卒乃復五器卽五玉也已事而還之
也三帛二生一死則不復焉諸侯執此寶然後可以
治其國故卒乃復此固是一義然讀古人書不可專
於一義記曰已事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雖
是諸侯欲執之以君其國然輕財重禮之義亦在其
中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

藝祖文祖也天下事皆有本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出則奉藝祖之命而出反則告焉道理亦當如此這
箇道理亦只是日用底道理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四年之內五服諸侯來朝皆徧至五載則天子巡守
徧四岳所謂諸侯來朝亦非同時聖人緣人情而制
禮隨其道理之遠近亦有一年一朝者所以四時之見各異其名周禮侯服歲一
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虞周之制雖不同
然亦見其來朝之時各自不同也但言四年之內五
服皆徧無有不來朝者耳夫以五年之內諸侯既皆
朝於天子天子又巡守諸侯王者諸侯常常相見政
治之得失人材之優劣民情之幽隱皆得悉考而周
知焉閭閻隱微無不達於九重後世諸侯朝天于之
禮猶不廢至天子巡守之制則全無矣古之人君甚
勞後世惟秦始皇漢武帝往來巡守亦不過極耳目
之觀而已大抵古之巡守爲民也後世之巡守悅己
也所謂車服以庸非謂至此而始錫之以車服也既
爲諸侯君臨一國豈有不乘車亦豈有無其服者
此所謂車服以庸乃記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
律是也車服如周禮言夏篆夏縵鷩冕毳冕之類因
其所言考其所行確然有成功者從而加寵命焉如
子男則升爲侯伯侯伯則升而爲公是謂車服以庸
卻非始錫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九州而肇爲十二此蓋因禹治水見州有太大者隔絶之遠耳目有所不及故分爲十二而更建三州牧焉庶幾地近而民皆被其澤是當時肇之之意也十二山者十二州之山也川者十二州之川也封如周禮所謂厲禁官司有職掌不得非時入焉故謂之封山澤之利古人與民共之此非奪民之利而歸於官也奪民之利固不可苟蕩然無禁亦不可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論材木之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其所以封植培養之者如此濬者疏濬也必須是常常疏濬則無壅塞之患農田可資之以灌溉商旅可資之以往來稍不疏濬便壅遏而不通矣今看二典但將後世並看後世如山川之類皆不曾去理會只如河渠壅塞旱無所蓄水無所泄才有水旱農田便被其害至於舟楫不通商旅不至皆是不曾疏濬之故爲害甚不小由此觀之則唐虞之際以此事爲至急之務者其意豈不甚深哉大抵後世以爲緩而不切者古人視之爲甚急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象以典刑者象其所犯之罪而加之刑也言刑之與

罪正相當也易曰象也者像此者也象有似之義其罪大者加之重典罪小者加之平典罪輕者加之輕典刑與罪對無毫釐之差故謂之象以典刑後世用刑多是過差何嘗與罪相對纔是過差便至於有罪者幸免無辜者濫及刑非其罪非象也難以常行非典也惟是恰好相當無毫釐之差故謂之象可以萬世常行故謂之典流宥之鞭作官刑官刑謂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之類是也既是庶人在官必是才智過於凡民與田

野閒庶人不同故不施肉刑而以鞭代之扑作教刑扑者榎楚也扑又與鞭不同金作贖刑使之輸金以贖罪也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無目者謂之眚言小民無知誤觸刑憲非其本情有如眚者如此者直赦之至於怙終者爲惡不悛誠不可赦然後加之以刑前面象以典刑亦未曾用至如此則有所不赦矣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史臣歎舜之於刑如此其憂恤恤者憂也流竄放殛此事本在舜攝位之初涉日已久而載於此者蓋史臣因論舜欽恤刑章故叙此事於後以明其四罪而天下咸服者正以其憂恤之所致也此作文之法也何以知其攝位之初只看十二州可見禹治水方分爲十二緜殛而禹興則肇爲十二州時緜之死已久矣而今序於下以是知其在攝位之初也今讀二典舜典比堯典加詳如巡守如朝覲之服孔子也蓋緣孔子一言一動皆合乎人心求其如用刑皆在於舜典豈堯之時無巡守朝覲之制而刑罰有不用哉蓋至舜而始備故載於此耳如唐虞之時豈無貢賦而貢賦之制見於禹貢者纖細曲折至禹而始大備故也凡讀書皆當如此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元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攝位二十有八載而堯乃殂落堯曰殂舜曰陟方後世人主亦曰崩此皆不與死字相似檀弓載子張死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言庶幾其可謂之終也眾人皆只是死聖人則否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有所禁制而不敢也生乎其心而自有所不忍也今且謂堯何故使如此學者便當如此致思此無他只緣堯平日治天下見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元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發號施令立綱陳紀事事物物皆契人心吾之所爲既有契於人心故人心自無時而能忘非不能忘堯也不能自忘其心也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蓋緣孔子一言一動皆合乎人心求其毫釐之失而不可得故七十子直是中心悅而誠服堯舜之治天下亦是如此後世雖有賢主亦是非相半是則人斯服焉非則人皆得以指而議之矣若是堯舜之時安得有一事之不是安得有一人議其毫

蘧之失既如此宜其深結乎人心雖久而不忘也若是結之以區區之惠一時閭閻感我惠盡則忘之厚者稍久亦忘之矣若事事契合人心卻不解忘蓋緣我所做底便是他底心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三年之喪既畢舜乃至文祖之廟而告焉這三年中舜皆不做事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唐虞之時雖未必有冢宰然亦是當時大臣如四岳百揆之類曰三載四海可見格於文祖在三年喪畢之後三年皆不紀事可見其無所施爲也孟子曰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想三年之內舜必曾避丹朱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朝廷之大臣舜初即位首咨詢焉闢四門者開之利病人才之隱伏嘉謀善論皆得上達旁通而無礙也明四目達四聰者廣四方之視聽使凡有聰明者無不來告合衆人之聰明以爲一人之聰明也前乎此舜尚攝位至此則舜始君天下矣此是君天下第一件事易以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觀否泰二卦可見此是至急之務上下不通情意隔絕閭閻隱微無由上達人才逸遺無由上聞休戚利害皆不得知焉此豈小事闢四門有公聽並觀之意魏鄭公有言凡人主所以明兼聽所以暗偏聽也人主最不可偏聽惟近習小人是聽是信而不能公聽並觀利害不淺故闢四門者兼聽也曰闢四門足矣而又曰明四目達四聰蓋只是我闢四門猶未見得天下皆來告至於明四目達四聰則天下之有聰明者無隱焉這眞箇是上下相通不與後世初即位下求言之詔徒爲文具而未嘗求其實者侔矣若如後世之文具有聰明亦未必來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二帝三王治道之隆無他故焉識其先後之序而已後世治道不如古亦無他故焉失其先後之序而已聖人豈不知禮樂教化爲治之急務而顧以民食爲首者衣食既足然後教化禮樂可興先後之序如此

也孟子所以告時君首之以不違農時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漢之賢君亦深燭此理不然則所謂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讓哉今觀舜嗣位之治先之以求言次之以民食其所先者惟此二事治道綱領可識矣惟時者古人最以時爲重觀堯典一篇可見曰食哉惟時舉其綱也其閒條目如耕耋收斂不失其期析因夷隩不愆其素如用之不妨其時趨之必盡其道皆在其中矣柔遠能邇柔者懷來也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懷之以德也而難任人遠小人也難者阻抑閒阻之艱其進也以革其傲慢悖戾之心是之謂柔惇德允元用賢人十二牧蓋州牧侯伯總帥諸侯於外者王制建國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雖與唐虞之制不同然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則十二牧蓋諸侯之長也夫既爲諸侯之長則一州諸侯之賢不肖爲州牧者皆得以黜陟而進退之後世帥臣亦古州牧之任是以一路官

吏賢者得以論薦不賢者得以按劾以今準古則知古亦然也但後世帥權甚輕帥臣之權輕根於監司之權重也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是監司之意然其權要不至太重宋之盛時止有轉運使提刑提舉皆未有也自王荊公用事監司之權始重於是州縣之閒知有監司而不知有按撫然按撫猶得以進退一路之賢不肖則其權猶在也十二牧得以進退諸侯諸侯亦各得以進退其屬自下而上遞相統屬亦猶今監司帥臣得舉賢劾不肖而郡守自得以按察一郡之僚屬也然十二牧不特進退一州之諸侯其下亦有許多官吏夫爲州牧既能使民皆足衣食能使賢者得志不肖者不得以苟容一州之內何患其不治所以蠻夷率服者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雖與唐虞之制不同然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蓋彼雖蠻夷然良心根於固有見上之政治無一毫之失如此夫安得而不心服蠻夷非如後世之夷狄古者自有九州之戎觀禹貢可見冀州天子之都而曰島夷皮服舜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居正冀州之地也以此知十二州皆與蠻夷相接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唐虞之時百揆是宰相之任舜攝位二十八載雖曰
有君道然其實攝也今既陟帝位矣然後乃求百揆
而用焉名曰百揆以言其揆度百事也帝之載者帝
之事也熙者廣也帝堯作則垂憲以貽於後惟能恢
洪而光大之然後其事始日熙於一日矣然熙帝
之載非亮采惠疇者莫之能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

疇僚屬也宰相於天下事雖不當以身親之然不可
不心曉焉苟一委之人而此心懵然不明其故何以
揆度百事內則洞燭天下之大政外則總帥天下之
百官宰相為百官之長則百官皆其屬也所謂統百
官事也惠者使之皆相順也封殖善類斥逐小人則
其疇始惠矣蓋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
之所能自為必有賴於僚屬翊贊焉傅說所謂旁招
俊乂列於庶位此宰相之職也吾心既曉然於天下
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百揆豈不足

以熙帝之載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司空司掌水土之官
也禹平水土故為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唐虞之時百揆是宰相之任舜攝位二十八載雖曰
有君道然其實攝也今既陟帝位矣然後乃求百揆
而用焉名曰百揆以言其揆度百事也帝之載者帝
之事也熙者廣也帝堯作則垂憲以貽於後惟能恢
洪而光大之然後其事始日熙於一日矣然熙帝
之載非亮采惠疇者莫之能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
疇僚屬也宰相於天下事雖不當以身親之然不可
不心曉焉苟一委之人而此心懵然不明其故何以
揆度百事內則洞燭天下之大政外則總帥天下之
百官宰相為百官之長則百官皆其屬也所謂統百
官事也惠者使之皆相順也封殖善類斥逐小人則
其疇始惠矣蓋宰相不可不明天下事而亦非一人
之所能自為必有賴於僚屬翊贊焉傅說所謂旁招
俊乂列於庶位此宰相之職也吾心既曉然於天下
之事又得僚屬相與協力豈不足以宅百揆豈不足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以刑于寡妻之心處兄弟之心御家邦只是舉這裏箇加在那邊舜命禹以惟時懋哉是使之舉治水之心加諸宅百揆也其戒諭臣下如此豈與後世相似乎帝曰俞汝往哉蓋當時朝廷大臣亦無出禹之右者宅百揆之任須還是禹始得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伯禹治水時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則稷之播百穀

爲已久矣今始命之者未必是初年或者舜既嗣位從而申命之歟此處皆難深考食者生民之大命雖曰十二牧各自理會食哉惟時然朝廷專設一官總其綱於上天下有一人不得食皆后稷之責也其任重矣在後世大司農之職猶專設一司況唐虞時乎但後世所謂司農惟以辦財賦爲任以古者養民之官移而爲國失古意矣播時百穀其中煞有事如周禮六遂諸官所謂授之田野教之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必如此方能播時百穀播之一字最不易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未必是初命民以食爲本播時百穀既使之足食

矣然所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者豈徒食之衣之而已哉要必能保養其良心方無愧於司牧之責所以保養其良心豈有他道不過即其人倫之間教之而已五品亦只是五典敬敷五教在寬寬敷五教最不可不敬戰戰兢兢如執玉如捧盈此所謂敬也以舜之聖猶曰愼徽五典舜之愼字即此所謂敬字一毫之不敬在我者既自有過失何以施教於人然敬以爲主又須寬以待之蓋人倫之間不與其他事相似辦一件事便是果決傷於速些亦不

甚害若是敷五教苟欲速焉則必反至於相傷自祖
言之子不孝弟不悌朝廷峻刑罰以治之寧不甚快
然他父子兄弟之間反不可相處是欲速者乃所以
離其天屬之親也孔子爲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
月蓋最是此事要緊不得是故敬以爲主寬以待之
作司寇之法也夫當唐虞極治之朝而猶有所謂黎
民阻飢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何哉蓋聖人治天下
常若不足未嘗見天下之治後世只緣是都不管所
以見其無事聖人視天下有一人不順其理便自以
我有以服之而彼無不服焉斯可謂之服矣若當輕
者重當重者輕皆失其實彼雖服此刑然而非心服
也何以爲服惟刑當其罪無毫釐之差則彼被其刑
者自反於心知吾所自取之也其誰不心服乎五流
有宅所謂流有五刑也亦須是輕重皆當方可以言
宅三就三居先儒以爲輕重與輕重之中遠近與遠
近之中似亦無甚異既有五等之刑則是三者在其
中矣此有用不盡之意雖有五服而所用者止於三
就雖有五宅而所用者止於三居蓋刑罰但設於此
曷嘗一一用得盡成周之時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漢
怪異東坡謂舜豈有是哉卻不如此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看二典都不與後世相似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是甚
次第事而舜只命皐陶明刑蓋只消一箇皐陶明刑
便自了得所謂蠻夷猾夏亦非必如後世之蠻夷但
遠方之人敢來中夏作過耳五刑有服言墨劓刑宮
辟之五刑其罪各有所服也當劓者服劓刑當墨者
服墨刑如此等類是之謂服必其罪足以服此刑必
我有以服之而彼無不服焉斯可謂之服矣若當輕
者重當重者輕皆失其實彼雖服此刑然而非心服
也何以爲服惟刑當其罪無毫釐之差則彼被其刑
者自反於心知吾所自取之也其誰不心服乎五流
有宅所謂流有五刑也亦須是輕重皆當方可以言
宅三就三居先儒以爲輕重與輕重之中遠近與遠
近之中似亦無甚異既有五等之刑則是三者在其
中矣此有用不盡之意雖有五服而所用者止於三
就雖有五宅而所用者止於三居蓋刑罰但設於此
曷嘗一一用得盡成周之時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漢

文時亦謂幾致刑措況於隆古盛時安得用刑之盡乎若謂五服五宅皆用得盡尚得謂之唐虞之盛乎大略五分中只得用三分惟明克允允者當也惟明然後能當須是在我者直是清明方才輕重小大不至於差可以言允矣命禹只一箇懋字命棄只一箇播字命契只一箇敬字命皐陶只一箇明字子細玩味這幾箇字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疇眾也唐虞用人與後世不同用一人焉必採之公論所與則其人之賢可知矣然後從而用之此其與天下爲公之意安得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自後世攬權之說興人主舉事始欲皆自己出唐虞之時但務吾事之歸於是而已攬權之說末之聞也放齊舉胤子朱堯以其開訟而不用驩兜舉共工堯以其靜言庸違而不用至僉言舉鯀堯雖知其方命圮族然且用之是何異果於前二人而獨依違於一鯀也然則聖人與天下爲公之意蓋可識矣胤子共工特放齊驩兜之私意之所主耳堯之所以不用者以其不可用也堯之所以用鯀者以其可用也堯之所以用鯀者以其可用也堯之所以不用者以其不可用也堯之所以用鯀者以其可用也堯之所以不用者以其不可用也堯之所以用鯀者以其可用也堯之所以不用者以其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盈於天地閒皆天地所生也然中閒卻無這一箇聖人不得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所以盡物之性而贊天地化育也當堯之時洪水未平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當此時也草

木鳥獸其若乎其不若乎若非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與人區處則顛倒錯亂萬物必不得其所必不能遂其性矣夫草木暢茂禽獸繁殖此非物之本性也物之本性本不然但上無人區處所以如此虞衡之官既設物之性始遂矣所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其中悉有事如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必如此然後草木鳥獸方可若但看周禮虞衡之官爲之厲禁則可以知虞衡之政矣上下山澤也若亦順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俞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咨四岳又非疇咨之比四岳大臣也事大體重首咨諸朝廷之大臣三禮天地人之禮也秩宗者秩之爲言次序宗之爲言宗主謂作朕禮之宗主也周禮大宗伯是也注言郊廟之禮其說失之偏郊廟亦在其中但不止此耳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敬也自早至夜無一念而不敬惟敬故直惟直故清直者正直也人之本心其實正直如坦途然安有一毫私曲然人

有許多偏私有許多邪念千機萬械紛紛擾擾者何故只緣是不敬使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念常不敢失當是之時安有一毫邪念非直而何伊川謂主一無適之謂敬尹和靖後來方曉得謂入神祠中此心不曾散失不曾散失處便是主一主一便是直直則清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人豈可不清明然苟不能敬以直內則方寸擾擾胸中蔽塞何以能清直則心無私曲表裏洞然徹底如此清故曰惟敬故直惟直故清能此三者可以典禮矣夫典禮

之職不與他事相似才智勇力都使不著須是敬乃可少有不敬則以之秩禮當輕者重當重者輕當小者大當大者小顛倒錯亂失其序矣敬則此心清明譬如明鑑然妍醜皆不能逃故秩宗之職以此心爲主往欽哉亦非是往哉汝諧之比欽哉直是當敬欽字即是這寅字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胄子自世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古者天子之子亦齒于學記曰世子齒于學又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夫以天子之子而只得比士蓋不要他便尊貴了此意甚好古人教國子甚留意成周教養之法甚悉而舜亦特設一官以教之所以如此重者蓋古人欲使之世其家周公封於魯其後則伯禽爲魯侯太公封於齊其後則俊爲齊侯舉此二者可見公卿大夫之子弟固欲以世其家也既欲世其家則安可不教蓋公卿大夫之子弟不與寒畯相似東坡王仲義眞贊論之詳矣古人用人多是胄子成周之時仕於王朝者皆周召毛畢之子孫也將欲用之故必先教之然其所以教之者必以樂蓋感人以樂不與言語同言語之入人也淺樂之動盪鼓舞其入人也深古者學校中多作樂商之學曰瞽宗瞽宗樂也而以名其學言作樂於中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大抵人之性雖一而人之氣稟各不同夫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性安有二然其稟山川之氣與夫時日之殊則氣質不能無偏北方土厚水深其爲人也多沈厚南方土薄水淺其爲人也多輕浮此可見山川之氣不同如此教也者長善救失矯揉而歸於中也若使直而不溫寬而不栗剛而至於虐簡而至於傲則失其所以爲中矣惟能揉其偏而歸於中則得其本性而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

帝曰龍朕堲讒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殄絕也讒說之人自殄絕其行言無行也納言喉舌之官也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是也在後世爲

給舍卽古納言之官出納朕命者上之命令其當乎
從而宣布之其不當乎從而繳駁之宣布者謂之出
繳駁者謂之納惟允者戒納言之官言其不可不誠
信也夫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亦甚可畏矣然讒說之
人致來人主之側肆言而無憚者皆人主命令不謹
之故若使上命令稍有不當納言之官便從而繳駁
之上所爲無一不是則誰敢爲讒言且如人主用一
人焉或非所當用爲納言者敢與人主力爭必是當
用然後用之則其所用皆公論之所與者也夫孰敢

譖之若用之不當則讒言從此興矣故雖以人主之
尊不可自以爲是使命令在於必行乃所以來讒賊
之口也其害豈小哉後世有給事中納言之官亦不
廢但任是職者未必惟其人所謂惟允卻無這一字
古人此職甚重所以列之九官之中重其任也九官
未必一一是新命如皐陶明刑后稷播穀后夔典樂
其來舊矣或者舜旣卽位從而申命之使復居是職
或者當時偶缺此九官舜始命之皆不可得而詳考
爰斯伯與朱虎熊羆在當時必須見用但舜只命此
九官者蓋九者任莫重焉務莫急焉人主執要故擇
其急者命之也且天下之大自此九者外復有何事
自百揆而下播種者有人敷教者有人用刑者有人
掌山澤者有人典禮樂者有人至於納言之官又有
其人天下大政其綱紀舉於此矣其本末備於此矣
故識朝廷政事之大者當於此乎觀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二十有二人如注家所謂九官十二牧四岳合爲二

十二也惟時者使之皆及時也勵百工惟時之意記
曰當其可之謂時疾徐先後當爲則爲是謂當其可
是之謂時亮天功者言設官分職皆是天理皆是代
天非人主以私意爲之在天有此理在人有此事故
朝廷有此職豈是人爲後世設官不合天理者多矣
或出於一事之創立或出於人主之私意只如樞密
使乃五代時以宦官爲之今乃爲朝廷之執政大者
尙爾況其小者乎亮明也書中多有此字曰亮采惠
疇曰亮采有邦曰寅亮天地皆是明之意蓋居天位

治天職必須此心清明然後知其爲天功而不敢慢
稍有怠惰稍有暗昧則此心蔽塞何以亮天功此二
句是舜戒敕二十二人三載考績以下乃史臣之言
也績者功績也確乎其有成功謂之績只以九官言
如明刑則須到民協於中如典樂則須到百獸率舞
似此之類皆各因其職而成功三年則考其功績三
考則行黜陟焉古者用人必遲之以久惟久則其謀
慮精詳其規畫端審其所爲者皆悠遠之事業以緜
之治水至九載績用弗成然後黜之九年之內且教

他做後世用人多傷於速故居官者其所爲方有頭
緒而已去矣大抵責效苟速則人才亦不能以有爲
子產之從政一年民欲殺之三年而民歌之若使如
後世用人則民之欲殺之也子產必見黜矣只看宋
文帝時居官者以六期爲任故元嘉之治人皆稱之
及其後以三期爲任便謂元嘉之政衰矣本朝太祖
之任邊將遠者至三十餘年所以使人精思極慮爲
悠久之計也唐虞之法何止九載如皐陶之明刑后
稷之播種伯夷之典禮后夔之典樂皆終其身焉所

謂黜陟者就此一職之中而遷之也如宋邢昺爲學
官但只就學官遷轉其官日遷而職不變庶績咸熙
熙之一字不可不詳玩如熙字此皆是唐虞時節字
熙光大也廣不足以盡之有能奮庸熙哉只下一熙
字以善之事而猶更欲其熙焉蓋不可如此便住了
若當時庶績有些少不到非熙也後世
人主每慮夫吾用之不足也財之不豐也殊不知庶
績咸熙則無一事之不備矣此所以爲唐虞治道之
極盛也

分北三苗

北讀作南北之北三苗國在南是今重湖之地所以
有洞庭彭蠡之湖蓋依其險阻易以爲亂舜分其民
處於此焉前既遷其君今則遷其民此最是一箇教
人之法殊厥井疆旌別淑慝所以作其愧恥之心也
大抵北方土厚水深南方土薄水淺故北方之人多
沈厚南方之人多輕揚舜所以分三苗於北者蓋桑
麻沃野之地雖欲爲亂亦不可得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臣總敘上文以結之陟方義與殂落同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稾飫

釐理也言其經理下土也謂之下土蓋是四方幽隱

處堯舜之時去太古之風未遠其間天下事未盡處

與不整齊處要不能無舜一旦出而與之經理焉方

設居方如建諸侯之類也別生分類別其所生分其

族類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也

絜齋家塾書鈔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鄞袁　燮和叔　撰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皐陶謨益稷

堯舜曰典大禹皐陶曰謨典者道之常行者也謨者言之至嘉者也典即謨謨即典本一也皐陶大略是論思獻納之官禹則專理會平水土皐陶雖是作士然畢竟自在朝廷朝夕於人主之側可以啟沃人主正如今刑部雖云掌刑畢竟是論思獻納之官也惟

皐陶多所獻納故曰謨禹卻專於平水土理會地平天成底事故言功矢陳也屢盡底蘊更無一毫隱匿不盡之意謂之矢純全備具更無一毫虧遺不到之處謂之成若使皐陶之謨猶有懷而不盡禹之功猶有毫釐欠闕不可以言矢不可以言成申重也皐陶所以能矢厥謨禹所以能成厥功皆緣是有一帝舜在上方謨之未矢功之未成所以能使之矢且成者帝舜也及謨已矢矣功已成矣帝舜之心猶不已焉故謂之申申者重複不已之意聖人只是一箇不已即這不已處便是聖人唐虞之道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唐虞之道所以極盛亦惟不已而已欲觀帝舜申之處合三篇觀之便可見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直至終篇猶是皐陶賡歌此可見其申之處三篇本合而為一所以孔子序書將此二句并敘三篇到底方才見得當子細看箇申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文德教命大略只是聲教敷于四海者言其聲

教迤于四海之遠也故人多說這四海二字中國居其中環四方皆海也極天地之所覆載可謂至遠矣而聲教無不及焉古人非虛言也如奄有四海蓋實有此事曰敷于四海則實無不及也觀此如何不與天合德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但子細玩味此數句可見敷于四海處可見其治之蕩蕩巍巍處承繼也禹之德與堯舜之德脗合無間所以能繼承二帝

之統若使其道有一毫不相似中間略曾間斷不可以言承矣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君臣皆欲盡其道此是第一件難事須是知其爲難臨深履薄之念斯須不忘庶幾能盡其道稍以爲易而忽之則不知其難將見君不君臣不臣矣君臣克艱於上則朝廷政事無不修舉故謂之政乃乂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故謂之黎民敏德這乂字與敏字便是這艱字在我者少有放漫政事便有欠闕黎民便有怠心敏不特是速有鼓勉不已之意速亦在其中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蓋所謂司牧之責非但衣之食之而已孟子養生喪死無憾只是王道之始須是天下皆敏於德皆爲善人君子方可以無愧於君師之任唐虞之時比屋可封成周之治人有士君子之行必如此則君臣之道盡矣若使朝廷政事有不修舉羣黎百姓有不徧爲爾德君何取於君臣何取於君臣之間兩失其道矣嗚呼斯其所以爲難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舜平日在克艱上做工夫今一聞禹之言有會於心曰允若茲信其如此也於是舉堯所以克艱者言之嘉言罔攸伏者忠嘉之言悉上達而無有隱伏也後世天下有嘉謨嘉猷而不得上達者何限今觀此一句須當思何故能如此必是人主中心好之然後在彼方能無隱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若是人主好讒佞惡忠直則天下之人何苦而犯人主之所惡哉堯所以能使之罔攸伏這裏大有工夫惟嘉言無有伏則在野無一賢之遺此皆不是容易的事惟如此方是唐虞之時天生賢固欲人君用之也以天下之賢爲天下之用所以萬邦無一不寧人主不能用賢則不能用天下既不能用天下何以能使萬邦之咸

寧嘉言罔攸伏是忠嘉之言無一人之隱伏也野無遺賢是田野之閒無一賢之或遺也萬邦咸寧是天下之大無一民之不得其所也此豈非唐虞盛時雖然嘉言既無伏矣野既無遺賢矣猶且稽詢於眾舍己之能從人之長萬邦既咸寧矣猶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非帝堯之心孰能如此故曰惟帝時克以言堯確然能盡此道也自嘉言罔攸伏至不廢困窮皆是堯克艱處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廣大也運行也言其廣大運行也變化無方謂之聖聖而至於神妙不可測謂之神凡發強剛毅皆武也寬裕溫柔皆文也載定禍亂此是武禮樂文章此是文但不止此耳廣運二字便是克艱二字既如此廣大而又運行不已所謂聖人只是不已看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之後猶且稽於眾舍己從人萬邦咸寧之後猶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此所謂不已也惟其不已故聖神文武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不可以一德名凡人可以一德名者皆由其功夫之有息也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便可名之以清和若是孔子聖之時如何定名得今夫天有四時春和而夏暑秋涼而冬寒皆可以一字名之若夫元氣之運行發而爲春夏秋冬夫何可以定名也此所謂聖之時也中庸論天下之至聖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即堯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夫君子未至於聖人猶且不器而況聖人乎然其所以如此自不已中來若其運行稍有時而息便偏倚而不全便淺狹而易窺惟其運行不息而聖德之盛如此所以皇天眷命奄有四海而君之舜禹益之言皆只是反覆講論明君道禹曰克艱克艱君道也舜曰惟帝時克克盡君道也益又曰爲天下君亦謂如此而後可以君天下也夫天下載之以爲君享崇高富貴之極此豈易事要須盡其道乃可自三代以後人主鮮有知君道者其閒欲治之主亦不過知得三五分若是眞箇知得必是堯舜三代可也讀書

當識綱領如讀此處便當理會得如何是君道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迪者順此道者也從逆者逆此道者也大凡順這道理便吉逆這道理便凶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能行此道所謂惠迪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非吉而何所謂道不過只是眼前底道理聖神武文皆其所當然者順是而行吉莫大焉有形便有影有聲便有響形即影也聲即響也惠迪即吉從逆即凶也試反而思之凡有所爲無不順道當是之時

其心安其體泰所謂心廣體胖非吉而何如此則鬼神亦享之天命亦歸之凡有所爲皆逆此道當是之時仰有所愧俯有所怍非凶而何如此鬼神亦不汝饗天命亦不汝眷由是知順道之時吉已具焉從逆之時凶已萌焉皆吾之所以自取非由外來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虞度也方四方未寧良生未安必反覆虞度何以寧

四方何以安生民及中國既治邊鄙寧謐則是無可虞度之事當此之時此心最易得不警戒雖是聖人朝夕警戒不怠然畢竟時節不同此心猶恐因時而變故處無虞之世常常如有事之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則庶乎其治之可保也蓋治亂相生而無常方其治時所謂亂者已伏於此觀易泰否二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可謂泰之極矣然上六便有城復于隍之戒至否之九五休否是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也然便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之戒

聖人防患未然之意深矣自古當治安之時而危亂之萌已兆者甚多漢宣帝渭上之朝見於甘露之三年而是年也元后得幸於太子實生成帝則是王氏之篡漢已兆于極盛之日矣即此一事看無虞之世豈可以不警戒警戒之念不忘則法度自不至於失墜自一身而言動容周旋中禮一身之法度也由天下而言紀綱文物天下之法度也一身之法度即天下之法度也吾身之法度苟顛倒錯亂則天下之法度亦顛倒錯亂矣法度二字不可輕看古人言容止

可度又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只如一身須當終日於規矩繩墨之中視聽言動一或非禮便失其法度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矩即罔失法度也古人盤盂有戒几杖有銘不曾頃刻自放於法度之外終日只在法度裏面行一身之法度猶不可失況於天下乎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逸安逸也樂歡晏也遊於逸者貪於逸而忘反也淫於樂者過於樂而無節也豈能無安逸之時亦豈能無歡樂之時然卻不可遊不可淫逸與樂非美事也苟不至於過則亦不害其爲法度流而忘返便是失法度也任賢勿貳言知其爲賢則當斷然任之也去邪勿疑言知其爲邪則當斷然去之也夫賢之與邪猶黑之與白本有定論賢者顯然當任邪者昭然當去初心本自明這貳與疑皆是後來如此勿之一字言其不可貳不可疑也疑謀勿成亦是此意大抵人心本自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疑苟有所疑便當勿成人惟用心不剛停蓄於此所以成其疑謀者多矣這疑處便是人之初心初心至明成之則必有後悔百志惟熙心之所往謂之志熙者光明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心只是一箇心然其心之卻不一疑謀勿成則百志安得而不光明乎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此二句是既不欲失己又不欲失人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謂合內外之道也所謂忠恕一貫之道也夫懼百姓之不我譽而欲要其譽於是違道以從人違道則失己矣或者但欲吾事之濟不恤民之利害不顧天下之便與否一切爲之此是咈百姓咈百姓則失人矣己固不可失人亦不可失也這箇要須區處使之兩盡然後可後世舉事所以爲之而不成者皆緣不達此二句且以一事明之朝廷欲省官省兵道理所當省也理所當省而欲干人之譽依違不決豈不違道苟有一切省之不顧人情則又必至於咈人故善處天下事者必於此有所處既不違道又不咈人果明此理何事不可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怠是怠惰荒是荒唐無怠無荒則雖遠夷之人孰不慕義而來王平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至今

日又不知其在位幾年矣意舜是時春秋已甚高而伯益之戒如此至敎之以無怠無荒蓋雖是聖人稍不警戒便有過失此心不可頃刻放失也今觀益之稱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玩其辭氣尊之如天至於戒舜不啻如戒一中才庸主然道只是一箇道理堯之聖神文武先原是儆戒中來儆戒不怠行之也久習之也熟所謂聖神文武已在是矣是故求道初不在高遠只在眼前一部論語只是眼前道理所謂固有神妙不可測處然卻不可於這上面求躬行於其至易至近者求焉則所謂神妙不可測者當得之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念者念念不忘也書中多說此字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曰念茲在茲皆不忘之謂也且修身之道要須是能念然後其德日進人主治天下亦須念念不忘天下然後治之道日修以上是養民之事此六者皆生民之所日用須不可一日又不知其在位幾年矣意舜是時春秋已甚高而伯益之戒如此至敎之以無怠無荒蓋雖是聖人稍不警戒便有過失此心不可頃刻放失也今觀益之稱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玩其辭氣尊之如天至於戒舜不啻如戒一中才庸主然道只是一箇道理堯之聖神文武先原是儆戒中來儆戒不怠行之也久習之也熟所謂聖神文武已在是矣是故求道初不在高遠只在眼前一部論語只是眼前道理所謂固有神妙不可測處然卻不可於這上面求躬行於其至易至近者求焉則所謂神妙不可測者當得之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念者念念不忘也書中多說此字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曰念茲在茲皆不忘之謂也且修身之道要須是能念然後其德日進人主治天下亦須念念不忘天下然後治之道日修以上是養民之事此六者皆生民之所日用須不可一日

是聖人在上與之理會故曰惟修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此只舉其綱領其中條目則至纖至悉觀周禮一
書可見如溝洫澮川與夫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
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之類皆是理會
水事如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皆是理會火事如
築冶爐臯段桃之工是理會金底事輪輿弓廬匠車
梓之工與夫山虞林衡所當斬伐厲禁是理會木底
事如土會辨五地之物生土宜辨十二土之名物土
均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土化物地相宜而爲
之種皆理會土之事也如六遂之官趨耕耨簡稼器
修稼政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入之藏司稼掌
巡邦野之稼則是理會穀之事水火金水土穀此六
府天地間之所自有也而修之則在聖人正德利用
厚生此三事亦在民性之所自有也而和之則在聖
人正德者是使之皆爲正直之歸不至於放僻邪侈
也利用是順利之謂應人接物皆應得是凡所施爲
皆做得是夫安得而不利苟於應接之間有所不當
舉事之間有所未安則必有悔各非可以言利也厚

生者生不特是其形生善心常不泯沒是謂之生克
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此豈食之衣之能全其
身於天地之間而已矣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雖生
無以異於死若以爲生止於養其形則水火金木土
穀所以生之者亦已足矣何必又說正德利用厚生
人未嘗不生也須是能厚其生始得惟和者薰蒸陶
冶使之日入於善而不自知是之爲和九功者言其
皆底於成績也六府三事有一些欠闕有一些不修
不和不可以言功九者皆備而底於有成是之謂功
九者之功至於惟敘所以形於歌謠不能自已夫民
之歌此非可以勉強爲也要須是出於其心之自然
孟子所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成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雎
作於上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只
是唐虞三代之時有此在後世則罕聞矣只觀行葦
既醉諸詩眞所謂治世之音康衢之歌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此皆歡忻悅懌之情發見於詠歌謳吟之
際此極不易得惟漢至文景蓋庶幾焉所謂六七十

翁嬉戲如小兒狀本朝咸平景德間亦有這氣象必
至於民形於歌謠方是九功敘處戒之用休勸之
威休近於賞威近於刑不曰賞刑而曰休威言賞罰
則無甚味言休威則其意深長也畢竟治天下賞罰
亦不可廢欲民之知所趨豈可無賞欲民之知所避
豈可無刑戒之用休使之有所慕而知所自勉也這
之用威使之有所恐懼也這箇自是無不得但有前
而許多方才可用賞刑無前一節便說賞刑非所謂
正德也雖然此二句言於前固不可言於後而無下

面勸之以九歌一句亦非所謂正德也此九歌即民
間之九歌也古者採民言而寓於樂即民間之歌謠
而播之樂章還以勸之今三百五篇或出於小夫賤
隸婦人女子皆是塗歌里詠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
之入人深也勸之以歌不與言語相似若使人主諄
諄然以言語勸人未必能感動勸之以九歌所以鼓
舞動盪深入其心術之微也今之歌曲非正聲也然
亦足以淪人之肌膚浹人之骨髓況先王中正之音
乎有這許多然後九功可以不壞俾者使也所以使

息愁恨之聲無有也養民之功至於如此寧復有一
毫之虧乎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者後世所以不如古只緣欠這一字且如水火金木
土穀何嘗去理會只以穀之一事言之如惰農不服
田畝耕耘收斂不及其時水利之不修灌溉無所資
上之人未嘗爲之整頓區處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先言地而後言天者
洪水爲患地不平則天亦不成水患既平然後萬物
始得生養而天道成焉故先地而後天也允治者信

乎其治也六府三事固是天地間之所自有民性中之所自具然所以修所以和皆禹實爲之耳且以當時湯湯浩浩之勢下民有昏墊之憂生養之具安在正德利用厚生又安有焉自禹出然後六府三事始治故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於今日萬世之下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皆禹之功也向使洪水之患無禹治之安得復見今日乎所以謂之萬世永賴如此方可以言功故曰禹成厥功功業必至若是可以與天地參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至是宅帝位又三十三載是九十三歲也古之帝王必享高壽也工夫既到有可延年之理後世所以少得高壽蓋緣平日失所養私喜怒妄念慮所以戕其生者多矣倦勤非志氣之倦乃血氣之倦也大抵有志氣有血氣此二者不可不明辨無老無少者志氣也少而壯老而衰者血氣也聖人之志氣雖至老不倦然筋力形體有不可勉強者故雖聖人其血氣老而必衰舜之血氣較諸常人已大故不倦年至九十猶尊臨天下日酬萬幾豈非血氣之異常而能之乎但至於耄期雖欲勉強有不可得者若論舜此心何嘗少倦此事須要講之至精不可認血氣爲志氣舜倦於勤而禹卻能不怠勤之一字不可輕看詩稱文王既勤止召公戒成王夙夜罔或不勤且君道之尊不躬親庶政而所勤者果何事學者要當思而得之蓋緣此心不可一念不存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要須常常兢業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之謂勤勤則其德日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勤而已矣今日有過失皆緣不勤之故禹亦只是一個不怠所謂克勤于邦曰朕德罔克觀此四字便見禹不怠處便見得大禹之心且禹之功業可謂極矣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有如此功業而禹之

心常若不足以爲吾之所成者功而已矣而非德也外面雖有如此功業至於切身利害處卻尙有欠吾之德罔克誠不如皐陶之邁種民之依我誠不如懷皐陶焉平日此心常以此不足故見之於言如此此是禹心度量所開說話誦此數句豈不足以見禹之心非惟足以見禹之心亦足以見皐陶之心彼其孜孜孳德所以用功者深矣帝念哉言其不可忘皐陶也舜固非忘皐陶者然今總朕師之任不及皐陶而及已是帝未念皐陶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罔或干予正言天下無人干我之正道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只是五教五教卽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成周之法亦有不孝之刑不姻之刑不睦之刑蓋日用之間不出此五者何往而非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以聖人之教以此爲急故五刑之用亦惟以弼五教而已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此兩期字

中也有事於此少過焉皆知其爲過所不及必至於中不偏的當恰好然後人心始無憾不特賢者智者爲然愚鄙之小人亦然不特士大夫爲然工商走卒亦然此可見人心皆有此中也民協於中者舉天下皆歸於中皆爲皇極之民也夫皐陶以明刑爲職耳何以能使民協于中此無他只緣皐陶之刑既協於中所以能使民協於中彼其用刑之際此心清明如明鑑然斟酌審諦輕者從輕重者從重毫釐之不差夫如是民安得不協於中皐

陶之刑非後世之刑也後世之刑有罪者幸免無辜者濫及皐陶之刑何獨有罪無罪之不誤而已直是更無一毫之差彼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只是用刑之所致吾是以知皐陶之刑非後世之刑也懋勉也便只是勤不怠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愆過也罔愆者言其無一毫之過也看此二字當思舜何以能罔愆又當思常人何以多過愆觀其兢兢業業無怠無荒一聞大禹克艱之言便從而俞之曰允若茲舜所以躬行者如此而伯益之徒至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戒如此安得有過差大抵纔能兢業不怠荒便自是罔愆纔不兢業纔怠荒便有過失知常人以怠荒不兢業而有過則知舜之所以罔愆其本在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簡要也寬寬大也簡要君上之道君臨萬邦苟不知執要是自同於臣下失爲上之體矣以上臨下居君上之位其道必簡皐陶戒舜曰元首叢脞哉叢脞者不簡之謂也文王罔攸兼於庶獄庶愼此文王之簡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知簡之可以南面則知君上之道貴乎簡也明矣此等皆不可輕看如臨下以簡此四字是萬世君上之大端周公立政一書專是此一句後世人主皆失之好詳漢唐賢君如宣帝猶五日以聽事太宗猶兼行將相事賢君尚爾況於秦皇之衡石程書乎況於隋文之衞士傳餐乎苟可不知簡要之道宰相猶不親細務而況天子乎罔愆者本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皆罔愆之所自出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敬即罔愆也臨下以簡即所謂行簡也御衆以寬當寬大不要促迫廣大優游使天下皆在吾生育之中日入於善而不自知苟促迫之則民雖欲爲善難矣故寬以養之克寬克仁撫民以寬古人多說這寬字後世惟漢高稱寬大長者古人之寬非後世之寬也後世之

寬多失之縱弛古人這是一箇寬大曰御衆以寬者如御馬然操縱皆在我若是縱弛豈所謂御乎簡亦非簡略簡略則失之於不周密簡略之簡非眞簡也縱弛之寬非眞寬也纔是周慾既得此大本則見於臨下之時自然眞是簡見於御衆之際自然眞是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抵賞雖過無害罰則不可少過賞罰一也何故賞可過而罰不可過蓋賞是仁恩一向罰是殺戮一向大略二者皆不可過必不得已寧過於

賞無過於罰此是聖人忠厚之心諷誦此數句聖人之心亦當如此才是刻薄便非聖人之心雖之心當於此處觀焉見得聖人之心如此則吾之存然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謂極於寬矣至於刑故無小乃毅然有所不可犯此非徒嚴也蓋亦所以正人心何者一時有過此特其誤爾於心術未有害也至於故情犯罪其罪雖小然心術卻有病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爲人君者蓋將以存人心之本然者也既是心術之病豈可以不刑是故罪

雖小而斷然刑之有所不恕中庸曰舜其大知也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方其寬也雖大必省及其嚴也雖毫釐之閒亦必察此所謂兩端也觀此便見聖人之時中處觀舜與皐陶之問答須要知君無臣不得臣無君不得人君雖有此欲然無臣下輔佐何以達於天下至於人臣若非人君主張亦無可爲之理所以禹皐陶不得舜自以爲己之憂人主之憂只憂此耳蓋此等未得吾一人亦不能自治其天下至於自古人臣不遇明聖之君則亦

終身不出若出來亦須輔佐其君使至於罔慾之地如太甲之不賢伊尹盡心輔翼必使至於克終允德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舜稱皐陶民協于中爲時乃功皐陶復歸於舜以爲帝德罔慾之所致舜猶以爲俾予從欲以治汝之休也反覆玩誦而君臣相須之義見矣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敷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水之本性初不如是今至於洚溢衝溢浩浩滔天爲民之害者此必我之所以感召者有未至也故舜以爲儆子分明是天以此警戒人主大凡災異皆非外物皆是這裏物事日月剝蝕星辰失行水旱爲災如此之類莫非有以感召之一毫欠闕災異隨應此無他只緣天人本是一致何以見天人本一致只緣此心無天人之殊天得此心而爲天地得此心而爲地人得此心而爲人今但爲形體所隔遂見有如此差別試靜而思之所謂形體者安在我之形體猶是無有而又何有天人之異乎此可見天人本一也惟其心之本一故人主失德則譴見於天堯舜之世固無失德感召災異之理然天象示變在我自當惕然警戒恐懼修省必是我有未至所以致此也義理之學至微不可有毫釐之隔如天人一致之理必須洞然通徹直無疑可也成允成功允者信也禹所以能治水只是一箇誠信也人但見禹成治水之功惟舜能知禹之成功皆自成允中來若使禹之心有一毫不誠便有私意才有私意便不能順水之性禹既能成允是以能成功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可謂成矣所謂禹成厥功有禹之功方當得一成字功業未至于禹不可以言成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欲曉此二句當觀孔子禹吾無閒然矣孔子禹吾無閒然一段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觀其奉己之際如此其薄至於爲國家事鬼神則如此其厚這便是君子之時中若使吾薄於奉己而爲國家事鬼神亦從薄焉非也若使吾厚於外而奉己亦從厚焉亦非也惟宜薄者既薄而當厚者又厚犁焉有當於人心尚何閒之可尋曉得這幾句便曉得克勤于邦克儉於家二句誰不愛其子禹則啟呱呱而泣而弗子誰不愛其家禹則三過其門而不入禹非有心焉也切於爲民心專在治水克忘其爲家與子禹成治水之功惟舜能知禹之成功皆自成允中來

也其心如此可謂勤矣爲國之念若是其勤至於處家則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儉又有如是者此可以得見大禹之心大禹之心惟夫子知之此處皆是萬世不易之至理不自滿假假大也言其不自滿不自大也不矜不伐注家以爲自賢曰矜自能曰伐大略矜近賢伐近功要之只是自誇耀自尊大之意禹有如此莫大功業而此心尚歉然不自足這便是聖人之心讀書且當識聖人之心如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此所謂聖人之心也不自滿假不矜不伐此所謂聖人之心也學者須於此處常常涵泳使油然自得則聖人之心當見矣予懋乃德嘉乃丕績言禹之德勉勉不已故曰懋乃德禹之功至嘉故曰嘉乃丕績丕績者大功也所謂成允成功也功即德德即功也功與德本不可分成己處便是德成物處便是功成允所以成己也成功所以成物也能成己即能成物矣如正心誠意便能治國平天下此豈二物自後世功德始分所以有功德兼隆之論只緣有功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功故有此等議論三代以前無此議論言功德兼隆功德之衰也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且舜何以知天之曆數在禹舜亦只以人事觀之父以傳子固萬世不易之道然舜之不肖而當時大臣如禹者有如此大功業民皆尊仰之天意可知矣蓋人心天心一而已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凡是人便有這心所謂人心道心者良心也人心危而難安道心微而難明所謂道心只是此心之識道理者人心日與物接則易爲物所誘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或動於喜怒或牽於富貴或移於聲色安得而不危然方其喜怒之萌反而以道理觀之其當喜耶不當喜耶當怒耶不當怒耶方其聲色之接反而以道理觀之其當好耶不當好耶是非美惡昭然甚明所以知此是非美惡者誰歟此心正吾之本心此所謂道心也只是道心隱微不著人心既危道心又微然則當如之何惟精惟一者此聖人之所以用功也精是精細一是純一十分子細不敢一毫忽略是之謂精聖賢工夫直是精密令人所以有

過不精故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只是純一不貳所謂一者有一毫之私意有一毫之人慾便不是一惟精惟一則人心必不至於危道心亦不至於微中道之大於是可固執而勿失矣欲見得精一處當觀古人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精如此愛其子者人之常情禹心專於治水至忘其子焉其一如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稽稽考也詢詢謀也有所證據者謂之稽廣詢於人曾經商量者謂之詢言而無所稽考豈可用謀而未嘗廣詢於人豈可庸此二句是萬世聽言用人之大法後世人主孰不用謀然其間不審至於敗事者多矣舜親曾經歷過見此理也明所以舉而告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

前既言聽言用謀之道此又論敬民之道皆是天下之大事舜禹授受以此大事分付之使知君道之大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伊尹亦深見此理所以並而言之深知民之可畏須還是堯舜三代之時漢唐治世猶有遺意是以一女子之言能除肉刑之法君民猶未甚隔絕也降及後世君臣之閒且不相接況於民乎所以閭閻疾苦上之人皆莫

之知

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以天下相授受其命告之辭不過只是欽哉字愼字敬字蓋爲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爲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爲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爲聖人願爲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乎修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薨期倦於勤精力至此衰矣雖欲勉強而不可得人主纔倦於勤則四海便困窮舜倦于勤而禹卻有大功之德此便是天之曆數在禹便是舜之天祿至此而終聖人亦只以理推之耳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觀於此言可見聖人之謹言如此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語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謹乎口能出好亦能興戎一言之失則足以興兵戎此豈可不謹聖人言語未嘗有一辭之妄發惟其敬字蓋爲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爲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爲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爲聖人願爲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乎修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薨期倦於勤精力至此衰矣雖欲勉強而不可得人主纔倦於勤則四海便困窮舜倦于勤而禹卻有大功之德此便是天之曆數在禹便是舜之天祿至此而終聖人亦只以理推之耳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觀於此言可見聖人之謹言如此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語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謹乎口能出好亦能興戎一言之失則足以興兵戎此豈可不謹聖人言語未嘗有一辭之妄發惟其敬字蓋爲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爲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爲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爲聖人願爲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乎修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薨期倦於勤精力至此衰矣雖欲勉強而不可得人主纔倦於勤則四海便困窮舜倦于勤而禹卻有大功之德此便是天之曆數在禹便是舜之天祿至此而終聖人亦只以理推之耳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觀於此言可見聖人之謹言如此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語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謹乎口能出好亦能興戎一言之失則足以興兵戎此豈可不謹聖人言語未嘗有一辭之妄發惟其敬字蓋爲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爲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爲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爲聖人願爲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乎修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薨期倦於勤精力至此衰矣雖欲勉強而不可得人主纔倦於勤則四海便困窮舜倦于勤而禹卻有大功之德此便是天之曆數在禹便是舜之天祿至此而終聖人亦只以理推之耳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觀於此言可見聖人之謹言如此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語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謹乎口能出好亦能興戎一言之失則足以興兵戎此豈可不謹聖人言語未嘗有一辭之妄發惟其敬字蓋爲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爲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爲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爲聖人願爲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乎修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薨期倦於勤精力至此衰矣雖欲勉強而不可得人主纔倦於勤則四海便困窮舜倦于勤而禹卻有大功之德此便是天之曆數在禹便是舜之天祿至此而終聖人亦只以理推之耳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觀於此言可見聖人之謹言如此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語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謹乎口能出好亦能興戎一言之失則足以興兵戎此豈可不謹聖人言語未嘗有一辭之妄發惟其敬字蓋爲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爲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爲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爲聖人願爲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乎修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薨期倦於勤精力至此衰矣雖欲勉強而不可得人主纔倦於勤則四海便困窮舜倦于勤而禹卻有大功之德此便是天之曆數在禹便是舜之天祿至此而終聖人亦只以理推之耳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觀於此言可見聖人之謹言如此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語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謹乎口能出好亦能興戎一言之失則足以興兵戎此豈可不謹聖人言語未嘗有一辭之妄發惟其敬字蓋爲天下君非是易事要須以欽哉爲主修其可願人莫不有所願願爲善者人之所同然也然須修其可願則方能得其所願苟莫知修所願何從而得願哉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也且人孰不願爲聖人願爲聖人之心良心也然必去做聖人之事聖人方可至未嘗躬行豈能成聖萬無是理此所以貴乎修也

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官占惟先蔽志此一句是萬世卜筮之大法我之志先定然後可謀之鬼神我之志不定而謀於鬼神亦不相應吉凶亦未必的實後世卜筮皆是志不先定疑惑無所決從而卜筮此所以吉凶禍福皆不的當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也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謀及卜筮也謀之於心謀之於人猶不之於人方可謀之鬼神謀之於心不謀之於人而可謀之鬼神況乎志不先定而欲卜筮可哉卜不

習吉既吉則不再卜不敢瀆也讀書只欲曉頭項如此一段要知萬世卜筮之大法也神宗堯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雖受命于神宗然舜在上禹只是攝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舜既攝位則禹亦只是攝舜位所以征苗之命仍出於舜而苗既不服誕敷文德實舜爲之禪位便不與其事所謂蒐羣舜相授受不如後世之禪位便不與其事所謂攝未是正爲天子但攝行天子事爾理當如此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主哉前此固嘗竄三苗於三危矣又嘗分北三苗矣既誅其君赦其民以示激勸復分其族類以示旌別之法至此而猶弗率故不得不用六師以征之夫以二聖授受之初未遑他務而首爲征苗之舉似非所急不知蓋所以除天下之害也然又須看他既竄三苗又分北三苗猶有未率者然後始加之以兵苟未嘗教而遽征之豈能聖人之心哉禹乃會羣后誓于師觀禹之誓須合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諸誓告之書觀之可以觀世變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禹所以數有苗之罪不過如此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禹所以誓師之辭亦不過如此至於甘誓便不同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禹之誓未嘗有此節也成湯數桀之罪只湯誓一篇武王數紂之罪至泰誓三篇牧誓一篇至於費誓文矛弓矢器械粗糲質不悉數焉又加詳矣聖人之心雖無異然時自有不同風氣一日開一日故曰可以觀世變矣禹數有苗之罪雖不過數語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既不能用君子而去小人民棄不保又不愛民舉此二事罪何逃焉天心愛民棄民而不保天所以降之咎也聖人深知有

苗之罪天之所不赦故以六師加之此所謂天討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所謂滿招損謙受益只是說
德泛觀天下萬物之理未有滿而不損謙而不益者
以器貯水滿則必溢虛則能容有一毫自滿之心德
何由而能進不惟不進反有損焉惟謙謙然常若不
足斯能有所受而加益曰時乃天道言天之道理蓋
如此也知損益謙爲天道則知德之盛者必能動
天益贊禹之意謂苗不當便興征伐但當內自修德

至於感動上蒼何遠而不格乎詩曰太平之君子能
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天下惟盈成之餘最
難持守當舜之時承累世接續之盛內外寧謐民人
阜繁所謂垂拱視天民之阜此其時也時方盈盛易
於自滿有一毫自滿之心便非天道帝在厪山所以
能祇載見瞽瞍瞽亦允若只緣是謙而不滿且舜前
日何以能感動瞽瞍今卻不能感動有苗蓋前日是
讀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句此心卽前日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之心此心既復所以七旬而
苗民自格焉果無事乎兵刑可也天下果無不可感
民民之不服便以爲民之罪才自視爲是而謂民有

動之心也禹受舜命而徂征閻益言而班師不疑舜見禹班師亦不罪禹之違命方且誕敷文德此等氣象惟唐虞之時爲然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迪訓蹈蹈者踐履之謂也得此心者謂之德人固有所得而不見於躬行者非允迪厥德也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有所得而見於躬行夫是謂之德行允迪厥德也誠能允迪厥德則見於者信能行之也見善必遷有過必改汲汲皇皇然如恐弗及此所謂允迪厥德也

陳謨自然是明明之一字不可輕看後世人臣所以不能啓迪人主非皆其君之不聽亦其謨之未至於明也使其言昭然著明如黑與白則安得而不感動且夫君德之有缺失政治之有舛逆與夫當世之有利病若見之明者必知其病之所由起根源之所由在如良醫察見病源藥與病對則無毫釐之差如此方可謂之明矣才是允迪厥德之人其謨自是著明蓋體之也愈深則言之也愈切未能躬行者如想像山之高而未嘗到者也允迪厥德者是親經歷目見其所以爲高者也淺深之間蓋不同矣其所得既深其言語自是各別明之一字惟唐虞三代之臣足以當之漢賈誼董仲舒其言非不美矣然未足以爲明謨至於明此非易事言之未是非明也理之未盡非明也若董仲舒只是說正當說話豈不可喜但較之孟子當時啓迪時君豈可同日語只觀其因易牛之事指點齊宣之良心可謂明也已矣彌縫諧諧和也言其不費力也事有扞格必至犯顏逆耳終非盛世之美事唐虞之時賡歌一堂之上所謂犯顏逆耳者無有也既能允迪厥德而謨至於明則其輔弼自然諧和此兩句分明是皐陶說繼之以禹曰如何可見矣此皐陶對禹說他平日心腹闇話故史臣因以贊其德而綴於若稽古之下焉皐陶謂允迪厥德者爲謨也明而其彌也諧禹乃問皐陶欲如何陳謨愼厥身修思永以下此則皐陶所言也修身之道必貴乎謹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所謂謹也修身如
衣破則補之器壞則修之人有此身要須當修治去
其惡而長其善補其闕而歸於全是非致謹不能身
不可不修心則無待於修揚子說修性性其可修耶
大學論修身之道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
得其正獨言身而未嘗言心也思永者當思其長久
之道不可但爲目前之計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君子小人之分在遠近大小之間耳
敦敘九族敦厚也敘次敘也此只是思禮一字厚之
以恩使情日接所謂敦也節之以禮有尊卑大小之
分所謂敘也庶明勵翼者言賢者皆勉勵輔助也遹
可遠在茲者自身與家言則一身爲近一家爲遠自
家與庶民言則九族爲近庶民爲遠自天下國家言
之則此三句爲近天下國家爲遠必能愼厥身修思
永而後九族可以敦敘矣必能敦敘九族而後庶明
勵翼矣必能盡斯三者而後天下國家可得而
理矣故近可遠之道在於此也可之一字有無窮之
義孰非邇也然而可遠者實難且總而言之人莫不

欲修其身莫不欲親其親莫不欲朋友親戚輔我翼
我也此所謂遹也使於此三者未盡其道可以望乎
吾有以知其不可矣皐陶平日躬行於此灼然知此
理之可以及遠所以斷然言之所謂庶明勵翼非有
求於彼也修身齊家之道既盡氣類所感賢者自來
輔助也故修身敦敘皆言於上而勵翼獨言於下焉
修與敦敘在我勵翼在人此是感化之效既能感動
賢者皆相輔翼安有不能感動天下者乎此所以知
遹之必可遠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帝堯之治天下
可謂遠矣然明峻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堯只自邇者
始皐陶所謂允迪厥德盡允迪乎此也想夫皐陶修
身之道眞所謂臨深履薄眞所謂務知遠者大者其
親九族眞是恩禮並著其於朋友故舊眞是能使之
相輔相助惟皐陶於此躬行是以知其可遠惟禹於
此躬行是以一聞其言僉而拜之禹之拜非常人之
拜也精神內契有會於心禹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皐陶雖陳其大端於前

矣然治道有至切者不可泛而言之故於此特拈出

來說在之一字要人看如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之道何在在此三者治

國之道何在在此二者凡論治道要須知治道之所

在知其所在然後可於此而用力焉不知其所在泛

然何所適從乎皐陶前面所陳知人安民固已在其

中矣庶明勵翼非知人乎邇可遠在茲非安民乎但

猶懼其未明故又再拈此二者出來說以為治道之

大端猶在於此此所謂謨明也後世為治皆不知其

所在只是泛然為之宜其治之不古若也治道大端

不出知人安民既能知人又能安民復有何事後世

非無英明俊傑之主非不勤非不儉非無志於天下

然治卒不如古者何故只緣此處欠了第一且是不

知人知人安民非是易事也他人之腹心肝膽皆欲

謂堯不能去驩兜至舜方去之此皆不曾深考而妄

為之說堯所以未去者蓋其才可用其過未彰也然

洞燭此豈易見乎不特知其賢與不肖又須知其才

之所堪如此方可謂之知人鰥寡孤獨無一不得其

謂之何憂乎驩兜於以見堯亦嘗以此等人為憂矣

放驩兜遷有苗皆在舜攝位之時禹既攝位征苗之命猶出於舜則舜之放驩兜遷有苗亦堯之命也是亦堯去之也況史記自謂舜歸而言帝流共工則出於堯之命也審矣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皐陶陳知人之謨禹吁其說而難之皐陶謂人雖難知然亦有可知之道此所言皆知人之道也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他人腹心腎腸必欲洞燭其緻微此至難事後世非無欲治之主往往是不知人三代而降如漢高之知人極不易得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至於能通天下之志則人之心無有不知者凡爲人主而不知人不足以治天下爲宰相不知人不足以輔佐人主人至難知人又不可不知然則當如之何於此有道焉自明其心而已矣自明其心則能知人之心亦行有九德此知人之本也曰行有九德者即所謂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夫有此德須著見於躬行未能躬行不足以謂之德吾斯行於九德則能言人之有德識身親歷之躬行益篤則所得深權衡在我以此稱量他人其將何所逃哉皐陶既如此說了於是乃言曰載采采事也載亦訓事所謂熙帝之載載采采者言事有數多條目能任某事任某事也蓋人必見於行事方是著實處自謂高明廣大而不足以開物成務非德也寬而栗柔而立大略九德有上一字須有下一字方才是德如寬易之人易得不栗柔和之人易得無所立寬而不栗是弛慢也柔而不立是懦弱也寬大而必能莊栗方是有寬之德柔和而卓然自立方是有柔之德推此類皆然愿是謹愿謹愿之人易得不恭所謂恭者嚴威儼恪肅然其有畏者也故曰恭作肅惟謹愿之人但不過循循自守做一箇寡過之人少得有嚴威嚴恪之意故愿必貴乎恭亂是能撥繁治劇隨機應變者此等人特其有才往往不能持之以敬既有隨機應變之才又能敬以守之不亦美乎故亂必貴乎敬擾是爲人馴擾而毅然有守則不失之於弱直是爲人

直易直而粹然溫和則不失之太直簡者簡略也簡略多傷於率略要須有廉隅令階之際謂之廉取其方且正也便於垂廉亦取其限內外也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簡而廉所謂居敬也剛而塞塞者實也外剛而內不實何取乎剛寧贏謂陽處父之剛華而少實而知其怨之所聚剛固不可不塞也彊而義彊與剛相近而實不同不屑撓不旨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如此之類是彊彊須要義記曰所貴於勇敢者爲其敢行禮義也彊而無禮義

是乃暴也何取於彊九者全備無一毫偏倚夫是謂之九德何故必如此方謂之九德今反而思之寬而栗柔而不立其然乎其不然乎質諸此心昭然至明以此知其必皆備具方可謂之九德德之爲言得我心之所本然者是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天之所以爲天中而已矣天得此中而爲天人得此中而爲人天以此中降之於人人受此中而生焉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者也人之本心固至中而

倚則非中矣無所倚所謂中道也且夫柔和之質非向上之質也然柔而能立便自是剛彊了故人不幸而稟得非向上之質必貴乎學性學而後能克其偏而歸於中也當強力矯揉用功日深使得其大本可也吾日夜於九德之中用功則以觀人彼其偏而未全者皆將見之將何所逃乎中庸曰夫焉有所倚有所

性之惡者豈與皐陶所謂九德同哉

彰厥有常吉哉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九德之人所謂有常者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立政曰其惟克用常人又曰庶常吉士人豈可以無常且以九德言寬而能莊栗柔而能特立如此然後有常使寬而不栗是縱弛也柔而不立是委靡也至於縱弛委靡其可常乎大抵完全都好便可執手而不變有不好處如何常有不好處如何常得完全都好而不立是過失也何常之有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巫醫猶不可不常況進德乎有時而勤有時而怠有時而鎮靜有時而紛擾難乎有常矣有常之人自然是吉蓋有常則無過無過則無凶既無凶矣非吉在一身及其見用則吉在天下而何方其未用則吉在一身及其見用則吉在天下薰陶漸漬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爲吉也大矣人須當作一箇吉德之人才有常便吉無常便凶所謂庶常吉士今以易所言吉凶觀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此可見矣彰厥有常吉者彰顯之使表表在上不使沈埋隱伏於下也彰之一字須子細看所謂日宣宣亦彰也大夫有家必當於九德之中得三德而用之諸侯有國必當於九德之中得六德而用之天子有天下必當九德並用日宣日嚴祗敬這兩日字是念念不忘之意立政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人以自輔彥日者言其日日在此也宣達使皆出而爲我用大夫亦有朋友亦有家臣須是得賢有德者以自輔如有友五人焉身爲卿大夫豈可不得賢者以自輔如今在朝爲侍臣爲臺諫須要門下招致得幾箇名士過失得其箴規凡事與之商量日夜講論方才可以輔佐人主曰嚴曰祗曰敬皆不過只是敬之意須是得可尊敬之人不徒區區有才能辦事而已加之禮貌盡其禮意降心以咨詢焉屈己以從教焉所謂嚴祗敬也能嚴祗敬六德之人則能明有邦之事亮明

也衆事也大夫所治者小故言三德諸侯所治者大故言六德若是天子必九德之人並用乃可翕然並受四面皆來是謂翕受敷而施之授以職任是謂敷施大抵天子有天下必當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用翕受二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且天下之大未嘗無人才所謂昔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皆只是用當世之人而天下賢才有所抱負者亦孰不欲出而致君澤民兼善天下然上苟不能受之則賢者亦不肯苟售度量不宏規模褊狹則不能受用讒諂面諛之人

遠忠直公正之士則不能受小人競得志朝廷不清明則不能受纔是賢者不肯來便是我不能受也大抵有道之世君臣契合所以能受無道之世賢者與人主扞格而不相入所以不能受九德之人翕然並用此方是唐虞之時既翕受之矣然後敷而施之分付以職使各任其事如舜命九官各有職分不相侵奪此敷施也翕受敷施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而在官者無非俊乂之人至此若上若中若外滿天下無非賢者此所以爲唐虞盛時也百僚師師

師者以道義相師也百工惟時惟時者趨事赴功各及其時也以僚屬言之故謂之百僚以職事言之故謂之百工我師於人人亦師我以善相師是謂師師未至則不爲時既至則無爲之是謂惟時後世見有善者則相與忌克非師師之義也好功者多先時而爲怠惰者則後時而不爲非惟時之義也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二句必九德之人斯能盡之蓋九德之人他日夜躬行從事於此心無怠克之心所以能師師也無怠惰之心所以能惟時也百僚師師則其德日進百工惟時則其業日修此亦進德修業之道也此兩句欠一句不得師師是理會做人不理會做事不可也只理會做事只理會做人不理會做事不可也只理會做事不理會做人亦不可也天人只是一致既有是理會做事又理會做人方是唐虞之時既翕受之矣然後敷而施之分付以職使各任其事如舜命九官各有職分不相侵奪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所以能撫於五辰五辰五行之辰也自一歲而言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土分旺四季凡事須當順這五行觀月令可見矣不特一歲一月之中亦有當先當後者不特一月數日之間亦有當先當後者百工惟時則五辰自然能撫撫

諂妄也言其所爲未嘗與之相違也庶纔其凝凝不獨是成謂堅凝固結而未嘗渙散也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如齊桓公豈無功業然桓公一死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是無他故焉不能凝故也唐太宗一死武后便篡唐室幾危此皆不可謂之凝若是唐虞之時庶績皆凝結久而不散此等字後世少得說了如此一字無限精神自日宣三德以至庶績其凝便是彰厥有常吉哉一句日宣日嚴與翕受敷施此所謂彰厥有常也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撫於五辰庶績其凝此所謂吉也觀日宣日嚴祗敬須當思如何宣如何嚴祗敬之吉人於賢者直是念念不忘看唐憲宗欲出遊觀而懼李絳曰李絳必諫不如勿往他常記得這李絳只如此說亦未盡所謂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是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是皋陶說人主心術上事逸逸樂也欲人欲也凡喜遊觀貪怠惰之類皆是逸凡好貨財悅聲色之類皆是欲此二者豈可犯益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太甲不賢伊尹放之疑其有淫天之畔不過曰欲敗度縱敗禮蓋才有逸欲之心則此心便不清明一有此念何所不至人之一身皆是血氣血氣聚而爲形體而耳目之官又不思所以易得爲物所誘而溺於逸欲古人於此防閑甚嚴皋陶以此戒舜蓋惟聖罔念作狂一有逸欲卽非聖人況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人主以逸欲倡於上則有邦諸侯誰不逸欲是雖不教之而猶教也諸侯逸欲則大夫士庶人無不逸欲矣原其所以然由上使之不早辨也教之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夫至於弑君父可謂極矣然其初只在毫釐之差歷觀古今之變大抵危亂之機常萌於治安之日所以一日二日之閒而事之幾微至於萬類惟聖人察之至精見之至明故當其幾微之萌而消之於冥冥之中不使之至於長自非聖人見之不明往往積微成

大經至於四出而不可收拾明皇祿山之禍可謂慘矣然只緣是不察其幾所以不能察者只是逸欲二字蓋才不逸欲才能兢業則此心清明故事之幾無不洞燭如明鑑然研醜皆莫之逃逸欲是辟兢業不存此心昏蔽豈能見幾而知所戒乎皐陶陳知人之謨而言及此此知人之本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不特有其位無其人謂之曠雖充其位苟非其人即所謂曠也朝廷設官分職皆代天理物天有此理故人有此職如禮樂刑政此皆天理中之所有者是以設官分職代天而爲之人主果知朝廷之官皆所以代天則豈容一職之曠無曠庶官惟唐虞三代之時爲然漢唐以後其曠者多矣如武帝之世號爲官各稱其職然石慶蔡義之徒碌碌然無一可取者皆致位宰相非曠而何大者尚爾其餘可知只以今論之必負天下之望者然後爲宰相必忠直公清者然後爲臺諫必學問淵深識見超遠可以論思獻納者然後爲侍從如此始可謂之無曠不然雖有人猶無人也

天敘有典敕哉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所謂天敘者天理自然有此次敘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之品秩也所謂天者吾心以爲當然者是已吾心即天也五典雖出於天敘然敕而惇之則在人君五禮雖出於天秩然自天庸之則在人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此五典者貴於厚而惡乎薄敕之爲言者精神加工夫在此理會使之厚而不薄也吉凶軍賓嘉此五禮者民間不能自爲之制須是自上用之與之立爲準則此所謂庸也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又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典禮雖是天敘天秩然非人則無以自行欲惇五典庸五禮則君臣之間要必同其寅協其恭和其衷寅敬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或問伊川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敬與恭何別答曰發於外之謂恭有於中之謂敬故恭者寅敬之發於外者也寅與恭皆只是敬然又須和衷乃可記引詩云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和而不敬則失之於不嚴敬而不和則失之於太嚴二者一倚於偏皆所不可泛觀天下之理何者外得敬與和二字只以五典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閒固不可不敬矣亦不可不知君臣之分可謂至嚴然亦須是情意相通乃可豈能專於嚴也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賞罰政事之大者也懋之爲言勉也懋哉懋哉者勉勉不已則兢業常存怠惰不作此心清明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閒其所賞皆天命也其所刑皆天討也不能自勉私意紛然則有德者未必賞有罪者未必刑豈所謂天命天討哉前論典禮歸之同寅協恭和衷此論刑賞歸之懋哉懋哉同寅協恭和衷行與禮之本也此皆臯陶探本而言之此處當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聰明者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也明畏者明命赫然可畏也先言聰明即言明畏者天之聰明也此只是可畏也自者因也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此此只是天人無二致底道理今以形體觀遂謂天人不同外其形體而以此心言果有異乎哉且有人於此爲善耶人皆知好之爲惡耶人皆知惡之不特士大夫爲然工商走卒亦莫不然不特賢者爲然愚鄙小人亦莫不然此民之所以爲聰明也民之聰明如此則知天之聰明亦如此所謂達於上下言其通達而無閒也既若此則有土之君安可不敬今人但見蚩蚩之氓至卑且賤遂謂其可忽而不敬不知民即天也林然之眾這便是天如之何而不敬自天敘有典以下大略是說安民之事然前面說底道理知人所以安民也事亦在其中矣此只是一箇道理本不可分所以交貫言之

臯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贊進也襄上也皐陶之謨信乎其可行矣信乎行而可有功矣然皐陶不自以爲足方且進進只說向上古人工夫只是不住說此事無住時節贊贊襄哉此其所以爲皐陶也學者不識治道不可以爲學者欲識治道請觀皐陶之陳謨知人安民古今爲治大端不出此二者矣然人如之何而可知民如之何而可安反覆皐陶之言如何說知人如何說安民則可見其言之至精至當非若後世泛然者比矣亦行有九德所以見於躬行者如此無教逸欲兢兢業業所以

王二四明薇書 綿園刊本

自正其心者如此人安得而不知既以典禮治天下而君臣之間必同寅協恭和衷以行其典禮至於賞罰之用一循天理而不爲私焉所賞者皆天所命所罰者皆天所討而又深明天人一致之理兢兢然敬其民而不敢忽夫如是天下是治耶是不治耶民是安耶是不安耶安民之道無出於此矣先言典禮後言賞刑次敘當然也蓋典禮爲之本而賞罰特以輔之耳皐陶之謨不與後世泛泛說者相似後世說知人安民但就皮膚中說幾句皐陶之言直是精確故曰謨皐陶陳謨其中何所不有本末備具矣而不過只此幾句後世說一件事費無限語言然後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益稷

帝舜端拱在上而禹皐陶相與講論治道於前皐陶既陳謨矣舜又命禹亦進其昌言自思曰贊贊襄哉之下即繼之曰帝曰來禹本不必分爲兩篇然必異其篇而以益稷名者蓋二人在唐虞時其功亞於禹皐陶非他臣下比不可沒而不彰所以表而彰之使天下後世知益稷之功其大如此書之篇名不與語

王二四明薇書 綿園刊本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舜命禹亦昌言不過只此一句然則有何可拜有何可美禹則既拜之又都之彼果何所見而若是也此

不可以不思禹之拜拜舜之意也夫皐陶陳謨可謂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舜猶不以爲足更命禹亦昌言這一箇求言不已之意禹安得而不拜只亦之一字禹便當端拜禹謂我亦何所言哉我之所思惟日孜孜而已孜孜者勉勉不已也日孜孜者無日而不孜孜言其孜孜之無窮也禹之孜孜即舜之求言不已也所謂聖人亦惟不已而已舜樂於聞善其心不已禹之工夫亦只是孜孜不已曰予思曰孜孜所以即證帝舜求言不已之心也皐陶見舜有昌言之命

而禹所以復於帝者不過孜孜之言心竊疑之故曰吁而問以如何吁者疑也如何者言其所孜孜者何事也於是自述其前日治水之艱難子乘四載四載如注家所謂山乘車之類是也隨山刊木者方洪水未平草木暢茂道路不通民無所得食禹於是刊除其草木闢爲通衢然後往來始無壅遏暨益奏庶鮮食奏進也鮮食鳥獸之肉也予決九川距四海九州之川也九川皆入於海濬畎澮而使入於川觀此二句禹治水之功大綱舉矣觀畎澮二字便知井田之制已具於是時畎澮乃井田之所有者也暨稷播奏庶艱食艱食五穀也得之也艱故謂之艱食始也奏庶艱食既又播奏庶艱食鮮食至於洪水既平懋遷有無彼此變通然後烝民乃粒萬方作乂方其始也民有未得粒食者且只教食鳥獸之肉到得烝民乃粒之後舉天下之民無有不粒食者矣所謂奏庶鮮食當時多少辛苦若非禹與益稷天下之民何由而得食縱使只有禹無益稷以輔助則禹之一身亦自了許多事不得是益稷在當時有生養萬民之功民之於益稷有生死肉骨之恩也無此二人則民莫之得食思至於此其功豈不甚大此其所以並於禹也此其所以特舉而名篇表而出之也禹既如此自述其艱難皐陶乃曰師汝昌言今觀唐虞君臣之間絕與後世不同且如後世人主若命其臣以汝亦昌言必須於此敷陳治道以爲治天下當若之何禹卻都無一言及於治道止曰予思日孜孜而已蓋孜孜二字有無窮之義說

此二字是說無限治道也且如人主爲天下果能勉勉不已日進無疆天下何患不治是孜孜之言乃所以爲治道之大者也至於皐陶有如何之問禹亦不及於治道但自述其前日之艱難皐陶便曰師汝昌言且自今觀禹之言若自矜伐其功者所謂昌言果安在然皐陶便欲師之何哉後世說者謂古人不事形迹理所當言雖自伐其功而不爲過亦不必如此說蓋此便是禹不矜不伐處便是禹思日孜孜處何者常人當功業未成之時則必艱難以基之及功業既成前日之艱難往往忘之矣於是侈然自大無復前日之心此心稍更變便是矜伐便是滿假禹成莫大之業而猶不忘前日之艱難方洪水未平存於禹者亦是心也禹之心者是心也及洪水既平存於禹者亦是心也禹之心是孜孜不已學者須當看禹自述其艱難此正是禹不矜不伐處惟皐陶深知禹之心所以有師汝昌言之辭舜命禹汝亦昌言禹便拜而都之禹自言其治水之艱難皐陶便謂師汝昌言皆歎會於言意之表此無他只緣其工夫一同舜之工夫卽皐陶之工夫也皐陶之工夫卽禹之工夫也工夫既同此其所以能歎會於言意之表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

天位之尊極不易居居其位者安可不謹人君之位又不與他位相似彼其處四海九州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豈易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以天位爲大寶可見其重如此書曰天位艱哉又曰無安厥位惟危今欲見此理分明須知得人君之位如何自然不敢不謹後世人主皆不知我之位是如何禹以在位爲言所以警舜者切矣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臣哉鄰哉禹曰俞

止者人頓放此身之所也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人莫不有所止然所止必安而後可譬諸人居於屋內則炎暴露則何由而安立於平處則安險側則何由而安是故頓放此身止於利欲則不安止於道理則安伊尹告太甲欽厥止古人多說此止字書又曰惟厥攸居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卽止也欲汝止之安要須惟幾惟康乃可幾者微也卽一日二日萬幾之幾也能致察於幾微則汝止安矣幾微之不察所止何由而安且如頓放此身於道理之中非心邪念萌於毫芒之閒於此不致察汝止便不安推而至於天下治亂安危皆當察其幾微古人多說這幾字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日二日萬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事之萌芽處謂之幾今試以一身觀之若欲頓放此身得安穩不特顯顯過失當致察萌芽之起便當致察不特形於外者當致察念慮之閒便當致察惟康者康卽安也言安穩也惟幾則惟康矣然內雖自盡於己外又須資輔弼之臣故曰其弼直直之一字不可不思不下他字而獨下一直字蓋須眞箇是直乃可

直者不但是端人吉士必忠讜正直敢於犯顏逆耳盡忠無隱凡他人所不敢犯者他敢言之是之謂直爲天下者豈可無直臣直又不與其他賢字之類同賢者固無不直然或要同護不肯直道而行者非直也若是忠直之臣更無疑似更無同護截然敢犯人主之怒此等人爲國家最不可無故孟子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旣是惟幾惟康裏面言這般工夫而外面輔弼忠直又如此方上何憂其不安乎惟動不應後志後望也志心也天下望上之心也夫天下皆後望其上須我之舉措能應其後望乃可且如人主出來四海莫不顒顒然瞻仰望其有所施設使人主失德舉措不當天下便失望至於失望豈所謂不應後志乎人主爲天下須是舉措皆契合天下之心乃可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未動之先也未動之先有如此工夫直是細密故不動則已動則天下後望之心無不應焉謂之不應不者大也言其無往而不應也以昭受上帝大凡惟其類則能受非其類則不能受以水投水則相受以

水投石則不相受以火投火則相受以水投火則不相受昭受上帝非與上帝合者其孰能之人主爲天下須是能昭受上帝乃可我能受上帝則福祿之來嘉祥之集申復而無已焉此所謂申命用休也我能受之天實命之故曰申命此非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徯志豈能如是乎帝謂此事非我所能自了得要必有資於人臣之輔翼焉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言之也鄰之一字直是相親有師友之義古者五比爲鄰言鄰取其親也君尊臣卑固是定分但才尊君卑臣便不得叔孫通制漢禮采秦儀尊君卑臣者存之雖足以消一時拔劍擊柱之風然君臣之間自此隔絕矣故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此一句雖是美也亦可歎也自後世尊君卑臣之說與人主儼然南面以禍福刑威宰制天下古人師友羣臣之義變爲以尊臨卑之事矣鄰之一字不可不著精神看此等字在後世皆無了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股肱耳目乃人主者而今使臣下爲之古人何爲若此此不可以不思大抵唐虞三代之世股肱耳目皆人主自爲臣下爲之秦漢以後股肱耳目皆臣下爲之是謂明乎君道人主自爲是爲侵臣之職觀立政一篇所謂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庶獄庶愼罔敢知于茲此所謂君道也後世如漢宣帝之齋居決事如唐太宗之兼行將相又如晁錯所謂五帝親事法宮之中皆錯了門路皆是自爲股肱耳目矣讀書當識大體如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是大頭項事關萬世理亂興衰之故觀此一句可以識君道矣左右有民此作朕之肱宣力四方此作朕之股者左右二字須當致思民生於天地之間任他自然不得作民父母者要當有以扶助之左右云者是扶助其民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民不失其性此人主之職分也古之君天下者惟恐斯民之眾有爲不善有失其性者常常左

右輔翼之禮樂教化陶冶黎烝如以手扶策然故曰左右有民惟唐虞三代時爲然秦漢以下皆只以智力劫持天下嘗從事於斯民之心如漢文帝蓋庶幾焉然亦不過愛養之而已視古人左右之意遼乎其甚遠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即所謂汝翼也此是從事於民心宣力四方卻是經理民間事但知左右有民而不知宣力四方亦不可既有以助其爲善又與之竭力理會事二者未可偏廢也宣力四方亦匪易事要須直是竭盡心力利有未興者興之害有未除者除勤勞不懈罔敢苟安是謂宣力後世人臣宣力者絕少只如爲一方守臣誰是宣力爲民閒理會事者急惰偷安苟度歲月幸其既滿而去耳閒有稍欲自見者則又指以爲生事爲好名而嫉之矣若古所謂宣力眞箇是至纖至悉竭力從事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家謂畫三辰山龍華蟲作蟲於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不專做作服說故華蟲絕句而作會宗彝又爲一句古之制度雖爲難考然以理推之亦不可專以作服說舜之意固主於作服但此幾件亦有登於旗者亦有畫於器者總而言之則爲作服後世講師多以作會爲句謂自日月而下爲六章會之於衣自宗彝而下爲六章繡之於裳總爲十二章容有是理然既有宗彝又有藻火粉米黼黻則是七章也其說不通矣觀周以日月星辰登於旗則可以知三辰畫於旗之上觀周有山尊及雞彝鳥彝則可知山及華蟲皆會於彝也藻火粉米黼黻其他處不可用卻只專施之於服絺繡者在裏則會於絺在冬則繡也絺葛之至精者冬裘夏葛天地常理若使夏閒亦服繡豈人情也哉本朝嘗欲服大裘之制竟以不便於暑而議寢是未知古

者裏則會於絺在冬則繡也絺葛之至精者冬裘夏葛天地常理若使夏閒亦服繡豈人情也哉本朝嘗欲服大裘之制竟以不便於暑而議寢是未知古者觀象作服不過一畫工之事今舜必命大臣掌之而所以爲朕之耳目者不過此事是果何意哉只緣此肱耳目一句須看他如何說作朕之股肱處又如何說爲耳爲目處能如此看便知其與後世不同且如色及至彰施然後始成色也學者讀書觀臣作朕股

事視之雖甚緩而其實甚急古人所以取象於此無非將以養人君心術是故或登於旌旗或會於器用或繡於衣服人主終日周旋無非天地萬物之理見日月星辰之高明如此見華蟲之文明如此見藻火之潔而明如此見粉米之能養人如此見黼之能斷如此見黻之兩已相背有別如此終日不離於眉睫之間其心爲何如哉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戒無頃刻失所養觀象作服皆所以養成君德豈徒然乎觀荀子中一段所以養耳也所以養目也此意甚佳但

古之所謂畫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只取其意不具其形至後世全象其物卻無意義宜和博古圖言古者畫龍鬚蠡皆略具蓋髣髴似龍特取其變化之意豈眞畫龍於上耶藻火粉米黼黻後世卻時見於所織綾羅之間如粟地卽是粉米鎖子兩已相背卽是黻皆是從古而來也舜謂我觀古人之象爾大臣當爲我明致之察於其中使物物皆合於理所謂明也爾爲我明我見成觀焉使人主自明則失君上之體矣觀象作服是制禮聞六律五聲八音是作樂六律黃鐘太簇姑洗之類也自六律而爲五聲自五聲而爲八音以察天下之治亂也大抵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欲察天下之治亂他處猶未見惟樂不可隱蓋爲樂不可以僞爲聲音之發皆因天地之氣不和故其樂亦不和只觀人之言語氣清則其聲清氣濁則其聲濁知一身語言必關乎氣則知朝廷作樂豈不因乎天地間之氣耶故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才是無道之世自有一等淫樂非樂之淫也其氣之不和也且如今鼓吹之類皆是邊塞是殺氣來說方始分明不曰治亂而曰治忽忽卽亂也亂何以生乎此心之忽故也不必言及治亂忽心一生卽亂之萌故敬而不忽謂之治忽而不敬謂之亂治亂之分敬與忽之間耳聞六律五聲八音旣可以出納五言五方之言也五方之民語言不通故以律出納之則五方之言始通而爲一矣蓋惟律爲能一天下之言今五方之言各不同也至於讀書歌曲則無不同只如鬪人語言殊不可曉及至歌曲

與他處一般盡曲中卻有五聲六律八音故也舜謂我欲聞此爾大臣當爲我聽之舜所以不自聽者君道之尊不當屑屑於其細也嗚呼後世所謂天子耳目之官者不過能察訪得些少事以此爲開廣人主之聰明耳舜命其臣以耳目之任乃在於觀象作服聞六律五聲八音自後世言此皆至緩而不切者舜乃以爲至急之務古今世變不同在此處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人臣事君在人主之前與退而在後易得不同往往

朝政之失君臣之闕退而在後皆能言之及至面前但稱聖德而已李絳所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理勢如此大抵背後說得十分面前只說得五分蓋人主威勢至重雖是敢言之臣易得前後不同今州縣閒以下承上朋友羣治會聚猶有前後不同者況於君臣之閒乎所以前後一般者極是難得舜深懼在廷之臣或有面從而已不得聞其闕失故嚴於戒敕可見其求言聽諫之切如此後世人主如漢高祖從諫若轉圜唐太宗尊人使諫美則美矣如何及得唐虞聖人自令觀之立於高祖太宗之朝者果能無隱於君之前乎以此知前後一心之人直是難得舜之有是言既足以見其求言聽諫之切亦所以正其臣下之心術面前是一等說話退後又一等說話心之不一如此何以事君夫前後相違是欺也既有欺心豈忠臣事君之義乎故曰舜之有是言亦所以正其臣下之心術也觀此數句方是聖君求言之心方是忠臣事君之心欽四鄰四鄰即股肱耳目之四人也謂之鄰者即鄰哉臣哉之義也

欽者言當敬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大凡朝廷欲信用君子最不可使讒人閒之讒人在朝雖用君子君子不能自立蓋其以是爲非點白爲黑浸潤之譖日至於人主之前端人正士何以自立

故舜深疾此等人前旣曰朕堲讒說殄行此又欲撻之書之終不格者威之蓋此等人不去非所以保護忠臣良士也侯以明之者用射侯之法以明之也大凡射最是人心端的處若內志不正射必莫能中惟君子爲能正其心是以惟君子爲能射故曰仁者如射彼頑讒之人肆爲讒言邪說心之不正甚矣何以能中故舜用是以明別其善惡焉雖然世之武夫悍卒旣無學問旣非君子然則射何以能中此無他只緣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方其射也此心至正更無偏

倚當時之心卽聖人之心也但彼自述不知隨卽放肆是以不保其長存耳所謂明之者不特以侯明別其善惡亦是使他明其心蓋覬其因射侯之後而有所警於中也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只要使之不忘所以如此不是徒然欲並生哉故也所謂生卽不特是只活在世上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人之生也直須眞箇是始得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所謂厚生卽這生字生底人極難得誰不活在世上然生者極少蓋纔爲不善雖生無以異於死謝上蔡說得好

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不爲吾用矣陷阱在前人必知所畏至於不善卻冒然爲之彼其果生人耶則豈不見此是不善豈不知不善之當改今旣爲之而又不能改是死也是無此心也謂之生得乎古之王天下者只是要天下之人得其所以生焉永底烝民之生常常欲其生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舜卽讒說專於納言致其謹向者卽讒說殄行旣以命龍矣今治庶頑讒說又使工納而颺之蓋頑讒所以敢肆言無忌彼謂朝廷之

上未必知耳今卽所納之言颺之於歌使知吾有所言是非美惡上之人莫不聞知則頑讒豈不有所畏忌而少息乎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者變格也如此而有格心吾將尊而用之猶不格焉則將斥逐之也今觀此一段須合臣作股肱耳目而下相貫看去蓋翼爲明聽之任旣得人以任其職必當使之竭誠輔弼盡言無隱賢人布列盡忠輔上又當不使讒人得以間之股肱耳目徒有其人而面從背毀將何補於上四鄰之臣雖皆竭忠萬一有讒邪出於其閒

又豈得全忠賢之道哉故舜於冀爲明聽之後而資以正救切磨之益當忠賢胥會之時而深防讒言亂正之害其措意深其爲慮悉矣雖然抑有可疑者夫所謂庶頑讒說之人非田野閒之小民也彼其得以有言於人主之前必朝廷之大臣然今乃曰撻以記之只此一句極是可疑漢明帝筮拽郎官當時識者皆以爲不然豈有九官相遜穆穆布列之朝不免鞭撻其臣下且殿陛之閒豈施鞭撻之處乎是誠可疑也嗚呼此可以見舜疾惡之深矣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勸刑不試而民咸服好賢固不可不篤疾惡又不可不深天下惟讒說殄行之人最爲可疾詩人之疾讒也至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韓昌黎以爲傷於讒疾而甚之辭頑讒之人既如此可疾故雖撻之可也然舜之言雖如此而其所以言又自不同曰欲並生哉曰格則承之庸之舜之意欲其生格耶則必知頑讒之不可爲而安有不翕然丕變者乎雖然舜之言誠是矣所以疾惡誠深矣然疾之深禹尙以爲疑故有俞哉之言曰俞者信其言之然也曰哉云者猶有疑辭也舜之

者不專在治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矣唐武宗一
相李德裕而仇士良輩束手退避告老而歸然則小
人亦何必屑屑與之爲敵哉況隆古盛際賢士布
滿而讒說之人無不逐讓無不敬應此乃太陽麗天
羣陰消伏之時也必如是方是唐虞之時嗚呼不可
及也已敷同日奏罔功言不若是將日進於無功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
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
即工帝其念哉

丹朱之所以爲丹朱傲之一字盡之傲者傲然自大
而略無謙遜之意也慢遊之是好所爲之刻虐皆自
夫傲心實基之也儒者類謂禹以丹朱戒舜舜豈有
是哉東坡亦嘗言之矣此論要未爲當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人心亦何常之有舜雖大聖人稍
不兢業稍有怠惰過失便形當是之時與丹朱何異
丹朱雖不肖苟能存兢業之誠去傲慢之惡一念自

省當是之時與舜又何異哉故舜之當以丹朱爲戒
不是怪異底事兢業少怠有爲丹朱之理所以自昔
聖人雖躬甚盛之德而常恐懼修省勉勉不已誠以
至誠本無息稍不黽勉易流於惡大凡看聖人不可
過高所謂聖人固誠高矣然所以高者乃實自近始
惟其勉勉不已是以日進於高明廣大欲識聖人不
必他求勉勉不已兢業常存此即聖人也亦非謂勉
勉不已然後至於聖即其勉勉之心便是聖人朋淫
于家者朋黨相扇同力爲惡也用殄厥世丹朱帝堯

之子本當紹堯位今以不肖而不得繼世以有天下
是自絕其世也禹懲創乎此娶于塗山四日而有子
雖聞呱呱之泣而荒度土功不暇視焉孟子所謂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且以人情論之誰不私
其家誰不愛其子不過其門可也既過其門安得不
一入其門不聞其子之聲可也既聞呱呱之泣安得
不一視之今子之聲雖呱呱在耳而禹之志惟土功
是度欲識聖人之心當於此處認取呱呱而泣予弗
子此正聖人心也一於爲國而忘其家一於爲公而

忘其私當是之時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舜之所謂惟精惟一伊尹之所謂德惟一即此心也既欲爲公又欲爲私是二三其德也才有二三即非聖人之心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此禹所以成功也成功之大根乎其心之至一也五服從古而然洪水爲患其閒亦有紊亂者故從而輔成之每面方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爲五千里南北相距爲五千里所謂至于五千也古者所治止於五服之內蓋聖人不勤遠略力所不能及姑置不治

吾但治其中國而遠人自莫不慕義向化如此則遠近皆歸於治矣州建一師十二州則十二師焉五國則建一長故曰咸建五長迪者導迪也迪之使皆有成功也夫謂之各迪有功是舉天下諸侯無有一人不修職業者無有一人敢少怠慢者此不是易事後世天下郡守果能各迪有功乎五服諸侯其爲人也多矣而無敢不虔厥職此豈易事想當時諸國之內賢才畢集民生寧安國用充足如此而後始可言功矣所以致此者只是予弗子一句在我工夫純一如此所以感化諸侯舉天下亦莫不如此夫至於天下諸侯各迪有功是無一人有違心矣而惟有苗之國恃其險阻傲然不服不修朝貢之儀不奉供王之職蓋有苗亦當時諸侯也然苗不即工不可以責苗惟帝當念之蓋我之工夫未到所以致得苗如此可不念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凡爲天下國家安可不識所先務所謂先務孰急於

君德正心修身日彰厥德此是第一件事禹之事舜所先者惟迪朕德而已觀其陳謨若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帝愼乃在位以至於戒之以無若丹朱傲帝其念哉無非所以迪舜之德也迪云者開導啓迪使人主此心日益開明也以迪朕德爲先可謂識先後之序矣舜疾庶頑讒說之不在時欲撻之威之而禹歷陳治道之本使帝不可不念舜至於此悠然有感於心美其啓迪之功而嘉其識治之序故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所以深有感於禹也皐陶乃祗厥敘

不是祇禹之敘蓋皐陶亦敬此敘先德而後刑也觀其遹種德德乃降非所謂祇厥敘歟獨言皐陶者皐陶掌刑之官耳尙敬此敘則皐陶之用刑非用刑也乃用德也象刑卽所謂象以典刑之象也大凡用刑最難得象彼犯此罪吾以此刑加之輕重大小無毫釐之差刑與其罪類焉夫是之謂象若所犯者輕而刑之重所犯者重而刑之輕不特甚相遼絕少有過差則刑與罪不相類矣豈所以爲象也哉後世用刑皆不似其所犯之罪非可以言象也皐陶之刑所以能使民協於中只緣其用是刑無一毫之差必若皐陶方可以當得象刑二字迪朕德此以德爲先也方施象刑惟明此以刑爲後也先德而後刑此爲治之敘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戛擊卽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球玉磬也詠聲歌也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此堂下之樂也上下皆用柷敔以合止樂在堂上則言戛擊在堂下則言柷敔一也間者間聲歌也間寓於笙笙以人聲吹之故用以間堂上之詠歌舜之樂總名爲韶簫細器之備故言簫韶九成者九作而樂終成也堂上之樂作而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堂下之樂作而鳥獸蹌蹌至簫韶九成而又鳳凰來儀舜之樂何以能感召如此此不可以不思且何以知祖考來格這箇只是人心當其作樂之時吾心無一毫遺恨便知祖考亦必來格雖目不見其形而心知其來格也便如今人享祀苟吾心至誠不散則所祭者分明如在目前所謂祖考來格便只是這道理虞賓丹朱也帝堯之子當有天下以不肖而殄厥世舜旣紹堯不敢臣其子而以賓禮待之故謂之虞賓在位者盡禮以事舜也夫天下本丹朱之所有今舜實居此位宜其有忿怒不平之心而乃能使之在位此無他只緣樂之至和有以消其悖慢忿戾之氣而感其易直子諒之心能使之盡禮

於朝廷之上也大凡樂之感人與言語不同正聲一入乎耳足以動盪人之精神感發人之心術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今太常樂非皆合於先王之制然聞之者其心猶爲感動況有虞極治之時而作樂者又有如后夔之臣乎古人之樂非後世之樂也古人之樂其制既不同而其所作之人又不同蓋古者樂皆起於律彼其以黃鍾之黍積而爲清濁高下無一毫之差黍至微也然多一黍少一黍清濁高下便有差處古人於此直是精微自唐以後律既亡矣所謂樂皆只是測度倣象爲之豈能有所感召乎古樂之制既如此精微而作樂之人又皆賢人君子如后夔之徒豈與後世之樂工比哉明而爲人幽而鬼神以至於鳥獸鳳凰之類本只是一氣本只是一理其實相通人自閒絕之耳若是作樂極於至和有可感召之理但後世先王之樂既亡而作樂者又非其人所以不能感召且擊石拊石只是將這石來擊拊如何更能使百獸率舞想夫后夔當其擊拊之時直是各別蓋古人日夜所從事只是此心此心既無一毫之病故見於作樂亦無一毫之差其見之於樂皆具此心之精微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鐘一也然而其聲有不同者其心之不同也以此觀之則知賢者作樂自是各別然舜之時所以能感召又不特樂制不同與作樂之人不同當有虞之時天下極治和氣充塞以至和之氣播之於樂則樂極其和則天地之和自應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所以復如此說者蓋八音以石爲君言只擊石拊石亦能使百獸率舞則其所以擊拊者蓋不同矣此一段與前面舜禹問答初不相關然序於此者何故張無垢謂方施象刑惟明之言舜猶有用刑之意故夔於此論樂此亦未見其爲然安知夔之論樂正在舜禹問答之後然此雖未可知而史臣敘於此者亦有深意蓋爲祖考之幽丹朱之傲以至於鳥獸之微正聲一作猶可感格況於庶頑讒說亦人耳豈有不可化者人主修德於上則頑讒自格於下亦矣必至於用威故序於舜禹問答之後史臣用意深矣讀書至於鳥獸蹌蹌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要須潛

心致思此等事在後世未之見唐虞之時所以致此
蓋在上者既是聖明之君而朝夕左右者又無非聖
人之徒典樂之臣又有如后夔者亦聖人之徒也以
聖人之徒而一生精神專用於樂則其樂宜如何僚
之於丸秋之於弈狗瘿之承蜩彼業一藝之精者猶
能入神況於后夔一生精神用盡於樂其所感召固
宜若是今之太常少卿古后夔之職也而今之居是
職者遠者二二年近者三數月便從而遷之豈得專
心於此哉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
庸用也用作此歌也庸之一字有無窮之義夫致治
之極至於舞百獸儀鳳凰可謂無以加矣嵩人當是
時誰不以爲喜而舜於此作歌方且戒謹恐懼凜然
若危亂迫乎後此豈私憂過計哉天下之理惟至於
極則必反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夏至陽之極也
而一陰生當天下極治之時而危亂之機萌焉故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亦生亂亂亦生治從古

而然漢白高皇帝以來匈奴驕橫雖武帝之征伐而
猶不衰至宣帝有渭上之朝亦可謂治之極矣而是
歲也王政君實生成帝則王氏篡漢國祚中絕其端
已見於此矣聖人知其然故天下愈治則戒謹愈甚
敕之爲言正也戒謹恐懼之意也夫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聲樂之作以見其治功之成而況鳳凰來
儀百獸率舞信可謂極矣今舜方且於此敕天之命
是豈非聖人之心乎惟時者欲及時也惟幾者致察
於幾微也時之一字不可輕看易曰君子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當爲即爲汲汲然皇皇然惟恐弗及所謂
及時也稍或放慢稍有怠惰便失其時孟子謂戴盈
之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此所謂惟時也
見善便當遷有過便當改凡事皆然賢者可用便用
之不肖者當去便去之小人當憐憫便憐憫之養之善政
當爲便急爲之故曰惟時言其不可後時也幾者微
也凡事皆有這幾微一心之幾則私意妄念萌於方
寸之間者是也天下之幾則安危治亂積之有漸非
一朝一夕之故是也惟萌芽之生最不可不察既能

汲汲皇皇不失其時又能兢兢業業致察於萬事之機所謂敬天之命卽此之謂矣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首起哉百工熙哉曰喜曰起曰熙只幾箇字不可不子細思索喜悅也爲人主股肱大臣須欣欣然常有喜悅歡樂之意然後可若君德未備朝政猶有闕失大臣之心猶有不足焉方且戚戚然憂懼之不暇而又何喜乎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苟怨乎不以則其時亦可知矣起者興起也人主尊居九重臨御四海要必常振起興作然後天下日進於治苟無興起之心而有放倒之意不足與有爲矣起之爲言如後世所謂厲精爲治者是也厲精爲治固非唐虞時言語然亦近之漢唐以來欲治之人主必有此二字漢唐太宗皆言厲精厲精者磨厲其精神也元首起哉又不止於磨厲精神而已固遊於逸固淫於樂無念無荒此所謂起也酣酒耆音流連荒亡豈所謂起也哉熙是熙廣言百工皆修其職業日以闢廣熙亦有光明之意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

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颺言者常言之也念哉者不忘之謂也唐虞之時多說這念字帝念哉念茲在茲至惟帝念功此又說念哉皆欲其念念在此無頃刻之忘也此一字有無窮之義率作興事愼乃憲憲法度也言凡所興作當謹其法度也所謂法度者規矩準繩是也凡事不可出於規矩準繩之外出此外則蕩然無度矣由一身而

言則動容周旋中禮一身之法度也由天下而言則紀綱修明政治畢具天下之法度也此種法度豈可放失憲之一字關涉甚大老莊之學無法度者也孔孟之學有法度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憲乃憲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唐虞君臣所以相儆戒無非約之於法度之中曰愼乃憲欽哉甚言其不可違此規矩準繩也屢省乃成欽哉省是省覺曰省乃成者省其所以成之故至於既成猶不忘省者也常常惺惺常常覺察是之謂省曾子吾日三省吾身

屢省云者不特一省再省而已當無時而不省也此是答舜敕天之命乃賡載歌方是賡舜之歌舜先股肱而後元首所以資臣下之助也皐陶先元首而後股肱端本澄源之論也皐陶以爲必元首之明然後股肱方良庶事方康良與喜二字不同而實相似唐魏鄭公願爲良臣以爲龍逢比干此忠臣也皐陶稷契此良臣也惟是良臣方始會喜若是忠臣則君臣之間不免彼此拂逆犯顏逆耳而又何喜乎庶事康哉者言其康安也庶事皆安穩也故又歌曰元首叢脞哉是躬親庶務人主躬親庶務侵臣之職則股肱必不任其責非不任其責也雖欲爲之不可得也至於股肱惰矣萬事安得不隳壞者壞也明與叢脞若不相對然不以暗對明而以明與叢脞對以是知明者自明其一心也叢脞者躬親庶務之繁也端本澄源不累以事則此心明矣親小勞侵眾官逼其聰明日取百司庶府之事自爲之則爲細務所汩胸中紛亂此心何由明乎言叢脞暗在其中矣雖然元首明哉是自明其一心不屑於細務也宜若庶事隳壞而乃繼之以庶事康哉元首叢脞是勞其耳目形神纖悉而經理之也宜若庶事畢舉而乃繼之以萬事隳悉而經理之也宜若庶事畢舉而乃繼之以萬事隳哉夫何若是相反也大抵人主不理會事則萬事無一之不治人主一理會事則萬事無一之不隳博觀歷代莫不皆然蓋才理會事則爲事所汩第一是不知人既不知人事何由治所以人主不可理會事宰相且猶不親細務而況人主乎皐陶賡歌只使舜自明其心不使舜役役於事務之間也舜聞此言不知不覺至於下拜當是時但見忠言嘉謀之可敬可服初不知我之爲君也彼之爲臣也故以人主之尊而拜其臣若使當是時知我是人君不當拜其臣才有這知便非聖人之心以君拜臣此等氣象惟唐虞三代爲然在後世則無矣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於德則太甲嘗拜伊尹矣是亦悔過之切不知不覺下拜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則成王亦嘗拜周公矣往欽哉者言其自此以往不可不敬也二典三謨學者所宜究心也其中廣所不具欲觀聖人之處心則於此見之矣欲觀聖人之處

事則於此見之矣欲觀君道亦在其中欲觀臣道亦在其中以至於爲天下國家之法粲然可考但將後世所以不如古者與之並觀觀古今之異在於何處則可以知唐虞之所以爲唐虞者句句可以爲萬世法此之謂二典三謨也

絜齋家塾書鈔卷三終

宋鄞袁　燮和叔撰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九州者別其疆界也不特洪水既治始分別這九州方水患未平亦必先辨其每州之界分然後方可施功至於水患已平其分域愈更明甚故謂之別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高者爲山卑者爲川理蓋然也兩山之閒固亦有平地者然其中必定有水禹則隨其山之勢而濬其川使益深焉故曰隨山濬川因其土地之所宜制爲貢賦之法無者不使有有者不使無故曰任土作貢賦之觀隨字與任字聖人作事豈容有一毫私意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曰隨曰任因其自然而不爲私焉豈非行其所無事歟讀禹貢篇須思向也鯀何故不能治水今也禹何故乃能成功洪範曰鯀陻洪水而殛死鯀之病處只在陻塞彼但知爲之隄防以止過水而不知順水之性只如隨山濬川一句鯀當時定不曉此理殊不知下流不濬水之上流無所奔赴安得不泛濫乎欲讀禹貢可將六經語孟諸子中說禹治水處寫出來看則其規模區畫所以能成功者皆可得而考矣此書雖略可見然但只記其成功而所以成功之因或不盡見焉今人徒見洪水平治不知他當時是經多少艱難受多少辛苦櫛風沐雨手胼足胝備嘗天下之艱苦矣觀其過門而不入啓泣而弗子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宜其能成功也欲觀大禹所以能治水當識大禹之心且如隨山濬川與夫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道理顯然初無難見者然人心不明則道理雖在目前而不能見禹之此心至精至一無一毫私意小智擾乎其閒蓋天下之至明者也惟其心至明所以能行所無事鯀方命圮族則與行其所無事者不同矣方命者逆命也逆命者違天理也天理如此鯀逆而行之用一己之私智違天下之常理禹行其所無事而鯀逆天理而行茲禹所以卒能治水而鯀所以績用弗成也濬川所謂水由地中行也洪水泛濫皆在地面上行至於濬川則水方由地

中行也嘗謂洪水之患亦未必皆是災異蓋天地開闢之初固無非是水所以五行一曰水今果木之仁初亦水也凡天下萬物其初無非是水則知天地開闢之始亦滿天下只是水自堯舜以前則未暇治而又未有能治之人至神禹一出所以方纔治水也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則貢賦之法在唐虞時亦必有之矣然獨至禹而以貢名篇者其法至此始大備焉故也書之所載大略如此蓋一件大事至此一代而

大備然後成書正如堯時非無巡守而見之於舜典者亦以至舜而始大備也方洪水未平雖有貢賦而法猶未備洪水既治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貢法於是乎一定而不易矣此其所以名之曰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注家謂敷爲分布蓋分布其治水之法也禹之治水未嘗執一律洪水之患亦非一律之所能治故禹分布九州之法如雍州當如何治梁州當如何治有當疏濬者有當隄防者有當因其故者有當鑿而

可治而民閒亦自大不便禹從而刊除之然後道塗始無壅塞鯀當時治水如此等事皆不會理會至禹而始刊則知鯀之未嘗刊也草木障塞其道路則水如之何而可治天下土地固多有爲草木所障塞者只如天台雁蕩原初路皆不通自眞宗欲建玉清昭應宮斬數百年之大木而爲之是時斬盡天台雁蕩之木然後始得而爲通衢奠高山大川者先定其高山大川表而出之也奠高山則九州疆界可得而辨矣奠大川則小水支派有所從入矣不定其高且大

者而屑於其小焉豈不倍費力也哉奠高山大川此所謂得其要也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三句是禹治水之規模如此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餘州皆言封疆而此獨言冀州者冀州帝堯所都天子以四海爲家王者無外舉天下皆在吾封域之內而安可自限其疆界哉既載壺口此禹治水第一義

梁岐二山本在雍州而與壺口相接三山連而爲一片河自積石傾注而下其力甚壯而爲三山所隔故水壅而怒橫流放肆莫之可遏當時之患惟河爲甚禹於是於壺口之西鑿龍門焉三山始分河行於中而壺口之水患平矣壺口既治梁山亦治而餘功又及於岐是禹一鑿龍門而旁近之水無不治者非禹見之至明安能如此只做此一著便是天下之水都治了曰既載壺口言其第一所先理會者此一事也大抵世間舉事只要識先後著太原謂之修者繇亦

會於此有功也壺口既治乃及太原修繇之功焉繇不可謂之不忠敍曰於繇哉眾人翕然舉其可用則在當時亦是一箇人才其治水也非不盡忠竭力但見理不明不能順水之道所以終於無功只如此州之水繇但知從事於太原而不知龍門未鑿河壅而怒太原可得而治乎故禹先自壺口壺口梁岐既治則太原亦治而至於岳陽覃懷二地名也漳水橫流入河故謂之衡漳水患既平則土壤之色始見故曰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錯者賦第二也賦如此高者帝都在焉道理最近凡事取給所以獨重然雖如是亦豈果不均也哉蓋其中自有相補處仍不失其爲均平之道只如周禮惟王畿之內凡事最重而亦凡事優恤以其優恤補其重者則與他處等耳田賦之後猶有所謂治水土者此蓋其易者故序之於後作書之法先後次第視其難易既載壺口此其第一難者故先言之太原岳陽覃懷衡漳此其次者故後言之至於恆衛大陸此又其次者故敍於田賦之後禹貢每州必記入帝都之道天子爲

四海九州之主受天下之朝貢不容有一州之路不通於王畿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州之境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在河濟之閒也此州居河之下流其害最甚故禹治之以道九河爲首分而爲九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亦未必皆雷夏焉蓋先其大者則其餘皆從也是降丘宅土蓋向也欲避水患故處於高今也水患既平則土可居矣此所以降高而宅土也其土黑色而墳起故曰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先儒以爲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故謂之貞此說亦不爲無理但禹之治此州特其結果得遲最後於他州耳所謂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然安知定其州爲第九況兗州逼近帝都豈有下下之賦則先儒所言亦未能無疑以理觀之所謂正者正與田相當耳田中下賦亦中下焉是以謂之正考其文意當是如此但未敢以此爲斷先儒所以必如此說亦不爲無據蓋此州居河之下流方九河之實無他任其衝突而不

未道舉兗州皆巨浸也其賦自然是極低而作十有三載乃同成功之遲最在諸州之後又禹定賦爲九等雍州之賦旣中下矣兗州若又中下則烏在其爲九等乎謂之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豈得爲無理然正之一字其意卻非謂與州相當蓋他州田賦皆參差不齊此州適相當故曰貞耳若以爲兩州無同中下之理則以九州言之雖謂之九等可也兩州適相當禹又安得而違之但先儒恐有源流只用其說亦可作十有三載乃同同者同於諸州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大略雖止是八年然一齊都了凡十有三載蓋此州河之下流被患最甚治之最難所以十有三載之久而始同於諸州觀此一句可見聖人作事與後世不同其所謂同者蓋此州之一水直是皆治直是無一毫爲民患凡事盡畢至於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方可謂之同故寧使其成功之遲而不肯苟簡以求速三十年爲一世十有三年幾半世矣以半世而治一州之水豈苟且之所爲哉後世作事皆責辦於歲月之頃苟可以已則遂已焉徒有

其名實無所補禹於兗州之水不謂他州皆畢亦且告成直待其十分平治實同於他州然後遂已此豈不足以見聖人之心乎其間難易不等固亦有一二年而治者亦有七八年而治者惟兗州則直須十有三年聖人作事與後世信不同矣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冀州獨不言貢而他州皆有貢焉蓋冀州賦上上錯其賦高矣賦高而無貢所以相補也織文錦繡非必如今之蜀錦古者商不通難得之貨所謂蜀錦安得入中國乎食夫稻衣夫錦若如蜀錦又豈常衣之物大抵纔織成花者皆謂之錦如綾羅之屬皆錦也禹之制貢無非是欲用之物觀此便當看聖人所以取於民者何如物之輕精者入於篚篚者篋也浮於濟漯達於河此兗入於帝都之道海岱惟青州嵎夷旣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州之境也嵎夷在東方堯典所謂宅嵎夷者是也古者九州之內皆有戎夷東方

曰夷西方曰戎嶋夷蓋夷之在中國者略不是簡略蓋封略也左傳自有封略二字不純以中國之道治之而爲之封畛故曰啓以周政疆以戎索索法也以夷狄之法治之方洪水爲患封略皆不存至此始爲之故曰既略觀此州之水不過嶋夷既略濰淄其道與夫萊夷作牧用功若甚省然海濱廣斥一句占田地甚大廣闊也斥開也當洪水泛濫海之濱皆爲巨浸其地甚狹今禹治水能使海濱之地益以開廣此豈易事而禹何以能之這箇其中煞有事禹於此煞

有工夫學者但見所謂海邊廣斥爾而不知所以廣斥者此豈易言哉是故欲讀禹貢不可只求之禹貢之內須求之禹貢之外可也彼一州之地不勝其闊其間之水何限書之所記但舉其至大者爾若禹當時之所治豈止於此則觀之者豈可止此哉青州產鹽故以爲貢絺細布也海錯凡海之所產雜然不一者岱畎者岱山畎也所謂怪石必不是供耳目之玩好亦只是可用者注家謂之石似玉者既是似玉自然可用蓋其質似玉不與尋常之石相似所以謂之怪石若謂如後世所謂奇怪可喜之石則禹制貢豈使耳目玩好之物至於人主之前而勞遠方之民供耳目之好又豈聖人之心乎萊夷作牧蓋水患既平萊夷之地可以放牧也謂之萊夷必是多草萊之地故可於此而牧馬牛之屬檿絲中琴瑟之用者冀不言貢蓋所貢者不過漆絲織文惟此州既有鹽絺又有絲桑鉛松怪石又有檿絲視諸州獨多蓋無者不使之有寡者不強之多而多者亦不節之使少各隨其土地之所宜此所謂任土作貢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東至於海北至於岱南及於淮徐州爲患故二水既治則水蒙羽二山此州之水惟淮沂一句一事者二山皆可種藝也禹貢記禹之治水有一句一事者有相因而言者如此四句皆是相因而言不必用力於蒙羽淮沂又則蒙羽藝矣不必用力於東原大野

既豬則東原平矣蓋得其要也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亦是省力之意厥貢惟土五色蓋古者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此從古而然奉天子之命以立社非諸侯之所得私也此州之土五色皆備故以爲貢不使諸州各貢其色之土而惟徐州貢土五色此聖人簡便之法蓋諸州皆貢則勞民爲甚此州之土既備五色則獨使之貢焉一州之民雖少勞而諸州之民皆不病聖人重於勞民之意蓋可見矣羽畎夏翟翟雉也羽山之谷有翟其羽可以爲旌旄亦可以爲樂器亦可以爲車之飾故曰右手秉翟而古者亦有翟車嶧陽孤桐蓋挺然孤獨可以中琴瑟之用也泗濱泗水之濱浮磬周禮所謂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今之甗壁石是也蠙珠蚌珠也此州之貢既有五色之土其他又無非禮樂之器蓋天地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和氣所鍾故其所產如此厥篚玄纖縞謂黑繒白繒皆細密也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境也彭蠡澤名今之鄱陽湖是也大凡澤與川不同流者爲川瀦者爲澤地之肓坎闕處水流入而積焉是以爲澤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則彭蠡之水正漢水也此州之水亦以彭蠡爲害最甚故獨先焉陽鳥鴻雁之屬其性畏寒北方陰寒故秋而南來春而北歸以其所慕者陽也故曰陽鳥或者以爲山名援鳥鼠同穴爲證以爲此山始可居其說雖有理然先儒相傳謂之鴻雁之屬必有所據況禹貢所記鳥獸草木無不具焉則謂之鴻雁可也三江之說不勝其多薛常州以松江廬江固江爲三江東坡之說則又不同以理觀之當是大江浙江松江斷無可疑者蘇氏謂方水之未平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其說似有理然實不然何以言之蓋震澤今之太湖是也若謂不復有吳越又安

得有太湖松江與太湖實相連則知其爲松江也明矣若薛氏之意蓋謂廬江固江在松江之側去震澤爲近然自錢塘至松江不過百餘里初不爲遠且大江正在揚州之界今之通泰古揚州界也正臨大江鎮江江陰亦揚州之域以此知三江乃大江松江浙江斷無可疑此三江蓋其大者舍而不言而獨有取於廬江固江理必不然三江既入於海則震澤自然底定矣三江之中有一未入震澤亦無由可定故必待三江皆入於海然後震澤始定焉禹之治水大抵先於東南而後及於西北惟冀州帝都所在故獨先焉其實始有事者兗州也蓋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地最爲卑下下流不先治則上流傾注下流不可以受之惟先濬其下然後上流始有所容矣況兗州河患其害尤甚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可見所以獨先有事於此禹之能治水只緣其規模先定觀敷土之模先定於曾中故見之施爲皆其規模之素定者先有事於東南而後有事於西北此蓋禹之規模也所

以兗青徐揚既治始及於荆豫梁雍焉不特治水如此凡爲天下國家莫不皆然其先者爲何事其次者爲何事又其次者爲何事其最後者爲何事皆先有一定之畫此所謂規模也規模不立其能有爲於天下耶故禹治水所謂能成萬世永賴之功由其有此規模而已此州下下之田甚不美矣蓋亦以下流所在故也田既不美故賦亦只下上上錯然在今日其田極高大略如此是禹當時之所定其後水日益深田日益高所以至今日而揚州之田最爲上等便是貢賦亦只是當時之所定後來未必不變東萊呂氏曰禹正當水患初平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爲貢賦之定法雖人眾地闢賦不加多其言信矣然亦恐未必皆如此若使後來人眾地闢所出者既多從而少增之亦奚不可然禹當時所定大抵皆輕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蓋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故田雖低而賦自稍勝讀禹貢一篇當看先王所以取於民者無非是有用之物禹當時立法之初直是子細於其中比較契勘毫釐必計固有所謂上上錯

者有所謂下上上錯者有所謂下中三錯者不特一錯而至於三錯焉可見其立法之精用心之仁夫是之謂任土作貢任土作貢此一句惟唐虞三代爲然後世取於民其不任土者多矣厥包橘柚錫貢之意尤足以見聖人之心蓋必是有用之物所不可闕者然後使之常貢若是不常用者必待錫命誠以不常用焉如橘柚茗錯如大龜皆必待錫命然後始貢而使之常貢焉是重困吾赤子也聖人其忍爲之乎以此見聖人不曾有一毫妄取於民如厥貢惟土五色與夫所謂錫貢此處皆足以深見聖人之心禹貢一篇有三事焉賦一也貢一也篚一也其所以取於天下者不過此三等賦亦有二焉田賦一也兵賦二也古者因井田而起軍賦孔子謂仲由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則是兵亦謂之賦也名之曰賦者蓋自上而敷取於下也賦之外則又有貢皆因其土地之所產而取焉至於物之輕精者則又承之以箱篚先王取民之大略不過是三者矣然皆是自下而貢上所以總名之曰禹貢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禹之法蓋貢法也孟子所以分別貢與助善不善者蓋貢助固均爲什一之法然貢法但立爲定制樂歲粒米狼戾所取者不加多凶年糞其田而不足所取者亦不加少則在凶年民不易輸若是助法豐年加焉凶年減焉有餘不足相補是以民不告病要之三代聖人之法皆什一而已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禹貢獨三州言草木而餘州皆不言蓋東南之地卑溼自多草木西北之地草木自少故舉其至盛者言之豈餘州皆無草木耶便如所謂厥土白壤之類豈此一州之土純是此一色亦舉其勝者言之耳今數十里之外土色便不同安有一州如此其闊而土止一色耶如厥田中下之類亦是舉其勝者今所謂下下之田其中自有上上者亦未可知但比較起來大略是下下爾學者須當自放活看不可執其所言者遂以爲定讀書要知活法蓋謂此也厥篚織貝貝水蟲也以織而成文若貝

然詩所謂貝錦是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州之境也江從岷山出漢本是漾水到荆州方爲漢水與江水並行流入於海左氏言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項羽遷沛公於蜀立爲漢王則漾至荆爲漢明矣朝宗於海猶春朝夏宗之意前曰灘沮會同此曰朝宗於海曰會同曰朝宗皆寓人事於其閒言江漢之入於海猶諸侯之朝覲天子也朝宗二字亦有深意蓋荆楚有豁山之阻其俗剽輕所謂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叛諸侯國於其中者亦得有不敬順之心故聖人於此示戒焉若曰水猶能宗海事天子者當如何九江之說至爲多端今亦難考但禹至此始分而爲九爾究州之九河荆州之九江此禹治水妙處河自龍門

直衝於兗江自岷山直至於荆其勢甚猛其力甚壯於此當如之何故只得多其流派以殺其勢此非禹不能見此理天下之水自海之外惟江河九江雖是水江河既治則其餘不足治矣所謂九河既道也江河爲患最甚之所衝自成坎關然亦是人事參乎其閒不特此一端大抵禹之治水既因其自然亦參以人事蓋天下之土地高者爲陵平者爲地其次則水之所居有許多水便有許多地位容之但方洪水爲患泛濫皆不歸其故道禹之治水豈能自以私意爲之大概因其自然導之使歸其故爾雖因其自然要亦人事與有力焉所以能復其故還須是人力爲之故謂之治水治者人事參於其閒也參以人事亦只是順其自然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殷訓中亦訓正方洪水泛濫水不得其正甚矣故至此而始得其正也九江孔殷則沱潛自然順道水出自漢爲潛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沱既江之別流則潛爲出於漢也明矣江漢既入於海況自江而出者乎此所以沱潛既道也雲夢二澤名春秋有楚子田於江南之夢與入雲中之言則

雲夢之別如此曰雲土夢作乂以土字閒於中者猶厥篚玄纖縞以纖字閒於中此作文之法也其實雲夢之土皆可作乂說者謂雲低但見其土夢高故可作乂雖若有理然未必然尙書古本是雲夢土作乂本朝得石經作雲土夢作乂故改正之爾竊荊之土皆塗泥而荊州之田高一等賦又第三蓋揚州地卑而荊州則稍高矣其後水日益深地日益高田益加美然在當時賦亦已甚高厥土惟塗泥則宜其賦之高也惟篚鏤楛三邦底貢厥名篚鏤美竹楛中矢餘

說者以謂此非常用之物不使之常貢但自條列其名而貢之欲用則從而取之爾此說雖若可信然亦未必然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武備者國之所不可一日闕也使其果中矢榦聖人宜愈以爲急而豈反以爲緩耶孔氏謂其名天下稱善只從此說意義卻深天下之物固有處處有之而獨獨一處其名著者此必視他處又加美矣故聖人因其名之著者取之箇篚楛三物雖荊州所出然獨其中三邦名著於天下此所以惟三邦貢焉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豫州之境也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孟豬二澤也菏澤之水不能盡容而孟豬之澤倘有可容之地故導菏澤之餘波而覆被於孟豬焉此禹治水妙處不謂二水之不可相雜而分其餘於他焉可見其達權知變如此禹所以能治水正緣其不執一變化而無窮今人但知禹行其所無事爾不

知所謂行其所無事豈任其自然之謂乎其閉閤亦有人力爲之者特同歸於行其所無事爾蓋靜觀義理之當然循理而行未嘗容一毫之私此便是行其所無事江河之分而爲九菏之被於孟豬以至於龍門之鑿皆行其所無事也何則理所當分理所當被理所當鑿順行此理而不爲私焉非無事而何故夫舜之無爲而治禹之行其所無事非曰無所設施一委諸自然也循此理之正未嘗作爲焉未嘗生事焉是所謂無爲而治所謂行其無事云爾厥土惟壤下

土墳壚土壤則其土美矣而下土又墳壚焉墳起也壚疏也土疏則宜種植此所以田既中上而賦又益高也孔子序書將任土二字斷禹之制蓋此二字惟禹足以當之厥篚織纖纊錦也有蠶桑則有錦處處皆有而所貢者獨豫之一州厥篚織貝亦何處無之而有貢者獨揚之一州大略每州所貢之物皆是處處有者然只使一州貢之而餘州皆不貢焉蓋必是其土地之所產富盛不可勝用然後使之貢焉苟非其土地之所出而得之也艱便不使之貢其土地之所出或雖其所出而不論土地之宜與否處處盡要許多物是處要錦是處要絹是處要金何嘗問此州有耶無耶嗚呼生於三代之前者何其幸生於三代之後者何其不幸耶貢夫是之謂任土豈有一毫強民之意哉若如後世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梁州之境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岷嶓二山蓋江漢之發源也既藝者可以種藝也他州皆先川澤而此州獨先二山正以水之發源在此治水當先其源猶治病當先其根本也言岷嶓既藝則江漢之治暗在其中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江漢既治況從江漢而出者乎宜乎沱潛之皆順其道也蔡蒙二山也旅者祭山之名旅平者言水患既平而旅其平也夫九州皆有山今惟岷嶓皆藝而蔡蒙荆岐言旅他州皆不言何哉曰此禹作貢之法也水患既平九州之山皆可種植皆可旅祭但餘州地形低處未是十分可藝惟蒙羽岷嶓信可以藝矣此所以二山獨言藝至於蔡蒙荆岐地形最高之處比餘州又分外治所以二山獨言旅自蒙羽岷嶓之外未可以言藝自蔡蒙荆岐之外未可以言旅皆有淺深作書之法如此其實九州之山無有不旅者和夷厎績言和夷之地皆可以耕作皆可以種藝是以謂之厎績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梁州通帝都之道自西傾山因桓水而來浮於潛潛不通渭故自潛舍舟

陸行至沔自沔入渭凡舍舟而陸行皆曰逾逾於洛是也橫流而濟曰亂大略禹之治水既因其自然又參以人事且天下之水豈能皆通行而無礙其間必有隔斷者四旁可迂迴而行因導之於四旁若迂迴而不可行而其隔絕不遠者亦只得鑿而通之揆之以理當是如此此所謂人事也但其隔絕太遠者始不強通爾所以有舍舟陸行之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西距黑水東據河雍州之境也禹之治水皆先其大以及其小此州之弱水本非極大而獨先焉者不能載物爲害不小法當先此也養身者必務去疾病爲國者必務去小人既爲民害治之豈可少緩耶水本東流今不順其性決之使西蓋不使之在中國也合黎流沙則人迹少到若只順水之性任其東注豈能除天下之害乎觀既西二字想禹當時必作一道理逆其流而決之此便是行其所無事蓋理之所當然也涇渭二水最大涇濁渭清並流而不相雜屬逮也汭水之北也涇水入於渭水涇渭既治則漆沮既從者從於渭也灃水攸同者同於渭也禹之治水大略皆先其大而小者自從所謂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灃沮會同是也雍州之水涇渭爲大先弱水者所以先除其害也荆岐言既旅則終南惇物鳥鼠皆可旅矣原隰言厎績則豬野亦厎績矣舉其上則下者從可知也三危既宅皆可居也舜竄三苗於三危洪水既治聖人與之區處使皆有次序而不亂故曰三苗丕敘厥田惟上上田甚高矣而厥賦止於中下何哉蓋此州地形最高而又厥土黃壤得土之正色所以田高於賦然亦以其地形之高不宜種植所以賦低於田大抵東南之地賦多勝其田西北之地田雖高而賦不逮所以揚州之田下下而賦下上上錯荆州之田下中而賦上下蓋厥土塗泥則其土宜稻賦亦自然是高至雍州田如此之高賦亦如此之低蓋北方

土重水迅性不宜稻則其所出自然是薄至今北邊物土所宜不如東南所以謂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又以爲財賦之淵今東南可以立國正以其財貨之所出也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貢織皮西戎卽敘卽三苗丕敘之意也古者有九州之戎皆險阻所在其地不可井其民不可爲比閭族黨便以戎索治之卻非如後世異國方謂之戎狄也今讀禹貢觀崐夷既略西戎卽敘之言則知非特適民治雖戎夷亦無不治焉觀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與夫陽鳥攸居之言則知弱水不能載物黑水善於汚物爲害不小故先之也

非特人民治雖草木鳥獸亦無不被其澤焉此所以爲莫大之功也禹貢九州所記大略是互相發明九州皆有草木而獨三州言之九州皆可刊旅而獨兩州言之如此一類皆舉其一以見其餘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是記禹貢之導山逾於河有一說無垢張氏謂山勢之逾東萊呂氏謂導山則導水亦在其中先此見禹之識通變處夫不以大者爲先而先其爲民害者此其達權知變不拘於一豈可以淺智窺之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此是記禹之導川天下之水自海之外孰有大於江河者乎導川當以江河爲首然而先弱水與黑水者弱水不能載物黑水善於汚物爲害不小故先之也

黑水之害尤大是以又導黑水以入於海也其間有當開鑿處人力亦參乎其間然大略是因地勢須知其是因地勢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者可識矣大凡水性不可與之爭後世治水者但知爲之隄防而不知隄防一決則必泛濫漢時河決瓠子泛郡十六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隄防之害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案戴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淮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漢水卽漾水也旣曰漾又曰漢又爲滄浪東匯澤又爲彭蠡本只是一道水因其所至之處而爲之名爾如沇水又爲濟又爲滎亦是如此導淮自桐柏淮水發源於桐栢山故也導渭自鳥鼠同穴亦渭水發源於二山故也學者讀書不可無所疑所謂疑者非只一二句上疑也要當疑其大處如觀禹貢敘九州旣畢矣何故敘導山於其後旣敘導山矣何故又序導水於其後若幾於贅者能如此疑所疑大矣如此讀書方始開闊大抵禹貢有三九州旣當逐州理會導川又當總去理會旣理會導川又當理會導山只逐州理會而不總理會導川不可也只理會導川而不逐州理會亦不可也旣逐州理會又總理會導川而不導山亦不得孔子敘書取其隨山二字其意甚深使高山不定不識天下之大勢何以能治水何以成萬世永賴之功鯀非不用力治於水然績用弗成者只緣這般處不曉故也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此是說成功之後曰九州攸同同歸於治也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至十三年九州皆治矣故謂之攸同四隩旣宅地之深處謂之隩言雖深處水患旣平皆可以居也前面亦閒有言宅者如三危旣宅之類至此則不惟高處可宅四方之內深隩之處皆可宅矣九山刊旅言刊除草木設置壇場以旅祭也前面亦閒有言旅者如蔡蒙旅平荊岐旣旅之類至是則不惟此二州之山可旅九州之山皆刊旅矣疏通其水之所自出謂之滌源水各自有發源處凡導川之所自所謂嶓冢導漾岷山導江皆其大者爾天下之水何止此數件故每一導水各有源如冀州覃懷衡漳

二水自有發源處謂之九川滌源則不惟其大者疏通九州之川其源無有不滌者水之陂障謂之陂彭鑫既豬大野既豬如此之類皆澤也然未必九州皆然至於九澤既陂則九州之澤無有不爲陂者此蓋記其成功之後天下之水皆歸於治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

方洪水爲患道塗壅而不通往來亦甚不便至此水既治矣是以四方諸侯皆會同於京師水火金木土穀亦皆不修水既治則六府甚修也庶土交正者以九州之土交相比並而定其高下之等厎愼財賦言其謹也說財賦而下一愼字蓋形容聖人取民其不敢忽如此彼其斟酌損益秤量比較更無毫釐之差故曰厎愼厎愼二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作書者不可得而詳故但下此二字使後人自思而得之後世爲天下者惟欲財賦沛然國用充足惟恐其取於民者不厚也而何嘗致謹觀厎愼二字見得先王所以取於民者與後世大不同欲識聖人之心於此處觀之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祗台德先敬己德以先之也不距朕行天下無有違我之行者也禹之治水豈一手一足之力亦是眾人相輔助而成人之所以協力輔助無有違我之行者由我敬己德以先之也祗台德先此一句是禹貢一篇之根本其所以能成功者皆根本於德自古聖人立大功業於天下未有不本於德者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本於心術之精微見於躬行踐履如此而後立天下之大功皆本原之所發也後世人主縱有些小

功業者皆不自本原上發出唐太宗一時治績赫然非無功也然未必皆出於德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非不美然孔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之何哉正以其自外爲之而非由根本以生也禹貢一篇止是許多事迹至其根本卻在此一句且禹當時治水必賴衆人輔助之力苟惟德之不修己之未治則何以使人只如底慎財賦非有德者何以能之故禹所以能治水所以能定賦所以能使衆人盡心竭力皆根源於是德何謂德禮記有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又曰德也者得於身者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德字便是得字且仁義禮智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所謂有德若喪而不存猶無德也我未曾得於身也有德之人則其此心至明無有一毫之私且禹治水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未嘗執一律無德何以能之惟其盛德充塞心地清明是以變化無方當鑿則鑿當導則導當先則先當後則後順天理之自然行其所無事而無一毫私意加乎其間非有本者能如是乎嗚呼學者但見禹貢所記不過其事迹爾孰知夫大本大原乃在於此有此一句所以有禹貢一篇故曰此一句乃禹貢一篇之根本也讀二帝三王之書莫不皆然皋陶謨一篇所言者知人安民二事然兢兢業業則知人安民之本也未有捨其本而能成其事者禹貢一篇禹所自作故稱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曰台曰朕皆自謂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爲天子治田謂之甸曰賦者蓋此卽常賦也甸服之賦輸於中都其他則各就侯國而納焉蓋百里地近禾藁皆入故謂之納總二百里則輸其禾穗故謂之納銍者刈禾之器言銍則見其禾穗皆納也秸者藁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皆較其遠近而爲之制也雖然三百里爲近四百里五百里爲遠近者納粟米遠者納藁秸正其宜也今而易之毋乃倒置乎曰此所以爲聖人之稱物平施也蓋粟米雖貴而搬運省力藁秸雖賤而搬運甚勞既是搬運甚勞則安可責之在遠者故先王於此權其輕重而使三百里納秸

服雖甚倒置乃所以爲均平此亦聖人通變處若不知通變謂粟米則近者當納藁秸則遠者當輸豈不大病吾民乎先王厎慎財賦其所以秤量較算皆能深體他人之心只觀此處先王處事纖悉委曲如此秸注家謂以供飼國馬雖所用不一然大概主養馬觀此則知先王供給中都凡天子之所自養百官有司之廩祿皆不出五百里之內無後世漕運之勞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爵也不言公與子言侯服二王之後爲上公其他皆侯

焉蓋古者上公極少除二王之後爲上公其他皆侯也成周之時所謂公者曰宋公虞公不過數人爾自侯以下皆總謂之侯言侯而便及男邦舉其上下以包其中也百里采采者采地不封建諸侯而使主者治之納其貢賦焉所謂都鄙從其主是也二百里男蓋千五百里也自千五百里之外便爲要荒不純以中國之道治之謂之要荒可見要者要去聲也荒者略也以此知先王所治不出千五百里之內自千五百里以外先王之所不治非不治也詳於治內乃所以治之也天下豈有腹心之安而手足之不安者乎先王之治只在腹心上理會不從事於四支百體何則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雖是聖人其才力固

上圖無足慮苟當世衰道微之際則必無以立國所以先王處之近地其餘諸侯卻在外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合而言之爲五百里文教出於朝廷揆度而施行之蓋先後緩急各有其宜不可不揆度也綏服去王畿漸遠武備不可不修故奮武而衛中國焉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其名耳難以理通也觀此一段五百里爲甸服又五百里爲侯服五百里爲綏服蓋千五百里也自千五百里之外便爲要荒不純以中國之道治之謂之要荒可見要者要去聲也荒者略也以此知先王所治不出千五百里之內自千五百里以外先王之所不治非不治也詳於治內乃所以治之也天下豈有腹心之安而手足之不安者乎先王之治只在腹心上理會不從事於四支百體何則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雖是聖人其才力固

自有限吾惟詳於治內內治修舉則遠人方且尊敬不暇何敢萌猾夏之心此非所以治之乎苟惟求詳於外則必闊略於內紀綱不振政事不舉賢人不用人民不安遠人必有玩侮之心而豈所以治之哉是以先王非故爲遠近之別也蓋度其勢不能泛及則惟用其精神於內立爲標準使之有所法則觀感而化焉不務德而勤遠略非先王之治也漢武帝伐匈奴唐太宗伐高麗皆罷中國以事遠夷中國內敝而遠夷終不可服由此觀之則先王所治不出于五百

里之內其慮遠矣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東西皆指其所言而南北獨無所指者蓋天下地勢東西狹而南北長故朔南不可得而指其所也謂之朔南暨聲教則東漸於海聲教所漸也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所被也總而言之於下也朔南雖無定所然大略到四海矣故曰訖於四海觀此則知先王所治雖甚近然其聲教所暨則甚遠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聲教何往而不被但不如中國治之加詳爾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治水之功既成故以其功告成於帝焉此書告厥成功之書也故知禹之所自作其開固非一一是禹言語然大略則禹所作也尚書往往皆是如此且如伊尹作太甲三篇其開所謂王惟庸罔念聞王未克變豈亦伊尹之言而大略則伊尹所作也武王誓師之書其開固有史辭書大略則武王所作也禹貢亦然玄黑色蓋禹告成治水之功水屬北方其色又

黑所以用玄圭錫如師錫帝之錫自上錫下自下錫上皆通用也學者讀禹貢一篇觀所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又觀所謂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須當思後世之人欲爲毫髮之事猶且不能而禹乃成如此大功與天地並其久在當時廣大若此而萬世永賴又且至於無窮他人何以不能而禹何以獨能惟其若此所以爲聖人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天子有征而無戰啓君也有扈臣也君臣至於相戰德之衰也舜命禹征苗曰征而已未聞苗敢與天子抗也今而至於戰是有扈敢與啓抗前此未之有也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說者謂六卿非王朝之六卿大夫若謂王朝六卿則爲之說所謂六卿卽王朝之六卿也平居無事冢宰固尊司馬固卑至於行軍用師則權在司馬故雖冢宰而下不應屬大司馬矣此蓋不深知周禮而妄

宰亦屬焉周禮六卿皆然宗伯掌禮凡冕禮之事皆宗伯主之司徒掌教凡屬教之事皆司徒主之司馬掌兵則用兵之時雖冢宰固亦惟司馬之命是聽也只觀大宗伯凡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知朝覲會同以宗伯爲上相則知用兵以司馬爲主凡自冢宰以下皆屬焉夫復何疑且王朝之六卿卽六鄉之大夫也周禮注謂六卿內典六官之事外兼六鄉之教此語極當無事則六卿分主六鄉有急則調發六鄉之民以爲兵而六卿爲軍將故曰軍將皆命卿以此觀之

所謂六卿皆卽王朝之六卿明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六事之人卽六卿也今觀此誓師之言當合前後諸誓觀之又當看所以數有扈之罪者不出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兩句蓋此兩句雖若甚微而其所關甚大天下萬事何者能外得五行彝典一篇諄諄乎義和之命皐陶陳謨參乎撫於五辰之言洪範九疇而五行獨居其首唐虞三代之際於天時甚謹凡所施

爲無一事不順天時苟能順之是之謂撫逆而行之是之謂侮以一歲言之如春屬木夏屬火當春則有春時所當爲之事當夏則有夏時所當爲之事皆不紊亂此特其大綱耳觀月令一篇如孟春行夏令孟夏行秋令變異隨見此豈可侮之古之極治之時陰陽和風雨時五穀暢茂庶草蕃廡凡盈天地之閒無有一毫悖戾之氣者撫於五辰之所致也五行之不順天下事何往而不失其序乎三者天下之正理也上順天下順地中得人三者不可棄其一上不順乎

天道則風雨之或時或不時陰陽之或和或不和皆莫之顧矣下不順乎地道則地利有興有不興皆莫之顧矣中焉人道之不修則風俗之美惡民生之安危境內之治亂一切漠焉不關於其心是所謂怠棄三正也有扈之罪不過只是威與怠二字狠厲威嚴不以五行爲事所謂威侮玩於怠荒不以三正爲事是謂怠棄作威以侮五行怠惰以棄三正觀此二字則有扈氏之爲人可知矣既如此剛愎狠厲又如此苟安怠惰有此二罪刑戮安得而不加此天所以勦絕

其命也中庸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大抵有德之人天雖欲不命不可得無德之人天雖欲命之亦不可得所謂因其材而篤焉咸其所自取爾讀天用勦絕其命之言則知天命之絕非天之私意也彼自絕之也讀恭行天罰之言則知今日興師亦非吾之私意也天絕之也觀此可以識二帝三王用軍行師之大端矣如二帝三王之用師方是天討後世興兵皆是利其土地利其人民何嘗一一是有罪非所謂天討也必使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此其爲天討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車戰御者居中執弓矢者居左主射勇力之士居右主刺擊遠則用射短兵接則刺擊用兵之事不出此二者然居中而御者須是能調停六馬不徐不疾得其正乃可當馳則馳當驅則驅當緩則緩當急則急皆不失其正若是爲之詭遇雖幸而勝亦非正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是之謂正所謂正者亦非一端大概不失其義理之所當然者此正也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而行用命賞於祖示非吾私賞之也弗用命戮於社示非吾私戮之也必載遷廟之主者蓋遷廟已祧之廟也若是未祧之廟亦難移動遷廟雖已祧載之而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也觀此因知古之祧廟不與漢儒所論者同漢儒如匡衡韋玄成輩所論祧廟皆一切掃除豈理也哉古之祧廟興師之時載之而行而於祫禘祧亦與焉何

嘗便一切掃除之只是疏爾社土神也不言土神而言社刑屬陰也戮及其妻子謂之孥說者謂戮及妻子非三代誓師之言蓋戮之以爲孥爾不知治國之法也予師固自不同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此治國之法也予則孥戮汝此行師之法也獨不見司馬法所言乎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軍容入國則民德亂軍容國容判然不類帝王存心悉從寬厚至於行軍用師則凜凜甚嚴人肯致死亦理之所當然也

五子之歌案袁氏此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胤征案袁氏此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宋鄞袁燮和叔撰

商書

湯誓案袁氏湯誓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仲虺之誥案袁氏仲虺之誥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謂之黜夏命則既革夏命而爲商矣湯於此遂踐天子位可也而且復歸于亳何哉此可見三代之得天下與後世不同其所以得天下蓋天下環向而歸之雖有此衷而所以順其常性使之安厥道者則有賴吾無一毫利心焉使吾退歸于亳而人心皆歸吾不得已而踐其位不然雖終處于亳吾又何求焉後世所謂受禪者皆是誅其君而便居其宮恐恐然惟懼天下之不己有也只復歸于亳四字便見是三代得天下處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之義與中同皆只是人心天下之至中者人心也是中也天得之而爲天人得之而爲人初非兩箇謂之降衷則是在天者降而在民下民之衷卽上帝之衷也以此觀之人之性如何不是善天道降而在人初不曾分孟子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所以謂人之性善只緣見得這箇道理分明成湯誕告之首發爲此言所以使萬方有眾咸知良心善性吾所固有咸知吾心之衷與上帝一般其警人也切矣然民雖有此衷而所以順其常性使之安厥道者則有賴於君若有常性其中煞有事此心荒怠則不能順賢知隱伏則不能順朝廷無善政良法美意不達於天下皆莫能順其常性要須盡此數者而後能司牧斯民不失其性人主之職業於是無虧焉堯舜三代治天下皆所以順天下之常性也後世人主知其職業者甚寡不知尊居九重之上備享四海九州之奉極天下之富貴者果爲何事哉無非欲以保養天下之性而已矣故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是乃人主之職業所謂亹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人主職事舍此無有大焉者成湯誕告萬方之言首及於此正以人主別無職事也學者讀此數句當知人主職業在此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天命弗僭差顯然如草木焉草木之栽者天從而培之其傾者天從而覆之人事爲本天命特因人事如何爾獨以草木言者其理顯然可見故謂之賁賁者昭然分明之謂也既以草木形容天命又以兆民形容草木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主無職事能安民者是乃人主之職事也人主能封殖兆民猶草木之栽者也天命亦予之不能封殖兆民猶草木之傾者也天命雖欲予之而不可得桀不能封殖兆民所以天

覆亡之湯能封殖兆民所以天眷佑之天民之理貫通知民則知天矣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觀俾之一字則知成湯能封殖兆民是以天使之輯寧爾邦家也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今日之舉雖因乎天命人心然亦未知獲戾乎上下乎否乎方且慄慄危懼何敢自以爲是此可以觀聖人之心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謂之凡我造邦則非獨自謂也天下諸侯昔夏而今商則造邦自此始矣邦家新造其可從匪彝而即慆淫乎匪彝者不常也慆淫者淫荒淫虐之類是也其道可以萬世常行者謂之典所謂各守爾典不必外求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即所謂典也且如匪彝是不常既是不常可謂之典乎荒淫肆虐可謂之典乎若能不從匪彝不即慆淫所謂萬世常行之道又豈外是何者不善者去則善者自存既無過失則所謂天然好者固無恙也故人欲爲善不必外求無許多不

好處有這許多好處卽是善無偏無黨無黨無偏卽
王道蕩蕩平平也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卽所謂典也
外此尙何求所謂典者哉能各守爾典便能承天休
欲知此理分明但以此心體之方其有常之時此心
爲如何方其不常之時此心又如何有常之時則其
心安其體泰仰無愧俯無怍所謂坦蕩蕩者是也天
休有加於此者乎不常之時其心則不安其體則不
泰仰有愧於天俯有怍於人所謂長戚戚者是也天
休安在哉卻不但是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得其壽

方謂之天休天休固不外此但亦先盡此心之休天
方能與之休也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卽此理爾
無從匪彝無卽慆淫這便是典各守爾典這便是天

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
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論語堯曰一篇將堯舜禹湯文武至精至要處敘在
前面數語此是二帝三王精微蘊奧敘之于堯曰篇
以爲論語之終其記堯舜禹不過執中一語成湯則
取其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數
句武王亦取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言此蓋是二
帝三王心地事今試涵詠諷誦因其遺言以求聖人
之心他人有罪則以爲我實致之所以責人之輕如
此予一人有罪則不敢以咎人所以自責之重如此
其心爲何如哉天下事未有不在我者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小人忍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

朕之愆萬方有罪皆上無以感化之故而豈可不自
責乎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此告
諸侯也下言萬方則合天下而告之其意則一爾惟
簡在上帝之心聽天心之所擇也吾之所言皆理之
不可易者汝能時忱則於此有終矣成湯方革夏爲
商天下諸侯皆於此新造邦天下民庶皆於此更始
苟能信成湯之言豈惟今日有始而已於是乎可以
有終也讀此一篇書須當合仲虺之誥看方成湯之
有慙德也深悔前日之舉以爲非是豈敢出來承當

仲虺深知此心之不可一日有所以歸至大坰中塗作書稱贊成湯盛德以爲此乃天命人心之所在非吾一人之私意也於是成湯之慙方始釋然方敢出來承當此事方敢自以前日之舉爲當然故作書誕告萬方歷言夏桀之無道以爲天命弗僭差我能封殖兆民所以上天俾我一人輯寧爾邦家今日之心非前日有慙德之心矣若非仲虺能解釋其慙疑湯方自悔其不當爲而豈敢明告天下以吾之所當爲乎然仲虺當時作書雖所以解其慙而亦不忘於告戒曰志自滿九族乃離曰謂人莫己若者亡曰自用則小直是警之以危亡之言謂吾君若以爲人莫己若則宗廟社稷必至絶滅其嚴厲切直如此所以成湯誕告萬方雖出來承當此事而方且以爲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心如此是自滿乎是謂人莫己若者乎是自用乎此可以識聖人心術之精微矣若誕告萬方之後而泰然自足自以爲是便是滿假更非聖人之心玩味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之言想像成湯之心爲何如

哉仲虺稱贊成湯盛德之後戒其自用自滿成湯誕告萬方之後有慄慄危懼之言二書本末實相表裏讀此二書既可以見古王佐格心之業又可以見古哲王存心之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嫡孫也太丁未立而死仲壬外丙其年尚幼故二人不立而立太甲所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特歲數爾二人實未嘗立也天下正統當傳于嫡案檀弓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子曰否立孫蓋子死而傳之嫡孫此正統也河南邵氏敘歷代紀年無所謂外丙仲壬者以其非嫡故不立而二年四年特歲數耳

伊訓案袁氏伊訓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其初亦非不明曰既立不明則其初固自明也要之人之本心何嘗不明有以昏之耳太甲之初未履崇高富貴之位未有物以昏蔽其心其本然之明

固自若也及既爲天子一旦享崇高富貴之極與前日大不同矣斯其所以不明也伊尹使太甲居于桐宮本非放蓋其意以爲居於深宮之中日與婦人女子相處凡所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者要非一端而止雖欲悔過亦不可得遷之桐宮遠紛華靡麗之習而密邇先王其訓庶乎惡念稍釋而善心易生伊尹之意蓋深矣然桐宮在國都之外臣子而擯君於遠不可以爲訓故聖人筆之曰放所以著伊尹之過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阿訓倚衡訓平尊伊尹之稱也自成湯以來尊敬伊尹故稱爲阿衡蓋言我之所倚也不專以臣下待之武王得太公亦謂之尚父分明待之如父母也曰阿衡曰尚父皆是三代時事在後世則不聞矣雖或有之亦未必出於中心之誠然諟是也顧諟者常常顧省也著精彩勤省察如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如所謂顧乃德人主於天命須當常常顧省稍有失德天命去之是豈可頃刻不顧省乎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苟不自修德天雖欲與之休命亦不可得此其所以貴於顧諟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奉祭祀也人主之職莫大於奉祀能奉祭祀便是有道之君何者當其奉祭祀之時此心祇肅無一毫邪念無一毫馳散豈非是有道之君乎書稱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恪祀於上下蓋此是人君第一件事敬承祭祀乃所謂以存吾心讀此一句須當知君道之最大者此也成湯之心又不但正當奉祀時爲然祭祀特其間一事爾成湯之心蓋常如在上下神祇社稷宗廟之左右常見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在吾目前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何敢有一毫不敬之心乎這箇罔不祇肅便是顧諟天命處罔不者無所處而不敬也左右厥辟

宅師伊尹言我常在成湯之左右輔翼賢襲所以能
宅天下之眾肆者遂也伊尹說嗣王丕承基緒一句
最是警太甲深切處蓋言今日坐享此治安無事之
天下不可不念其所從來也惟成湯顧諟天命如此
罔不祇肅如此我克左右厥辟宅師如此我與成湯
艱難辛苦以基王業是以王遂得丕承基緒王可不
念其所從來乎成王告康叔所謂乃篤兒勖肆汝小
子封在茲東土即此意也

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惟終其後嗣王
周如孟子所謂周於德者純全無虧之謂也爲山九
仞功虧一簣做得九分一分未盡非所謂周也惟周
則能有終如太甲其初有明德既立而不明可以謂
之周乎爲善不周是有始而無終也可以謂之終乎
君有終則臣有終君罔終則臣亦罔終天下惟君與
相爾然爲人臣者未嘗不視其君主信則臣忠元首
明則股肱良端本澄源蓋在上也夫忠臣事君固不
以君罔終而遂不克終然人君苟有失德則人臣亦

不能以自全蓋君臣之義自不終爾如太甲不明使
伊尹有放君之過所以有罔終之慮也
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厲罔念聞
伊尹言此是警太甲最深切處謂王今爲君矣不與
前日相似前日處於宮中不過是一王者之子孫爾
今爲天下君此豈小事唐太宗謂朕昔爲秦王爲一
府之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之主既爲四海之主如何
與在下時同此是伊尹告太甲以君道周公告成王
曰告嗣天子王矣又曰孺子王矣皆所以深警之也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暗也爽明也昧爽者天將明而未明之時也當昧
爽之時此心洞然大明見得成湯之心夙夜清明如
此所謂平旦之氣所謂存其夜氣坐以待旦欲出而
治天下也蓋念念天下雖寢寐亦不忘也伊尹言昧
爽二字極有深意若使沈湎於酒親近女色當昧爽
之時方且昏蔽何能丕顯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料度
昧爽之時必不能丕顯成湯所以如此亦不是自然

而然這箇大段有工夫只觀不遜聲色豈有一毫物
欲得以昏蔽其心乎這便是成湯朝夕工夫處旁求
者無所往而不求也觀旁求二字想見成湯之朝凡
布列在位無非俊乂之才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儉德兩字是伊尹說太甲病處太甲欲敗度縱敗禮
其不儉甚矣故伊尹使之收斂慎乃儉德思古明王
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人主所以自奉養者

豈可不節儉人主又不與常人同彼其享四海九州
之奉意之所欲無不可者往往易得適情縱意苟不
自為檢束嚴其防閑則恣其心之所欲何所不至大
抵創業之君躬履艱難所以能恭儉守成之主坐享
治安往往易得侈靡伊尹告太甲以儉德既切中太
甲之病矣又於上加一慎字蓋使之常懷臨深履薄
之念保護此儉德也惟懷永圖言其所圖謀處當為
深長計不可只理會區區目前大抵人多只是理會
目前不曾為悠久之計慮且如人主享崇高富貴之

極適情縱欲何所不可欲聲色則聲色在前欲貨利
則貨利便有所以欲無不遂求無不得其一時閒亦
可以為樂矣然不思後日之事吾之心術因此而蠱
惑朝廷綱紀由此而廢壞天下將日趨於亂亡此豈
所以為永圖也哉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只緣求目前
之快活不曾思量後來自古淫荒之君皆只是求快
活於目前且如唐明皇使其思後日有覆亡之禍則
何至此極哉今觀伊尹告太甲不可輕看他如貞醫
察脈灼見其病源一句是一服藥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此兩句尤更親切省之一字其議甚深太

甲欲敗度縱敗禮只緣念慮之起不曾省察觀欲敗
度縱敗禮兩句想見如近女色好遊畋私喜怒妄賞
賜親用便僻側媚之人似此類皆有之使其念慮之
萌從而省察女色果可近乎賞賜果可妄乎便僻側
媚果可親用乎是數者果合於法度乎合於法度則
可為既不合於法度卻豈可冒而為之虞人張機省
括于度而釋則可以必中不然百發而百敗矣止者
人頓放此身之處也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莫不有所止這箇所止不可不欽欽則得其所止矣太甲置其身於欲縱之中欲與縱豈所止之處乎此無他不欽故也人之所止豈可不審在止于至善善則其所止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仁與義則其所止也太甲欲欽厥止亦不必他求率乃祖攸行足矣乃祖味爽丕顯今吾乃如此昏迷乃祖不遷聲色今吾乃以欲而敗度豈所謂

率乃祖之攸行乎能率循成湯之所行則得其所止者矣王若能敬厥止率乃祖之攸行則我之心庶乎懌懌之一字見得伊尹憂國愛君之心深切如此彼見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湯之典刑已自顛覆商家基緒蓋岌岌然其心之憂頃刻不能以自安惟得太甲悔過遷善伊尹之心始懌觀此一句便見得伊尹之心子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此伊尹之心也萬世有辭者其聲聞之遠直至萬世之下稱贊無窮也古人事業不但只了目前直是要到萬世之下莫不稱贊周公告成王曰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康王命畢公亦曰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聲聞至於萬世這方纔是且如伊尹當時輔導太甲功烈巍巍如此故其至今日皆稱頌之若使有些少建立一時之稱譽亦有之矣何以能久讀惟朕以懌一句見得古人憂國愛君之忠如此讀萬世有辭一句又見得古人所期遠大如此

終允德

王未克變又不與王惟庸罔念聞同王未克變則亦省矣彼聞伊尹是漠然若無所聞也王未克變則亦省矣彼聞伊尹之訓自反諸心先王昧爽丕顯而我乃如此昏荒先王旁求俊彥而我乃親近小人儉德所當謹也而我乃適情縱意法度不可失也而我乃以欲敗度言中其病安得不省但天理不足以勝其私欲兩者交戰欲爲善乎則人欲熾盛不能盡克欲爲不善乎則天理未泯伊尹之訓如此知善之不可不爲既不肯爲不善又

未能決意爲善此所謂王未克變正亥戰之時也伊尹謂事至此亦別無所處只得處於岑寂孤靜之地使之遠去耳目之紛華所謂無俾世迷蓋塵世中最能迷惑得人今人自有生來爲塵世所汨直斲喪至今日伊尹見得太甲爲世所迷所以遷於桐宮使之與世俗相遠故王徂桐宮居憂卻能克終允德向也王未克變至遷於桐宮於是乎變矣孟子形容得好曰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怨者怨此身也艾者常如灼艾也其所以怨艾又不因他人皆是自如此處

仁遷義則得其所止矣只看居處二字他之居憂直是不易所以孟子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今天子之禮雖不可得而見以儀禮士喪禮推之豈易事也哉謂之王徂桐宮居憂則是眞實盡得居喪之禮也允德二字未易輕看允者實也樸實頭是有所得也所謂惟天下至誠是也太甲當時雖敗度敗禮然外面亦自緣飾者非允德也今焉悔過遷善方纔眞實是有德故謂之允德自古人主有允德者極少雖曰爲善而或出於好名或出於矯僞皆不可謂之允德習與性成人之所習最不可不謹蓋習之既熟卻與性一般此豈不利害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非性也習也人性本善欲與縱豈人之性也哉但太甲習得熟了欲變而不能則與性無異何謂性不可磨滅者是也窮天地亙古今此性只如此何嘗磨滅者是性到得爲惡既深亦磨滅不得則與性同此所謂習與性成者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不待思量計較是心倏然而起這箇是

性至於見淫聲美色此心便喜爲人所犯此心便怒亦不待思量計較而發可以謂之性乎此所謂習與性成者也由此觀之人之所習豈可不謹後世霍光廢昌邑王欲比伊尹不知此豈可同日語哉伊尹輔導太甲能使克終允德霍光則便從而廢之豈可與伊尹並光所以猶可恕者其本心忠義也若論君臣之大義君豈可廢也哉三代王佐幹甚麼事太甲壞得狠狽如此後來終始爲商家之賢君此豈易及也後世莫說霍光且如諸葛孔明非不賢也輔相蜀主

只能終其身孔明一死劉禪至於見擒此無他只緣
漸功夫未到伊尹力量是甚次第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君民一體也民固不可無君君亦不可無民天下之
民所以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果誰之力乎人君
之為尊民之為卑豈敢自處於崇高富貴下視斯民
為之也是無民君固不能相養也然民為邦本本固
邦寧君而無民豈能獨立於上耶太甲前日所以欲
自處但見生殺予奪操制在我惟曰民不可無君而
孰知君不可無民三代聖王但見君民一體忘其君
三代時節言語在後世不如此說後世以崇高富貴
自處但見生殺予奪操制在我惟曰民不可無君而
斯言也所以固太甲已復之良心也如此等句皆是
太甲中

今既悔過良心復矣然伊尹猶懼其未堅故告之以
此使太甲知君民一體之義則雖欲自恣亦豈敢乎
斯言也所以固太甲已復之良心也如此等句皆是
三代時節言語在後世不如此說後世以崇高富貴
自處但見生殺予奪操制在我惟曰民不可無君而
孰知君不可無民三代聖王但見君民一體忘其君
之為尊民之為卑豈敢自處於崇高富貴下視斯民
為可忽也夫是之謂三代聖人之心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謂王今日所以悔過乃成湯之德在民未泯皇
天眷佑我商家故使嗣王克終厥德是乃天意也今
幸而克終厥德可不愈知勉乎哉皆是懼太甲此心
始復尚未堅固所以此書無非堅固太甲之心使其
前日之欲縱更不復再起玩其辭氣蓋可見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厥攸灼之德圖惟厥終
予小子不明于德此太甲自言其過失之由也人有

過失皆只是昏此心常明何緣有過且當過失之起
試自省察是心果明乎果不明乎知過生於不明則
知太甲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由其昏也人皆有此
禮度禮度者規矩繩墨是也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凡
所爲合於法度者此度也有繩約而不可踰越者此
禮也一身之禮度豈可不謹守欲縱之心日滋則禮
度敗矣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
逸此皆欲也既是有欲則適情縱意不當爲者皆爲
之矣何以能合法度縱是恣縱此心既要放肆縱逸

何以能遵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如此而後禮度不失太甲用功至深所以見得
前日之過皆在於欲縱也天作孽猶可違如日月薄
蝕星辰失行之類皆在天者也吾能修德則天變可
消故猶可逃避自作孽不可逭若自作了不善如物
爲汚穢所染漸洗不去雖後改悔自新而前日不善
之名其可泯沒乎此其所以不可逭也此是太甲悔
過之切知前日之過皆是自爲之今既無可柰何矣
幸而今日之悔尚賴爾匡救之德庶其有終矣大抵
人雖能悔過然往往工夫便住了太甲既悔過之後
其心進進不已惟終之是圖觀尚賴二字可見其無
窮之心也嗚呼若太甲之悔過眞所謂悔過者歟王
拜手稽首以人君之尊而下拜其臣且自言予小子
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又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又言既往背師
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欲識
三代哲王之心觀此處可見今人何曾如太甲之悔
過彼其怨艾之切辭旨甚哀而本心之良卓然分明
矣向也居於桐宮雖已克終允德猶懼其未堅固也
故伊尹告以君民一體之義告以皇天眷佑有商俾
嗣王克終厥德使太甲既復之心堅固不拔今焉太
甲尚賴匡救圖惟厥終則果能不負伊尹之所望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
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三代王佐格心之業與漢唐以來宰相不同且看太
甲既悔過之後伊尹又如何告以修厥身謂爾之一

身不可不常常修治太抵心不待修身不可不修蓋身是一物也器之闕壞須修治之其器始全身有不善修則其善全矣伊尹謂爾之心雖是已復爾之身有病痛處更當修之下一修字分明如器之壞補之使全允德協於下允德者實有所得也凡人之德若是外面緣飾作些好事有所爲而然者皆不可言允允是確實眞箇自得太甲之悔過可謂允德矣既非因他人而然又非有所爲而然眞實自有所得伊尹謂此誠爾之允德也然須至協於下方可爲明后協

者合也翕然皆合天下之心天下皆稱頌之如此而後謂之允德矣若未能協於下何以爲允德此是伊尹又進太甲一步於是即先王所以協於下者告之謂先王視困窮之人愛之分明如子民服其教命無有不悅者有邦厥鄰皆徯望之即孟子所謂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孟子說一遍仲虺亦曾說一遍且一箇方伯出來用兵宜天下皆

疑之今而惟恐其來之後天下之於湯是信耶是不信耶孟子推明其本只是一箇信字到得天下信之如此方才是允德協於下處王其可不自勉乎懋如所謂方懋厥德視乃厥祖不可頃刻豫怠豫是逸豫怠是怠惰人須常常勤勉豈可有一毫豫怠召公告武王夙夜罔或不勤詩稱文王既勤止太甲前日之過豫怠之故也今既履至尊之位苟豫怠之念一萌則前日欲縱之心便起可不懼哉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如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言思忠似此之類思者心也心之官則思蓋此心常存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告太甲以眞聰明也眞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君之德莫大於聰明後世之君察乎簿書期會之細揣度人之所難知如漢明帝唐宣宗之徒自以爲聰明矣然吾觀其人智識不遠闇於大體果可謂之明乎忠言善教誨之諄諄聽之藐藐便佞之言則

悅而欲聞之如是者果可謂之聰乎所以視遠聽德
始可以爲聰明揚子云敢問大聰明曰惟天惟聰惟
天惟明聰明自有大小視遠聽德此大聰明也王進
德之心無斁則吾承王之休亦無斁也所謂在彼無
惡在此無斁二字更當玩味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自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是伊尹答太甲之言然伊尹

猶恐其既復之良心未甚牢固故又從而申誥之當
太甲悔過之後事天必敬撫民必仁奉鬼神必誠方
是時天亦親之民亦懷之鬼神亦享之矣此心一有
懈怠天卽不親民卽不懷鬼神卽不享所以謂之無
親謂之罔常謂之無常欲其深明此理常存此心也
敬仁誠此三字當仔細思索伊川言主一之謂敬無
適之謂一方其此心無一毫之馳散無一毫之夾雜
既不思量此又不思量彼此是主一此是無適此所
謂敬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當臨深履薄

之時此心有一毫之馳散乎以此觀之則敬之道見
矣纔是能敬天卽親之蓋方其致敬此心卽天心也
天安得而不親仁是識痛癢處前輩所謂癢疴疾痛
舉切吾身此兩句論仁最親切孟子以乍見孺子入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自此而充之舉天
下皆與吾爲一體則仁道盡矣後世人主所以賦斂
重刑罰峻撫民不仁者豈有他哉不能與天下爲一
體而已若是癢疴疾痛舉切吾身則仁政自然達於
天下吾撫民以仁而民有不愛戴依歸者乎誠卽成

也中庸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至
誠不雜純全無虧是謂之誠誠則與鬼神爲一所以
鬼神享之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至矣乎視之而不
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
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旣不
可得而聞見而能使天下敬之如此正以其德之盛
也謂之無物而有物謂之有物而實無物是謂體物
而不可遺人至於誠則此心卽鬼神之心也安得而
不我享鬼神是天地閒至精之氣易曰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
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
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
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
萬民以服熟味此語而所謂鬼神者可識矣事天以
敬爲主故言敬撫民以仁爲主故言仁奉鬼神以誠
爲主故言誠民與鬼神豈不當敬各隨所主而言爾
然義亦相通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
仁敬誠是三者卽所謂德也天下治亂在於一人居
天位者豈易事乎古之人君所以不以位爲樂知其
艱故也不明之君但見履崇高富貴之極享四海九
州之奉耳聽備聲目視備色口嘗備味遂以位爲可
樂不知有德則居其位而天下治否德則天下由之
而亂豈不甚可畏也哉太甲良心雖已復稍有懈怠
天民鬼神之心去之易治爲亂如反覆手如之何而
可以位爲樂乎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
明后

亂不可以言道故謂之事如荒於聲色盤於遊畋皆
事也治亂只觀其所與如何這箇所與須當致謹且
如人主誰不知與治同道則興與亂同事則亡然每
至於失其所與者不知謹故也周宣王三代之賢君
也觀詩所載始而美宣王未幾而規宣王未幾而刺
宣王矣唐明皇與憲宗初皆英明之主一時功烈豈
不赫然其後明皇有播遷之變憲宗有弑祖之禍只
以此三君觀之所與豈可不謹其初以爲我縱有些
少逸樂宴安亦未害事不知此卽與亂同事也卒至
於狼狽不可收拾此皆不謹之故能終始謹厥與則
明而又明故曰惟明明后不特爲明后而已徹頭徹
後更無遺憾所以謂之明明若其初爲善後不克終
則不可謂之明明矣古人多說明明二字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皆明而又明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
哉

自強不息之謂懋兢兢業業之謂敬能懋敬厥德則
此心卽上帝之心也我與上帝爲一故謂之克配上
帝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舉四海九州之人此心皆
天心也然人與天如此其相遠何哉不能懋敬故也
此心雖本來與上帝同不能懋敬則與上帝不啻有
千萬里之遠矣讀書至此豈可不知我之心便是上
帝之心我能懋敬厥德便與天爲一天人豈有二理
也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太甲以眞實做工夫處且當從下與邇處做不
要棄卑近而慕高遠自一身言之則心爲近身爲遠
未能正心何以修身自家言之則身爲近家爲遠未
能修身何以齊家推而上之未能齊家何以治國何
以平天下二帝三王其道德其功業所以巍巍若此
且看他從那裏做去克明峻德然後始能親九族九
族既睦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至
於黎民於變時雍此不易之序也齊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非無功也然所以止於霸者只爲不從下
與邇處做去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只此一事其荒淫
如此而徒夸耀於外果何益哉所以桓公一死五公
子爭立齊國大亂漢武帝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所慕
非不高也然驕奢從欲巫蠱之禍至父子不相保唐
太宗冠帶百蠻不可謂無功然閨門之內慙德多矣
再傳而後唐室中絕此皆是無根之漢潦朝滿而夕
除要須盈科而後進方是豈可躐等也此是伊尹告
太甲治道之大本自下而上一級升一級不患不高
自邇而去一步進一步不患不遠不然徒慕高遠果
可以高遠也哉王伯之所以異三代漢唐之所以不
同皆在此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太甲悔過之後欲縱消極艮心著明前日爲昏昏之
君今日爲聰明之君矣然方其前日昏昏則是非利
害罔或識別而已今日之聰明卻恐特此而有輕忽
天下之意伊尹懼其有輕心也故告之以無輕民事
惟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所以立君導爲民
事既欲富之又欲教之其中多少事豈可輕也撫我

則后虐我則讐其心至無常又豈可輕也古者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學者須當識得如何是民事則知其所以不輕者矣無安厥位惟危亦恐太甲謂悔過之後位已安矣所以警之以惟危之言前日欲敗度縱敗禮則爲伊尹所放今日雖旣復厥辟稍或怠慢則天位亦未可保如之何而可以位爲安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所以名其位爲大寶蓋以言其重如此後世人主皆不識得這位不知處四海九州之上極其尊崇

此豈易居也哉前曰天位艱哉咸有一德之書又言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伊尹拳拳之意惟恐太甲以位爲旣安故言其危而難保如此夫以太甲悔過之後懼其恃聰明之資而忽民事也則告之以無輕民事惟難懼其以旣安而不知戒懼也則告之以無安厥位惟危味此二句以求伊尹之深意之可也大意徹頭徹後皆當致謹爾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于汝心亦有非道者但大概合道理者多故當求之道有言遜于汝志亦有合道理者但大概拂道理者多故當求之非道大凡人主不與常人同彼其操富貴生殺之柄天下之人誰肯舍富貴而就刑戮以骨鯁之言犯人主之怒者所以言遜吾志者常多言逆吾志者常少人主聽言之際有逆吾耳者其心必不悅當其不悅之時試反而以道觀之果合於

道豈可以其逆耳而不受也有遜吾志者其心必喜當其喜時試以非道觀之果不合於道豈可以遜志而受也伊尹之意大概言人主不可一日疏遠忠讜之論謂之必求諸道言其不可不求諸非道也謂之必求諸非道言其不可不求諸道也當其聞逆耳之心不暇思之曰其亦有非道者乎便當去道理中尋當其聞遜志之言亦不暇思之曰其亦有合於道者乎便當去非道中尋須看兩箇必字甚有力伊尹斷而言之欲使太甲知巽順之言

慎終于始

言愼厥終當常如其始又言欲終之謹須自是而謹三代王佐格心之業夫豈後世所能及哉

決不可聽此最是聽言之要法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

太甲今日悔過思慮之功也想其居於桐宮日夜以思之自知厎於罪戾而爲伊尹所放自知其不足以繼成湯之德反覆思慮以爲此身將如之何也思之既切所以能有所得觀其悔過之言前日驕矜虛大之氣一毫撫有而溫恭謙抑之意粹然可掬非本心之復卓然有所得者豈能如是乎然太甲之所得固深矣前日因思慮之切而得其本然之心今日又須用力去做方能有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得之於心須當體之於身爲者樸實頭去做這事躬行踐履之謂也太甲前日非思慮之切何以能獲今日非力行之功何以有成伊尹既美其能有所得復勉其見於躬行也人若欲有所得須當致思思曰睿睿作聖箕子曰思之又思反覆致思自然思通猶舜痛舟於江湖之間鼓棹不已終至於舉念茲在茲日夜思之則吾之本心昭

乎其分明矣雖然躬行踐履之功不加雖有所得何以有成孟子曰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又曰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何以異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熟味孟子之所謂爲者則得伊尹之意矣自古人主有所見者亦有之然往往不見於有爲如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雖不如太甲所得之深然亦豈無所見者但卻不曾實作此事所以董仲舒勸之以尊所聞行所知皆勉其有爲也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元者善之長也是萬善之宗春秋謂一爲元人之首亦謂之元首皆取其第一之義也人主之名與位爲天下之宗主位與德俱極其尊是之謂元召公告成王其惟王位在德元易中亦多要說這元字其位至無敵於天下其德亦足以先天下此所以爲元也才是元自是良一人元良則萬邦以貞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

君罔以辭言亂厥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利口覆邦家古今之通患蓋利口辯舌其言若有理是以人主多爲所惑變亂舊章常必由之莫論其他只如王荊公當時謂之賢人君子然亦只是口辯前輩謂其議論人主之前出入古今貫穿經史是以神宗聽信之卒至於變改祖宗法度可見辯言之足以亂政也太甲今日悔過之後不思其爲淫辭邪說所汨亂而所謂辯言巧言之若有理者卻恐爲其所惑伊尹慮之於未然所以告之以此既言君罔以辯言亂舊政繼之以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君臣之道也伊尹將告歸是以有此語大抵人臣功成之後最不可貪寵利而不知退況是伊尹是做了甚麼事今既復辟豈可一朝居所以急用去不特伊尹人臣成功之後自是不可居後世如范蠡平吳霸越之後卽泛舟五湖張子房佐漢高帝定天下之後卽從赤松子遊如李泌當肅宗時纔成功便引身而退陳五不可而已所謂一也此心本

使高帝有殺戮功臣之名霍光成功不退既自取赤族之禍又使宣帝有少恩之失所謂非所以自全亦非所以全其君也君既不以辯言亂舊政臣又不以寵利居成功邦家之休信乎其永久而無窮也此皆伊尹慮太甲有許多病故先以告之

伊尹作成有一德

此書是伊尹將告歸恐太甲進德之心不能始終如一故留此書以遺之欲其有所持循也人皆有此一德論其本然之初純一不雜何二三之有自耳目有

知以來日就斲喪所以紛紛乎其二三且如太甲未敗度敗禮之前此心只如此而已所謂一也此心本何曾有欲與縱而太甲乃以欲而敗度以縱而敗禮則此心不一矣後來既悔過前日之一於是乎復觀其悔過之辭當是時安有一毫之他念哉孟子極本窮源以爲人之性善人之性無不善猶水之無不下也今夫有事於此是者人皆知其爲是非者人皆知其爲非不特賢人君子爲然雖愚鄙小人亦莫不然所以知此是非善惡者誰歟由吾心之本一也此心

本一於善本無不善者介乎其間纔有不善便是二
三所謂二三一固未嘗亡也惟既有善又有不善故
謂之二三爾心一者謂之德未至於一而二三焉非
所以爲德也孟子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至純一而不雜也有之爲言實有諸已之
謂也記曰德者得於身者也未能有已何以爲德君
臣皆有此一德是謂之咸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非常九有以亡

常厥德者常卽一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
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弗克庸德則不能有一德者也監于萬方如詩所謂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意惟尹躬暨湯咸有此一德
欲知伊尹之德但觀其在畎畝之中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取諸人於取與之間毫釐有所必計其爲
一如何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若非湯與伊尹咸有一
德天下何以信之如此咸有一德則此心卽天心也
與天爲一一物不留是以享天下之至樂故謂之克
享人皆有此天心而不能享之君子坦蕩蕩則享者
也小人長戚戚則不能享者也古之人是甚次第自
得其樂不特堯舜禹湯文武得志行乎中國方得其
樂只如顏子窮而在下天下之至樂無以加焉苟能
有此一德則居於窮閭屋漏之下而有王公大人之
貴其所謂享者孰大於是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人得一以靈天之所以爲天一而已矣吾德既一
則此心卽天心也所以天亦佑之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天下之至靈而不可欺者人心也吾德
既一則此心有以合人之心故民亦歸之使其欲敗
度縱敗禮此心不一如是天心其有不去人心其有
不離者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

未動之先有此一德則凡所施無有不善者上合於天心下合於人心天歸之人歸之何往而不吉哉罔不吉如所謂罔不休言其無一事之不吉也苟惟二三其德何所爲而不凶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德之新如物之不新如物之敝者人之德須當使之常新惟一則新矣今須先識得這一則新自在其中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不期而發此之謂一纔是內交於孺子之父母要譽于鄉黨朋友惡其聲而然這便二三二是天理二三是人欲大抵天理自是純一終始能保守此一則亦終始常如此之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無時不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自時乃日新以上皆告太甲自一其德也自任官惟賢才以下此告太甲擇一德之人也既自一其德而又擇其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有一德之君而無一德之臣則輔成君德者闕其任矣成湯既有此德又得伊尹爲之輔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所以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今太甲可不自求一德之人惟其人蓋又重於賢才朝夕在人主左右涵養氣質薰陶德性非卓然是一箇人不可也然大約皆是有一德者欲求一德之人但觀其此心所爲如何此心在上則欲輔成君德在下則欲澤及下民所爲者不過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自致君澤民之外更無他念此心如此其一乎其二三乎若既欲致君澤民又欲貪戀爵祿又欲沽取名譽又欲爲一身一家計所謂二三其德用是人而說之人主左右豈不反爲君心之蠹哉其難其愼言擇其人當難之又謹之十分仔細伊尹著力說此幾句此乃人主觀人最要之法惟和惟一和非迎順其君之謂迎順其君是同也非和也君臣同德精神交孚無有間隔此之謂和若其德不同如何得和唐虞三代君臣之際可謂和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凡得於心者皆德也何者不是德伊尹恐只說德而
太甲泛然無所適從故謂德無常師主善者惟師善
亦無常主何者不是善協于克一眞所謂善也雞鳴
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
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前
輩謂利與善之閒言其相去甚微蓋亦有爲善而出
於利者故善無常主須是協于克一所謂一者所謂
在中庸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起是也是一
也非專一之謂荀子多要說這一字然只說得專一

專一則是有終始這箇一字是本根之一識得本根
之一方纔下得專一工夫未得我之本心徒然有意
爲善佔佔專一以守之亦未必是也人之本心有一
而無二又安得有三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
永底烝民之生
王言之大本乎王心之一也人主號令天下其言要
須極於廣大欲知大小之不同但將秦漢以來詔令
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觀之則可見矣只如漢家詔
令自是與三代時不同此無他聖人之言發於此心
後世之言皆逐於末流則其廣狹大小固自不同也
大抵人之言語其發必有本於心雖外欲爲廣大亦
不可得是故惟其此心之一則其中不雜言語自是
廣大心有二三則其中紛然言語必有不當於理者
既不當理而豈能大乎至於萬姓皆因王言之大見
吾心之一則先王之祿可以常安而不危矣烝民之
生可以永久而無窮矣言之大本乎此心之一也克
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以此心之一也蓋先

王所以有此祿一而已矣斯民所以有此生一而已
矣生非特其形生此是伊尹告太甲以一德效驗處
須到得萬姓之眾皆稱頌之又須至於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方見吾之所以爲一者未至於此
必吾德之有二三也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觀其在彼
可以驗其在此至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一德之效顧不大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此告太甲泛觀博取以益其德大抵人之進德處固

自不一觀乎七世之廟見其有功有德宗廟享之也可以進德觀乎萬夫之長其爲政無一毫之不善也可以進德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是我進德處如此則吾德之進其可量哉讀咸有一德之言須看伊尹說這一德方纔見得分明且伊尹既說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是言君臣之間須當有此一德也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惟一然後新也又說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人君左右前後宜無非一德之人也然又懼其所謂一者未分曉故曰德而推之

於善自善而推之於一則所謂一者可知矣又極其效驗必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至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方是吾德一處又使之泛觀博覽無所往不致其觀以進厥德伊尹之爲太甲慮何其詳且盡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民本一體相須之義初無尊卑之殊苟見己之爲尊民之爲卑便是此心不一處何者當其見己之爲尊卑其心必侈然自大吾之本心未嘗有侈然自大也本心未嘗有而外加益焉非不一乎太甲今日既悔過遷善之後在我者已光明廣大卻恐有自廣而狹人之心纔有此心便是二三故伊尹舉大抵人之好處便是病處民主罔與成厥功與者與民也人主欲成功須與民其之天下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則誰與成功乎

沃丁既葬伊尹亦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死咎單遂訓伊尹之事所以事成湯事太甲者作爲一書欲使沃丁常不忘伊尹之事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朝廷天子臨涖百官百官尊事天子之處而桑穀生焉宮室將空之兆也有此大異宜必有危亡之變然其君臣之間交相警戒如此故雖有其象而無其應

此商家之興所以未艾也贊如益贊于禹伊陟贊于
巫咸臣下自相警戒也太戊贊于伊陟君臣交相警
戒也伊陟伊尹之子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宋鄭哀　燮和叔撰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自成湯至於盤庚又五遷矣亳邑商家之故都是時耿邑以河爲患故盤庚復欲遷於亳爲民咨胥怨亦勢之自然平日安居於此田園室廬在此生生之計又莫不在此一旦使之捨而他適田園室廬必須再爲之經理生生之計百事不便而其往也道途之間又有跋涉之勞有搬運之費以人情度之其所願乎其所不願乎雖使賢者亦不免憚其役則民之胥怨是亦宜矣然河水衝決都邑圮壞何以立國雖欲不遷不可得也夫既不可不遷而民又不願遷然則當如之何盤庚於此只得委曲開導使臣民之心曉得其所以不可不遷者則既不阻吾之事而又不大拂人之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此兩全之道也太凡人主欲有爲於天下須使人已兩全然後爲貴世間有一等人但欲民之我嚮遷道以徇人之情或者又以爲惟務吾事之濟而已理所當爲於人言可以無恤二者皆非也罔遵道以干百姓之譽罔佛百姓以從己之欲欲讀盤庚之書當以此觀之漢唐以來雖有河患而未嘗遷都商家何以遷之屢也蓋漢都關中去河遠光武都洛陽去河亦遠所以河雖爲患而不及都邑至本朝都汴正在大河之中所以日夜須用防隄商家河患旣是衝壞都邑則安得而不遷然有商之君豈能不擇一水處不至之處建都而自契以來數數者何故蓋遠去則不勝其勞當時之遷亦只在近處河水衝決所以常被其害也

盤庚上

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民不適有居盤庚欲遷而民不肯往也以萬乘之主欲有所爲而天下之民自不肯去由此觀之人主之勢豈可恃哉所以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籲呼也感憂也矢直也其直如矢故爲之矢言呼衆

人而以直言告之謂自我王祖乙以來爰居於此此
者指耿邑而言也當時耿邑圮壞祖乙亦曾要遷而
當時之民亦嘗不從自常情論之上有所爲而民不
從盡虔劉之可也祖乙重民不忍遽加虔劉所以隱
忍在此然民之不能胥匡以生則甚矣水患如此都
邑圮壞民皆靡衣偸食朝不及夕而又何暇相匡正
得其生生之道哉民既不能胥匡以生故我今日不
得不遷我嘗稽之於卜又皆盡如我之意故曰其如
台此一句不可輕看謂之其如台蓋盤庚之心既自

曉然見其不可不遷我之志先定然後謀之鬼神鬼
神與我合則其當遷明矣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
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如
當時舜欲以天下授禹舜志先定矣故從而卜焉則
龜筮協從盤庚之遷都亦其志先定故稽之龜策則
如我之心古人卜筮不興後世同後世皆是疑似不
能自決故決之於鬼神不知龜策之心卽我之心也
我之不定則彼之吉凶亦安得而定所以其吉凶皆
不可信卜稽曰其如台此兩句萬世卜筮之大法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有服者有此天下也嗣無疆大歷服可見先王之烈
天命兢兢業業加此宜乎災變之可弭也而猶不常
寧則不能常厥邑至於今蓋五邦矣我之德未能如
先王我安知尋上天斷然之命又況其能從先王之
功烈乎故我不得不承於古今日之遷蓋所以承於
古也
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木雖已顚而猶有萌蘖則木有復生之理盤庚謂今
日之事勢正與此類耿邑圮壞如木之已顚者然當
其圮壞之餘卻有興復之理惟盤庚知之故曰天其
永我命於茲新邑蓋謂遷於新邑天命將永久也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極生亂亂極生治當其天
下之極治而危亡之端萌焉當其天下之極亂而治
安之兆見焉故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盤庚
之時雖不至禍亂然耿邑圮壞紀綱不立人心頹靡

遷於新邑再整頓綱紀再討頭理俾御是復興之道蓋不好中乃是好也大抵人心久安一旦遷動其椅小人之攸箴

神自是各別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上有所爲令之不從宜逼迫之強其必我聽也而盤庚乃大不然方且委曲開導使其心曉然見是非之理只此一敷字便見得三代聖人所以忠厚處大抵天下之事有是非有利害理所當遷不可不遷此是

非也以爲生生之計在此憚於動移此利害也凡事只當論是非不當論利害蓋是者爲利非者爲害是非之中固自有利害之實當時之人惟蔽於目前區區之利害而不見其利害之實故不肯遷盤庚委曲開導使之知夫遷則利不遷則害所以使利害之實曉然於其心由乃在位始也當時所以不肯遷非民之罪皆只是在位之人蓋民之利害小在位之人利害大彼富貴之家生生之計莫不在此根本深固一旦他適必不樂從盤庚深得其要故敷於民

凡有所言皆得以達於上然後因其所言與之商量則可以解其蔽而開其心苟隱伏而不得上達卻如何開導得他自常情觀之浮言胥動正所以沮吾欲爲之心宜不欲聞其言也今乃反使之無伏焉蓋聖賢舉事必欲斯民曉然於心欣然樂從故使之皆得以陳其利害然後於是而開導諭告之不然雖強其必我從亦豈出於其心之樂爲也哉若夫商鞅之徒則必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一切有所不顧矣三代聖賢豈

如此哉夫民不從上命不遍迫之而委曲教告之胥動浮言不抑遏之而使無伏焉可見聖賢舉事與後世不同古人所以凡有所爲而無不成者只緣得其要領且如盤庚之遷被他如此詳說民便樂從等閒遷了若不得要領安能如此只觀由乃在位一句便見其所以能有成處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王命衆悉至于庭羣臣庶民皆使之來也只看此一

句分明如一家之中同共商量汝猷黜乃心黜其傲上從康之心也此一句尤見盤庚說得親切處夫上有所爲而爲臣民者胥動浮言敢於不從是傲慢也懷土自安便目前之小利忘他日之大患是從康也盤庚謂汝且黜了這傲與從康之心聽我之說臣民之衆一聞斯言釐然知君命之可畏傲上之心無有也灼然知懷土重遷之爲害從康之心無有也既黜傲上從康之心則是非利害之實豈不明白也哉盤庚如此說分明如良醫用藥藥與病對方攻得他病去嗚呼斯其所以爲聖賢之君也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此是告羣臣之言自君臣而言則君者臣之綱也自臣民而言則臣者民之綱也君既爲臣之綱上有命令其可不從臣既爲民之綱爾不從我又何以倡率其民故盤庚告以若綱在綱使之深思夫所謂綱者知君爲我之綱則必有以從其上矣知我又爲民之綱則必有以率其下矣大抵此一篇書臣民皆在其中所謂王命衆悉至于庭自羣臣以下若父老若庶民無不在焉蓋古者臣與民不甚相遠觀周禮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則民常與臣爲一處

也盤庚前面說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所以民用丕變今汝乃反聒聒然起信險膚我不知汝所訟者何事既如此告其民此又告臣下謂民之不從皆是人臣之罪故若綱在綱之喻既所以格其傲上之心若農服田之喻又所以格其從康之心當時之人所以不肯遷者其病只在這傲上從康盤庚深見得他之病故使之黜去其為心害者則道理曉然然後從而喻之使遷則無不從矣大抵善心者不有所黜則其善者無由得伸易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盤庚頤中之有物也苟非噬嗑安得而亨盤庚後來所以終遷得成只緣他識得當時之人底病痛處後世但知使民為善而不知先黜他不好底心胸中既有所蔽如何良心解明此其事之所以不能有成也盤庚前面既說汝敢黜乃心無傲從康至此又說汝克黜乃心所黜者非他即傲上從康之心爾此黜字大有工夫須是直截棄捨無所吝惜是之謂黜此非有勇者不能只此一黜字是多少精神當時之人一聞此言所謂傲上從康之心皆無有矣盤庚謂爾而今所謂愛民非真能愛民也須是論實始得蓋當時羣臣所以胥動浮言者必曰遷徙之勞逍途之遠使爾民跋涉險阻蒙犯霜露深可憫念以此為愛民不知此皆是虛言非實德也若論實豈可不遷爾能施實德於民至於親戚朋友皆論實商量我乃敢大言爾有積德若未能如此非積德也蓋當時之人倡於浮言必以為我自有積德都邑雖圮壞我之積德自可以勝之殊不知天下惟實有是理實有是事然後能有所積未能施實德於民卻把甚麼來積德故盤庚謂汝能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友於遠近辟如惰農自安其能有黍稷乎蓋當時所以不肯遷只是怠惰苟安而已夫平日安居於此一旦遷徙勞則勞矣然道理當遷如何不遷當時所見者利害也盤庚所言者是非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於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言吉祥之言也和吉言者謂汝當以吉善之言調

和百姓也今汝乃不能如此毋乃自生毒乎蓋當時羣臣鼓率小民齟齬其上自以爲利也自以爲得策也不知今日雖可苟安異日都邑圮壞民不安居亦將歸怨於爾以爲由爾不使我遷所以致我今日狼狽則是爾之所謂得策乃大不得策爾之所謂至安乃天下之至危也故曰乃既先惡於民乃奉其惸不能施實德於民而倡於浮言鼓率衆庶是先惡於民也爾既先惡於民則民亦歸怨於爾非自奉其惸乎

盤庚言此所以醒覺羣臣之心者可謂深切著明矣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憸明者小民也小民聞箴戒之言猶能相顧忌而恐有口過今我之言委曲如此而爾非我從曾小民之不若乎況爾之命或長或短皆制於我爾不我從雖殺之可也爾若以爲不當遷自當來告於我卻可通共商量今乃不然而胥動以浮言鼓率小民齟齬其

上之畫策其勢則誠可畏矣然我欲撲滅了爾夫豈不可若火之燎於原雖不可近猶可撲滅天下豈有不滅之火哉到得我撲滅了爾乃是爾自取之卻不可謂我不曾說觀此益可以見盤庚曲盡人情之意大抵世間人不過兩等一等人如商鞅之徒但知行一切之政一等人如宋襄公之徒號爲行仁義之道二者皆非也若如商鞅一切不顧上有所爲必欲強民之從一時之間固能立事矣而所謂寬大優游之意何有焉然一於寬大優游而無森然不可犯者存以二者皆不得中道今觀盤庚遷都悉召其羣臣庶民親至於天子之庭而爲之反覆敷陳其利害開導其心術何敢以人君之尊自處亦可謂委曲詳盡矣然雖委曲詳盡如此而初不失之柔弱其閒言語自有森然不可犯處若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若曰其猶可撲滅直以生殺之權聳動之不特如此又直謂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凜然可畏如此既不若商鞅之徒咈人從己無復寬大氣象又不若宋襄

之徒柔弱委靡不能有所建立其寬也溫然如春其嚴也肅然如冬既使人愛之又使人畏之如此方是儒學方是王道純粹處欲識治體於此可見矣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遷都事體正合得此兩句與老成之人共事是八惟求舊也舍舊都而遷新邑是器惟其新也而當時羣臣不從正與此兩句相反人當求舊今也老成之人則侮慢之器當求新今也懷土重遷不知圖新之計故盤庚舉遷任之言以告之使之道理明白則

彼從而致思知人惟求舊之義果敢侮老成之人乎知器非求舊惟新之義果敢不從我而遷乎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盤庚言我先王與爾祖父同其安逸同其勤勞休戚一體譬猶一家惟爾子孫猶吾之子孫也我先王與爾祖父如此我豈敢輕以刑罰加於汝身矧今爾不從我遷則不免施以刑罰我獨不念我先王所以與

爾祖父胥及逸勤者乎故曰予敢動用非罰盤庚直是不敢也爾有戮力於王室者我皆選而用之無世不然爾有善者我皆顯而揚之無敢掩隱蓋爾乃國家之世臣我所以待爾者甚厚謂之世選言世世選而用之也古之於世臣極留意孟子言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只觀成周教胄子其法甚謹蓋世臣自與新進不同國家之本末源流無不周知而又能盡忠以事其上故欲其世世相接續祖父既賢子孫又繼之則國家常有恃矣此意甚好讓此處可以想像先王忠厚之意不敢動用非罰而有功勞者世選之忠厚何如哉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如後世之配享是也此意思尤更好蓋有功於王室者直是不忘纔是享於宗廟便能作福作災此非盤庚姑爲是說蓋實有此理也既能爲禍福我其敢動用非德乎嗚呼自常情觀之以萬乘之尊凡先王之功臣皆吾臣也何懼其能爲禍福而盤庚乃恐其先世之臣作福作災而不敢動用非德然則今日遷都之舉盤庚豈率爾而然爾臣可不從

哉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我爲遷都之舉直是難之勞民動衆豈是易事我今

告汝於難我思之熟慮之審明見其不可不遷如射

之志於中的更無毫釐之差此一句可見盤庚遷都

直是計較得審細不特盤庚遷都二帝三王所以處

天下之事皆在此一句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此

也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比干之死箕子之奴禹稷之

過門不入顏子之居於陋巷亦此也不特處事凡一

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如射之中的更無毫釐之差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子厥居勉出乃力聽

予一人之作猷

老成之人慮事深遠當時固欲盤庚之遷所不從者

新進之徒爾故盤庚使之無侮老成人都邑圮壞民

不寧民猶有力者皆自能逃避被其害者惟鰥寡孤

獨幼弱之人爾所謂老弱轉乎溝壑是也故盤庚使

之無孤弱孤與幼蓋今日汝不肯從我而遷異時都

邑圮壞孤幼罹毒乃汝虐之也各長於厥居使之

皆思爲長久之計也今日憚目前之小勞雖得一時

之安逸然豈長久之道哉勉出乃力者人皆有此力

但苟安怠惰不知自勉故其力不出若能奮然自勉

再整頓精神起來則前日苟安怠惰之人轉而爲強

有力之人矣此無他其力出故也能勉出乃力然後

聽予一人之作猷必深入於其心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自羣臣而言則大臣爲邇小臣爲遠自民而言則

羣臣爲邇小民爲遠盤庚謂我不論遠近有罪者則

必伐有德者則必彰顯之斯言一出誰不聳動蓋盤

庚恐當時羣臣或恃吾爲大臣或恃吾爲世臣故言

我之賞罰如天地之無私則羣臣之心於是乎失所

恃矣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盤庚謂自今日既遷之後邦家因此而臧則皆由爾

之衆肯從我遷而致此也其或邦之不臧乃是我有

失德故致天下之罪非遷都之過也此言所以示其

不可不遷之意蓋道理當遷只得遷其或遷而邦家

不臧乃我自有失德豈遷都之過耶在成湯則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在武王則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在盤庚則曰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大抵待人者常恕而待己者甚嚴二帝三王同此一心而已盤庚之書其中雖有刑罰之語然至此發爲斯言此其所以爲三王之粹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當時聽盤庚之誥者悉至於庭之人爾而未及遠也

故使之致告焉致告者轉相告語使吾之意達於四方萬里之遠也自今至於後者盤庚謂以前許多事我皆不與爾理會繼自今日以往須當各恭乃事齊乃位度乃口今汝傲上從康果恭乃事齊乃位乎胥動浮言果度乃口乎自今日以後須盡革其舊可也

日之一字又盤庚之深意言當日日如此不可使有閒斷若使今日雖能聽吾之言而他日私情復作又將中變而不肯遷矣故使之日日如此所以使其工夫接續無有閒斷也只此一日字多少精神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

此書蓋盤庚既遷中道所作上篇大略是告臣民亦在其中此篇則大略告民之辭居多蓋涉河既遷爲之臣者固無慮其中變小民無常萬一背叛離散豈不大可慮哉此盤庚是書之所以作也誕告者大告也大布心腹使人皆信之也天子所止之處皆謂之王庭此在道之王庭也小民咸造於庭而無有褻慢者焉觀咸造勿褻四字便可以見先王之道不以君尊自處鄙夷其民而使之皆至於天子之庭其親之如是然雖親之而無有褻慢則又未嘗不尊其咸造也蕭然其和其勿褻也肅然其嚴君民之情通達無閒而君民之分亦未嘗不肅夫是之謂執其兩端一於嚴肅而無於寬和而無瀠然不可犯之意非也一於親之而無肅然相親之意亦非也惟咸造勿褻二者合焉此先王之道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案袁氏此節注永樂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
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
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喆康共

自下承上謂之承以君臨民而曰惟民之承先王之
敬民也如此使民如承大祭古先聖王所以待其民
者分明如下之承其上故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
輕周官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只觀承之一字便
見得三代治體與後世不同君敬其民故民亦皆保
之使知吾今日之遷非以刑威驅之以至尊臨之乃
是敬汝欲汝與我共享嘉康之福也嗚呼盤庚遷都
之本心著矣

厥志

盤庚謂吾所以遷非是汝有罪而罰汝亦非是我自
爲一身皆是爲汝之故輒曷起壞汝民將蕩析離居
故我所以須著用遷嗚呼當時之民以爲盤庚自爲
已計也斯言一出其心寧不爲之聳動乎且天生民
而立君不過欲使牧下民人主舉事豈可自私其身
亦無非爲民計以不從厥志此一句尤當著力看蓋
民之本志也只要遷是非可否本心未嘗不明但一

時爲利害所蔽憚其道塗之阻遷徙之勞所以不從
盤庚深見其本心故直指言之以爲汝之本心亦只
以爲當遷吾今日之舉乃所以大從爾之志此一句
是盤庚遷都底骨髓盤庚所以遷其根本全在此前
乎此特未說爾至此說出愈更分明大抵天下之至
明者人之本心也今試以遷都之事問一愚鄙之人
其當遷乎其不當遷乎必以爲當遷矣此豈非人之
本心本心雖明一時蔽於利害則往往昧於是非之
理然其實自不可泯沒古之善興事者不從其一時

之情而從其本然之志非獨盤庚爲然堯舜三代治
天下皆是從人心上做起初不曾外人心而他求此
一句關係甚大學者所當潛心玩索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盤庚既已涉河則是民已從盤庚而遷矣然且曰將
試以汝遷何哉觀試之一字可見盤庚敬民之意蓋
誠不強迫民之必遷也還想盤庚敬心分明如承大
祭如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敬畏恐懼惟恐民心
中變而厥邦之不安何敢強民之從也哉當予細玩
味這試字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觀困之一字見盤庚謀遷之時其反覆思慮不是輕
舉蓋不遷則都邑圮壞民生昏墊王業不成遷之則
勞民動眾人心弗從跋涉阻險勞費不一不遷既不
可遷又重咈人情而民不我從又思量如何去告戒
他如何去感動他日夜思念至於憂困所謂困於心

衡於慮也觀此一字可以深見盤庚之心盤庚言我
之此舉其思之深慮之至矣汝乃不念我之所以困
者爲誰如此反肆爲胥怨以違上之命令其可乎宣
達也爾民皆有此心只被利害之私橫乎胸次所以
本心不能宣達爾不宣達乃心敬念誠信以感動我
一人爾惟自取鞠苦爾傲上從康可謂不敬矣亦可
謂不信矣鞠窮也今日不遷則都邑圮壞老穉轉乎
溝壑非自取鞠苦乎譬如乘舟而弗濟則其所載
必臭腐此又是盤庚委曲引喻使之曉然見利害之
實正當涉河之時故指舟以爲喻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這忱字卽是欽念以忱人皆有此忱然須是相連屬乃可今日旣要遷明日又不要遷則是忱信之心渙散而不相接續旣不相接續事如何得成惟相率而沈溺爾盤庚當時欲遷斯民往往懷怨怒以咎其上故又告之以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言人之怒只是爲私情所奪不曾子細契勘且如遷都一事爾試子細稽察其利害是非以爲遷是乎不遷是乎水患一至民生不能自保則今日誠不可不遷也理所當遷吾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一卽是前忱字盤庚深恐民心之中變復渙然而散故命之以一使其心常如今日則遷都之事庶幾有成若今日欲遷而明日不肯遷終始不如一也汝心纔不一則是起污穢自臭敗當日之遷亦不下數萬人人纔衆則其閒必有姦宄之人倚衆以爲亂者故曰恐人倚乃身言汝雖欲遷了又恐有人倚爾之身而爲亂可不謹哉迁乃心者爾之心本自正直又恐有人將利害之私來惑汝使不欲遷則正直之心反爲迁曲矣汝前日在耿邑幾被水害汝之生理幾絕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此理也

爾民所以不肯遷此皆不爲長久之計又不思不遷之災若使爲長久之計則耿邑圮壞近在朝夕豈可不遷若思蕩析離居轉徙溝壑其災害切身又安有

矣我今日遷使之在安樂之地是我再接續爾之命於天也我又非以威刑驅迫汝使之遷我之本意正要畜養汝眾使汝得全其生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

此是告民謂我先神后亦曾勞爾之先而遷我所以進爾於此用懷來爾卽王命眾悉至於庭之意也都

邑圮壞我若久於此地而不遷則高后定降罪疾於我何者我今日所有之民先王之民也水患將至而不遷是我虐其民何所逃罪今我欲遷汝萬民乃不與我同心先后明明在上自上罰汝汝何能迪乎迪者道也言無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是告臣在民言爾先在臣言乃祖乃父臣民之別如此此亦與上章同義大略言我若不遷我定受其罪罰我欲遷而爾不從我遷則此罪罰卽是爾當之夫所謂我先后所謂乃祖乃父皆鬼神也盤庚何以知其必降罪罰必降弗祥此無他以吾心而知之也吾之心卽鬼神之心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吾之精氣遊魂卽鬼神之精氣遊魂也以吾之心如此則知鬼神之心亦如此且都邑圮壞吾心知其當遷當遷而不遷吾心知其爲非也吾心既知其爲非則鬼神亦必以爲非鬼神既以爲非則安有不降之罪罰者此無他只緣統是一箇道理盤庚又不是且如此說灼然見得道理是如此然又須看盤庚說這兩箇勞字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又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所以下兩箇勞字者盤庚之意蓋謂我先后亦曾勞爾萬民羣臣以遷然當日羣臣萬民皆不憚其勞苦從我而遷蓋以遷爲是也爾之祖先祖父既從我先神后以遷今日我欲遷爾乃憚一時之勞而不我從爾先祖父以爾爲是

乎非乎吾知其必以爾爲非安得不降罪罰所以說
這兩箇勞字盤庚之意深矣我不遷則罪罰在我爾
不從我而遷則其罪罰在爾盤庚與臣民皆一等說
這禍福這意思甚好不謂人君之尊自有一等禍福
臣民之卑又有一等禍福皆只是一體言之後世豈
肯如此說便見得這是三代之時聖賢之君說話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不易謂斷然不易也永敬卽無爾忱不屬之患今日
雖敬承我命明日汝儻又褻慢而不從果能永敬乎

大恤恤其大者也一時遷徙有跋涉之勞此事之小
者也適茲新邑相與生生爲無窮之計此事之大者
也爾當恤其大者毋恤其小者爾今雖遷若其中有
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絕遠而不能相保以生
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曰分曰各此兩字當子細看蓋當時之進浮言胥動
皆不曾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倡爲之說者則下之人
皆同聲和之以爲遷之非是初未嘗追而思之盤庚
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今日
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隨人浪說各自思量則道
理自見夫中一也今而使之各設中蓋隨聲是非乃
是人各有心各設中焉到得道理至當處人心一而
已使之各設中乃所以使人心之一也嗚呼盤庚何
以深見斯人之病而用藥如此之切當哉蓋古者賢
聖之君其胸中無一毫之蔽所以深見得他人之心
一言一句皆切中人心之病若使其胸中先自蒙蔽
何以知得如此之深當時所以不從正緣隨聲是非

不曾各自思念惟盤庚此心明白所以灼然見得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當時所以不肯遷只緣大家巨室各有寶貨深恐道
塗之閒或遇姦宄致遭劫奪所以倡爲浮言齟齬其
上盤庚深見得當時之病在茲故前面旣說具乃貝
玉此又嚴暫遇姦宄之刑暫遇者卒然相遇卽爲姦
宄蓋當時豈能一一皆是好人小人惟利害是視何
所不至萬一道塗閒或遇劫奪這便瓦解渙然離散

如何遷得成所以其刑須著用大故嚴劓殄滅之無遺直皆滅了更無遺類凜然有甚可畏者予則孥戮此乃治軍之刑今而以孥戮之刑施之遷都之時雖曰軍容不入國然這事非十分嚴不可此便見得古人之善變不拘於常處盤庚之誥雖曰寬然嚴處直是不知變古人處事通變不執直是與後世不同當時固不曾用此刑但其號令既嚴則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人既不敢犯則又何常用之耶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易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二字不可不子細看內外精粗皆在其中自能離圮壞之處適茲新邑得以安居樂業室家相保此亦生然所謂生者不特是活在世上永底烝民之生此之謂生豈徒具其形生而已哉

苟不明道理雖生無以異於死者如此說生又進一步若更向上說則爲善而進進不已日新又新有無窮之意焉此所謂生生也須知是若精若粗皆在其中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右社稷左宗廟今既遷矣此其位不可亂故正之綏者安也民方新集凡事未便也室廬未便也器用未便也所授之田畝未嘗耕耨也須是綏他使之至此如歸有今日安居之樂忘前日遷徙之勞處新造未集之邦而無異於久處長安之地如在春風和氣中則民皆樂其處而無渙散之心矣觀綏之一字須當知其中有無限事周官旅師致新甿之法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爲之等此下一綏字則其間如役使如授田皆與常時不同特不詳言爾尚書與後世諸史不相似後世史書皆分明說了如尚書只在一箇字其中有無窮之義且如乃正厥位只說一正字綏爰有衆只說一綏字而其間自有許多條目所以學者讀尚書不可不自思索也無戲怠使之不得嬉戲怠惰也當時臣民

所以不肯遷只緣從康之故盤庚方其未遷諄諄訓誨若曰勉出乃力若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若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皆所以黜其從康之心也今既遷矣又恐其此心復散不知爲生生無窮之計故又以此言戒之此便見古人不已處前日之戒懼其既遷而怠欲使之孳孳不已從事也今日之戒懼其懷土重遷欲使之黽勉以勤於爲善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戲怠之心豈可一日有古之王天下者常置斯民於不得不勉之地故書無非心腸腎腸之言所以言於此者蓋說罔罪爾衆使其心腹腎腸智術籠絡之一味只是至誠感動若使其心腹腎腸有一毫隱而不敷卻何以感人動物以是知三篇之言皆是敷

書曰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又曰黎民敏德堯舜三代治天下常使斯民勤於德盤庚既遷之後而猶戒民以無戲怠其意深矣伊川易傳解卦說其來復吉以爲旣解其難而安平無事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旣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此語甚佳學者須當看盤庚旣遷之後猶如此告戒便見古人不同處懋建大命卽孟子所謂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或謂盤庚至此始言敷心腹腎腸則前日之所言其不情乎此非知盤庚心者也盤庚三篇之言皆是敷心腹腎腸也且盤庚所以遷又非以刑驅之又非以

衆爾方前日未遷之時嘗有罪之之言若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若曰我乃剿殄滅之盤庚深恐斯民旣遷之後猶懼有罪戾之及故明白以告之謂我今日不復罪爾衆爾衆亦無可罪也民於此始安然無疑矣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前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此又曰爾無共怒說這怒字者蓋人情方去故卽新則凡事皆不便則必怨怨則必怒故盤庚使之無共怒無協比讒言予

一人自常情觀之今既遷矣又何可怒亦何讒言之有然盤庚猶諄諄告戒者蓋雖是既遷萬一動其怨怒之心萬一有爲讒言鼓扇於中者則民皆不安其居豈不大可懼哉此盤庚之所不能已也夫既遷之後而其言如此此處當蓄精神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適於山既所以依險阻亦所以避水患凶德水患也

降凶德謂居高而臨下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盤庚既遷一則耿邑圮壞民皆昏墊將以避水患一則亦是天意將興復商家使之離此舊邑復亳都復如成湯有爲於天下使天下復爲成湯之世此是兩意何者耿邑之都亦已久矣今而圮壞分明是天誘其衷欲復我高祖之德使我再討頭腦做大禍之中有大福存焉惟盤庚之心上與天通知得天意是如此當時之人初不知前此盤庚亦嘗露其意矣曰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但前此未遷不可說破至此始明言之雖然亦是槃庚有志要出來做所以見得使其無志豈能有成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盤庚謂我亦非是以己意自爲我嘗謀之篤敬之臣而彼亦以爲當遷也自古人主事雖出於己意亦須賴賢人輔助周公伐三監有十夫予翼人之有生或禍或福或夭或壽皆有定命耿邑圮壞則民命皆絕故我之遷乃所以使既絕之命復得以生蕩析離居之民復得以安居樂業所謂予迓續乃命於天是也

承卽罔不惟民之承底承字的知民之重君之輕故以上而承下以貴而承賤忘其勢位之爲尊崇也觀此一字可以知三代聖人之道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盤庚之遷人謂其不恤人言斷以己意而必爲之也不知盤庚所以謀諸人者蓋悉矣觀朕及篤敬與夫非廢厥謀之言豈以己意而自爲也哉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更

始此乃戰國之時操一切之政者所爲三代聖賢舉事豈肯如此說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數者無一不從是之謂大同舉事必至於大同方是盤庚之遷反復思慮所以謀及乃心者至矣朕及篤敬非廢厥謀所以謀於人者悉矣各非敢違卜則又謀及卜筮焉盤庚曾敢廢神人之謀而惟己是徇哉弔由靈靈者善也用其謀之善者也宏與賁皆大之義恢復其廣大規模也大抵爲天下者其規模須當極於廣大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且管仲非無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烈功烈如彼其卑若唐虞三代之治其廣大悠久與天地同量所謂用宏茲賁惟唐虞三代之時爲然處圮壞之都邑人情以爲亦可苟然然非廣大悠遠之計盤庚所以斷然遷於新邑蓋將再造王業爲長久不拔之規也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孟子曰王若隱其無罪又曰惻隱之心隱若有物隱焉則所入者深矣若耳雖聽之而未嘗念其言未嘗有動於中豈所謂隱也哉簡者如所謂惟簡在上帝之心相者如所謂佑賢輔德之意簡言其不忘汝相言其輔助汝也我勉力以簡相汝汝其可不敬念我眾乎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好貨之人吾所不任果敢以恭生生之理與夫能鞠養斯人謀人之保居使之安居樂業者吾其以次序而敬用之功有大小故用之亦有次序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進爾而以吾心之所若與否者明告之若否即是好惡好貨者吾之所否者也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之所若者也我明示以吾之所好惡汝當無一事之不敬則好貨之念其敢或萌而生生之理其敢有不恭乎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庸用也生生之理未嘗不在天下在人用之爾如有物於此能用之則爲我所用生生之理自古固存朝

夕從事焉所謂庸也未嘗從事則此理與我判然二
物於我何有焉民皆有此德在上之人有以敷廣之
盡德雖民所固有然良心善性至微而未著至小而
未大也在上位者有以啓迪教化之使微者日著小
者日大則民德廣矣一心之人吾其永任之所謂永
肩一心也盤庚之遷當時所以胥動浮言正緣在位
之人惟貨是顧所以憚於遷徙夫天下之事不過義
與利而已舜蹠之分可謂遠矣亦不過在利與善之
間惟利是視而不顧其義之所當然此當時人腹心

本根之疾豈可不與除去若今日既遷之後前日好
貨之心猶未盡除則豈能盡忠以事上乎盤庚深見
其病所以明示之以好惡使之皆從吾心之所若也
且人惟一心既欲爲善又欲爲利豈所謂一心也哉
盤庚所以告其臣大略使之一心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巖作說命三篇

古人亦有言夢者矣武王朕夢協朕卜孔子吾不復夢見周公周禮亦有占夢之官季冬獻吉夢於王蓋事有朕兆故見之於夢此亦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之一端也然而高宗之夢亦異矣常人雖有此夢未必果有此事高宗之夢乃於茫昧恍忽之中明見其人及得諸巖野而與所見於夢者無毫髮殊何其異也

嗟乎高宗恭默思道其精神專一矣其邪思妄念一毫不作矣此心無所障蔽是以上與天通得良弼於夢寐之閒夫復何怪且人亦未嘗無夢然亦有日閒無此事而乃有此夢者是豈晝夜不同而夢覺有二理哉其實一而已矣眾人之夢也只是旦晝之所形高宗之夢也只是旦晝之所念何者凡人日用之閒以見之於夢亦不外此其精神直與上帝相通此豈有一毫之他念哉大抵徹上徹下只是一理只是一心高而爲上帝卑而爲下土皆此理此心而已惟其本一是以上帝雖巍巍然在上其精神直與之交賢者隱於巖穴之閒其精神實與之接常人惟有所障蔽是以扞格而不通聖賢此心虛明無所障蔽則天人之際豈不相與流通而無閒哉此無他惟其本一而已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明也陰默也古者憂宅三年不言雖不言而其中甚明故謂之亮陰既免喪可以言矣而猶弗言其不言中有多少工夫高宗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百工之心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散如人之哀樂喜怒蘊蓄於中未便發散若泄之

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亦云予欲無言古之進道者其言語極少誠以多言最減力譬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往往未必有雨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則其涵養於中者爲何如哉若高宗可謂知之者矣大抵人之於道必貴乎眞知能眞知之方可謂之明哲所謂眞知者如知陷阱之不可入知水火之不可蹈也人未有觸陷阱蹈水火者何則以其知之審故也至於爲不善則反不知也使其知爲不善亦如陷阱水火之可畏也則天下誰復有爲不善者哉伊川先生嘗言知之深者如親遭虎之傷者也未嘗眞知如聞虎之傷人者也此之謂知是眞箇知高宗恭默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可謂眞知矣可以君臨萬邦爲天下之法則矣故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其尊高宗也如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至此猶未肯言而乃作書以誥嗚呼其用功之深如此詩稱文王之德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文王之德所以爲文王之德者如此而已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亦未必果見上帝意者夢寐之閒親見傅說或曰此天之所賜以與人主其治天下者耶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高宗之夢不其異哉以夢中所見之形象旁求於天下果得其人既得其人遽然信之而不疑遂以宰相之任授焉是何高宗信其夢之深也於此可以見高

宗之心矣常人平日工夫未到是以自疑其心安得
信其夢高宗恭默思道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
想其於居喪之禮曲折周旋無所不盡是多少工夫
此心洞然清明無一毫障塞是以亦自信其心亦自
信其夢拔之巖穴之閒加諸王公之上非高宗自信
之篤豈能如此故曰於此可以見高宗之心矣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宰相非比百僚庶尹各有職分宰相之職不在乎簿
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閒朝夕人主之左右輔導上德

此宰相之職事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日夜周旋人
主之側人主以此任宰相宰相亦以此而自任焉觀
伊尹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必欲
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此正宰相之職分也後世宰相
進見有時朝而奏事不過如一胥吏執文書以事其
官長爾所以輔導上德啓迪君心者何有焉高宗以
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
視地厥足用傷
此皆是輔德底事金不就礪則不能成器人主非賢
臣何以成德濟川非舟楫則不能就岸人主求道非
資賢臣亦豈能有所濟乎蓋方求道而未得猶泛然
於中流而未至岸也須是濟得這川方可人主求道
亦須當著邊岸詩稱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
登於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此又足以見高宗求
助之切如此渴於忠諫之言如苗之將槁望霖雨之

降高宗之心何如其切哉此皆是說人主身心上事
不可作事爲上說觀啓乃心沃朕心兩句可以見矣
啓乃心者凡有所懷盡言無隱也沃我之心猶霖雨
灌溉萬物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大抵無討頭處
卻是討頭得著無理會處卻有理會得底道理孔子
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因其憤悱然後從而啓
發之也高宗使傅說以苦切之言啓沃我心使我至
於不能堪忍無處置田地卻於此忽然有所省覺釀
之服藥至於無理會處厥疾始瘳高宗之言可謂深

切矣此一句是使傅說以苦切之言語來相逼東手於瞑眩下一句是使傅說朝夕輔導使我常常分明稍不分明便陷於不善矣跌而視地是以日看照管此身是以心看人之所以陷於不善者此心不明不能視故也須是使此心清明常在裏面看使得欲吾心之常明其無待於賢者之輔助乎此高宗所以拳拳於傅說也此一段皆是輔德底事蓋所貴乎人主者非謂層層然用其聰明於事爲之上正心修身盛德純全則君道盡矣所貴乎大臣者亦非謂區區在

一職一事之間輔成君德至於堯舜之盛則相業隆矣觀高宗命傅說只說以輔台德不在事爲上理會於是乎知君道全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命傅說句句深切惟暨乃僚之語尤見其深切處夫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須是愼簡乃僚使之皆端人正士然後足以善君心矣苟輔德者一人而蠱壞者十人且一日暴之退而寒之者衆如有萌焉何

哉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此文武之所以聖也率循也迪行也先王凡商家之賢君也高后成湯也率循先王之道而行成湯之事焉蓋高宗之意欲復如成湯之有爲於天下也觀其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之言則可見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明

高宗之資傅說者切矣說復於王未聞他論而首之以從諫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蓋高宗之爲君須當使之從諫彼其恭默思道三年不言眞欲出而爲中興之主其英銳果敢之氣孰能禦之大抵人主昏者固不足道其中才之主亦不患其不能從諫惟英銳果敢有爲之君卻恐忽略夫忠諫之言高宗思道之切至於神交上帝彼自視胷中無所愧怍如何能降心以從諫雖其言深切未必眞能從也故傅說少抑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告高宗以天子之職也天之立君豈徒使之享崇高富貴之極而恣其逸欲哉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生聰明之主以治之則亂民者乃人主職事也治其亂之謂亂民亂而不治君能治之是謂亂民人主果知吾之職分在於亂民則豈敢不兢業豈敢不反覆周旋思所以亂民者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敎化之不行風俗之不美皆以爲己責而朝夕究心焉則亂民之職盡矣後世人主初未嘗知其職分之爲則亂民之職自養亦此意也所在羣焉而居任其自安自危自生自死所以使之飽食煖衣養生喪死而無憾者既闕焉不備而其敎之者則視古尤大異焉周公酒誥一篇禁民羣飲其嚴如此後世則崇臺觀飾倡優導之淫欲勸之沈湎自上至下惟以財賦爲急日朘月削凡可以刻剝者不遺餘力所謂亂民之事全然錯了此無他不知吾之職分在此而已古者以一人而治天下後世以天下而奉一人賈山所謂周以千八百國之君養千八百國之民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亦此意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此兩句是萬世人主之職分高宗可謂聰明之主矣精誠之極至於神交上帝使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心有一毫之蔽何以能然聰明如此而傳說方且戒之以憲天之言何哉蓋聖人之聰明雖與天爲一然聖人亦人爾人之聰明有時而不聰明天之聰明則無時而不聰明利欲昏之外物奪之人固有時而不聰明矣仰觀諸天萬世之上如此萬世之下亦只如此日月之運行終古不變而光景常新其聰明如此故爲人君者必取法於天常如天之聰明憲之一字其中煞有工夫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所謂憲天聰明者也人主憲天聰明則此心無一毫之蔽自無一毫之失凡所施爲粹然有當於人心天下皆尊仰之皆信服之此臣之所以欽若而民之所以從乂也

欽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至於出其言不善而人違之辱莫大焉故曰不可不謹當思所以招羞辱者人主著心於甲胄則天下竊視其君之意便足以起戎心故甲胄所以起戎夫曰豈不能言而所以衛其國者亦豈不能用甲胄傳說之意蓋謂言語不可不謹而君心不可有所倚著爾如衣裳在笥豈謂藏諸篋笥不以與人哉蓋言在笥之時則當致謹既出之後雖謹無益也學者讀書當以意逆無瑕者可以疵人故干戈當省厥躬必在彼有罪在我誠無愧而後可用焉苟在我者猶有未盡在彼者未至於可刑則干戈其可輕用也哉雖然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其言語之謹如此而傳說猶有起羞之戒何哉嗚呼說之意深矣大抵人主英特高明者固可喜而亦可畏天資不至高明不甚英特凡事卻能致謹惟英特高明之資凡事卻恐忽略高宗英特高明之主也雖曰三年不言其謹如此然安知他日之不少忽哉所以傳說拳拳於此甲胄之戒衣裳干戈之戒其意亦然識當是時商道不振諸侯或有不朝貢紀綱或有不整補國勢又不甚強盛高宗如此資質豈能忍得彼其三年不言眞箇是要出來大有爲於天下其志氣勇銳奮發必欲興動兵戎以討不服而衣裳之賞亦恐不審所以傳說以此四者戒之謂王能信此至於毫釐分明則無有不休者言語必謹則不至於起羞甲胄當理會然後理會則不至於起戎衣裳謹於未出而賞無僭干戈必省厥躬而刑無濫豈不美哉古之王佐與後世爲大臣者未必知其君之資質爲何如而欲啓迪人主宜其不能感動也三代王佐告君一句是一句

惟治亂在庶官

惟治亂在庶官一句是指示高宗以治亂之所在言治亂不在乎他在乎庶官之得人與不得人使人主

閒之則用人之際其敢少忽哉何者用一賢者天下固未必便治然而有治之理用一小人天下固未必便亂然而有亂之理歷觀古今治亂之變莫不於此乎決焉明皇開元之治幾於貞觀其所用者姚崇宋璟也及天寶之亂至於播遷其所用者則李林甫楊國忠也故崔羣以爲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由分也蓋不必天下大亂方謂之亂用非其人則禍亂之端已兆矣諸葛孔明論先後漢之興亡而斷之以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分果在乎他哉後世於此等事太忽略了彼固以爲吾用一賢效未立見用一不賢亦安得遂至於亂不知用得其人者終歸於治非其人者終歸於亂傅說明治亂之理惟在於庶官其嚴如此私昵者私相親昵之人左右近習是也朝廷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之後從而更張則難乎用力矣古人有所動作皆是凡用一人必天下之所欲用者而後可豈可出於吾私昵之人主往往易得偏信輕授一人之私意哉私昵之人主往往易得偏信輕授以宮蓋朝夕左右情意狎暱非他人比所以必須致

此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凡所施爲皆動也動須當慮善反覆思慮吾之所爲其果是耶必其是者而後可爲也人主一嘗一笑關天下理亂豈可不謹蓋未動之先不能致謹及既動之後從而更張則難乎用力矣古人有所動作皆是精思而後有爲非如後世輕舉不審及不便於民又從而變易之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精如此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所謂慮善歟雖然動固不可不慮善也而尤不可不及時蓋天下固有其事出於善而時未可爲者亦非可以輕舉也試舉一端言之如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論至理則不剛不柔固中道也然時乎強弗友則剛不得不勝時乎變友則柔不得不勝似此類皆然非獨一端如人才亦須於無事時廣聰明以求之苟事至而求才則亦何及哉詳考傅說所以告高宗其論甚精微告之以從諫又告之以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所以使之當自謙虛也告之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又告之以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所以使之凡事詳審也傅說何故以此告高宗蓋高宗高明英特之主也于忠諫之言未必能降心以相從而有諸己者未必不自恃至於動作之際則又必以爲吾之聰明自足以有爲故其動也未必能慮善又未必及時而預備之具亦恐有不足所以傅說拳拳於此欲其存諸中者常謙謙焉不自足而其應於外者詳審而不敢忽焉嗚呼傅說此意何其深切如此

當爲合於義要必及其時合於義此慮善也及其時此惟時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大禹之聖而猶不矜不伐顏子言志而猶願無伐善蓋雖有此善有此能苟矜伐之心一生適所以喪其有而已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天下之事何可勝窮皆當有先備有先備無後患如軍旅則當國家閒暇之時思所以爲扞禦之具然後兵戎有備而無侵侮之患矣如田疇則當年穀豐登之時思所以爲蓄積之計然後水旱有備而無凶荒之患矣似此類皆然非獨一端如人才亦須於無事時廣聰明以求之苟事至而求才則亦何及哉詳考傅說所以告高宗其論甚精微告之以從諫又告之以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所以使之當自謙虛也告之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又告之以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所以使之凡事詳審也傅說何故以此告高宗蓋高宗高明英特之主也于忠諫之言未必能降心以相從而有諸己者未必不自恃至於動作之際則又必以爲吾之聰明自足以有爲故其動也未必能慮善又未必及時而預備之具亦恐有不足所以傅說拳拳於此欲其存諸中者常謙謙焉不自足而其應於外者詳審而不敢忽焉嗚呼傅說此意何其深切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凡人心之所偏私皆私也人主苟有所寵則人斯得以侮之人本無侮我之心爲我寵他所以致得他侮

我不特所寵之人敢於侮我其端一啓凡人皆有侮慢之心矣尊爲天下之君至於爲人所侮焉鳥在其爲君也哉所以人不可有所偏私蓋人得以侮之則失君上之體矣人誰無過貴乎能改耻有過之名而執之爲是文過飾非則其過終莫之改所以人主不可恥過居者人之所止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卽此居也所爲安宅卽此居也書曰安汝止曰欽厥止所謂止卽此居也人皆有此居要不可以須臾離此心有一毫邪思妄念是離其居也發於用者有一毫不當亦是離其居也縣蠻黃鳥止于丘隅丘隅則黃鳥所止之處也人豈可不知其所以安身立命之地哉大抵頓放在是處則得其所居頓放得非其所以則失其所居捨其室廬而立乎巖牆之下此豈人之安居也哉得其所居則其心醇一故見之政事亦醇一而不雜焉惟厥攸居惟膚慮三代之聖人盡之漢唐以後皆失其所居矣且膚慮三代之治純粹如一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此無他其所居之同故也以漢之治而不免於雜霸則大本大原亦可見矣此兩句是至切緊處

顚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祀所以爲敬也祭而至於黷乃所以爲不敬禮所以爲治也禮而至於煩乃所以爲亂高宗典祀豐於昵則其祭近乎黷而其禮近乎煩矣高宗孝心之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卻恐好處反又是病處傅說之戒將以矯而使之歸於中也商人尊神神者茫昧恍忽何可測度故曰事神則難君子當從事於人道則易若夫事神自然是難夫傅說一旦起於版築便立作相歷時未久也而高宗之病痛至隱至微不可測度處皆明見之其所以告戒無非是箴高宗之病何其智之明歟嗚呼傅說之所以爲賢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說之言至爲切當故歎而美之以爲爾之言誠可佩服也然說之意以爲見之明者不足恃將在行之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欲高宗有踐履之實

也高宗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可謂知之矣然但理會得亦不爲至要須見於躬行三代君臣所以相期者必欲至於踐履篤實之地自後世聞見之習日勝而躬行之實始衰其所以不能躬行亦無他惟行之難爾知之者如知泰山之爲高者也行之者必欲親至乎山者也其難易固自不同是必早夜孜孜自強不息然後方到這田地天下卻無見成好底道理此行之所以爲艱也然行之誠艱矣要須不以爲艱務在力行方能有得故傅說告高宗既爲天子苟以師道自居則廢君臣之分盡以臣事君之禮則師道必

使之知其爲艱又使之不以爲艱知其爲艱而不以爲艱則必能朝夕自勉躬行而踐履焉豈不能合於先王之成德哉成德者其德純全具備無一毫之過失無一毫之欠闕也先王者成湯也成湯所以能成其德亦只是知之而能行之觀其不遷聲色不殖貨利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成湯以時而成其德王而誠能不以知之爲足務在力行信乎其與先王允合而無閒也惟說不言有厥咎蓋以爲我輔相大臣之職有所當言者固當盡忱無隱然我只是說得至於行之卻在吾君不言則我之咎行之則君之責也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

傅說勉高宗以躬行之實高宗於是自言其所以講學者焉甘盤之遁處之至當蓋高宗既爲天子苟以師道自居則廢君臣之分盡以臣事君之禮則師道必

又不尊於此只得去此舊學之法也然在甘盤之計固爲得而在高宗則失所恃故其所以荼默思道必欲得天下之大賢以繼甘盤之後爾惟訓於朕志則望傅說以甘盤之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不待形之於外方吾有此心而求發爾便當來訓我欲傅說之啓迪此心也觀訓之一字足以見古人受教臣下之意觀朕志之言又足以見古人所以用功者前日朝夕納誨此曰訓於朕志曰誨曰訓其求教之意甚切何敢以人君之尊自居也後世儼然尊居九重惟我

之是而已其肯受教其臣乎此皆是三代時言語後世則無聞矣酒醴鹽梅之喻皆訓於朕志之事也無麴蘗則雖有秔米不能成酒無鹽梅則雖有魚肉不能成味人主雖有天資苟無大臣輔翼則豈能成德觀此兩句見高宗不以天資爲足恃必求作成其天資者交修注家以爲非一之義亦通然亦有相接之意精神交孚彼此相接是之謂交罔予棄者毋以我爲不能而我棄也克邁乃訓於行其言也邁有廣大之意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充而至於放四海此之謂邁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孔子曰友多聞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人之所聞須當廣博多聞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斯能立天下之事將以立事於天下豈能見淺狹者所能爲哉雖然既多聞矣又必學於古訓方有所得隱隱於吾心實有得焉之謂獲聞見臆度非所謂有得也多聞古今皆在其中學於古訓則須當稽古訓又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恃其天資以有爲目前似未害論其悠久則無此理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熟味孟子此語人君豈可不稽古有規矩而後能成方員有六律而後能正五音規矩六律是從來所有者豈能一日舍哉夫所謂稽古其間斟酌損益固不能無但須當有所考據後世人主皆是不能稽古只

如漢之治至於文帝可謂盛矣然只是任他天資做元不知稽古使文帝若稽古則豈但爲菽偸之主武宣以下益甚矣顧兵黷武古人有是事乎專任刑法古人有是事乎漢之賢君幸天資多美爾恃天資而不知學於古訓宜漢之治可限也高宗以高明英特之資必謂吾自能運用一世於稽古處卻恐不能所以傅說反覆拳拳於此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人之志當常謙虛不要高亢高宗天資高明傅說恐

其志不遜故告之以遜志高宗可謂敏矣然恐其不
常故告之以時敏時敏者無時不敏也如學而時習
之無時不習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當其退速
敏何在哉既能遜志又能時敏然後其所修者源源
而來所謂來非自外來也其學日進如水之至如川
之增是之謂來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允懷者常常念此而不忘也既曰允懷於茲又曰念
終始典于學典者常也古之爲學者造次必於是顚
沛必於是造次顚沛之間念念於學工夫何則今日爲善明日
所閒斷也有所閒斷不成工夫何則所謂爲善者皆莫之見
以其爲不善者所閒也惟無所閒斷然後其道始積
日積則富矣如獲字如積字皆當潛心玩索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旁招者不特求之朝廷之上幽隱僻遠之處無往不
詢訪之廣蒐博取以爲用是謂旁招後世宰相皆於
此處欠闕見成在面前者便使更不曾去搜求若是
見成在面前則又何必宰相也哉傳說告高宗只使

之務學其所以自任又不過求賢蓋君相不必一一親天下事君能務學相能求賢人君盡人君之職分宰相盡宰相之職分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武丁未立之前商道衰微諸侯皆不朝商史記略見之矣高宗一出普天之下翕然皆尊仰之孟子所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也觀高宗慕默思道三年不言既得傅說所以資其輔助者深切如此天下安得不聖乎

而不尊仰然高宗非敢自居舉而歸之傅說之功以爲使天下咸仰我德者皆爾風動之所致也今夫風之爲物其來也無迹其鼓舞萬物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古人治天下使天下皆靡然從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亦猶風行而草偃也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在虞書則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古人治天下須至風動處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作者興起也舜歌曰元首起哉起卽作也以伊尹賢聖周旋於成湯左右使成湯進德修業等奮發興起而不能自已是之謂作若委靡怠惰而無振起之意豈所謂作也哉孟子言伊尹欲使是君爲堯舜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以厥后弗及堯舜爲己之辱是使君爲堯舜之君也以一夫不獲爲己之辜是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也故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觀此數句可謂任矣佐佑我之烈祖至感格上帝所謂惟德動天是也欲識宰相職業當於此處看使其君則爲堯舜之君使其民則爲堯舜之民輔佐人主能感上天如此而宰相之職盡矣三者之不盡豈所謂賢宰相哉三代輔相之職業全在此處觀伊尹平日所期如此其立志之遠大如此宜其功業之偉然也所以太甲不賢寧犯不韙之名而必欲使之至於克終允德蓋未至於此只是不肯住

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觀此可以見高宗之志夫以伊尹期傅說是高宗以

成湯自期也欲傅說與伊尹爲一是欲己之與成湯爲一也必欲與成湯爲一其志之大何如哉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其高宗之謂矣大抵有天下之大志斯有天下之大功人之立志譬猶射之有的也射必至的方可言中人之所志須當自期於聖人高宗以成湯爲的而又使傅說以伊尹爲的高宗眞所謂有天下之大志者哉古人立志未有不期至於聖賢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舜自期也盡天下事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是皆以舜自期也盡天下事王休皆克盡此道豈止稱揚之而已且高宗以至大無可爲之理則固不可以強爲爲聖爲賢皆分內事特不爲爾非不能也古人所以自期於聖人只爲見得道理破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人主非得賢人則誰與其治天下賢者非與聖君亦豈肯苟食其祿自古有志之士不遇明君寧終身飢餓而死決不肯輕食其祿所謂惟賢非后不食也此皆是責傅說之辭其意亦爲爾若不盡心以輔道我則我必有闕德爾亦不肯食我之祿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紹者比隆也成湯有此聖德高宗又相接而與之比隆是之謂紹永綏民者與斯民爲長久無窮之計也觀永之一字足以見三代治道與後世不同後世但只僅了目前古人必欲爲久遠不拔之計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揚注家以爲稱揚其說未盡揚者舉而揚之也以子小子揚文武烈對揚文武之光命說拜稽首對揚王休皆克盡此道豈止稱揚之而已且高宗以至大至重之責屬之傅說說佩服此言必克盡此道所謂揚也苟君以此命我我廢其命不能舉而行之則豈所謂揚也哉其義甚深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祭祀豐於昵薄於遠正當祭之時而有雊雉焉蓋天以此警之注家以爲雊於耳者以其不聰之故此說失之拘要由於廟中無人任其事所以飛雉得入蓋天以此警高宗其意若曰一念簡忽宗廟之禮

必有不備所以野處之物得升鼎耳雊雉之升鼎高宗此心之所致也學者要當以意逆之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祭之明日又從而祭之故謂之肜商曰肜周曰繹一也夫既祭而又祭古人果何意哉蓋誠意不要散故爲是者所以存其誠意於不散也祭義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之明日發不寐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此意味甚深長雖然是特見於祭祀一事爾古人用心大抵皆然大而治天下亦如此小而一事一物亦如此且治天下雖是治功已成豈可便萌怠忽之心耶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格者至也至道之王也書曰天壽平格又曰格人元龜皆到地底人言古之格王凡事皆歸於正今典祀豐於昵則其事爲不正矣天曰監觀下民皆有常道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人自絕之人徒見顏子之夭盜蹠之壽遂爲天壽之不存乎人伊川先生嘗言之矣造化之大豈可以一二人論哉洪範九五福一曰壽論語曰仁者壽中庸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則壽考豈不在人乎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以孚命而正其德矣孚者確然可信之命也善者必福惡者必禍明命瀎然可畏使民用力於爲善而不敢爲惡是所以使其德歸於正也天命之可信如此而民乃曰天命其如我何其不畏天如此此所以爲無知之下民也賢聖之君則豈可若是哉災異之來必恐懼修省思所以消天譴可也祖己不知畏天所以不正指人主言假民以爲喻言小民不知畏天必欲有會於爲小民賢聖之君當如之何高宗於是必欲有會於心者矣古大臣告君未必皆一一正言直指只是使人主自有會於心孟子告齊宣王託妻子於友而凍餒之士師不能治士而繼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伊尹告太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邦君有一於身國必忘而繼之曰嗣王祇厥身念哉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古大臣告君之法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
此數句是告高宗以爲人主只當理會民事不可只
理會事神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人主之治天下當略
於神而詳於民略於神者非固簡略也詳於民事乃
所以事神也隨季梁所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孔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傳曰國
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皆此理也事神且不可
之民皆天之所生也民是天之所生則皆天之嗣也
人主果知天下之民皆天之嗣則之何而可不敬
古者使民如承大祭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獻民數
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其敬之也如此蓋知其
與吾同體非特我天之所生天下之民皆天之所生
也嗚呼祖已之言何其深切若是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彼其盡以臣事君

之禮殷未有疑周之心到得後來戡黎黎黨紂爲惡
者周乘勝而伐之故殷始咎周觀始之一字則知前
乎此殷未嘗疑周也常人見此事亦未必知恐懼祖
伊殷之忠臣見事勢窮迫其心甚恐奔走而告於受
此西伯戡黎之所作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西伯或者以爲文王或者以爲武王謂之武王者蓋
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必無戡黎之事
不知詩言既伐崇墉紂黨紂爲惡者則安得而不伐耶故雖謂之文王
亦可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
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
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
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
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國之興亡治亂古人每於格人元龜而斷焉武王之伐殷也有亂臣十人朕夢協朕卜周公之伐三監也民獻有十夫予翼卜陳惟若茲盤庚遷都亦惟及篤敬之人恭承民命卜稽曰其如台蓋常人所言亦未必是格人者至人也其言無有不當人之所言未必無私鬼神之心無一毫之私所以古人舉事與夫占國之興亡皆於此乎決今格人元龜皆以爲不吉則天之棄我命亦斷可知矣豈是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爾紂日夜荒耽於酒未嘗安寧而食

故曰不有康食虞度也淫酗肆虐豈天性所有之事乎今而若此則不虞度乎天性矣故曰不虞天性淫荒之人所行者皆非常道故曰不迪率典至於民欲與皆亡則其危亡可立而待也祖伊以此箴諫於紂而紂乃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夫貴賤貧富固是定命窮而爲匹夫也貴而爲天子命當爲天子也謂之非命則不可然只如此說亦不得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又須知此亦是天命始得且如人之壽夭固有定命苟恃吾有定命而殘生害性之事無所不爲則天雖欲與之壽其可得耶尊爲天子誠定命矣苟肆行無忌則天下人心皆叛之天雖欲使久居尊位又何得耶紂只緣不合認這箇是天命以爲命當爲天子雖無道亦弗能奪也不知天命固不可如此論我生不有命在天此一句是紂爲惡之根源故祖伊以爲乃罪貫盈皆參列於上矣乃能責命於天乎殷即今喪矣凡其所爲皆底於成功矣大凡事之成者或善或惡皆謂之功必將就是邦受刑戮焉故曰不無戮於爾邦武

王勝殷殺紂則果如其言也觀祖伊之言全無君臣之分幾於不遜矣然不如此無緣感動所謂若藥弗瞑厥疾弗瘳苦切而言之庶幾有可挽回之理此可以見忠臣愛國爲君之心雖祖伊盡言極諫如此而紂終不怒東坡以爲後之人君有不如紂者多矣其言非不甚善殊不知人主拒諫者固可慮聞諫而不喜亦不怒尤爲可憂蓋一時拒諫後恐有悔苦言藥之而耳如不聞則無可望矣李德裕丹扆箴曰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此古今人

主之大患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天命天之道理也在我者不循道理先自錯亂則天命亦從而錯亂矣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微子至此而去故作書而誥此二人也前乎此三人者居紂左右其所以諫諭之者蓋無所不用其至矣觀孟子所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聖之君六七作書亦言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故曰我祖底遂陳於上言我祖之成功皆陳列

無所不極其至然紂終於不悟終於不可感動故微子作書誥二人而欲去焉夫微子紂之親兄也爲國家宗臣捨其君而去此豈得已哉然在微子不得不去何則微子帝乙之元子帝乙之未立也生微子其既爲天子也生紂以微子爲妾之子而不立於是立紂焉若論道理則統承先王者微子也微子以爲商家之亡已不可救矣紂既滅則商家之祀豈不於是而墜乎故不得不去庶幾他日可以承先王之統焉故微子之去非爲一身也爲先王也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其必不能亂正四方也商家賢聖之君前後爲最多孟子所謂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書亦言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故曰我祖底遂陳於上言我祖之成功皆陳列

於上我今乃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無小無大皆好草竊爲姦爲宄卿士之所相師者皆非法之事凡有辜罪則藏匿之不可得而獲小民方興爭鬭而爲讎蓋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人之外上自卿士下至小民無一人好了大抵人主天下之本也本既錯亂其下皆錯亂天生民而立君之使之巍巍據九重之上果何爲哉蓋欲以治天下之民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本易得爲亂爲有主之者所以不敢發主既一亂其下何所不至是以自

古有道之朝人主端拱於上朝廷百度莫不修舉則天下之臣民亦莫不聽從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也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於一多瘝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

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

逐案以上袁氏解
永樂大典原闕

宋鄞袁　燮和叔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前後之說者多矣或以爲兩處必有一誤或以爲觀兵於十一年要之觀兵者爲是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書中所言如此豈非觀兵之事武王猶庶幾紂知悔也而紂略無悛改之心方且安然而居所謂惟紂罔有悛心乃夷居是也此武王所以有孟津之誓也伐紂雖在十三年然當其觀兵之時伐商之心蓋始於此所以孔子定爲十一年春秋之法也一月戊午此卽十三年之一月孔子書法甚嚴觀書一月便可見不曰正月而曰一月正者正也是時無王不得爲正故不稱正而稱一其嚴如此則十有一年豈得不嚴乎十一年者武王之十一年也古者國君卽位則稱元年雖稟天子正朔而其國自有元年矣有如春秋隱公自有桓公之元若使諸侯不得稱元年則春秋之作孔子自當以周之正朔爲本矣何以書魯之年如注家之說以爲周自虞芮質厥成詩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之十一年此卽不然紂在上文王豈有自稱文王之理此特武王卽位之十一年爾如退以示弱之語亦不然是以後世之心度量古聖人之心也其解一月戊午謂十三年正月更與諸侯期而共討紂此卻是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孟津河側之地是時猶未渡河次篇則旣渡河紂都于河北渡河則邇近國都矣是時武王尙未爲主故謂諸侯爲友邦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是說人君之職分衆紂之所以失天下爲其不知此道理也湯武之所以征伐爲其知此道理也萬物盈於宇宙之間皆天地

之所生人亦天地間一物爾而惟人最靈大抵稟氣之全者則爲人稟氣之偏者則爲物惟全故明惟偏故昏靈者言其有所知也然至於聰明則又不止於靈人孰不靈雖小夫賤隸所謂靈者固自在然識得這靈方纔是聰明有此靈而不能識之豈能至於聰明也惟聰明之人方可作元后方可爲民父母蓋吾之德高出乎天下之表所以能父母斯民苟我與衆人等其何以爲民父母乎聰明二字不可不看目視而耳聽此耳目之聰明也此心之聰明亦當如視聽之審然至於爲不義有過失則何異無目之人自投陷阱之中乎此非其本若是也不能盡此靈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卷石也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卷石也然須至於無窮處始得故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有此萌蘖要必能充而盡之故人君之聰

明不可以不養也以堯舜之聖而猶兢兢業業堯舜何爲而兢業也所以養其聰明也以成湯之聖而不遷不殖也懼其昏邪思妄念不敢有啫慾宴逸皆所以養其聰明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以欲與聰明對言有欲則不聰明也蓋有欲則昏安得聰明雖然所謂聰明有小有大一事一物之聰明是察慧也非聰明也且漢宣帝魏明帝非不聰明也宣帝之智何所不知然至於趙蓋韓楊之誅果可謂之聰明乎使其聰明則若此忠直之臣豈可加戮明帝日宴坐朝幽枉必達然至於用刑慘酷天性褊急當其慘酷褊急之時所謂聰明者果安在哉此皆非所謂睿聰明者也睿之爲言信也實也確然能盡得聰明之德故謂之睿桀紂之所以大亂只爲不聰明之故人主不聰不明天下安得治故武王舉此以數紂之罪而湯誓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皆所以言人君之職分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病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則於其他乎何有雖然武王數紂之罪如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之類固其罪之不可逃者至於官人以世亦以爲罪而併數之何哉蓋此事雖若不甚計利害而實有大利害何則只論其世而賢不肖皆不論矣但是父爲此官則子繼之孫又繼之賢乎不賢皆不問也人主治天下至於賢不肖無辨天下將若之何一則是沈湎冒色昏迷而不知一則是怠惰苟且不復加意此其所以爲罪也詳觀武王所以數紂之罪夫紂其初亦豈意至此哉只緣一味沈湎于酒荒淫女色是以昏迷其聰明雖紂亦有所不自知也今須看許多節次方纔見紂所以不可爲者且如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當時如伐崇黎之類皆黨紂爲惡者而征伐加焉紂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懼至於武王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其勢甚迫矣而紂罔有悛心亦且安然而居至於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以宗廟之祭物而敢盜之所以侮其上者亦甚矣而方以爲吾有民有命略不懲戒既是如此其何望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人主苟不理會祭祀何以治天下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恪祀試思敬承祭祀此心如何不理會祭祀其心又如何則可見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以臣伐君安得謂之無罪救民水火非有利天下之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爲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吾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罔敢越焉故武王伐紂

舉此心以伐之也易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爲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魏晉以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心如此而所爲則不然是爲越厥志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苟然也吾之所以反覆籌度之者蓋至矣既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勝而後可一不備焉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眾其實甚寡則力與德既勝又須當度其義理之如何今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義又所當爲也夫義精微而難明自常人度之以臣伐君謂之不義可也然紂以逆天理之故所以天命誅之今我不奉行天罰則是我逆天理也紂不順天而得罪我不順天其罪將與之均所以伐紂之舉非吾之私意也義所當然也夫伐紂似爲不義而武王乃若是觀之則知

武王之察之也熟矣受之人億萬心周之人惟一心學者須當致思紂何故致得人心如此武王又何故能使人心如此只緣我之心一則人之心亦一我之心不一則人之心亦不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我所爲合於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自然是一心所爲不合於義則一人謗之一人毀之欲其一心得乎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厎天之罰

武王伐紂豈輕易哉蓋有不得已焉爾湯曰慄慄危懼武王曰夙夜祇懼犯天下不韙之名爲此征伐之舉是誠可懼也觀受命文考一句則知伐商者實文王之心也後世以私意小智妄測度聖人遂以湯武之征伐易之事而每致疑焉其實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易地則皆然武王之伐當武王之時則亦取之矣只緣當文王之時紂未甚無道所以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然而武王之伐乃受文考之命爾東坡武王論以爲武王觀兵孟津

而歸紂若改立君武王之待亦若是而已矣其言非不美然而天下豈有此理以臣伐君而尙有北面事其子孫者乎魏晉而下固有避篡弑之名而爲受禪之舉者然其後終不能兩立若是湯武不可伐只是不伐若理所當伐只得革命非吾有利天下之心也理所當然也類者祭天之名宜者祭地之名德與天似謂之類德與地合謂之宜吾今日之舉旣是受命文考及祭上帝而又類于上帝矣祭冢土而又宜于冢土矣於是以爾有衆底天之罰蓋天罰所宜加吾特從而致之故謂之底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卽民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也天未嘗不矜憐下民今民皆去商而歸周則天心從之矣後世用兵只是利者之說晉武取孫皓以爲吳人改立君則難圖矣此是後世之心聖人之心不如此天下事皆自有時理所當爲而爲卽時也理當爲而不爲則謂之失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蓋時之大者也夏葛冬裘渴飮飢食此時之小者也然而一道也古之聖人不先時不後時乎未至雖欲爲之不可得時乎已至雖欲不爲亦不可得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時也武王大會孟津爲此征伐之衆亦時也觀孟津之誓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武王又未嘗號令與人期約而人心翕然如此則其時豈可失哉時便只是這道理易所謂時義者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居於陋巷亦只是時學者當精講之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厲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紂都河北越孟津而北則次于河朔上流總而告之及於友邦冢君中下篇所告特西土爾蓋西土人素服吾之號令整齊告其在我者則他人不必告吉人凶人相去甚遠吉人是十分好人凶人是十分惡人

故其爲善也猛爲惡也猛若是不上不下之人爲善也無力爲惡也無力惟日不足者言其常覺日之不足也吉人勇於爲善惟日不足凶人勇於爲惡亦惟日不足紂所謂凶人爲惡亦惟日不足者也觀力行二字便是日不足之意便見紂所以不可爲者使紂爲惡未至如此之甚則猶可救藥惟其爲惡之力惟日不足紂雖有周親而不能用而所用者乃商之所以不敵也夫有周親而不能用而所用者乃夷人賢者皆不與之同心同德不亡何待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卽所謂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
推而納之溝中伊尹王者之佐其自任者猶如此況
於武王聖人以其身任天下之重百姓有過皆一人
之責也今紂在上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民之爲惡
者蓋眾矣則今豈得而逃其責哉然則武王之伐紂
也所以脫民於罪戾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武王何爲而知天之滅紂以民心而知之也觀民
心不歸商而歸周則天命之不歸商而歸周可知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欲觀三代用兵請看數句誅其君而弔其民此三代
用兵之法也所謂取彼凶殘特誅其爲惡之甚者爾
後世用兵無罪而死者何限非殲厥渠魁之義也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
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用兵天下至難之事也稍不戒謹便致敗辱豈可忽
哉[illegible]非敬之至不可無所畏懼一德一心者
蓋用兵須是心德之一乃可有一人心德之不一三
軍之士便皆解體觀後世用兵以心德不一而致敗
禍者則聖人必嚴於誓師其慮遠矣紂所以致敗只
緣心德不一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可見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詢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
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
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是將交兵故又從而誓之武王之心其數紂之
罪則又欲明紂之所以得罪於天不可不伐者也爾
吾所以用兵之意一則是欲勉軍上之心其數紂之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二字有無窮之意
欲其勉勉不已也武王之師不是專尚勇敢勇則固
當勇矣然其心不孜孜則勇特一時而不能繼豈必
勝之意哉故必戒之以孜孜惟孜孜所以恭行天罰
祝降時喪祝斷也言天之喪商蓋斷然也湯武之征
伐以桀紂既斷然得罪於天其喪無疑然後用兵焉

若有一分尙可救豈便敢用兵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紂在上嚴刑峻法重賦厚斂所以虐民者多矣故曰乃汝世讐尙迪果毅迪蹈也凡書中言迪皆訓蹈蹈若履之謂也若心知其當果毅而不能行何以爲迪看泰誓三篇須當看他次第節目三篇之書至此

方說賞罰蓋未用兵之時無用賞罰到交兵之際賞罰不可不嚴驅三軍圍矢石之下不有厚賞誰肯向前不有顯戮誰不退避湯之征桀曰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亦此意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文王有光顯之德自當誕受天命我今日伐紂而勝則是我文考之力若伐而不勝卻無預我文考事乃予一人之不善也以武王伐紂安有不勝之理然萬一不勝則是于一人無良汝軍之衆其可不自勉而使吾遣無良之責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外又有守衣裝者十人樵子五人汲子五人炊子五人總爲百人三百兩則三萬人也注家只舉步卒之數以爲凡二萬一千人矣於三萬人之外又有虎賁三百人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直是有力如虎者也

此是人主左右之人觀立政所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則其爲左右之人也明矣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

三軍之衆由中軍之指麾或進或退或左或右皆視中軍而爲之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來之也有邦

家君諸侯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天子六軍故六卿大國三軍故三卿次國二軍則二卿小國一軍則一卿爾亞謂亞於三卿者旅衆也此又亞者之旅也行軍之法卽井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一卒一百人則有爲之長者就十長之中又擇一人爲千夫之長此卽比閭族黨之法而推之爾泰誓上一篇兼告友邦冢君中下二篇只及西土至此則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小國之諸侯亦幷誓焉蓋陳于牧野兩軍交鋒萬民所係其中有一人不齊心幷力便足以致敗此豈小事哉所以須著都用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此言商王專是淫于女色大抵人心不過昏與明爾清心寡欲則此心常明邇于聲色則此心安得不昏商王既惟婦言是用故到處皆昏棄肆祀而弗答亦昏也遺王父母弟而不迪亦昏也所以都下一昏字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古者五尺爲步不過六步便止而齊焉伐刺擊也或四伐或五伐或六伐或七伐止而齊焉所以如此者欲其嚴整故也蓋行列步伍不可少亂少亂便足以致敗古人用兵只是不可敗纔不可敗便是勝也又隊伍中或一人被傷必須一人補之所以須用常常整齊

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迓迎擊也言紂之衆有來奔我者勿迎擊之恐勞役我西土之人也斯言一出亦所以使敵人知其奔來者吾善待之其于爾躬有戮觀此一句便可以見周家損益二代處甘誓言予則孥戮汝湯誓亦言孥戮至此乃止戮及其身孥戮者終失之太嚴戮及其身者方纔是固非武王勝于湯也時節到此方纔區處得盡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只此一

事亦可見今觀泰誓三篇以武王伐商而誓其師者凡四焉此處學者須當仔細看且以武王所言觀之紂之惡可謂貫盈天地之所不容天下人心皆離商而歸周以武王伐之不啻如秋風之掃枯葉高屋之建瓴水甚易爲力也而武王之誓諄諄如此且其言曰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又曰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又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其戒謹恐懼之心至於如此武王豈私憂過計哉於此可以見武王用兵之心驅三軍之眾冒矢石之下此豈易事若以爲易而輕之有簡忽慢易之心便非聖人之心兢兢如臨深履薄此特見於用兵之間爾有一毫簡忽慢易之心如何能致勝紂之所以得罪於天只緣不敬武王恭行天罰苟有不敬之心則與紂一般何以勝紂哉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齋戰疾觀武王之誓師所謂臨事而懼者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無一毫虧欠之謂成武成者言其武功無一毫之虧欠也自秦漢以後用兵者皆不足以言成以漢高祖而尙爲流矢所中幾死烏在其爲成也哉觀其與項羽戰敗者數矣纔敗便不可謂之成武王之始用兵也紂率其旅若林而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更不勞餘力及其旣伐紂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無一人敢有異意而偃武修文歸馬放牛又非務爲窮兵黷武也是果成乎果有虧欠乎古人凡事皆要到成處內而正心修身外而治國平天下不至於成不已也如孔子之聖必至於集大成大禹之治水必至於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大府孔修方謂之成允成功有毫釐不到處非可以爲成矣往伐言其始伐之時也歸獸言其旣歸之事也識記也武成之作所以記武王之政事也注家謂記識商家善教以爲法此亦在其中書言乃反商政政由舊蓋反紂之暴政用商先王之仁政所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皆商先王之善政武王

舉而行之故謂之記識殷家善教以爲法亦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朔旦月死至初三日生明旁死魄初二日也言其旁近死魄之日也越翼日癸巳即哉生明不曰哉生明而以癸巳書者下既有哉生明故上變文作史之法也其實武王伐商自正月初三日往伐至四月初三日歸于豐實以初三日往而先曰一月壬辰旁死魄下始於癸巳書者記識法也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于舊都猶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也偃武修文之事此特言其略其詳見樂記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天下雖已定武王豈能盡棄兵而不復用乎曰武王之爲此也所以安天下反側之心也方紂在上不特紂爲惡當時之黨紂爲惡者眾矣武王既已誅紂苟猶窮兵而不已焉則人心疑疑則禍亂豈有既耶故武王以此示天下使天下曉然知吾之不復用兵也武王果盡屏而去之哉記曰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包而藏之一旦有急固可取而用之也曰歸馬放牛歸而放之及其欲用固未嘗不在也特欲以偃武修文之意示天下惟此意不能自明故爲倒載干戈歸馬放牛之事以此意示之爾觀其示天下弗服之語則可見矣唐穆宗時蕭俛段文昌以兩河底定武不可黷乃偃革尚文謂之銷兵既而強盜蜂起召募烏合卒以取敗是皆膠於古人之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文非如

蕭叚輩蘊銷而去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邦甸侯衛而不及男采者舉上下以包其中也駿奔走執豆籩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殷士膚敏祼將於京是也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大告武成猶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既生魄四月十六日也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命前乎此猶商家之臣至是皆受周家之命命則爲諸侯者皆爲

周家之諸侯爲百工者皆爲周家之百工矣至於此
武功其尙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道誅其
君弔其民蓋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
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旣誅其君矣吾之責
盡矣然後復歸于舊都故湯旣黜夏而歸于亳武王
旣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哉
自秦漢以後破人之國都便據而有之自立爲天子
湯武之征伐曷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心自不
舍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武王今觀武

王歸豐之後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庶邦冢君暨
百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非有期約也而天
下自翕然戴之以爲君旣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
已而起因而命令之爾所謂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
得已而後起聖人眞箇是不得已而爲之其征伐也
非有意征伐也其爲天子也非有意爲天子也苟有
一毫私意於其間豈足爲聖人也哉是故堯舜之揖
遜湯武之征伐其揆則一蓋同歸於無私心焉學
者讀書非徒欲以觀聖人之事固將以求聖人之心

如復歸于亳自商至於豐者此處便可以識得湯武
之心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
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契而至成湯有天下
周自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
積累而興與匹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

者烏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蓋謂我周家之
積德其所由來久矣先王后稷也后稷稱王追王也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詩言
玄王桓撥謂契契旣稱王稷安得不稱王周家建邦
啓土始于后稷故從而追王之至公劉則克篤前烈
至太王則王業於是乎肇基矣觀其去邠之日邠人
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心已是歸
周觀其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則
規模廣大也有王者氣象所以伐商雖是武王而曰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當太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強大之邦非國勢強盛兵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故曰畏其力而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待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終彼其受命而爲諸侯當已五六十年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爲文王受命稱王九年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文王安有自稱王之理此俗儒之論理決不然然則易謂九年蓋方文王之初年紂亦未大無道及其後也天下之心皆去紂而歸文王觀虞芮質成則當時朝覲者謳歌者獄訟者皆不之紂而之文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天下分裂而據有其二哉近紂而迫於其威力者固不得已而從紂其他二分紂之號令已自不行了天下人心莫不歸之文王如是者蓋大抵聖人之觀天命亦只自人心而占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既歸天命可知今人心皆

去紂而歸文王此所以爲文王誕膺天命也

辰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大抵聖人之舉事苟無歉於吾心則質之天地鬼神而不愧不怍且如後世之用兵者皆只是貪其土地利其人民以爲己私爾既有此心卻如何可以對越上帝湯之伐夏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武王之伐商也亦徧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使聖人有一毫私意則如何敢對天地鬼神言之無愧學者觀此可以知湯武用兵果非有富天下之心矣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與夫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且以武王之爲是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遐方小國莫不畢至後世用兵有此事乎雖有從者
皆只是強迫脅之然亦豈能使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獨漢高帝之起北貊燕人來至梟騎助漢猶有古意
自時厥後則無有矣耀兵以臨人之國都宜其驚惶
失措奔走逃避之不暇而簞厥玄黃以昭我周王之
德所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後世用兵有此事乎獨漢高帝寬仁大度父老
爭持牛酒獻享軍士自此以後則又無矣觀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惟其士女簞厥玄黃這方是天討方是

王師夫人心之服至於如此可謂至矣常人於此誰
不有侈然自大之心而武王方且不敢以爲足曰惟
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爲我今告
天地神祇而行我若不勝神亦預有辱焉兢兢然若
有所不足者詳味此處便可以見聖人之心若有一
毫侈然自大之念非聖人之心也此一段與前所言
歸馬放牛之事若不相類然此乃武王告羣后之時
述其前日用兵之事以爲吾前日所以告天地山川
之辭如此而說書者以其不類從而移易焉失之矣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
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自無作神羞以上是述當時告天地山川之辭自此
以下是記當時用兵之事陳于商郊在國都之外也
武王陳兵于商郊受帥如林之旅蔡牧野會戰無有
與武王敵者反倒戈自攻其後孟子所謂信能行此
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帥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紂之眾視紂如仇讐

而視武王如父母天下豈有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
乎此其所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也此其所以血
流漂杵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若是三代用兵斷無此事但此書所言非武王之師
攻紂乃紂之眾自倒戈而致此也孟子之意深恐人
把作武王看了所以如此說若把作武王看則此書
斷不可信既是紂之眾自倒戈以攻則確然可信也
夫用兵以征伐而能使敵人自攻簞王者之師哉武

王誓師之辭曰受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人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紂帥如林之旅可謂眾矣然眼前雖看見如此之眾其實人各有心既是心腹胥腸各自不同卻如何可用學者須當看武王何故能使天下爲一心紂何故致得人各有心此無他只緣武王做得是紂做得不是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吾之所爲合於理義則感得天下理義之心可使之爲一在我者無理無義而何以一天下之心哉此處當精思武王先

爲觀兵之舉後復與紂戰而曰一戎衣天下大定者蓋其時雖觀兵實未嘗馬後方與紂戰于牧野此所以謂一戎衣也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既伐商初未嘗自爲政事但只去紂之政反而復歸商先王之善政而已蓋商先王之政即堯舜之政也

政也紂悖而違之武王反而復之夫何求哉自釋箕子囚以下所謂商之舊政不過如此賢者所當尊用紂或囚之或殺之或棄之武王則釋其囚封其墓式其閭貨財所當與天下共者紂斂而藏之以奉一己武王則散之發之皆所以反商政而由其舊也散財發粟之事當時固嘗散發矣然則散發止及其近者何以及遠當時必是於租賦蠲除了蠲除租賦固所以予之也觀大賚於四海一句可見若是只散發得國都之內如何能賚四海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三者封國之制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周禮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古者賢能嚴其辨蓋天下賢有德之人未必能辨事而才能足以集大事者又未必皆有德所以古人兩者兼用未嘗偏廢焉後世人才難得皆此處錯了只求其正當而有才能者未必用或只取其才能而正當者又棄而不錄皆失之矣五教即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所以爲人以其有是倫也人倫一日不明則

與禽獸無異所以武王重之食與喪祭亦其所重者也民以食爲命喪以謹終祭以追遠烏可不重大抵天下之所輕重視朝廷如何朝廷以爲重則天下亦以爲重朝廷以爲輕則天下亦以爲輕惇信者凡朝廷政令之類皆欲其有信故須當厚之義是正當道理凡事豈可不合道理吾能使之皆合道理顯然昭著於天下民皆目擊心喻是之謂明有德者雖未必能有功然朝廷倚以爲重故當尊崇之有功者則隨其大小而報答之此皆是商政武王尊而勿易所以

垂衣拱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大治也今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須思量何故能如此觀垂拱而天下治又須思量何故能如此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後世用兵帥其人民驅之鋒鏑之下皆是出於勉強安有敵國之人自倒戈以相攻者乎後世治天下者勞其筋骨役其心智猶日不給況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乎然古人所以如此亦非有他術只如釋箕子囚以下苟能行此則天下自然歸於治豈復勞餘力尊禮賢者散發財粟布於九服之內者皆賢諸侯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觀孟子聞誅一夫紂之言武王之殺受也明矣湯武之征伐只是誅其君而弔其民武王既殺受而復立受之子蓋受得罪於民所以誅之非吾貪其土地利其人民則復立其子而自歸於國都何敢遂以爲已有哉及武王既還天下之心自不能捨武王而以箕子歸歸於豐也注家以爲歸於鎬京疑未必然蓋當韓昌黎所謂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其所謂自郎其所以然者也武王謂我察乎人之羣居而不至於亂而不知其所以敘者何自而然武王亦可謂善問矣此理未嘗不在天下常人憒而不察武王獨能察焉思而疑疑而問斯所以爲聖人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水之害只緣河水泛濫而爲龍門壺口所阻所以衝蕩而不可制鯀不殺水之勢乃爲之隄防以阻遏之不知水勢之橫豈隄防之所能障哉故謂之堙洪水鯀所以九載績用弗成專是一堙字天一生水水既不得其道則五行皆汨亂矣天於是震怒不以洪範九疇畀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然以帝堯在上彝倫何至於斁而箕子之言若此何哉蓋嘗觀孟子而後知箕子之言不爲過也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以是始舉舜敷治益烈山澤而焚之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然後天下方治平由此觀之則知方堯舜之時亦未是大治時節彝倫眞箇是斁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舜固以此爲憂矣至大禹嗣興天乃以九疇錫之而彝倫攸敘焉且天又未嘗諄諄然命之何以知其錫禹又何以知其不畀於鯀蓋嘗觀孔子之論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周家之不復興也孔子以河圖不出而知周之不復興則知天下將治必有祥瑞是知天下將治必有以河圖而出圖吾已矣夫易言河出圖洛出書則豈容不信耶魏時亦有石出於水中而具二十八宿與八卦之文當時以爲嘉瑞是知天下將治必復解出但衆人不識聖人獨能識爾八卦虛中九疇建中所謂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也且夫彝倫攸敘不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五典秩然不亂吉凶軍賓嘉五禮整然有倫便是彝倫之所敘武王豈不知此而發爲是問者蓋武王深思其故必有所以然大抵聖人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見淺聖人之見深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深味攸之一字蓋窮其所以然之故也箕子具列九疇蓋答武王攸敘之問言彝倫之

所以敘由洛書之出也大抵我之所爲順乎天理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我之心卽天之心所以天亦畀之我之所爲不循乎自然之理則我之心非天之心矣此天所以不畀洪範九疇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疇其初不過有其數便如八卦其初只是許多畫聖人因數以知其義知其義而遂有其文自初一曰五行以下蓋九疇之義也故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天何嘗有言哉然而聖人之心卽天之心故其言卽天之訓也九疇以五行爲首者五行萬物之祖也天下萬事孰能逃此五行只如人日用之間亦無這金木水火土不得特人由之而不知爾以其周流而不息故謂之行且如東屬木西屬金南屬火北屬水土分旺四季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東南陽也西北陰也所謂五行不出於陰陽二字總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一陰一陽之爲道陰陽合而道存乎其中矣天下萬事孰有外於陰陽者乎此五行之所以首於九疇也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人之五事亦本於五行貌木也言金也視火也聽水也思土也具是五行所以有此貌言視聽思故曰人也者五行之秀氣也鍾五行之秀氣所以爲人不然此身且無有況於他乎五事言用者蓋人皆有此五事而未嘗用用之爲言舉而用之也敬用者能敬而後能用也貌能敬則恭言能敬則從視能敬則明聽能敬則聰思能敬則睿不至於非理思能敬則不至於邪思妄念故以敬爲主學者欲識敬字請觀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言想像臨深履冰之時此心何如哉吾知其無一毫之雜也此卽伊川之所謂主一者是也苟能持是心而不散五事其有不能用者乎八政以食爲首衣食不足奚暇治禮義故曰農用八政先治農事而後可以用八政也五事所以修其身八政所以見於治能修身而後可以立政矣八事旣盡而後

可以合於天和同天人之際故次四曰協用五紀協者合也和也言其與天和合而無間也五行爲萬物之祖故居其一皇極所以統攝九疇故居其中皇大也極中也惟大而後能中指一室而言則有一室之中居於室之側中安在哉故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指其中而後大可有建者立也昭然揭此道於上使天下皆取中焉故爲謂之建己不自立何以立人乂者治也出而治天下須當有此三德正直剛柔隨時而用皇極者其體也三德者其用也至於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則亦歸於中而已矣自敬用五事至乂用三德如此可謂盡矣然人不能無疑有疑焉必詢之於人稽之於卜筮欲稽疑須是吾之此心昭然至明然後能斷然無疑故曰明用稽疑又須考之徵驗大抵天地人一理在人有此事則在天有此徵故考之休咎以觀吾之得失念者念念在此而不忘毋使至於咎徵之見也嚮慕此而去則五福會焉威畏也畏之而不敢犯則六極遠焉大抵福極則在人向背如何向則得之背則不得也譬如適燕者必北適越者必南苟迷其途不順所向而往焉豈能幸而致哉次八次九二疇皆是說效驗處八疇皆言用而五行不言者五行所以用是八疇者也古人於五行甚重啓與有扈之師數其罪曰威侮五行謂不知以此爲重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五行之德也水之所以爲水以其能潤下也火之所以爲火以其能炎上也其他皆然潤下以灌溉言炎上以熟物言或曲或直所以成木從革者所謂惟冶者之所鑄革變革也五行皆定言之獨土以稼穡言者土之功甚大不止於稼穡爰於稼穡而見而土之德固不盡於此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五行之發於五味者也因其潤下所以作出鹹大抵物之下者則其味自然鹹今河海之水可見也因其曲直而有其實因其實而其味酸此曲直之所以作酸也凡木之味其初皆酸夫五行與五味若判然

不同而箕子之言於此者蓋明夫五行之生養斯人若斯之大也人非五味何以生養特人由之而不知爾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人之生也先具是貌漸長而能言能視能聽又長而能思五事本於五行而其敘與五行不同者自人生言之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五事之德也莊敬之謂恭不恭非貌也順理之謂從

從不從非言也視貴乎明聽貴乎聰聰明則是非邪正瞭然不惑不聰不明於視聽乎何有睿通也心無邪思而理無不通是之謂睿思而不睿不可以爲思矣管子曰思之又思之不得鬼神猶將通之非鬼神之通也精誠之極也此語甚佳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所爲作者非有意爲之蓋自然而然貌恭則自然莊肅儼然有可畏者言從則自然辨治內足以治己外亦足以治人明則自然知人故作哲聰則自然詳審

是非故作謀若夫睿則無不通也無所不通非聖而何學者觀睿作聖一句可以知夫聖人之道不遠於我矣且人之生也孰不具是五事能從事於此而後聖人可爲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豈欺我哉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人之有五事此其形也然惟聖人能朝夕從事焉故謂之踐如貌則必恭言則必從視聽則必聰明思則必睿此所謂踐形也書之所謂事卽孟子之所謂踐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者國家之大事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大抵小者事也大者政也學者欲識國家之大政請觀此一疇是謂之政而其目有八詳味是八者而後知古人之所謂政者蓋如此民以食爲天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一曰食舜咨十二牧亦首言食哉惟時要須使天下之食沛然有餘如孟子所謂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到此方是爲國家古人於民食甚重只觀以此

爲首便可見紀綱法度豈不是政然不先於彼而先於此者食之不足雖有紀綱法度亦無所設也其間經畫區處條目固非一端此之所言特舉其大綱爾民食既足然貨賄不通亦無以相資故次以貨如金銀如布帛皆貨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有無既通然後烝民始得粒食貨亦豈非急務哉食足貨通八事備矣於是理會祭祀自國家言之則天神地祇自民閒言之則各祭其先與戶竈之類大抵讀書只以古人言語可疑者從而致思則自然見得且如八政其三何故便說此蓋祭祀乃人心之所敬者也既是人心之所敬則豈可以爲緩哉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民山川沮澤其在周官司空掌之食足貨通又須要他各安則居民者司空之職也蓋食足貨通其居區處經畫使之是當使之穩便使之各得其地利居民之職然也古者居民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士農工商未嘗雜處室廬小大必有其制死徙無出鄉則有遷徙者亦必以告其上也豈如後世混然雜處高卑小大任其所爲遷徙移易任其自東自西也哉

食貨既通矣居處既安矣然後設司徒之官以教之蓋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豈可少緩哉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特言其大者爾其所以教者固非一端也只觀周禮大司徒之職六鄉六遂其閒事事皆備無非教也只以讀法一事觀之其所以諄諄誥爾民者何如其深切哉國家法常常宣布於民閒使之皆曉然有見於中如此民安得不入於善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雖然聖人教民固甚委曲然教有所不行於是乎不可無刑故六曰司寇未嘗教而先之以刑固不可也教之不率而刑罰加焉則刑之者固所以教之也蓋使之有所聳動有所畏慕俾天下之民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放僻邪侈之心者爲有司寇之官以警之也賓者賓客也自國言之則諸侯朝聘燕勞自民閒言之則親戚朋友之相往來人道之大事故七曰賓客以相親上下之所以相敬爲其有此此亦天下之

賓師師旅也或者以爲師以道得民之師蓋古者兵刑一道既有司寇則兵固在其中矣是不然司寇掌刑司馬掌兵各有其職師卽大司馬之職也若以爲兵刑一道則聖人設官有司寇足矣而何以司馬爲哉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師旅之設所以衛國家征不庭者此豈小事然序於八政之末何哉蓋其次序當然也聖人之治天下先之以教教之不從然後以刑加之刑之不服然後以師旅討之姦慝暴亂不過只是刑必有大罪然後始興師至於興師是豈得已之也學者讀書不過欲識頭項然後觸類而長而在我者日積矣且如讀三八政一疇便知得古人之所謂政元來如此此所貴乎學問也只以貨言之古人理會天下之食貨後世所理會不過只是國家之財賦蓋古人以公天下爲心後世不過私其在我此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星也月一月一週天日一歲一週天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此其在天者曆數以步占之此其在人者紀之爲言紀綱也言此五者天之紀綱也歲月日星辰雖天之自然然無曆數步占之亦不得故曰協用五紀協之爲言合也天人合而後五紀成也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正是此意學者欲知五紀之不可忽只以堯典一篇及月令一書觀之便可見其閒一歲之所爲國家之政教民事之纖悉皆因乎天時如之何而可忽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者大也極者中也惟大而後可以求中倚於一偏一曲中安在哉其道中故其數中而其位亦居中而貫上下焉是中也人皆有之今夫愚鄙小人有事於此毫釐之過毫釐之不及彼皆知之或輕或重或是或非彼皆知之所以知之者誰歟爲其有是心也是心也卽所謂中也故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是知人皆有是中也但人雖有是中而所以昭然揭之於上俾天下皆取中者則

有賴於人君焉故民之衷雖降自天而若有常性克
殺厥猷者人君也人雖爲萬物之靈而作民父母者
乃聰明之元后也所謂建其有極建立也君不建極
天下何所取則君建極於上則福皆會焉是福也非
自外至也所謂自求多福也大抵人苟爲善自然是
享福蓋不妄用則富之福得矣不傷生則壽之福得
矣胸中泰然非康寧而何所好者德也非攸好德而
何死必得其正非考終命而何考終命非特是有壽
世固有壽考而死非其道者非可以言考終命也故

爲善而得福理所灼然雖其閒有參差然大體無有
不獲福者固之天蹟之壽特一二事爾造化之大豈
可以一二事論哉君建極於上而有以集福於上天
下皆歸於中而亦全是五福焉是誰與之也君與之
也故曰用敷錫厥庶民福本不可以錫人然自人君
建中以爲民之儀表天下皆爲中道之歸而皆獲享
其福則福固可以錫人矣唐虞之世黎民於變時雍
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滿天下皆歸於中道
此無他君建極於上而有以立其本爾錫者上下之

通稱君以福錫民民皆保有此極罔敢失墜用是以
報答其君民有以報其上亦錫也故曰錫汝保極淫
朋比德皆是人私僻之心至於舉天下無有淫朋比
德之人皆人君作極之驗也學者觀皇極一篇須看
他未嘗說皇極底道理而首論君民者何故正以不
如是不足以爲皇極惟其貫上下而無閒斯其所以
爲皇極也蓋天下之道惟其可以通行而無礙者方
是道不足以行於天下非道也苟在我自以爲是而
施之於人則拂烏在其爲皇極哉蓋皇極之道無不

可以通行於天下不可以通行於天下是必在我者
未盡也倚於偏曲而未至於大中也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所謂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卽皇建其有極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卽敷
錫厥庶民錫汝保極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所謂天下之大本卽皇建其
有極所謂天下之達道卽敷錫厥庶民錫汝保極也
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以
是中而建之用通行於天下故謂之達道謂之中庸

達者通也庸者用也信哉大中之道貫君民而無二理也嗚呼不如是何以爲皇極乎箕子首及乎居民之論蓋以是爲可發明皇極之道而已矣

大典原闕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案袁氏此節解永樂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猷謀猷也爲能爲也守操守也庶民之中有此等人君皆當念之念者念念不忘之謂念之則能用之矣後世士大夫之賢者人主猶未必能念而皇極之

斯其惟皇之極

世念及於庶民之微凡天下鬒髮絲粟之才上之人無有不知知之無有不念者斯其所以爲極治之世也斯其所以爲皇極之君也觀此一句所謂錫福者

敦大焉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雖未能合乎中道而未嘗有過似此等人當以恢洪之量而兼容並受之川澤納污山藪藏疾人主爲天下豈可無江海之量以兼受天下哉方其受之必當

康而顏色蓋詘詘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能康而色則人皆將畏懼而不敢與我親矣凡人心所存不掩於顏色之間顏色之未和必存於中者有忿戾之心也彼言所存在於德我便當錫之福所謂錫之福卻不但是庸以車服錫以爵位能容納之誘進之卽所謂錫之福也旣能大其度量以受之又能和其顏色以接之而所好在德吾則錫之以福夫如是前日未協於極之人今皆歸大中之道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凡人之患易得因其在人者而轉移其在我者且如煢獨之與高明均是人也而人之見煢獨者必慢虐之見高明者必畏憚之是爲外物所轉也若論道理公卿大夫吾所當敬卑因無聊之人亦吾所不可忽者而安可因其在彼而轉移其在我者哉爲彼所轉則在我者已不定矣這便是我之私意便是我之偏處旣失之偏烏在其爲皇極也哉此事以心體之自可見因其勢位崇高而畏之因其煢獨而虐之

只是論其外而都不顧是非反之於心其果合於理乎既不合於理非私心而何非偏曲而何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卽是此意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言有能有爲而繼之以使羞其行是則所謂有能有爲者非區區小有才者也必有德行操履過人者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而其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顓氏有才子八人而其所謂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古人之才非後世之才也有能有爲

而又德行可取則其才非止於足以辦一事效一職而已進是以用之邦家將日進於昌大故曰而邦其昌昌之爲言亦非治效僅見於目前而已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富之爲言多也穀之爲言實也正人既富而又有確然可用之實人君必當使之相好焉好者親愛之謂也古之人主其興天下之賢者直是相親相愛之謂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極者非在乎他求能去其爲皇極之害者斯已矣能去其不善則其所謂善者自存初無待乎外求也孟

此是古人指示人以皇極之道最深切處蓋所謂皇

臣哉鄰哉是也正人而不能與之相好反入於罪戾

矣蓋人主纔不與之相好則小人得以譖之而賢者

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蓋只這箇便是道無偏無陂便能遵王之義無有作好便能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卽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卽平平無反無側王道卽正直去其害而其善者見成在此君子之論皇極何如是之精微也哉反復言之不過歌詠皇極之道而已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擧天下之人無智愚無賢不肖皆有此極擧天下事

事物物無小大無精粗無本末皆有此極極滿天下要當有以會之然後能歸於一如諸侯之朝會天子如百川之會於海是之謂會人主不能會其有極則是天下各自有這中豈能使之歸於一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洛書之出因天地有此自然之數聖人因其數而明其義焉以我胸中之所欲言發而爲九疇聖人亦自不知其所以然也此雖聖人作之而實本於天故曰於帝其訓蓋天有此理聖人有此言是言也卽天之言也非人以私意爲之也這箇自著不得一毫私意凡厥庶民因極之數言而能加力行之功則與人主輝光皆相接故曰以近接天子之光人主能使庶民皆近天子之光所謂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者孰大於是曰之爲言非庶民之言也蓋所以發明聖人莫大之德也這箇光人人皆有之無以蔽之則其光斯著如日月焉不爲雲霧所蔽則自然有光如明鑑焉不

爲塵垢所蔽則自然有光人能去其所以爲皇極之害者無有偏黨好惡之私則輝光發越豈自外至哉學者讀皇極一篇須看他常說庶民便見皇極之道所以貫通上下處蓋通上下只是一箇道理有猷有爲有守此是已有成底人人君當念念不忘思所以用之不協極不罹咎此是未有成底人人君亦當大其度量而受之蓋天生賢俊固欲人主用之以治天下所謂代天司牧無急於此者不能念不能受則人材無所歸必至於奔放四出其患害有未易言者只

以後世觀之如戰國之世上之人無有任其容養收
拾之責者所以天下材智之士皆奔赴於四公子之
門食客動至數千人唐末五代之亂亦緣無能用者
是以皆隱於釋老之學以是知人材無所歸其害至
此此皇極之主所以收拾天下之材不敢或有遺也
皇極一篇學者所當潛心只看他八疇居於終始而
皇極獨位於中何所不統如都邑居天下之中四方
諸侯皆朝會於此天下舟車皆輻輳於此皇極居於
中而天下之義理會聚所謂會其有極是也作民父

母不是易事能作民父母者舍唐虞三代無有盡此
者矣使天下皆不失此性皆爲大中至正之蘄如此
方是作民父母觀表記所言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
此而後可以爲父母矣其於夏商周皆有所不足而
謂後世不可及者獨歸諸虞舜則能盡此道者豈不
甚難矣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
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有皇極之道出而見之於治則有是三德三德即皇
極也一曰正直即所謂王道正直也克勝也時乎平
康則用正直之道以治之時乎彊弗友則剛不得不
勝時乎變友則柔不得不勝所謂彊弗友剛克豈全
無柔哉特用剛稍勝柔固在其中所謂變友柔克豈
全無剛哉特用柔稍勝剛固在其中也此是論治人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是論治己我之資質沈潛則
當以剛勝之沈潛而不剛將流爲委靡矣我之資質

高明則當以柔勝之高明而不柔將流爲高亢矣夫
其治天下也彊弗友則用剛而治已也沈潛則勝之
以剛治天下也變友則用柔而治已也高明則勝之
以柔宜若相反然而其理一爾此聖人變通之妙也
因說剛柔故論及君臣之道大抵君天道也臣地道
也天道貴乎剛地道貴乎柔惟陽剛者人君之道故
威福玉食人君皆專之惟陰柔者人臣之道故威福
玉食臣下皆無所預大抵爲君當知君道爲臣當知
臣道君而不剛失其所以爲君臣而不柔失其所以

爲臣自古彊臣擅命僭竊威福皆在上無陽剛之德故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逆庶民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庶民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逆吉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讀稽疑一篇須當知天下事不能無所疑有所疑不可無所稽考易言以斷天下之疑蓋疑慮不決蘊蓄於中而無所稽考既欲爲又欲不爲則事終無由而立事既不立其害豈小故必稽之於人神然後能剖判得我之所疑後世舉事者其始亦不能無所疑也然無所稽考卒之當爲不當爲者乃爲之當爲而不爲則失事機不當爲而爲之則失人心且如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商鞅之變法荷堅之伐晉似此之類其始之不從者亦多矣然數君者皆斷以己意而必要欲爲故終於致敗亂者有之湯武之征伐盤庚之遷都成王之伐三監其初天下不免於疑但聖人稽考得是所以事皆有成後世舉事多要說無可疑者此大計利害聖人之心不然天下事固有不必疑者然亦豈能皆無所疑纔說道無可疑便不是兢業便不是聖人之心所謂聖人者無他只一箇不住這便是聖人朝夕勉勉常自見其不足而安敢以卜筮人朝夕勉勉常自見其不足而安敢以卜筮爲無所疑也稽考固不止於卜筮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豈止卜筮哉然以卜筮爲首者蓋人猶有私慮至卜筮則純乎天矣夫龜之與蓍草其初皆物之至靈者故雖至枯骨朽草而所謂靈者自不可泯沒此卜筮之法所以有取於此也卜筮非易事苟非其人何以交於神明故須擇建立卜筮人只觀周禮掌卜一官其事甚重必其人之至誠純一無邪思妄念者然後與神明爲一而可以交乎神明苟胸中紛然在我者與神明已有閒矣而何以卜筮哉雨

霽蒙驛克此五者見之於卜者也曰貞曰悔此二者見之於筮者也所謂卜五占用二也忒差忒也一畫之差則一卦必有變要須能推衍之人時人者指上文言也雨霽蒙驛克貞悔是七者極未易識而差忒者亦未易推衍必能於此而後可以作卜筮故曰時入深味時入二字其人當如何哉有一毫之邪思妄念有一毫之不純不粹則不可以作卜筮矣古者卜筮皆用三人乃卜三龜是也是三人者雖皆賢人其言雖皆可聽然善當從眾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大同二字不可輕看內而在己外而在人幽而至於鬼神無有不合者焉是謂大同唐虞三代之所爲極盛蓋以此也夫至於無所不合則其心如何發之於身自然康寧施及子孫自然逢吉蓋吉不足以盡之矣其下猶有不從者矣則以吉言之大抵稽疑以卜筮爲主故人雖逆而龜筮皆從無害其爲吉龜筮之中有一逆焉作內雖吉作外則凶若龜筮共違於人靜則猶可動則凶矣雖然謀及乃心而復謀及卿士庶民而後謀及卜筮則雖以卜筮爲主而尤必當先

斷自己也己志不定何以卜筮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斯蓋萬世卜筮之法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徵一疇是以其在天者徵其在人者一歲之中五者皆來備無有欠闕而又各有次序則庶草蕃廡矣所謂敘者如夏而燠冬而寒春而雨秋而風所謂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是也五者來備而又有其序此和之至也故庶草無有不蕃廡者蓋天地間只是一氣在我者有至和之氣則是以感至和之氣言庶草蕃廡是天下人民無有不得其所者矣山川草木鳥獸

魚鼈無有不遂其性者矣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萬物豈二氣也哉則極備者言其過甚也極無者言其不至也此皆失其敘故二者皆凶天地氤氳之氣釀而成雨人方其儼然莊肅精神收斂有似乎天氣醞釀之時故時雨順之又治也辨治之謂又凡事皆辨治正由天地開霽日月烜赫之時故時暘順之皆近乎又燠亦近乎暘然其間自有不同大抵柔暗一向皆屬陰明哲一向皆屬陽纔是明哲自然時燠順之人之謀慮必須深沈猶

寒氣摯斂故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聖無所不通風亦無所不通聖則化而無迹風亦無迹故君能聖則時風順之至於爲人輕狂猶久雨之漂蕩故常雨應之凡事僭忒猶亢陽之可畏故常暘應之耽於逸豫柔懦不立則常燠應之躁暴傷急則常寒應之昏暗蒙昧如大風不已天地爲之昏暗故常風應之詩所謂終風且曀是也觀成王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蒙恆風若豈不甚昭然其可驗也哉大抵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今人隔於蕞爾之形骸遂見我與天地不相似不知本只是一理肅乂哲謀聖即雨暘寒燠風雨暘寒燠風即君乂哲謀聖在我者即在天者在天者即在我者但在人則謂之肅乂哲謀聖在天則謂之雨暘寒燠風其實一也學者須深知天地萬物本是一體始爲得也王省惟歲以下亦是庶徵在天者與在人者元只一般非庶徵乎後世見其與上不類遂移而附於五紀此甚不然不知亦只庶徵也王省惟歲猶一歲之統四時也卿士惟月猶一月之統三十日師尹惟日猶一日之統十二辰也此其一定之序

不可易者君則爲君臣則爲臣大者則爲大小者則爲小是謂無易唐虞三代天下所以大治只爲盡得歲月日時無易一句大抵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大臣有大臣之職小臣有小臣之職君而爲臣之事不可也大臣而爲小臣之事不可也後世此處皆顛倒錯亂以唐太宗之英主而兼行將相事豈君道乎賈誼言於漢文帝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則是大臣而爲小臣之事者天地間之氣不過道與順而已尊卑上下秩然有序則爲順其分一易則

爲逆順氣成象則百穀用成逆氣成象則百穀用不成天下治平之時則賢者皆出而爲國家用故俊民用章不然則賢者皆隱伏而不出故俊民用微庶民衆多以其衆多言之故曰星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從古有是說此亦只是氣類相感月行至箕星躔度與箕星氣類相感故風月行至畢星躔度與畢星氣類相感故雨日月運行以成歲功月從星之所好猶卿士輔王之成治必當成人之所欲也夫月豈規規於從星而卿士亦豈可有意於從民欲哉氣類相感風雨應之卿士從民欲亦只視其理之當如何爾自王省惟歲以下上面當看歲月日時無易一句下面當看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句遞兩句是綱領處箕子以庶徵一疇之後而丁寧從星之言其意深矣卿士王朝之大臣亦當朝夕開導人主使主從民欲可也此皆是說庶徵在天者如此而在我者不然豈所以爲徵驗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洪範次八次九二疇皆是說效驗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自五行以下順是則爲五福人不可以不嚮反是則爲六極人不可以不畏嚮之則得是五福矣畏之則不入於六極矣後世人多要說天命以爲貴賤貧富壽夭皆是定命存焉不知天命豈易言也哉天命固不可謂之無然亦只在人如何人事苟盡則命雖當貧賤亦有可轉移之理人事不盡命雖當富壽亦有不與命相應者學者但當自做工夫不可只言天命人生於世亦須能全是五福享是五福乃可但只富壽而不康寧富壽康寧皆備而不好德不考終命非可以言全也凶短折則與壽相反矣貧則與富相反矣惡者爲人凶德也弱者爲人柔弱也惡者不能爲善弱者爲善無力故皆在於六極焉五福不言貴賤貴在外者也非人力所能爲也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八卦生於太極則九疇亦生於太極也所以八疇居外而皇極獨居其中八疇皆

以數言而皇極獨不以數言蓋滿天下事事物物無非是皇極何可以數言哉便是九疇亦只是這箇道理皇極九疇之主也五行非此何以周流於天下五事非此何以各得其則八政五紀以下皆此道也故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敘九疇哉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西西戎之國也旅庭實旅百也言西戎之國來貢庭實旅百之中有獒也書言西旅厎貢厥獒而孔子序書筆之曰獻盡所謂貢者如禹貢所言貢賦皆服食器用有用之物乎非用物而貢之是遠夷以此媚中國也故聖人易貢爲獻其意深矣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有廢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服食器用之物此人生日用所不可闕者故諸侯所貢于天子者惟此王乃分之異姓之邦昭吾德之所致而使其無替服事天子之心以其寶玉則分之伯叔之國而展親親之義夫分寶玉于同姓非厚于同姓而薄於異姓也義有親疏循而行之乃所以爲公也人之親其兄之子必異于親其鄰之赤子王者待諸侯亦猶是爾使其待同姓異姓混然無別則天下亦安有是理哉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易一音如字一音以豉反兩說皆通若作輕易之易則以爲我以物與人而人不輕易物者以德寓于其間也德盛之人不狎侮人人亦不狎侮我道理固如此然作易字說意味又覺好易變易也言人所以不爲物所移易蓋有德在焉故也如服食器用豈能移人今獒之爲物不過以供耳目之好則在我必將爲所轉移豈可受乎一獒之受雖若細事然便是狎侮何者方其受之是不敬也既是不敬非狎侮乎狎侮君子則人必不盡心狎侮小人則人必不盡力言狎侮無時而可用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大抵人當有以宰制耳目不可爲耳目所使吾心有

主宰而不爲耳目所役則百度皆正矣今褻之受是
悅吾耳目也是耳目足以役心而心反聽命于耳目
也心失其權而耳目役之此其害豈淺淺哉人心最
易于玩而最不可有所玩方其玩人之時在我者必
輕狂德何在焉故喪德爲物所引玩好無厭則吾之
志不過于區區之物其志小矣故喪志合於道理則
此心泰然故志以道而寧言不妄發則無有閒斷故
言以道而接不然合於道之時常少不合於道之時
常多豈能相接而無閒耶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
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大抵人之一心不能以兩用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
物必賤用物不寶遠物遠人便格所寶惟賢則邇人
便安孟子所謂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
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一箇勤詩言文王既勤止纔

不勤便有閒斷纔閒斷便有過失古人未嘗一念之
不勤如農夫之勤於稼穡如學者之勤於讀書是謂
之勤九仞之山欠了一簣便不成這山十分功夫欠
了一分豈能至於聖然非爲足此一簣便住足以一
分便了若有此心便非聖人之心蓋大略言工夫不
可有毫釐之不到爾掘井九仞爲山九仞古人皆以
九言陽數至九而終舉成數也能行我之所言則生
民皆安其居世世王天下矣讀旅獒一書須思一獒
之受亦未甚害而召公於此便作書以規戒之何故
此是三代王佐格心之業在後世則無矣後世若有
此事視之不以爲急三代王佐格君之非豈容一毫
之不至哉何則古人爲善惟日不足戰戰兢兢如臨
深履薄猶懼有失何敢玩耳目之好夙夜罔或不勤
今獒之受是不勤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于著
今雖受一獒而耳目之欲滋熾好之不已其害豈小
自古人主窮奢極侈竭天下之財以奉一人至於敗
國亡家者皆生于其微也所以召公汲汲于此截斷
了又況人主之情方經營締建之初未有不知戒懼

當治定功成之後鮮不萌怠情之心晉武帝平吳之後掖庭殆至萬人唐憲宗平淮西之後便興土木二君皆一時之英主只爲功成而怠所以皆不克終今武王既通道于九夷八蠻天下大治玩易之心易起召公安得不深切慮之哉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案袁氏此條解永樂大典原闕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

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武王既克商二年天下甫定人心猶未安根本猶未固而虐疾如此不幸而崩則王業殆哉此周公所以不勝其憂思以身代其死也二公之心與周公之心不同故惟欲穆卜之夫武王之不可死二公固見之明矣然惟欲穆卜則不過見其吉凶豈能轉移此事周公之心直是篤切所以不愛其身而欲代武王之死自以爲功言其身任此事也觀其祝冊之辭至誠懇到周公之心何如哉武王尚在則天命不墜而先王亦永有依歸否則天命去之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矣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屏璧與珪言其不復事鬼神也武王苟喪社稷宗廟存亡皆未可知而又何能事鬼神乎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于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于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夫周公今日以代死之言告於先王而翼日武王之疾果然便瘳信哉至誠之道其感動之捷如此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先王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此心純一更無他念

自然通乎鬼神今人所以不能感動皆緣不誠之故
念慮紛擾胸中雜然其能感動乎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
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辟法也流言四出宗廟社稷又將不可保故周公東
征誅管蔡而天下始安東山之詩是也或以辟爲避
不知周公之誅管蔡義所當誅也周公何心哉乃致
辟管叔于商可見矣夫宰相而敢久於在外其中有
人故也後世惟諸葛孔明累歲出師亦以有費禕董

允之徒其國多賢者故爾王亦未敢誚公蓋周公之
形迹似可疑管叔之流言似可信其心不能無疑然
又見周公之忠所以雖疑而未敢誚公也方成王疑
周公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及成王之
疑一旦消釋則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學者觀此可以
見天人一致之理直是明白直是切近人多說天道
遠觀此事天道果遠乎近乎人主一念慮之闇而其
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卽人也人卽天也天大
雷電以風何自而來哉成王之心也天乃雨反風又
何自而致哉亦成王之心也洪範咎徵以爲蒙恆風
若方成王疑周公此心昏蒙故有大雷電以風之應
及得金縢之書前日之疑渙然冰釋執書以泣且謂
其無俟於卜焉蓋深見周公之心且不有其身況欲
爲天子乎成王之心旣復而天變亦隨卽消弭欲觀
天人相與之際觀此而昭然矣嘗觀太甲悔過至
於拜伊尹而有予小子不明於德自底不類之言成
王得書執之以泣而謂其無俟于卜自迎周公出郊
以幣帛告天而謝前日之過觀其辭氣懇惻至於如

此若二君者可謂此心之復者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武王誅紂立武庚於朝歌而使三人者監之王制所謂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武王崩三監挾武庚淮夷以叛不言武庚倡爲亂首者三監也觀金縢所言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可見其所以叛者乃疑周公也然監武庚者既叛則武庚固不言可知矣下文將黜殷一句可見向者武王雖

約園刊本

殺紂然尤武庚以續商後殷命猶未絕焉至此而其命始絕矣觀此一書則周公前日所以欲代武王之死如此苦切者其意念更分明矣武王有疾既瘳之後在位當不下數年而武王甫崩三監便叛況當克商二年若不幸而不救周家之社稷宗廟存亡未可知也周公安得而不苦切惟其苦切之至所以能通乎神明矣伐三監如此等事皆是非常之事處非常之事天下之至難也讀此一篇便當觀古人所以處天下之大變者大抵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周公之於兄弟其親愛至矣然至於叛亂以危

社稷則義又在國家蓋義無定形如權衡然只觀其輕重三監之叛國家之義爲重而兄弟之義爲輕此周公所以決然爲之不疑而行也若夫太宗之殺建成能如吳泰伯東海王彊則可以保全太宗無此有大罪太宗何得而殺矣天下固宜爲太宗所有使失矣太宗不可與周公並論也大抵聖人任天下之重只觀道理如何道理所當爲則爲之天下謗議皆

約園刊本

所不恤觀周公七年攝政何事不慎及羣叔流言便出征伐更不顧天下之議已更不自有其身如此方是宰相大臣方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方見聖人之心若如後世宰相大臣畏首畏尾蓄縮畏忌而不敢爲固可以免天下之疑矣然國家何賴焉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夫舉天下之大事須使人人皆曉然知朝廷之意有一不知天下皆將羣起而事未可知矣所以周公不惟大誥爾多邦雖諸侯之臣亦無不詰焉所以使四海九州之人曉然皆知吾所以征伐之意也夫此書皆周公之所作而已王若曰爲言者體成王之意以作誥也然成王疑周公者也觀其居東二年罪人既得公以鴟鴞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其疑至此猶未釋疑周公則以三監爲是矣周公乃奉其意以伐之何哉曰此探成王之本心而言之也大抵有非心有本心也觀成王因天大雷電以風之變而能釋然無疑深知周公之忠是本心之復也則論其本心豈不以三監爲當討乎此周公所以不顧其非心而奉其本心以伐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玆不忘大功

大當禍亂之起正猶涉淵水然更無津涯言其如此可畏然如此之難而我今日又不可不往故曰予惟往求朕攸濟之道哉

心不欲伐三監者成王之非心也欲伐之者成王之本心也觀成王因天大雷電以風之變而能釋然無疑深知周公之忠是本心之復也則論其本心豈不以三監爲當討乎此周公所以不顧其非心而奉其本心以伐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玆不忘大功

大當禍亂之起正猶涉淵水然更無津涯言其如此可畏然如此之難而我今日又不可不往故曰予惟往求朕攸濟之道哉

昃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夫文王之功安有不成者然周公猶欲勉勉不怠以成其功必至於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嗚呼聖人之心可見矣其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制禮作樂郁郁乎極其盛果能踐履周公之言者矣後世繼體守成之君只緣不知這道理使其誠知此理則豈敢惑於聲色豈敢沈湎於酒豈敢盤於遊畋惟其不知所以且苟安目前而前人之功卒不能廣而大之也豈爲人後嗣之道哉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遵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三監之伐所以奉行天討天既降威我安敢閉而不用乎神龜者國之寶鎮吉凶禍福將於是乎占焉紹天明者繼天之明也天之明命見於龜卜即命者即於是而命也只看繹辭所謂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之言這便是命及茲而果然蠢動信如龜卜

所言武庚有一國不過小腆誕敢紀其敘因天降威於我武王之崩知我國有疵民皆不康靜曰予其復先王之業反以周邦爲鄙武庚桀惡若是而可以不征乎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矧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禦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今日四國蠢動而明日有十夫來告成王周公以爲四國當伐輔翼我之有爲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寧武即寧王也謂武王也賢者之心既歸而我又卜并吉想當時因四國之蠢動又曾卜之鬼神以爲此事將如之何而卜無不吉是鬼神之心又以爲然矣賢者之心既歸鬼神之心又從我乃揺告爾友邦家君及其臣相與伐此逋播不軌者是舉也可謂至當爾反曰茲事艱大不可輕發民之不靜乃在王宮及邦君室由已貫致之當反求諸已不可專於責人又曰汝

小子當考已之翼敬卜雖曰吉而理不當往王何不違卜而勿往乎夫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反之說誠人主所當念者然有當自反之時亦有不當自反之時四國蠢動將以危吾宗廟社稷而猶自反是乃腐儒不知通變之論也譬如兄考乃有友伐厥子而曰我且當自反不遠救之其可乎雖使在我未有以致之亦不必自反矣古人舉事只看吾心如何吾心以爲當然便爲之好言語好議論都用不著此

古人之舉事所以過於後世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逸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考翼不可征之言雖不可用然吾聞汝等之言亦嘗再三深思茲事之難矣允蠢者言其蠢動也四國蠢動師旅一興惟鰥寡之人爲可哀古人最念這鰥寡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蓋此等人最可念也然予造天役泰天以有爲而之閒自爲反逆天意于周家似不相向而成王周公

投大艱于朕身我亦不暇自恤其身苟可爲民身且不恤則三監其可不伐乎邦君御事前日雖以爲在王宮邦君室成王周公委曲開導今亦以爲當伐而綏寧我曰毋慼其憂不可不自奮以成寧考所圖之功其言甚合於義故曰義爾邦君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邦君御事雖能綏我而猶恐其心有所未喻故又反覆開導之以爲我寧王所以興亦只爲卜是用今禍亂之作乃天所以相我況我之卜又無有不吉其可不往乎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上文既曰今天其相民此又曰弼我丕丕基夫自常情視之武王不幸而有疾周公有代死之言而疾瘳未幾武王又崩三監武庚淮夷相挾以叛骨肉兄弟之閒自爲反逆天意于周家似不相向而成王周公乃以爲此天所以相我也此天所以弼我丕丕基也

這非是聖人如何見得漢人有言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大抵國家無事中外又安未必非天所以稔其毒敵國外患侵陵擾攘未必非天所以開其治考之古今之變如是者多矣虢公驟勝而晉人以爲是天奪其鑒而益其疾晉師勝楚而范文子以爲憂蓋國家盛強往往未必是福若有患難有禍亂則志氣益強政治自修乃天所以輔之也故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

憲而死於安樂也由此觀之則人主處天下治安之時不可以自恃當禍亂正作之時亦不可以自沮爾邦君御事皆當服事武王皆國家之舊人亦能遠省亦知寧王所以勤勞於天下者乎以寧王之勤如此天命豈止于此而遂絕則知周之王業未必便替我所以見得三監之叛乃天所以弼我也勤之一字是武王所以造周家基業之根本古人只是一箇勤字小子夙夜祗懼召公旅奏之作亦告之以夙夜罔或不勤詩稱文王既勤止古人之勤非後世之所謂勤也後世所謂勤不過了得些事古人直是無一念閒斷所以穆爲聖人亦只是一箇勤字天閟毖我成功所謂閟毖大略是戒懼之意言今日禍亂之作天以與我成功之處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凡人此心至誠則發于言者亦無非忱辭忱辭之人天之所輔相者也何所知天之棐忱辭考之我民可見矣且當時成王周公所以見得是今天其相民見得是弼我丕丕基他如何知得只是考之于民詰當時只是三監武庚淮夷叛亂天下之心其愛戴周家爲如何只觀武王用兵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人心如此歸周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心既歸周天其不輔我子似此一句是成王周公所以伐三監之根本

今日四國之叛非特毖我一人亦必毖吾民焉人疾在身必思所以去之四國之危社稷正猶疾之在身也其可不去乎此皆是懼邦君御事猶有未喻故反覆開導如此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我之心自以爲當往知其艱難反覆思之所以勇往如此也成王言此欲使邦君御事知此舉之非輕動也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成王周公思所以與邦君御事相與圖成者蓋將爲
深遠不拔之計非特伐三監而已今此舉不我從則
他日深遠不拔之計尙有望於爾乎旣弗肯堂況於
肯構旣弗肯播況於肯穫觀此一段便見得古之人
君所以與諸侯及諸侯之臣必相期至于千萬年不
拔之地其意深且遠矣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越於也卬我也豈可不於我而敉安寧王之大命言
寧王大命不可使至我而絕也此便見得聖人自任
天下之重處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敉

友喻三監也子喻周家也民養喻邦君御事也爲人
父兄有友伐厥子而民養坐視弗救則必加刑罰焉
今三監蠢動危我社稷爾爲臣子而弗之救曾民養
之尙不若乎此處是成王周公將道理至明白者以
解其疑破其昏而使之曉然見此理之所在蓋當時
邦君御事所以不肯從成王伐三監只爲其心疑疑
故昏何則彼見周家得天下未幾不幸而武王病又
未幾而武王崩而兄弟骨肉之間自相離叛蓋以爲
周家之天命未可知也正當危疑之際所以此心皆
昏蔽而不知天理之所在周公將此等言語曉諭之
彼反而思之以爲友伐厥子民養弗救吾必將加罪
責于民養今爾爲人臣坐視國家之難而不救可乎
至此前日之昏蔽皆釋然矣此處見得人心本自分
明又見得聖賢善於開諭人心如此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
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

開爽邦家必明哲之人能之迪者蹈也蹈者行也曰
迪知上帝命曰迪知天威皆眞知之而異乎常人之
所謂知故謂迪知想像泰山之高喬是臆度之知也
足親歷之親見其所以爲高是謂迪知上帝之命至
爲難知而十人能知之此其所以謂之迪知越天棐
忱言三監未爲亂之時也豈謂天前日則棐忱今日
則否乎今日亦是棐忱但措詞之法固如是耳爾于

是時猶且罔易法況今天降戾于周邦爾正宜協力以奬王室而乃勸而弗救其可乎是爾不知天命之不易也當時邦君御事所以不肯伐三監只緣疑周家之天命未必永不知天命固斷然不易矣天命最難知當時見得天命不易者惟是十八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武王殺紂立武庚殷之天命猶未絕也至今商始喪矣武王克商猶農夫之耕此畝予可不與之克乎極之在我也聖賢言語眞切當一句是一句若泛泛說過

卜者卜之極于善者也予可不惟善之是從乎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指指意也當武王克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使他人得以據之而不全有所覆豈寧王之指意乎我今日所以必往道理既已如此何況我之卜并吉可不往乎大凡爲人子孫受前人全盛之天下苟爲他人所據而不能全而覆之失爲子孫之道矣武王全有天下今三監叛亂周公便肯已乎卜陳惟若茲言卜之

道如是而已也讀大誥一篇須看三監叛亂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何故處天下大變而所爲必成如此只詳味此書便可見矣道卜極有深意蓋邦君御事見武王崩三監叛皆疑周家之天命未必能永周公以爲吾卜之鬼神而卜并吉矣是天意灼然可知天命斷然不易矣又況今日四國蠢動而明日有十夫予翼天意尤更可見所以此一篇書多說卜又說十夫蓋以此而破當時人心之疑使之釋然知天命之在我也聖賢言語眞切當一句是一句若泛泛說過

一篇如何感動得人觀此處便見得古人所以處天下之事而能必于有成者不特此也如盤庚之遷都須看他如何終于遷得成如周家之安商民須看他如何撫循之使之帖然不動能如此看使是經歷也然于此又可以觀古今之變且後世朝廷卒然有非常之變若使人主諄諄而告之以爲吾卜之鬼神而吉爾不可不往人誰我信而古人如此說人皆信之何哉此卻是在平日有工夫蓋古之時上下之間此心相孚上有言焉人無敢不信後世上下相疑平日

不曾做得工夫一旦如何以空言動得人然人心依舊自在亦未嘗有不可感動者唐德宗奉天之禍可謂極矣然一下罪己之詔而武夫悍卒無不流涕人心亦何嘗不可感動哉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帝乙之元子當立者實微子也帝乙未即位之前生微子帝乙即位之後生紂以紂爲后之子故立之紂既滅而立武庚紂之子也武庚既滅則理當立微子昔者堯有天下丹朱不肖而遜於舜及舜既爲

天子則以朱爲虞賓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舜既以堯之後爲賓有夏氏亦必以虞氏之後爲賓矣至周而以虞夏商之後爲三恪左氏所謂封之於陳以備三恪是也恪之爲言敬也不敢以臣禮待之也此書命微子亦曰作賓於王家蓋以賓客之禮待之也觀此處便見古人於先代之後未嘗滅絕自漢以下此事不復有矣魏晉以來名爲受禪而實奪之其子孫宗族殄滅無復遺類而尚望其尊禮之乎古今世變於此可考矣三代聖王之心於此可見矣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紂得罪于天武王奉天討以伐之紂雖絕滅而自成湯以下賢聖之君豈可以不祀此其所以命微子代殷後也修其禮物者使之用商家之禮物如禮樂皆自用商家一代之制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此一篇書有四事焉一則當看三代聖王所以重其先代之後之意二則當看成湯之德三則當看微子之賢四則當看成王所以命微子者此一段是說成湯之德也撫民以寬一句當從東萊之說雖曰商人尊而不親先罰而後賞若少過於尊嚴然一代治體畢竟寬大蓋立國之體未有不寬者也彼其少過於尊嚴雖與周家之忠厚不相似然大略依舊只是寬所謂寬非曰委靡不振只是一箇寬大仲虺稱湯自說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蓋可見矣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

此是稱微子之賢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深咏此二句

微子可謂賢矣想其爲人必是一嚴恭儼恪至誠篤實之人有一毫之懈怠乎可謂不失其本心者矣曰篤不忘信乎其篤厚而不可忘人之德貴乎厚誰無此德積之不厚亦何足貴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是成王所以命微子者蓋爲上公之道當如此也

往敷乃訓弘乃烈祖曰敷曰弘如此等字皆當詳味蓋人君有命不但只遵守其所言而已又當廣而敷之前人之德亦不但只持循勿失而已又當廓而大之夫微子商之後正處危疑之閒而成王乃以成湯事命之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是使之復爲成湯之事業也蓋古人之心不與後世相似吾心以爲當然當說便說更無疑忌在後世肯如此說乎於此可以見古人之心亦可以觀古今之變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天地間只是一箇和氣嘉禾之生和氣之所致也當成王啓金縢之書前日疑周公之心消散無餘而本心卓然著明當是時成王之心與周公之心一也所以異畝同穎分明是君臣閒一德一心之所感召揚子雲曰泰和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觀夫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祥瑞至此眞所謂和之至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武王既滅紂封武庚於朝歌朝歌紂國都之內也及武庚爲亂既殺之乃以朝歌之民凡其強家大族遷之于洛使之近周家之都邑照周家之教化所謂挹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是也而其餘民之不遷者封康叔于衛以治之學者讀此處當觀

古聖賢所以經綸斯世斡旋造化之妙易窮則變變則通天下事到窮處豈可不知通變且如當初武庚既是紂之子安得不封之以續商後管叔蔡叔既是周家骨肉安得不信而用之然到得他叛亂以危王室則如之何可以不知通變之道所以周公於此慇殷頑民遷于洛邑而又不復立商之後於朝歌乃因微子於宋而其餘民則使吾家之子孫治之蓋微子雖不至於爲武庚然萬一有挾之以爲亂者豈可不慮哉是以周公變而通之其慮事深遠矣使當時不

遷其民固不可遷其民而復立商之後於朝歌亦不可封康叔一事而命書至於三篇蓋商民染紂之惡習深入骨髓豈易撫循所以不得不如此委曲詳切言之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一段說者多以爲脫簡其實不然此事正與封康

叔一事脈絡相貫當時雖命康叔而心在洛邑商之民既遷于此而吾於是乎命焉不特告康叔亦使商民聞之曉然知上意所在周公之意正是如此則作書者正當敘此一段如何是脫簡乎侯甸男邦采衛聞邦字于其中者以言九服之諸侯無有不至也不可得而盡見故所見者惟士焉咸勤者咸勞來之也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書周公奉成王之命以告康叔也曰王者謂成王也曰孟侯朕其弟者周公自言也成王於康叔當稱爲叔父今周公奉王命以告而稱弟蓋雖出於王命然周公自言卻無緣以叔父稱也以人情觀之可見矣丕顯者有光也詩大明言文王有明德這箇明德人皆有之方其此心之存必有些光輝但甚微耳聖人之光明直是極於大所謂光於四方顯于西土堯

之光宅天下舜之光天之下皆不顯也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這是周公舉文王之心說與康叔明德慎罰不顯之意慎罰者於刑罰之用直是無一毫之或忽此其恭敬慈仁之心爲如何哉庸庸祗祗威威此六字須當仔細看庸其所當庸祗其所當祗威其所當威看來甚易其實此事最易得差且如所謂庸庸者必是有十分之德然後予之以十分官爵有九分之德然後予之以九分官爵德與位稱而無一毫之差方是庸庸若有十分之德而予之以九分官爵這便不是庸庸爾祗祗者如鬼神如父兄尊長如賢者皆所當敬當敬而不敬豈是祗祗有當用威之時當威而不威豈是威威曰庸庸祗祗威威指辭如此蓋須是恰好相對始得有一毫差錯便不是了初不高遠只是當如此便如此即是道理當如此而不如此即悖於理矣惟文王能順於理所以其道大顯於天下爲天下君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尊顯如何哉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言其艱難積累之勤如此也當紂在上文王之肇造區

夏直是難皆漸漸自一二邦做起估圖者西土之八怙恃文王也革商者武王今稱文王而曰蔑戡殷蓋當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實商民於此已絕矣在太王已言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況又歷王季文王三分天下歸紂者一而已天命獨不在周乎寧兄以爲武王固順但前盛稱文王如此尊顯不應稱武王只說寧兄勖三字於此末安只以爲周公自稱古人不嫌於自稱我有這工夫便自言之亦何嫌之有這箇卻不是矜伐況命其弟乎何嫌於自稱也勖者勉也言文王如此積累之艱難我又輔佐文王勤勞如此以得有天下而汝今日小子封得在東土言此者欲康叔之知所自來也大凡人安享見成莫患於不知所自康叔今日據孟侯之尊享富貴之奉可不知其所自耶周公言此所以警康叔者切矣此意學者當諷詠而玩味之孟侯諸侯之長方伯連帥之國也觀旄邱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其國蓋侯伯之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祇遹者敬述文王之所爲也紹接續也衣佩服也言不徒聞之於耳必佩服於身如衣服之未嘗少離焉曰祇遹曰紹曰衣其閒有工夫能紹聞衣德言方是祇遹乃文考處聞與德言在文王者紹與衣在我者文王既有所聞矣我又從而接續之是之謂紹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實有所得謂之聞今人誰不有耳而實未嘗有聞入於耳而不得於心非聞也文王有此德我又須當佩服之佩服者不徒聞而知之便以爲已也夫能祇遹文王如是亦足矣而以爲未也又必往敷求於殷先哲王所以康乂民者猶以爲未也又必遍惟商耆成人所以宅心知訓者猶以爲未也又必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則是上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無所往而不取也既求之又聞之又由而行之是之謂求聞由讀此一段須仔細玩味古人所以無所不取之意孟子稱舜以爲自耕稼陶漁至

於帝無非取諸人者若如常人之見只是祇遹乃文考亦自了得而周公之言深切如此蓋不若是不可以治民古人內而修身外而建功立業若遠若近皆無所往而不取如此方纔至當方纔契勘得是後世苟簡滅裂安能望古人之治古人之治光明偉偉久而無弊後世之治卑污窳淺毫無足觀分於此而已矣學者爲學亦當如是此周公於此做工夫故舉以諸康叔以上所言者皆弘于天也天德也有是天德須當從而弘之弘者恢洪而廣大之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論人皆有是四端以爲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曾子論孝以爲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皆弘乎天之意也欲識此理但觀中庸所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

測龍蟄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知此則知所謂弘於天矣順我之德至於沛然有餘於身是之謂裕裕者言其充足飽滿綽綽然有餘裕也曰弘曰裕此等字皆當仔細玩味大抵欲出而有爲於世須是在我者有餘方能有所建立古人全盡此道特時出而用之耳其所用者蓋不能加毫末也如此方纔不廢王命不然皆是廢王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惸惸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惸惸痛也疾也言當常如疾痛之在身也且康叔以孟侯之尊處富貴之位豈使之逸豫以自奉其一已哉位愈尊而責愈重諸侯之所取法下民之所視效也恐恐然常若抱疾痛於其身此意豈可少忘哉嗚呼非周公何以言之深切如此天雖明可畏而忱誠之人天必輔之民情雖大可見而難保莫甚焉以言民之難保甚於天之可畏也常人但知小人難保而已今周公直以爲民之難保甚於天之可畏其言尤

深切焉論至於此如何不是惸惸乃身往盡乃心卽弘於天也人有此心不可不盡無康好逸豫卽惸惸乃身也盡心竭力而逸豫之念不萌如此方可以治民矣故曰乃其乂民不在大亦不在小言怨之大固不可怨之小亦不可無小無大皆不可也孔子告仲弓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人豈可有怨於人哉況爲一國之君至於民皆怨其上是豈小事夫民之怨心易萌所謂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古人惟恐民有一毫怨其上之心故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深知夫怨之必有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太康之所以失邦亦只是結怨于民其初怨之亦小日復一日怨之念大是以卒至於黎民咸貳時可不懼哉惠不惠者常人之所不加惠吾從而惠之也懋不懋者常人至此不加勉吾愈知所自勉也人所不惠者惠之人所不勉者勉之果能此道矣豈復有怨於人故惠不惠懋不懋此止怨之道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時王宅天命

作新民
此指康叔以所服之事也人莫不有所服上自天子之尊下至一介之士皆有所服之事則爲諸侯者所服果何事哉弘王應保殷民助王宅天命斯其所服也應如玉應侯志之應民以懷保之道望於我我能應民心而保之是王之心也汝當弘而大之弘之一字其意甚遠不止於此而遂已更欲恢而廣之所謂弘於天是也周家之安危治亂係於商民康叔若能撫安商民不惟衛國可治王室亦有賴焉商民安則

周家之天命亦可以常治而不亂常安而不危矣所謂宅也夫康叔所治者衛國爾而周家之安危去就繫焉則其責豈不甚重而其所服之事豈不甚難也哉此成王所以明指而告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非嚴而何至寬之中固有至嚴者存也後世嚴者皆非眞嚴只如漢宣帝明帝非不嚴也然當時怙終爲惡而刑反不加者何可勝計烏得爲嚴古人之嚴所謂眞嚴者也至於所犯罪大若幾不可恕矣而深究其情實非怙終適然冒法乃在可宥雖然既道極厥辜又須有這一句方可極厥辜者極其罪

用刑矣後世之用刑也不獨觀其迹古人之用刑也必深察其情後世罪大者加之大刑罪小者加之小刑其情之所在未嘗深究也古人原情定罪固有入於大辟之刑而情非怙終則從而赦之者亦有所犯不至於死而情非過眚則從而殺之者故曰此唐虞三代之用刑非後世之用刑也且唐虞三代之盛四方風動民協于中陶冶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彼果何道以致之只觀其用刑一事便可見矣過眚者雖大必赦則人誰敢不遷善遠罪怙終者雖小必刑則天下誰敢故意爲惡所以能使民協于中只是此道理人皆言古人尚寬不知此乃至嚴處觀其人有小罪非眚自作不典又自以爲合於法度雖是小罪不可不殺非嚴而何至寬之中固有至嚴者存也後世嚴者皆非眞嚴只如漢宣帝明帝非不嚴也然當時怙終爲惡而刑反不加者何可勝計烏得爲嚴古人之嚴所謂眞嚴者也至於所犯罪大若幾不可恕矣而深究其情實非怙終適然冒法乃在可宥雖然既道極厥辜又須有這一句方可極厥辜者極其罪

也既明正其罪矣而察其眞情實是過責然後從而赦之不然下之人並緣爲姦凡有罪者孰不以爲責災而求幸免乎故必有此一句乃可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敘倫敘也天下事豈能逃這倫敘呂刑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謂倫即此敘也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皐陶用刑亦只是一箇次敘何謂敘罪大者加之大刑罪小者加之小刑此敘也罪大而眚災者赦之罪小而怙終者殺之亦敘也用刑有序則能大勑懋和者民皆相戒相免以爲和順而無有乖爭悖亂之風也不得已而用刑常如疾痛在身急欲去之吾設心如是民其肯犯我乎凡有過咎將畢棄之亦如疾痛之在身欲其速去矣古人用刑分明如疾痛之在身蓋以刑待天下豈是美事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曾子哀矜勿喜之意即此所謂若有疾之意也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赤子口不能言而慈母能知其所欲心誠求之故也故曰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之謂信民無求於上而上能求其民可謂信矣康叔保養斯民必如慈母之保赤子可也必曰若保赤子以言其愛民之篤切懇至如此夫然後民無有不康乂者也此三句一節時乃大明服亦未見刑之爲不美至於若有疾則深以刑爲不得已而去之惟恐不速至於若保赤子則刑將措而不用矣成王之望康叔豈不甚深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康叔擅一國之生殺則夫刑人殺人者非汝封乎然猶有刑殺不足貴也至於無或刑人殺人又非汝封乎劓則人汝封也至於無或劓則人亦汝封也不言非汝封省文也劓則刑之輕者雖刑之輕者亦以無爲貴有虞之治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成康之時刑措四十年不用蓋猶有刑罰終非盛世之美事刑措不用方是致治之極教化之行至於

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有刑將安所施哉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如上所言皆言之既悉矣然此外更有事焉故謂之外事陳列也斷獄之際凡臬司皆陳列於此如周官所謂羣士司刑皆在欲其合衆論不專於一己之見也師茲殷罰有倫有倫即所謂有敘也師茲殷罰此意思甚好康叔爲周之諸侯固當用周罰今仍使之惟商之罰是師蓋商周之刑罰大略固然一旦以周之刑罰治之則終扞格而難入以殷罰治之則皆其耳目之所習熟者於是乎民心安矣此可見古人爲政知變通處若膠固不通遽律之以我周家之刑法固無有不可者而民蓋亦擾矣古者有九州之戎便以戎索治之左氏所謂疆以戎索是也無他正欲其安且便爾所以爲治不可不知變通膠柱調瑟其可得而調哉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獄辭之已成者獄辭雖已成然不可便輕斷須當反覆思念之此處可以深見古人之心且念之五六日亦是旬時之內丕蔽要囚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臬事謂刑罰之事也罰蔽殷彝即師茲殷罰有倫之意義者理所當然也凡有刑殺皆當觀其理之何如不可以己與乎其間也次就也不可遷就汝之意古人治天下皆只是順行乎義理之當然未嘗以己參焉所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先說臬司臬事刑法之事也此便後說臬事臬司刑法之官也臬事刑法多說得人亦是此意見古人任人不專任法處呂刑多說得人後世只緣任法而不任人所以得吏得敘其權順於

理之謂遜無所不順之謂盡遜能如上之所言可謂盡遜矣可謂得其敘矣然不可以爲足也必常常若未有遜焉此處皆可以見古人之心且如成王周公之告康叔既如是其詳且悉矣而猶以爲未也又曰此外更有事焉既使之陳時臬司又使之陳時臬事又使之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可謂盡遜而方且告之以惟曰未有遜事蓋纔說道如此而止卽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只這可已而不已便是聖人荷有一毫自滿之念豈古人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周公謂我徧察舉朝之臣無有若爾用心之善者大抵古人用人未論他外面如何且要他心術端正康叔少年小子而成王周公便使之爲方伯連帥居諸侯之長正緣察其心術之正爾深咏此一句康叔之爲人何如哉眞所謂仰不媿於天俯不怍於人者也惟其心如是所以朕心朕德惟汝知之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殺越人于貨者衆罔不憝之況不孝不友之人乎雖然元惡之人殺之而已父子兄弟之閒無絕法也子弗孝而罪其子弟弗共而罪其弟則父子兄弟之閒

終身不可復合矣此事關繫教化教化不明至於民彝泯亂此乃我爲政之人有罪而致此方當自反之不暇而又何罪云乎哉若以其有罪便以文王之罰刑之是不率其常也戛常也文王之罪固無不善矣然民彝之泯亂卻不可便用刑治之此處亦可見古人之變通處周官八刑有不孝之刑不弟之刑此固國家之常法然以爲常法而便以其罪罪之豈不大傷父子兄弟之情大壞天下之風俗哉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曰

凡制五刑必即天倫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季孫以爲言孔子曰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骨肉親戚之刑豈與其他事相似拘之三月而父子之天性終不可泯滅所以其父請止從而赦之則父子復合矣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

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庶子訓人之官如周官諸子之官是也正人小臣諸節此衛國之臣僚如或不尊國君之號令而別有所播敷以要民譽之歸己弗庸其君而病其君所以致此者皆汝君長不能朕實憝之而汝乃速由茲義率殺不知汝爲君長不能安厥家人此汝當自反者而可遽以刑殺加諸人哉小臣外正並爲威虐大放王命亦汝非德用乂之故不可以罪人也自凡民自得罪至此凡三節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如此者固衆之所憝也至於父子兄弟之間不孝不慈不友不恭則事關風俗民彝泯亂此又甚於寇攘姦宄然民彝泯亂固是風俗不美至於臣下敢自爲號令要求美名惟威惟虐大放王命則紀綱蕩然矣尚可爲國乎此又關係之至大者也故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觀二矧字可見矣然父子兄弟之不睦不可便以文王之罰刑之臣下之不遵教令亦不可便由茲義率殺既不可加之刑然則當如何曰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此康叔之所當盡心也典常道也敬此常道以寬裕其民優而柔之歷而飫之漸摩撫育使斯民日入於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裕也文王所敬者德所忌者刑忌言其畏忌也文王雖作爲刑罰曷嘗致輕用哉康叔而能取法於文王之敬忌務德而不務刑則有以慰我一人之心而我其有懌矣今觀周公告康叔文王之罰則欲其不用文王

之敬忌則欲其取法焉熟味此處可以識治道矣後世言遵祖宗之法者皆以爲祖宗法令明具吾從而遵用之今于文王之罰周公則欲康叔勿用焉此便見古人爲政與後世不同處若一以法令從事不孝不恭者有刑造民大譽者有刑惟虐者有刑亦整齊矣然有甚意思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亦必有德禮以感動之可也政刑其可專用哉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監監觀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人凡事皆有所監觀其得其失其是其非皆以前人爲監則豈復有所過差監之一字不可輕看是心不存安能監觀便是我之私意以之立政立事有多少病痛夫所謂監者固非規規然求合於前人也隨時損益固亦有之或有未善亦必更改但當常惺惺著以看前代之治亂得失如此參而用之方可以無過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所謂德之說卽罰之行是也大抵刑罰有行有不行罰施於上而人心或有不服是罰之不行也罰施於上而人心皆服此罰之行由吾有德以爲之本也罰之不行由吾德之不足故也夫有德以爲之本輕重各當人心咸服非罰之行乎罰一人而千萬人懼非罰之行乎教化所漸民將不犯于有司非罰之行乎教化所漸民將不知所取法乎民之良心無不可感動

之行乎後世非無刑罰而人心未必皆帖然服從此無德以寓乎其間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民心未有所止戾厥心迪之而未至於大同蓋或有爲善或有爲惡未到這大同田地夫人主代天司牧使天下皆勿失其性是人主之職分也有一人未入於善便是曠司牧之職吾代天司牧而至於曠其職焉失天之心矣失天之心天必罰殛我我亦何敢怨哉

成王周公言此所以深警康叔也謂我尙如此爾康叔當如之何是必前日沈湎之俗與夫強暴不識道理風俗翕然丕變無一人之不化則上有以合天之心而衛國可保矣不然失天之心天必罰殛之而國豈其國乎觀此處便見古聖賢求所以自盡其職分不敢有毫釐之不到如此且所謂迪屢未同又非民皆狃於惡習不過未至於翕然大同爾而古人便以爲天其罰殛我蓋見得這道理甚明所謂代天司牧導在使之勿失其性苟不自盡其職天安得不罰殛之後世爲天下者皆不知此理彼固以爲便有未到亦未至於如何使其明見此理豈容有一人不歸於善者乎罰無在大亦無在多言其不可有毫釐之罪也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勿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大抵善最不可以爲小而不爲惡最不可以爲小而弗爲善雖若甚小然當是時此心卽千古聖賢之心方其爲惡雖若甚小然當是時此心如何爲善之時此心又如何則可見其不在大與多矣不在大雖小

亦不可也不在多雖少亦不可也小罪且不可有況於職分之不盡而顯聞于天者其罪爲大天安得不罰殛之乎嗚呼成王畏天之心可謂至矣其所以警康叔可謂切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蔽斷也誠信之道斷然在所必行也後世之人雖心知善之在所當爲然往往病於無斷所以德之不進實由於此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此無斷者也

皆爲便爲既無疑惑更無等待是之謂蔽敏德者日進無疆之意也夫欲速則不達其進銳者其退速事固戒夫欲速也然敏德與欲速不同又況丕則敏德丕者大也既大能勉於進德如何會退人之所以進銳退速非丕則敏德也一時勇於爲善而非有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所以其終必退若是大能敏於進德則其規模已大安得有退速之患哉學者須看蔽字與這丕字不是區區寸進寸益進時直是進此所謂丕周公告康叔一篇之書綱領處只在這兩句能

如此則用此道以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康安也如所謂安汝止宅厥心是也外物不足以動搖其心安然不擾此之謂康顧顧省也常常循省常常照管惟恐吾身有一毫之失正如明目以視之此之謂顧遠乃猷者爲長久無窮之規模不止於僅了目前而已也這許多皆綽然有餘裕民始寧矣裕如若德裕乃有可享者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享孰大焉此天身之裕解已見前康叔果能盡之豈有可瑕疵亦豈

復王於殄瘁也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上帝之命何常之有汝康叔須當念之無殄絕其享上之義明其所當服行之事也前所謂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是也人之聽不可卑污聽德惟聰必有德之言方可聽聽無稽之言聽讒諂面諛之言則其德卑矣故聽不可以不高如此而後能康乂民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前告之以汝亦罔不克敬典故此告之以勿替典常

道也道不可須臾離一日替敬典之心是離乎道也離乎道何以爲人乃以殷民世享世世享有衛國也享之一字富貴亦在其中然不特富貴雖處貧賤亦有可享者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享孰大焉此天爵貴富貴特外物爾

酒誥

讀酒誥一書須看飲酒不過一事周公何故專作一書周公之爲此所以重其事也蓋方紂在上天下皆化爲沈湎之俗今將痛革其弊此豈易事若雜於他篇之中則言之不力所以專作一書反覆詳明爭理都盡其用意深矣古之善治國家者正猶良醫之善用藥人之病也或在表或在裏良醫者察脈觀色灼知其病之所在然後投方匕之劑藥與病對而人無不愈矣善治國者亦然須知其病之所在方有下手處周公灼然見當時之俗只在沈湎見之既明故直截只來理會他這事所以一篇之書反覆深切如此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妹邦紂之國都康叔之所治者也文王爲方伯故能誥庶邦及於庶士少正御事朝夕諄諄而誥之使之毋得非時飲酒惟因祭祀而後可飲焉大抵古人飲酒自有時節蓋一切禁之則是絕人之情而不可以通行於天下非道也然苟非時而飲沈湎是務則足以喪德亦豈可哉所以惟祭祀則有酒惟燕饗則有酒祭祀而飲酒所以受福而飲酒焉非酒也飲福也若非祭祀非燕饗古人何嘗非時而飲詩所謂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鄉黨稱孔子唯酒無量不及亂亦惟其時而已故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而記以爲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者辭養也蓋將以養老養病而

豈常用之物耶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夫所以制爲酒醴亦只爲祭祀之故蓋神明藏於杳冥非酒則無以達吾心初非使人縱其私慾也天所以降威於民皆自我民惟酒之行大亂喪德之故至於大小邦用喪亦罔非惟酒之辜曰罔非者蓋言小而喪其身大而喪其國往往由酒所致也此是周公自說這道理以告康叔

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飮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又述文王之事也誥敎小子有正有事不得常常飮酒至於庶國其得飮之時亦惟因祭祀然又須以德將之方能無醉夫既因祭祀得飮而又將之以德不至於醉古人於酒致其嚴如此蓋雖因祭而飮苟至於醉亦豈可哉我民迪小子蓋使庶民皆訓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而外此無他念焉則其心善矣觀

此處須看文王所以敎當時之人詳悉如此上自庶邦庶國與夫庶士少正御事下及小子與夫庶民之小子皆一一敎他毋得沈湎于酒蓋深見夫酒之爲害故其委曲詳盡如此周公之心卽文王之心也學者讀酒誥須看古人無所不敎之意上自諸侯之士大夫下及於民無往不敎焉不特卑者在所敎尊者亦有敎不特賤者在所敎貴者亦有敎是故致治之極至於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所由來遠矣聰聽祖考之彝訓小大之德皆歸于一記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語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固自有小大至於惟一則是小德大德一齊好了一變也小大之德皆歸于一則其不湎於酒可知矣惟酒是務則私慾紛亂一何在焉至於惟一自然不至有沈湎之患所謂一卽是這臧字自土物之外他無外慕焉非一而何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爾大克羞耆惟君

爾乃飮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一段有三項自妹土嗣爾股肱純至自洗腆致用酒是說庶民自庶士有正至爾乃飮食醉飽是說康叔爲民者大夫自丕惟曰至永不忘在王家是說康叔爲商必竭其股肱之力接續不怠近則藝黍稷遠則爲商賈用孝養父母至於父母皆喜悅然後可以飮酒矣爲士大夫者必須進其德於老成爲國老成之人以

是事君然後可以飲食醉飽矣爲康叔者亦必長常
自觀省檢點此身凡有所爲舉足動步皆稽考中德
則庶幾能奉祀然後可以用逸矣蓋人各有職子得
本職則少自逸以無害不然職分之未能盡而可惟
酒是務哉夫爲諸侯而能奉祀亦甚難矣必能保其
社稷然後始能奉祭祀康叔苟自檢其身至於可以
羞饋祀茲乃信爲王正事之臣矣天亦將順其德永
不忘在王家矣到得如此是甚次第蓋康叔爲諸侯
將以革商人沈湎之俗必須自律其身可也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己則不治何以治人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所謂文王誥教小子非特庶民之小子也諸侯卿大
夫士之子皆在其中凡爲小子者爾發然後禁則扞
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自幼而教之
庶其易入也成湯三風十愆具訓于蒙士周家之教
之所視倣苟惟酒是務沈湎不已喪國亡家常必由
之周公之言豈可不鑒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
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
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
辟案此節註永樂大典原闕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
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民怨弗恤分明守之不肯變易古人兢兢焉求民之
無怨而紂乃保其怨安得而不亡厥心疾很者大凡
酣酒之人自是多疾很辜在商邑可見染紂之惡者
只在商邑惟逸者言天之所以降喪于殷只爲他安
逸之故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
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人之監水但能見其妍醜若在民上看卻可以見安
危得失今殷墜厥命我是以大監于殷古人皆有所
監殷監于夏周又監于殷所謂監于先王成憲予惟
不可不監是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
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毖者敬畏也劼者堅固也人不可無敬畏而敬畏之
心又須貴乎堅固今人有過失而德不進皆緣無所
敬畏之故若常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
心何由而馳散德何由而不進過失何爲而生周公
以劼毖二字告康叔此是教康叔律身行己至親切
處且康叔宅衛將以丕變商人沈湎之俗則當先自
正其身將以自正其身則豈可不常懷敬畏之念誠
能敬畏方見兢兢業業凜然若不終日何緣去沈湎
于酒不然此心一放不能自律其身何以治人然則
所當敬畏者何如下所言是也妹土之中殷賢臣蓋
多有之汝其可以不畏汝爲諸侯之長居方伯連帥

之職凡侯甸男衛之諸侯皆服屬於爾者也皆觀瞻於爾者也一德之失一事之非彼皆得而議之而其心不服矣汝其可以不畏嗚呼康叔而知夫責任之重如此所謂劼毖之心如何而可忘哉然不特此況汝之國又有太史內史於汝有賓友之道內史在周禮甚重以中大夫爲之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冢宰之貳也諸侯之國亦有之此皆汝之賓友又可不畏乎前言殷獻臣蓋殷家之獻臣也此言獻臣百宗工衛國之獻臣也亦不特衛國康叔既爲諸侯之長凡他國賢者皆在其中服休在上之臣服采在下之臣皆服事於爾者圻父農父宏父此又汝國之三卿圻父薄伐猶違司馬之官也農父司徒之官也宏父司空之官也皆汝之疇類自獻臣百宗工服休服采之臣與夫三卿亦當無不敬畏之此是周公教康叔做工夫至深切處自上至下自小至大無所往而不敬夫若是豈復有一念之自肆古人工夫直是精密今人讀酒誥不過以爲周公教康叔區區許多商民之沈湎爾孰知所以教康叔做工夫處乃在於此此學者所當潛心玩索也矧汝剛制于酒酒大慾也天下惟有剛德者爲能勝人慾夫人至爲外物所誘心不能役物而反役於外物者無他不剛故也剛制于酒此是康叔職事康叔果欲剛制于酒可不敬乎惟敬則剛剛則不爲酒所動矣雖然所謂剛又非徒勇於外之謂也撫劒疾視以爲天下莫我當此特血氣爾血氣之剛外雖甚盛一旦誘之以聲色與夫紛華盛麗未有不動者剛安在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羣飲之俗最不可不治蓋相聚成黨彼此以血氣相尙惟羣飲之爲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不赦之當執拘以歸于周我其殺之此亦未是果然殺曰予其殺可見康叔以孟侯之尊生殺自專何必歸之于周特言有如是者我其當殺之爾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於殷家之舊臣若湎于酒卻不可殺當且教之

如此方明享國之道至于敎之不從卻同于殺此亦非是果殺之也將以聳動商人使之知所畏懼其言不得不如是爾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書中多說這毖字毖者敬畏之謂也明辯乃司使之秩然有倫整然有敘紀綱修整是之謂辯爾不能辯乃司則民皆湎于酒矣此是周公告康叔臨終又將此二字聳動之言商民有一人湎于酒皆是爾身上事則康叔所以自盡其職分者當如何

梓材案袁氏梓材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宅洛之舉蓋以洛邑天下之至中也上可以應天道下可以便四方諸侯之朝貢當時實未嘗遷於洛但爲行都使往來其中平居則在鎬京或朝會諸侯則至于洛此意甚好唐自太宗以下明皇以上建都長安而往來于東都蓋深得周召營洛之遺意也然周召營洛而不遂都于洛者何故蓋洛邑雖天地之中而論其形勢則不若鎬京與關中壤地相接關中天下之至險所謂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古建都莫如關中漢唐所以強盛只爲據得關中形勢之地爾惟宋朝都汴形勢無足恃遂以兵爲險而養兵之害不可勝言至仁宗末年國用匱乏英宗之立已有變更之意然不四年而升遐神廟踐祚輔以荆公於是新法等事皆因養兵之故財用不足所以至此太祖常幸洛陽見其山川盛麗曾有留都之意使其當時果能都洛豈復用養兵然當時太祖都汴猶有榆塞方田之險足以限戎馬之來自後盡伐榆木方田亦壞於是敵人蕩然無所

禁矣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

周鎬京也文王都豐至武王遷於鎬京鎬京去豐二十五里朝發而暮至豐乃文武之廟在焉成王欲營洛故至于豐告廟也古者作大事則必卜經營者如何處爲朝何處爲市宗廟在何所社稷在何所所謂經之營之是也攻位者治其位也水北曰汭五日而位成所謂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歟然亦未必屋宇皆完具但其規模定爾太保經營其纖悉周公特總

其大綱故位既成周公特至洛觀焉用牲於郊祭天也社于新邑祭地也庶殷自姺邦遷於洛者侯甸男邦伯蓋古者王朝作大事則諸侯之國皆遣人來助役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鼓舞踴躍以趨事赴功故謂之丕作言庶殷且丕作則周人可知矣如前所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皆舉殷以見周也夫以姺土之民周家一旦遷之于洛使其離鄉井遑墳墓而乍到新邑凡室廬器用之類皆未便宜必相與咨嗟以怨其上今朝廷有大役而彼皆竭力盡心無一人有異志此果何道以致之這般處景象要看在後世無此等事大抵人心亦不難感只看在我所以區處其事者如何以聖賢之道德固已足以丕變人心於不言之表況古者作事凡人稍眾便以軍法從事蓋不如是不能整齊周禮以軍禮同邦國而曰大役之禮任眾也所謂五兩足旅軍師其法皆與軍禮同如凡起徒役無過一家一人之類想當時必皆用此法特書中不詳言爾觀此處亦可以考古人之役法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段諸儒之說多不同東萊以爲周公欲歸召公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與召公之戒一併轉達于王其說信美矣然以禮觀之亦恐未必然此只是成王曾來洛召公面陳此戒謂營洛大事也召公既先相宅周公又達觀于新邑營其後成王又必來看一次不應國家舉此大事而王者不親來覩東萊之意蓋謂序書只言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不

曾在洛然不可如此論當時孔子序書豈能一一具
載亦只舉其大綱爾且如仲虺之誥序不過曰湯歸
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未嘗說成湯有慙德也若
無此篇書何以知因有慙德而作只以洛誥觀之召
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序只以爲使來
告卜爾然自王拜手稽首以下皆周公成王面相答
問之言序亦何嘗及此哉然則洛誥所謂使來告卜
只到仲來以圖及獻卜召誥所謂使召公先相宅只
到庶殷丕作自是以下皆成王在洛召公親對成王
告戒無可疑者又況古人告戒人主非如後世作一

篇書進之於君不是當面親說如太甲三篇說命三
篇皆言於人主之前史官編之成書爾便如立政等
書也只是面說觀其中嘗有周公曰嗚呼之言如此
則史官之辭也蓋惟是當面陳說方能感動若使召
公作書達之於王則何緣稱成王爲沖子然則成王
在洛斷可知矣旅王若公庭實旅王之旅也陳列幣
帛以旅王併及周公焉夫旅王面及公分明待周公
以王者之禮盡當時周召體自別覩其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抱成王以朝諸侯
與夫朕復子明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當時
攝政七年分明有王者之象所以流言有不利於孺
子等語若使形迹無可疑安得如此說只觀號爲周
公便可見周國號也不敢以爲一國之公而係之以
周明其爲天下之公也是以旅王面及公蓋與王者
敵體矣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御事只是治事之臣
後所言王先服殷御事可見蓋這許多言語亦欲眾
人皆聞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殷王天之元子也今天不以殷爲子而以周爲子今
日之天命卽前日大國殷之命也惟王受命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恤試觀此處玩其辭氣以想其用心古
大臣所以感動人主者爲如何夫當成王承文武積
累之業營建洛邑四方民大和會致治之美無以復
加可謂有無邊無限之休也然亦有無邊無限之憂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聖人此心眞以天下爲憂而

不以位爲樂也夫享崇高富貴之極豈使之自安逸其身有大安逸大富貴卽有大艱難大煩惱隨之後世人主但知其爲無疆之休矣不知其爲無疆之恤也旣是責任如此之重則安可以不敬曰曷其奈何弗敬言其苟念及此如之何而可以不敬也言之懇切如此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天雖終殷之命然自成湯之下諸先哲王其英靈猶在天詩所謂三后在天是也越後王後民言其後以服厥命厥終是說紂忠智之士隱藏不出而在位者無非瘝病之人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皆攜持出亡而紂又執之使之在此受其殘虐天憫吾民如此亦甚哀矣今眷命用懋王可不疾敬德乎精神全在疾字上更無等待更無遲疑只今便下手觀此一字古人言語直是各別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

有夏傳子故天從之保之面稽天若考天之意向而順之也天迪格保蓋言以誠意格天天從而保之此是形容疾敬德之意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是天嚮我之意也故夏商之君必考天意之所嚮而順之今之眷命用懋猶前日之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則王之疾敬德亦當如夏商之君面稽天若可也夏商之君其能順天之意如此其後猶墜厥命今王不能疾敬德籲恐天命又轉而之他然則王當如之何亦曰無遺壽耆而已矣壽耆之人皆稽古人之德又能稽謀自天是可遵乎稽謀自天卽面稽天若之意也今須看召公告成王以敬德何故須首先說無遺壽耆這便見古人告君一句是一句如良醫用藥直是下得的當且向者成王疑周公其不能敬信壽耆也亦甚矣於壽耆之人而遺之何有乎敬德當時不特

周公如毛畢之徒皆文武舊臣國家元老成王若能
聽信此等人安得而不敬厥德告之以敬德又下一
疾字至言所謂敬德者則又首及無遺壽耇其的當
如此王今年雖尚幼然既居天子之位任了這般職
事如何都說得小故召公說與成王王不可以我爲
小今爲天子矣須自大能以誠信之道感動其民使
只今便休始得看這丕字與今字古人告君直是與
後世不同蓋些少誠信亦不能感動要須無一念之
不誠無一事之不誠大能以誠信動其民使目下便

見這休乃可此卽疾敬德之意也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嶽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觀此數句尤見得成王至洛分明言王不敢以此事
爲緩畏民之險來紹上帝服于土中看不敢二字分
明是說成王孰謂成王未嘗至洛耶觀其語意自是
可見古人直是見民之險所謂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後世但見一人之尊巍然在
于民上孰以民爲可畏殊不知稍有失德民心去之
豈不甚險乎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是召公旣說了周公又答召公之言正如禹皐陶
陳謨於帝舜之前更進互說或者以爲召公舉周公
之言告成王君前臣名故稱旦曰亦不必如此說以
人情觀之召公在周公面前緣何稱周公名然不言
周公曰而稱旦曰者此史官筆之也蓋前面旅王若

公分明待周公以王者之禮故史官於此稱旦曰所
以嚴君臣之大分而周公不敢當幣之禮盡歸之成
王用供王祈天永命則旦曰之言亦史官探周公之
意而書之也夫洛邑之作召公以爲王來紹上帝周
公以爲其自時配皇天蓋此國家之大事也所以繼
天而出治者實在於此以大臣望其君而欲至於配
天德此其規模廣大豈與後世人臣比哉毖祀者謹
祭祀之禮也洛邑天下之至中故曰自時中乂成命
無一毫虧欠之謂也昊天成命二后受之在文武時
天命故無有不成者也然成王苟恃其成而小忽焉
則已成者其可常保乎故君奭曰我式克至于今日

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文王之功夫安有不成者而今也方思所以成其功于不怠蓋古人之心不敢自足如此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周公之營洛邑正緣商之臣民日夜漸染惡習不能自新故遷之於洛使之遠去沈湎之邦而密邇周家之教化蓋所以變移其耳目洗滌其心志也周公經理商民可謂得其道矣此是周公之本意故又明以

告成王先服殷之御事使與我周御事親比而無間焉蓋不鄙夷之斥絶之而納之於君子長者之域使之薰蒸陶冶日改月化而不自知昔者舜之分北三苗正是此意所以三苗終於從此蓋處之得其道矣

節性者使之就規矩準繩而不流於不善也夫性無不善焉得會流然無規矩準繩則外物遷染亦能引而去之性猶水也節猶水之有隄防也水雖無有不下然隄防陵遲則必至於潰決性雖無有不善苟不知節其不蕩然無制乎然卻非撙節此性性豈可撙

節哉惟日其邁者日進於高明遠大之域也雖然這箇根本又全在成王之身要須當以敬爲所所猶居也如君子所其無逸爲人君止於仁居天下之廣皆是此意造次顛沛之間不曾暫離這敬是之謂得其所既曰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言辭懇切再三丁寧之也三代大臣告君之言自是深切如曰曷其奈何弗敬如曰不可不敬德一等是這許多言語而古人分外深切自漢以後說正當道理者有之矣辭氣懇切如三代王佐者則難得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我不可不監言其須當監也夏商之享國長久與夫後來之墜厥命我都不敢知我之所知者惟敬德則能受天命惟不敬德則墜厥命爾在天者吾不得而知所可知者在人言以不敬德而墜厥命則前日以

敬德而受命可知矣今須看不敢知惟不敬德處夫
周公豈不知天命周公不能不自知乃是不敢知蓋
天命未易知也規規然取必於天則所以自修者闕
矣故周公謂夏商之或長或短或興或亡我都不知
是如何但知其前日能敬厥德後王不能敬厥德敬
德則天命歸之否則天命去之所謂自求多福所謂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初不計他事後世不知自盡
諸己而妄欲言天命天命豈易言哉孔子罕言命至
五十方知天命豈但計較其在天者不亦失其本乎

周公旣歷陳夏商享國修短之由乃以爲今王嗣受
厥命則監觀其前代當如之何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續其功大抵功業須當嗣續之爲言常常接續
更無間斷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方未營洛之前周公總天下之政成王猶未親政也
至今日成王方臨政分明是方爲君周公謂王今初

服厥命如人之初生子人之生子須是自幼而教習
之則耳目漸染後來不至於扞格而難入王者之治
天下亦須從卽位之始頭腦便教端正始得其初旣
正則其後將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矣哲命者明哲
之人天必命之此不在天而實在我故曰自貽所謂
自求多福是也今天其命哲命亦有吉凶亦可以歷
年久遠夫旣言命哲命歷年而閒吉凶於其中何哉
蓋天命至無常所謂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有
無窮之喜便有無窮之憂享天下之至樂便任天下

之至難雖曰命哲命歷年然敬德則天命便吉否則
天命便凶或吉或凶何常之有今我營洛邑做此般
大事天必知之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當武王與
紂戰之時上帝分明監臨于上則今日營建都邑正
是上帝臨女之時上帝分明開著眼在上看王當如
之何須疾敬德更不容少緩可也王能惟德之用則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可以祈天永命矣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

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是說商民言王不可以民小之故遂用非法以治之王行威虐殄戮斯民王居莫大之位則亦當有莫大之德位爲天下之至尊則德亦與位同其尊所謂王位在德元也能如此則民皆刑用於天下矣若以刑罰治之民卻未必刑用以德先之則民自莫不取法如刑罰之不敢犯焉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民皆用刑

王者之德愈光顯於天下矣今須是君臣上下一齊勤恤始得若一邊勤恤不濟得事譬如一家須父子兄弟同心其力一家方會治周公此言蓋言今只是臣下勤恤亦不濟事須是上下皆知以勤恤爲心乃可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一句最要看夫受天永命而歸之於小民之身蓋能治得這小民天命便去之所係豈不甚大言之不能治得這小民天命便去之所係豈不甚大言小民者甚言其至微至弱不足道也然王不可以其至微至弱而忽之受天永命全在他身上此等議論後世不復聞矣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周既革商則視商民蓋讐也然商民之中亦有賢人故謂之百君子友民謂周之民也周公自任其責以爲我當以商周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此亦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之意合商周而爲一也召公以幣旅王而并及周公周公以爲我不敢當

此禮也故盡以其幣歸之於王用供王祈天永命幣帛蓋禮神之物也史臣所以書且曰其亦探周公之微意歟此一篇書既略不及成王來洛之意不必爲成王曾來亦可但自太保乃以庶邦冢君而下分明是召公在成王前說既非成王來洛則必是以告卜而書中大半是成王周公相問答之言此周公後來歸于宗周而言也洛誥既然召誥何爲獨不然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案袁氏此條解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復辟之事說者皆引說復于王有失然後有復成王未周公以明君之道復之于王有失然後有復成王未嘗不爲君既不曾失何復之有其言信美矣然觀其辭氣則未必然復辟只是復辟初不必如此回護況之明君矣觀此一句復辟之事豈不甚分明此是周

周公既無取天下之心何必曲爲之說書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方成王幼沖周公攝政天下事權皆在周公之手至今而成王壯矣然後以人君之政事歸之于王只如此而已夫何可疑況此書中自甚分明如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如曰亂爲四方新辟成王之爲君久矣至此乃始謂之新辟蓋前日雖爲王政事卻自周公出今日周公既歸政政事始自成王出分明是爲新君也由此觀之則復辟之言何獨不信卻非是成王前日未爲君成王之爲王

公復辟之辭洛師師者衆也卜洛之事所以既於河朔黎水卜之又於澗水東瀍水西卜之又於瀍水東卜之如此委曲周旋者蓋雖只是這一片地然建都之所宗廟朝廷之位卻要的當故不敢輕如此卜必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灼之而兆見此食也灼之而其兆不見則不食矣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是成王辭周公之復辟以爲我不敢當此事須得
你同共理會乃可故曰我二人其正我與周公當億
萬年敬天之休觀此一句成王到這裏甚次第這大
直是要與周公相期於萬億年其規模之宏遠如此
拜手稽首誨言致敬盡禮以謝周公之教誨也古者
人君於臣下皆有拜禮舜拜皐陶禹亦拜皐陶太甲
拜伊尹成王拜周公此是唐虞三代時事不可把後
世看古者君臣之間只是朋友若太甲之於伊尹成
王之於周公又不止於朋友皆以父師之禮待之舜
之於皐陶分明待之以朋友之道所以一聞他嘉謀
善論便至於下拜何嘗儼然自尊見得我是人君若
見得我尊爲人君有這一念便不是唐虞三代聖人
之心在後世此等事皆不可得而見矣孟子曰故將
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須是有不召之臣方
能大有爲於天下後世如漢高祖四皓便不能致叔
孫通制禮宋秦儀尊君卑臣者爲之如何望他以三
代事業高祖且爾其他何望世道日衰則人主日尊
臣下日卑今須思量古人何故直至於人君之高

下臣下之拜蓋緣他好善篤切一聞其言不知不覺
下拜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焰焰厥攸灼敘弗
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殷大也王今舉大禮祀于新邑雖祀典之不載者亦
不可不祭此處要仔細看後世這事都錯了古人苟
有功於民苟有神靈者無所不祭焉這意思極好甚
次第廣大齊者整齊也周公言我一一整齊百工皆
賢人君子無一小人廁迹於其間故謂之齊我整齊
百工使從王于周豈徒然哉蓋庶幾欲治其政事云
爾今王即命言成王曾有號令以爲當記功之尊者
以其功而作大祀古者祭祀先王功臣皆與焉所謂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凡有功者銘書
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是也又曾專命周公汝當篤

所以輔弼我者王之此意甚美矣然前日雖有是意而今日則有不然者我大視妝所載之功乃有出於左右近習之私而其所載容有不當者是爾所自教之工得以參預於其閒也夫人主當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用其所任用當用天下之所欲者豈可私於左右之臣後世如齊桓公之豎刁易牙開方漢元帝之弘恭石顯晉武帝之荀勗馮紞皆私人也此皆人主朝夕之所親近故世主往往溺焉寵之祿位聽其計畫爲害有未易勝言者周公所以懇切以此戒成

王謂爾之朋儕皆便辟使令之臣至載錄功臣有出於左右之私意這便是爾之朋黨自今絕之猶易爲力失今不治若火之始燃雖微微之其所焚灼以敘而進將至於不可絕豈不大可慮哉周公之意可謂深切矣厥若彝彝常道也周公言成王若彝撫事苟欲如我則當用周工周工蓋前日周公之所齊者也此是朝廷公當之人非王之私人以是人而分布於官僚爲六卿者有六卿之職爲大夫者有大夫之職各即乃僚各勤乃事使之踴躍奮發興事造業而無怠惰委靡之習是以謂明作有功雖然明作有功未可已也要必至於惇厚寬裕乃可明作有功不過左右近習之私而其所載容有不當者是爾所自教之工得以參預於其閒也夫人主當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用其所任用當用天下之所欲者豈可私於左右之臣後世如齊桓公之豎刁易牙開方漢元帝之弘恭石顯晉武帝之荀勗馮紞皆私人也此皆人主朝夕之所親近故世主往往溺焉寵之祿位聽其計畫爲害有未易勝言者周公所以懇切以此戒成

大抵人君徒有其始不足貴要須徹頭徹後如一始得成王始親政事能委任周公能凡事皆合道理可謂有其始矣然須思量圖惟厥終可也諸侯之事上有享上者亦有不享者汝須當敬識之敬識者惟敬故能識也不敢怠惰不敢放弛則此心清明自然不惑所謂享與不享卻不在物之厚薄惟在其禮儀如何物雖有餘禮儀不足惟曰不享蓋誠意不存而徒庭實旅百備物豐腆以是爲享上與不享何異哉成王幼沖之君也於此處不能無惑周公深懼其視諸

侯之享上惟在於物而不察其禮儀則天下諸侯皆將惟物是用而禮儀不足其爲君心之害莫大於此故勤勤懇懇以爲汝須當敬識百辟之享與不享威儀不及於物是猶不享爾嗚呼周公之爲成王心術慮何其深切若是哉如前面孺子其朋與此閒敬識百辟享皆是周公正君心處享上之說延及本朝爲害不小自王荆公倡爲此說以爲諸侯皆當享天子後來花石綱等事至於窮天下之力皆荆公之說倡之其害豈淺所以周公懇切於此使成王知夫享與

不享不在於物之厚薄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矍乃時惟不永哉篇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古人治天下直是不暇朝夕汲汲豈復有頃刻之暇周公以爲汝當分我之所不暇言當與我共其憂勤也此亦是復辟之意我之所教誨汝者皆輔民常性之道汝當敬聽之汝若不勉卻恐其功不永正父武王也武王之德汝當存勤篤之心以次序而行之罔不若予之言則我亦不敢廢乃命矣此書自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皆是周公歸于宗周面告成王之辭蓋周公在成周使人告卜既來復命之後周公歸于宗周於是以此告之成王書序略不及此蓋變體也召誥之序不言成王歸洛亦是變體惟此二書之序與他不同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君道莫大於敬敬則無失德今人所以有過失皆緣不敬之故何謂敬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此所謂敬也周公告成王敬哉只是教成王兢業茲予其明農哉此周公欲告歸也言我當退休田里講明農事不復與聞國政敬以裕民則汝成王之責也無遠用戾言當無所不及不可於遠者而或有違戾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周公有告歸之意故成王不許其去而留之此乃成王留周公之辭公舉大明之德以我小子揚文武之

烈今須看這稱字與這揚字皆振作舉揚之意文武之烈何嘗不在然又須有人舉而揚之始得所謂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中庸亦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揚卽舉之意也天之命卽文武之烈卽所以奉答天命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觀此數句成王可謂深知周公矣周公心術之微皆被成王見得後說出來如此大明之德足以昭假天地甚次第光明俊偉而無一毫厭倦之心方且勤施于四

方觀勤之一字周公之心何如哉所謂昔公勤勞王家古之爲宰相大臣者是直勤勤不已孟子形容此意而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有所不合則日夜以思忽然得之坐以待旦便欲出做其勤爲如何後世爲宰相大臣者只是不勤國勢之微弱民生之未安賢才之隱伏皆置而不問天下安得平治所謂勤卻不是躬親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間以是爲勤也謂之施于四方蓋施其事於天下使四海無不

被其澤宰相職業要當如是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之相業也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周公之相業也爲宰相大臣要必如是方可旁作穆穆者作起天下和順輯睦之心也迓迎也衡平也周公之心明德雖足以昭假天地而常若未至不敢自以爲是天下雖已大治而常若未足不敢自以爲太平故謂之迓衡言不見其既已太平若方有太平之象從而迓之譬如人之未見則迎之若既見何迓之有周公之所謂迓衡正是此意

不述文武勤教者文武亦不過只是一箇勤詩稱文王既勤止召公戒武王夙夜罔或不勤古之爲天下者其次第勤勤不已周公之心卽文武之心能知文武之心能知成王以幼沖之資嗣守大位而能知周公之心皆不出一箇勤字觀成王稱文武周公之勤如此則成王之勤可知矣方前日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猶有私心焉至此敬受周公之教見於辭氣者如此前日之私心霽消冰釋豈復有一毫存於胸中耶予沖子夙夜毖祀者言我小子只是恭已

於上求所以奉祭祀而已大抵人君爲天地宗廟百神之主莫大於奉祭祀能奉祭祀君道無餘蘊矣且如人主誠知吾之職分莫大於奉祭祀豈復有一念之不兢業有一毫之少放肆又豈敢信用左右之言而所載之功或有不當者是以古之人主早夜兢業不敢稍有怠惰少有障蔽惟求所以能奉祭祀焉爾成王日夜得周公周旋左右啓迪開發此心清明無一毫之蔽塞是以深見得人君職業有在於是故其言之的切如此成王之意蓋以爲我但能恭已在上敬承祭祀至於施其澤於四方使四海無一夫失所者則周公之責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又言公輔迪我之篤厚罔不如此我今自此退後當即辟于周而命公之後于魯公卻留以輔我蓋不許周公之去而許周公以復辟也夫成王至此方以爲即辟孰謂復辟之說非還政事於成王乎觀此處可見成王處事之妙夫不許周公之復辟是不遂周公之意也許周公之去則左右無人失所倚仗尤不可也今許其復辟任天下之大政於己而仍使周公留以輔助焉既不失己之助又不違公之意舍此之外更復有何策乎若非成王心地清明豈能處事之妙如此公無困我言公若去則我其困矣康民之事我不敢有厭斁觀無斁二字成王至誠不息之心爲如何公勿替刑公不可替其義刑當留以輔我也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成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恭先者以恭敬之德先天下也孚先者使天下皆信之以誠信先天下也周公於成王言恭於己言孚蓋人主處九重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莫難於恭而爲

宰相大臣必須舉天下皆信服乃可考朕昭子刑刑
卽公勿替刑之刑也言我之所示以典刑皆文王之
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
年厥子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
秬鬯祭宗廟社稷之所用也成王以秬鬯二卣遺周
公用安寧周公之心分明待之如神明尊之至也古

者大饗之禮皆如宗廟之禮則以二卣寧周公不爲
過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此使者之辭使者之來
成王拜以送之也周公不敢當此禮故卽以禋于文
王武王惠篤敘以下祝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
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此一篇書自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拜手

稽首誨言是成王在宗周周公在成周使來告卜之
辭卜洛者召公周公實未嘗卜而曰我卜河朔黎水
者召公之卜也自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是周公
使來告卜之後歸于宗周面告成王之辭使成王來
洛邑做這許多事也如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如
曰汝往敬哉如曰孺子來相宅如曰往新邑伻嚮卽
有僚皆是使成王往茲新邑也至戊辰王在新邑則
成王卽來洛邑遂祭于文武之廟因以冊命魯侯也
此書之節次蓋如此方周公有明農之言分明有退

歸之意至成王苦留之周公見其意之誠篤又見其
卽辟於周命公後處之得其當如此於是復爲成王
留觀其告王以作周恭先而自勉以作周孚先則與
前日茲予其明農之言不同矣是周公復留以輔成
王也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自此以上皆攝政七年
間之事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讀尚書須當考究他節目次第分明且如此一篇書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是洛邑既成之後方遷殷民於此也而召誥之書所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則是營洛之始庶殷已在洛矣以爲先遷洛民洛邑始成則此書之序文勢不應如此以爲洛邑既成方遷商民則又與召誥悖

此甚可疑者或者不察乃謂多士之書當在洛誥之前編帙淆亂爾其實不然召誥所謂庶殷丕作攻位經始洛邑之時所調發從役者爾是時未曾遷也其實遷民之時在洛邑一發既成之後蓋周既得天下則商人皆吾役也國家有大興作則皆調發以從周禮所謂凡起徒役是也及都邑既成然後盡遷其民周公營洛之次第蓋如此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兩句可見古聖人處事之妙且如盤庚當時遷都臣民弗從必委曲開諭待其聽從也然後始遷焉今周公遷民乃無一語諭之何哉此便見聖人必有道以處乎其中蓋既成而後遷則宗廟社之位定矣室廬疆場之制備矣凡民生日用之具無有不足至是而遷民誰不欣然聽從所以當時營洛必調商民正緣要他親見區處經畫之備親見夫凡事之利便則其心服而其從之也輕不然以久安之民而一旦遷於新邑一動其怨嗟之心便足以召亂豈小事哉今而翕然聽從無一人敢有異志然後見聖人處事之妙蓋如此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嗣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洪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祀祀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遷頑民於新邑作書以告之將使之奠厥攸居以爲
生生無窮之計告之如何第一且先曉之以天命之
至公而破其疑周之心蓋當時商士皆以爲周家弋
取商命其心不服常有興復之意謂之商士其閒多
少忠義之人孔子序書謂之頑民者言其不知天命
也周公不敢以民視之而待之以士蓋其涵濡商家
數百年深仁厚澤入於骨髓豈肯一旦臣服於周所
以常以報復爲心雖不知天命其心蓋甚忠義矣既
是忠義非士而何夫其心在忠義這箇最難調停所
以周公先破其疑謂非我有心於取商之天下也天
歸之民歸之吾不得已起而受之何嘗有一毫私心
哉曰惟帝不畀則天棄商而歸周矣曰惟我下民秉
爲則民去商而爲周也於是又引湯之所以革夏者
而開諭之言我今日之革商即前日爾成湯之所以
革夏者也天惟保乂有殷殷王亦無敢失帝天嚮商
家商王亦能順天之心此所以自成湯至於帝乙傳
世如此其君道無餘蘊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
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敕予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
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
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序解復載於此段之下而袁氏原解已佚
今無可復考姑從闕文其複見者則刪去

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
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
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
爾不蠲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

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居奄乃與三監同爲亂者移爾遐逖遐逖皆遠也言我使爾遠去妹土之惡習而適茲新邑蓋欲汝比事臣我宗周多爲遜順之行也此即比介於我有周御事之意故下文又以爲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蓋遷之洛邑變前日傲慢之心皆爲遜順之行也此周公營洛之本意也夫既委曲開諭以爲我之有天下實天與之而非有一毫之私心又以爲爾有

德者我皆聽用之所以慰安寬裕之道亦至矣然一味寬以待之亦不得故至篇終又有嚴威之言所以恐懼之使之聳然知所畏也言爾若克敬能兢兢業業天惟畀矜爾爾不能兢兢業業敢於爲非我亦將致天之罰於爾躬商民聞此其不肅然有動於中乎大抵聖人說話皆是如此寬嚴未嘗或偏便如盤庚之遷既是如此委曲開導然亦有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夫其猶可撲滅之言蓋不如此無以聳動也

周公作無逸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所其無逸以無逸爲所也如所謂欽厥止居天下之廣居是一箇頓放已身處人心皆有其所其或爲不善有過失皆失其所者也所其無逸蓋日周旋於中不敢自放於規矩法度之外召公戒成王以王敬作所周公戒成王以所其無逸一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非謂先致其艱難便可以逸樂也蓋艱難之中自有逸樂存焉且如農夫沾體塗足終歲勤動耕耘收斂不失其時至於入此室處婦子嬉嬉足以卒歲這便是農夫逸處若謂艱難於其始而後適情縱慾荒淫無度寧有是理哉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非常人之所謂逸樂也蓋俯仰無媿其中泰然自有可樂者此天下之眞樂也苟以爲文武憂勤於其始及治定功成便恣爲逸樂是乃唐明皇之徒所爲爾尙足以謂之文武哉必不然矣蓋所謂逸樂者特不如其前日憂勤之甚爾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稽也依字便與所字一般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恣自逸爲鄙俚虛誕之語以侮厥父母以爲不知自享其安逸乃服勤於農畝之事妄誕虛高謂昔之人無所聞知徒爲是自苦爾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也君子與小人爲對小人不知艱難是以爲小人爲君子者其可不知乎今須看周公以無逸戒成王以王敬作所周公戒成王以所其無逸一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非謂先致其艱難便可以逸樂也蓋艱難之中自有逸樂存焉且如農夫終歲勤動耕耘收斂不失其時至於入此室處婦子嬉嬉足以卒歲這便是農夫逸處若謂艱難於其始而後適情縱慾荒淫無度寧有是理哉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非常人之所謂逸樂也蓋俯仰無媿其中泰然自有可樂者此天下之眞樂也苟以爲文武憂勤於其始及治定功成便恣爲逸樂是乃唐明皇之徒所爲爾尙足以謂之文武哉必不然矣蓋所謂逸樂者特不如其前日憂勤之甚爾小人之依言其所恃者惟稼穡之艱難乃稽也依字便與所字一般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恣自逸爲鄙俚虛誕之語以侮厥父母以爲不知自享其安逸乃服勤於農畝之事妄誕虛高謂昔之人無所聞知徒爲是自苦爾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也君子與小人爲對小人不知艱難是以爲小人爲君子者其可不知乎今須看周公以無逸戒成王未說無逸底道理且先以稼穡爲言何故周公極有深意何則天下之至勞苦者莫如農夫也春則耐寒以耕夏則耐暑以耘至秋則又刈穫如蝟盜之至蓋極天下之勞苦無若農夫今試思曰用之閒那得一事不自農夫來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農夫之力也苟無農夫人且莫之得食況其他事乎彼人主尊居九重所以敢於自逸只緣不知稼穡艱難之故且如崇尙侈靡使其果知農夫服勤田畝沾體塗足如此之勞且苦則我尙敢適情恣欲以爲一時之觀美哉觀逸遊畋以極耳目之好使其果知農夫耕耘收斂不得避寒暑如此其勞且苦則我又敢於此縱其情意以事嬉戲哉知之既深則凡聲色貨利臺榭池沼如此等事皆不敢爲矣周公到此方下這無逸一服藥而下得又如此切當豈若後世爲是泛然之說哉然後世人主孰不知小民之艱難而敢惟逸

樂之是務者其所知非眞知故也所謂先知稼穡之艱難這箇非苟知之蓋眞知之則無緣敢於自逸矣龜山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爲天命福善禍淫誰不知之孔子之知蓋異乎常人之所謂知也古人之知直是各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讀無逸須看周公這許多嗚呼處歎息而言之所以使人有所感動也無逸之理人誰不會說但周公自

說得別只觀其反覆歎息直是如此深切安得不使人感動嚴恭寅畏大略只是敬畏之意自度者自合度也這箇自度便是天命在天則謂之天命在人則謂之法度今果能周旋於規矩法度之中念慮純一私意不萌豈非所以事天乎觀太戊因桑穀之祥而一時君臣之間恐懼修省可謂能畏天者矣不敢荒寧須看這不敢二字蓋有一敢心何所不至古人直是不敢能如此畏懼斯其所以享國之長久也嘗觀古之聖賢往往皆享高壽堯舜皆百十有餘歲不特

上之人爲然下之人亦大概多壽所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蓋古人之所以自養者得其道是以其壽亦永後世戕其生者多矣安得不天折且如喜怒之非其時起居之失其節飲食之或不謹如此者皆足以傷生而損壽若是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如此等事皆無有矣兢兢業業常如臨深履薄念慮之間純一不雜安得不享高壽孔子所謂仁者壽是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卻非是躬親稼穡之事蓋使之處畎畝與小民出入爲侶而親見稼穡艱難忘其貴驕之習也此先王教世子之深意古者王世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齒於學故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所以古人處萬乘之尊而略無一毫驕矜之氣蓋其平日常處人下而未嘗自大也自後世生則貴驕便自尊大失古意矣嘉靖殷邦謂之嘉靖蓋非尋常之所謂靖也後世人主好靖

者亦有矣然紀綱不立法度不修凡事皆委靡而不
振豈得謂之嘉靖乎嘉靖者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
小大無時戒怨言皆與有怨其上者也無逸中多說
這怨字如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如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皇自敬德盡爲天下豈可使民有怨其上之心古
人所以兢兢業業撫厲斯民惟幸其無怨而已無時
或怨則是舉天下皆心服這高宗更無有怨心者是
甚次第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

祖甲大略只是太甲或以爲別自有一祖甲非也只
看僖爲小人一句便可見太甲即位之初慾敗度縱
敗禮而曰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何也古者君薨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是時嗣君猶未即位太
甲方居喪之時倘位即君位也至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歸於亳太甲始即位矣是以周公之言如此然太
甲世次當在中宗高宗之前今乃敘之於後者此以
享國之久近論而不以世次先後論也說者但見太
甲即位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而又序之中宗高宗之
後遂謂其別自有一祖甲是特未嘗深考爾中宗之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之不敢荒寧祖甲之不敢
侮鰥寡大略只是一箇敬字今須看周公論三宗之
無逸不說其他但說他不敢荒寧不敢侮鰥寡蓋古
人之所謂無逸非謂於事爲上必躬必親只此心致
敬便是無逸處何則此心致敬則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惟恐有一毫之不到安得會去逸樂後

世人主如衛石程書衛士傳餐皆是降君尊而代臣
職以此爲無逸不知此乃是元首叢脞何異於荒淫
自縱者非古人之所謂無逸矣古人之無逸方是元
首明哉大抵古人之無逸此心之無逸也後世之無
逸事爲之無逸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讀無逸須看商先王所以享國長久者如何及至後

王所以罔或克壽者又如何此無他分能敬與否而已夫苟能敬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想像此時念慮有一毫之雜乎事怒有一毫之私乎此心有一毫之放逸乎所以戕其生者既無有則自然有可延年之理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抑謙抑也畏戒謹恐懼也克自抑畏此太王王季之無逸也文王卑服此文王之無逸也卑其衣服不事侈靡而惟康功田功之即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稼穡之事也徽柔懿恭此一句豎出這文王徽與懿皆至美之辭柔而曰徽柔異乎常人之柔也恭而曰懿恭異乎常人之恭也此便是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夫子之溫良恭儉相同恭敬遜順聖人之心可見矣有一毫驕矜悻慢之氣便不是聖人之心以此德而懷保小民無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蓋懷保小民不是做然自大者所能爲惟徽柔懿恭之人則視小人之微分明如慈母之保赤子所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惠鮮鰥寡者文王下膏澤於民而民皆有生意如時雨之降草木皆爲之鮮明故謂之惠鮮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憂勤如是非屑屑然躬親細務也常持此心不敢一毫閒斷一毫放逸如此方能咸和萬民蓋君有民之表儀也斯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工夫少有不到在我者不知何以使民之和此文王之所以日昃不食也遊畋國有常制而文王則不敢盤焉上無過用則下無過取故庶邦之所供無非正者文王爲西伯是以庶邦皆有貢獻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觀逸遊畋人主所不能免者然至於淫則不可舉動既不是當爲之又至於過此之謂淫人主荒淫則賦斂必重蓋用度既侈無以供其欲勢不得不取之民猶一家然爲主者淫荒於上則財物必盡於奴僕之

手人主苟荒淫則無政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財用不足不取之民將何求乎於觀逸遊畋未嘗縱其慾則萬民之所供者自然皆正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今須看一日之耽樂何害於事而周公便謂非民攸訓非天有若何過禁之嚴如此學者須當體察兢業之時此心如何耽樂之時此心又如何則可以見周公之意矣且如兢業之時此心戒謹恐懼方是時即

聖人之心也至於耽樂之時此心荒迷顛沛錯亂天下之人必皆以我爲非豈所以訓民乎天人一心民既以爲非天亦必以爲非豈所以順天乎是其罪雖小而與大罪無異故君子之自檢其身善不可以爲小而不爲惡不可以爲小而不去今人但謂其小而天人之心皆以爲是惡雖小而天人之心皆以爲非故曰爾惟德罔小萬邦多於此忽焉不知善雖小而不已此古人之所以盛也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宗不德罔大何至於墜厥宗之理惟上之失道

公之言不爲過矣因酒行凶曰酗酒德者以酒爲德也德之爲言得也實有諸己至於堅固而不可奪是之謂得爲善之深者得也爲惡之力者亦得也其他泛泛者皆非是有德謂之酒德蓋荒於酒而成痼疾矣前輩多以爲無若丹朱傲舜豈有是哉無若商王受成王豈有是哉其實不然此道亦何嘗之有蹈之則爲君子去之則爲小人成王雖賢一念不謹卽商王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弟則爲堯舜不弟則爲桀紂何常之有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胥保惠胥教誨不弟則爲雠紂何常之有哉

周公言以古人之盛德君臣之閒猶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今其可以不然乎猶之爲言可已而不已之辭也可已而不已此古人之所以盛也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蓋君臣之閒誠意旣交孚則下之爲讒言慝亂人聽者自不能入矣大抵天下之理惟上之失道

則下之人始敢肆爲虛誕不根之談君臣既更相警
勵彼亦豈能乘閒而投其隙猶一家然父子兄弟閒
和睦無閒爲奴隸者雖有讒閒之言亦豈得而行哉
此厥不聽而君臣更相訓告以先王之政刑無小無
大皆變亂之則民皆心怨之而曰祝之矣蓋有道之
世君臣交爭則讒言無自而入無道之世君臣失德
則下之人皆肆爲怨詛其機存乎上而已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
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
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讒于厥
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迪哲者信能行此哲也明哲人皆有之踐履既到其
蓋爲民上豈可使民有怨心至於天下皆無怨方是
哲常秉而不失是之謂迪不然未能躬行雖有是哲
亦非吾有矣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學者諷誦此
處可以識古聖賢之心皇者大也夫以小人怨詈何
爲而遽加刑殺焉民怨愈甚愈不可遏矣周公作無逸於其末章反覆致意於怨之一辭
之心也故民之怨與不怨逸與不逸之驗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事功既就勢位既隆以理觀之自當求退此召公所以不悅不特召公爲然周公當洛邑既成之後亦嘗告歸已而成王致敬盡禮再三留之周公遂翻然而改復爲成王留至此召公又欲退周公遂專作一書反復開諭挽留之此君奭所由作也周公所以留召公者其意無他蓋召公不與尋常人事體相似其去留繫國家之重輕若其他人去留猶未甚計利害以召公之大賢周家是少他不得用與不用周家之輕重繫

焉周公安得不留之今讀此書須思量周公之聖佐武王造周事業如此亦何假於召公之助當時又有毛畢之徒濟濟多士其閒豈無可以輔相成王者而周公切切然獨留召公其故安在正緣召公不與尋常人相似故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天不可信從違向背吉凶禍福皆不可預計盡其在我一聽之天而已故夫基業之永休與否天心之輔誠與否皆不敢知大凡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災祥殃慶因各以其類至然天下亦有爲善而未必便福者以孔子之聖而卒老於行以顏子之德而不得其壽由此觀之如何便謂誠盡於我天必輔之記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要亦盡人事而已矣計禍福而必之非知天者也周公又謂我今日果能盡誠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爲也蓋

爲善固自有獲福之道亦豈可便以爲天之不我福邪但福與禍皆非我之所敢知爾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天其壽固自有命皆非所當知但能修身以俟之足矣亦是此意大抵古人用心眞是如此學者亦當如此修身行已求盡其在我者窮達貴賤一聽於天烏可必其得失哉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自時我至惟人皆是召公前日之言周公舉其言以
信之也召公亦嘗曰此其事是誠在我矣凡天命之
寧與吾民心之從與違皆不敢必所當自盡者惟人
事而已這般所在當先觀大意以意逆志不當以文
害辭大意只謂天命之去就人心之從違皆無可必
之理惟盡人事爲先觀召公言天亦曰我不敢知與
周公之意同則召公之言可推矣在我後嗣子孫至
在家不知此周公挽留召公之辭也召公毋謂今日
基業已成天命已固人心已安無可爲者遽然便去
以垂裕後昆我惟遵而行之以啓佑後人爾歸其功

於前人也自處以非克有正而歸其功於前人則退
萬一後來子孫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怠弛遏絶放
佚祖宗之光明召公若不在朝於家何緣與知君若
在其左右尚可以輔贊彌縫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訓
以正道於其事之未萌而正救庶幾能扶持而不底
於敗若退處於家既不與朝政則凡國家之大計安
得而與聞之人君之得失安得而正救之與其在家
不知曷若相與挽留而扶持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天命不易天難諶大略只是前意謂天命難保若其
墜命則無能悠遠繼嗣前人之業以恭承前人之明
德在我豈敢謂自能有反正亦惟行前人之明德以
施之於我沖子爾天豈可便信惟是寧王之德可以
延洪庶幾不至於墜命又況昊天有成命文王受之
天必不庸釋或者猶有所賴以憑藉扶持之也周公
之意謂我何能之有所賴前人之德其合天心者足
以垂裕後昆我惟遵而行之以啓佑後人爾歸其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
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以徧覆言之則謂之天以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與帝一也猶之人焉總言之則曰人指其主宰言之則曰心心卽人也人卽心也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惟有純全之德者能之巫咸未進於此故只說父王家雖有才者亦可爲也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須當知此是三代輔相之德業爲宰相大臣須到得能感動上蒼斯其爲宰相大臣矣三代輔相皆是如此只觀成王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咸成王迎周公天乃雨反風與夫代武王之死而王翼日乃瘳若非周公能格天何以致此分明與天爲一了這其則亦不遠但在我者無一毫障塞此心卽天心則精誠自然交通讀此處可以見三代輔相之德業可以識三代輔相之心未至於此豈貴乎宰相大臣也哉這箇不是易事巫咸如此之賢只說得父王家猶未進於格天格帝豈易事也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此數人皆卓然立於千萬人之上擅名一世者爲天下國家須是這般人用之方可蓋此皆一世之英偉人若其他碌碌衆人何益於成敗治亂之數故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大抵做人須當做這般人爲天下國家須當求這般人用之自漢唐以後如此等人不復見矣其間可稱者亦有之如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皆一時人物然望三代輔相格天格帝之事業何可同日語哉率惟茲有陳者其功烈皆昭然陳列於上也惟商家有這許多大賢故其理足以配上帝多歷年所古者郊祀天地則以其祖配之所謂配天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寶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歷年商家賢人之衆多也惟上面既有許多頭腦人故天亦眷佑之而舉內外小臣無非賢有德之士百姓百官族姓也王人如春秋所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是也小臣侍御僕從之人也侯甸在外之諸侯爲藩屏者也奔走於四方所謂竝力四方者是也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無非賢才無非惟德是稱者稱舉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人誰無此德然有之而不能舉德非吾有也黽勉奮發自彊不息是之謂舉蓋當時之人不徒區區小有才皆是進於德者又厥辟治其君也

惟其賢才衆多如此是以一人有所爲而舉四方信之有如卜筮到這裏方是用父厥辟處夫人主欲有所爲至於天下不信何以爲治三代王佐輔相其君直是使天下皆尊信之這箇不是易事仲虺稱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詩言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後世爲人上者天下皆未必信之詔令之不信政事之變更上有所爲天下皆曰是未必果行也是未必能久也惟上無以取信於人故人言不信其上三代盛時天下之尊信其君分明如卜筮人誰不信卜筮三於有事於四方如卜筮罔不是孚蓋眞能敬信其上矣周公之言深切如此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者平正也不偏不倚坦然正直是之謂平格者到田到地也平格之人天必壽之如伊尹事成湯又事太甲往皆享上壽何以知之只看伊尹事成湯又事太甲豈不是有壽湯誥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是乃成湯時人也後來歷事太甲又歷

事太戊豈不是有壽周公以爲有商之盛賢人如此之衆多足以保乂有殷然其後至紂嗣天猶有滅亡之威今召公豈可以爲周家天命已固便翻然欲退前日雖已好後日之事尚未可保也要須常常念之方能永固天命治明我新造之邦蓋周公拳拳留召公之意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割割喪也割喪殷家而申勸寧王之德寧王通文武而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安天下之王也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人蓋在當時卓然可稱繫國家之興亡理亂者觀周公不言他人而獨舉此五人則可見其非

常人矣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味此四句是五人者宜何如其人哉文王聖人之盛者也周家之治文王實致之也而文王則以無此五人往來於其中導迪常教我直是無德降於國人孰昧乎此可以識古聖人之心矣蓋君臣相須自是實理文王雖聖苟無賢人之助亦豈能自致天下之治舜稱皐陶以爲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君之有資乎臣從古而然也降即德乃降之降人君下膏澤於民如萬物方枯而天降時雨勃然興起是之謂降王者必欲使其德降於天下普天之下無不與被其澤可謂降矣漢唐以後爲天下者其德皆未嘗降其閒賢主亦有能降者矣而視三代則有閒也純佑秉德天眷佑之而賢才無非秉德之士也即前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觀此所謂秉德則知謂王人秉德爲王者不秉其德之意謂今成王既親政事非前日比所以浩然有去失之矣迪知天威者非徒知之眞能行之也天之可畏其誰不知然五人所知異於常人之知故謂之迪昭明文王之德行於天下見於天下而升聞於上帝

故謂之迪見冒聞文王雖未嘗稱王然在文王時天命固已歸矣故謂之惟時受有殷命五人虢叔先死至武王時四人尚有祿位故能輔相武王伐紂昭武王之德覆冒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無不稱頌其上謂之丕單稱德言普天之下同然一辭也文王之事商武王之伐紂易地則皆然觀四人在文王時則迪彝教在武王時則將天威於此便可見矣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知曰其有能格

其濟小子小子謂成王也成王曰爲君矣然方周公攝政七年之際成王雖爲君猶未謂之在位至於復辟之後始親政事始在位矣周公謂召公爾輔相成王當常如其未在位之時不可但責我以去蓋召公之意謂今成王既親政事非前日比所以浩然有去資既非剛毅英果能意周公之心則不然蓋成王天資既非剛毅英果能自強立之人須常得賢者左右之庶其可以無失德此周公拳拳之心所以常如未在位之時也收斂也

罔勖不勉也人主有不勉不及之心當收斂之蓋不勉不及之心易得放恣須是收斂不使之蕩然無制則是心常存矣此周公格君心之業也若造德不降言老成之人造德不降鳴鳥且猶恐不得聞況其能感格皇天乎降即降於國人之降也古者以鳳凰爲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此其一端也今須看這降字與這格字周公之規模必欲其德之降於國人而上能感格皇天上帝王佐輔相之業豈後世所能及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即召公所謂今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也大抵有莫大之休美便有莫大之艱難人主據富貴崇高之勢可謂無疆之休矣然亦有無限可憂可懼者蓋此事常相對未嘗只有一邊這邊有一分那邊便有一分隨其所處之不同位愈隆則憂愈重好處愈多則不好處亦多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即召公所謂今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也大抵有莫大之休美便有莫大之艱難人主據富貴崇高之勢可謂無疆之休矣然亦有無限可憂可懼者蓋此事常相對未嘗只有一邊這邊有一分那邊便有一分隨其所處之不同位愈隆則憂愈重好處愈多則不好處亦多

所以周召懇懇如此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古人須要到這裕處裕者綽綽然有餘在我常常宏裕也若自視迫窄豈所謂裕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大抵得人輔助自然是寬裕苟一已自用自然是不足周公以爲召公苟去則在我者不裕矣要須勉爲我留其輔成王之德則我綽綽乎有餘裕而人主亦不至於迷惑矣後人指成王言也其德常聰明而無有惑亂是之謂不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周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爲人主是理會何事立極於上使天下皆有所法則皆知所取中焉是人主之職也故曰皇建其有極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三代聖王所以治天下只是作民之極其委用輔相大臣亦是可以作汝民極者漢唐以後所用輔相不過辦一時之事求其作民之極則難矣王吉所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三代之際雖斷獄聽訟固亦無非中道之所寓

皋陶作士而能使民協於中非作民極而何但在後世則既失其本斯所以異於三代也

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之爲言匹偶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臣者君之匹也三代之際君臣之閒相視如匹偶有一體之義秦漢以後凜然以勢分相臨而師友之道喪不見其爲偶者矣周公告召公汝當勉勉不已爲王之偶今一旦欲去則成王失其偶矣如偶之一字皆是三代時議論後世豈復有此等言語在亶乘茲大命信能乘此大命也大命卽乃悉命汝之命乘猶乘舟乘車之乘周公言召公當服乘此大命而不能乘矣丕承無疆之恤

今而欲去則爲墜此命而不能乘矣丕承無疆之恤此承字是承當之承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這箇無疆之恤須有人承當始得召公苟去其誰承當此事周公言此欲召公身任天下之重也後世國家大事爲宰相大臣者皆莫能承當此亦可以見古今之變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告召公汝不可以不敬何謂敬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敬也周家之王業雖已固然正所當兢兢業業維持保守之時謂其已固而便欲去毋乃不敬乎既曰敬又曰敬德諄諄之辭惟欲召公不恃其功之已成常以敬存心也否者泰之反殷家之喪其否極矣我其可以不監恃功之已成稍有一念之怠則前日殷家之事得不爲之懼哉我常以爲輔相成王此事全在我二人汝召公之心與吾之心合亦曰在時二人舉召公之所自言者而諗之此周公之所以終能留召公也如前所謂君已曰時我要亦是此意周公以爲這箇道理汝之心本自分明然汝亦不可蓋周至成王致治之極召公以爲功成身退乃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有所不可所以毅然欲去然

周公之心初不見天休之滋至常若有所未足焉故謂召公汝不可謂天休之滋至如此便可已也汝須當敬己之德明揚俊民更收拾人才而列之位至於功成業遂治道極隆如此之時汝卻可讓之後人矣在今日豈求退之時乎夫以當時人才之盛而同列相勉方且更欲明我俊民三代輔相之心君子將於是乎觀焉周公復辟之後便有告歸之意蓋當時不求去不得及成王反覆留之周公便留蓋當時不亦不得周公既爲成王留所以亦勉召公爲周家留

也

嗚呼篇裴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圖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篇裴時二人言厚輔周家者在我二人而已我至於今日罔已休矣然我更當成文王功於不怠夫文王之功豈有不成者而周公又欲成之蓋周公之心常不忘周公之地在極東今必欲自天地之西極而到於天地之東盛德無不罔盡必如此方可謂致治之極所謂光被四表是也大抵古人修己做得十分好人不見其爲好人古人治天下做得十分功業不見其爲功業皆一心而已若自見得我已是好人我已有功業便非自彊不息之道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前曰予不惟若茲誥此復曰予不惠若茲多誥言辭之繁非聖人之得已也理所當言只得反覆言之然其本心豈以多言爲美事哉予惟用閔于天越民閔命之無常與民心之罔常懷不可保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謂召公汝亦知夫民德乎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心之初亦無不欲爲善也但後來漸漸不好所以不能厥終汝今雖做得前面一段然便欲去則無後面一段矣爾當祇我之言自

此以往其敬用治周公告召公反覆乎敬之一辭蓋
纔見功之已成便非所謂敬也讀君奭一篇可以見
三代王佐之事業

宋史列傳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樂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嘗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閒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卽位以

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爲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沿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爲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

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眾謫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憒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政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

鴻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墓志

楊簡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諱燮字和叔明州鄞縣人明今爲慶元府曾祖諱灼故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祖諱坰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考諱文贈迪議

大夫妣淑人載民和叔以乾道二年入太學淳熙七年中上舍選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外則尉江陰爲浙東福建帥倉兩屬官辟權沿海制司議幕守九江攝豫章持江西庾節內除太學正去國再召爲宗正簿遷樞密院編修奉常丞俱權考功郎補外入爲都官遷司封歷學官長貳俱兼史館又兼崇政殿說書權禮部侍郎自權爲正兼侍講又兼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去國爲南京鴻慶祠官積階自迪功郎轉凡十七至通奉大夫職自寶謨閣侍講陞至顯謨閣學士爵自鄞縣開國

男三陞至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嘉定十有七年八月癸巳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一遺表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二百娶邊氏嘉泰三年卒贈淑人男四喬宣義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事次喬義郎新除太學博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女四長適從事郎監鎮江寄椿庫林密次適國子進士鄭景淵次適舒鎳次適江西漕司進士邊應時孫男四衡國學進士復循徽和叔生有異質凝粹端愨齔齡不好戲弄惟喜觀水乳母謹

一斥十餘年操守愈礪及登班列擢侍從赤心事上始終如一其在經筵也勤啟沃謂陛下不邇聲色祇畏天戒此時之心卽諒陰三年之心先帝改容敬聽講官或有陳奏先帝必顧曰果如是否往復問辨玉音琅琅今起居注可考其在成均節宣約束以爲常時春秋七十有三四矣師弟子更相叩擊由是學者皆知勇於遷善居論思獻納之地奏疏無虛月事關國體正色敢言略無忌諱舉朝悚然金人衰弱假息於汴來索歲幣和叔抗疏力爭謂與幣乃偷安之計適以召兵山東流民福

負來歸邊境遇之甚嚴和叔又力爭以爲阻中原向化之心不可之大者同列議不合屢上章丐去未得請而論罷去之日太學生歌詩餞送者三百餘人和叔曰以致仕爲名以去位爲高豈余心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吾道固如是吾心亦如是退居閭里可以逸豫而偶得淋疾既久起居有常度未嘗少變容貌雖瘠而神明不衰有來問者必整冠襟見之病中有朋友未報之書索紙筆悉答作府學記上虞縣橋記易贊之前三日取二稾再加審訂一字不苟神氣益精明起居猶如常伏枕纔一日翛然而往子女在前弗顧也處存沒之變怡然不亂如此和叔以絜名齋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薨之日四方聞者悲悼太學生相率爲位而哭及他郡士友致奠者其詞甚哀平生著述多諸孤將哀次成帙其他嘉言善行見於太史氏茲不殫紀是歲十有二月丙午諸孤奉帷荒葬於鄞縣陽堂鄉穆公嶺之原合淑人墓且密邇通議公兆域諸孤泣請簡銘簡與和叔同講學和叔立朝光明臨終不亂簡不勝興敬

先公壙志

袁喬

先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明州鄞縣人明今爲慶元府曾祖諱灼故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蔡人石氏祖諱坰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考諱文贈通議大夫妣淑人戴氏先公以紹興十四年四月癸卯生乾道二年入太學淳熙七年中上舍選八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江陰軍江陰縣尉忠定史越王薦於朝召赴都堂審察先公以未嘗歷任仍就尉職十三年以高宗慶壽恩循修職郎十五年十一月以措置荒政特循兩資避通議

諱寄理從事郎十二月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未上閩十年以進士射賞循儒林郎紹熙元年丁通議憂三年丁淑人憂五年五月差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未上閩十月除太學正慶元元年六月罷二年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六年差福建常平司幹辦公事開禧元年八月就任改通直郎九月差通判贛州未上三年辟差權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嘉定元年正月除宗正寺簿五月差樞密院編修官八月轉奉議郎十一月兼權考功郎官二年正月除太常丞仍權考功郎七月差權發遣江州

三年賜緋衣銀魚四年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十月兼權隆興府五年轉承議郎六年正月除尚書都官員外郎五月遷司封七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十二月以進高宗寶訓轉朝奉郎七年正月除國子司業兼職仍舊十一月以進中興經武要略轉朝散郎八年正月除祕書少監仍兼司業七月除祕書監十月兼國子祭酒九年二月兼崇政殿說書六月講尚書徹章轉朝請郎十二月除權尚書禮部侍郎仍兼祭酒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十年轉朝奉大夫賜紫

金魚袋十一年三月除試禮部侍郎六月以進讀資治通鑑徹章轉朝散大夫七月陞兼侍讀十月以明堂恩封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二年六月罷八月以前侍經筵進讀續資治通鑑徹章轉朝請大夫十三年正月除寶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八月轉朝議大夫十四年四月差知温州辭不受六月除寶謨閣直學士依前宮觀閏十二月以明堂恩進爵爲子食邑六百戶十五年三月轉中奉大夫四月以寶璽恩轉中大夫進爵爲伯食邑九百戶十六年正月除煥章閣學士十月轉太中大夫十七年八月以疾乞致其事是月癸巳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一會今上御極有旨進顯謨閣學士轉通奉大夫致仕遣奏閩特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贈銀絹皆二百娶邊氏嘉泰三年卒贈淑人子男四喬宣義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肅承議郎新除太學博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喬承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女四長適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林宗次適國學進士鄭景淵次適舒鏞次適江西漕司進士邊應時孫男四衡國學進士復循徽是歲十二月丙午諸孤奉先公之柩葬於鄞縣陽堂鄉穆公嶺之原台淑人墓且密邇通議兆域也銘曰不肖孤男喬泣血敘次大略書而納諸壙契姪修職郎祕書省讀書陸持之填諱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眞德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石氏封

祖坰贈朝奉郎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嬀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寖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諱生本州助教志生贈太中大夫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虔州贈光祿大夫轂博極羣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賡酬相得甚歡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

嘗守婺時蔡氏顓國其黨曹宗者橫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遇議皆以篤厚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列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即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睟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業日益

充大平居莊敬自將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寖幸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遲次厲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爲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萃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竗選僚吏分任振卹事而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即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睟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業日益

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閒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

姦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社在軍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訖事羅公薦於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須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卽就沿海制屬以歸紹熙初眾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

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不爲變迄以此諭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地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爲福建常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沿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略及團結鄉兵事宜傅公壹以相屬公周賦屬邑所至按閱

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旣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檄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奸邪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

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卽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卽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闇剴切之言崇獎樸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

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贓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榷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以糴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銜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幣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一端也於是窒滲漏稽餘羨用賴燕游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歲略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敕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種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

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游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歲略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敕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種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

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拔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矧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斃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而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卽寘於辟公知上意本以救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爲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爲發摘黥流之罪日報公歎曰吾可不爲明主一言乎卽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官召時更化六年而頹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熙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

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温柔自安必以發强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精神鑒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

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當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還祕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祕書監仍兼

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司教養者有摧阻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爲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閽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教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

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爲君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惟陛下恢宏志氣毋自非薄以成大功時韃靼甚强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

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宜健而弱非
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
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
四裔不懾女眞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
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安於無事
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耳加以是名時所甚
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兵我
不自强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靼夏人
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强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

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寖起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
不法天行健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强中國之勢其
二請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大明
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請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長民之
吏慮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
能遍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寖盛乃能據蜀
鑒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爲凶荒備所宜
止絶他費專以振饑爲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
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
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乎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
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

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零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非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徵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者尙多有之豈天意哉金國垂亡敢犯王略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擢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今失燕徙居於汴來索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積幣輸之公謂果出此

不可以爲國矣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眾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金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金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卻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竝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寖弱敵心遂啟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眞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外域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巍然舉世推重者分閫遽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中外者宜還天朝增崇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顚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餽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敝矣昔之歡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鹽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賈頻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嗷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師之下人心不寧殆孔

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朝廷舉錯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乃以廉謹責之豈漢家有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鄰不足畏刑政不明微弱之敵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舉伍員圖以敝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謂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欲小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

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疏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之而挾私害正者亦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則眞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眾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四裔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四裔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

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遲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蟲啓戶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外裔亦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則眞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外裔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金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遺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金人以我爲怪糾合羣

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國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克圖日新之功恢張綱紀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外裔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爲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眞除禮侍兼侍讀金人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略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俾爲吾用則敵不能支又謂曩時金人去中國遠糧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沫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弊我險要爲駐足之地昔犯淳光襄漢騷駭至罷觀其志非專爲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成可撤乎忠義之人既與敵爲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天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辭厚幣謹奉亟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裔通好者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爲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絶不通好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卽止公謂此洪範庶徵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早朝晏罷不徇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眞才未用宿弊未革駸駸焉入於頹敝之域卽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格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須要修明政事登進忠直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鈞考之責未幾復對論禦邊外患宜曰今春寇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變詐之性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弛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潛籠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安得以搖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保障捄揚巴蜀之人才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繼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國固有終不與外裔通好者今日必欲通好宜待來聘漕使其儻何獨

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又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覆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尚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爲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爲姑息剛而不中則爲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爲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爲泰不交通則爲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爲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嚴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臺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覆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尚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爲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爲姑息剛而不中則爲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爲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爲泰不交通則爲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爲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嚴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臺臣之邪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句歸疏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乃主

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
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坼此吾志也以直
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
温州辭陛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
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爲笙鏞
笑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竄定近作疾革醫來必
整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
薨之三日寧皇亦棄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

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自三百戶
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陛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遣
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贈銀絹皆
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爲輕重及是
聞者莫不傷蠹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西湖之昭慶寺
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儕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
曰韋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
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
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
遇之都城一見卽指本心洞澈通貫警策之言事事切
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
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
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此公自得之實也蕊湖楊公與公
同師道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
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
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
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
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
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
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
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惟此大本不必
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
懈者懼其貳也至爲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
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
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

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閒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閒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閒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也少而任道晚日益力其致遠也萬里之途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閎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瑤琨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駿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

身以寡欲爲主勇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覆紬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僻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孝孺所謂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泰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歿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徘徊卑冗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羣臣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泰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歿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時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歿敬奉遺體舉足不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廷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橚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

其亡也爲斂葬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振貧拯厄備極其至於朋友忠而盡自爲幕府導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拂而不忍蔽欺嘗告人曰導訥雖可喜未必非賣我鯁言雖難聽畏曰乃眞能不負者也公嘗鑒絶人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鄧傾盖如舊交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

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眾博觀羣籍取其切用者會萃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略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八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語益中無難通之辭難曉之義故凡所著不爲奇險刻峭語而温純條鬯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一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皓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詠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敘事有史法諸子裒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略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泝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紀錄過詳公刪繁翦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寶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温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

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屢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詳公所爲墓誌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謹案在縣東陽堂鄉穆公嶺之原公薨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謹案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丙午子男四喬某官謹案卿貢進士宣義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後若干年卒肅某官謹案慶元五年進士江州觀察推官知鄱安府甫某官謹案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商某官謹案嘉定十六年進士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女四孫男五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脈聯屬名德

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之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非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爲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爲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爲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視公實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爲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覩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佛舍語及國事至於流涕

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葬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纖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命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盍爲之狀憮然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釀自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尙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王應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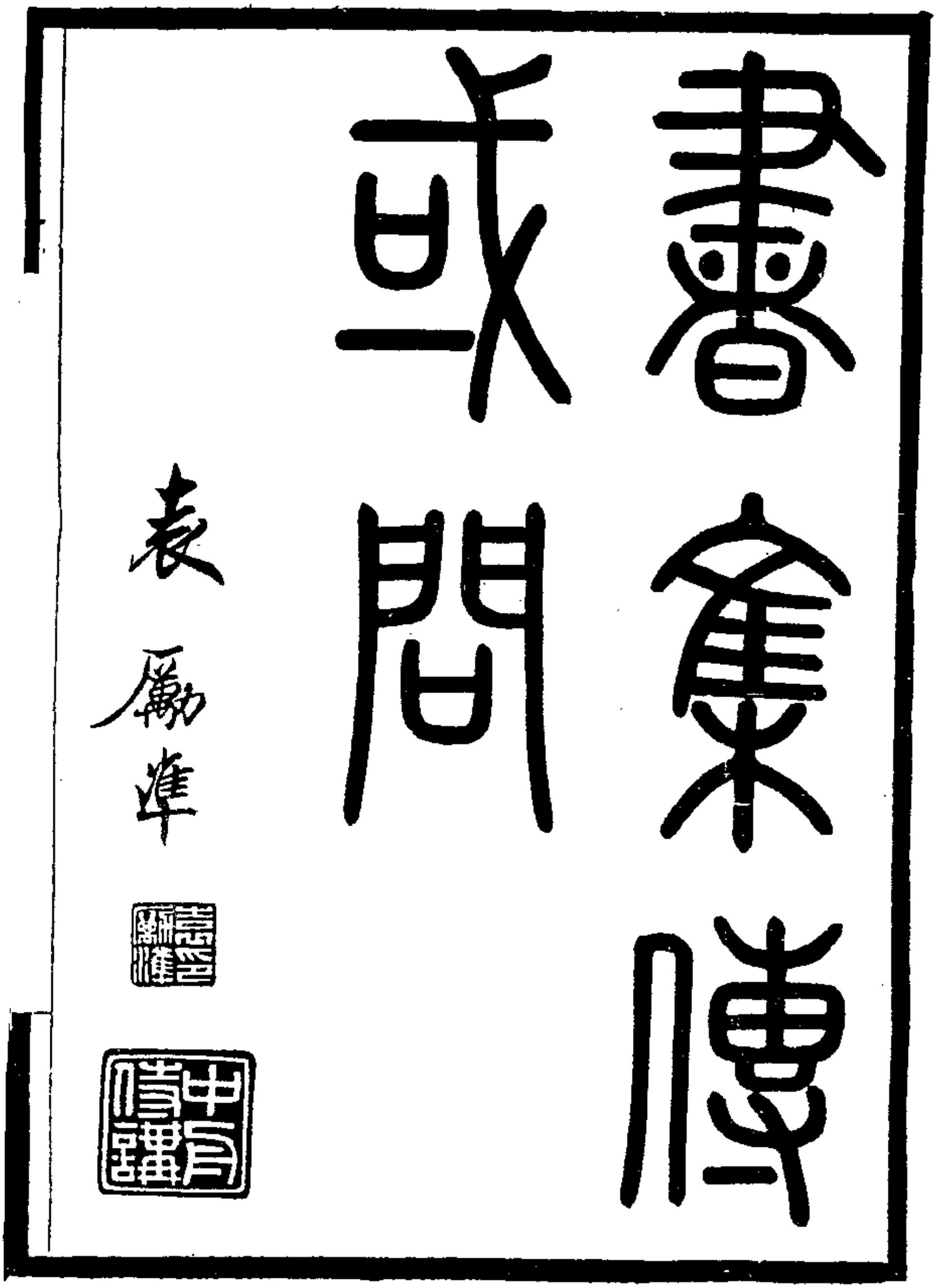
絜齋袁先生傳

袁先生燮字和叔鄞人少以名節自期入太學見陸先生九齡德容睟益親炙之同里沈楊舒三公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切磨第進士爲太學正時朱文公諸名儒已去先生知不爲時所容尋以學窳更歷外服入朝至太常丞兼考功郎知江州提舉江西常平以都官郎召還司封又遷國子司業祭酒延見諸生迪以切已之學常病世學者襲先儒緒言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自得以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侍郎侍講猶兼祭酒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深寓規儆之意列國變風有關君德治道者亦託其義以諷立朝守正不阿時好議者指爲好名遂奉祠以歸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也終於顯謨閣學士謚曰正獻先生嘗曰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成就後學甚衆子甫進士第一爲兵部尙書國子祭酒亦稱名儒

此絜齋先生從祀文廟時事實冊所錄得諸伏跗

室馮氏曩者刻毛詩經筵講義及正獻遺文鈔傳錄鄞志本傳冠首今取此傳二墓志一壙志一行狀一附於家塾書鈔後行狀爲眞西山作尤可攷見先生之生平而纖微委折益徵其忠言至計有補宗社焉庚辰重陽日張壽鏞識

絜齋家塾書鈔附錄


秦會稽刻石
泰山
鄒嶧山
琅琊臺
之罘
東觀
碣石
會稽
袁耀巖

甲春康宗校

鍐梂胡永子

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其有諸家駁難已書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併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陳大猷謹書

堯典

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爲名或以爲謚何也曰陳氏謂觀師錫帝曰虞舜曰格汝舜曰來禹咨禹曰棄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命之則舜禹當爲名舜禹爲名則堯亦名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謚唯論語曰予小子履履爲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爲履此則不可知

或問堯典孔程二說如何。程氏曰典常也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度典則至堯立政曰孔氏曰典開也上古因時爲治未有法有則制事有典曰孔氏專言常則不及可法之義專言道則不及政事可法之旨程專言法度非惟不及可法之意然言法而不以補孔氏之未至也其他附注多此類後不盡載

及道未免舉小而遺大曰典訓常也訓法一字二訓可乎曰一字數訓者多矣惟其能常是以可法惟其可法是以能常曰夏氏謂書當以古文爲正劉說爲善然程說亦非諸家所及

或問東萊謂敬乃百聖相傳第一字其義何如而人之於敬若何而用力邪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蓋心者神明之宗也所以具萬理應萬事是爲斯道之統會也故天地廣矣而此心包乎天地萬物應萬事是爲斯道之統會也故天地廣矣而此心包乎天地鬼神幽矣而此心通乎鬼神入極至窈此心倏然而可遊萬里至遠此心俄然而可到斂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天下之主神也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不在焉泰華當前而目不見雷霆震後而耳不聞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須臾有閒天壤易位孰主其宰哉亦曰敬而已敬者心法也即文王所謂宅心也即孟子所謂存其心求放心也即揚子雲所謂存神而神不外也即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心常在腔子裏也即上蔡所謂常惺惺法也即和靖所謂此心收斂不容一物也靜亦靜動亦靜無內無外無將無迎其虛也泰然其立也

卓然其鄰也洞然其止也凝然其照也湛然一塵不留萬境呈露由是而誠意正心由是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聖學之功用可全矣然學者非不知心之當敬敬之當務也然心每未能純乎敬者由知敬之爲敬而不知所以爲敬則惲其難而莫適其安者皆是也蓋宅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宅其心也存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心也存神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神也以敬律心則敬與心爲二物交戰而不相入而心反病矣是添卻一重公案也是有事而復正也是積磨鏡之藥於鏡而反以病鏡也梏而不舒物而不化而此心已非本然之心矣尙足以爲敬乎相去一毛閒千山復萬山此以做得精手得腳苦蓋生受底敬　劉子曰敬在養神夫不曰以敬養神而曰敬在養神者謂存養此心之神自作主宰不使昏散走作此卽是敬不在他求也劉子之言所以爲論敬之要也歟貴乎熟之而已　獨得神後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融洩如叔是穆穆肅肅從容自在的敬　必循此而實用其力然後有以體此而實識其味

書集傳或問卷上

荀徒空言無益於得也

或問安安先取王說王氏曰理之可安而後乃取陳說何也曰安安乃承上文欽明文思而言朱氏語錄謂安安乃重疊字蓋以上四者出於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言安安以極狀其安行之妙非有一毫之勉强也王氏雖說得兩安字然上言理之可安者則是於欽明文思之外別言理而下安字其味又未免失之薄也

或問孔氏以能訓克以至訓格而子所釋不同何也曰凡訓詁以一字訓一字多得其近似未必皆究其全欲人自以意體會耳克本訓能又訓勝惟其勝之故能之晦庵亦以爲克雖訓能然能字不如克字有力故曰實能勝其事之謂克格于上帝咸格幽明皆極其至之意大學格物晦庵以爲窮至其極處故曰極其至之謂格如熙字訓廣訓興訓明必包此三意而後熙字意味方全故曰與廣光明之謂熙如懋字訓詁止訓勉吳氏謂懋不必皆訓勉如時乃功懋哉予懋乃德皆有豐盛之意故曰勉而茂之謂懋俊字訓大訓敏故荊公以爲大而敏之謂俊此類俊多不載

或問格于上下林氏際天蟠地之說如何曰際天則但與天相際而無峻極于天之意蟠地則但深入而又未兼廣博之意也

或問克明峻德諸家多以爲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言俊又俊民俊有德並是賢俊之德俊之爲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非歟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本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卽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此俊字止訓大亦豈所以名聖德哉

或問九族兼二說何也曰孔氏高祖元孫之說正矣然角弓頍弁之詩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母妻族也周官六行兼孝友睦婣任恤而大學乃以孝弟慈爲教則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廣矣然不本於同出高曾以爲重似失之泛二說並存可也然歐夏之說父族四則以父之女適人者及其女之子居其四焉抑不知諸女已在父五屬之內了雖曰有服紀之可言未免失之支離以意度之則父族四者恐只是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如此則與今世之五服孔氏所謂同出高曾之說一同母族三者則母之父族母族及母之姊妹族也妻族二則妻之父族母族也或以高曾祖曾孫非已之所及見而病孔氏之說則其陋不待辨矣夫高曾謂已所同出之派下耳至元孫曾孫則又以已爲高曾此卽今五服之制古所謂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豈必以已之所盡見哉吳氏之說雖經無明文然亦不可不知祖免之親同姓之關皆所當親也

或問百姓之爲百官族姓何也曰唐孔氏謂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姓令其收斂親族自爲宗主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德位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民然亦觀其所指如何孔氏以此百姓爲百官者非特下言黎民不可重復然經言俊民用章五服以章有德與夫明明在下庶明勵翼皆是指臣而言若以平章昭明爲庶民之事則非僭矣曰上既以明俊德爲用賢而此復言平章百姓非重復乎曰克明俊德是舉未用之賢兼在下言者之也平章百姓是正已用之官即在朝者言之也正如中庸言尊賢親親而繼以敬大臣體羣臣耳所謂正百官以正朝廷者也

以事不程其功則平章百姓一語足以概盡平章衆善

篇之義卒百官若帝之初一句足以概舜典即位一節之義林少穎謂聖人之言約言之雖一語不爲簡詳言之雖百言不爲贅此何也曰義和蓋始以氏居官而後世因以名官亦猶伶氏掌樂而後世遂以樂官爲伶官也

或問晦庵謂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去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如唐時尙使人去四方觀星此說如何曰此卽蘇氏之說然既職在曆象又宅於四極則所謂度日景之類不言可知王肅之說已包之矣亦猶林氏以賓出日餞納日爲候昏旦驗晷刻以作曆也然彼說可以包此意而此說不可以包彼意也

或問陽谷諸家皆祖孔說子獨取王說何也孔曰陽明也曰出於谷而天下明　曰按洪範雨陽相對王氏以日出爲陽當矣唐孔氏推孔說謂陰闇而陽明故以陽爲明而不言所據字書中陽字亦不訓明蓋孔對昧谷而言故以陽訓明要不如王說之正

或問孔氏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爲是林曰

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層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蔡氏曰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參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何承天以天爲大以何承天以天爲大以七十五年爲一度月令日在某宿而冲亦云日永宵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直與天象唐一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直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未知中星宜其不合矣故以歲實乃立差以追其變耳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七十五年爲一度晷漏乃依其年而又反不及至晴劉焯廢二家仲歲七十五年爲一度之亦未爲滿也

或問厥民夷蘇氏謂農事至秋稍殺老弱可以漸休故曰夷程子謂秋成民獲卒歲之業而心力平夷子從程說而刪去民獲卒歲之業一語何也曰二說皆善但蘇則主民力而言程則主民心而言除去民獲卒歲之業一語則語意圓而無不包矣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諸家所言分至晝夜刻數不同何邪曰唐孔氏謂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中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之出沒爲說天之晝夜以日之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則晝多於夜復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

壹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晝亦多夜五刻此不易之法也
然按今曆日分至晝夜刻數則與馬融之言同意亦以日之出入
分晝夜歟

或問諸家皆以歲一周爲朞孔氏曰匝四氣日朞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有餘小月六爲六日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諸家皆通吼氏說而子謂朞三百六十六日以爲指兩冬至而言何所據乎曰此出世範以百中經考之每兩歲冬至相去必有三百六十六日二十四氣皆然不然則有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中間有閏無閏皆然此其可考之明據也如諸家之說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有餘之一是欠十二日也謂日行天一度則是反欠周天十一度四分度之一歲有餘十二日乎三年欠衍天度三十三度四分度之三是以閏一月僅日行天度所欠之數而猶有餘分也愚之言欠與傳言餘其意一同但餘字不分晰諸家之說於朞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一句文義未順也

或問象恭滔天爲衍文何也曰林氏謂蘇氏以滔天爲滅天理則與下文滔天爲二義孔說與下文義同矣然謂洪水際天滔滔可也象恭云滔天其義不通故齊唐謂誤此二字而晦庵以爲衍文也

或問林氏祖史記以瞽瞍爲眞無目而病孔說何也曰孔說恐必有據若果無目則何以能肆其頑惡所謂蔽哉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亦何自見之而允若邪

或問曾氏說釐降謂舜於二女嫡庶之分理之使有辨帝女之貴下之使不驕如何曰釐者凡事理之使皆當理也降者使降心下意以相從也非止正嫡庶去其驕而已

或問王氏以釐降而下嫁李氏以欽若爲堯戒女勝庵兼取其說如何曰林氏謂此說亦通但如此說則一篇所載惟及堯之妻舜而不及乎舜此說是也曰呂氏說嬪虞之事不載何也曰呂氏以通篇之意不載舜之親少有不盡則貽其不足一則子親在前一則至貴在後左右皆陪舜事父母則妻子之間必有不足此人之至難處處　曰此但說得舜自身中所處之事未說得舜能使二女亦會處此事也故移註于我其試哉之下註嬪于虞之下則未盡也

舜典

或問歷試諸說如何曰東萊之說至矣陳氏及薛安王氏之說雖未免以後世事體論聖人亦不可不知陳曰古人爲人於朝者曰與夫不求先有以服天下之心安得天下之無異哉王曰歷試之後德業彰著天下心服傳授之者公而居之華曰林少穎謂舜言堯言光此說已善堯居帝位成功爲大故先言放勳舜方登庸未有功可言故不言勳而先言華也

或問左氏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凱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此事當在歷試之時而書以爲舜自爲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舜能舉賢以爲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爲也

或問史記載烈風雷雨弗迷如何史記謂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大至眾皆失常雨舜不迷其度量有異人者林氏曰史記言涉於妄怪自慎微五典以下皆是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亦是試之則試之時安得人望則不授之而已足以驗天人之助與矣使其不當天心不符人望則將奈何古人授已既已授終文祖乃始審天心使七政有失度則將奈何古人受之義不然也此說是此後有去取昭然可見者不復盡辨

或問七政諸說如何三山陳氏曰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唐孔氏曰七者所以正四時作萬事也曰陳說葉說主天而言政唐孔說主天而言政然主人而言要不若主天而言但葉謂正四時作萬事則不然日月五星所以成歲功豈止正四時而已不若陳說爲當然猶未明故推其意而足之曰人有政耳天豈有政乎曰此但譬喻之辭猶曰五星謂之五緯星豈有緯乎以其變動異於經星故謂之緯北斗謂之天樞天豈有樞乎以其持造化之綱故

謂之權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唐孔氏說亦微有意故附見之

或問日月星之所以光者何如曰凡氣之積英者必有光日月星蓋精氣之上浮者也且人之目亦然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五星者五行之精氣也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時各有攸屬

或問渾天之說如何曰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晦朔日天實運淪之氣其行度本不可知但星宿分爲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當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當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夏至日道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斜而迴轉此其大率也○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疾而蟻行遲故日月爲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而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朱氏楚辭注曰天積氣耳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中乃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轉無窮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八而不墜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何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天其圜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滴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無復有涯矣○河南邵氏曰或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或問六宗諸家多取張髦之說靳安王氏曰洛誥言禮於文王武王祀天神也禮六宗享人鬼也望山川祭地祇也○孫氏曰類上帝則宗伯掌可言禮○王氏曰天子事七廟於地不言大示於人不言太祖於天不言日月星辰以地示人鬼之及六宗山川則天地之及日月星辰可知也以天地之及上帝則人鬼地示之及太祖太示亦可知也於天則舉自太祖而下於人於地則舉林氏蘇氏取孔氏之說林曰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功宗有德必有德者始宗之卿商之三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爲六宗則不可不古者祖有德必有德者始宗之卿商之三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爲六宗則七世之非宗古無是理也○蘇曰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於餘廟豈有獨祭太祖於天則舉尊以見卑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于類帝之後乎如何曰林氏以昭穆不可言宗夫祖宗專言而分別之則有功德之辨泛言之則自祖而上皆可謂之祖宗如大宗小宗皆稱宗祖廟則稱宗廟器則稱宗彝豈必有德然後始謂之宗乎以三昭三穆爲六宗於義亦通蘇氏謂受終祭太祖而不及六宗類帝之后祭六宗而不及太祖以是爲疑夫謂受終祭太祖則并告六宗可知後祭六宗則并祭太祖可知蓋先後互見耳蘇氏不疑類帝而不及地示謂可以類推於文祖六宗疑之何也曰若是則受終與禮爲兩祭宗廟不幾於瀆乎曰先是受終後是告攝或是二事亦猶今士大夫前是告廟後是交割廟祭亦何嫌乎此二論皆未足以病張髦之說故以昭穆爲六宗終是經無明據而孔氏之說有合於祭法及家語故以孔氏爲主而附以張說焉

或問漢儒六天之說謂天皇大帝又有五帝　五行精氣之神夫土無二王尊無二上二猶不可況於六乎曰趙伯循曰禘必及五帝者五帝功多遂爲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帝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肇於四郊祀之次於天也

或問禘上帝不言地示何也曰蘇氏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理必不然是知祀天必及地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而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后土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唐明帝始下詔合祀以至於今學者疑焉不知祀天必及地蓋舜以來即然矣

或問程說曰覲四岳羣牧如何程曰既月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月見之非如常朝期會於一日也曰四岳在朝之大臣羣牧不過十餘人所以曰覲者非止爲其來之不齊蓋數朝見以圖政也

林氏非唐孔氏正新君之說甚善附見於此而還之若言舜親付之政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說固善然謂之正始則可謂之正新君之始則不可孟子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使舜正名爲新君將何以處堯乎孔氏此說蓋進於孟子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或問五禮孔氏以爲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諸儒多從之今從程說何也曰陳少南推程說曰修五等諸侯之秩序故以贄定其差非謂修五禮而又修五玉也愚按五禮依程說則於下文義順如孔說非惟下文斷續而於諸侯事亦不甚相切夫既定諸侯五等之禮則吉凶賓軍嘉之五禮皆在其中而變禮易樂改制度易服色之事皆可推矣

或問五玉孔程諸家皆謂卽五等諸侯所執之瑞而新安王氏則以五玉爲贄而與五器共爲一物何也曰以理推之不應以所執之

瑞而爲贄新安王氏辨據已詳按周禮大宗伯及小行人言五瑞則曰元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而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則曰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與小行人所言六幣圭璋璧琮琥璜同注云六幣所以享也則五器非五瑞明矣

或問羣后四朝孔云各朝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何如曰林氏曰諸侯各朝方岳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矣不應於此又言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而未嘗朝京師也必無是理曰四朝爲四年一朝固然矣然三說不同何也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夫聖人詳內略外要荒之君政事尙從疏濶豈與侯綏之謂侯均責其四歲一朝乎周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四塞世告至正爲此也孫氏謂甸服之君朝夕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不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謂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謂侯服一年一朝則是侯服四年之間四朝也以綏服二年一朝則是四年而朝也惟荒服

朝則是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也惟荒服爲四年一朝耳概之四朝之數皆不合兼荒要必無四年一朝之理曰然則鄭氏所謂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來朝於京師其詳可得聞歟曰此固不可强爲之說或是一年朝一方之諸侯如巡狩之分四方亦未可知而要荒恐未必與也此當缺疑曰孔氏謂堯舜同道舜攝如此則堯可知曰舜攝位之政凡三事定巡狩朝覲之禮輯十二州封域之制正刑流赦贖之法以後二事參之疑巡狩朝覲亦有所參定也

或問王氏說封山川則材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爲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如何曰合孔陳二說已善肇州封山濬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廣衍之職應言於肇州之後兼如王說則是盡禁天下之山而非止於名山濬川亦止說得興利一邊若以爲王道之始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或問子既從吳說以五刑非肉刑則與刑果何刑乎曰自漢文除肉刑至今日自死刑之外所用止笞杖竊意唐虞之制亦猶是歟曰林氏說肆赦謂未獲者縱之已獲者赦之如何曰縱謂釋其身赦謂除其罪縱者必赦赦而後縱故連言之非謂已獲與未獲也永嘉鄭氏雖以典刑爲肉刑然大意條達附見於此蓋非聖人忍於殺戮也民習乎亟不可還輕者勢也時雍之世刑措不用舜始制爲輕典以養其自愛重犯法之心爲五刑以宥其大者待其小者猶以爲未也又爲贖刑以總其法之窮者肉刑蓋將無用矣而不敢廢也象以示民使之知所避亟所謂不犯者歟

或問蘇氏謂四凶之罪莫得其詳林氏謂四凶之惡其始見用於堯其終見畢於舜皆自爲之堯舜豈容心哉葉氏謂三苗見於經者凡三呂刑言遏絕苗民在命義和之先此所謂窟窟在禹冷水之前大禹謨征苗在禹攝政之始舜典分北三苗意其在禹征之後歟　葉蓋世濤其惡非一人也林氏謂說者以洪範言鯀則殛死遂以殛爲殺非也使其當殺直肆諸市朝足矣何必於羽山所謂殛死正如後世史傳言

貶死也嘗從本傳所言數說皆善
林氏曰書所載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懼其涉於疑似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而後世猶有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周公負斧扆晨以朝諸侯於明堂者蓋妄說也唐孔氏謂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位故求置其官此說是也蓋舜雖受禪其實居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耳而堯之位自若也堯崩畢喪然後告廟即位方訪四岳求其爲百揆者以代己之位則是舜居百揆餘三十年然後禹代之蓋名分之際其嚴如此也
愚按此說有補於名教既載其要於集傳又附其詳如此
三山陳氏說明目達聰雖前輩所已言然文意明暢因附於此

亂邊境不用兵訊之則何以隸於皐陶之列如其用兵訊士官如其無大司馬羣官備不及之耳曰
為將帥古無是理舜之時安知此兵乃刑之大者唐虞以德化天下士官之設已非得已隆古之時
兵既不常用但領之於士官兵刑合為一官所以見聖人不求詳
如此蓋仁天下之深意也蘇林疑其說者以士師不可為將帥耳
夫為將者非必盡是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密皆掌兵而未嘗
為將意者唐虞平時兵政止以士官兼領如今世之制故征苗自
屬之大禹而不以命皐陶也夫工虞之微且列於九官使其果有
司馬豈應置而不言乎夫唐虞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
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蓋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
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

或問無垢張氏說若子工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制作復改張
說何也曰無垢所言雖善乃聖智創物之事非百工之事也不若
張說為當

或問林氏說虞官正合孟子之言不載何也林曰孟子言不遵虞謨
載不可勝食也載不可勝用也載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王道
之始也舜既使稷播百穀又求能掌山澤之官誠足國之本也曰孟子所言乃為治之初將以厚
民耳其曰不可勝用者乃為民而殖物也帝舜所言乃成治之後
推以愛物耳其曰若草木鳥獸者蓋代天而理物也氣象固不侔
矣然舜之言自足以包孟子意孟子之言則不可包舜之意也

或問直而溫下四句判公言此教者之事諸家多取之如何曰晦庵
謂如此說則於教胄子上都無交涉愚謂直寬則簡決非施教者之
事王張氏雖強引經據於理終非所安也

或問蘇氏謂九官舜有不問而命者臣有受而不遜者皆隨其實如
何曰古者君臣皆以位為憂而不以位為樂其所以遜者非始為
禮文而虛遜亦非謂不足當而遜也蓋其謹重不忽之誠意發見
自不容已東萊謂晉王述見時人多遜官以要譽乃不遜而受以
矯虛遜之弊要之虛遜固非述亦未為見理者也述誠不識所謂
誠實之遜蘇氏謂隨其實而不遜正東萊論王述之意而不問而

命不遜而受乃後世直情逕行者殆非唐虞敬謹之氣象也王孫
氏之說已當

或問夏氏言九官自稷契而下皆舊有職任夔典樂已久故以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答舜如何曰若然則稷契等何為無答辭乎舜方
命以職而遽自述其功似無此理亦非史氏敘事之體以上下文
考之其為益稷篇錯簡行出無疑

或問舜繼堯不應遽廢義和之職舜典止及四岳九官義和職兼天
人反不與何邪曰典誤皆彼此互見舜在璿璣玉衡則命義和可
知且九官十二牧堯時豈應無然略不及者以舜典見之也然則
堯典不載九官十二牧舜典不載義和皆互見耳

三山陳氏說陟方亦善堯曰殂落舜曰陟方書悉記之乃春秋書公
是為能謹其終故曰子歿于足
而知免其斯以為順受其正歟

或問子多闕疑何取於明經平曰孔子談經於三代之末尚以及史
缺文為幸孟子言書於戰國之時猶以盡信書為難況書經秦灰
漢壁之餘傳於耋翁幼女之口孔安國自謂以所聞伏生之書定
其可知者其餘錯亂靡滅不可復知觀論孟經傳所引不同處不
可該舉今學者於千數百年後乃欲以無疑為高而強通其不可
通之說其未安審矣

或問子夫取諸家之說專以順經文為主而何簡何也曰傳注之體
固如此且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
天生烝民也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就中添四
個字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
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只就中退十字換兩斯字而意味無窮聖人之釋經蓋如此此即傳註之祖也謝顯道謂程
明道詩不立訓詁只添一二字點掇他讀過便使人有悟正得孔
子說經之體至如中庸言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注云作禮樂聖人在天
子之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脩庵注云蓋百倍其

功如此之類最佳諸經疏於義理雖未透然順附經文簡而不繁最爲得體曹操注孫子杜預注左傳皆不自作文本朝諸儒釋經始自作文然非傳註之體也曰易之象象文言及乾坤二卦文辭子曰以下豈非自作文乎曰此所謂十翼蓋自爲一書以爲之輔至王弼注易始析而附入之非可與孫氏詩淪漣歌之說同論然諸卦彖象亦是順卦辭文義以釋義而不辭費也

大禹謨

或問帝舜申之孔氏謂申重也重美二字如何曰此說謂舜因皐之說而重美其謨耳雖舜有汝亦昌言時乃功之語終不若申達不屈之意爲平安

或問三山陳氏說禹述古道因如何曰三山陳氏曰當順道之時反己無言是微倖於非望之福也當從逆之時十日所觀心與體膂其古訓大禹外此而日捕其凶孰甚焉外此而言凶是其爲禍可得而逆也　曰如此則是非望之福可以捨道而倖得不可道之禍可以從逆而苟免也捨不知捨道而求福決無得福之理縱或得之乃所以爲有道之禍耳從逆而免禍決無可免之理縱或苟免乃所以積惡而滅身耳此正與世俗所論禍福同非聖經之旨也

三山陳氏說罔游罔逸一節亦善　曰惟聖君能受盡言不如此者言謙君不攖悉於未節惟先正其本原本原既正萬事自得其理

或問刑期於無刑莫只是辟以止辟之意否曰辟以止辟則是截然以刑而遏其不犯如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是也刑期無刑則有哀矜惻怛之意在焉氣象蓋不作矣曰然則成王之說非歟曰才添乃辟二字便有不忍輕用之意其味便不同也

或問不矜不伐之說夏與無垢不逮呂說違矣亦附載何也曰意味雖淺於呂然亦各有一意必備諸說而後經意方全不可盡以一說爲限界此類多矣後不盡載

或問曆數聖人亦言數乎曰數見易大傳詳矣聖人何嘗不言但不推去固是可通然不免因蓋及車因車及馬之意而終墮於支離之弊不若於蓋說蓋於車說車之爲有界則也此類多矣後不盡辯

功如此之類最佳諸經疏於義理雖未透然順附經文簡而不繁最爲得體曹操注孫子杜預注左傳皆不自作文本朝諸儒釋經始自作文然非傳註之體也曰易之彖象文言及乾坤二卦文辭子曰以下豈非自作文乎曰此所謂十翼蓋自爲一書以爲之輔至王弼注易始析而附入之非可與孫氏詩淪漣歌之說同論然諸卦彖象亦是順卦辭文義以釋義而不辭費也

大禹謨

或問帝舜申之孔氏謂申重也重美二字如何曰此說謂舜因皐之說而重美其謨耳雖舜有汝亦昌言時乃功之語終不若申達不屈之意爲平安

或問三山陳氏說禹述古道因如何曰三山陳氏曰當順道之時反己無言是微倖於非望之福也當從逆之時十日所觀心與體膂其古訓大禹外此而日捕其凶孰甚焉外此而言凶是其爲禍可得而逆也　曰如此則是非望之福可以捨道而倖得不可道之禍可以從逆而苟免也捨不知捨道而求福決無得福之理縱或得之乃所以爲有道之禍耳從逆而免禍決無可免之理縱或苟免乃所以積惡而滅身耳此正與世俗所論禍福同非聖經之旨也

三山陳氏說罔游罔逸一節亦善　曰惟聖君能受盡言不如此者言謙君不攖悉於未節惟先正其本原本原既正萬事自得其理

或問刑期於無刑莫只是辟以止辟之意否曰辟以止辟則是截然以刑而遏其不犯如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是也刑期無刑則有哀矜惻怛之意在焉氣象蓋不作矣曰然則成王之說非歟曰才添乃辟二字便有不忍輕用之意其味便不同也

或問不矜不伐之說夏與無垢不逮呂說違矣亦附載何也曰意味雖淺於呂然亦各有一意必備諸說而後經意方全不可盡以一說爲限界此類多矣後不盡載

或問曆數聖人亦言數乎曰數見易大傳詳矣聖人何嘗不言但不推去固是可通然不免因蓋及車因車及馬之意而終墮於支離之弊不若於蓋說蓋於車說車之爲有界則也此類多矣後不盡辯

或問龜山言舜人於市與衆棄之雖天子不得私故刑賞不言我如何曰刑賞當純乎天故不言我謂因朝市之迹遂不言我則與天又隔一遞後世舜人刑人未嘗不如市朝豈善合於天哉

益稷

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心身與凡事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餘其餘矣且無經據

或問呂氏說臣作朕股肱耳目謂君臣相須爲一體不載何也曰相須爲一體則君猶未免自作一半語意未瑩不若馬氏謂君無爲而臣有爲者之爲明淨也

或問絺繡鄭讀爲黹常矣復附孔說何也曰觀葉說則孔說恐有所據故存之葉曰觀謂絺綌者不入公門自周之文而言則絺非所貴然孔子以絺冕儉於麻冕則葛固有精於絲織者矣

或問樂之所以爲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夫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咆哮之聲悲則有愁戚之聲其中寬裕則其聲和和其中忿躁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歡也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嗥吼之厲也理到則氣隨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著而不可得掩者也此所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聽笑歌之聲則忻然而樂聽悲哭之聲則戚然而哀故嘽諧之聲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八風導達和氣陶冶性情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實常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其實固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矣猶人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愈溢哀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而形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寶常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寶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爲之固亦不能掩其形見之實

悲則有愁戚之聲其中寬裕則其聲和和其中忿躁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歡也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嗥吼之厲也樂之所以可觀治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實常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其實固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矣猶人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愈溢哀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而形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寶常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寶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爲之固亦不能掩其形見之實

禹貢

禹獨以貢名篇夏氏之說亦詳夏曰此書首則九州之疆界以詳山水之經歷田賦之高下終紀朝貢達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然獨以貢名篇者乃禹治水成功之後條陳其九州所有土地所生以爲一定之法以告成功於上使下之人按此以爲取民之常例所載雖不一貢以任土作貢爲主故以貢名

或問無垢張氏任土之說如何無垢曰不廢其所有不責其所無雖得是謂任土　曰文句似善意實不然古人制賦固不責其所無然有而不取者後世尚多有之況古制乎今言不廢其所有則是凡有者一物不遺也不強其所難得是即不責其所無也兼此及有無則不包輕重多寡之意不如馬說訓詁切而意包也曰新安王說如何曰此說於輿地利爲切然此任亦包彼任之意要之合二說意味方全故附

或問孔氏說冀高山大川爲差定祭祀品秩說者多非之夫古人飲食必祭出行則祭道登車則祭軌舜巡狩四岳首先柴望況禹平水土乃非常之大役而不先祭告可乎曰禹定高山大川爲表識乃其治水之大規模在是其定之之後因而祭告固不可謂之無

若以爲專爲定祀典設則略其大而言其小是禹自無治水規模而徒倚神祐以倖其成也曰舜典巡狩首載柴望非歟曰巡狩而首柴望以見天子承天以臨臣民之意其事與治水不同所以旅山載於梁雍其意蓋可見兼下文巳三言旅山不應於篇首又言也

或問禹敷土林氏夏氏謂敷土而散之非若鯀之土湮水如何曰禹之治水惟能順其勢以導之使由地中行而豈一一敷散其土而鉏耰之哉朱呂之說不可易矣餘說有當存併附於此呂氏曰李巡舊說禹治水時開九州之路以通四海使土石皆相因高下疏導其水各歸其道不得橫流旁溢壞人田廬冢墓也李巡所謂

曰九州之賦相較而爲上下之等雍之賦第六兗之賦不應又第六也漢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州相當○孔氏蓋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此州治水最在後舉州爲第九成功故賦第九下下之賦以薄爲正則貞謂下下也曰蘇氏說與爲正善矣然林謂兗雍之賦不應皆第六而九州不應獨無下下之賦則至當但林氏以兗州最後成功於州爲第九然州之高下豈可以成功之後先爲定兼厥賦則徂系於田之下而不言州則文義亦不順葉氏下下之說固是然謂賦以薄爲正豈他州之則皆非其正乎孟子言輕於堯舜者爲貉道重於堯舜者爲桀道故古人以什一爲天下中正豈但取於薄乎皆未免牽強故缺以待知者

徐州

或問林氏以墳墳爲二種如何夏氏曰諸州有二種者必析而言之未嘗併言如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如豫之土已別二種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豈豫之下土又有墳壚二種哉然則墳墳者爲墳而墳也

或問淮泗與河通之道蘇氏與新安王氏之說如何蘇氏曰自淮入河必道於汴泗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而疑禹貢之言此考之不詳而已項羽與漢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間徐淮泗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安知非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汴或爲濉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然皆引河水而汪之淮泗也故王莽敗吳杜預遣之書曰足下當停取秣陵自江入淮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王曰洛入河泰汴入河溢爲滎而達河也　曰蘇說謂決渠相注於泗由泗入菏由菏入滎由滎而達河也王說謂本水自相入也要之二者皆隨其所便不可指一廢一且如今之浙江自錢塘入海大江自毘陵入海由浙江達大江者自浙江入海轉海達大江亦可也或迂或徑各隨所便要之經既謂之達則當時必有可達之道不宜以後世之通塞而疑禹迹之舊也

揚州

或問林氏謂陽烏乃地名其地可居非謂雁居也如何曰春秋時鄭地有鳴雁漢有雁門郡近世永嘉有雁蕩山皆因雁而得名意者雁之南翔居於此地故取爲名水退而地可居也歟此說未通然

孔呂之說自穩愜

或問三江之辨如何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入海王氏之說亦州宜具也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吳縣者即松江也　東坡辨之曰固雖取支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江矣京口視此三者猶吠滄禹道遺其大而數其小何耶韋昭曰松江浙江浦陽江新安王氏辨之曰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塘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而二名耳昭析一爲二并松江爲三失之矣郭璞曰岷江浙江松江新安王氏辨之曰璞舉松江浙江之小以匹岷江之大未爲當又新安王氏曰江有中北必有南江今江流至蕪湖有支江分於縣南此中江也至於銀林而蘇常二州承此江之下流病於源沒故其後築堰以望之是以中江不復東流然則中江之未塞也北江行於毘陵之北中江派於陽羨之南其波之沒江之未塞也北江行於毘陵之北中江派於陽羨之南其波之沒於汴泗而求三江也朱氏謂諸儒不明章句訓詁但以下文震澤底定相屬以求三江不知此書當句自爲文凡曰既者皆已事之辭非與下文起義夫經之在大別之上則爲南江在彭蠡之下則爲北江是一江而爲二江也

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而下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一矣禹貢猶有二江之名曰北曰中以別味也此三水性不相入故川難合而味異故至今有三沙之說唐陸羽知水味三沙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濟

入河而溢爲災亦然渺茫說（原闕）愚曰此說蓋於彭蠡之上而求三江也經謂彭蠡之下爲中江北江則不合矣

東陽馬氏曰三江不必以別爲味但三處江合而爲一故以長江爲三江也愚曰此說於今日之長江雖合然揆之經文中江北江則不作矣

曾氏曰考於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淦水之類凡九水合於湖廣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水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道其後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耳故經不之志程氏曰彭蠡爲南江無疑禹之行水嘗經疏道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禹嘗大會諸侯於會稽今禹穴尚存又因道山至衡陽是浙江洞庭禹皆嘗經行其視漆沮瀰澗不啻倍蓰而浙江洞庭反不得書者亦以無所記耳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巨浸而禹貢周職方皆不載何也曰或者洞庭禹時未爲澤而後

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然於其合併江漢而以其匯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之中此聖人得書之體者也愚曰此說比諸家又有理但經無明文未敢以爲實新安王氏謂按今大江所行以求三江猶按漢大河以求九河其不可得明矣此言爲當

或問九州田賦古今高下不同何也曰禹貢揚州田下下梁州田下中至唐則以江淮爲財用淵藪天下號揚一益二以戶口之盛故也雍州田上上秦號關中爲陸海漢關中地歐直一金至後世則見今日鑑湖而疑唐人爲妄乎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從古所有今日親睹亦多若以聖經爲不足據則何書可據邪此則不必辨

或問厎貢厥名或謂貢其名見聖人之不忘武不貢其實見聖人之不尚武何如曰聖人除戎器以戒不虞脩武衛以安中國四時畋獵不忘習戰豈取其名而廢其實哉既以貢言則是貢其實矣而名安可言貢乎若曰不常貢則當言錫貢或問孔氏謂以菁爲菹如何曰林氏謂菁即蔓菁處處有之豈必貢於荆蘄安王氏謂荆去帝都遠雖貢菁豈可爲菹邪

也曰意者中間或湮塞而吳王復通之亦猶世謂隋煬帝始開汴以通淮河也曰禹貢言淮泗入海而孟子則謂注之江非誤乎曰注者或是相注流通未必謂其盡入江也若如孔說則水道不應如是之迂曲

荆州

或問九江之辨孔氏曰江於此州分爲九道○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東復合爲大江○潯陽記九江一曰烏江次曰蜂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菌江○曾氏曰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洲水資水醴水皆合洞庭東入於江是爲九江也曾氏曰禹貢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洚水洚水入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沔曰過漆沮蓋大水受小水則謂之過二水相受小大均焉則謂之會江合九江謂之過者蓋其源有九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爲九道則經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道江當曰播爲九江不應曰過九江林曰曾氏此說固善然以九水爲九江亦無考處要之九江之名與其地相違不可各自別源禹下流併入於江此則可以意曉也或曰洞庭可謂巨浸而禹貢周職方皆不載何也曰或者洞庭禹時未爲澤而後

世始爲澤歟且巢湖亦巨浸據雜說載晉時巢縣始陷爲湖然則禹貢之無洞庭亦豈如巢湖之類歟後世舊洞涇塞而平地爲湖者往往有之古今遠遠固難齊也或以今世江南山川與禹貢所紀或異遂謂禹迹不及而誤載縱使禹迹果不到其所共事乃八凱九牧之流豈其罔上聖人其載之經以示萬世乎禹貢山川至周職方所紀已不能同唐人謂鑑湖八百里今僅存溝港此何異見今日鑑湖而疑唐人爲妄乎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從古所有今日親睹亦多若以聖經爲不足據則何書可據邪此則不必辨

或問厎貢厥名或謂貢其名見聖人之不忘武不貢其實見聖人之不尚武何如曰聖人除戎器以戒不虞脩武衛以安中國四時畋獵不忘習戰豈取其名而廢其實哉既以貢言則是貢其實矣而名安可言貢乎若曰不常貢則當言錫貢或問孔氏謂以菁爲菹如何曰林氏謂菁即蔓菁處處有之豈必貢於荆蘄安王氏謂荆去帝都遠雖貢菁豈可爲菹邪

豫州

或問孔氏以荷澤在湖陵如何新安王氏曰湖陵魯地也孟豬在漢睢陽睢陽今宋州也湖陵與睢陽境不相接其水無由自東北而西流以入孟豬定陶今曹州東南至宋州百六十里則菏澤在定陶其水入孟豬無疑

雍州

或問或以梁之旅平爲告成而祭雍之既旅爲興役而祭何也曰此書皆所以紀成功耳祭固有告始者矣獨謂之告始則何以紀成功乎故知告主告成言也觀下文九山刊旅可見梁既言旅平故雍止言既旅其蒙梁旅平之意而互見歟

或問林氏以爲禹貢所敘九州事爲禹別九州自導岍以下爲隨山自導弱水以下爲滯川自庶土交正以下爲任土作貢如何曰書序乃摯一篇之大旨言之非指定其章句而截爲品目也導山導水乃因前九州內所說山川源委未盡故申述之若以此爲隨山

滯川任土作貢則前各州內所說山川貢賦皆非乎

或問弱水黑水河水分行之道唐孔之說如何唐孔氏曰黑水出張掖而三危山在燉煌自燉煌而南黑水安能截河而南行蓋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地下故黑水傳越而南也新安王氏曰非也以地之南北考之弱水出張掖在北自張掖西至流沙河水經積石在燉煌又在積石之西南故黑

積石導積石之下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能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昆崙者也虜曰閼摩黎山東距長安三千里河源其間流澄而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弁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如此然則河源於紫山東北山於

或問弱水既入河與河流相亂而漢孔氏以爲味別也詳見上三江下○林氏曰濟水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已化爲濁矣既合流數千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梁平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惟知其味又如此三淪方然苟使濁滓既合爲一器而使就一器之中別其味以爲之滓則難易牙陸羽亦有所不能矣水合則味合安能以味別而復出哉鄭漁仲謂濁水至大別入江經文止此而已東匯澤而下皆脫文也導流水至入河經文亦止於此夫經文之闕略固已意增損經文其病又甚矣

或問三百里納秸服王氏夏氏之說如何曰正在五百里之中侯甸內移用故使之納秸

兩服輸粟之重。夏日納稭雖輕於粟米然日服輸將則足以償其所輸之輕矣　曰王說秸服二字雖詳然後世郡縣納賦猶是官自漕運三百里去王畿不爲近若以爲五百里之中而便於畿內移用則是輸將於五百里之間不亦勞民乎此必不然兼服只是服役之義謂之服輸將則是揩衍爲說於文義亦未當　夏因王說而謂服輸將以償其所輸之輕則意愈差當時所以爲輕重者必有多寡之等而未必以輸將爲償也林氏曰禹錫玄圭以告成於天古者祀天地必用圭玄圭者蓋天色因天事天猶荅璧然也亦通

甘誓

或問馬氏以建子建丑建寅爲三正如何曰新安王氏辨之已詳王氏蘇氏以爲堯舜以前有以子丑爲正者有以寅爲正者有不然堯之授時以寅爲正月舜因之至商乃以十二月爲歲首子正者乎　曰夏氏謂董仲舒言舜紹堯改正朔如何曰漢儒多喜言改正朔經內無禹初無此也

或問汝不恭命唐孔氏林氏謂我奉天汝當奉我則此命當作君命也曰凡上無所係而獨言命者如賜不受命之命則是天命也上承君而言則王命也今上言恭行天之罰而下繼言不恭命作天命說尤有味兼天命之命自可兼王命意味今姑以無垢說爲主

附孔說焉

袁氏曰未祧之廟其主難以移動遷廟雖已祧與師載其主而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也至於祫祭祧亦與焉只是疏爾漢儒康衡韋元成輩論祧廟皆一切掃除之豈理也哉亦善

或問林氏說孥戮林氏曰顏師古注漢書孥戮正士之孥正合罪人不孥之意今兼呂說何也曰林說固善但上既言戮於社以指其人之身而又戮爲孥隸則文意重疊若施於湯誓之孥戮又恐太輕豈軍法而無殺戮之刑乎臨陣軍刑不可與常刑比若戮辱及子誓師亦未害也

或問禹言予荒度土功敝哉而泣予弗子夫敝生於治水之時而益與禹共艱鮮食禹治水在舜攝位之初舜攝位三十年即位五十載而後禹嗣位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後政嗣位於時啟當八十餘歲乃堯舜禪位之年也而益之年又踰於禹多矣豈不可疑乎　曰文王壽九十七方其受命作周已踰八十武王壽九十三克商二年而崩其時亦九十矣衛武公九十而戒於國穆王享國百年而作呂刑古之聖賢年彌高德彌邵又適當天下之責固不得辭非可與後世例論而疑其老也

五子之歌

或問林氏謂太康五弟其二卽仲康以五子之賢使其一人守國不出羿雖欲爲變而不可乃空國而至洛汭何也曰太康棄國遠遊五子必是諫不從言不聽又不任以國寄五子無所措身故不得已侍母往以望其返非五子有職守而盡出也

永嘉趙氏曰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諸侯不叛而民貳國奪諸侯恝然人故也禹之去太康未久未若桀紂之暴而民貳國奪諸侯恝然莫有勤王之舉五子在洛亦無有救鄮之者何哉蓋唐虞之世愛畏其民不敢少肆而神器之去留一聽於民而不敢爲已私有也唐虞之於民若保赤子若臨天威惴惴然惟恐小失其意民久習而安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國弗返豈不甚怪哉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母未嘗有拂意一旦慘然孤立遇不友之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慼苦啼號而不可禁情之固然非忘其父母之恩是則民之怨太康乃所以思禹之德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堯舜不以天下私朱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皐陶稷契之徒堯舜亦不肯捨聖而授之賢也蓋天下者至公之器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而捨聖以授賢則亦非公也堯舜之時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以天下私其子而已太康亦朱均之類耳啟無堯舜之德不能擇天下之聖賢而授之乃以天下私傳其子而遂至亡國當時四方諸侯環視莫救

非厭乎禹德也親見堯舜禹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諸侯不協吾民而不憂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協民者起而正之猶前日之揖遜與賢也何擇焉羿之逐太康而立仲康未爲有負於禹惟其措心不出於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然則傳子之法非乎蓋自時之汙隆言之啟之慮天下至審自大道之行言之則征伐固不若揖遜與子固不若與賢也○韓退之曰世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守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人不數而生大惡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但大惡然後人受其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蓋堯舜之利民也大夏后氏之慮民也深

或問無垢謂聖人於愚夫愚婦猶畏之況有知者乎此言善矣曰聖賢所以畏之者非畏愚夫愚婦蓋畏天理且自畏其心耳安有知

愚之別哉苟謂愚者畏之而知者愈加畏則是以畏之輕重在天理而不在人心也其流必至於忽愚而畏知如戰國之賤虐愚民賓養豪傑以相傾雖與秦之賤士者不同而不知畏天則一耳

亂征

或問先儒多疑羲和之征如何曰帝王之道莫大於奉天堯作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羲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也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爲輕也夫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況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亂侯之征義和者過矣

或問仲康之賢既收兵柄以屬亂侯何不竟爲太康討賊殺羿顧加兵於羲和何也曰君之德愈不及古而君之爲惡者則愈甚於古故桀之惡過於太康紂之惡過於桀秦二世及六朝昏亂之君過於紂矣嘉鄭氏說與實恐近於臆度然其論則甚善因附於此曰胡氏春秋傳曰古者實王世守四敵失隆以昭先祖之德布燾敬之心告終易代弘盛扶天球夷王受之戎和之弓達之失真不隊列并而爲觀美

子之歌乃無一言咎羿豈五子之賢不若後世忠義之士乎蓋當時風俗習見三聖揖遜與賢之舊一旦太康縱欲失民羿因民不忍距之而援立仲康竊意羿之託公濟私以召號於天下者亦不止於五霸當時之人見其殷昏立明天下之歸心者亦不止於若羿光而已仲康之賢深察其微故收兵柄以屬亂侯然其纂弒之迹未露又退然以兵柄與人雖其包藏不測亦安能違衆而預誅之乎林氏謂相之見弒必是優游不斷以失其柄故至於此使常如仲康之世羿何自而篡哉此說是矣

或問辰弗集于房若非房心之房亦通況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今獨取孔說何也曰堯時中星已與月令不同難指月令爲據註見堯典或問○新安王氏曰曆家推步日食於朔月食於望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交然後食此曆法之常也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日食三十有六隱公三年三月己巳日食至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而又食中間十有二年至莊公十八年又食中間三十二年則當交而不食也至哀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又食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入月癸巳朔又食則不當交而又食此則不當交而食與當交而不食非曆法所能盡推故先王以日食爲天災日主陽月主陰月食陽脅陰也日食陰脅陽也○孔

或問孔氏以尹爲字而子以爲名何也曰唐孔氏據孫子及呂氏春秋以尹名摯故以尹爲字耳然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傳者至春秋時人始以字傳觀伊尹告太甲自稱尹躬則尹非字明矣曰然則摯非名歟曰人或有兩名者亦有前後更易者此則不可知也

湯誓

愚曰後世人君之德愈不及古而君之爲惡者則愈甚於古故桀之惡過於太康紂之惡過於桀秦二世及六朝昏亂之君過於紂矣嘉鄭氏說與實恐近於臆度然其論則甚善因附於此曰胡氏春秋傳曰古者實王世守四敵失隆以昭先祖之德布燾敬之心告終易代弘盛扶天球夷王受之戎和之弓達之失真不隊列并而爲觀美

仲虺之誥

林氏曰湯惟放桀而武王則殺受蓋桀既奔竄南巢故湯縱而不誅以見其不得已之意至紂則異乎此荀子所謂紂亦易向而誅紂蓋武王本無殺紂之意而前徒倒戈紂身死於行陣之間乃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故立其子代殷後以寓其惻怛之意是亦湯之意也邵康節謂下放一等則至於殺其意蓋以爲湯能容桀而武王不能容紂也失其旨矣此說亦善

或問蘇氏以禹服爲五服如何曰此說亦可但上既言表正萬邦則又意重矣

或問用人惟己諸家多說權不繫於人如何曰此說四字文義雖通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國人曰賢然後用之堯之疇咨舜之師錫用人正不要自人主已出也若謂不藏於人則當言任賢勿貳可

也謂之惟出於己幾何而不啟人君自徇之私乎此章四節每兩句相對若言用人惟出於己上下皆不偶愚之說乃本於孔氏孔曰用人之言若自己出雖惟字作若字說不免牽强然上下文義卻俱順此諸說差勝孔氏守訓詁甚嚴惟字本不訓若又恐經文或誤姑存以待知者

或謂改過爲用人之過夫古人所謂改過過則勿憚改豈爲用人發乎此不待辨孔氏說理俱長但以爲用人說則偏矣

或問成湯聖人也聖人亦有過乎曰聖人固未嘗有過然常懷改過之心猶堯舜之舍己從人是也兼亦有所謂聖人之過如舜與周公以兄弟之愛而不知管蔡之將叛象將殺己雖出忠厚之意是亦聖人之過也程子謂顏子之不二過以爲使天假之年則將至於化而聖矣孟子謂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觀反之之意則其未造於化之時意其亦有所謂不二之過歟呂氏謂用人惟己如中庸所謂取人以身故改過不可吝似亦牽强

或問王氏說推亡固存謂推彼所以亡之故固吾之所以存乃邦之所以昌也如何曰若止說二字自通但上文意義不協林氏兼取王氏說以輕重爲之節疑未至於亂亂未至於亡而兼攻取侮亡其文以輕重爲之節疑未至於亂亂未至於亡而兼攻取侮則不可分矣

或曰人之處事不過義利兩塗人之處心不過邪正兩端以義制事則不徇於利以禮制心則不流於邪或曰湯之伐夏救民亦義制事此仲氏釋湯之意亦善

或曰人君能自得於所師則天下之善始爲我有故可以王如顏子之師夫子心契神會終日不違乃自得師也三千之徒非不皆師聖人猶未能方於顏子之自得則與聖人猶二物非所謂自得師也自得師者以其得人之得而爲自得之得也林氏曰能自得師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能自得師也

或問張氏說謹終之道當先謹始始之不謹克終者鮮矣復引召誥若生子罔不在初生爲證如何曰此說於句文甚順但成王幼沖方戒其謹始也夏氏謂湯之始興非不善所謹者惟在於終而已此說是也

湯誥

或問蔡氏謂降災意當時必有災異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如何曰言災荅則災異在其中言災異則包括有遺矣

或問亳社唐孔氏謂夏尚黑殷尚白於時未改夏禮故用亳社諸儒多從之如何曰林氏謂一時用社不必因邑求義如魯頌曰白社駉剔豈以未變殷禮乎此說自有理但以爲偶用亳社則不如陳說且周人尚赤故取於騂且角矣而祭天則用蒼璧社稷如其器之色因天事天正可以爲明證陳氏乃以爲周禮而別引禹錫玄圭爲證則近於泛故以意改之而欲沒其說也曰林氏以上天爲天帝神后爲后土皇地祇何如曰若以武成言告於皇天后土則

林說爲善奏告天地亦是理所當然但立牲說陳氏止云告天故
末敢獨用林說然舜典肆類上帝說者謂言天則地祇可知豈祭
告上帝而以后土配而牲則獨從重而用天邪歟故並存以待知
者

或問晦庵說賚若草木兆民允殖如何晦庵曰賚若言草木之美允
殖言兆民信安其生殖人既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曰此說於此二句極順但天命弗僭
一句末免與上文重疊取下文又不相串不若夏氏之說上下文
意俱順雖曰暴殄天物終不成草木華美又似不近情理也曰此說猶所謂山川改觀之意耳曰謂
山川改觀則可謂草木亦美則不然曰詩所謂柞棫斯拔松柏斯
兌非歟曰詩美周家積累人物生咸遂爾與此又不同亂世固是
草木失性亦有野無青草之說然湯伐桀方還至亳豈能使賚若
華盛乎夏說本於蘇而其文尤爲明順故止載夏說他多類此

或問夏氏曰乃亦有終非特王國社稷可保其有終爾諸侯亦可終
則我武維揚之謂也

或謂人紀或以爲三綱五常如何曰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

爲妻綱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言五典則綱常已在其中三綱有
紀之意而不如五典之備五常該五典之德然又無人倫相紀之
意也

或問湯之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是以數求哲人以輔
後嗣如何曰聖人之於天下非因其難得而後始慮之遠也以此
戒後人則可謂聖人之本心如此則不然聖人既受天下則無不盡
不得不爲無窮之慮其得天下本出於無心至守天下則無不盡
其心若謂因得之難而後慮之遠則舜自側微三載而陟帝位將
不遠慮乎此邪可以論常人之心而非所以論聖人也至如漢高
祖唐太宗奮自匹夫不數年得天下其慮天下亦豈不遠哉

或問古者刑不上大夫而云其刑墨何也曰意其必有贖當如舜之
贖刑及今世之律也林氏謂昌邑王廢羣臣多坐無輔導之益受
誅惟王吉龔遂以數諫諍免是亦臣下不正其刑墨之意也此說

伊訓

或問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如何曰孔氏謂太
丁未立而卒程氏謂年齒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
此說是也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起於甲辰至於木朝之
辜祐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壬也曰蘇

或問呂氏謂有一於身者非謂止有一也蓋有其一則九者從之有云者舉其病於未萌也如何曰此蓋謂有其一則未必至於喪亡耳夫九者之病固有相應然若耽於一喪亡必至親見士大夫子弟有以琴棋詩酒器玩書畫而亡其家者蓋心溺於此則餘事盡廢此數者皆世所謂雅好猶足以亡身亡家況此九者何必備而後至喪亡乎哉

或問唐孔氏謂爾爲德無小亦足以爲萬邦之慶如何曰此說於罔大罔小之辭雖順然未免以辭害意非惟非責難於君之意然亦無此理堯舜之德猶以博施濟衆爲病豈小德而可爲萬邦之慶哉漢元成殤唐僖昭非有大惡而皆至於亡國林氏舉唐柳玭言謂實德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纇十手率指此足以發明伊尹之意矣曰三山陳氏謂勿以小善而不爲極其至則萬邦胥慶勿以小惡而爲之極其至則墜其宗此說如何曰此又未免添極其至而爲說也曰然則小惡果足以覆宗乎曰此即所謂有一於此未

或不亡之意也

太甲上中

或問魯氏曰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至此三祀十三月朔適合禮經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於此爲卽吉之月明矣二十五月喪畢者商制二十七月終喪者周制也此說如何曰所謂二十五月而畢者以除喪服言也二十七月而畢者連禫服言也魯氏此說雖偶合二十五月之數以爲商制未必然若然則是成湯在太甲元祀十二月沒而太甲於柩前改年而不待踰年也可乎

太甲下

林叔豹義曰人情莫不好人之順己而惡人之逆己君子直諒每犯人之所惡小人苟合每逢人之所好言逆乎心雖未必盡君子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區區投吾以所惡哉是必有公信之道存乎其間也惟忠言可以逆吾心而吾不可以逆乎道必反而以道求之則甘言之疾不以其逆我而受也雖然言之逆者固欲求諸非道乎非道求之則甘言可以遜吾志而志不可以溺於此則餘事盡廢此數者皆世所謂雅好猶足以亡身亡家況此九者何必備而後至喪亡乎哉

或問唐孔氏謂爾爲德無小亦足以爲萬邦之慶如何曰此說於罔大罔小之辭雖順然未免以辭害意非惟非責難於君之意然亦無此理堯舜之德猶以博施濟衆爲病豈小德而可爲萬邦之慶哉漢元成殤唐僖昭非有大惡而皆至於亡國林氏舉唐柳玭言謂實德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纇十手率指此足以發明伊尹之意矣曰三山陳氏謂勿以小善而不爲極其至則萬邦胥慶勿以小惡而爲之極其至則墜其宗此說如何曰此又未免添極其至而爲說也曰然則小惡果足以覆宗乎曰此即所謂有一於此未

滅有一德

或問一德之爲純一何也曰凡天下之物純則一雜則二三故一念慮之純亦一也一事爲之純亦一也苟念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念不一矣爲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爲不一矣凡事之小大雖不

同然其義之所歸皆在於純而不雜也天地之間惟天德爲至一蓋則健純粹其體則一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一元之氣晝夜晨明春秋冬夏百千萬變未嘗有一息之謬發飛潛動植洪纖巨細皆得其性命形體之正而未嘗有一事之差故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又曰天得一以清以人言之惟聖人之德爲至一蓋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毫人欲之間以言其仁則一於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言其義則一於義而無一毫之不義以雜之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纖毫之或遺而所以爲善又極天下之至純而無纖毫之或雜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又曰聖人之德一以爲天下正常人莫不有是一德然未免爲私欲所雜是以其德常不一故仁或雜之以忮害則非一於仁義或雜之以貪得則非一於義禮或雜之以驕情知或雜之以昏蔽則非一於禮知矣內外隱顯之間常不免於二致甚至於不常其德而爲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也

林氏曰伊尹告太甲召公告成王皆謂天命不可必而人事爲可必
夫中才庸主偃然自肆不以安危爲意者惟其恃天命廢人事故
敗亡而不自知唐德宗與李泌論建中之亂以爲出於天命李泌
曰命者它人尙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命蓋君相造命者也若言命
則盡棄刑政皆無所用矣蓋與咸有一德召誥之言亦相似
林氏曰惟一故常惟常故一蘇氏曰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
新故不敝亦善
或問七世之廟可以親德諸說如何孔氏曰立七廟有德之君則爲
氏曰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雖七世宗不毀故可親德○孫
以來論之多矣鄭康成謂夏五廟無太祖禹二昭二穆殷七廟契
禹湯及二昭二穆周則七廟后稷爲始祖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
毀與二昭二穆而七此說妄也天子七廟之制久矣廣書所謂六
宗幷藝祖之廟七與祭法王制之言相合曰七廟固當以祭法王
王肅謂七廟者天子之常禮考於此信矣曰七廟固當以祭法王

制之言爲當但諸家皆謂三昭三穆則毀有德則爲祖宗而
不毀如此則太祖之外更加以宗如殷之後王既以湯爲太祖又
加三宗則連三昭三穆爲十廟矣周以后稷爲祖文武爲宗加以

三昭三穆則九廟矣將廢昭穆近親而奏成七廟則子孫未免薄
其所近之祖禰將別立所宗之廟則又非七廟之制當缺以俟知
者若觀德之說如從蘇氏之言推明之底與前說無礙耳
林氏曰論協於克一必以萬姓咸曰爲言至於無自廣以狹人則曰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亦猶言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
大墜厥宗亦善
或問呂氏曰七廟以親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以觀政則合
衆寡爲一體君使民民事君則合君民爲一體不自廣以狹人則
合人已爲一體如何曰一之說前已見矣非謂對二物而合爲一
也此說雖合二物而爲一而終不免有四者之異將合四者以爲

一而四者又不能不異矣
盤庚上
三山陳氏曰有虞氏未施信而民信冶水征苗未嘗有言盤庚遷都
民吝胥怨諄復告誥至於三書世變既降風俗衰而號令繁然讀

是書者可以見三代君民相與之道夫王者與衆同欲豈樂於遷
衆所以遷衆者從天下之公理也大公所在事人論定向之怨者
今皆安之則王者所謂遷衆是乃從衆也
林氏曰先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之業必有根本之地蓋其王業之
所始天命人心之所係其子孫守之則興不能守之則廢若湯之
亳文武之豐鎬是也夫仲丁遷囂之後失成湯根本之地歷九
世數百年間無勃然興者盤庚既遷亳商家社稷於是復興周自
平王東遷不復有還居豐鎬之意傳世數十不復能振由其失文
武根本之地故也
三山陳氏曰天命既曰在天而曰恪謹天命何耶知斷命天其永命何
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勤天之命
所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若在己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巖牆
之下與陌於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可乎如盤庚不遷都而耿
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

得其命之正者也
林氏曰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盤庚方及五遷今言於
今五邦又繼以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所遷
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言亳囂相耿四邦不知何以爲五邦
若併以盤庚之遷爲五邦不惟文勢不應如此而所遷乃復歸於
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已自耿遷於
邢汲冢記年謂祖乙遷於奄皆與序文相戾不可據意者自仲丁
至盤庚有一遷而史臣失之盤庚據當時所見而言當得其實歷
世久遠不可臆度此說如何曰按書序言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
居亳從先王居則是湯未遷亳之前所居爲一邦也特未知爲何
地耳總而數之是爲五邦
或問呂氏曰民不肯遷常情則惟恐聞其言今卻使無伏小人之箴
蓋民之忿心不當禁遏使其發於言語方可殺其怒如秦之誹謗
者族民不敢進一語而怒心日長矣曰此說自善夫帝王雖無事

之時猶稽衆從人況大事方舉上下危疑豈可不以達民言爲急兼遷國重事利害多端小民之箴豈無可以補缺失裨廟筭者又豈無與我同意而欲遷者其言之是邪吾從而采之可以感悅人心言之非邪亦可因其所蔽之端開導之以服其心非止於殺其忿怒而已小人之箴猶不敢伏況其上者乎此與後世違衆舉事雖朝廷近臣鉗結而不敢言者異矣（陳少南曰自古君子行事未嘗不以人心爲主必盡是非不以人言之異同爲意也必盡君子至公無我之心盡下情訂其是非常人私心勝而容氣高不順事之是非以論人言之同異往往務爲利詞以甘心於異己者雖事當功成而天下亦由是而不服矣夏氏曰取地鳥固不利小民必有欲遷者民欲遷而上未遷必有箴規之言故盤庚使不得遏伏之兩說亦各有意）

或問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正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感若亦通

陳少南曰盤庚之遷其事不可已向使其不欲遷者以告盤庚將遂中輟乎曰可否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盤庚尚得而開喻之人不告盤庚而以浮言沈陷衆庶蓋浮僞而不實矣此說亦善

或問東坡人舊則習器舊則弊當使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荆公亦同此說如何曰林氏謂雖有器非求舊惟新之言然盤庚舉此但以證人惟求舊耳故下文繼以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文勢首尾相類無取於器非求舊以爲新邑之喻也此說辨之當矣兼今曰新邑乃是先王舊邑豈果是求新平是正與盤庚紹復先王之意相反也

或問孔氏謂古者功臣配食於廟如何曰配者對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對止一人耳配食乃大勳勞之人方配非遍及有功之人此言與享正猶司勳謂凡有功者祭諸大烝非可以配享言況盤庚總告羣臣羣臣之祖又豈盡皆配享乎

盤庚中

林氏曰蘇氏曰民之不率不以刑罰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夫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反覆告訓以言代

斧鉞忠厚之至此言深得盤庚之旨

呂氏曰汝若不畧稽考當遷利害但自忿怒何緣得平凡人有忿怒之心則見此而不見彼若暫時稽考其怒自瘳

呂氏曰遷都機會止有今日若不乘今而遷則生業將爲水壞汝何以生在上平

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蓋義與命相待而立故承古以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有衆復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盤庚所謂迓續乃命於天其義尤深切著明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故其命靡常而不可必其有治無亂有安無危也聖人之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必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爲福去凶爲吉至於將危亂之際皆有續之之道焉如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傳以天下必有危亂之道堯舜知其危亂將荼毒生民而不

可救於是續民命於天而堯以位授舜舜以位授禹則斯民復享治安無異於堯舜在位之時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憂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能迓續民命於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機已萌必有所變更而振起之皆所以續民命豈獨盤庚哉明此道謂之知命不明此道謂之不知命伊川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愚按關子明筮書所謂卜筮兆將然之機人事前未然之應邵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者皆此理也

盤庚下

林氏曰乃正厥位先儒以爲正郊廟朝社之位夫盤庚之營亳邑將必先定郊廟朝社之禮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位也按召公營洛既得卜則經營至於位成周公乃達觀於新邑營所謂正厥位者乃正臣民之位登進於朝而慰撫告諭之也此說善

或問呂氏曰盤庚遷都既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盤庚初不言有此等人爲我畫策至事定日方語此蓋聖賢以一己任怨方萬

民有怨之時聖賢不欲分怨於下故不言也此說固善然成王東征曰爽邦由哲民獻于翼豈分怨於人乎曰以盤庚爲君主此謀於上民猶有怨使盤庚遽推其謀於臣下則民愈不服矣東征之舉周公自處危疑之地故不得不援賢者以爲證其事體與盤庚又不同矣

說命上

林氏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創業之有功者祀以爲祖守文之有德者祀以爲宗其廟皆百世不毀商立廟制所祖者湯所宗者太甲太戊武丁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其制至漢猶存高祖世祖皆爲一代之祖前漢以文帝爲肅宗皆以功德而祖宗之也爲中宗後漢以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皆以功德而祖宗之也唐自太宗至昭宗十八帝皆爲宗名爲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建爲不毀之廟而先王立宗之制紊矣此說書

東陽馬氏曰三年之制漢文帝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畢後世悉遵用之夫天子持三之喪則百官亦須用持其禮幾於難行至於二十七日喪畢之說則又幾於不持喪然則若之何而可曰行二十七日之制於宮中則於禮不廢於義亦不廢此通行之道也書皇持高宗之喪如此

袁氏曰高宗不言中有多少工夫所以能神交上帝所以能得良弼皆自不言中來大抵寡言者其工夫必深多言者其工夫必淺寡言者其工夫日積多言者其工夫日馳散如人之哀樂喜怒蘊蓄於中未便散若泄之於外則不久而息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亦云予欲無言古之進道者其言語極少誠以多言最滅力當之天將雨迅雷一震往往未必有雨何則其氣泄故也高宗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不言則其涵養于中者爲何如哉

呂氏曰自古聖賢常自恐懼中人台恐德弗類此人聖作德之門戶也學者亦當常懷此心常惴惴急弛慢放流人於庸愚而不自知或曰德弗類猶弗稱也記曰天子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此德之類者亦通

王氏曰古之人齊三日以致其思必見其所爲齊者況于恭默思道致一而深思則感格上帝夢賚良弼蓋無足怪者淺陋之人不知天人之際至誠可以感通如此或謂商俗尚神引天以稱其事此妄意先王嫡謚上帝以帝倫于下

三山陳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高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問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君子問于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又曰高宗之夢如明鏡當鏡臺有物必照初非鑑往亦非物來陳氏曰高宗誠心如此向使不夢良弼天下之賢亦有緣感至者亦善

夏氏曰作礪作舟楫作霖雨蓋望望之切賴之深言之不足故重言之王氏乃謂作礪使之治己舟楫使之濟難霖雨使之澤民失之穿鑿下文言啟乃心沃朕心則高宗惟欲其成己德而已未及乎濟

說命中

或問天聰明諸儒皆以視聽言之子獨不然曰聰明之義堯典說之詳矣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方可以視聽言然亦自民而言之非謂天果有耳目也新安王氏之說亦近之王曰蓋天聰在耳目即此一心洞然與天爲一無察乎衆人之所不及見通乎衆人之所不及聞則其聰明無異天之聰明也

呂氏曰佛老說聰明正就虛處說但言吾心湛然而已聖賢說聰明皆在實處理會口與甲胃等四事者疑若粗傳說欲高宗於此留心蓋天下之理本無精粗才理會得粗處透便理會得精處透四事自迩觀之何與聰明然知起羞起戎在箭省躬非聰明不能無垢張氏曰人之好善者多喜聞人之贊而惡聞人之謗非好勝也以其好善之心急惟恐惡之染其身也是以恥過而遂非其實以

善爲之反自陷於不善此爲善者之大病也梁武帝心欲爲善而不知其道凡人之所難者皆爲之一聞賀琛之諫乃大怒此非尋常無知之過也其病最深惟力行者知之

呂氏曰人有好底病高宗之驩祀是好底病最難治惟說能之無垢張氏曰數于祭祀所以敬也而反陷於不敬此過難知而亦難言難知則心安難言則諫者必拒

或問惟說不言有厥咎諸家皆謂君已成德則臣方敢言如何曰君資臣之言正以德之未成故耳德苟已成則何俟於臣言而臣欽若將順亦有所不必言也以君能行之而後言則可若以君德已成而後言則德之未成者果何賴哉曰林氏謂允協先王成德爲能合成湯從諫弗咈之德故言惟說不言有厥咎曰從諫固能成德然謂成德爲從諫則牽強矣且高宗謂說之言旨哉乃不艮于時文王猶稟命如此觀文王之心之德與其稟命恐跋言予罔聞于行蓋贊美其言之可行耳非於此方求其言也故說答以知我之言易行我之言難我既已言則已無咎矣所以益勉之初未嘗有意也至武王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爲文王順而仁有所不忍故奉天命以征之方欲誓諸侯以必其征伐之功與此之類皆

高宗之行也

說命下

或問甘盤之事孔氏蘇氏說如何曰唐孔氏謂甘盤在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崩受遺輔政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此說與君奭之書不相背矣然二孔以遜于荒野爲高宗自遜故學而中廢雖文勢爲順及與舊勞于外之言相應然高宗之勞于外乃是未即位前之事雖於其中其說不免首尾自相戾蘇氏謂古之君子雖明王之世不肯仕如巢由夷齊之比則以甘盤爲隱而不仕與君奭之書又相背矣皆不若林說爲善

呂氏曰自高宗言之凡人學未知味矣其師猶不覺既知味而失其師如中流失楫高宗之學正賴於說自甘盤言之終不成教高宗一半便棄去此乃甘盤深教高宗處若使甘盤常在左右高宗常依靠人了未必進步惟被它蘇然引去高宗乃能力求其進過人數等此說亦善

或問道我所固有也本未嘗去何謂之來本未嘗散何謂之積曰是固然也人惟蔽於物欲放而不求故未嘗來學而不收故未嘗積今學力既加修者始來來自吾心而非由外至也來者始積積於吾身而非由外假也王氏張氏謂學自外至故言乃來蓋不知所學之事皆吾性分本然之性曷嘗強其所無哉

或問諸家多以遜志爲卑遜于以遜順平易爲說何也曰言遜順則從容卑遜之意皆存於中而卑遜却不足以包從容涵養之意也

泰誓

吳氏曰孔子論文王曰有事君之小心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詩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當紂爲四夷交侵之時文王猶稟命如此觀文王之心之德與其稟命恐跋所謂大勳者初未嘗有意也至武王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爲文王之順而仁有所不忍故奉天命以征之方欲誓諸侯以必其征伐之功與此之類皆

功其欲文王之辭蓋不得不然後世讀書至惟九年大統未集子小子其承厥志讀詩至武王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與此之類皆當三思詩序與孔子之言此說善

蔡氏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廣韻云過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位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愚按此說雖近鑿然上下亦通併附于此

牧誓

或問孟子史記皆言虎賁三千人諸儒皆從之而以書序爲誤如何曰林氏曰虎賁之士必擇其驍勇絕人者爲之在王左右以爲宿衛周禮虎賁氏八百人成王崩時以虎賁百人逆子釗當成周全盛時其數不過如此武王戎車三百兩則甲士步卒皆在焉而虎賁則在王左右以爲輔衛其有三百人已爲多矣安得復疑其少而

以爲三千人邪蓋史記孟子之書誤矣

或問漢孔氏謂朝歌去河四百里牧野在朝歌南三十里武王渡河五日而至赴敵宜速諸儒謂師行三十里武王仁義節制之師不應速於趨利如此皇甫謐云牧野去朝歌七十里然自河至此亦計三百三十里亦非五日所能至夫謂牧野去朝歌三十里七十里蓋據近郊三十里而言也然漢孔氏謂河去朝歌四百里則其所謂親見而非臆說諸儒求其說而不得何也曰子以禹貢河行之道推堯時河自碣石入海蓋在東北之極至漢時則河流入海在青齊之間至近世則河流愈南而近汴泗大抵河流自古至今自北而愈南竊意武王時河北距朝歌必切近自孔氏去武王時河行之道變矣或曰河行南北信有之矣然說者謂朝歌在今衛州孟津在今孟州河流雖改易而孟津之至衛則未嘗改易也曰世代寥遠地里遷易不常漢武帝東移商谷關七百里而亦謂之商谷關秦時會稽治在今吳縣與今會稽縣相去亦數百里則古今地里之遠近豈易以名拘要之武王之師決不應以五日而行三百餘里也

武成

或問生明孔安國以爲月三日孔穎達以爲生明死魄俱是月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說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虛極微昧明生則魄死矣故爲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爲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一日也旁死魄日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見故知當以穎達之說爲正諸儒皆以哉生魄爲十六日既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爲既生魄也

愚曰告天地山川非同一祭亦非同時舉其大要總述之耳肆予東征未至紂都沿路人已迎降如此若告天地乃是未舉兵之初告而後行安得預言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爲是指戡黎之時言之亦未可知

吳才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者蓋無一出自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俟天休命彼果於致伐者不必若是矣使紂于是時下罪己之詔取平日惡燄而戮之見諸侯而謝其不德願徼福於成湯高宗以無乏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爲之動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今乃率離心之人犯同德之師一矢未加而前徒已倒戈矣天之休命遂集於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呼湯武之有天下豈有心爲之耶

或問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誠難盡信然血流漂杵却不用疑蓋史官紀其成功則爲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曾錯史官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浩浩滔天天高如此其可

漫之乎此血流漂杵之比併也聊備一說是言僅後世之或但長不仁之心耳

薛氏曰紂罪有淺深湯武之放弒應乎天而順乎人非湯武所能爲也荀卿謂紂卒易向而弒紂賈誼書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向紂紂走還壞崩關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進蹙之武王使帷而守之觀者甯帷提尸投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略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怨紂如此雖欲如桀之放得乎此說善

或問微子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商返二分之天下而退就諸侯之位則當與堯舜並而湯不足追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復隆古之比紂之死殷人實殺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一時殷人及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啟之下況禹又薦益於天然朝覲謳歌不之益而之啟雖禹之治命不能遏微于雖賢不及武王之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心之歸久

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奪諸侯天下之心也易曰湯
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爲順人之
事而已而堯舜不可幾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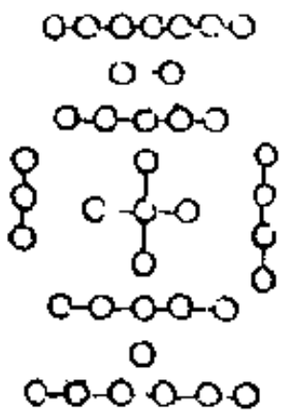
或問建官惟用賢人然官各有事賢人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
而官所職之事則有守司徒司空作土作稷之異禹稷契皆賢
也而其能則有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又必隨其
人之所能以位其事也愚按此說雖欠才德並用之意然分別官
與事亦不可不知也故附於此

洪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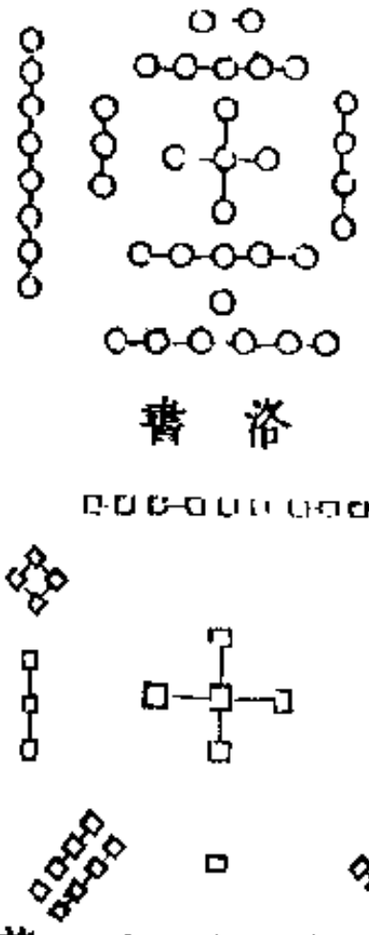
林少穎曰紂之見殺蓋商人倒戈相攻併攻殺紂武王至商欲赦紂
不誅如湯放桀已無及於是立武庚代商後亦所以致其不忍之
意如湯放桀也

蘇氏曰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國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言鯀
方命圮族楚詞言鯀悻直以亡身知其爲剛很好勝者五行土勝
水鯀知此而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達其怒而投之以其所長
其爭必大豈獨水哉

河圖



洛書



圖子明曰河圖之文
七前六後八左九右
洛書之文九前一後
三左七右四前左二
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蓋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以造易禹箕敘之
以作範也蔡元定曰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
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氏曰此夫子所
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
五行迭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攝於是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
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
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
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
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
所謂天數五也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
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
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
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
此所謂各有合者也此河圖之全數而諸儒之說也至洛書雖夫
子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
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
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揚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
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廢
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
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
圓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
一陰而爲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
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
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
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
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

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爲數奈何曰中央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橫衆張氏曰數止于十窮則自變之理孰有加焉此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橫衆張氏曰數止于十窮則自變之理孰有加焉此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橫衆張氏曰數止于十窮則自變之理孰有加焉此又

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右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也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東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次雖有先後彼此之間哉○蔡元定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蔡元定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東北次南其次雖有先後彼此之間哉○蔡元定曰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其理固不容於有二也不特河圖洛書爲然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老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老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無不若合符契下至運氣參同太乙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

或問晦庵以爲洛書之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而無文字禹因而類之則以初一曰五行而下皆禹所自言也馬融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小劉以爲龜文止二十字則與馬融之說同唐孔氏推明孔安國之說以爲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自初一曰等二

十七字爲禹所加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龍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劉歆則以自初一至六極一章總爲洛書之文諸說孰是曰衆言紛亂折諸聖以經文詳之謂之洛出書則必有書矣謂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必有九疇錫之矣如朱氏之說則洛書止有其數而無其文則經何以言錫九疇今以洛書之數按之五居數之中固可知其皇極矣然天一陽數居於下知其爲水可也何以知其爲五行地二陰數居於西南何以知其爲五事天三陽數居於東何以知其爲八政乎意其必有文盡如馬融所謂從五行至六極類見於各數之下而禹乃從而類之歟至若大劉顧氏以敬用農用爲洛書之文劉歆以自初一曰已下總爲洛書之文則又未免尊信太過而步於附會矣唐孔氏所謂天語簡要不應丁寧回折如是也曰河圖何以知其爲八卦也曰河圖之爲八卦固可以方位陰陽奇偶之數而推也如一與六居北則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水位之所居可以知其爲坎矣而坎以

一陽居二陰之中二與七同居於南則是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之所居而可以知其爲離而離以一陰居二陽之中以至三與八居於東而爲巽四與九居於西而爲兌皆可以陰陽奇偶而推蓋八卦皆造化之定數而九疇則以人事參之其數雖同而其事固不同也曰然則圖書之事果有他物可以證乎曰是不待遠求顧氏未之思耳夫鳥獸之羽毛草木之英華文章燦然條理秩然豈待人刻畫而後爾哉亦造化之所自成耳此猶曰是形有種類也至若文石之中固有山川草木鳥獸之形又豈人力所筆而後成哉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象如魯仲子生而有文在於手秦之仆石起而有文漢之蠹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震死者背上往往有篆書以述其罪道家多能辨之又皆其仙親寫爲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者況聖人出而天不愛道圖書呈祥圖之與書其體一耳既能有圖亦能有書又何異耶蘇氏曰圖書之文必相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揮○魏青龍二年張掖出石有若龍鳳牛虎人馬於其上若八卦

列宿字理者唐子西曰此實河圖洛書之類以興于術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曉其義朱氏曰天地間惟有一理自兩儀眞位其理已彰大極於無外小極於無內即事即物莫非是理之流行發見但其事物之常見者聖人不假之以設教若河圖洛書乃聖明在上和氣所感鍾爲祥瑞所謂晝前元有易程子所謂無河圖洛書八卦九疇亦須作者是即是理之徵驗顯見已可以開發人心故聖人因神物之至著者以垂法後世若其理則未有圖書以前固無時無處而不存邵子新安王氏曰易與範其體不同實相爲用易者盡天下之變而不可常者也範者立天下之法而不可易者也夫易始於乾坤變爲八卦重爲六十四其道本於剛柔迭出以趨時適中然言道則詳言政則略如履之制禮豫之作樂散於諸卦未見夫綱領所在故以一定之法著於洪範其端本於五行其用起於五事而終於福極先後本末有序而不可紊故可雜故易範合而聖人所以或問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布而爲五行何以言初一曰五行乎曰九疇皆即其用之切於人者言之故自五行說起或問周子無極而太極一語先儒辨論角立如何曰象山以無極爲非則以爲此非周子之言南軒以爲此乃莫之爲而爲之之意非眞言無是皆不欲言無之一字而爲此辨也夫天地之造化若人若物其初皆自無而至有有者復歸於無而無者復能有覩人物之生死可見此人之所共知所親覩非有渺茫難測之理推而至於天地之口造物之始未有不自無而至有也故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繫詞曰易有太極即此之謂也但聖人恐人淪於無稽於有故於易之中止明消息盈虛衆散盛衰循環不息之理而不言有無夫是之謂易至老氏則專言空故偏者分無與空兩字諱之夫老氏知無之爲無而不知無者之能有及其既有則不可以無言此其所蔽耳然而始無之理豈可以其出於

老氏而諱之耶釋氏知有之必空而不知空者之復有此其所蔽耳然而終空之理豈可以其出於釋氏而諱之耶夫謂之太極則其有已肇矣非有則何所指以爲極夫既肇於有則未有之先非無而何其曰無極而太極此理之自然而然者也但聖人不言而

周子言之耳何疑之有

或問天一生水亦有物之可證乎曰人之一身可以證矣人之貪心動則洋生哀心動則淚生慍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心一動而水生則天一生水也蓋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故河氣而成潤也五行之相剋也所以相成而五常之德亦然德莫大於仁木德也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金德也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之第而五行相剋之體老蘇之說爲然金剋木剛勝柔也水剋火柔勝剛也

王氏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潘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涸土蒸木溫金痿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圖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汲火之變冶木金之爲器械可知也所謂木爰者何炳之而爲火爚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則不能自化故命之曰從革也

或問孔氏以皇極爲大中諸儒多祖其說晦庵祖五行志謂皇者君之稱謂人君立極也二說如何曰中道固大而大亦中之體也然謂中爲天下之大本則可謂爲大中之道則義謂未爲穩暢故六經語孟言中多矣而未嘗有大中之說夫以皇極爲大中猶可也以皇建有極爲大建其義猶可也以皇則受之爲大則受之猶可也至於惟皇作極爲惟大作極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爲惟大之極則非辭矣故知晦庵取漢志之說爲當然不曰帝極王極君極而曰大極非廣獨謂之皇極者蓋皇帝之皇亦取大而無際之義人君建極非大無外則不可未有狹小而能建極以奉天下歸極者也故名曰皇極亦兼大義然下文不曰遵皇之義遵皇之道惟天下皇而皆言王者此又取其令於王者之道而言之蓋皇道之朴略與王道又有間矣

或問皇則受之曾氏謂大則受之非小者所能受如何曰皇則受之與上汝則念之正是對而互文或言汝極或言于汝極而又言惟皇作極同

劉執中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莫能終而遂其性也能終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之於人也能性之而莫能化而一於善也能化而一於善者聖人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其能相須其力相敵故曰三才也此說爲善

蘇氏曰正直如以直報怨之直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此說爲善

橫渠張氏曰陰性疑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敵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氣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除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霾曀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劉氏曰一德正於中則五事治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於時以形而言則各宜類象聖人觀之所以驗已政之得失也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天道以淵默也漢儒於雨不時若則棄德而修貌陽不時若則捨心而求言其失不已遠乎此聖人所以正皇極於五事之先調元氣於時日之始者爲得其本也驗其政教之得失不可以外於形矣求其口應之

本原不可以失乎德矣此說詳明

林氏曰夫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舜之治天下彝倫攸敘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桀紂之治天下彝倫攸斁咎徵相仍則不期於鄙夭而自鄙夭也故仁壽鄙夭雖本於天而君實制其命

旅獒

林氏曰以遠物爲寶則必有輕賢之心以賢爲寶則於遠物弗貴矣虞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爲寶故視宮之奇若路人齊威王以四臣爲寶故視徑寸之珠如糞土人君所寶可不謹哉

呂氏曰天下之事才滿則傾惟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到堯舜田地猶有不足之意猶有要做底事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在非謂止欠一簣做了便了大抵王業雖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愚按此說雖未必是經之本旨然聖人之心實然

金縢

或問孫氏謂爾汝之稱在常人爲不敢而周公稱之見父子之間用情也曰按經傳告神之辭多爾汝武成告天地山川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詩祈穀於上帝曰既昭假爾禮記筮辭曰假爾泰筮有常下至離騷九章化神多言余今世祝文亦多言爾神蓋自古而然或者與神相親之意邪若曰父子用情然子之事父固嘗稱爾汝乎

或問我之弗辟馬鄭皆音避陳少南呂才叔推其說以爲周公遭讒情也曰按經傳告神之辭多爾汝武成告天地山川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詩祈穀於上帝曰既昭假爾禮記筮辭曰假爾泰筮有常下至離騷九章化神多言余今世祝文亦多言爾神蓋自古而然或者與神相親之意邪若曰父子用情然子之事父固嘗稱爾汝乎

故居東都以避之至二年成王方知流言爲管蔡之罪故言罪人斯得金縢既啟之後成王迎周公以歸管蔡懼而與殷叛故周公再往東征耳曰豳風諸詩其言與金縢所書皆昭然相合大誥敘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金縢言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際不得分爲兩節明矣亦非養寇三年而後始征也少南才叔之意不過謂成王方疑周公不應自往征以重成王之疑故爲此說耳

不知周公爲東伯東諸侯之不軌東伯之職自得專征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聽於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謀閣於國家之事皆不知一惟冢宰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蔓延莫遏周公豈敢顧一已之小嫌忘宗社之大計邪迨夫三監伏辜遂居東守東伯之職以俟朝命而不敢還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也以經證經正不必如二氏之遷就牽合

呂氏曰豳詩皆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則非獨成王不知周公二公亦不知矣蓋二公非不知但成王方在沖敢諸公之時使二公一旦迫之成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故但極養其意使之一旦自悟周大夫之刺亦不爲過蓋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爲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爲知周公矣此君臣一體之義也

林氏曰周公作鴟鴞之詩成王猶未信於心然則周公之心非金縢不得而見而金縢之書自二公而下皆不知非天誘其衷則成王之疑何時而釋乎成王之疑不釋則國之存亡未可知然文武膺上天之休命其社稷無疆之傳蓋未艾也周公之德既足以當天意此所以有雷風之變以顯周公之德而剖成王之疑夫周公之藏是書以故事而藏之而非將以爲異日自解之計成王之啟是書以故事欲卜而啟之而非逆知前日周公之舉是皆出於莫之爲而爲也謂之非天可乎

大誥

或問三監之叛其執辭非以惡周正將以攻周公也人欲攻己己惡其事而親統師以征之何以釋人之疑且周公何不以東征委太公而己則居朝廷以爲內鎮邪曰夫誠貫天地固無顧於小嫌而二公在朝已足以爲內助故親往伐而不敢以艱難遺他人況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則征東諸侯固周公之職分也蘇氏晁錯論曰天下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晁錯

盡忠爲漢謀弱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使錯以身任其危日夜冲屬東向以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錯則不然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故袁盎得以行其說蘇氏之論其亦有合於周公東征之意歟

或問十夫十人或以爲四國之實者曰若十亂即周公太公召公實在其中周公不應自言亦不應言十夫必是在下疎遠之賢若良平之於漢房杜之於唐之類但未知必自四國而來也

微子之命

或問吳氏說微子之命非始封之書如何吳曰勝殷之後立武庚於殷墟殺武庚之後其地與民皆以封康叔時微子已封於宋矣乃即其國封爲上公爲二王後以續殷祀書之所載蓋如此亦於禮爲宜而樂記乃言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者即封微子也然續殷之後者固已立武庚於故墟矣不知記禮者何所據而言凡策命諸侯必有初封之辭如蔡仲之命言乃命諸王邦之蔡之類微子之封於宋蓋在武王時此書乃謂爲上公申命之書如孔氏之說則是微子前此未封至成王而始封乘矣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啟代殷後使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爲是惜其有未

盡者既言國於宋又謂殷之餘民自以封康叔而微子初未嘗居武庚之地而治殷民也曰吳說是也夫武王且封箕子於朝鮮豈應捨微子不封至成王誅武庚而始封之哉樂記言殷之後者猶曰黃帝之後帝堯之後謂其後裔云耳非必曰爲先代後以作賓也史記言殷民愛戴雖不審而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則與樂記書敘合矣

蘇氏曰武庚叛後命微子盡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弘乃烈祖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及也此說是

康誥

或問吳才叔因朕其弟之言以康誥爲武王之書如何曰經言周公洪大誥治則此書爲周公以成王命誥明矣雖朕其弟一言可疑如呂氏陳氏之說以意逆志亦無所害若以爲武王書則抵牾非一書敘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篇內言保殷民夫武王封武庚而以管蔡霍監殷治民不聞以康叔經文及孟子所言最爲明白或祖吳說不以聖經明文爲據而以旁曲之說爲

證至不通處則該以聖經脫簡何異捨康莊而由山徑也曰晦庵楚詞辨證曰古書之誤類多若讀者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遲速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援據僅得一說而遽就之便以爲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眞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邪子才所以獨有日讀誤書之歎實天下之名言也然則此說非乎曰晦庵之言極爲至當夫學者觀書安於循襲者未免失於苟同而喜於矯枉者亦未免失於苟異如吳才叔書神傳尊是致疑於前人之說至於聖經所載而無可疑者或併疑之所得處固有之所失處亦不少此晦庵所以有虛心靜慮徐以求之或得其實之說而豈以苟異爲貴哉

吳氏曰先儒多謂康叔尙幼以此書多稱小子故也康叔武王弟武王九十三而終康叔至此安得尙幼今陝右之俗凡尊之命卑貴之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若相親愛之辭疑此所謂小子亦然

或問林氏蔡氏論康叔爲司寇事如何林曰左傳史記言康叔爲周上五是猶爲司寇故此書多言及刑罰○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曰蔡氏之說是也司寇係天下或舉以在司寇而此則未然也

或問要囚諸家之說不一曰葉蘇皆以要爲獄辭葉氏曰獄成而上則要當作平聲猶今世判結也二音各不同而孔氏謂察其要辭以斷獄則合兩說而要字卻從平聲糊糢難辨愚謂經文但云要囚而不云要辭則如今說差穩耳周禮司寇之屬卿士遂士縣士皆言聽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氏注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愚按此說即如今世獄官之擬判結罪也此要從平聲亦當夫武王封武庚而以管蔡霍監殷治民不聞以康叔經文及孟子所言最爲明白或祖吳說不以聖經明文爲據而以旁曲之說爲二若如夏說要勒拘囚之其文固順以之說其他三處要囚則不

協蓋夏氏只將要囚二字作連綿字說去恐無所據
或問今以由文王作詞刑爲非然則文王之刑罰不可用歟曰文王
教化已至而猶或有不孝不友者則制爲刑罰以警之今殷民染
紂之惡陷溺至此教化未加不責臣以斁教而遽徵用文王之刑
罰以加之而不赦其可乎

酒誥

穆考晦庵中庸或問曰昭穆之昭舊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
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
之然禮書亦有作紹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
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
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
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
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
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

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
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
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
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
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
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
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
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
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昭常爲昭
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則亦有不可通者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
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
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
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
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
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
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三世穆四世昭五世穆則固
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
昭則是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其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
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
左穆常在右而列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
昭而內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
已毀未毀之主又舉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
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
設位於祖之西廂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祖之東也歟曰然則毀
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敗塗可也說者以
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
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
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

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
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
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
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
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
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
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
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
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
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
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而增立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遷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

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獨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諫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常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

呂氏曰不酒於酒亦是常事周公推之直至天若元德人之進德惟於最難捨處放得下卽是進德不已獲天順處蓋舉世皆溺於酒在當時最爲難捨學者爲學須各隨分量看自家身上有過惡因循難去者日夜消磨薰濯氣質使進退遷變方到得天若元德者所當知也

王氏說命哲命吉凶命歷年雖非召公誥戒之本意然不可不知曰王命耳若然則是欲以禱祀而祈永命乎

洛誥

呂氏曰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顥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徙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者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於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於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都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大事記解題曰成周乃東都總名何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處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洛陽成周之下韓治事之所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

或問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救公功或以爲未定所以尊周公之禮爲

或問勘殷獻臣一章說多支謹蔡氏說如何蔡氏曰汝當用力勘定之不補於酒也恐其文王告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與鄰邦固嘗知所謹況於云云可不謹於酒乎曰諸家說勘字多與酒不相干蔡謂用力戒謹於酒與越庶邦庶士之恐同極爲條達但用力戒謹賢臣宗工使不湎於酒則氣象不然故集傳采林王之說謂勘殷猶殷家畏相之謂則其臣皆自知敬畏而不敢湎酒意味又妥貼也

梓材

或問荊公謂德有昏有明自其知不知言之則曰昏曰明晦庵大學註在明明德亦以心之虛靈知覺爲明德子獨以明德爲德本則何也曰二君子說明德大概皆以智言之夫明德固本於智然亦非智之一端所能盡若止以智言則所謂仁義禮智皆非明德乎書所謂先王勤用明德明德惟馨克謹明德左氏傳所稱美哉禹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處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所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

或問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諸儒多以爲成王將祀於新邑故召公奉以助祭曰召公欲王以敬德祈天永命以小民受天永命耳若然則是欲以禱祀而祈永命乎

召誥

或問應氏說面稽如何曰大命雖遐無形聲而能面而稽之參稽其至順之理終日與之對越周旋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天通其所保若有以提耳而命於天也諄諄面稽其所若天威不違顏之咫尺也曰面與諸侯環向面內之而同應氏就面字上提撥頗切固亦無害於理然此類用之時文則爲深巧用之說經則意味反薄不如止作面向之渾成講經者所當知也

王氏說命哲命吉凶命歷年雖非召公誥戒之本意然不可不知曰王命耳若然則是欲以禱祀而祈永命乎

洛誥

呂氏曰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顥達皆以下都爲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徙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者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於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於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都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大事記解題曰成周乃東都總名何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處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洛陽成周之下韓治事之所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

或問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救公功或以爲未定所以尊周公之禮爲

未能安公之功而留之曰周公之致太平自視歉然豈以成王未尊已之功而欲去能尊已之功而始留乎

或問林氏少穎曰諸家多以命公後爲封伯禽夫必待封伯禽然後留此遺丈夫要君之爲豈所以待周公哉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都皆言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又言周公克讓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則周公於殷民蓋嘗爲之司牧非特營洛之而已書言命公後者蓋成王祀洛之後復都鎬京故命周公留洛以鎮撫殷民若今世留守留後之謂下文繼將其後惟告周公其後作册命公後皆此之謂也伯禽與太公望相先後報政傳記言之甚詳則伯禽封魯固已久矣曰孜之君陳畢命則周公之留洛鎮撫殷民明矣公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曰作來紹殷則周公許王留洛以化殷亦明矣夫成王舉祭祀朝諸侯於洛而實都鎬京則其留公鎮洛乃必然之理也史記言太公望封於武王之世又言武王克商封弟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旦於魯史記所言縱未可盡信然武成言武王崇德報功列爵分土則太公之封必當在武王之世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周之報功而封建親賢孰有賢於周公者乎又言太公之封於齊周公之封於魯各百里而又併言之則必不應先封太公至遷洛之後始封周公意者周公之封魯已久而公入爲相攝政今公欲退老就國故成王留公於朝不使歸魯而竟命伯禽侯魯歟如此則非獨與魯頌所言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之言不相背馳而於林氏要君之疑亦無礙但書所言命公後告周公其後之言措辭不明以爲果爲留後邪則文義非戇以爲果命伯禽耶則何不如其它命封之例明言伯禽乎要之洛誥一書多缺文意其必有舛誤當存之以俟知者

多士

或問吳氏蔡氏說遷民何如吳氏曰方遷殷民於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違監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寧矣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邑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殷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洛之後乃曰作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蔡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殲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於洛至是建成周遷殷舍宅疆埸乃造命興之更始焉由是推之則召誥攻位之時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爾所宅之說終言周公誕保天命今爾所居皆周公之所作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里召公安得捨近之汝民而役遠之伉民歟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曰按康誥召誥洛誥皆作於七年三月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曰孜康誥召誥言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召誥言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七日甲子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又曰王伻殷乃承敘越翼日乙卯周公乃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又曰王賓殺禋咸秩無文越翼日丁巳王賓殺牲于新邑伻殷乘文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觀其經營洛誥言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七日甲寅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洛誥言予惟乙卯

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
而已豈可望哉飲鴆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此
之無逸也

說善

林氏曰宋文帝饌衛陽王使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
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逸不知百姓艱苦今使汝曹識有飢苦
知節儉耳唐明皇嘗種麥於苑中率太子以下親往芟之曰此所
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曰深山窮谷
之民暴露勞苦窮年不休終身不知聲色香味之可好故其壽多
至百年其居於都邑者有紛華之可樂嗜欲之可玩故多夭死以
是觀之人君之壽豈不本於無逸乎又曰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
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
不堪事侃之心以一日之逸其害如此人君知此則豈以今日取
樂爲可哉皆善

新安王氏曰殷二十九君以甲名者六曰太甲小甲在太戊之前曰

河亶甲沃甲陽甲在武丁之前又七世有帝甲國語司馬遷帝紀
以帝甲爲祖甲而孔氏以太甲爲祖甲蓋孔氏因國語稱帝甲亂
之七世而殞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
哉乃不義文相似遂以此祖甲爲太甲耳其實不然此書言小人
皆謂小民非以爲不賢也況先言不義惟王繼言舊爲小人語無
語次作其卽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國語說帝甲亂殷又
無可見之迹且堯舜之有朱均禹之有太康豈可歸罪於父祖況
七世之後乎學者當捨傳記而從經文可也鄭康成之說雖未見
其所據要於經文爲合耳此說是蔡氏曰不應二人同稱祖甲陳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三者四其非太甲明矣曰皇極經世歷祖表之
在位三年袁氏曰周公論三宗無逸但說不敢荒寧不侮鰥寡蓋古
人所謂無逸非謂於事爲必躬必親只此心致敬便是無逸蓋敬
則戰戰兢兢惟恐一毫不到安得去逸樂後世人主如衛石程書
皆是君代臣職以此爲無逸乃是元首叢脞何異於自縱逸者
是元首明哉大抵古人之無逸此心之無逸也後世之無逸事爲
之無逸也

君奭

或問陳氏呂氏若天棐忱之說陳曰我不敢自以爲知天命如何蓋
歟其終出於不祥項呂氏曰我不敢當曰其永信厥德若天輔我以誠
謂求信於天惟順天應乎輔我之誠曰陳說何讀雖順然上天輔
忱乃必然之理若以輔忱爲不可知則是後世誣天之說也豈其
然乎上文既曰我不敢知則是一心不敢必乎天而惟知順天耳
若以爲順天庶乎輔我之忱亦恐未免必乎天兼添了庶幾輔我
之意不如惟順上天輔誠之理爲瑩潔也

呂氏曰大弗克恭上下是不能嗣前人恭德也遏佚前人光是不能
繼前人明德也亦通

書之文詳略互相備於殷言純佑命王人罔不秉德故文王止言亦
惟純佑秉德文王言時昭迪見冒罔故武王言昭惟冒稱德
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鎭定辛甘燥濕欲其調

齊槃錯紛結欲其解紓鼛鼓汗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未嘗
無靡然捨去之意所以欲其猷裕也又曰周公勉召公以敬夫召
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而治
之微有不寬隨以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克敬敛之開也

忽將形之際以誅酒爐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也

多方

或問嗚呼王若曰呂王二說如何呂曰此篇始言周公曰王若曰比
周公處聖人之變故史官發新例以著周公之實未嘗稱王若曰書無此體蓋
嫌明教誥萬世之防也○新安王氏以嗚呼冒之上文其說曰周
公不詳言對之意又終以嗟曰二說皆有味但以文勢觀之俱未
嘗若有所傷痛不忍言也

爲順安若謂史官欲明君臣之分則篇首以周公曰加於王若曰
之上已足見矣不待以嗚呼爲發語之始亦未嘗以嗚呼爲語辭
之終也或曰錯簡又未知果然也姑併存之

呂氏曰周公知天未絕利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蓋我之未厭卽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明

著故數其年而謂之五此武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未矣此說是林氏曰此所謂九年也武成所謂九年武王未崩之前九年蓋亦以紂之惡可伐而不忍伐之故大統未集也此五年意者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蓋亦以紂之罪惡爲可伐而猶冀其改過故須暇之也由是觀之周之伐殷豈得已而不已哉晉武帝以孫皓淫暴有罪之志其臣羊祜則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王濬則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一日皓死更立賢主則强敵也此言正吾狄之德也

爾曷不忱裕于爾多方或說與葉說亦通或曰忱信則願理而裕豫則攝理而迪○葉曰四國多方因之休息則多方之裕在四國也

陳氏說惟狂克念作聖之說亦善陳曰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周公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孔子所言言聖狂之成也成則不可移周公所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生於一念之間故可改孔子雖曰不移周公所言聖狂之分也下愚者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若肯移即是惟狂克念者也或曰聖狂之分亦有其事乎曰太甲初年欲敗度縱敗禮可謂狂矣至居憂悔過終造迪哲則狂而克聖之分亦有不移者矣

念至於通明者也唐明皇初政清明亦庶幾乎通矣晚年蠱惑至於亂亡則通明固念而作狂者也

三山陳氏曰以周室天下之大視商遺民不啻太山壓卵舉不服之民而誅戮之以一天下之心宜不爲過而成王周公諄諄於口舌間不能自已何也是足以見古人忠厚之心矣古之聖人不忍有疾圖天下之心寧使吾有遺力而不忍盡其力於天下寧使吾有餘威而不忍盡其威於天下毒不以四凶之害而遂用操切之政舜不以有苗之逆命用擠其巢穴之師聖人寬厚和柔之政養天下於海涵春育之中曾不以小不如意而遂至於爲遏志之舉也秦漢之後吁亦薄矣

三山陳氏曰純一也天之不與夏者純一而不變古者無道之國天或降之災異未遽至於喪亡者蓋天之不畀未純猶有待其改悔之意若夫天之不畀至於純一則無一毫佑願之意矣天之佑商必曰純佑命天不畀夏必曰不畀純則純者極至之辭也

立政

或問三宅之說何紛紛也曰蘇氏以爲乃事乃牧乃準一篇之中所謂三宅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此言極當但蘇說事牧準則未安也曰首章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諸說不同孔說如何曰孔曰常所掌事謂三公常所任事謂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與衆庶庶衆也左右近臣宜得其人矣但以準人爲士官則是士師之屬恐非在王左右亦非職之尊者也曰蘇說如何曰蘇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既以常任爲公卿矣然公卿之上王之左右豈復有所謂牧民之長乎曰林夏釋蘇說曰州各有伯伯即州牧也當時苟伯彤伯皆以公卿兼牧是常伯亦王左右也曰苟伯彤伯誠爲州伯矣然既入爲王朝之六卿則所職者卿之事經中初無兼領州伯之據其爲東西二伯者乃召公畢公而非苟伯彤伯也安得因一伯字遂轉以爲常伯乎至於以準人爲守法之有司亦未穩夫守法有司職之微者也安得稱三宅又安得在王左右乎曰孔以常任爲六卿而又以準人爲士官唐孔氏準人爲獄官而子乃更六卿爲衆卿而準人則以爲司寇之屬又何也曰此書後而專以獄事爲言則知準人爲軍法之官明矣但孔既以常任爲六卿則司寇已在其中故遷準人爲士官以避其重出耳然士官乃司寇之屬職之小者也以爲三事則未安唐孔氏改爲獄官是也然於上文六卿又未免有重故子於此大概祖二孔之說而損益之庶不礙耳曰王說如何曰王曰常伯庶官之長所謂在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所謂在職者也準人非伯非任而君取之以爲準平者也曰王說大概得矣但以準人爲士官則是士師之屬恐非在王左右亦非職之尊者也曰蘇說如何曰蘇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曰蘇曰孔說大概得之

其大率然也

或問雜自今我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及越有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呂氏夏氏皆以立政立事爲一句牧夫準人呂氏夏氏皆以立政立事爲一句以牧夫準人爲一句

謂三宅略舉其二以互相備如前言常事司牧而不及準惟有司之牧夫而不及準事也或以爲下文言雜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又言雜自今立政爲一句而以立事屬三宅二說如何曰此書多錯綜互舉不及全文其於勿用憸人克用常人止言立政而不言立事者又舉政以見事耳呂夏之說文勢穩順諸家之說三宅雖備要未安也

周官

或問書敘呂說如何呂氏曰內修外攘拾之序也周成王鑒商命誡嗣者也苟不先治其國家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內之寇同室之寶與王室安危而淮夷本蠻勢相倚二患既除海內清晏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興固治之序也曰周禮六官之首皆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乃立某官以爲民極則宅洛之後官制已行雖淮夷再亂而朝廷之六

官何害於自舉其職豈待淮夷既滅而後官制可行邪蓋成王慮外憂患既平內治或至玩弛故撮舉周禮建官之大旨俾飭羣臣使各盡其職故作周官之書非至此始行官制也

書集傳或問卷下

周禮以爲掌邦事而工之事皆在焉先儒因以考工記足之竊意冬官非止於工之一事然其詳不可攷矣

或問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不同何也周禮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蠻服六歲一見夷服七歲一見鎭服八歲一見藩服九歲一見王曰周禮所謂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也甸服三歲一見也采服四歲一見也至第五歲而衞服一見至第六歲而蠻服一見至第七歲而夷服一見至第八歲而鎭服一見至第九歲而藩服一見至第十三年畢入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於齊曰周禮不同何也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曰叔向所言乃諸侯自相會盟之禮猶小行人所謂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五耳非諸侯朝王之禮也

或問諸家多以爲業大於功子獨以爲功大於業何也曰功業對言之則功大而業小子已即學業農業明之矣獨言之則功與業無異又觀其文意所主如何若曰周家有安民之功有伐商之功然後能成王業漢高有誅秦之功有蹙項之功然後能成漢業則業固大於功矣今戒卿士功業而功崇以志言業廣以勤言則知人臣能勤勞以廣其職業然後能成輔治之功也新安王氏之說亦佳王曰功成曰功所修曰業功之崇高必於立志用心不違則無由可以高矣然所修有職所職有事非能一日底於有成也故當勤而不已其業可廣則志與功成矣

或問子訓驕爲矜肆侈爲奢泰何也曰矜以慢於人者言之謂驕矜也肆以縱於已者言之謂驕肆也奢以用物而言之謂奢侈也泰也

或問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何以能作德而不作僞哉曰恭儉者禮之發也本出於吾德之所固有惟移於物欲故變而爲驕侈耳夫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而豐約撙節之間出於天理之自然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分事之久緩也惟致知以明之誠意以實之則能自得於心矣然後推心之莊敬而實行其恭非內存驕慢而外爲足恭也推此心之節制而實行其儉非內懷奢泰而外爲詐儉也是則能作德而不至作僞矣

君陳

或問君陳或以爲周公之子如何曰陳氏曰周公命康叔曰乃丕顯考文王乃穆考文王成王命蔡仲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況周公有大勳勞若命其子以繼父事豈無父子之辭以寵之哉

或問先儒言君陳爲新進如何曰玩成王告戒之辭固可知君陳之爲新進至謂斯時當盡循周公之典慮舊臣徵作意則害治體恐未必然蓋君陳之政大體固當法周公然辟以止辟簡進良與周公之時合由以容無或刑人殺人之親已有問矣而謹始和中時世又自不同兼諸老亦不可以作意害治疑之然成王之不命諸老而命君陳蓋以君陳自足當此任耳恐不必過爲之說

顧命

吳氏曰唐虞之際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不知其爲君三代之時爲嗣君者方三年之喪雖知其爲君而未嘗正爲君之禮而齊衰之服未嘗一日而輒去也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禹之子啟方居喪時皆不知其爲君故當勤而不已其業可廣則志與功成矣果立與否也三年之喪畢謳歌訟獄者之舜禹而不之朱均之啟而不之益故丹朱商均知其不爲君啟知其爲君故曰唐虞之嗣君不知其爲君也歡謔而深墨即位而哭乎者致辭皆稽顙而不言百官有司聽於冢宰三年而後即位故曰三代之嗣君雖知其爲君而未嘗正其爲君齊伯禽徐戎之征天子之命也猶要經而從事晉襄公崤之師祉稷之故也猶墨衰而即戎故曰春秋之嗣君雖正其爲君而齊衰之服未嘗一日而輒去也

君牙

或問蘇氏謂昭王南征不復室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弒而賊不討今君牙冏命之書皆無哀痛慘怛之語以見周德之衰非楚境故楚不服罪呂氏春秋曰昭王將兵征蠻荊涉漢舟壞王隕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然則昭王之不復未可便以爲楚人之弒也

冏命

東坡曰方成周時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藏王然風雨雖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則無動而非怨矣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謂之僞不作則謂之謾出令而不信無事而生謗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豫且以爲德豈有風而寒暑之怨乎此言亦善

呂刑

林氏曰唐孔氏薛氏以贖爲詞刑爲辟篇中所言百鍰贖也墨辟至

於大辟刑也此蓋欲應序中所言包括一篇之義故分贖刑爲二
舜典曰金作贖刑與此贖刑何以異而必分之乎殊不知五十八
篇序有包括一篇之義者亦有但言大略者不可概觀也
或問典獄非訖于威諸家多以爲戒當時典獄何也曰此一意乃舉
古訓以示訓至後章嗟可政典獄而下方是戒當時之臣文意甚
明故從孔氏作堯時典獄之臣兼克天德而作元命亦非當時之
臣所能及及穆王所以望其臣語自有別攷之餘章可見
或問孔氏謂五刑之疑則赦而從罰諸儒所共遵而老泉之論尤近
人情老泉曰大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之罪而不能以自
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罪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寬矣使彼爲誠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皆失其實則無辜者多恐僥倖者易免今欲彼不失實則莫若重贖彼罪疑者雖或非辜亦不至殘其支體若其有罪則雖不受刑固已害於心矣今乃取王說何也曰五簡正於五罰不簡謂罪不當於五
刑若今世有罪而情理可憫則與之從輕者是也故從恕而用罰
非謂疑其無罪而姑罰之也若夫疑獄則疑而不可知者也若爲
盜而無贓證殺人而無明驗是爲疑獄疑則不可知其人爲有罪
矣不可知其爲有罪雖輕罰猶不加況加以重罰乎故今世疑獄
雖殺人之罪而不敢遽加以刑蓋不知其爲果殺人故也其以爲
重罪之疑而加以重罰受罰者果何辜哉先王之制必不爾也故
曰五刑之疑有赦赦則釋之而已若更有罰何足以爲赦新安王
氏辨之詳矣且老泉謂或有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
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所以必貴於贖且不能自明與不能折其實
皆據他人之知者言之耳彼或不能自明官或不能折其實上之
人又安能知其爲疑哉使果知其爲不能自明者邪則是已知其
非罪矣非所謂疑也罰烏可加乎果知其爲殺人而不能折其實
邪則是殺人無可疑特吾未能折其實耳天下之理固未有爲其
事而果無實者特患聽獄者不能詳推之耳果無實之可折是眞
可疑者也又烏可復加以罰哉兼諸儒多謂五刑之疑有赦即所
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經文不應若是重

複蓋五刑五罰五過皆所以治之故皆以正言是皆明知其罪之
所止者也至於五刑之疑則是不知其爲有罪者也則直赦之而
已非惟合於人情法意而上下文支派脉絡亦皆曉然矣或曰五
簡序有包括一篇之義者亦有但言大略者不可概觀也
或問典獄非訖于威諸家多以爲戒當時典獄何也曰此一意乃舉
古訓以示訓至後章嗟可政典獄而下方是戒當時之臣文意甚
明故從孔氏作堯時典獄之臣兼克天德而作元命亦非當時之
臣所能及及穆王所以望其臣語自有別攷之餘章可見
或問孔氏謂五刑之疑則赦而從罰諸儒所共遵而老泉之論尤近
人情老泉曰大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之罪而不能以自
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罪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寬矣使彼爲誠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皆失其實則無辜者多恐僥倖者易免今欲彼不失實則莫若重贖彼罪疑者雖或非辜亦不至殘其支體若其有罪則雖不受刑固已害於心矣今乃取王說何也曰五簡正於五罰不簡謂罪不當於五
刑若今世有罪而情理可憫則與之從輕者是也故從恕而用罰
非謂疑其無罪而姑罰之也若夫疑獄則疑而不可知者也若爲
盜而無贓證殺人而無明驗是爲疑獄疑則不可知其人爲有罪
矣不可知其爲有罪雖輕罰猶不加況加以重罰乎故今世疑獄
雖殺人之罪而不敢遽加以刑蓋不知其爲果殺人故也其以爲
重罪之疑而加以重罰受罰者果何辜哉先王之制必不爾也故
曰五刑之疑有赦赦則釋之而已若更有罰何足以爲赦新安王
氏辨之詳矣且老泉謂或有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
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所以必貴於贖且不能自明與不能折其實
皆據他人之知者言之耳彼或不能自明官或不能折其實上之
人又安能知其爲疑哉使果知其爲不能自明者邪則是已知其
非罪矣非所謂疑也罰烏可加乎果知其爲殺人而不能折其實
邪則是殺人無可疑特吾未能折其實耳天下之理固未有爲其
事而果無實者特患聽獄者不能詳推之耳果無實之可折是眞
可疑者也又烏可復加以罰哉兼諸儒多謂五刑之疑有赦即所
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經文不應若是重
而從罰如今世之徒罪條目多矣折肢損眼者當徒而刃傷者亦
當徒刃傷比之折肢損目其犯之輕重不等矣喻如折肢損目則
使之受徒刑而刃傷者則恕而受徒罰刃多而傷深者受徒刑刃
少而傷淺者受徒罰是所謂五刑不簡而正于五罰也刃少而傷
淺者固當罰然所以刃而傷之者或出於彼迫我而我不得已應
之或本無意而偶加之則其情理又輕矣故罰之不服而又正于
五過皆是明知其情罪之所止者也疑則不能知其人之爲罪也
故直赦之蔡氏曰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然舜
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
惟處以流鞭扑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也矣
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
及盜之罪而肅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
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蔡氏之說出於陳
之穆王之贖雖非盡合古制而所贖止及於
簡者非明知其罪而使之贖如張敞之法也

文侯之命

或問王氏言侵越我土地殘害我人民不載何也曰大戎殺幽王周室大壞王降而國風豈止侵土地傷人民而已去之則無不包矣

費誓

秦始皇驅夷狄出塞外此非先王之智力不及始皇蓋先王仁愛兼覆戎夷錯居內地者平時與之相安於無事至其或叛則征之服則撫之不爲已甚故不暇翦庭搗穴而逐之也要之政治苟修雖有戎狄不能爲患適足以爲吾之法家拂士耳政治苟亂雖無夷狄骨肉皆仇讐故斥逐夷狄不足以救秦之亡而後世徙戎之論則又審於自量者也

林氏曰戎狄錯居魯之境內淮夷徐奄預武庚之亂驕悍未服周封建諸侯以周公居魯太公居齊此二人親賢之最而分地乃介於戎夷之間去周甚遠則以控扼東夷故也周公留輔周室使其子伯禽受封於魯東夷之心必不利於魯之建國故伯禽始居曲阜壤地相望有唇齒掎角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考常武閟宮之詩可見東郊不開魯可謂危矣而伯禽能爲戰守之備以待之號令明而賞罰信卒使戎夷遠遁遂以立魯社稷輔成周家磐石之勢可爲萬世法故錄於帝王誓命之末

或問三郊三遂漢孔氏及林氏東萊諸家皆以爲東郊受敵故止言三面然不言三鄉三遂何也曰夏謂大國總四面而言之止於三郊三遂耳不必泥東郊不開之說以爲有四郊四遂也若指四面而言則天子六鄉亦可以謂之四郊矣此說已詳況東郊不開自指夷戎並興於東邊故東郊徹備其門不敢開非謂其已至東郊兼郊在十里之外若至東郊則已造城下況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必非東郊之地也東郊不開猶漢世烽火通於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以待之非謂匈奴已至此吳楚七國反閉函谷關亦非謂其兵已至關下也

或問東坡言費誓言征言築而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卻何曰東坡謂伯禽舍東郊而往搗戎夷之巢穴此乃後世行險之師伯禽規模止爲不可勝之策蓋王者節制之師也恐未必若此而所以不戰者蓋此誓乃作於治兵之時非如秦誓牧誓臨戰而誓故不言及戰然要之此後不曾及於戰則是亦不戰也但不如林說圍混耳

或問先儒言王者之擇至文侯之命已竭受之以費誓以法制之在故國者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以義理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何遠之有今不載何也曰伯禽之誓自作於成王之時恐不可謂之法制之在故國義理之在人心無時而不然非待秦誓作而始知其在人心者可復也夫子定書其可以垂教者不問諸侯之事皆錄之於帝王之末意思不正自有餘味或曰無垢謂夫子傷平王不能復讐明王道以爲若倣伯禽則夫子定書之意似狹而其味反薄也或以爲夫子繼周百世可知必知秦之有天下故終秦誓此則其牽強不必辯也

或問責人無難數語諸家皆以爲穆公語而子以爲古人之言何也曰上文之言古人曰下文言我心分別甚明兼又文順而意暢若操以爲穆公之語非爲強自分截文意亦齟齬也

或問民茍自若是先儒多以爲民情不美如何曰孔說理自正當若以爲民情不美非惟殺風景亦豈可以爲羣言之首

或曰由一人與一人之慶多以爲穆公自其身而言如何曰此公上文兩節之意極明古者稱一人哀公誄孔子稱一人子貢病之穆公決不敢爲此犯分之語況語意與上文不相接乎

宋東陽陳大猷書集傳成復纂或問二卷記其去取曲折以塞同志者之問難篇首已自言之紫陽論孟集說別爲或問亦同此例惟集傳一書朱竹垞經義考註佚厪常熟瞿氏有此書清康熙丙辰納蘭成德以或問刻入通志堂經解中余所据卽此本按宋有兩陳大猷一爲東陽人號文獻登宋紹定二年進士錄從仕郎歷六部架閣一爲都昌人號東齋仕爲黃州軍州判官瞿氏据原書嘉熙二年上表及看詳申狀結銜定此書爲東陽陳大猷所撰大猷官不甚顯故宋史無傳余亟付剞劂惛未見瞿氏藏本無從偺校書集傳又未及合

刻良用憮然季樵胡宗楙

尚書禪疏

虞書堯典

九族　孔氏以高祖洎元孫之親爲九族林少穎以爲如此止是一族故以父母三妻二言之說本白虎通今考爾雅有姑王姑曾祖王姑高祖王姑從祖姑族祖姑則是父族六也母之考妣與從母母族二也妻則父母一族而已其異于林說者本族不與至親不可與他族茜也無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姊妹之夫

與已近女小子已尚未有族也外王母之母族與妻母之母族不與者族愈疏也較之白虎通所說爲長

日月星辰　經言日月星辰繫辰于星之後則辰者日月五星次舍之統詞其以治秝則今七政厤所推日月及木火土金水所入之度是已國語記武王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歲　木　月日辰　水　星　土　者言三辰也鶉火　張星　天駟　房　析木　箕尾　斗柄　建　天龍皆辰也孔疏乃云舉其人之所見謂之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則是

以二十八宿爲星而非五星合朔之舍爲辰而非日躔月離五星出入伏留之次其疏可知蔡氏因之曰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尤爲不審夫日躔與合朔不齊日日行一度一月行三十度有奇則所躔之次治一歲十二申兼氣盈而後可分爲十二也若月行度數秝家自有推月離之術月日行十三度有奇其周天以二十七日有奇而合朔以二十九日有奇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非十一月之合朔亦在女末虛初也若云日躔在此十二次而日

月會亦不離此何不竟言天而必曰辰邪況五星次舍亦可以十二次求之然秝家終不以此步月與星者則以十二次原因一歲十二申而設分周天爲十二以紀一中三十日六百七十三分有奇日行之度而閏積成月則一年而日月之會且有十三次況五星之疾遲不恆乎蓋日有日之辰月有月之辰五星有五星之辰而其相與爲會者又各有辰十二次者日躔之辰非月與五星及其會合之辰也抑孔疏云正月會亥辰爲娵訾據漢太初訖曆開元冬至日在

斗而言若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十一月在元枵十二月在娵訾正月在降婁迨至元丁丑郭守敬推得日在箕十度以六十七年歲差卻一度求之訖萬秝辛亥歲已差五度計今冬至太易所躔已在箕四度則十一月析木寅十二月星紀丑正月元枵子與堯時相去已二舍而較開元時相去已一舍矣孔氏以李唐之日躔爲陶唐之日躔且以限將來之日躔未可通也

中星　唐一行以堯演紀之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推

北正虛九度爲秋分昏中南正星七度爲春分昏中東正房二度爲夏至中星西正昴七度爲冬至中星以理數求之有不然者冬至日在虛一度而中星在昴七度則春分日當在胃十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秋分在氐九度而虛一度之去昴七度胃十一度之去星七度柳十四度之去房二度氐九度之去虛九度或差一度或差二度未有準也若用郭守敬所測度數合之則參差益甚大槩冬至日躔之次與秋分昏中之昴恆差一宿考之月令月令中星以節言故日仲冬昏東壁中秝在氐十度弱昏中虛八度彊合午郭測虛實八度九十五分無九度

四岳　朱子言四岳管領十二牧者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周官內有百揆四岳百揆是九官之長四岳乃十二牧之長堯咨四岳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說本蘇氏古史而蔡氏因之以一統三以四統十二公天下之心于是可見

嬀汭　蔡氏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蓋孔氏涇屬渭汭傳金史地理志蒲州有嬀水汭水漢郡國志云南流者嬀北流者汭異源同歸混流西注而入于河又許慎說汭水相入也嬀水入河之介別有一水從中附入而爲汭也嬀水入河不入海蔡氏亦誤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于文似複不當改後漢郡國志河東太陽吳山上有虞城即舜嬪于虞處太陽在今平陸縣直涑水之東南嬀汭自蒲州入河在涑水之西北相去三百餘里降者猶昌意降居若水之降堯以嬀汭之地爲二女食邑使即封于彼而其歸而爲嬪則在虞城降于嬪于詞意各別不嫌贅矣

舜典

四門大麓　孔傳諸侯來者舜賓迎之朱子亦以爲

歌也桓類禡之所歌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此周禮類告祭之別也陶唐無郊祀之文其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者舜卽位以後事攝政之初自當一循堯制類于上帝卽陶唐郊祀之名虞之祭六宗者周以祀上帝則唐之祭上帝者周以爲師祭不得泥類帝爲巡守之告祭也類似也聚也古以類似爲義天神遠而求之髣髴周以類聚爲義萃羣神而合祈也肆者承上言七政旣齊之後歲時有恆因以定一歲之祀典則上帝六宗山川羣神次第舉行非何者培塿以配泰華邪且卽遂南岳而近之乃由河

謂舜以攝政故而告祭也天日神地曰示人曰鬼徧于羣神其爲天神可知孔氏乃云邱陵墳衍古之聖賢則亂而鬼于神矣羣神者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司民司祿靈星龍星之屬從乎天之類者也今亂地示人鬼于一壇反紐天神不使與謬矣蘇氏古史乃以載之內初季春東巡次夏季南巡季秋西巡季冬北巡而以其一年卽冀州而治中國其云歸格藝祖者舉一以該三繫于北巡之後也王制亦云一歲四巡要出于漢儒不足信

文祖　朱子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今按舜始攝

政受終于文祖受終云者受之于堯也唐虞夏后之先同出黃帝唐元嚳之族也虞夏顓頊之族也此云祖者蓋黃帝之廟故虞夏皆祖黃帝祭法所謂祖顓頊者則商均夏啟以後事觀下文言宗禹可見黃帝始正姓氏定昏姻元嚳昌意各爲一族唐虞族別故二女可嬪虞而舜之受終也于黃帝虞夏同爲一族故皆姻不通而禹之受命也不必于文祖而僅于神宗然則神宗者其顓頊乎若有虞之後以堯爲宗則以虞氏衰微待堯而興鄭氏所謂尚德者是已虞夏

以黃帝爲祖而以顓頊爲宗者即後世所謂大宗也舜娶堯女不爲無別以其同出者在黃帝定姓氏之先而受命所格則追所同出以著受終之有本斯可以析羣疑矣

猾夏　猾無骨屍體見肉以誘虎虎吞而不能齕入虎腹中自內噬穴虎腹而出俗謂之虎刺春秋傳無助猾狡此之謂也蠻夷潛入腹裏爲姦竊如猾可以士師五刑流放治之不勞征戰以皐陶爲兼主兵者失之舜所命主兵之官不見于史其後命禹徂征則

皐陶謨

五服五章　蔡元度謂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孤三卿大夫一蔡氏用之今按公之服自衮冕以下至卿

大夫服元冕而下者周制也王之服則有大裘而冕
益稷篇有十二章蓋日月星辰自周以上登于衮裳
至周始畫于旂爲大常殊天子以大裘而不殊之以
十章也唐虞則三辰在衣登降之數必有不同孔氏
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
藻火大夫加粉米自周以上諸侯之爵三大夫士爲
一故有十二牧允侯崇伯之稱周官亦云外有州牧
侯伯是無公與子男而有牧也卿之號始見商書則
九官者大夫百僚百工者士也以降殺以兩之義度
之牧九章侯七伯五大夫三士二而天子之升以三
者取其益隆也若以牧于天子降殺以三準之牧九
侯六伯三大夫二士一卑者數而尊者疏也二說必
居一于此兩蔡以周例虞不足爲徵而孔氏以天子
入五章之數則命德討罪皆言天子制下之事不得
屈帝服以與其列

益稷

四載　舊謂橇以鐵爲之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
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橇者坐立而橇之謂履下施錐

蓋今屐類不得謂之橇且施半寸之錐于履下以登
山其仆必矣橇之爲字從木不從金則必以木爲之
如諸葛木牛流馬之類有機以轉運前後互爲首尾
施四輪而高庳各半登則庳輪前而高輪後降則庳
輪後而高輪前其上載人者則亦與而已或以人或
以牛馬皆可推挽顏師古洪邁謂禹山行所乘即今
之山轎然人車自桀始恐非禹制
鮮食　鮮當作上聲讀少也與艱食義相爲類通漁
獵所得非有耕穫之艱難而不能多獲故曰鮮稼穡

所斂或粒米狼戾而不致鮮乏然必終歲勤動而後
有秋故曰艱肉曰鮮粒曰艱皆有鄭重之意
決九川　禹之治水凡二堯典所謂洪水方割者龍
門未鑿河之上流壅滯于冀雍九河未宣河之下流
瀰漫于兗豫而兗豫之患尤甚蓋河出大行而東南
北兩崖平衍沙壤水無定居隨所奔注輒成巨流故
禹既載壺口分播九河水患始息人得平土而居之
此治洎天之澤水也若禹所言決九川距四海濬畎
澮距川者洪水既平之後因以治天下之水爲農計

此則偪履九州畫其疆場作其溝澮澇愁可竭旱亦
獲濟所以開三代井田之基也當禹之時大河北流
未與淮通而南條諸水限以冥阨灊霍楚塞諸山則
勢不得與河淮相接至荆之南土梁之西陲較豫尤
之野高下相去不知幾百里使浩浩滔天漫及荆梁
則尤豫青揚深且無涯久不復有人矣然則九川之
決畎澮之瀹平土也龍門之鑿九河之播平水也舜
曰禹平水土雨紀其功先後異時高下異地濬治異
術合而爲一則紊矣

侯以明之　明者辨也大射時差次其等擯頒饋使
不得與以明辨其不肖而辱之如孔子饗相之射是
已射以觀德所以納君子子軌物侯以明惡所以顯
小人之斥罰如蔡氏說不先察其頒饋而一取決于
射是略其已著之善惡而徵之于或然之得失也捷
以見及爲辱侯以不與爲辱皆先知其頒饋而以是
懲之

搏拊琴瑟　句以詠祖考來格　句自戛擊鳴球以下至
庶尹允諧皆韶樂之譜也以詠即以下三者爲詠也

祖考來格如詠綏予孝子虞賓在位如詠我客戾止
羣后德讓如詠式序在位此皆升歌以配磬瑟之詩
其辭不傳而大旨不外此三者鳥獸蹌蹌下管之所
舞鳳凰來儀韶第九成吹簫之所舞百獸率舞庶尹
允諧樂終擊磬之所舞樂以昭德而象功舜之德格
祖考禮虞賓感羣后諧庶尹功則平水土若鳥獸致
鳳皇故夔或以歌詠之或以舞寫之猶大武之歌武
賁桓而舞則北出滅商疆南國分周召復綴以崇也
蹌蹌趨貌鳥獸之害人者消趨而避之也率順也獸
順其道而戢其搏噬順其步趨有若舞也戛擊鳴球
搏拊琴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搏石拊石
八音之奏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詩
歌之言也鳥獸蹌蹌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九舞之容也始乎人聲間以八音成以舞節韶樂之
美善盡于此矣先儒以格祖禮賓羣讓鳥蹌獸舞鳳
儀尹諧爲樂之應夫祖考之格與否非人所能知虞
賓則已在位不因樂感廟中羣后各以其事爲序無
所于爭則亦無所于讓不待聞樂而始加謙挹若聖

人盡鳥獸之性亦惟使安于自然而已以飛鳴攫擊之物宜在郊野者一旦翔舞廟堂是物違其性亦爲妖爲怪而不得爲順矣若庶尹之諧自舜之德教使然尤不在作樂之一日使待樂作乃諧也將前乎此後乎此遂不諧與德盛而樂至故曰樂其所自成非德待樂而始成也後人因樂之音容以知古人之已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非樂即爲德也故童子視端行徐之說亦流俗所傳不足深信古樂不能警魏文侯之臥敬仲所傳之韶其能感童子之睢乎漢儒流在北則鉅鹿以至天津在中則滎陽以至淮安在南則洞庭以至吳會各有岡脊閒之洪水之患河實爲之雖云懷山襄陵亦必不能北踰井陘南漫楚塞他川之漲落罔無與于河流之淤通今帝都淪汙人民墊隘乃欲遠疏他州畎澮之水待其漸歸于海而後治冀之上流此猶癰在頭而刺其足不亦僨乎惟先上而後下閘呂梁鑿龍門使河之自保德岢嵐溢入汾晉者漸得其道循孟門以出河曲因積水浩瀚之力推淤梗而溯洼以東待之亘久積水既盡則淤者成岸激者成川高下之形大略已定其有阻滯者

後功成樂作而推本治原者以此歌詠歎之孔傳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陳氏曰用夔言功成樂作之意而用之歌皆泥于庸字之義而不知史家記事之體也

夏書禹貢

既載壺口　先儒俱云禹治水始自壺口朱蔡獨謂先從低處下手非也中國之形勢從西北而下山勢遞迤于東者椓爲數條兩山之閒中爲平野川子是流在北則鉅鹿以至天津在中則滎陽以至淮安在

南則洞庭以至吳會各有岡脊閒之洪水之患河實爲之雖云懷山襄陵亦必不能北踰井陘南漫楚塞他川之漲落罔無與于河流之淤通今帝都淪汙人民墊隘乃欲遠疏他州畎澮之水待其漸歸于海而後治冀之上流此猶癰在頭而刺其足不亦僨乎惟先上而後下閘呂梁鑿龍門使河之自保德岢嵐溢入汾晉者漸得其道循孟門以出河曲因積水浩瀚之力推淤梗而溯洼以東待之亘久積水既盡則淤者成岸激者成川高下之形大略已定其有阻滯者

亦可施其分合疏通之力矣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漸東漸下放于海而皆安流故曰惡其鑿而行所無事也龍門之西地形高于九河不知幾百里塞于千仞之下安能使千仞之上汜濫橫流而況荆揚之川分阻漢東之山梁州之川畫絶劒閣終南之險其不相與爲通塞也皎若列眉朱蔡不知治洪水與滄川滄各爲一役故耳經云既載壺口大義炳然猶立意見以破古人之成說非我所知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 蔡氏以此爲治汾河壅孟門則汾無所宣逆上北溢于大原迫河既通汾隨河下而濁河故於留于汾岸故加修治之功但自大原岳陽而止平陽以下龍角襄陵羣山所束水落崖高不待修也冀州言修治而他州不言者天子之都一皆司空所有事若他州在侯封之內大水既平小有未修一付之諸侯使自治而已

衡漳 孔傳漳水橫流入河今按河自孟津至大伾經言濁漳水在冀州城西北衡水入焉信都記云衡水歷下博今深州城北而迤邐東北注謂之九爭曲水味苦鹹俗稱苦河亦謂之黃漳河則衡漳二水也猶言嫣洧河雒從其合流之地而紀之也

衡漳 九河 恆衛 大陸 碣石 自周定王時河徙砦礫失禹故道至漢奪漯水以南自今利津入海其一枝奪濟南流入淮而禹河故道無稽乃考之于經文參之以地勢禹時大河固奪漳水以流也大河之東自出河陰入于沙衍之墟土弱形夷既無高岸以束之其所趨必就低下他水之流先有川焉自必見奪而與俱流故漢初奪漯其後奪濟奪淮宋奪大清河元奪會通河今則全注徐州而南奪淮他水自縱而河自橫也禹河故道既得漳水奪與俱行必不能溢于漳北明矣北條之山沿大行而北井陘恆山紫荆又東北而居庸又東而天壽古北密雲遵化山海關則經所謂恆山至于碣石者也諸山之趾必無忽然遽下之理則保定以東放于薊州永平之南亦東北流其入河也夾流俱下而相湊非橫入也水境皆山之趾而高于大名廣順深冀河閒者也漳水

之流東北經濬縣故經云至于大伾又北過廣平又東北過威又東過南宮又東北過冀州南水經云北過堂縣扶柳東北過信都而蔡氏所引古澤澤自唐貝州經城縣北貫穿信都亦顯與漳合故經云北過澤水而所謂大陸者自當在景州交河之境不當謂即鉅鹿亦不可謂在西山之麓也濁漳自清河故城景州至交河而與清漳合自此而北則天津靜海之南其爲九河之故道無疑矣禹之導河自雒汭北流經懷孟陽武東至濬又東北至內黃魏縣得漳而奪

與俱流其合漳也不于臨漳以彰德地形因林慮之餘高爲之阻隔則陳氏以孟康所云王莽河爲禹河者蓋不察于鄴城高下之勢而既奪漳流以後恆水自深州東來與清漳合流而下衡水自靈壽與滹沱合流而下至于交河二水又合濁漳而與河俱行故經云恆衛既從從者隨之以下也既至交河去海已近地形必極低下故于此而東北播爲九河以達于海天津之南鹽山無棣滄化利津九河之委流也東光則有胡蘇滄洲則有徒駭樂陵則有鬲津海豐則有馬頰漯次分疏非如指掌之平列其去天津密邇河益大地益平非漳流所能勝故因上流既治之後推洗坌下任其支分而洪水略定沙渚漸出高者岸而下者河已成九道下者關之高者培之行無所事而安流入海矣程氏無端矯立一說朱蔡因之以爲九河在碣石入海則當自交河而北舍近下之徑逆挽而又北之絕嘔夷桑乾直沽灤水潢水過樂亭榆關以達于碣石吾不知河能凌空飛渡以北邪諸儒不譥乃信新莽佞臣王橫之言以盡反古今之成論

非余所知也且橫曰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漸汲九河之地今據北海曲岸之形勢自蒲臺而東至長蘆北底直沽則岸曲嚮東歷馬城樂亭至山海關而益以東矣使九河而在碣石必東南風吹簸登萊以北之海水溢西北而後九河以沒今云東北風海水西南溢則碣石之水且隨風南去而沙汀以出是橫固無以證九河之在碣石其從而附會者鄙道元也若經云夾右碣石入于河此以紀島夷之貢道自北而來夾碣石以沿大洋達于天津

而後入于海也又經云至于碣石本以紀山非以紀
河也山自有山之條理水則以下爲趨惟壺口雷首
底柱山夾河行出山以後河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
東至天津之南山北而東至永平之北河云入于海
者流之合也山云入于海者支之盡也安得概以爲
一哉經言導水不言載水今乃云載之高地又云穿
西山之趾夫西山之趾其高過于魏博滄瀛者不知
幾許如必欲挽河使北不知當掘地深至幾百仞而
後河流可通其故渠將何所指以爲是豈禹運神力

以開之後復有神力以堙之禹之背天常斁彝倫乃
至此乎載河于高地無一而可朱人爲此言者熙豐
間王安石倡爲河之邪說呂大防踵其誤以敝宋
而始終力主順河自流之議者惟蘇氏兄弟也維閩
諸賢遷蜀黨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乃欲誣禹
以障水回川逆天殃民之事其所據爲指證若王橫
鄰道元之言皆安石所尸祝者也
濉沮會同　蔡傳以沮爲濉雎爲沮按經紀此二水
于兗州而沮出滎陽雎出雎州則豫州之域合于豫

州平衍之區無高山大谷草木鳥生可以區別而
草木　緜亭茂也草之莖生者也漸進長也進而漸
長不已草之蔓生者也天少長也草之臺生者也條
長也細而長也木之孤幹獨擢者也包叢也木之科
叢盤生者也喬高大也木之枝幹兼偉者也兗徐揚
三州平衍之區無高山大谷草木鳥生可以區別而

六州之或山或谷或原或澤一州之間各自殊別不可定也

大野　蔡傳引地志在山陽鉅野縣北又云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中都今汶上縣鉅野之北正值汶上之南非有異也大野于宋爲梁山泊匯南旺湖而爲一及永樂中開運河始盡而爲二南旺之東有蜀山湖亦謂之南旺東湖凡此三湖瀰漫三百六十里皆大野所瀦也大野之水其源本于汶而不因於濟濟水自由張秋過壽張掠湖而東北以注于濟南之一瀆珠之貢以供佩玳之爲瀕借用也若瀕字正音蒲邊切蠙也唐張蠙寮名益登第後改名瀕以應之則瀕固非蚌蜃蔡氏失之

浮于淮泗　汳汴通水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者漢河南徙之道也泗入淮故淮合泗汶入泗故泗合汶汶在鉅野合濟之支流濟合灘灘源于河則經所謂浮于淮泗達于河之道也蔡氏兩引許慎說文未決所從當以後說爲定

三江　導漢云北江導江云中江自上游而言潯陽以西之江也此云三江自下游而言蕪湖以下之水

也江水自蕪湖而東其下采石過應天儀眞鎭江至通州入海者所謂揚子江大江之經流也乃海潮之上直至小孤山則小孤東北水勢已平漫特江南有廬山九華諸山麓江北有石鏡巢山諸山麓以東之別岸高而不能夾瀉至牛渚之南敬亭一帶山勢已盡采石北阻不能盡納大江之流而蕪湖東南地勢汚下可容夾溢故分水別注自高淳溧陽抵于宜興之南所在豬積爲丹陽固城長蕩諸湖而注于太湖其一則分自貴池涇宇國由廣德長興而注于太湖

水經所謂東至石城縣南分爲二南江又東南逕宣城之臨城縣今寺陽又東與桐水合廣德之桐汭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北爲長瀆東則松江出焉者是已是震澤三江之首也今其水之逕溧陽者中江之名固存而既入太湖以後其經流上承中江逕直之勢自鮎魚口經蘇州太倉入海者一江也婁江其自吳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過松江上海之北入海者一江也松江自大姚分支過青浦之淞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之黃浦經嘉定江灣自上海之南入海者一江也江此皆太湖之委也委流順則從出之澤亦平故三江入海而震澤以定若大江自采石東下之經流經不紀者自然之瀆未之加治也

九江孔殷　朱蔡以洞庭爲九江經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者巴陵也九江在巴陵之西爲江水所經若洞庭則在巴陵之南江水未嘗過之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亦巴陵也洞庭在巴陵之南不在其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初不言九江在巴陵瀟湘之間又經云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經文雖簡而衡山之于九江九江之于敷淺原雖限以大江其山勢必有相

毘者洞庭之浦東西相去四百餘里山形闊絕不相連接經盡言衡山自長沙嶽麓而下順洞庭西岸沿石門慈利濱江東北行至荊江口逾江而爲蒲圻與國諸山過德化以訖于廬阜則過九江者非過洞庭亦明矣唐詩落日九江秋注云江自荊南而合于漢沔間者有九一曰川江卽大江二曰清江源出施州衡之西至長陽入江三曰酉洪江出自漢

水而會于江五曰沱江夏水也六曰漳江出南漳合
于江七曰沮江出房縣八曰直江公安之油水也九
曰漢江蓋此九水自長陽而東漸合于江至漢口而
後江漢水合則漢陽以南城陵磯以西皆爲九江合
流之地江勢大盛故曰孔殷也而此上下三百里閒
正在巴陵之西北故水經云在下儁西北乃九江之
首起于長陽故經云過九江至于東陵而湖北諸山
隨江西下放于江漢之閒然後逾江而過武昌之南
岳州之北于導山之文亦無不合契斯爲禹貢九江

世楷堂藏板

之定論

沱潛既道　沱潛合一而江漢通也沱者今之夏水
首出于江在江陵縣東過華容今監利至雲杜今潛江入
于沔蓋潛水分漢于潛江之南沱水自監利北注之
江漢之支流早已相通于漢口之上特其岸狹渠小
故江漢之經流必至于漢口而始大合但有水可道
則漕貢之舟取其徑直平夷可以捷至漢水故下云
浮于江沱潛漢

雲夢　江北爲雲江南爲夢蓋平原大澤地勢相連
而江水分畫其中也其地在江南者爲松滋石首公
安安鄉在江北者爲監利以西至于江陵之東跨江
瀕湖南盡于澧而北盡于漢也漢地理志華容有雲
夢澤華容至梁始徙縣于南平郡之南安則今縣是
而故華容今爲監利故水經亦云雲夢澤在華容縣
東郭璞爾雅注以爲巴邱湖者今俗謂之西湖其濱
則江南之夢而雲在其北也子虛賦云方八九百里
盡漢南湖北亦幾幾近之蔡氏所云華容枝江者良
是而又云江夏安陸則跨江而東踰漢而北勢已遠
絕且江夏有黃鵠鳳皇諸山峙立江岸安陸居章山

世楷堂藏板

陪尾之麓爲原爲阜亦不得謂之爲澤德安之有雲
夢縣則西魏侵地漢上欲誇其境土之遠而以江介
澤藪之名被之于漢北南北分爭僑置郡縣名實相
謬沿而不改耳

栝幹　蔡氏謂栝木可爲弓幹而以栝幹爲一木不
知栝即檜也脆而易折不中弓幹之用貢之以爲什
器爾栝自栝幹自幹孔氏以幹爲柘當言柘而云幹
者猶詩言伐檀而云伐輪也

伊　山海經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注熊耳在上雒縣南漢地理志盧氏有熊耳山伊水出蔡氏以郭說辨其非不知安農商雒間有三熊耳山一在陝州之南盧氏之北蔡氏疑盧氏止有此熊耳因謂伊水不出其下固是一在商州之南武關之西與郭璞所云在上雒縣南者相亂蔡氏遂以爲伊水出此而疑其與盧氏相遠因以闕地志之非者也南呂之西內鄉之北雒水之南有熊耳山與東閻鶚堂毛萸盧之地相接水經所云雒水東逕熊耳山北者此則伊水所

出其地亦隸于盧氏而斜繫商州之東南則郭璞所云與漢地志本一也水經云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今謂之閼頓嶺地隸盧氏從此而東過陸渾今嵩縣新城伊闕俱伊陽以入于雒盖山海經漢地志所言熊耳者統紀其地而水經之蔓渠今之閼頓則直源其源也要以伊水所自出在武關之東而不在其西繫之商雒則失實矣

漿波　漿波言豬必有聚水盖濟溢南流至滎陽之東以地勢下而聚則所謂漿澤是已至漢已堙爲平地波自雒出者水經所謂雒水逕宜陽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又東枝瀆左出者也蹟其下流居宜陽之左則必在雒汭之西而與河會去滎絶遠乃經合滎言豬又繫于伊雒瀍澗入河之後其在雒東可知當以山海經之波水爲正盖雒東小水合于滎澤者也

荷澤　導者因勢而下導之也蔡氏以曹州之荷水爲此荷澤則水本在東逆西上而被孟諸豈理也哉荷澤者濄水也許慎曰濄水受扶溝浪湯渠東入淮濄水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盖此荷澤由陽武東逕祥符之銅瓦箱東南過蘭陽北又東過儀封南睢州北又東至虞城被孟諸而過之又東過夏邑東南過豐縣東至沛州飛雲橋乃得濄名由徐達邳而入于淮今其下流謂之濄其上流謂之陰溝亦云浪湯而經則即浪湯而予以荷澤之名爾出于豫經于豫而入于徐若曹州之荷東北會汶與孟諸闕絶且源出于徐不宜紀于豫也漢志睢水首受狼湯水

東至取慮首秋閻入泗則荷澤在漢蓋與睢合或自徐州小浮橋注于呂梁矣雖古今遷徙于沙壤者流委不一然孟諸爲下流荷爲上流源發于豫不發于徐則經文之不可易者其爲銅瓦箱所分之河渠無疑矣浪湯渠之荷從艸下何曹州之菏從艸下河經文自別

嶓東西二漢水下流皆曰漢所出之山皆曰嶓冢相承淆訛合而爲一緣經言嶓冢導漾與水經以西漢爲漾東漢爲沔而云漾出嶓冢沔出沮縣東狼谷之北兩當縣之南兩當在漢爲武都故葭東漢水出武都縣固梁州之北境也漢水始出爲漾東流爲漢水如淳曰北人謂漢曰沔漾沔水至漢中東水而三名西漢不得爲漾也此之嶓冢在今寧羌州南過寧羌又南過略陽之東始與沔合沔水一曰河池水略陽漢沮縣也故華陽國志曰沮縣河池水所出東狼谷也桑欽之紀沔水與國志同特不知沔非東漢之源東漢自出于寧羌之嶓冢在略陽之北謂之漾至略陽合沔水乃謂之沔至河縣而東過漢中府始名曰漢經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此也其不達于漾爲東言沔者沔入漢而非漢之源也桑欽不達漢源沔合于漾而以漾名加之于西漢酈道元昧于江其始出也雖近東漢而其過漢中既限以青泥

三漢之源流各別乃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爲漢
水桑欽知有秦州之嶓冢而不知禹貢所藝梁州寧
羌之嶓冢鄘道元遂合二嶓冢而爲一乃不知西漢
之自雍南入梁而達于江今謂之嘉陵江東漢自梁
之北境東沿雍梁之界入荆而後達于江今固謂之
漢江也蔡氏既知西漢水經葭萌入江矣又惑于酈
說而曰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不知秦州之去寧羌三
百餘里中隔西和成縣兩邑又有空同天井仇池朱

圉諸山之閒隔安得爲跨乎

沱潛　水自江出者皆爲沱大者在新繁蓋江始發
耶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三四 世楷堂藏板
隨平壤而四溢水經云沱在湔口之東都安之上湔
口在石泉縣都安今之灌縣此沱之在郫西者也華
陽國志云大江自湔堰至犍爲有白華津里津江首
津涉頭津江南津五津之地上源石泉下汔井研皆
江沱之道旋出旋入而共合于嘉定者也水自漢出
爲潛按經所紀漢皆東漢也東漢之潛自在荆土此
繫之梁則非自漢出而即西漢之別名西漢古謂之
江者是已岩渠西南今鄰水縣嘉陵江之入江也于
此酈道元潛水入大穴之語細碎不經蓋不足信唯
西漢即潛故下云逾于潛言漾潛而上至于略陽鳳
縣之閒西漢水與東漢水相近而不相通乃陸運至
略陽之東而後復浮于漢亦可證經之不混二漢爲
一水矣

和夷　和水出天全六番宋之和川也下流注于青
衣水晁氏徑以爲青衣江者誤又曰夷水出魚復至
夷道入江此乃施州衞所出之清江至長陽縣入江
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三五 世楷堂藏板
者與和川相去東西三千餘里和在梁而夷在荆不
得連類並紀和夷者猶言島夷萊夷鳥夷皆氏云叢道有
和川夷人居之是已天全六番至西魏始入版圖禹
因平蔡蒙而及之以循水之源而爲治江水之資也
西傾　西傾在洮州衞之南與松潘接壤因桓是來
者因桓水而來貢也桓水今謂之羌水自文縣千戶
所繞南山太白而入于西漢水經謂桓水入于南海
者誤羌水西南正當坤維之谷地勢極高而又有西
番之一西八思今河董卜韓胡之黑馬出河皆東流

合于江桓水安能絶之以南邪西傾不屬雍而屬梁者雖在岷洮之西而實太白覇門南北相值也

渭汭　蔡傳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即詩之芮鞫今按詩言芮鞫之即紀公劉遷邠事芮自在邠去弦蒲藪幾四百里公劉之疆域不至汧西則芮者邠州之小水今宜祿川是已若弦蒲藪所出乃汧水也汧自寶雞入渭不與涇屬汭在邠而涇過邠京汭水注之宜言涇屬汭渭乃先渭而後汭者則以汭小而渭大

漆沮　雍州有二漆水其一出永壽縣東過同官北至耀州東合于沮沮水出中部縣南過宜君今子午水東南至耀州合于北雒此二水皆由北雒入河而不由渭以達河察氏云入渭者誤乃經文云既從攸同則皆主渭而言而非以河言然則此漆者扶風杜陽之漆水而沮水無考或麟遊水漳水之類古今異名晁氏之言深爲有據吉日詩曰漆沮之從蓋亦謂此朱子以北雒當之周王不應度涇而北從禽于三百里外也

原隰　豬野　三危　黑水　蔡傳因詩以原隰爲邠之隰原據地志以豬野爲涼州之休屠澤今按邠之去涼幾三千里中又閒之以涇渭限之以黃河不得言至于豬野也土志鳥鼠下紀邠地既越隴阪之阻逆回而東者千里又遽北挾而西及于涼土序次乖張禹貢無此義例則原隰豬野皆在鳥鼠之西南無疑已鳥鼠以上紀洮東原隰以下紀洮西則此豬野乃洮州衞之青海西寧亦有青海俗呼之訛爾廣平曰原下涇曰隰所在而有冷地峪以西臨洮以南濱河以至青海其地平下皆原隰也三危漢書注以爲在沙州燉煌縣葢亦失實後漢書曰西羌出自三苗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析支也漢河關縣屬金城郡今蘭州後改屬隴西郡今鞏昌今之河州衞是已地志云積石山在河關西南河水所出三危在河關之西當與積石相近則亦在河州之南洮州之西鹽溪之北濱于大河之東而非在涼州審矣水經云在燉煌縣南遠紀之也實則有湟南湟北河東河西

之別而相去幾千里意河西四郡禹時未入中國而
雍梁二州極西之地止于積石非能遠至瓜沙故導
山始于岷而卒于岷北不逾渭水南不至越嶲也黑
水爲梁雍二州之界而梁州斷無跨河以北之理云
導黑水至于三危則三危亦梁之西北而雍之西南
皆足徵其爲岷洮之境也舊志謂黑水在肅州者誤
耳西山經曰崑崙之邱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海
內經曰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又曰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黑水既爲后稷墓田必不遠在

嘉峪之西王制言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河
者同韓之閒去流沙止千里而遥黑水又在其東則
必非酒泉之黑水可知已蔡氏既登水經出張掖南
至燉煌之說又雜採地志出犍爲南廣之文又疑樊
綽指爲麗江而終取程氏西洱河之言不知在張掖
則不得爲梁境在犍爲則去三危絶遠出南廣者瀘
水也麗江出騰衝徼外茶山長官司至雲南巨津
州爲金沙江者也西洱河出鶴慶府爲備江至大理
府爲洱海者也瀘水人江不入南海麗水洱水雖由

交趾達南海皆在梁州極南之境去三危幾五千里
以實求之黑水當在西傾積石之閒或脫栒河出河
之類或即浪水古今異名其云入于南海者係入于
南河之誤河在積石之外當中國坤位故曰南河守
文以舊地不如按地以定經以後漢書定三危所在
而原隰豬野弱水黑水崑崙析支皆相櫛比矣
崑崙　蔡氏以爲臨羌此定論也臨羌于漢屬金城
郡在今金縣之西河州之東與積石密邇桑欽惑于
邪說乃云去嵩高五萬里司馬遷遠徵之張騫而曰

烏覩所謂崑崙此皆好奇之過必求其地則臨洮之
胭脂嶺蘭州之皋蘭山河州之普賛山洮州之雪山
皆足以當之後人乃指肅州玉門以西之山爲崑崙
而崑崙之實愈晦其尚求之河洮閒哉
渠搜　蔡氏謂地近朔方非是析支西去河關千里
蓋今邊川貴德之壤渠搜非北近宗哥則南瀕朋桊
世移事易名實互貿我但知其爲西戎而已
導山　導山之說王鄭分三條四列蔡氏南北二條
復分爲二以此測經不若以經釋經之爲當經云九

川滌源非九州各自爲川則九山刊旅亦非一州各有一山審矣導者爲之道也洪水被野草木暢茂下者沮洳豬停軌蹟不通禹乃循山之麓因其高燥刊木治道以通行旅刊旅之云正導之謂矣青兗徐揚或本無山雍冀豫梁荆則山相連屬近者詳之遠者略之恆山去碣石千餘里岣嶁山至衡山三千餘里中無所紀里略也九江之東紀以敷淺原而匡廬東南不之紀者非禹貢之幅員也恆山西北飛狐句注五臺賀蘭不之紀者北塞而非旅道也徐揚之潛霍青

之大峴福山成山經不之及兗之岱山僅見于州壤孤嶧不可爲道也梁之敦煌荆之二西五嶺不之紀者南塞而非旅道也若謂九山各于其州爲旅祭則當如職方隨州分誌矣九山之次第自西北而東南禹迹不至地本戎狄瓜沙甘肅之弱水黑水三危崑崙豬野並非禹甸而後人蒙之以名也導岍自隴坂東至于岐又東至富平之荆山皆在渭北雖間以涇水而雲陽之山與醴泉相接故岍岐荆爲渭北一道也逾于河而山窮矣次及壺口者因逾河之道壺口與荆南北相值即順而東始壺口河岸自吉州九原玉壁而南以至雷首雖間以汾水而兩岸相接形勢均高則折而東北沿羊角三堯以至霍太山其東北爲太原平衍之區故壺口雷首太岳爲河東一道也由此而南晝之以安邑平陸爲鹵之地山勢既絕中條初起則底柱爲河北諸山之首由底柱循河岸而東北至垣曲而析城至陽城而王屋至澤州而大行軹關天井道以通焉由此以東至彰衛而山絕故底柱析城王屋大行爲河北一道也于是而與岍岐南

北相值之山窮矣魏博邢趙放乎山東平衍之區水落則道由無事于刊通于是而北則燕趙迤北達于榆關者以恆山爲首因大行之所絕迤東而順及之也恆山以西出倒馬關緣繁峙而底乎岢嵐偏關逾河而放于延綏非禹甸也恆山而東北歷飛狐居庸天壽密雲逾灤以東盡于碣石爲舜幽州之境繞塞以達島夷凡千餘里而山相屬爲幽燕一道也入于海者盡詞也逾隴而西秦徽階文之間重山疊嶂相仍而西窮雞梁之疆域則西傾爲之首其西則戎也

從西傾而東秦州則朱圉北而臨洮則鳥鼠順渭水之南雞頭空同大散斜谷太白甘泉終南子午達臨潼而出乎華嶽山麓相屬又東放乎崤函而山勢盡故西傾朱圉鳥鼠以達太華爲關西渭南一道也出關而東河與雒口爲平壤惟嶓冢表爲荆豫之脊則以熊耳爲首（熊耳者盧氏之熊耳非永寧之熊耳）熊耳以東自陸渾以達偃師雖閒以伊水而伊闕與偃師相接猶之以東得嵩山爲外方嵩山之南自女几沿汝水又南至寶豐

岡勢未斷迤平氏而底乎桐柏若桐柏之東裕州之野汝寧之郊皆平壤而山絕矣不復東行而南通楚塞過平靖應山以終乎德安之陪尾（泗水亦有陪尾非此陪尾其南則江漢之澤國也由此而東穆陵黃土潛霍司空南盡于江禹蓋未之導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起豫抵荆爲雒南楚塞一道也西傾之東梁北之山嶓冢爲首嶓冢東下爲漢南沿裒斜而東自漢中放乎西鄉興安平利白河東達于均房或麓或谷山道以通循武當而盡乎南漳之荆山故嶓荆千餘里爲漢南蜀北一道也山勢至南漳而盡東出襄陽則爲平壤矣

內方之山北界以襄宜不屬荆山南界以荆門長阪之南雞頭空同大散斜谷太白甘泉終南子午達臨潼而出乎華嶽山麓相屬又東放乎崤函而山勢盡不屬岷陽故江北之山以內方爲首內方大別相去無幾而得名一山者江漢下涇賴此道以通荆土爲漢南江北一道也岷山按劒門以東下其南麓自成都過順慶廣安萬州而抵夔州有歸巴巫山之險則遡峽中之阨自夔渡江南過石柱又南至銅仁出辰沅東下寶慶以達于衡山爲自梁入荆南之道焉其閒雖紆回數千里而山勢相接有通谷巨壑以達之爲川湖一道也重慶而南放乎滇黔則禹甸所不至以此益知麗江洱海非黑水矣若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因衡山而紀荆州東北入揚之山道以衡山之餘西繞湘西連屬不絕故不得別紀一山以爲首而自衡山東北至長沙地勢卑下漸爲澤國故爲依山開道自湘鄉而北至子常澧循洞庭之西岸越江至荆州沿江而過雲夢之北復越江以抵通山大冶而盡于柴桑九江之過雖無高山崇阜而于江漢之中爲谷則江湘固可通也乃自辰沅可達常澧不必南至衡山則經本互文自衡可循山至澧而自辰亦可

山澧而過九江故爲岐路之詞言自岷陽而東南可至衡而東可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也其統爲岷陽可通之道則二而一也若夫究青徐揚雖有陵阜不勞紀載矣

敷淺原　鄱陽縣在彭蠡之東隔以大湖山不相屬晁氏謂敷淺原在彼固非蔡氏以廬山當之亦非水經云敷淺原在歷陵縣西南漢之歷陵今之德安敷淺原在德安之西則武寧寧州之境矣蓋湖廣武岳之東北與國大冶九宮鍾台諸山迤東而至于九江

之西南山勢已盡而垂乎德安之博陽又東則章水之瀕復爲澤國矣

弱水合黎　甘州鎮夷所有合黎山舊云禹導弱水至此漢隋地志皆云弱水出刪丹縣今按山丹在甘州東百二十里合黎在甘州西至于合黎合黎山下有水即謂之合黎河一統志乃謂合黎之水爲黑水而以瓜州之且樂水爲合黎若西而酒泉燉煌北而莊浪寧夏皆四載所未至隋志謂流沙在燉煌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不足信也

同爲逆河　同皆也言九河皆爲逆河也水之入海淖落則順下潮生則逆上其隨淖而逆上也上流狹淺則近海之地必且涌溢而漫流故禹疏九河于淖

所可至之地深闊其上流以受淖之逆上而九河之尾皆逆非合而爲一也既播爲九以殺水勢復從而一之一不足以納九且九河南北相去三四百里强九成一則迂曲而必潰故經言同而不言會其九河皆爲逆河而非一亦審矣爲者人爲之也

東爲北汨入于海　經云東匯澤爲彭蠡又云會于匯匯者他水之聚也匯澤者紀章江也江漢東下至小孤爲淖水所沮屯邕以捉章江而匯爲彭蠡則爲彭蠡者章水而使之爲彭蠡者江漢也經言南入于

江則紀漢之事已畢而漢自入江以後江不得獨有其流故自大別以東入海之水可名爲江亦可名爲漢則武昌以下通州以上水所經過不妨見于導漾之下故于漢有入海之文于江又有會于匯之紀互舉而竝存焉以著江漢之雨大也彭蠡之匯可屬于導江之下亦可屬于導漢之下繫漢則失江繫江則失漢而漢在下流故兩存而詳于所近出者非謂僅一漢水入爲彭蠡而復出爲北江也其言東爲北江者此以著北江中江之稱以明地從主人之義言漢在略陽以北謂之漾略陽以東謂之漢均州以東謂之滄浪漢口以東謂之北江一水而四名也山海經云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南江者青衣江也其源小不足亢江故經但言中江而不及南江江漢合流以後荆人不復言江漢而以漢爲北江江爲中江經于其下流悉其異名以著土人之稱爲之爲言謂也猶言漢爲滄浪漢爲滎之類初不謂江漢各自成川于會匯之後也其言入于海者江入海而漢與之俱入也渭雒紀入河而不重言入海河不與渭雒敵也漾流紀入江入河而重言入海漢濟與江河敵也

澧　九江　東陵　澧者洞庭之末流也九江者起清江至漢江要其終于漢口而言也東陵者武昌以東瑞昌以西江之東岸諸山也蔡氏謂澧爲山澤既舍著明之水別求無名之澤胡晁以九江爲洞庭不知江水實未嘗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迤北也禹貢之文詳近而略遠洞庭實兼九水西莫西于沅南莫南于湘不言洞庭沅湘而言澧則以虞吉爲百粤之地而當湖口者我止知其爲匯也此聖人以義裁物之精意也匯言彭蠡而澧不言洞庭者彭蠡瀕江故有與于江洞庭自君山以北不復爲湖高下殊勢巴陵之水迅流以達于荆江口者四十餘里不見洞庭也水經云江水至長沙下傷縣澧水沅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蒸水落洪出之後實有然者而無所謂洞庭矣水經且不于江著洞庭況經之簡覈以立言者乎

沇濟　沇水出今澤州之陽城縣析城山下有神池

伏流地下至懷慶府濟源縣復出爲濟水經以爲出垣縣者析城在漢隸于垣（今垣曲）而後割入陽城也若其東至溫縣以後則爲河水所亂古今差異矣漢築石門而濟隨河合流不入滎瀆王莽時大旱濟源枯絕口迨後復通流而爲河所奪則河之經流與濟莫辨雖滎澤再通要不能析之爲濟矣宋季黃河南徙濟水逕流方同所云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宋金之代則然若今河流雖南而自溫至汴與濟並流者數百里禹河在北南溢而爲滎今河徙南北出而爲儀

封曹城之小黃河漢爲河水所挾以後自張秋北去經武定濱州利津爲今大清河以入海今河南徙而勢弱則循禹故道自華不注之北徑青城博興爲小清河以入海要之濟小而河大相去縣絕爲河所亂則或南或北不可復識其爲濟矣經云入于河者已明著濟水之不能自達于海其云東溢爲滎則以河東來而濟南出適際其衝相與溢爲滎澤河固溢而濟亦溢雖不可執滎爲濟之下流亦不可徑指爲河之支流故上冠以入于河而下繼以溢爲滎是河濟合溢也其不以繫之河者河大以經流爲溢流可存也程大昌謂溢出者非濟而欲絕濟于滎蔡氏謂溢出者非河而欲絕滎于河程不知上固連濟蔡亦不知下已言入河也蓋自廣武以東訖乎海北至東昌南至徐壽地既平衍當洪荒之世水初定位卽播爲數渠南起金末項城之河北而正統閻亳州之河又北而梁靖口之河虞城之河曹州之小黃河卽滎又北而定陶之河皆河所分濟亦時隨而俱往閒或河迻于溫而濟水特達要亦始終未能與河離孟子曰疏九河瀹濟漯九河爲河下流之分支濟漯爲河上流分受之大渠自非全河注滎則滎雖兼受河濟而岸狹水小則河之濁者以漸就安流而滎于清今徐州懷遠以下河之入淮者亦不似汴宋以西之混雜泥滓故不必泥水之清者以爲濟矣漯受河則濟亦受河滎受河則亦受濟雨水既合誰與辨之況濟既勁下則必趨其尤下者乃舍大河經流之瀆而旁溢于支流則必濟水輕緩爲河所浮若溪流之有芥羽則集于涧也若趨下而清則必不旁溢亦

審矣畫滎爲濟非酈論與經于此一以誌沇一以誌河之支流故別其名曰滎而不曰濟因以知禹河雖北未嘗不南從古無納黃河于一瀆之理若四瀆之云則以河分爲二在北合漳爲河在南入滎爲濟通計中國之大川凡四竇猶四竅也劉熙曰瀆獨也亦織陋之見

九澤　大陵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荷澤孟豬豬野凡此九澤見于經文揚豫庳下本有二澤不得故豳其一青瀕海地狹源短流疾梁處叢山互峽之中皆不容有澤孔蔡泥上九州之文別著山澤非也

五服　禹貢成于舜之中年蔡氏以堯都冀州爲五服之中然舜都于蒲其正北直大同而正西直河州臨洮屬亦無二千五百里之遠若南抵衡山之陽則四千里矣大同以北沙漠之野洮湟之外河西四郡其山川不見于經則非禹所甸可知蓋中國之幅員本非截然四方則五服亦以大略言爾且以王畿言之大康畋于雒表則南瀍而北縮是甸服固有出五百里之外者亦可以納米爲之通例也又先儒疑五千

之服狹于周漢蔡氏又謂荒服之外別有區畫不知漢之以里計者道路禹貢之以里計者土田方五千里之田方千里者二十五以提封之井地計之爲畝者二百二十五億萬畝較之王制八十一億萬畝爲多三之二或夏后氏之田一夫五十畝方里之田四百五十畝猶當百一十二億五千萬畝抵二百四十步之畝四十六億八千七百五十萬畝而多于開元田數者尚三之一若漢之方田止于七億萬畝有奇者又勿論已或古之治道明而民情愿樸漢唐則法狹而荒服之外無區畫則不足疑也

甘誓

三正　三正者子丑寅三統之正而非但以歲首之建也古者作秝必立秝元以爲五星聯珠日月合璧之辰而因推其數以定將來自宋以上皆然至郭守敬而後罷以甲子歲仲冬甲子朔夜半冬至爲元者非截然四方則五服亦以大略言爾且以王畿言之大康畋于雒表則南瀍而北縮是甸服固有出五百里之外者亦可以納米爲之通例也又先儒疑五千

日月五星皆會于室是謂天正以甲寅歲孟春甲寅朔平旦冬至爲元者日月五星皆會于虛是謂人正

後世益雨用之惟地正後不復用故亦無從而考以二正推之則當以劉歆三統之說月合于地統地化自丑畢于辰而用甲辰歲孟春丙寅前月季冬乙丑甲辰朔雞唱冬至爲元日月五星皆會于斗爲地正之元也三元異建秝亦大同則以人生之會上逮地闢地闢之會上逮天開歲差所積日月五星之合秝一會而差一辰揆之一元之全則固合也帝嚳以甲子爲元天統也堯以甲辰爲元地統也舜承堯統甲辰之秝未改禹以甲寅爲元上同顓頊爲法以近而

密故孔子稱行夏之時禹之爲功成天平地成天莫大子三正平地莫大于五行有扈氏疑禹革唐虞之正朔不如舜之承堯故不用夏政威侮而怠棄之以藉口而生亂當禹之時懾不敢動禹崩啓立稱兵以與天子大戰或如孔穎達所謂繼父不服者則以與子爲稱亂之名亦其勢也

攻左攻右　攻擊也戰陣之法兩車相當我之左值敵之右我之右值敵之左左之執弓者左手握弣左足必視所射者而斜向之右手彊弦必曲而之外使以左射左則左足爲左箱所蔽右手向後爲車後蔽所迫矣右之執矛者左手近鋒右手近鐏右手向後而無力近鋒之手必直而向前若正刺則曲向內而不審且擊兵在手七在外一在握二在內順之以向敵則鐏必碰抑或轉鐏使左而右手之力爲虛設矣故兩車相值勢必錯攻而其不正相值也使敵車在左其右爲箱所隱則可射者惟左敵車在右其左爲箱所隱則可刺者惟右彼隱而不能攻我我亦攻其所相爲攻者而已特當車馳馬突之際則有不盡于攻者然猶使之必此爲法不令倉猝或亂致失已之長而輕攻以取敗若在追奔逐北之際可以因利棄便而亦終不聽其違法刺射濫殺無已斯左必攻左右必攻右古人立法之精非後世野戰所及猶御必馬之正不得邀利取徑也春秋傳所記兩將相敵皆左射左而不射右亦古法之僅存者

允征

仲康肇位　肇建始也羿距太康夏紀欲絕仲康就

大河之南復正大位建始曰肇以紀夏復興之始下
云允后承王命徂征不承肇位之文則命允侯掌六
師在肇位之初而承命徂征則他年之事蔡氏信虞
劇之說以爲仲康之元年非也竹書紀年之紀甲子
精密而不可易皇極經世以仲康元年爲壬戌歲上
距堯元年甲辰百九十九年下距宣王元年甲戌千
三百三十三年今以劉炫一行郭守敬秝法參考之
仲康五年癸巳九月朔庚戌日食于房二度則知仲
康元年歲在己丑上距堯元年丙子百九十四年下

距周宣元年甲戌至此始合
秝法所推正得九月朔日食千一百二十六年而
年爲丙子仲康元年爲己丑而記五年癸巳九月朔
日食仲康始命允侯徂征羲和非妄矣皇極經世以
堯元年爲甲辰仲康元年爲壬戌推之無日食于房
之事蓋堯用地正以甲辰爲歷元甲辰者堯所推上
古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元而非堯之元年也謂堯
以甲辰爲元者猶顓頊秝以甲寅爲元周秝以甲子
爲元也而顓頊元年歲在乙卯而非甲寅且以顓頊

元年乙卯如竹書所紀歷百二十一年正得癸巳于法
歷百九十四年正得己丑又四年而正得癸巳于法
當以九月朔日食則其編年之有所本明矣虞邵之
說漫無徵据徒延其年歲以合于宣王元年之甲戌
耳觀乎武王克商歲在辛卯竹書所紀與國語吻合
皇極經世以爲己卯則與國語不合知三代以上之
編年惟竹書爲可信已又孔氏謂仲康爲羿所立則
仲康得國于仇賊之手亦安足紀且羿豈冒以兵權
授之允后邪劉炫謂仲康爲五子之一徙于雒汭太

康不返而仲康立其說是也
太歲必在未以鶉火屬午午與未合故也孔氏詩正
義引鄭譜云文王受命十三年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
千一百九歲在鶉火歲星在鶉火之次謂在己卯與辛未適差
十八年乃其末云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
九十六年又小字夾注云起癸亥終戊寅前後抵牾
不合顯出兩人之手總之載紀六百三十一年之說同一謬妄而
四百五十之說同一謬妄而
何待辨哉竹書顓頊本紀孟陬攝提格歲集為閼逢涒灘非辛卯之
又則

商亳　商有二亳曰商今陝西商州舜封契于此詩曰帝立子生商康成云商在太華之陽是已一曰商邱今爲縣隸歸德府堯遷閼伯子此武王以其地封微子子孫所言商人是因商謂宋也杜預泥于文句因有相土封商邱之說史記亦惑焉不知商在微子以前未嘗一日立國于商邱詩稱相土烈烈亦止頌其入爲王官出長侯伯竝無有遷國事竹書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于商邱緣太康失河北仲康居斟

鄩使世子處商邱漸西以圖夏邑乃出土于文相近遂說出爲土而云相土封商邱耳八遷之地不可考以大勢度之西起武關東盡成皐北訖偃師南極盧氏要爲雒表之國不能東北遠至睢歸也亳有三北亳考城也南亳亳州也西亳偃師也春秋會楚子于薄爲南亳以在孟與鹿上之南也考城直亳州之北爲北亳若湯所都則西亳也椒舉曰湯有景亳之命略總未嘗一日立國于南北二亳也昧于三亳之分而居相彰德也祖乙遷耿河津之耿鄗也祖辛遷庇汲縣之邶城也皆在河北南庚渡河以南而遷奄曲阜也當殷之世河循故道自大伾北流曲阜固在河南而或自東平南決則奄亦被害故盤庚復渡河以北而遷殷淇縣也自盤庚至紂未嘗復遷河南至殷之亾宋始受封于商邱此自契至紂商邑所都之大

以亂二商之辨又以周之葛爲夏之葛相沿積譌豈有艾哉

葛　相沿積譌豈有艾哉

祠于先王祇見厥祖　孔傳以太甲元年湯崩逾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爲祠居位主喪爲見祖蔡氏辨之詳矣朱子徒守皇極經世以爲無外丙仲壬嗣立事今按商道親親故立弟竹書外丙元年乙亥仲壬元年丁丑太甲元年辛巳合于日月五星之秝數而湯壽百歲亦無旣崩而有二歲四歲之子謂武王九十而生成王乃小戴徵夢之說說實則武王未必有九十三齡也禮三年喪畢祔于廟而後父稱考大父稱祖故卜葬命龜稱父某甫虞祔皆稱爾而不稱考爲不忍亾之詞此云祇見厥祖知在成湯祔廟之後三年喪畢之餘矣三年之喪不祭今仲壬之喪未及小祥而祠于先王者太甲雖繼仲壬以爲君實不嗣仲壬而爲後故居憂之制雖從其隆而不廢吉祭亦自別有其義不得引周禮以證商制也若太甲果以太甲元年湯崩逾月祠于先王奉大甲祇見厥祖同繫于乙丑之日則因祭而奉甲以見亦大甲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服服仲壬則不特親祭不可而尹之攝行亦未爲得矣經曰祠于先王奉大甲祇見厥祖同繫于乙丑之日則因祭而奉甲以見亦大甲之主祭攝云乎哉

伊尹　伊尹名摯不知所出蔡傳伊姓尹字則尤不典尹之言于大甲者一則曰尹躬再則曰尹躬豈人臣而以其字稱于君前乎曰摯曰尹要皆名耳

造攻自鳴條　造往也自當音七到反自于也往攻于鳴條天假之手也若朕哉自亳則以起下文惟我商王而別爲一意言我之始受天命于亳則惟湯之昭聖武而懷兆民也孟子偶斷章取義孔蔡遂聯爲一節文義隔塞不諧

桐　桐宮密邇先王之墓而遠子亳今偃師縣有湯陵非也使湯墓在偃師則太甲未嘗一日去亳不得言歸亳矣成湯之墓在山西榮河縣元癸未戍淪于河今祀湯陵猶于此湯旣克夏夏之王畿不以分封而仍爲商千里之邦畿伊尹葬湯子彼卽周公營雒之意故後祖乙因之以遷耿而太甲所徂之桐則在今聞喜縣與榮河接壤

盤庚

遷于殷　盤庚以前稱商不稱殷殷者盤庚以所遷之邑爲號也殷墟在洪縣見于經史者班班可考朱子曰殷者亳之別名蔡氏曰殷在河南偃師何其疏邪朱蔡誤以涉河而北爲涉河而南葢惑于書序祖乙圮于耿遷于庇之上乃不知有祖辛遷庇南庚遷奄之事而盤庚所云我王來者謂南庚來奄非謂祖乙來耿也大河至大伾而北流奄在河南使盤庚遷亳無事涉河矣序云盤庚五遷倘無庇奄二都不足五遷之數緣祖辛南庚雖遷而無誥眾之書故序略而不紀孔氏泥于序而屈經五邦之明文以從之陋矣蔡氏亦疑盤庚之前當有五遷而以史記祖乙遷邢當之乃其以湯所舊居之亳爲一遷則弊與孔同若書序謂之亳殷者或亦承譌而盤庚遷殷之後未嘗有再遷沫都之事則紂所居武王所克之殷即盤庚所遷之殷可知已

說命上

說築傅巖之野　孔傳謂傅氏之巖有閒水壤道常使胥靡築護之說代胥靡築以供食按自周以前無

邦或下視大夫而有都卿爲虛位而無定祿職守在朝之法紀而不親民事故此言建邦設都以亂民皆爲有定土者言上不及卿下不及士也師者官師秩亞于上士而爲有邦者治下邑者也長室老也秩亞于中士而爲有都者宰私邑者也大小相承總爲親民分土之官則士之仕于廷者宜不得與卿雖貴而可略而不舉也此與虞書所言有邦有家之義同非汎敘羣爵

說命下

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 河云入當是河內亳云徂亦以見小乙武丁之都子洙土故居亳言往而不言來也高宗之所以遯者以殷禮立弟自祖丁之後諸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以殷立弟以及嫡長子之序正之則當立者盤庚之子非武丁也所不當立而嫌于得立故在小乙時不能安于國而必出遯以遠嫌也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則漸近矣故小乙崩得有所奉以入繼焉無逸曰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作者非所必承作起而踐大位也故與祖甲之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同詞非但如孔穎達所云其父欲使知民之艱苦蓋亦分義與時勢所迫如漢孝宣唐宣宗之事矣小乙終廢殷法舍其兄之子而立其子是謂私恩若高宗所承之大宗終宜以盤庚爲正乃高宗過隆其父居喪則亮陰典祀則豐昵其亦顧私恩而違公義雖雒之變實爲之應故祖已丞以爲不正而亦有難于顯言者其曰罔非天允則推崇盤庚以折高宗之心亦可謂婉而至矣高宗之

顚末見于書者極爲詳覈要其遯于荒野則小乙之始念束于家法與公議高宗于此追述已事自歎失學殊有悔憾之意誠三代之令主也夫

惟賢非后不食　舊以爲食祿之食今按高宗令主何至出言徑遂如此食之爲言用也舉也舉起而收用之后須賢以治賢待后而羞其行故相須之急焉不然代食維好賢者豈憂終餒而以口腹仰人哉

西伯戡黎

西伯　呂伯恭諸儒皆指西伯爲武王竹書紀伐黎

在殷紂四十四年武王嗣位之三年皆不足信史以文王脫羑里專征伐之後紂用費仲惡來諸侯益疏紂歸周西伯乃大舉戡黎于書之次序爲合蓋紂已釋文王賜之弓矢鈇鉞既置文王于牖外而因諸侯歸周則又有忌心故序曰殷始咎周而文王之伐黎則以塞殷西鄙之路使不得由汾晉而窺河右聊以自固而非以爲取商之奇術則亦不害其爲至德矣必謂文王不宜有伐黎之事則密崇之役亦非敵國不相征之義又將何以曲爲之諱哉

世楷堂藏板

周書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歲月日聚訟不一以爲己卯歲者三統秝皇極經世也以爲辛卯歲者竹書唐一行也以爲武王即位之三年者孔安國也以爲十一年起兵十二年克商者竹書也以爲十二年起兵十三年克商者泰誓家語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歲計之其妄不待辯武王未受命受于天也文王受命專征伐受于紂也詞同而事異至于以甲子紀之則爲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據國語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上推子歲相合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會南斗一其爲武王見斗二十度惟辛卯歲爲然則折衷歸一其爲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謂諸家以此年二月有閏不知所謂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閏則非己卯亦審閏之積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于建卯之後月無中氣者也克商日月之差汲冢書云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步自周伐商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又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發周之日較之武成亦異今按武成所云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師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爲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王乃躬泝六師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丑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于

周廟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百有四日建丑月五日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三十日則是年之閏蓋在周正三月之後而不在夏正二月之後與朱子所引秝家之言爲殊若如汲冢書以丙辰爲一月望後之一日則云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爲甲子而與其曰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矣其曰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月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爲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爲二十二日則與武成合而不爽今以一行之法推之下辨其爲夏正之春借注之矛攻注之盾而己足

泰誓武成之月日則周師起于庚寅歲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武王即戎于夏正十一月之四日滅商于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豐以夏正二月之三日祀廟于十九日柴望于二十二日而蔡氏以戊午爲一月二十八日甲子爲二月四日既用三統秝所推辛卯爲建寅月朔後一行秝一日而謂建子之月爲十二月則以商正紀事而不知史成于有周受命之後稱年而不稱祀則其爲周正亾疑也以周正紀事四月爲夏正之二月則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亦以夏時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謂春王正月者其實冬也蓋癸巳爲建子月之四日則甲子爲建丑月之五日而林氏謂日行三十里豐去孟津九百里孟津縣至西安府八百四十里凡三十日而自豐至孟津程期吻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于征而次年二月五日不得日至孟津則在塗凡九十一日師老糧匱于未見敵之地太公不如是之拙而況注已明言一月二十八日則非夏正建卯之二月爲己明徒子春秋會孟津之下辨其爲夏正之春借注之矛攻注之盾而己足矣周之紀四序固一以建子爲春若豳風七月之詩以夏正紀時物則以公劉遷豳在夏之世耳周師之起于庚寅歲夏正十月之越以武王成君之十三年建亥月武王子征在其明年一月之四日故謂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紀月而用逾年改元之法紀歲則孟津之會在武王十一年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月序用漢人已改夏正之時月從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禮謂之可此經文與序竹書與唐志異說同挨原不相悖也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爲難辨幸有七政行度見

于國語則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實辛卯歲夏正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攻于稊而合攻于經而合攻于國語而合斯可信已

宜于冢土　蔡傳冢土大社也按天子爲民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民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有大師則設軍社繇詩曰遒立冢土戎醜攸行明軍社爲戎行設也二社無遷行之禮故春秋傳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乃以大師所次民聚而君在焉以祈以報不容無主則別立冢土師出則載以行說文云漢令有髽長大縣曰令小縣曰長漢郡國志云旄地也無髽縣惟蜀郡屬國有旄牛縣華陽國志云旄地也蜀郡屬國有旄牛縣華陽國志南郡有中盧縣襄陽耆舊傳曰古盧戎也春秋傳羅與盧戎兩軍之盧地近羅羅在宜城西山中今南漳縣地則盧戎當在穀城保康閒矣彭蘇氏以爲武陽之彭亦聚一統志以爲成都之彭縣皆非也春秋傳云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杜預曰彭水在新城昌魏縣昌魏在房縣北則彭國濱于彭水當在上津縣之南濮與麇爲鄰春秋傳云麇人率百濮聚于選麇今鄖陽府治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先宜而後設則所宜者非所設矣春秋傳之祓社亦軍社也武王所宜者太王所立之軍社周禮所宜者王畿之大社不可泥禮

以說書而太王爲殷之侯國有國社而無大社則冢土不得有大社之名毛傳曰美太王之社遂爲大社先之矣

牧誓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庸上庸也在今鄖陽竹溪縣西蜀國本在成都帝嚳支庶所封世爲侯國羌者參狼白馬之羌漢爲成都之羌道令文縣于戶所也髳說文云漢令有髳長大縣曰令小縣曰長漢郡國志無髳縣惟蜀郡屬國有旄牛縣華陽國志云旄地也崔令黎州安撫司徵者華陽國志上庸郡之微陽縣也當在竹山房縣之閒盧者漢郡國志南郡有中盧縣襄陽耆舊傳曰古盧戎也春秋傳羅與盧戎兩軍之盧地近羅羅在宜城西山中今南漳縣地則盧戎當在穀城保康閒矣彭蘇氏以爲武陽之彭亦聚一統志以爲成都之彭縣皆非也春秋傳云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杜預曰彭水在新城昌魏縣昌魏在房縣北則彭國濱于彭水當在上津縣之南濮與麇爲鄰春秋傳云麇人率百濮聚于選麇今鄖陽府治

其東則楚也其西則濮也是濮國夾漢水而處居鄖陽之上流在白河之東南矣在周之西南者由庸而蜀由蜀而羌由羌而氐以召諧亦云步自周疑其同爲鎬京不亦謬哉

放牛歸馬　孔傳華陽桃林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釋書之可笑未有如此之甚者伐紂之牛馬即十二閑與邱甸之賦華山之陽桃林之野其北則漢唐之沙苑也其南則鄧栎之壤也固畜牧之善地何所見而謂非長養之所邪歸者歸其所自來廢歸廢甸歸甸也放者釋之于衡軛之閒也馬言歸牛言放互文也放而弗蘇歸之于牧乃在由豐適雒東諸侯朝周之孔道使天下知兵車稅駕也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北背也背紂而爲周用也朱子以爲自相踐踏則敗軍奔逃方自求免之不暇踐人者既倉皇而幸于得脫爲人踐者業已仆而不能攻人漂杵之血何從而有陳氏謂先臨商之平民後陳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反攻之是已漂杵本或作鹵楯軍中無杵臼之用當以漂楯爲正杵字

从午得聲古或與鹵通漂者血濺而漂之如風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謂漂浮而動則太不經雖億萬人之血安能成渠而浮物邪

洪範

十有三祀　孔傳箕子稱祀不忘本孔穎達因謂此篇非史官敘述乃箕子既對武王退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夫箕子既不臣周則其陳洪範也亦非樂于自見其稱祀者武成所謂政由舊是已政者名器制度之謂由舊者時所不暇○雖小改商制而分土惟三

一仍商典其改祀爲年易用天正定名革制秩禮作樂皆周公之事終武王之世則但除紂之虐而不易湯之典如漢高帝之沿秦以十月爲歲首得失不同義則一也魯兩生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故武王于克商之餘不即易祀稱年泰誓之稱年成王時史官追序之詞也此之稱祀武王時史官記述之文也而豈箕子之以存商哉

陰陽　陰牡馬也陰牝陽牡陰騭云者言陰陽之用也在陰陽之體曰陰陽以陰陽之用施生者曰陰騭

天所以大生者一陰一陽之道絪縕而化生者陰之騭之用五行一陰陽陰陽一五行陰騭下民即五行之居上以統八疇者也八疇以體五行之用而五行實秉三氣之用以用于八疇陰騭之用二而疇有九則敘立而無缺疇有九而自初一至夫九以順而立二九三八三七四六損益于五以合而成五四三八一六七二九以序而行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以類而辨則居之協其位者相求相因而倫以敘矣合之而四十五四十陰也五陽也離之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陰也陰有其體而用亦陰陽有其體而用以騭陽別言用而陰即體爲用者陽施陰舍之義也九疇統于中五之五行統于二氣之陰騭水木土陽也火金陰也水之一火之七木之三金之九土之五騭也其六二八四十陰也傳注不此之咎而曰騭定也既不諧于騭字之本訓抑訓陰爲陰用之陰而云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則天特不以口言而鼓以雷霆潤以風雨運以日月凡天下之聲色皆天之聲色何嘗暗有所定而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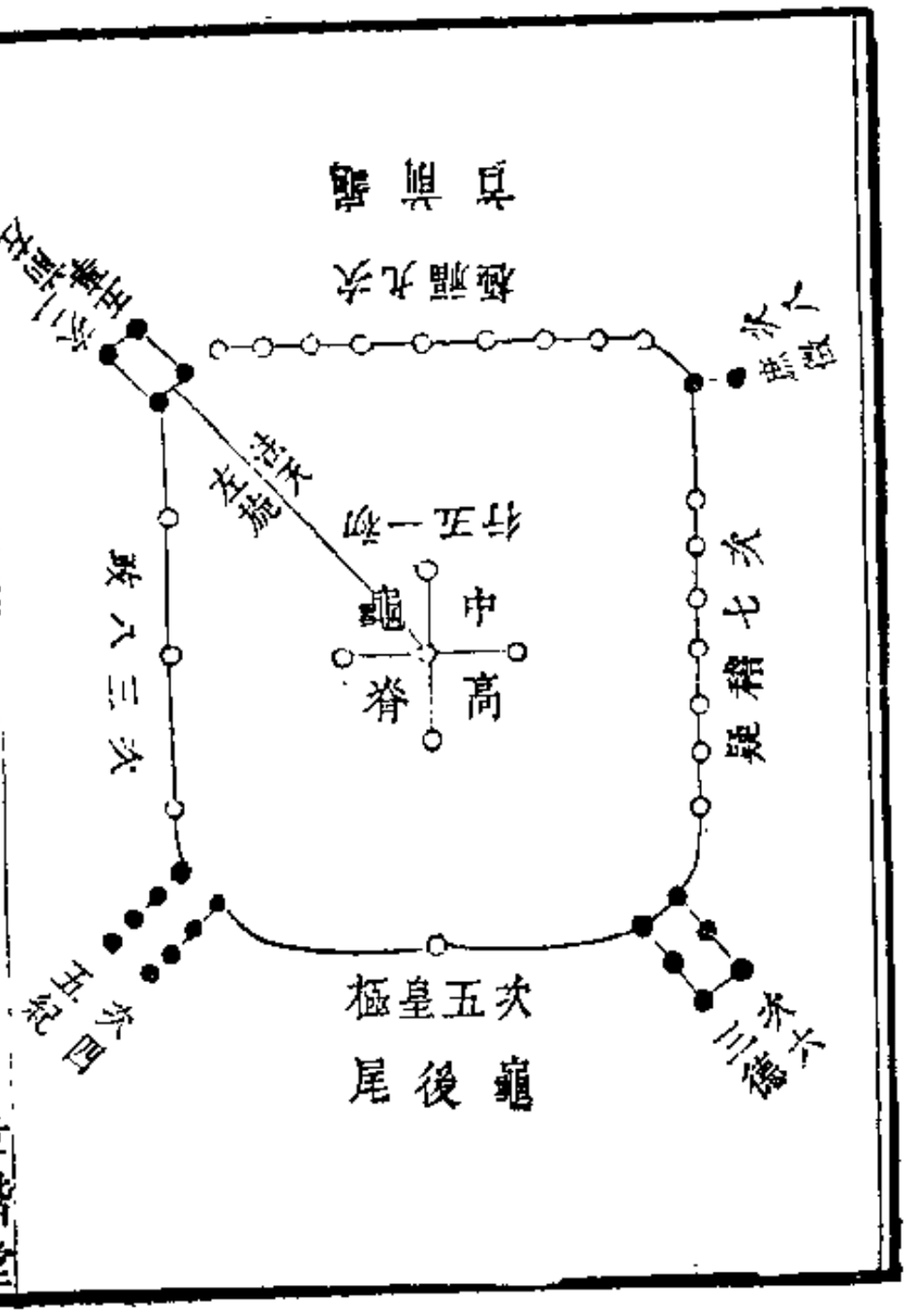
人不得聞乎

九疇　九疇之敘因于雒書乃有執河圖之中爲雒書之中曰以其一居數始而爲初一乃至以其九居數終而爲次九豈非格物窮理之未至乎以履一爲五行則失自此始矣天地之道一本而萬殊殊則不可合爲一矣今乃合水火木金土爲一冶而函之于雒書履一之中其不相爭者無幾矣陰陽之于五行父母也生者父成者母方其未生則父與母二也及其既生則業已五體如兄弟形體分而性情異豈可得而五之且使以履一爲初一乃至戴九爲次九則但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目而疇在矣豈雒

未出書之先夫禹不知有此數邪二爲五事八爲庶徵四爲五紀要皆無徵不足信未有智如神禹苟且師心不則天錫之象隨意爲初爲次者書曰惟天陰騭下民言五行所自生因二氣之用也曰相協厥居二火不位離反位乎坤方則七月徒強河圖以傅會雒書耳河圖之數以大衍爲父陰陽爲君故五十極陰陽之盛居中以生成夫水火木金之四位雒書之數以陰陽爲父母五行爲材故五位因五行之各立而五行各以偶建衰多益寡居之所由協也曰彝倫攸敘言初一至次九順相因之次序周而不匱等以居中而順生八疇陰陽爲五行之母而五爲天五也曰汨陳其五行言不知五行之離而合損而益序而行合而得以爲八疇之敘也五行者二氣之有迭

者也疇始于五行而不及二氣者敦人事以著陰陽之用略天道而聽陰陽之化禹之所以就人心而凝道心也五行之化爲水火木金土者天之所以生人繼善者也五行之德爲仁義禮智信者人之所得于天成性者也八疇之用要以五常爲本而居中以應乎事爲之損有餘益不足使相得而合乎中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倪處以受中五之載成則仁不失制義不賊恩禮不愚智不蕩而信不爲小諒也故疇以五行中而不以皇極中盡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立天下之大本而不執一以爲中使亢而或悔也以五行始而居中者五行本天以治人居上以治下雒書出于龜背中央隆而四旁庫是故居中高以爲上而爲初一上以制治下以稟法制治者爲初稟法者爲次若夫皇極則君之極也五常麗以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而君極其一也統雖貴而爲言道雖至而爲極要亦五行貴治賤賢治不肖之一理本王相之化而建諸好惡之情者也五行之理擇而建之則皇極故五行足統皇極而五行之化非因皇之有極而始有則皇極非中而五行非偏固矣皇極之取數一者非水之生數也五行偶化損以施于戴九之餘也其象在龜之後後者北也王者居幽嚮明南面而治天下之象也極者屋之棟也天之北辰也北辰以少統眾而位于子故一居子位而爲七疇之所拱下棟上宇棟履乎地之實以仰戴夫宇一履于下以上載夫五行履之實履之信居之幽居之約也是故皇極爲履一已疑也則五行之爲中五亦已疑也舊說苟簡不二而其誤莫大于五行皇極之互易其位今爲考正

雒書洪範九宮九疇理數之符順行之序相得之合陰陽奇偶之故爲圖如右



一五行中土東木南火西金北水也龜背隆中而殺外以高者爲初故從中宮始五行陰陽之殊而未合爲人者也故居初一

二五事視一聽二言三貌四思以行乎四者故書數四而範用五。法天左旋由中宮五行順左而嚮前左五行爲道五事爲器道陽而器陰故五明而中四暗而偏

三八政司空一司徒二司寇三司空治地利統而統于土以三而治五也左前順下次正左

四五紀一歲二月三日四星辰五春六夏七秋八冬歲者閏餘所成星辰者五星之周復于十二次四時者秝數秝以十二中爲數分十二中爲四時以迎四氣故五曰秝數其分四也此合爲五紀而分爲八也順正左嚮後次左後八政

八事五紀神用人陽而神陰故三明而正八暗而偏

五皇極皇大也君也大哉君極以修五事治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庶徵福極者也居幽嚮明主一治衆止其所以待動民之一陽處乎後者夏道用艮以疇用易也聖人所以洗心退藏于密也

六三德平康一高明二沈潛三正直四柔克五剛克六質德三得于天文德三得于教以文造質性三而合教爲六也彊弗友變友氣之偏者則與高明沈潛同功故不可以爲德其克之者德六而無八也皇極道也三德德也道陽而德

陰道顯而德藏故一明而正六暗而偏三德之
教修于五事五事修則三德成矣故四六合而
十
七稽疑一雨二霽三蒙四驛五克六貞七悔卜
五陰陽之兆于五行也占二五行之朕于二氣
也左人事右天道故八政左而稽疑右稽疑者
稽八政之所疑也故三七合而十
八庶徵休徵一咎徵二徵有庶而不出于恆與
時也稽疑以象告庶徵以形告在天成象陽也
在地成形陰也故七明而正二暗而偏五紀之
順逆生庶徵之休咎庶徵之省以歲月日時星
故二八合而十
九五福六極一壽二富三康寧四考終命攸好
德者四福之本也五凶短折六疾七憂八貧九
弱惡者五極之本也故福極十一而嚮與威之
用九攸好德者莫之嚮而好惡者非有威之使
惡而同惡也庶徵之事陰五福六極之事顯隱
陰也顯陽也故九居上而明上者君道也皇極
體也福極用也皇極之用錫福錫享福極之本
嚮以明好威以明惡好惡斂于皇極而嚮威顯
于福極矣故一九合而十左旋至于前而一周
刑賞者王道之末務五常之用至刑賞而無餘
五行之施至刑賞而已泰也前者午位也午者
人承天之位也人君南面而行刑賞人事備天
道洽也
土爰稼穡　曰之爲言于也爰之爲言亦于也蔡氏
謂不曰曰而曰爰非所以名也乃四行之言曰者又
豈以名其體哉要此五者皆以五行之情致用于人
者言之而非紀其本體于猶往也往而行其情于人
也水性智也火性禮也木性仁也金性義也水體溼
也火體燥也木體柔也金體剛也蔡氏既誤以情之
致用者爲性之居體者又曰稼穡非所以名土則曲
直其可以名木從革其可以名金乎
鹹苦酸辛甘　五行本無適味五味者合于人之舌
與臟而見以爲鹹苦酸辛甘亦有所合者必因乎動
人動以欲五行動以情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者

惰也作者動也作動以變而五味生焉水不鹹而潤下者鹹可煮爲鹽者水之潤下者也火不苦而炎上者苦苓連梔蘗之屬其性速亦炎上也木不酸而曲直者酸一曲一直拂其性則生意菀腐而成酸也金不辛而從革者辛聽命者非所樂改革者違所安則氣躁發而蟄人也土不甘而稼穡者甘資乎水木養其長成其收以和而成也

五紀　歲者天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計行三百六十六周天又千二百分度之三百七十五粗率如此月者月之會也一月二十九日千五百三十分而月與日會此辰三統法亦粗率也日者日之周也一日而恰一度一歲而一周天此用倒算法星者五緯也知非言經星者經星之行即天行也天行不可以經星所行者爲天度命官各司其一歲官統歲差秝元月官統朔望日官統躔次而以天正冬至爲始起于冬至終于大雪若四時之秝數則以立春爲始大寒爲中則四時之不可以辰求者也故歲月日星之外必加之以時而秝數乃成此庶徵以歲月日時星分省而時有四則與歲月日星相竝成八而當雒書左後之八也古者分象命官各司其一歲官統朔望日官統躔次而以天正冬至爲始起于冬至終于大雪若四統薄蝕星官統伏見復合四時之官各統其氣之應候之至與其晷影此五紀之以人紀天者也月先于日者以右轉言之天疾于月月疾于日日疾于五緯也以積言之積辰得日積日得月積月得歲也十二歲而四分之而歲差之實六十七年而差一度

郭守敬推

次在一歲爲十二月在一日則子半日在大梁亥半日在實沈冬至爲正也稘一也而五分之紀所以分其合稘數四也而一紀之相授受而合其分也故亦五亦八而紀定矣

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　五皇極言作君之治六三德言作師之教惟辟作福蓋錯簡也當在以爲天下王之下皇極一章凡兩用曰字皆引伸上義而廣之也曰皇極之數言云云者言凡皇極之彝訓君上承于天則順于天民上承于君則順于君君承天君弗敢違訓民承君民弗敢違訓則無有僭忒而近天子之光也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惟辟作福云云者言君履道居尊棄權而無所可假故直當以王天下之任自重而作民父母非以偏私于臣則威福玉食弗有疑畏而以讓于臣也臣者民之所視人用側頗僻則民亦不訓于君而僭忒矣兩段文字皆以曰字起義申衍上凡厥庶民惟皇作極凡厥正人歸其有極之義

玉食　周禮玉府王齊則供食玉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鄭康成云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惟天子之齊則有之葢碾玉爲屑以供王之齊食也

衍忒　衍之爲推于義未盡衍者引伸而習知之也朱子謂忒變也卜之經兆百有二十其變子有二百十四六十四爲四千九十六之類其說較得蔡氏云體色墨折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老少陰陽八爲六十四六十四爲四千九十六之類其說較得蔡氏云推人事之過差則卜筮者以攷吉凶得失而非以推人事之有過無過善惡者人謀之所得而推而不以聽之鬼謀也但龜之爲兆定于一灼不復有變象不可以過差言也則衍忒之文專承占用二而言忒過也差也過揲之七八九六于歸奇之差而見也揲以四數其餘有一二三四者過乎數者也引伸其所忒以求七八九六之正而貞悔以知焉故朱子啟蒙特發歸奇之數過揲之七八九六以爲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二十四合乎揲者正也據正而數之則煩難而或以分筮者之心其忒乎揲之一二三四而爲十七二十一二十五衍之以知七八九六之老少陰陽則簡易而筮人之視聽得以專壹神事尚簡故

衍其忒以知撰而不必詳數其撰筮術也卜則無定象而亦何忒不忒之有

日月之行　四句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舉二至以該一歲言歲之統日月也由日之行南牛北井積以爲三道則北極東非退而南南極牽牛退而北冬至之月行夏至之日道夏至之月行冬至之日道往復相積而歲成故王省惟歲卿月尹日雖各分休咎之應乃日有咎而不終月月有咎而不終歲則其徵爲王乎爲卿尹乎故此言日月積而因以有歲以明卿尹日雖各分休咎之事而實惟卿士之所施被者使之爲怨爲和故不于民省而惟于卿省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殊然必月從之而其好惡乃行星力微而受氣于月也于某歲某月某日有休有咎則謹司其歲月日之異以警君臣而修德若星之一日一周天分爲十二次不復考之于十二時以當二十宿羣星之所舍而責之于民此占占驗之所爲不鑿而不細也朱子以經歷解從字甚善而云箕箴揚而鼓風畢滹魚汁水淋漓而下此星家形似之言而誤聽之孔穎達東木西金之說亦傅會

旅獒

九夷八蠻　九夷之名見於後漢書者曰畎夷于夷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一本之竹書虞
書有嶋夷薛氏曰登州之地禹貢有萊夷顏師古曰
萊山之夷汲冢書有貎夷孔晁曰樂浪之夷左傳記
紀人伐夷杜預曰在城陽壯武縣淮夷病杞范蔚宗
云殷衰東夷復盛分遷淮岱則淮北海東日照安東
贛榆北遞青沂放乎登萊皆古之所謂夷也禹貢揚
州亦有島夷則淮南江介金山崇明亦古之夷地而
春秋所紀牟介根牟郳葛其始皆九夷之部而後以
分也但其爲地則青徐沿海之濱而非漢書所紀三
韓扶婁滅貊夫餘之遠也若八蠻之別他無所攷三
代時荆梁揚三州之人近山者皆謂之蠻王會解云
蠻揯之翟揯今播州倉吾翡翠倉吾即蒼梧魚復鼓鐘魚復今巫山
長沙鬱西至蜀南至粤皆蠻也不僅武陵之西苗犵
之種也左傳記盧戎杜預云盧戎南蠻庸人率羣蠻
以叛楚則鄖均內鄉淅川金房之閒統爲八蠻之地
傳又稱楚人襲梁今汝州之州收霍汝州霍陽山以困蠻氏是楚
塞之北內方之南亦蠻部也經云惟克商遂通道于
九夷八蠻文王時命令已北行乎狄西行于戎而九
夷在商郊之東舊阻而未達南蠻之在庸濮以西者
雖已歸化其魚復之外江沱之南漢汝之閒未盡入
周之職貢迨克商而後改道西嚮無不絡繹于關中
矣西旅者猶言南賓北鄉也八蠻自商雒取道九夷
從殺函取道皆西嚮而旅進于宗周傳注不晉以西
旅爲西方蠻夷之國名非也

金縢

穆卜　金縢一篇可疑者不一武王遘疾膺虐世子
幼則君國之憂周公所惻亦二公所同二公曰我其
爲王穆卜亦臣子情義之各致周公何用辭之而自
以爲功可疑者一也如蔡氏所云二公卜則必禱于
廟廷上下宣騰人心搖動今曰公歸納冊則此壇墠
必在國門之外其爲宣騰搖動豈不更甚可疑者二
也且使欲闚之以安人心二公非不足與語者乃曰
未可以戚我先王迨屏璧與珪之言出而爲戚滋甚
可疑者三也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以奉己祧之遠
祖文王考也王季顯考也太王祖考也以廟食之親
不告于廟而禱于壇可疑者四也事先之禮以西嚮

爲尊今三壇南面而周公北面可疑者五也禮有昭穆以別父子之嫌今乃三壇同墠父子祖孫竝列于南面可疑者六也祈則請命子天神地元人鬼卜則于靈龜三王非主乎龜者則亦何用告之而況用玉且祈且卜瀆神無經舍所宜命之泰龜而問之不預吉凶之八鬼可疑者七也璧者所以祀日月星辰植之三王之壇尤爲非物且造禮之禮牲幣也攻說則但幣也今牲幣不將而用玉爲祈爲卜無之而可可疑者八也獘祝之辭大祝所掌今以屬之史可疑者九也金縢之書當掌之占人公乃以屬之史可疑者十也諸史百執之對曰公命我勿敢言孔氏謂周公使我勿道蔡氏斷公命爲句意以公無事于祕密其說于理爲近但非公有命有司亦何爲而不敢言邪可疑者十一也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夫公之大勳純忠效于王家者豈但金縢數語鴟鴞之詩哀鳴淋漓較此箋詞感愴百倍乃昧于彼而信于此可疑者十二也蔡氏曰周公之卜二公未必不知則冊祝之文何事問之諸史百執金

縢未啟之前鬼車滿載金縢一啟之後陰噎咸消將公生平至德元功曾不如此陳情之一冊乎可疑者十三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爲讀金縢者法

居東　居者閒處而無所作之謂經言居東則非討殷可知故金縢繫大誥之前以此知古注謂我之弗辟爲致辟者不如馬鄭言避之當也特所云東者未目何地惟鄒康成以爲東都時未營雒不得言都故但曰東在詩則曰東山東山者山之東也雒雖平壤而北有虎牢南有嵩少則亦山中也周公于此居雒者東蓋周公之國邑也其先食邑在岐之周原克商以後邑于雒東至此以避誚故罷相而居東則赤舄衮衣自行其治陝之事于其邑內不攝政而外亦未嘗用兵也或雒本周公之封其後以致于王而嘗爲東都縣內之封又他徙詩稱邁豆有踐則在國而行饗祀之禮其曰我公則東人固以爲君以此知居東之爲致政歸國而非致辟音壁也明矣

大誥

大誥多邦　在國而播命曰誥周師未出邦君庶士有疑于行因作此以告用兵之期先儒多以紲殷之舉爲成王親行蓋未察大誥爲播告之文耳竹書記成王二年迎周公于郊遂伐殷五年春王在奄夏五月王至自奄則亦襲編書之次序而訛也且竹書于四年正月記初朝于廟蓋謂二年滅殷因以伐奄不克而歸四年夏始復伐之是以周公未歸政之先成王雨至東國也今按成王方在幼沖周公攝政凡郊饗覲會之事公且代焉況千里東征其敢令沖人嘗

世楷堂藏板

試哉則誥者王而行者公耳成王之初周公東行者凡再其始以避相位而居雒王迎而歸則我徂東山之詩是也罪人未得公歸無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乃作鴟鴞之詩而王仍未悟則金縢所云秋大熟者作詩之後三年秋也故東山之詩曰于今三年其時則瓜瓞在栗薪之上蓋秋杪矣其以迎公西歸爲二年事者誤承居東二年之文而不知金縢固有于後之語也三年秋公歸復攝政二叔疑怨益深旋挾武庚以叛故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紲殷則是公復入相乃有紲殷之役公以三年秋歸相乃以明年東征則破斧之詩是也其詩曰四國是皇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故曰周公東征而不曰王也若如竹書所記王迎公而遂共東行則于時武庚未叛詎爲禍首誥何以云越茲蠢邪況大誥之作作于宗周則安得有迎公遂伐之事哉誥云予惟以爾庶邦于伐云于翼以于云肆朕誕以爾東征言于言朕者命自王出則以者固王命公以之也不必躬行之辭也若多士所云朕來自奄則武庚已滅二叔已刑之後而奄復叛時周公未歸政而公益安則奉王而行可以無憂而公之大勳已著于東征則鼐者阻行之考翼亦無容疑畏而聽公之偕王以行矣王之踐奄自在六年之夏王歸遂遷殷民于雒而營雒之事以起其明年春召公因行相宅此書之始終歷然可攷者也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與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者同爲一事文書者先多士而後多方編殘簡脫其次序不可泥孔氏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

奄滅其國其爲疏謬可知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命又曰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皆初告之之詞多士曰昔殷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又曰予惟時命有申又曰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今尙之尙庶尙猶也）則皆申告之語詞意相仍先後呼應是多方前而多士後審矣成王踐奄惟在六年之夏而三年紲殷但命公往不得以昔來自奄爲三年事而謂王親行也周之于奄也一伐而遂滅之未嘗再舉滅奄則公奉王以親征紲殷則王命公以帥師見于詩書者甚著至費誓序云徐夷並興東郊不開自別爲一事孔氏以合于踐奄之役其謬尤甚奄在今曲阜縣蓋卽魯之國都成王六年踐奄遷其君于薄姑（今博興縣）奄滅而後以其地封伯禽奄之未亾未有魯也祝鮀曰因商奄之民以封魯則有魯而無奄明矣成王踐奄因而伐淮夷奄滅而淮夷未滅淮夷在淮北其去奄也有汶泗沂沭之隔凡數百里故魯公征之道出自費因誓于費而序云東郊不開則夷在魯東而非卽奄也曾子問云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魯公伯禽有爲爲之則是周公既薨伯禽服喪徐淮交侵因往禦之其與成王踐奄相去十六七年矣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要以終舉周公之相業檮括成文實則檮武伐紂相成伐奄陳師凱乃云武王亦嘗伐奄而謂奄凡三叛周凡三伐則不達孟子之文而顯背一戎衣之義矣今詳攷經傳周公奉王命而東征三監在居東既歸之明年以王命大誥于宗周而後行公奉成王征奄在營雒之前一年還自奄而作多方其明年營雒已訖周公至雒而作多士迨成二十一年周公薨淮夷徐戎並興伯禽征之而作費誓無可混也

小腆　孔傳云殷後小腆腆之祿父腆腆亦爲不足之詞說文云膳腆腆多也則古有腆腆之語益謂瑣屑猥多如殽饌之繁也春秋傳言不腆皆謂不能多有而蔡氏曰腆厚也失其義矣凡幣言不腆尙可釋爲不厚賦言不厚則車徒亦何以爲厚邪小厚相連以爲詞亦不成文理

考翼　考父也翼猶輔也謂父之輔翼舊人也前云

考翼不可征成王斥指武王之舊臣而言後云考翼其冃曰予有後謂弗有堂播者父之亞旅也考者父已歿之稱蔡氏謂父老敬事者不但不達于下舊人之說且啁他父老爲考尤所不可蓋東征之役決于往惟周公而武王之舊臣皆不與公同心倡爲不可征之論以搖邦君庶士之心故公就其所挾以武王之輔翼自居而以義折之也所以然者湯放桀于南巢終不殄桀之裔武王之舊臣亦執武庚爲先王所建不可用兵之說以陰爲管蔡地而公之綸殷以非處東平亦何從抱之歸周哉伐紂之師不按微境又予抱祭器以歸周商之宗器在殷而不在微微子辟何面縛銜璧如逢伯之云紂雖囚而微子之封如故武庚未絕而微子之于微自如東征已克殷祀再墮微子乃由殷之于而進爵爲周之公自東平之微而徙國于睢陽之宋樂記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者非微子也乃武庚也武庚滅而後改封微子蘇氏古史曰武王禮微子使復其所者復之于微也又曰更封微子于宋者明其前之未國于宋也若書以微子之命名篇而不曰宋公之命者史氏志受封之始也考翼也均爲武王之舊臣而或尊之或賤之則以義類相從而異其稱舊注未悉

微子之命

微子　微子在殷封于東平之微爵爲子商書所謂詔王子出迪者出卽所封之國也紂之初年微子猶居商邑爲貴戚之卿紂惡旣稔不安于廷乃就國于微以絕嫌疑而紂亦無庸其妒媚泰誓曰剁喪元良言其失位也殷爵三等曰侯曰伯曰子始終稱子則微子固未嘗失爵林氏謂遜于荒野謬已且史稱微子抱祭器以歸周商之宗器在殷而不在微微子辟處東平亦何從抱之歸周哉伐紂之師不按微境又何面縛銜璧如逢伯之云紂雖囚而微子之封如故武庚未絕而微子之于微自如東征已克殷祀再墮微子乃由殷之于而進爵爲周之公自東平之微而徙國于睢陽之宋樂記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者非微子也乃武庚也武庚滅而後改封微子蘇氏古史曰武王禮微子使復其所者復之于微也又曰更封微子于宋者明其前之未國于宋也若書以微子之命名篇而不曰宋公之命者史氏志受封之始也考翼也均爲武王之舊臣而或尊之或賤之則以義類相從而異其稱舊注未悉

者言人則由是而位上公尹東夏其爲宋公易知也
康誥不言衞誥蔡仲之命不言蔡侯之命其義一也

康誥

乃洪大誥治　康誥簡首四十八字宋儒以謂非康
誥之文用破漢儒公攝稱王之疑是已但以爲在雒
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土則亦非是雒誥乃周公告卜
始終皆公與王酬荅之詞與周公咸勤洪大誥治之
文不相屬勤者勞而撫之也洪者廣敷其命也誥者
以告百工播民也今雒誥始終無勞下之詞亦無大

敷治道以戒侯服之語拜手稽首復子明辟其與洪
大誥治之旨何涉既謂之錯簡則不知所錯者何編
意別有書爲周公咸勤洪治之誥而今亾矣新安陳
氏云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卽此所謂洪大誥治者
其說爲通乃又曰冠此九句于雒誥方有頭緒曾不
念雒誥非用書命丕作之詞徒冠九句于土安得謂
之頭緒哉

惟君惟長　舊皆以君長指康叔合之文義不相倫
比古者王臣侯侯臣卿大夫亦臣其私臣爲
之臣者謂之君猶祁盈之臣稱盈爲君也長者官之
長也君則有家人長則小臣外正此言食邑之君子
其家臣六官之長于其屬貳不以德相能而唯用威
虐則不可復以德乂而當施之以刑也殷土承紂之
亂民則寇攘殺越不孝不弟庶子訓人則違上行私
世家巨室則虐用刑威所謂亂國也故皆使以刑止

之若廢刑典于不用則是汝不克敬法而姑息以寬
惡人非汝封刑人殺人而人自相刑殺斯豈文王之
所以敬天刑而忌疾惡者哉則殺終不止而其以裕
民者反底于不裕矣蓋誥所謂愼罰皆戒康叔以赦
法明刑除姦保善故曰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言以
罰而爲德也罰以爲德文王之所以裕民也眉山矯
金陵之說一主于寬朱子固力辨其失而蔡氏閒復
用之何哉

酒誥

百姓里居　凡六經所言百姓皆大夫以上賜姓之
家也至孔孟時民亦得有百姓之稱則相沿之差聖
賢亦因時立名今此言百姓里居則百姓者百官之

族里居者井疆夫里之哉蔡傳以百姓爲民民則無非里居者而蔡以國中野外分之亦不審矣由諸侯百官世族以逮庶哉經文備舉固井井有條理也

梓材

朱子疑梓材都不成文蔡氏摘今王惟曰以下爲臣下進戒之辭疑他書之脫簡今反覆諷誦文義可通釋之如右（舊以後簡爲左從誦者之左右也余所撰列以後簡爲右從書冊之正也）王曰封以厥庶民至惟邦君。○言邦君下泊庶民上至王皆可左右而傳達者也以天子之尊不能營小

世楷堂藏板

以明刑以大家之彊或且淩弱以逞威惟邦君之爲監者當爲天子宣其德威而爲臣民傳其壅滯其職有專屬矣。汝若恆越曰至戕敗人宥。○邦君之職如此汝若常作是言曰我有此一國之衆有此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是相與爲國者此臣暨大家也口予可不市之恩而顧行威以殺其股肱邪爲君之道亦惟是先以禮敬之以恩勞之彼亦以敬我勞我相報徇此意也則假大家以威而主威不立矣故彼往姦宄殺人歷人而赦之亦有假借公事以顯爲之名而戕敗人者咸赦之則是以私恩寵其臣與大家而縱之殃民豈王啟監之意哉。○王啟立邦君以爲監其所治之職非使之專寵大家而私其臣也蓋爲民也其曰無相戕虐而以高明作室王既勤垣牆而遏惡衛善監惟塗暨奘飾其賞罰之密而已若作梓材王既勤樸斲以劑平邪慝監惟塗丹雘昭其賞罰之章而已而可自恣已意有有罪以害細民乎。今王惟曰至受命。○奉天而子民者惟敦天德而不敢尚威遵王而監邦者惟修侯度

而不敢市恩今王所以可用德而輯四方者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遠爲近而庶邦作喜兄弟方來大啟土宇置君啟監亦既用明德矣則王之道盡矣而爲之後者當以王之政典爲式誅暴禁亂惠此小民使之和輯則尒庶邦乃克大享于王而修其職是王惟務德而邦君不可不式典也遠念古王之制如彼近念先王之用如此使汝而爲王也則漏網吞舟以宏其德猶之可也今皇天既付中國于我先王則承天用德者子一人之事故我今惟以王道自責惟德之用以和懌之民雖有迷在先而今已覺或及今不覺而尚迷以相戕虐者皆可和懌之而不事刑殺以安先王所受之民而非汝爲監者所得效也○已至永保民○夫道則已然使汝而能順此道以爲監也豈過爲威嚴而失人心哉惟曰戕虐之不禁民不保矣民之不保將何以助王而永天命哉則所式典而不私肯大家洎臣以殺止殺者亦欲萬年作享于王俾子孫遵守以保民于無疆而已蓋殷之末造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故無辜籲天以訖大命及周之初餘

風未殄則君其土而爲監者不得藉口用德縱其大家不懲之使改乃新民懷保之切務王既盡授其權于監使一以重典整亂國而後王可勤德以和懌之康誥之奬其義殺酒誥之督以盡拘皆此意也而康誥爲封國之策則辭加親梓材爲命監之言則辭加厲故自稱曰王不曰于則天子命監之詞非寡兄誨弟之語也其後管蔡以小惠誘殷之故臣而倡亂康叔不從其亂以輔周見漢書則武王之戒爲已夙矣

召誥

牛二　孔傳用牲告立郊于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蔡氏乃謂郊祭天地故用二牛案經傳○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周禮大宗伯亦○初無祭地于郊之文大司樂所云夏日至奏樂子澤中之方邱則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也蓋王者父天母地則報地之恩者均乎親而異以尊若崇地以與天伉則貴養賤德人道不立矣召誥所紀具爲分析丁巳用牲于郊者郊以祭天也戊午社于新邑者社以祭地也郊之配以后稷社之配以句龍郊有牛二而社云牛一

羊一豕一者地德陰陰主味其薦用熟則折以爲俎
牢而可供后土句龍之祀不如求天子氣必特牛
而配者矣今蔡云天地用二牛使如後代之禮二郊
並建則丁巳一日僕僕于南北二郊無以事神矣若
合祭之說則王莽所以蠱元后武翌所以竊唐鼎者
而謂周公爲之哉且如王莽之邪說天地同牢則地
祇亦將配天神而無所容后稷求閒同牢合巹之席
容他人介于其側也既以地配又以后稷配一壇二
配位于何立豈天地皆南面而后稷西嚮如俗所繪

家神然邪使其然則上帝一牛后土一牛后稷又當
一牛而牛不且三邪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 以者相以之辭如蔡人以吳
子伐楚之以取幣者諸邦冢君各取幣而大保以之
俱出入也其錫周公以告王者亦與庶邦冢君同陳
其詞如今連名會稟蓋庶邦冢君皆有事于營雒洎
其事畢則合詞告成功而因以進戒也其曰拜手稽
首旅王 句 旅者衆見之詞猶言旅拜稽首而進言于
王也若公誥 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句 若順也言營
雒之事順周公之誥以告于庶殷偕侯何男邦伯之
御事而丕作鳩工既順公命而勤王事矣此乃告丕
作之辭自嗚呼皇天上帝以下始偕庶君而進戒子
王至後拜手稽首曰以下乃召公一人之詞亦如今
會議後之著勘語也蔡傳謂雒邑之定欲誥告殷民
其根本乃自爾御事文義牽强而召公與諸侯以幣
告功必無不及營雒役事之理言事畢而後及于進
戒則文字之體固然不可亂孔傳諸侯在故託言之
釋亦近似而不諸也

雒誥

朕復子明辟 復辟之說自漢儒承訛以啟王莽之
禍王介甫首辨其非程蔡因之益證周公無居攝之
事乃天順之初徐石猶籍漢儒之餘瀋以陷君父于

不義則亦文義未明之咎介甫以周禮復逆證此之言復是也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此乃歸政之辭也雒誥之作本用告卜何爲有此言哉蔡氏謂稱子者親之也明辟者尊之也不知臣之稱君古未有加以聖明之號者唐始以聖人稱元宗于是而有尊號之加同于生爲之謚此小人之無禮于君者而謂周公有此乎夫欲證明辟之非尊稱無待他引即下云其基作民明辟辟法也言營雒以爲東京示四方朝見會同之法則也復子明辟亦謂營雒以爲四方則傚侮失體至以明農爲周公告歸之詞文既不誠理亦大妄其曰王肇稱殷禮祀子新邑咸秩無文乃已事之辭非以教王使然其以予惟曰庶有事爲止句則歇後而不成語汝受命篤弼五字何待公于里之外遙授臣結黨以背公則謂之朋何事戒孺子以無朋沖子之稱爲相恤之詞乃云汝惟沖子詞既寬假且云惟終則豈沖子而可不終乎成王未嘗有過且方告營雒之盛事乃若嚴父之責頑子而曰朕教汝汝乃不穫時惟不永何詞之傲而言之不祥且王固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而公乃曰時惟不

卜以從雒邑既成因以復于王也

河朔黎水　黎水所在傳注未詳蘇氏謂爲黎陽亦太遠涉葢二公之所卜者其地皆相密邇故三日而訖卜以踐武王三塗嶽鄙之命其河之南岸則瀍之交在河之北岸者則黎水之厓雒陽去孟津七十里去孟縣百二十里大河介其中則此黎水者葢孟津之西孟縣之南濟源王屋之東有此水焉今其名不顯耳案上黨爲故黎國沁水之源發自沁州沁地屬上黨則沁自黎來過濟源孟縣至武陟以入于河

永何其相反之甚也若其首尾轉折之閒則又句別爲義節別爲事今繹本文而求其可通此蓋公初往迎王之詞釋之如右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稱舉也言王欲來舉大祀于雒則與祭之百工固宜往迎也○予齊百工至汝永有辭○從去聲王于周從扈也周豐也此百工者在雒有事之官事畢而西迎王也庶眾也有事亦謂百工也自庶有事以下皆公戒敕百工之詞而述之以告于王曰予齊百工使來扈從于惟告成裕物胥附之汝永有令名于天下後世矣○公曰已至汝往敬哉○再言公曰者前承王命以教百工之曰凡我眾有事者之往迎王也蓋比者王使人來即我而授命曰我且來修祀事助祭者但于營雒之士紀錄其功之尊者因以知其爲賢爲能使之有事于此初舉之大祀而惟以其事責之于我申命我曰汝受相宅之命而厚輔王宅既總其成則固大明于百工之功載矣載上聲事也績也今使之來可以惟汝簡擇而必當矣乃百工雖有功于前恐其不恪於後在汝悉進而自教之焉于是進汝往迎者而戒之曰孺子其相率而朋往哉孺子者以尊臨卑之稱抑親之之詞當敬始以慎

終無若火之始燄燄而卒至有所焚灼延而弗絕也汝尚順修常法而無越禮撫循職事而無廢功如予之事王者以事王則焚灼之患其庶免乎汝惟以在周之百工此言周工知前百工爲在雒之工矣問往新邑雒之百工既至周則謂來雒爲往矣使相嚮和諧而就汝以爲條友則汝能有其僚矣得朋慶而信友益以事上既若彝撫事之不差抑嚮好友僚之相協明作有功物無敗之惇大成裕物胥附之汝永有令名于天下後世矣○公曰已至汝往敬哉○再言公曰者前承王命以教百工之此則以已意申教之也惟者專用其心之詞汝指百工沖子謂王識音志記也謹識而弗忘也篤厚也敘以禮相接也正父天子六官之長乃惟孺子頒朕句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句頒別也謂不合也篤敘乃正父句罔不若句若如是也言亦當從志于享也諸侯大夫入見天子則必發幣于公卿公又述己意以教百工曰汝之所當敬者專心壹力惟沖子是事而思君臣相與以有終也夫欲君之終信乎我則必我之允敬乎上汝其敬識百辟事君之禮其享不享皆

在己之敬不敬倘不用志以敬識之則民且有以議其不成享而事爽其情反以召侮矣朕之教汝者如此乃惟汝孺子不與子合志而恩遠苟且不聽朕所教汝輔相斯民敬恭奉上之常道則是惰慢不勉而臣職廢其何以永終哉此不特進享于王者宜然凡以禮厚敘其情于六官之正長者父上聲猶祈父農父之父亦宜罔不如是今亦不知汝之聽朕頒朕惟不敢廢王以功作祀之命遣汝往而已汝可不敬哉云百辟者

侯甸男衛與庶殷分作則諸侯亦受百工之事也○昭代叢書

癸集 尚書稗疏 卷第三

玉若曰至罔不若時○將進也行也旁謂旁求作謂之如右

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明農者經理疆洫之事彼者對此之稱時方戒遣百工以迎王則謂迎王爲此事明農爲彼事也無猶弗也言弗能遠至于豐也公又明其不能親往迎王之故因百工以達于王曰予以雒邑初定民事未修欲棄丕作之餘力明飭其溝洫井疆蓋明農者所以裕我王之民是以不能遠至于周京而使汝扈從焉覩此則公之勤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至乃單文祖德○自公明保子沖子至罔不若時蒼公前誥而稱其功也俾至而子沖子至罔不若時蒼公前誥而稱其功也俾至而王卽行故當時無容荅待至雒既祀而後荅焉子小子其退至四方其世享則命公尹雒且以定周禮之事屬之公周公作周禮實成于雒其曰辨方正位體國者召誥所謂攻位位成也其曰經野者此篇所謂明農也鄭元乃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非也釋

勤使穆穆敬也迓衡不迷文武勤教用句迓迎也謂來迎已之百工也衡量也勤教于沖子夙夜毖祀用句教猶相也王若曰公明保助我沖子使得宅中以建國者惟公訓戒百工能稱揚大明之德相子小子上揚先烈而對天命下和定四方百辟而奠警民友民之衆使得所居又俾子厚禮功之尊者進行大禮舉修元祀以及于無文而咸秩然不但稱德以教之也惟公秉德之明光于上下所勤之政施于四方故能旁求有位鼓之舞之使咸敬焉而來迎者皆衡量其職以功柴迪篤此其徵矣

王家輯譽友敬沖人而寓教戒者忠厚深遠王曰公

順文武之憲而勤相予以謹祀事若此然公之功豈止今日爲然哉自秉政以來所以輔助沖人迪啟百工者其深厚罔不如是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至其世享○命公後猶言有後命也迪啟也言治之初啟也宗尊也四方所尊尚之禮也迪將者啟其道而進之也士謂卿士六官之長師謂官師三百六十之長工三百六十之屬也四輔新安陳氏所謂輔弼疑丞也公定云者定所未定之禮也因者執而不廣之詞康事者言治安之恆務異于制作之大典也王既

稱公功因自告歸豐而命公以治雒制禮之事曰雒邑建中以乂而宗周根本之地不可輕去予今退而爲辟於周而子更有後命令四方之治初啟而一代所尊尚之禮未定無以憲四方示後世未足飾我公戡亂啟周之功則公當進而開一代之典禮以垂于後其監平聲猶今之監修國史我士師羣工定其職掌建其典文俾皆大保文武所受之民以出治而輔我王室焉是一代之宗禮惟公其尚定之若周京之庶政予且歸而治之或疑制作爲天子之大權而以責我顧公之功施德著于天下人皆肅奉而敬愛之非子薄德所能逮則公無執而不廣以疑而不成哉況子康定臣民之事惟日萬幾惟無斁忘之爲兢兢而遑及于此則公尚爲天下崇其典刑而四方其世享公之德矣○周公拜手稽首至文祖德來嘷而進之也朕述成王自稱之詞孺子述王之稱公以相宅本周公之事而王來則肇祀也典即六官之典重言曰者前代述成王之命故曰乃曰朕曰孺子謂文王爲祖者臣從君之詞也此言曰則述成王命己之意也多子即王所云士云師也御事即王所云工也恭者敬其事于始孚者信其法于成賂子指成王武王于世爲侶成王爲侶之子對文祖而言故稱侶子周公受治雒定禮之命拜手稽首曰王之命我進而詔之曰汝其奉保文王之受命光大武王之盛德而以宏我所以恪恭天職者惟此定禮之一大事而已蓋孺子先同太保以來相宅則既有和恆居師之責矣今尚益大前功厚其典禮而定之于雒與殷獻民損益斟酌撥亂反治爲四方新法而俾天下之恪恭周道者于

此作之先焉王之命子以此蓋曰其自是宅中建治而典禮定則萬邦率由之以寡過惟王有成功以刑之天下而垂之子孫也王命之重如此子旦其敢辭難乎固將以多子越御事攷典參職勒成一代之宗禮以上厚前人之成功下荅四方之瞻仰俾天下之信從周道者于此作之先焉乃以成我王之法而究文祖之德敢不勉哉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此之謂也

佚來毖殷 至懷德 此與上文不相屬蓋即後所謂逸祝冊也于此記其事繫以月日然其後猶春秋傳所謂天子有後則詰公以世爲周公而立命也後云惟告周公其後則詰公以始封爲祖則伯禽自爲魯之祖而不得爲周公之後魯之祀周公子大廟惠公以降之失禮也公既薨雖以定周禮王更封其別子子周爲宗後而命史逸述其事與祝辭子冊其爲公言而不爲王言者使公之子孫守之以爲信典佚來毖殷記其使者之兼事也乃命寧予寧定也命周公而定其爲後也秬鬯者使之主祀也曰明禋者秬鬯之名猶酒曰清酌脯曰尹祭也拜手稽首休享者公受命也宿留也不敢宿以禋于文武者周公受命爲周之大宗禮宜主祭而受命即禋不敢遲留也此冊記公受其後之命之始事也惠篤敘以下則祝也繫祝于冊後所謂祝冊也惠篤敘至殷乃引考祝公之詞也惠篤敘祝其德無有遘自疾祝其福遘者天行之疾自者己致之疾萬年厭于乃德祝公之德及子孫殷乃引考祝公之福及殷民王佚殷至懷德則祝王之詞蓋引公福德而致之于王也王使殷承順即敘于萬年祝王定雒之福其永觀朕子孫懷有周之德祝王命後之福朕子謂周公之于孫懷德者篤奉周宗而不貳也

戊辰王在新邑 此以月日統記上文之事也烝祭于文武前所謂祀于新邑者自一事也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乃王歸西周以後佚來至雒又一事也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又記烝祭之禮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又記佚來至雒

命周公其後之時其文錯出係史家雜敘之言若以序求之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當在王若曰公明保子沖子之上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後當在伻來毖殷之上或錯簡或古史前記言後記事不可一律拘也然烝祭與告後作冊不同時則所謂戊辰者非十有二月之日而孔氏以爲月晦誤已是年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見于召誥計建亥月之晦日非庚子則辛丑卽三月爲建寅之月亦不過戊戌已亥而止安得有戊辰晦之理則戊辰之烝自建子月之終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者建丑之月也蓋王祭畢歸周又遲一月而始遣伻命公也前以言烝知其爲仲冬故戊辰不繫月後言在十有二月乃終言一歲之事與下惟七年相合成文其不言日者義不繫于日也

惟七年　蔡傳從吳說謂周公居徙七年而薨按此當以孔傳爲正上云在十有二月記月也此云惟七年記年也誕保文武受命卽前云誕保文武受民皆謂定宗禮以成王業也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明治定制禮乃受命之事此以營雒竟而作周禮在成王之七年蓋于是冬始鳩其事而登爲成書則史亦未之及也

多士

惟我事不貳適　貳謂再舉也適與擿同言武成之後不復有所摘求于殷惟尒殷王之家棄嘏挑亂而反致擿于我以爲兵端不貳適卽我不尒動之謂也惟尒我適卽自乃邑之謂也此敘其事下則因事而自反之言也蔡氏謂割殷之事一于從帝而無貳心蓋據詩上帝臨女勿貳尒心以釋此不知詩言牧野之事警周人以果毅書言東征之役罪在殷而不在周其義自別

多遜　遜順也易也革商之始殷民尚爲武庚之民逮其遷徙則臣于宗周爲圻內之百姓故遂自遐逖而服大僚其小人職貢以就近畿其君子簡在王廷而親天子是向者聽政令于千里之外故阻而難令者服奔走于五百里之內其爲順而易也多矣

多士者以彼較此而見其便利之多也

無逸

卑服　卑服非惡衣服也卑與尊爲對上下自有章秩可以侯王而服匹夫之服乎服位也猶有服在王廷之服文王後爲西伯其位乃尊始且爲西方之小侯故曰卑服也

庶邦惟正之供　蔡氏以供爲供賦今按汝墳之詩南國賦役一奉王室使諸侯既不免商之職貢而復增常賦于周則如火益熱矣許愼曰供設也設爲法

則俾庶邦取正孔傳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供赴之其說自長且經文上承遊田而云以初不從財賦立義惟正之供亦謂惟待之以正而已

君奭

大弗克恭　進退者人臣之常節召公欲去而周公遽責之曰大弗克恭何其相責之已甚邪蔡氏召公猶領冢宰豈成告老之說乃以臆斷康王嗣位召公猶領冢宰正百工蓋已定宗禮恕王初年而欲歸休哉其所致疑者周公歸自東征不以往事爲懲而猶位冢宰正百工蓋已定宗禮恕然無憂于天下之疑則實召公所未喻故亟欲其退特以周公志在必爲難可直諫乃終怫其心而有不說之意書序所云固非誣也周公知召公之意而志期莫大之功故以我不敢知爲發詞之端而末云祇若茲往敬用治則以功之成否歸之天而已意不可悉言并欲召公無言以俟己之經理且爲之而無恤其他也蘇氏謂召公欲周公告老庶得其旨

巫咸　孔蔡皆以巫爲氏按大夫賜氏始于周黃帝至殷唯分族姓而不以氏顯巫官也殷道尚鬼故巫列于大臣而卜筮醫藥一統于巫山海經言九巫采藥楚辭言巫占籌皆其徵已乃九巫有巫咸楚辭亦云從巫咸之所居未知其由此巫咸與否巫賢亦良巫不必爲巫咸之子如孔氏所云矣

有殷嗣天滅威　舊謂紂爲殷嗣今攷本文上下義旨不屬滅謂無所用之也蓋言平格者著保乂之功故有殷得以繼天爲君而大不降之以刑威也

小子同未在位　上言予小子旦此乃以小子爲成王此傳注家之大謬也公固嘗呼王爲孺子矣孺子

但以年言之小子則狎褻之詞也況菲薄其無所能而曰同未在位則是蔑之爲不足比數矣在位言已在冢宰大傳之位也公言我固久在其位而功德未昭遽欲告去同于未在大臣之位者不以誕大之責爲己責收斂自全罔最所不及徒謂已之年造造猶命也耆老託于庶官七十致政之例而德不降下則物理且不察而況于天命乎此爲公深于自任之言而以明大臣之位義異庶寮所以破召公之疑也

鳴鳥　謂鳴鳥爲鳳者不知所本鳥皆能鳴豈但鳳哉且鳴鳳之聞實天休所錫則能有格而後可以致鳳今云鳴鳳不聞矧能有格豈鳳既至而尚不可謂有格乎經文但言鳥而不言鳳其云鳴而不聞者特不聞而非不鳴也蓋甚言在家不知國政則隔垣之外音響不宣雖鳥之鳴噪且不能聞而況冥不可知之天命其能有格乎傳注傳會失實

蔡仲之命

蔡　孔傳蔡叔折內之蔡仲徙封于淮汝之間孔疏杜預謂叔度封于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折內蔡地不知所在孔杜俱未得也以荒遠草野之土爲罪人所居謂之蔡叔死仲封周公因以蔡名其國而割淮汝之土以授之使後人顧名思義而求蓋前愆也自蔡仲受封以至于昭侯遷州來始終都于上蔡未嘗一日居于新蔡杜預之說見於春秋傳解者甚明不知穎達所引何出孔傳折內蔡地尤爲無稽

多方

惟爾殷侯尹民　殷侯追謂武庚也尹猶君也言昔武王誅紂已宜殄滅之而我且使尒武庚嗣爲殷侯得尹其民者乃我大降尒命故得君其故土此述始事以見周之仁而殷之悖故下言弗永寅念于祀見殷之不復能尹民乃其自取尒

甲于內亂　甲謂草木初生之萌內亂如木之萌甲漸發而不已舊注未悉

立政

用咸戒于王　蔡氏謂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今按立政一篇乃周公作周禮以後其職官之興進陳于王無事師羣臣以共戒蓋前周公若曰史記周公進

戒之意後周公曰以下方爲公言三言曰者史之詞也

綴衣　綴衣非司服縫人之類顧命稱狄設綴衣則帝幕之類供之者狄狄乃賤者不得與虎賁同科蓋綴衣張于王座此言綴衣者非司綴衣之官而侍立于王之左右在綴衣之內者蓋近臣也此爲統言下云攜僕太史之流皆其人與

攜僕　傳注謂攜持器物之僕令按周禮五僕不兼攜持之事則攜自攜器物之小臣而僕自僕也其官

若小臣小子之類攜其統名也

大都　卿大夫之采邑曰都春秋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周禮有都宗人都司馬是已大都公卿之都小則大夫之都也宗人司馬皆爲王官其他則自爲辟除伯猶正也宗人司馬皆正官也舊注未悉

夷　燕　夷燕與徼盧同舉必爲國名以夷爲蠻夷之統名燕爲嶽者失之夷非城父燕非臨燕春秋傳紀人伐夷杜注夷國在城陽壯武縣漢東海有承縣故音燕在今嶧縣徼盧紀西夷燕紀東皆屬夷之國也

三亳阪尹　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文王方率六州以事紂安得爲亳人逋逃之藪三亳者殷之故都阪者安邑之阪夏之故都武王初定天下于二代之墟立王官以尹之所以安輯之也商都西亳而南北二亳皆設尹者意商嘗建二亳以爲亳輔故皆以亳名之

君陳

君陳　君陳周公子王氏疑篇中不言爾考不知成

王之命君陳在十一年而周公之薨在二十一年安得生而稱考哉此孔穎達周公既歿之說誤之也經云昔周公者昔之爲言昨也又云式時周公時是也固當前之稱也稱君陳之德而曰孝友則固爲人子之詞父在子無專美也公以成王七年治雒凡閱歲五而歸周京仍相成王故令君陳代其任此之命尹東郊者特代公治雒而已未嘗嗣公尊而國于周以爲周室之大宗也命之嗣爵而紹封則當稱其先烈命之代任而治事則但令法周公以敬典而已蔡氏

曰君陳臣名益師心而失實也

顧命

芮彤畢毛　詩言虞芮質厥成蓋商之舊伯

早服于周者今平陽府芮城縣是其地也彤王肅以

爲姒姓之國他不經見疑彤字之誤周公之子封于

衛煇之胙亭者畢在長安西毛傳注亦攷春秋猶有

毛伯而隨周東遷非其舊地安定有毛氏則其國當

在周京之西北

翼室　蔡氏謂路寢旁左右室嗣子既爲喪主而入

側室于禮未安孔氏訓翼爲明云即路寢翼之訓明

猶明日之爲翼日路寢鄉明出治故曰明室成王以

乙丑日崩太保即迎嗣子而入世子先居別宮問安

有時王疾病則居于內死乃遷尸于路寢臨終而子

不在側者天子之禮別嫌明微異于士庶也

狄設黼扆綴衣　設張之事幕人所掌狄之爲官不

見周禮唯喪大記言之則夏采是已祭統所云翟乃

簉師之別名不與此同狄不典黼扆綴衣而特司其

陳設故喪大記云狄人設階此云設者兼下文而言

黼扆綴衣四席四几有司備之而皆使狄人排設也

赤刀大訓　傳注謂赤刀爲赤削鞘　今按刀鞘施赤

不足爲寶赤者赤金也以赤金爲刀則冶鍊精良固

非恆物陶宏景刀劒錄記夏孔甲鑄一劒銘曰夾夾

篆亦字古或通作赤蓋其類已大訓孔傳謂是虞典

蔡疑兼數代之書及文武之訓然顧命在成王末則

文武之訓初爲成王所藏不足以昭世守而三皇五

帝之書外史所掌不入寶藏意虞典舊文爲當時故

簡者猶存武王克商獲以歸而寶之與外史所掌文

是而簡非者不同孔氏必有師承不可輕駁

夷玉　舊注謂夷爲常尋常之玉不足爲寶周禮大

喪其夷槃冰喪大記云大夫設夷槃鄭注夷之爲言

尸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此言夷玉

者謂玉之美者能滓潤養尸也

綦弁　爵弁士所以代冕而祭于公則綦弁者皮弁

也韋弁色赤爵弁如爵頭赤黑色綦以爵弁爲赤色

既屬不審韋弁皮弁皆以鹿皮爲之韋弁染韋赤色

皮弁如鹿韋之本色而不染然必去其毛綦云以文

鹿子皮爲之則誤以帶毛斑爛爲綦色耳不知綦者蒼艾色也曹風曰騏則亦青蒼馬色禮注不言文鹿皮鹿尠白者其云白鹿皮謂去毛而韋色白尒綦騏皆青蒼色而皮弁非蒼則知綦者周禮之琪也綦結也皮弁之縫中貫結采玉以爲飾詩云會弁如星是已大夫之弁琪飾二玉亦二采士之皮弁則結飾此矣

宿祭啐酢此條傳注紛紜不決案所云三宿三祭三啐者約舉成文實三獻也前云卽位其所卽之位蓋阼階也由賓階上者嗣子不忍死其親也卽位則于阼者正其爲主所謂踐阼也宿肅也謂揖進也言三宿者自阼階肅進于几筵之前凡三獻則三進而三降也其降以疑立待神之享因酒同而又進也三祭者三實酒于同而拜送于神也三奠者三置酒于牖間几筵之右也統言之而不詳紀其儀史事尙簡也三獻既畢上宗傳命曰饗所以告利成三獻凡用三同祭畢而徹同太保受之此禮爲受命而舉同爲天子之大器故宗奉以上而太保受以藏也以異同酢者神人之別也加璋者重嗣王也酢者賓荅主人之獻也此則神受饗而報主人也以酢禮禮王賓先君而正王之爲主也太保代神以酢王授宗人而不奉之王者初喪無舉爵之禮故宗人代王受也拜者拜送酢酒也王荅拜者荅酢拜也此受命之禮雜于吉凶凶故王不受爵而無牢鼎亦不立尸也吉凶故又受命而非祭則旅酬以廢然廢旅而不廢酬以酢之不可無酬嫌于齋神惠也經再云太保受同者又一異同蓋酬酒也亦用同者尊太保之爲神酢也不用璋者臣不敢受君之璋也太保受王之酬同不言王酬太保者省文太保受酬而祭此祭乃祭始制飲食之人而齊而奠子其位太保當在賓位不卒飲者凶也祭且嚌者臣異于子以敬殺哀復舉酬也拜者拜王酬也王荅拜者以賓禮禮太保人同者禮畢反同不受酬于王不敢虛君貺也授宗人事尙簡也三獻既畢上宗傳命曰饗所以告利成三也史記其約略如此

宗人　注以大宗爲大宗伯宗人爲小宗伯今按上
文言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未有小宗隨之而始終
與王成禮唯太保與宗人則此宗人卽大宗上宗可
知其宗伯則陪位之卿士也太保以宗臣爲顧命之
首故代先君以授命宗人以宗子掌王之家政故贊
王以受命依蔡傳則爲宗伯者彤伯也雖爲典禮之
官而奉同瑁受同則自非貴戚之卿不足任儀禮云
繼別爲宗詩稱大宗維翰則此宗人者國之大宗而
非宗伯也周公薨則君陳爲大宗而畢公之繼君陳
在康王十二年則是時君陳固存成王不豫時召之
而來也

寧　世楷堂藏板

康王之誥

黃朱　注謂黃馬而朱其鬣未知所出或謂黃朱爲
篚實乃幣帛元纁不應有黃且下云賓稱奉圭幣則
非所布陳也黃朱者黃閒朱之色所謂騂也周尙赤
而無純朱之馬故大路乘騂此充庭實者必齊其色
以共大路之駕故每國四匹皆黃朱也

羨若　說文羨進善也故周之國土殷人謂之羨里
言以懲警惡人誘之以進于善也其字與牖民孔易
之牖通此云誕受羨若者謂大受上天之命羨進斯
民于順道也羨若言教克恤言養教及天下故曰誕
受養在圻甸故曰西土文義自爾著明何事牽附于
文王出羨里哉

君牙

嗣守文武成康　舊說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今按
史無穆王命君牙之事竹書記昭王六年錫郇伯命
王會解記成周之會唐叔郇叔周公在左則郇叔固
襲戴成王之宗臣與此言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者吻
合然則君牙者郇伯之名而命之者昭王也

寧　世楷堂藏板

冏命

大正　蔡氏旣以大正爲大僕又疑太僕爲下大夫
不得爲正復從孔傳以爲大馭按王之五輅五馭分
馭之若其政令則必受轄于大僕也太僕之有正爲
小臣祭僕御僕而言也若大馭則因事而設之官不
但無屬官而並無府史胥徒不得云正經曰僕臣正
厥后克正僕者祭僕御僕也臣者小臣也皆大僕之

屬而于大馭無與經云出入起居謂太僕之正王服位相王法儀也經云發號施令謂太僕之出入王命掌復逆也經云正于羣僕侍御之臣謂大僕之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凡此者皆非大馭所有事且太僕轄僕臣而有常職其所掌兼出入號令服位之事而不專于御車正者自對其屬官而言雖下大夫不可云非正也太僕下大夫二人伯冏居其一或一正一倅而伯冏爲其正與

呂刑

呂　禮記作甫詩不與我戎甫毛傳但言其爲姜姓按說文有鄦字音與許同云大嶽之裔甫侯所封地在潁川今攷許之封壤正在潁川而國名之音又一也應此兩國同出大嶽同封潁川而鄦許同音則不毛鄭于蒸民之詩列言甫申齊許爲四國然詩之立文有重出而異稱者或在西周爲呂爲甫而在東周則謂之許音轉文異特見于春秋者許男爵而非侯甫侯之稱但見于傳則亦無以必其爲侯爵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皋陶不與三后之列東萊以

五深以勤戒之

五過之疵　過失則在所赦而有不在赦例者乃曲引過誤之條以赦之是爲五過之疵無心而誤出者聽于平反疵則有故而縱之者其故凡五一官位相聯懼相干涉而故出之以自便二前之聽獄者與已不協立意欲與相反則不論曲直而但翻駁其成案以出非所出三託于女謁以求請四受貨而疑之五舊與往來或囑託所與往來者緣此五者因非過謂過入于赦宥皆爲法病病法則縱有罪虐無辜必審

實其罪而故出者亦均坐焉此皆言故出入罪者蔡氏兼言故入入罪失之惟反之釋孔蔡各得其偏以事理求之自見

鍰　許慎曰鍰鋝也鋝者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又曰北方以二十兩爲鋝十銖有奇則太少以二十兩則又多孔氏六兩之說爲得其中然又不知其所本且此所罰者不知何金孔氏謂爲黃鐵則亦銅而已矣銅有赤有黃古以鑄鐘鼎此所罰者或以鑄泉貨耳則雖名爲罰金而六百兩之銅當五鍰錢五千有奇者則又不但魯師諸侯之兵大集則舊所爲大舍者不足以

于有奇蓋所罰者泉布而計其重以爲多少也

文侯之命

秬鬯一卣　秬鬯鄭康成謂不和鬱者乃徒以秬爲酒則亦黑黍酒而已惡足爲重鄭之注此爲鬯人所共而言耳鬯人爲秬酒而鬱人以鬱和之亦必和成而後爲鬯也獨蔡氏以鬯爲香草則誤鬯爲鬱所和秬酒之名而非草名草自名鬱不名鬯也言一卣者略始賜也諸侯不敢爲鬯未賜者資之于天子賜之則自爲鬯自有此一卣之賜繼此則自爲之矣白虎

通曰孝道備者賜以秬鬯謂其馨香之德物與相稱而足交于神明也詩言賜召康公而稱其德曰召公是似此以賜文侯亦曰克昭乃顯祖追孝于前文人則皆嘉其孝而賜之也傳注言當以錫命告其始祖皆屬未審

費誓

淫舍　淫大也亦放也軍行五十里爲一舍所舍之地必有頓置牛馬之場爲擭穽之所不及此征徐戎不但魯師諸侯之兵大集則舊所爲大舍者不足以

容淫濫四出隨地安舍則越阡陌踐蹊徑而舊非禁
地擾穿之設固有之矣故使之杜而敘焉此誓者泣
衆于行閒之詞使閑牧牛馬者自杜敘之也
臣妾　軍中安得有女子此蓋爲淮夷徐戎所侵犯
之境避兵入保者言也避兵之民牛馬臣妾有迷失
者若許其主穿營伍而求之則姦諜或詐爲尋逐之
民以生不測故禁民勿逐而令收得者還之也
無餘刑非殺　傳注以非殺爲不至于殺前所言有
常刑者皆不至于殺何但于此誓以警衆糗糧不逮

茭芻不多皆坐大刑乃彼則誓之以必死而此則寬
之以不殺于義何居無餘者盡詞也正大辟也必言
無餘而不但言大刑者謂應辦之夫里催督之里胥
玖成之官正一坐以死而無所殺也殺音色界反糗
糧芻茭之不備罪坐其人而餘從末減此則不分等
殺而一坐以上刑緣楨榦之備記里步丈尺必全具
而後俄頃成城乘敵之不及我攻缺一不具則全功
皆虛故立法尤嚴此以軍機之神速爲軍令之矯虔
而非經生所能測也

秦誓

不啻如自其口出　尚書文義多難解了然或錯綜
成文而有字則必有義獨此一語繹之殊不易暢如
謂不但見之于言則當云不啻自其口出而何以云
如若謂不但如其口之所言者則當云不啻如其口
出而何以云自今既云如而又言自又言其則傳注
所云甚于口之所言皆粗疏成解而于經文不合繹
文思義上言其心其者指一介臣而言此云其口其
者指彦聖而言謂一介臣之好此彦聖有以深信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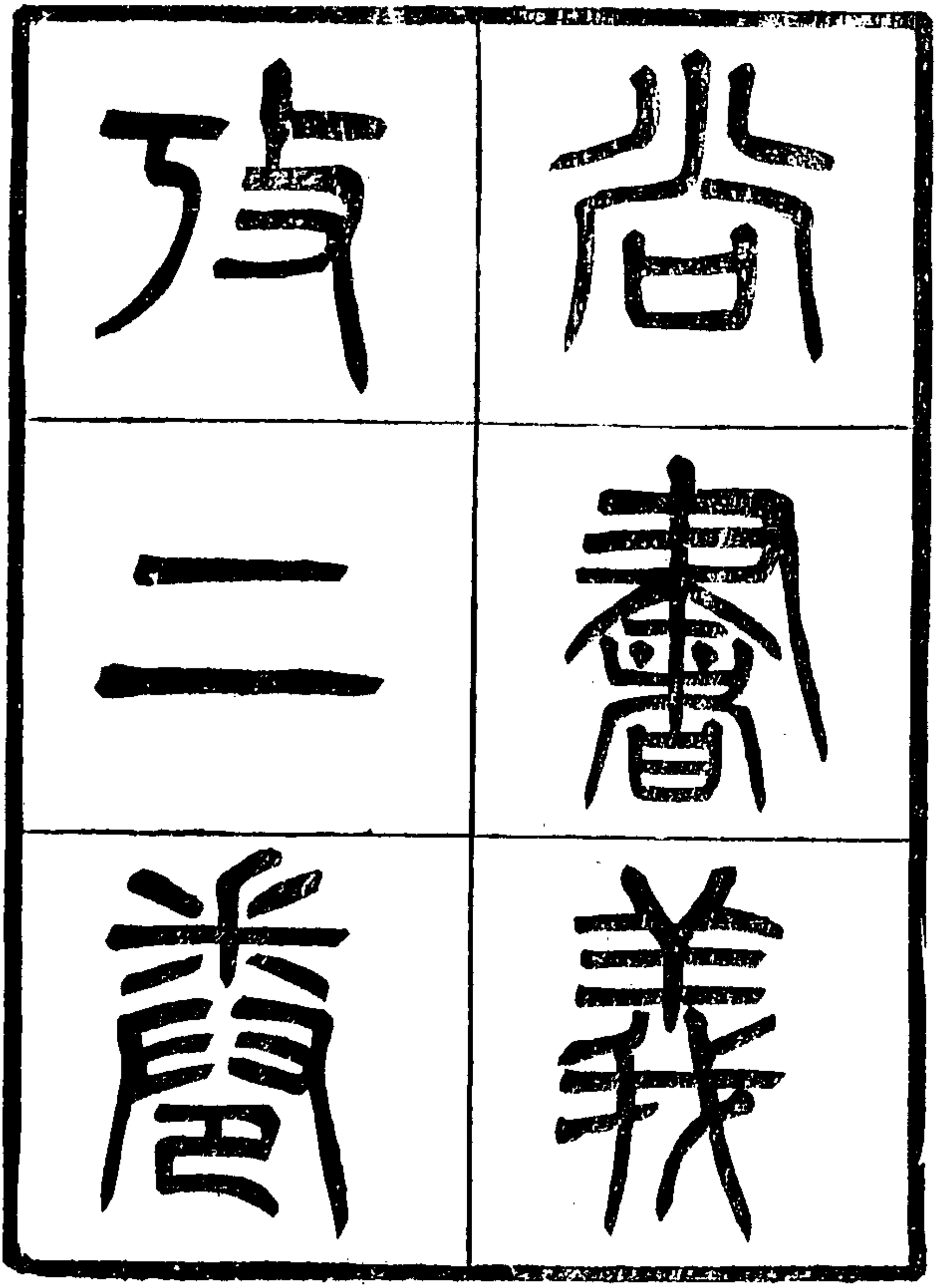
誇美之不但如彼彦聖之自道其長也蓋人之知人
恆不如其自知而所藏之美所通明之理唯自有之
則言之皆眞不啻若從其人之自道則所謂唯公知
我勝我自知者也或疑苟爲通明之美士方且恥躬
不逮而何至自衒乃此所謂彦聖者亦秦之彦聖耳
秦人夸大而好自譽觀小戎終南無衣等詩其踔厲
自雄曾無遜讓之意其流風達子上下則有呂不韋
著書而縣千金以誇其一字之不能易始皇勒石自
頌謂古帝王皆莫已若沿至後世如東方朔之自稱

曰可以爲天子大臣而袁益朱雲班超梁鴻陳遵馬
援楊震楊修李靖嚴武李泌杜牧寇準之流皆自許
高達而無推讓不遑之事則心有其美必自口出秦
之彦聖如是而已又何疑哉

世楷堂藏板

尚書稗疏跋

近儒評此書謂紕繆者極紕繆如釋遜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以爲小乙以下當立盤庚之子武丁
始而出遜以遠嫌繼而直逼先王故都以隱爲入繼
之地蓋係父子密謀云云此非極紕繆者乎又謂精
核者極精核如釋夏擊鳴球至庶尹允諧以爲皆韶
樂之譜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
鏞以間搏石拊石八音之奏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詩歌之言也鳥獸蹌蹌鳳皇來儀百
獸率舞庶尹允諧九舞之容也始乎人聲間以八音
成以舞節韶樂之美善盡于此矣此非極精核者乎
夫人之見解豈能無所偏倚惟學博而才大者其所
論說必有詣極之處舍其糟粕而啜其菁華是在善
讀書者壬寅六月吳江沈楙惠識



尚書義考

休甯戴　震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義例

一今文尚書漢時博士所習以隸傳寫故稱今文史記儒林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此所謂今文者也伏生書無大誓劉向別錄云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傳云安國爲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十六篇者孔鎮達云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大誓與伏生所傳內故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孔氏此說得之朱彝尊謂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爲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自伏生無疑今惟據二十八篇爲

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傳云安國爲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十六篇者孔鎮達云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大誓與伏生所傳內故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同也孔氏此說得之朱彝尊謂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爲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自伏生無疑今惟據二十八篇爲

本

一漢時所傳之古文尚書許愼說文解字序論六體書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彝鼎之文故稱古文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劉歆遺書太常博士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安國爲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篇頴達不知劉向班固所見爲眞古文而以爲張霸之徒僞造史言霸所僞造乃百兩篇非二十四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四十八篇蓋二十九與十六合爲四十五漢書藝文志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增多百篇之序一卷缺武成一篇鄭康成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是也古文藏於秘府故又稱中古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也以不立於學官故謂之逸篇劉向劉歆班固賈逵皆得見之成帝時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宏諸人並傳古文然賈馬鄭雖注古文僅及今文所有者不注逸篇必逸篇殘缺失次不復能成讀其後遂漸亡矣

一馬鄭本皆有百篇之序合爲一篇其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穎達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今仍復其舊次爲一篇附於二十八篇之後

一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蹟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陸德明云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又云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孔穎達云晉世至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如陸氏孔氏所言今之古文尚書及孔傳殆出於王肅猶之孔子家語出於王肅私定也肅欲奪鄭氏而

冀行其學故往往假託以爲佐證東晉古文增多之篇與十六篇異者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大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凡九篇篇名雖同其文未必十六篇其餘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伊訓咸有一德武成旅獒冏命凡九篇篇名雖同其文未必符合自宋吳棫朱子始疑之元吳澄明梅鷟辨之尤力至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剖核明晰無庸更議矣今別爲一編附於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後庶幾不相淆雜

一今文古文傳本各異其東晉孔傳未出以前所引尚書皆古本也今於案語內論其異同得失而經文之

下則云某當從古本作某暨稱古本以明不必存今
文古文之見至如堯典愼徽五典上二十八字今刪
去別見後揩多之篇內其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
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以下分爲益稷顧命王
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分爲康王之誥今仍合爲堯典
皐陶謨顧命

一爾雅解釋詩書漢儒釋經多宗之則注內已見采錄
如詩有毛傳鄭箋禮有鄭氏注並宜全載其文然後
附以諸儒之說惟尚書無漢儒全注今經文之下即
取爾雅以存古義

一今文尚書歐陽和伯及夏侯勝夏侯建所傳古文尚

書膠東庸生及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所傳其本久
亡惟見於經史傳注引今文作某馬鄭本作某而東
晉古文與二十八篇同者雖有改易皆不出馬鄭王
之本自東晉以來行之既久今姑就其書詳考各本
異同訂其得失

一歐陽大小夏侯學惟許愼五經異義多載其說其旁
見於他書者甚少賈馬鄭之注則猶可搜輯宋王應
麟撰集古文尚書鄭氏注十一卷於鄭氏一家亦未
能詳備又多訛舛且徵引之體不拘本文或因辨論
所涉約略其意不得掇出冠以漢儒之名今但列引
之者名氏或書名於上如陸德明釋文孔穎達義疏
以及史記集解等書內稱馬云鄭云而鄭注又單稱
注云與兼言馬鄭或舉姓略名或姓名並稱之類各
如其舊庶免掇拾爽失之病

一注內引先儒之說始見稱某氏某下係以書名次條
以下惟稱某氏某曰至孔安國傳雖晉人僞託大抵
多襲用古注其與賈馬鄭王同者無庸重見惟刪取
其異者次古注之後或亦古注所有特不可考耳不
稱孔氏安國曰惟稱孔傳曰以別眞僞書內所引多
與今注疏本異者係從宋本校正

一古人語言文字多失傳以今人所知字義讀古人書
往往扞格書自唐虞而下詩自商而下易始庖犧然

有象而無辭與諸經皆自周而下故有書契以來莫
古於尚書漢儒訓詁各有師承又去古未遠使其說
皆存用備參稽猶不足以盡通於古況散逸既多則
見者可忽視之乎故是編於各書所引歐陽大小夏
侯氏說及賈馬鄭之注詳略必載古注語簡義精雖
盡收不見其多至宋以來鑿空衍說載之將不勝載
故嚴加刪汰

一數義各異者倣許氏五經異義之意具列其說加案
語折衷之以其人之先後爲次至轉相祖襲則惟載
其創立是說者或後人因前說引伸或後之特見偶
與前人合而語更詳明皆作小字附前說之下

漢書言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又許慎說文解字所引書與今本異頗自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所謂古文乃孔氏所傳之眞古文非東晉以後所謂古文者也今於案語內並備論之

一是編雖備列異說意主於發明經義故案語內或折衷諸家聊出所見以明去取或諸家說皆未及則旁推交通以得其義

一揚雄法言云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鄭康成書贊云三科之條以虞夏同科也孔穎達云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今定虞夏

書四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其篇第費誓在呂刑前據賈鄭舊次也

曰若稽古　曰當從古本作粵

爾雅粵于也若順也

後漢書李固傳注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

三國志三少帝紀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引而伸之爲順爲同篇內若字多矣皆相因無異解不得合曰若二字爲發語辭召誥之越若來三月越者發端語辭徐鍇說文繫傳釋粵三日云心中暗數其日數之若來三月則由二月順數之至方來之三月也若字宜從古注稽古猶言考之昔者凡已往則稱古昔盤庚篇謂前王曰古我先王孟子書謂數日之間爲昔者是也前史所注記後史從而刪取成篇故發端言粵若稽古猶後人言謹案云爾明不敢以臆見爽失其實也自漢迄今並誤讀粵若稽古帝堯爲句漢唐諸儒以稽古屬堯鄭康成訓稽古爲同天於字義全非賈逵馬融王肅皆爲堯考古道而梅賾奏上之古文又爲難說如允迪厥德皋陶之言也謂若稽古皋陶

曰可也放勳以下非堯之言而加曰字則其義不行此說爲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

劉氏安世尚書解曰當爲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所謂越若來三月是已

案發端之辭或言于或言爰或言粵聲義相近說文粵于也審愼之辭周書粵三日丁亥據說文粵爲本字其作越或作曰並六書之假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粵與曰重出於六書爲疏爾雅釋言若惠順也若與如一聲之轉惠與順一聲之轉說文如從隨也從隨之義引而伸之爲順爲同篇內若字多矣皆相因無

文尚書孔安國傳亦同孔傳本晉人僞撰襲取賈馬之注故魏博士庾峻引賈馬及肅而不言安國周官虞稽古又僞古文語與僞傳同出一說也宋儒以稽古屬史官而未明於粤若稽古四字句絕其下文帝堯曰放勳記帝名號也臯陶謨與堯典一例下文臯陶曰則直記臯陶之言也林氏疑於兩曰字由句讀失傳耳

帝堯曰放勳 勳亦同作勛

爾雅勳功也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曰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馬云放勳堯名

皇甫謐同一云放勛堯字

孔傳曰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蘇氏軾書傳曰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勳此論其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臯陶爲名允迪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是號祿父乃名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及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是也多士言商先祖成湯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乞對其臣子稱之曰武王曰武王而謚立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寖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公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

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馬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世本屬王以前諸侯有謚者猶少其後乃皆有謚然王季已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記當時之言動君不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信中稱名者惟發端曰若稽古帝某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故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莊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爲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故書有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爲其子湘庚時作故稱廟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其敬明文思安安（思當從古本作寒安安當從古本作晏晏）

爾雅欽敬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其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也

林氏之奇曰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當安者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而行之非事於勉強修爲若孟子所謂性者也（朱子語錄曰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意思自是深遠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出於自然不勉強也）

案後漢書馬異傳思唐虞之晏晏注引考靈耀曰寬容覆載謂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　高宗二篇據殷本紀

之晏又第五倫傳懿晏然之姿注引尚書考靈耀堯文塞晏晏振馬鄭本皆作文思而後漢書注兩引考靈耀一作塞宜以作塞爲正其作思者後人習見思字罕見塞涉筆遂爲思耳

凡言德性明與誠盡之矣塞卽誠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蓋古字枕與橫通用遂訛而爲光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云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云橫充也疏不知其義出爾雅史記索隱引李巡注云橫充也應是襲漢人舊解經之文義橫四表格上下對舉充盛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有人民故言被上下謂天地故言于詩周頌噫嘻篇鄭箋舉光言堯之德橫被四表正如記所稱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東晉所出之孔傳云光充也應是襲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此所謂注或馬鄭王之注然而喻也蔡讓皆在外而實本乎內故曰允曰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當從古本作橫爾雅說文並作桄爾雅桄充也孔傳曰光充也既有四德又信于天地故其名閒充溢四表至

允恭克讓

爾雅允信也克能也蘇氏軾曰恭有僞讓而不克故以允克爲賢

孔氏穎達曰恭讓於自然也

案史臣稱堯之欽明文塞晏晏形容之四者德之有於中者也見其晏晏然著乎外卽孟子所謂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也蔡讓皆在外而實本乎內故曰允曰克

孔氏穎達曰界外之畔爲表

案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又班固西都賦橫被六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爾雅釋言曰桄頌充也釋文桄孫作光古黃反許氏說文解字桄字下云充也蓋古字桄與橫通用遂訛而爲光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云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云橫充也疏不知其義出爾雅史記索隱引李巡注云橫充也應是襲漢人舊解經之文義橫四表格上下對舉充盛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有人民故言被上下謂天地故言于詩周頌噫嘻篇鄭箋舉光言堯之德橫被四表正如記所稱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東晉所出之孔傳云光充也應是襲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此所謂注或馬鄭王之注然而喻也蔡讓皆在外而實本乎內故曰允曰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當從古本作橫爾雅說文並作桄爾雅桄充也孔傳曰光充也既有四德又信于天地故其名閒充溢四表至

以光爲光耀則漢時相傳之本亦自不一蔡氏沈云光顯也又以被四表格上下對言之失古人屬辭之意

克明俊德俊亦通作駿

爾雅駿大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孔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蘇氏軾曰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爲首親親爲次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曰克明俊德諸家皆以爲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文言俊乂俊民俊有德蓋是賢俊之爲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非所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本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即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

朱子語錄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義與文王克明德同問堯典自欽明文思已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

案夏小正正月時有俊風說曰俊者大也古字俊駿通凡德行行事苟有所失則如日月之蔽厥克明者言大德之昭顯無或蔽虧也大學明明德之義本乎此以德行行事之大謂之大德其實一也陳氏引敬止以人所瞻仰謂之明德之詩緝熙敬止對稱緝熙言止字訓語助辭考之詩緝熙敬止之止字無從定爲語繼其光明敬止言敬其所止止字無并其字義失之者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許氏愼五經異義曰九族今戴禮尚書夏侯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爲同姓也謹案禮緦麻三月已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閒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兄父爲異族其子則不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如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尚書曰九族既睦鄭玄注云睦親也孔穎達曰睦卽親也章卽明也雍卽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

陸氏德明曰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孔傳曰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

林氏之奇曰高祖非己所得而逮事玄孫非己所得

而及見若必謂非高祖玄孫之親但據其族繫出於
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爲九族哉朱子語錄問
高祖下至玄孫林氏謂如此只是一族九族者父族
四母族二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姊妹之夫家子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又曰九族且從古注又曰九族以三族言者載大蔡氏流集傳曰此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敎宗睦族之道必徧內外之親
陳氏大猷書集傳吳氏曰九族者數之極凡王者於
祖免之親同姓之國皆所當親也
王氏充耘讀書管見曰既字當訓盡如既用之既言
無一人不親睦也
顧氏炎武曰爾雅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
姻則曰亞

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竝釋爲父子孫儀禮
喪服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
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
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姊之
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
而異族者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左氏謂
六年　高祖玄孫之昆弟固可以相及
注疏不知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
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
殺而親畧矣是所謂九族者也春秋魯成公十五年
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其公卒傳曰二華
九世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制濮王士猷在隆興爲從
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

案古人宗族稱謂同祖而下曰世父叔父從父
昆弟同曾祖而下曰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昆
弟同高祖而下曰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注云同姓之親
無服屬明服之制止於同高祖而下也昏禮請
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鄭以緦麻之服不禁
嫁女取妻明異姓不在族中據雜記云大功之
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
取妻父小功己爲之緦者也昏禮以己上對父

下對子言之己小功之末乃可取婦於子實緦
麻之服自子而衰至族曾祖父不得爲三族矣
族曾祖父同高祖者也夏侯歐陽說謂五屬之
內爲一族指此鄭氏謂女子雖適人不與父兄
爲異族考之服屬姑姊妹之外有父之姑從父
姊妹及從祖姑姊妹適人者若姑姊妹女子子
別於五屬則無以該之儀禮緦麻三月者列外
孫甥姑之子因姑姊妹女子子而及之爲九族
之三又列舅與舅之子此二者統於母之父姓
杜元凱獨舉外祖父則遺此矣又別從母及其
子爲二而遺五屬之內尤失之顧氏援爾雅於

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證異姓不得言族夫異姓之不得引爲己族故就己而言則於母妻稱黨各就其族而言固各爲一族合之有九也況堯典之九族該舉甚廣九族不必盡有服屬詳言之曰九族概言之曰三族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仲尼燕居篇曰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三族承閨門言不遺母黨妻黨可知三族不虞之辭不過泛言在喜樂時本無庸拘泥至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專以明上殺下殺旁殺之等論服制非論族屬顧氏謂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固可以相及據五屬高祖之昆弟於己爲親同姓若謂同高祖而下有爲玄孫之昆弟者然皆服既窮戚既單使廣推及此又不得以九爲限徒因以五爲九之文附會九族而不知義各有當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平當从古本作便亦通作辯下平章平在皆同

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裴駰集解鄭玄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

後漢書劉愷傳注曰尚書曰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

孔傳曰百姓百官也蘇氏軾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陳氏大猷曰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得姓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

林氏之奇曰平章者平章百官之職業而升黜之後世以宰相爲平章事蓋出於此

朱子語錄曰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合天下言之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冏佛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說百官族姓蔡氏沈曰平均章明也百姓謂內民遮也

案詩小雅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可證史記便章乃書之本文索隱云今文作辯章鄭所注者古文其本亦作辯章矣詩小雅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毛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周語百姓兆民是爲百姓注云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質有賢質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語子期對昭王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據此則百姓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稱周時猶不指民而謂唐虞時卽以指民非也

冏佛百姓陳氏大猷曰百姓黎民合天下言之職業而升黜之後世以宰相爲平章事蓋出於此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爾雅黎衆也時是也雍雍和也

林氏之奇曰於變者唐孔氏曰其萬國之衆人於是

變化從上子和云於者歎美之辭也蓋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與詩所謂鼓鐘之於宇同當從于和之
說時雍者孔氏云是以風俗大和程氏曰化成俗矣
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
案時雍猶言斯和耳萬邦君長亦在百官族姓
之內故此遂言黎民凡在民上者欲其昭明民
則能使由之不能使知之也至於從化而無乖
戾可以觀治教矣
乃命羲和

陸氏德明曰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
四時孔氏穎達曰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
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

周禮疏曰堯典乃命羲和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
正司天黎爲火正祝融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
時官名蓋曰稷司徒孔氏穎達曰楚語少昊氏之衰
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
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居於火正
此文先羲後和揚子法言曰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
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
事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
言之鄭注黎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
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火正司天黎爲火正
司地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
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
正爲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郯少昊氏有子曰重
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
以重黎爲楚國之祖柬晉譏馬遷并兩人以爲一謂

此是也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北當云
黎爲北正高辛所命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
林氏之奇曰唐孔氏謂羲和爲氏族下云咨汝羲暨
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王氏云散羲氣以爲羲斂仁
氣以爲和日出之氣爲羲羲者陽也利物之謂和和
者陽也羲和即人之名安有陰陽仁義之說哉
陳氏櫟書集傳纂疏曰愚謂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羲
和自掌四時作歷當是兩官紛紜之說不足泥四子
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又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
通掌
欽若昊天昊當從說文作昇
許氏愼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曰昇天夏
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云古
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昇天仁覆愍下則稱蒼天謹案尚書
監下則稱上天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
堯命羲和欽若昇天總勑四時知昇天不獨春也春
秋左傳曰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時非
秋也鄭駁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
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
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愍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
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
旻天不弔則求天之殺生當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
所爲當順於時也此之求猶人之所事各從其主耳
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臣本稱旻天不
弔無可怪耳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當從古
本作民

孔氏穎達曰二十八宿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
各有中者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
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
也集會之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
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

以辰言之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其爲一象由
其實同故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
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以星辰爲二者
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此
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于此注以星辰爲
一

蘇氏軾曰歷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
是也或曰辰三辰心伐北辰也
林氏之奇曰薛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
夏建寅人時也堯之所授爲人事而已以建寅之月
授之故曰敬授人時此說雖近似然改正朔始於商
時堯舜之世無三正之異故春秋疏舉鄭氏曰正朔
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而以其說爲不然謂古惟用夏
正惟商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商命而用建子觀此
說則薛氏之說亦不可用矣人時史記作民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當從
古本作度

爾雅寅敬也

周禮疏曰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
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
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若據尚書古文疏證
名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曰朱子言羲和即是下四

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尚書
大傳舜巡四岳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
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法
無統矣說致確羲伯和伯官在冏子中四子則分遣
之測驗于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監正監副冏子
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又古者太史
職掌察天文記時政漢時太史令掌天官
不治民而納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嵎海崦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
之地名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今按史記堯本紀居
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
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銕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
從夷則可讀爲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
之說說文嵎山在遼西一曰嵎銕胡氏渭曰銕古文鐵
則冀域而非青域辟士龍云嵎夷今登州齊乘因以
宿海州爲禺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校封禪書秦始皇
東遊海上祠齊之八神其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
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韋昭曰成山在東
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
古相傳爲日出之地謂羲仲之所宅在此頗近理然
文登與萊州接壤禹既略嵎夷不應越萊夷而治海

淵是則可疑耳且朝鮮更在成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爲得宜范史以東夷九種爲嵎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之所況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高麗卽古朝鮮北極出地三十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爲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堯時嵎夷爲青域則測景自當在朝鮮也賓徐音儐馬云從也平馬作萃云使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蔡氏沈曰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　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

宜言東生　林氏之奇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耳非取於農作之義也惟曾氏謂春爲陽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爲證此可以補先儒之失

孔傳曰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

案周禮縫人注曰書度西以是例之鄭康成本而天下明故稱暘谷嵎夷暘谷嵎夷一也孔氏穎達曰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則稱嵎夷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居在帝部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邸而統之亦有時遣職蔡氏沈曰嵎夷卽禹貢導淮泗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尤非實史記作便程索隱引尚書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賓導秩序也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蘇氏軾曰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明矣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當居也

林氏之奇曰據孔氏云賓導也則音儐者是與儐相

當作度嵎夷度南交度朔方古音宅讀如度分四方測景故言度王肅釋宅爲居遂不可通蔡氏以暘谷爲所居官次之名尤非實史記作便程索隱引尚書敬道卽其字義平秩史記作便辨也大傳辨秩東作便卽辨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陸氏德明曰殷馬鄭云中也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前書天文志曰昔黃帝創漏分晝夜以百刻隨陽之數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晝有朝有禹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漢哀帝時改用晝夜各十二刻景亦寖廢梁天

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刻之數因而三之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爲法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今正上古以來皆依此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前十分法玉氏逢鑒海集曰百刻之說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共六千分數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頭數以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

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舉仲月以統一時王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

周禮小司馬疏曰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孔氏穎達曰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晝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于夜復較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然今太史氣候之法則較常法半刻此其不易之法然今太史氣候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于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翟酺始請改之鄭注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滿五刻不知馬融爲傳已改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刻此其所以譏耳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或以象言或以星言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鳥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

孔傳曰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單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矣

賦曰殷當也

林氏之奇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王子雍謂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季月也蓋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求之所以不合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歲差之法乃歷家之所通知先儒未之思耳

案古法晝夜百刻後代或改用百二十刻或用九十六刻或用百八刻取於分棣十二辰每一辰爲十刻八刻九刻無奇零耳百刻之分棣十二辰每一辰也每一辰八刻二十分此二十分據五代會要謂之時正若一辰之中而分前四刻爲正前後四刻爲正後據蠡海集則分十分爲初初刻在初一刻之前十分爲正初刻在正一刻之前二法皆通其晝夜永短之故蓋由人所居有南北則北極赤道因而異勢于是日躔之發斂每日成一左旋之規在平地上下隨其南北不同就中土言之春秋分日値赤道其左旋之規

赤道是也與地平交于卯酉地平上下之度適
均故晝夜平分冬至在赤道南其左旋之規外
衡是也與地平交于辰申地平上之度少故晝
短地平下之度多故夜永夏至在赤道北其左
旋之規內衡是也與地平交于寅戌地平上之
度多故晝永地平下之度少故夜短自中土而
北北極去地愈遠赤道去地愈近則夏至左旋
之規在地平上之度愈多冬至左旋之規在地
平下之度愈多而永者愈永短者愈短至北極
正當天頂赤道環地平如帶則春分至秋分爲
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自中土而南北極去地愈
近赤道去地愈遠則夏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上
之度漸少冬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下之度漸少
永短皆漸減至赤道正當天頂南北極皆適準
地平則日躔雖有發斂而無永短又黃道交於
赤道二分前後交之勢斜則發斂疾數日而差
一刻二至前後勢近平則發斂遲半月而差一
刻此隨時隨地永短各殊也古法晝長六十刻
晝短四十刻約計大致云爾據中土所見日出
入晝長踰六十刻晝短不及四十刻也古又有
以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
合之五刻損夜以裨於晝鄭康成注儀禮云日
入三商爲昏疏以爲三刻凡言三刻言二刻半
者亦約計大致云爾日未出前及日入後距北
平十八度奇皆有光惟春秋分左旋之規卽赤
道其度最廣昏明各分五刻冬夏至左旋之規
其度狹則昏明分且非五刻之可限也至若人
所居愈北赤道距天頂愈遠地平下十八度奇
左旋之規以斜當其正遠踰乎十八度矣人所
居愈南赤道距天頂愈近地平下十八度奇左
旋之規勢漸正而與之等此昏明則分之亦隨
時隨地各殊也大抵北極出地幾五十度則夏
至夜半猶有光故唐書天文志言骨利幹居瀚
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
暝夕腥羊髀繩熟而曙又言凡晷差冬夏不同
南北亦異今爲覆矩圖南至丹穴北暨幽都每
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
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自古論晝
夜永短以南北里差言實始乎此
又案日中宵中日永日短此分至之不變者也
星鳥星火星虛星昴舉昏見南方之星以知時
節天左旋日月星皆右旋而北極爲左旋之樞
以正南北赤道爲天之中帶以正東西以界南
北左旋者東西旋也右旋者迤而爲南北旋也

月二十七日小餘不及三分日之一出入於黃道一終其行黃道之北謂之陰歷日躔黃道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出入於赤道一終自春分至秋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北自秋分至春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南恒星或謂之列星或謂之經星古人分之爲四象爲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凡二萬餘年出入於赤道一終近春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南者今右旋入赤道北矣近秋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北者今右旋出赤道南矣此日月星辰而南北旋之驗也遲速不同其皆右旋則同以日言之夏至而後自北發南冬至而後自南斂北歲一南至一北至右旋之爲南北旋明矣有南北旋以成寒暑有東西旋以成晝夜昔儒惑於左右之名以爲日月與天皆左旋少遲則反右是知有東西旋而不察其何以南北發斂也又昔人所謂天者卽以四象二十八宿當之其實非也黃道斜絡赤道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春秋分日值二道之交冬至日值赤道北最遠南最遠是爲子宮之半夏至日值赤道北最遠是爲午宮之半春分卯宮之半秋分酉宮之半千歲之日至起子半歷十二宮而復起其所無毫末之差使未值赤道之南最遠不爲冬至未值赤道之北最遠不爲夏至未值二道之交亦值赤道之北最遠得有差古今節氣爲春秋分據黃道言日纏躔右移故也黃道分日所在之宿以漸而異由星右移故也今二十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十二宮與列宿分十二次推步家本未區別爲所至言歲差始此徵諸載籍堯典夏小正

二即以星紀至析木十二次之名名黃道十二
宮漢時未覺冬至日纏於宿度相差以其時節
氣日纏所在分十二次大雪屬星紀之初冬至
屬星紀之中故曰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
中氣此由不明二十八宿雖近黃道之星而日
星各自運行也列宿十二次因星得名終古不
變宋書大明六年南州從事史祖沖之曰次隨
星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斯言足
正十二次隱節氣中氣推移之謬矣黃道十二
宮大雪于宮之初冬至子宮之中芒種午宮之
初夏至午宮之中二十四氣各有定在亦終古

不變所謂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者
加於黃道十二宮斯至當不易古歷皆節氣過
宮節謂兩節之間中謂一宮之中西域諸國推
步日躔以中氣過宮冬至屬星紀之初小寒屬
星紀之中故於冬至曰某日某刻日躔星紀之
次則中氣在兩宮之間而節氣反居一宮之中
名與實悖又襲用星紀至析木等名冬至日在
析木之箕半二三度猶曰日躔星紀其宮界從
中氣而定故僅差半次苟正中節之名使宮界
從節氣而定則析木全改爲星紀十二次名義
悉因之淆惑越四千餘年將東陸三次全改爲
北陸三次此由不知十二次之名黃道十二
宮也與漢時未覺冬至日纏於宿度相差以其時節
氣日纏所在分十二次大雪屬星紀之初冬至
屬星紀之中故曰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
中氣此由不明二十八宿雖近黃道之星而日
星各自運行也列宿十二次因星得名終古不
變宋書大明六年南州從事史祖沖之曰次隨
星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斯言足
正十二次隱節氣中氣推移之謬矣黃道十二
宮大雪于宮之初冬至子宮之中芒種午宮之
初夏至午宮之中二十四氣各有定在亦終古

不變所謂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者
加於黃道十二宮斯至當不易古歷皆節氣過
宮節謂兩節之間中謂一宮之中西域諸國推
步日躔以中氣過宮冬至屬星紀之初小寒屬
星紀之中故於冬至曰某日某刻日躔星紀之
次則中氣在兩宮之間而節氣反居一宮之中
名與實悖又襲用星紀至析木等名冬至日在
析木之箕半二三度猶曰日躔星紀其宮界從
中氣而定故僅差半次苟正中節之名使宮界
從節氣而定則析木全改爲星紀十二次名義
悉因之淆惑越四千餘年將東陸三次全改爲
北陸三次此由不知十二次之名黃道十二
可以名黃道十二宮也與漢時未覺冬至日纏於宿度相差以其時節
所以失不同而其失則同左氏春秋玄枵虛中
又言婺女爲玄枵之維首是婺女值玄枵之初
虛值玄枵之中十二次宜準是遷之凡一規皆
可分十二宮皆可以十二子名之十二子分奠
四方亥子丑位北寅卯辰位東巳午未位南申
酉戌位西是爲四方之定位十二次配十二子
北陸三次星紀丑玄枵子娵訾亥西陸三次降
婁戌大梁酉實沈申南陸三次鶉首未鶉火午
鶉尾巳東陸三次壽星辰大火卯析木寅自昔

相配如是究其實丑配十二次星紀非丑配黃
道冬至也冬至必建子月則宜爲子宮之半明
矣天地之定位赤道居正卯正酉春秋分值二
道之交非卯宮酉宮之半而何是故黃道十二
宮宜順序十二月建以爲之定名西洋人又稱
黃道冬至爲丑宮而春分爲戌秋分爲辰名義
安在蓋不惟十二次之名不可襲即十二次配
十二子之名亦不可襲凡舉星象十二次及黃
道十二宮名實之際所宜察也史記衛殷南斗
朱均云殷當也又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張守節
云殷當也當謂相當值

厥民析鳥獸孳尾孳本作字微
爾雅厥其也
孔傳曰冬寒無事竝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
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也
案析謂分散而適野孳尾史記作字微孳字尾
微聲義通言字養其生之微者說文云字乳也
詩頌兮尾兮尾亦微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爾雅申重也訛化也孔氏穎達曰禾苗秀穗化成子實同
孔氏穎達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
以夏無明都避敬致

史記索隱曰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
名南交卽是交趾不疑也劉氏敞曰本言宅南曰交
曰案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趾傳寫脫二字耳黃氏度
曰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也
林氏之奇曰南交孔氏云夏與春交王氏云南方相
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此說不然蓋南交卽交趾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
趾則交趾之對幽都由來尚矣交趾在正南故曰南
敬致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其說不然周官春
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
者致日之謂也
惠氏棟尚書古義曰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司馬貞
本又作爲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
作營爲勸農之事棟案譌與訛古字本通毛詩無羊
曰或寢或訛傳云訛動也韓詩作譌辯夫子云說文引詩
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箋又訓訛爲僞僞亦與訛
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僞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文
作爲淮南天文曰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禾
成於夏故曰南爲此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案隱本
是也
案惠氏引高誘注淮南天文證禾成於夏故曰
南爲與孔穎達正義言禾苗秀穗化成子實同
一義索隱以耕作營爲解東作南爲非也周官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鄭注云致日景
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
有長短隋書天文志劉焯云周官夏至日景尺
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爲景
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景正同
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亦無
典說明爲意斷事不可依今交趾之州表北無
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
又載羨發言地有遊氣故參伐在旁則其間疏
在上則其間數日晨夕近地故色赤而大無遊
氣則色白大不甚矣今考一歲之推步起冬至

而堯與敬致言於仲夏周官日至之景亦據夏至言蓋冬至日在赤道南去地平近夏至日在赤道北去地平遠近則遊氣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遠則出遊氣而上漸還其本體故冬夏致日於仲夏尤準古人因表景知黃赤道高下猶唐以來測北極高下也赤道距北極四分天周之一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則赤道高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則赤道下一度環地之周上應天周晉書天文志王蕃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由此言之天卽成圜大地又以圜體處其中故大圜之中心卽地體之中心人所居者地體外周猶卵黃之上也距中心爲圜徑之半古割圜術自圜之中心弧分之割圜周成弧背而得句股弧矢之用凡推算所得者皆據圜之中心與外周相應天之實象也測望所得者人居地體外周較諸推算所得隔地半徑於是差數又生焉凡爲差者數端致日所當知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鄭志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

金氏履祥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

案十二次之名周人之文始舉之唐虞時仲春初昏遹朱鳥七宿在南蒼龍七宿在東白虎七宿在西玄武七宿在北列星旋轉隨時不同本無東西南北之別其曰南陸東陸西陸北陸各以方位言者疑卽唐虞時據仲春初昏名之然則四象蓋辨自羲和而十二次首星紀殆因周時冬至日在牽牛遂以是爲紀之首十二次蓋周人所定矣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說曰大火者心也不必爲次名

厥民因鳥獸希革

詩斯干疏曰堯典注云夏時鳥獸皮疏毛見孔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案革猶皮也於夏言希革於冬言氄毛鄭注得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昧當從古本作柳）

史記五帝本紀居西土曰昧谷集解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一作柳谷駰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

陸氏德明曰餞馬云滅也滅猶沒也日永星火此謂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
周氏縫人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日將沒其色赤
仲度西曰柳穀疏曰柳者諸色所聚書傳或以穀與谷通臧與穀二
兼有餘色故曰柳穀惠氏棟曰穀與谷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鄭
注尚書從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違失
李巡言古文案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
昧棟案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也鄭康成依賈逵所
秦元爲昧谷故虞氏駿之管子幼官篇言春三卯同
事秋三卯同事說文曰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卯古文酉卯春門萬
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从一卯閉門象也柳卯
同字日出於暘谷入於柳谷西者隴西西縣之人兌
山一曰
兌山
孔傳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
曰西則嵎夷東可知也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

四事之宜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爾雅宵夜也孔傳曰春言曰秋言夜互相備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虛玄武中宿也
史記索隱曰虛舊依字讀而鄒誕生音墟案虛星主
墳墓鄒氏以得其理
厥民夷鳥獸毛毨
孔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林氏之奇曰干
就在田于秋又言與夏平則是三時之辭其言無異
程氏謂秋稼將成歲事將畢民獲卒歲之實心力平
夷安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舒也
陸氏德明曰毨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
器用也
蘇氏軾曰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案夷字之義蘇氏得之毨洗聲義相通程子云
澤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爾雅朔北方也在察也
孔氏穎達曰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
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
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人此
室處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
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

史記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索隱曰案山海經曰
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使和叔察北方藏伏
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
方也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
蘇氏軾曰朔易歲於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
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黃氏度曰北限沙漠荒茫幽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
方以爲大界
案注察聲義通凡六書之假借依聲託事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詩七月疏堯典注云昴白虎中宿也

齊氏召南曰堯時冬至日躔所在術家多以意說宋
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爲近之唐一
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昏旦皆以仲月昏中得其
解矣

厥民隩鳥獸氄毛隩當從古本作燠
陸氏德明曰隩馬云煖也氄馬云溫柔貌
孔傳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避風寒也林氏之奇
曰胡氏諤若如孔氏之說當作奧字讀據陸氏釋文云於六反冬寒民集隱蔽此說爲是鳥獸皆
生耎毳細毛以自溫
惠氏棟曰說文引云鳥獸雚髦云雚毛盛也髦古毛
字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文髦爲毛古文尚
書毛皆作髦

案史記作其民燠氄甚耎三字聲義通
帝曰咨女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定當從古本作正
爾雅咨嗟也暨與也庶眾也績業也功也咸皆也熙
光也興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疏曰堯典鄭注云以閏月推
四時使歲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
民時且記時事
孔傳曰帀四時曰朞釐理工官熙廣也
陸氏德明曰十日爲旬
孔氏穎達曰朞卽帀也王肅云朞四時是也古時眞
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皆秦漢之際假託爲
之實不得正要有稷梗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
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
日也斗之所建是爲中氣閏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
無中氣故以爲閏也梅氏文鼎曰周天之度以十二
分之各得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
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
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十二節氣日皆
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爲閏月乎若夫閏月則止
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
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間也地

鑒周圍分爲十二度首尾鱗次如環無端又何處設
此三十度于兩辰間以爲閏月三十日之指乎斗柄
之星距北極止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
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柄之南仰而觀
之斗柄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古人以星象授人時
若以歲差考之則於今日並相差一二旬矣然而各
繫其時之星象爲之著令原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
有言斗柄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
也十二月建之非閏斗柄明矣

史記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眾功皆興索隱曰日
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
十九日半彊月行天一帀又逐及日而與會一年十
二會是爲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
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六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
五十五日其實一歲惟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以成

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爲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爲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惑是也

蘇氏軾曰有讀爲又古有又通熙光明也

晁氏以道曰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開元方謀作定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爲一朞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十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經也

言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

案天及以日之平行爲準度也者行而過之之名曰一晝夜右旋所過是爲一度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有六日故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發斂一終言之則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而日行適一周天歲漢書曰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朔不得中是謂閏月後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經歲後世謂之歲周又謂之歲實者也即以是爲天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後漢書曰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密計之實不及四分之一後漢書又曰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蓋月有晦朔弦望之節仰觀即得古人因之以明民日月之行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七日小餘不滿三分日之一而月行遍一周天日已離其故處二十七度有奇又必踰二日而後月始追及

之日月同度是爲合朔其經月凡二十九日過半日於是定之爲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其多一日者餘分滿一日也十二月凡三百六十四日于經歲差十日有奇不及三年而差數之積滿一月凡物候以日躔發斂爲本故春夏秋冬從日而序古人分之爲八節爲二十四氣皆平分經歲以爲之限而寄見於月日某月某日冬至某月日春分使冬至恒在十一月春分恒在二月時序乃正故曰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漢書曰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朔不得中是謂閏月後

漢書曰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
而無中者爲閏月此古人置閏之定法然日月
在天皆非平行後漢書章帝使左中郎將賈逵
問治歷者衞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昺太
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編訢李梵等十
人逵論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
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梵統以史官候注
考校月行當有遲疾宋書稱劉洪制遲疾法以
步月行北齊書稱信都芳算月有頻大頻小食
必以朔隋書稱劉焯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
日以朔虛中數踰三十日爲氣盈合氣盈朔虛
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

至各九十三日有奇唐書曰北齊張子信積候
合食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至劉焯立盈縮躔
衰術麟德歷因之更名躔差元史曰日有盈縮
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
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
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以上史家所
言步氣朔之法大致後代加密于前人古有平
氣平朔而已平氣亦謂之恒氣唐麟德以來定
朔之法既行而大衍歷議曰凡推日月度及晷
漏交食依定氣注歷依恒氣夫定氣定朔一也
用定朔而不用定氣者凡立法不出二端其一
自然之限天定之也如日隨天而左以成晝夜
其循黃道右旋則成寒暑月與日會爲朔相對
爲望此當因天求合純乎天不參以人定朔
望天象則然其一因乎自然復酌取中數以爲
詳密之限人所定也如因晝夜而十分之或十
二分之其刻漏則百分之因寒暑而分至啟閉
八分之中氣節氣各十二則二十四分之此人
之爲之本宜以日數爲均如晝夜之辰刻不必
拘泥夫天度者也古推步法謂朔數不滿三十
日以朔虛中數踰三十日爲氣盈合氣盈朔虛
爲月閏若定氣均分天度以步日躔度均而日
數不均多或三十餘日少或二十九日有奇今
時之冬月其定朔最大者一月可容三氣遇節
氣在望中氣一在朔一在晦必前後兩月俱無
中氣既不可一歲再閏又不可置閏於此月之
前不以後月爲閏亂朔不得中是謂閏月之例
況古人言氣盈朔虛而用定氣又有氣虛也設
謂皆可不顯惟一以天度爲準則物候之變以
漸因乎日躔發斂論南北不論東西宜均分冬
夏至相距之四十餘度以爲二十四苟均分冬
夏至之距將節氣短長之差更甚不拘泥南北
發斂之正以取均而徒拘泥其斜絡東西以取

均亦失所據矣此用定朔不用定氣所以行之
久而來實有遷就之失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囂訟
可乎
爾雅疇誰也時是也胤嗣也訟馬本作庸
陸氏德明曰胤馬云嗣也訟馬本作庸
孔氏穎達曰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
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馬
融鄭玄以為帝之胤子以堯末時登庸鄭注云堯末時義和之
周禮疏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注云堯末時義和之
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
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

薦舉
史記正義曰鄭玄云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
也
孔傳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庸之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孔氏穎達曰夏王仲康之
實有胤之舞衣啟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囂又好爭
之舞衣啟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囂又好爭
訟
許氏謙讀書叢說曰登庸未須便指曰禪位大意亦
是欲授相職故放齊舉胤國之君蓋堯庭大事必咨
四岳治水禪位是也而此但曰疇可見其輕重若朱
是丹朱恐不必放齊舉
林氏之奇曰程氏謂堯老廣求聖賢以遜帝王之意
故放齊以胤子朱對不與上文相連其說是也而王
氏以若時登庸與若予采相對為言謂疇咨若時者
咨順天道也蔡氏沈曰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天道
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　疇咨若
予采者順人事也此說則非疇咨若時者誰能順是
登庸之任蓋將授以天下也
案若時史記作順此胤子朱史記作嗣子丹朱
可為確解矣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
言庸違象恭滔天
爾雅采事也都於也鳩聚也
陸氏德明曰采馬云官也僝馬云具也共工官名
史記集解鄭玄曰共工水官名　渦疏引注云
孔氏穎達曰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
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孔傳曰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也共工官稱僝見
也歎共工能方聚見其功也靜謀滔漫也言共工
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
若漫天言不可用
蘇氏軾曰方類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其工
也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
滅也

林氏之奇曰鯀氏云誠者天之道也汨沒其胸中之誠故曰滔天審如是說則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斷異史記作似蒸漫天則與下文滔天爲一意然而洪水之爲害際天所覆滔滔在是謂之滔天可也象蒸云滔天其說有理而難通故齊唐以謂古者竹簡容二十字自象蒸至滔天始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二字朱子曰滔天二字不可曉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案方讀爲旁說文旁溥也遂聚斂也僝具也引虞書旁遂僝功僝與僎聲義通左思魏都賦僝拱於山林注云具材木是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爾雅洪大也懷至也襄駕也俾使也乂治也僉皆也圮毀也覆也載歲也

詩崧高疏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孔氏頴達曰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馬融云堯盖應早亡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羲和皆死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官主方岳之事周禮疏曰鄭云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據冀州一人矣堯欲巽以齊殊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

史記集解馬融曰鯀臣名禹父釋文引馬云禹父也

陸氏德明曰咈忿戾也方命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异徐云鄭音異王音怡已也

孔氏穎達曰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馬融云堯以聖大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德明於上聽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孔傳曰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流貌割害也言大水方爲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也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也异已也已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功乃退也

蘇氏軾曰太史公以羲和爲司馬之先以四岳爲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當以史爲正湯湯浩浩皆水之狀也水逆流曰襄异舉也舉而試之可以治水而已無求其他

林氏之奇曰下民其咨與民咨胥怨同春秋外傳云姬姜之胄出於禹四岳而曰一王四伯謂之四伯則四岳爲四人也韋昭曰四岳官名掌四岳之事爲諸侯伯故曰四伯朱子語錄曰四岳管領十二牧爲一人矣堯欲巽以位不成是與四人

黃氏度曰有材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
蔡氏沈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圮則行方
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舁義未詳疑是已廢
而復強舉之之意劉氏三吾書傳會選曰舁孔傳訓
義廣韻訓戴也又列子楊朱篇
何以舁哉張湛注舁古異字
案方割之方亦讀爲旁溥也方命史記作負命
方負一聲之轉張守節云負違也違負教命舁
當從說文訓舉言且舉之試用或可而不可乃
退古人語多省略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爾雅朕我也忝辱也師眾也錫賜也俞然也諧和也烝進也格至也試用也

陸氏德明曰朕馬云我也巽馬云讓也黃氏度曰易巽象曰以申而未派也否不也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

史記集解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將舉而試之

者人處我位統治天下之事者乎

孔氏穎達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禪位咨四岳使問羣臣眾舉側陋眾皆讓與舜堯試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鄭以師爲諸侯之師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虞地在河東太陽山西虞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鄭玄史據國語以爲舜之系出於虞幕獨不祖黃帝余因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帝國語冕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

孔傳曰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也錫與也無妻曰鰥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也傲慢不友言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也傲慢不友言並惡也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也

蘇氏曰巽受也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姦惡也烝進也格至也試用也

陸氏德明曰朕馬云我也巽馬云讓也黃氏度曰易巽象曰以申而未派也否不也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

史記集解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將舉而試之

也審矣孔氏說非也

馬氏驌繹史曰史記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橋作嬌大戴禮橋牛父曰句望大戴禮作芒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中無句望一世史記所敘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異號舜亦黃帝苗裔蓋堯之羣從玄孫屬也先儒非之曰以堯舜爲同族則二女之妻幾於嬪姓亂序路史據國語以爲舜之系出於虞幕獨不祖黃帝余因是反覆詳究不獨舜不祖黃帝即顓頊亦不當祖黃帝國語冕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

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韋昭注幕即虞思非也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舜之祖幕審矣國語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左氏傳又曰陳顓頊之族也是幕之祖顓頊亦審矣史記之誤由於輕信世本世本一書出於周末衆記前代之世次必多遺脫史記用之而不知其察也然如窮蟬以下諸名必非鑿空增設再加以虞幕而幕亦未必即顓頊之子窮蟬之父也國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蓋少昊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然則顓頊之去黃帝中間曠隔何得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且顓頊不知傳歷幾世而後高辛氏興將帝嚳上至黃帝又不止三世矣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此雖緯讖雜說不足深信然而足以補遷史之疏濟諸說之窮未可盡棄也古者帝王一代之興必建立名號至於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太皞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神農八世皆以炎帝稱何獨黃帝之後世世殊稱也哉漢書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則鯀又非顓頊之子是夏之上世史有遺脫矣左傳稱高陽氏之才子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杜注云皆其苗裔堯未能舉是嚳亦非父子相承或高辛氏歷世既久及擊而衰堯始起而代之則堯之上世史亦有遺脫矣

案我其試哉之上孔穎達云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史記於此作堯曰吾其試哉東晉所出之古文尚書殆因史記之文加之耳舜祖虞幕是以世稱虞氏馬宛斯論少皞顓頊帝嚳帝堯及稷契非帝嚳後治經者不可不知也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爾雅刑法也降下也嬪婦也

酈氏道元水經注蒲坂縣魏秦州刺史治太和遷都罷州置河東郡郡南有歷山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者帝王一代之女子嬀汭也王肅曰嬀汭虞地名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潭流西注入於河

孔氏穎達曰以女妻人謂之女鄭云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若正嬀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虞與嬀汭一地分爲二文汭水涯也鄭云汭汭然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嬀水源出蒲坂河東南山按地志云河東郡壽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汭水二水異源合流出谷西注河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汭水入大水也

陸氏德明曰徽王云美也馬云善也麓王云錄也馬曰汭

孔傳曰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汭之内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曲也

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蘇氏軾曰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使二女不獨敬其親而通敬其族

朱子語錄曰我其試哉至於二女皆堯言也釐降至於虞乃史官之辭帝曰欽哉是堯戒二女之辭釐訓治釐降止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

案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史臣之辭女于時言于是女之史記云于是堯妻之二女是也古

人便文倒句多如此嬀水在今山西蒲州府南三十里因其兩源雙導後人遂以嬀汭二字分而名之蓋出於方俗之附會不足據證汭說文水相入也既曰于嬀汭又曰于虞辭繁不省者乎

釐降堯治嫁事也嬪則爲婦也公羊春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帝女下嫁蓋使嬀汭之諸侯主之禮或然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紹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兩雅徽善也典常也經也揆度也時是也穆穆敬也美也

陸氏德明曰徽王云美也馬云善也麓王云錄也馬曰百

鄭云山足也史記索隱曰麓梁傳云林屬於山曰麓是山足曰麓

史記集解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馬

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

美德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賓以迎諸侯

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

也

孔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揆度也百事總百官麓錄也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有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程子曰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於左氏程子解本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三焉惟孟子得之

蘇氏軾曰徽和也或曰大麓泰山麓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爲壇以告天地故謂之禪其禮既不經見而堯乃於未告舜禪之前先往泰山以易姓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林氏之奇曰納于大麓所謂薦之於天是也烈風雷雨弗迷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說者以謂麓泰山之足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也又說者以謂麓地名也若梁父之類然經無明文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既曰陰陽和風雨時則不應又有烈風雷雨也程子曰無烈風雷雨之迷錯其辭亦不應孫博士曰陰陽以散而生風至於烈風則陰陽之極也陰陽薄而成雷

陰陽亭而成雨雷雨則陰陽相成之極也陰陽之極多迷而不復常則爲物之害聖人在上德足以當天心雖風之烈而雷雨不至於迷而害物則陰陽之不失其序此說祖通矣蒔氏瀾曰大麓之說不同曰森山之麓者頗近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泰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言至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朱子語錄問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官曰若此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雖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若是好事　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爲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　蔡氏沈曰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雅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

案愼徽五典敷教於天下也納于百揆總百官也賓于四門率諸侯也納于大麓蓋嘗有巡行在外之時舉其所經所值一事言之古者山林荒遠之地易於迷失故易曰即麓無虞惟入于林中言就山麓而無虞人導之則將陷入于林莽之中迷不知所嚮也上三者德禮政教之顯而此尤足以見立德之本聖人之誠敬所存若滯於一端求之則非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弗嗣當從古本作不怡

爾雅格來也至也詢謀也厎致也陟陞也怡樂也

陸氏德明曰厎王云致也馬云定也

史記舜讓於德不懌集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史記索隱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悅懌也朝氏士行曰天地萬物之責一旦將任之惕然如不勝此堯之荒毓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非具文之選也

孔傳曰乃汝也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董氏鼎曰陸農師點乃言厎可績三載句朱氏升曰訪問所行之事而稽考所言則汝言致之可有功三載矣舜讓于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讓于德者讓有德之人也弗嗣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

許氏謙曰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先生謂堯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異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字乃此脫文也

案舜讓于德蓋以己之德不堪爲辭如岳之言否德忝帝位者史臣約略之但曰讓于德云耳堯舜之讓本以天下爲重任而其身無樂有天下之心既無樂有天下之心則堯以重任授舜舜豈宜辭而不受如曰讓于有德之人則便當舉此人如岳之舉舜否則讓屬虛文聖人豈爲之哉然必無不讓者臨事而懼之誠雖小節必恐其不勝況任天下重器而不爲之變動恐懼

則非也是以至德猶懼德薄史臣記其授受之
時不怡見於貌不怡也者惕然內變精誠外著
也古字嗣怡聲同毛詩子寧不嗣音韓詩作不
詒音亦怡嗣互出之證若以不嗣帝位爲解則
於聖人之仁以天下爲己任聖人之心不以已
爲至德二者合而爲一之極致與夫聖人之誠
讓非虛文皆不可見且下文受終以承弗嗣亦
扞格不可通矣此一字之誤關於至道者非淺
小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陸氏德明曰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

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大祖也孔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受堯之終必於堯大祖廟也蘇氏軾曰上日上旬日也
廟可知王氏炎曰文祖之祖廟有事於祖廟則餘
祖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孔傳曰七政
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察己當天
心與否也朱子語錄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
審己當天心與否未必然止是
斷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

之明堂

史記正義曰鄭玄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橫
轉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衡皆以玉爲之蓋貴天象也
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

日月星皆以璿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索
隱曰馬融云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
其中橫箫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
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

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

林氏之奇曰上日曾氏云所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
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爲
朔日也受終而不言舜者蒙上之文也辭氏云受天
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從受者此論當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當從古
本作旋機

爾雅在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旋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
星也陳氏大猷曰人有政耳天豈有政乎曰此但譬
喻之辭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人之有政也
故以政言之耳

史記正義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

以視星宿蓋縣機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機窺衡以
知星宿機徑八尺圍周二丈五尺而強也鄭玄云運
轉者爲機持正者爲衡隋書天文志馬季長創謂機
衡爲渾天儀鄭玄亦云其運
以觀天意也孔傳曰七政者日月
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察己當天
心與否也朱子語錄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
審己當天心與否未必然止是
斷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橫

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殺土謂塡星也第五曰戕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剖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也

尙書大傳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北極

案璇璣玉衡先儒徒據漢以後之渾天儀爲說皆失之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器創於此三人遂以其轉旋名之曰璇璣以其中之窺管名之曰玉衡雖襲取古名非唐虞時所謂機衡也考之周髀算經謂

赤道極曰正北極謂黃道極曰北極璇機正北極者右旋之樞左旋之北極璇璣者右旋之樞左旋之樞卽論語爾雅之北辰隋書天文志謂之不動處者也右旋之樞環繞正北極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夜半起正北極下子位夏至夜半起正北極上午位春分夜半起正北極左卯位秋分夜半起正北極右卯位是爲璇璣四游卽吳太常姚信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高者也璇璣順月建推移夜半所至用知日躔發斂而黃道之高下亦昭然矣衡橫也橫界冬夏至相距四十餘度之間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

準以設衡宜爲衡者五外衡冬至內衡夏至中衡春秋分自內而外爲之次五衡相距不均其於黃道得均分之限八日躔發南出次二衡爲夏當其衡閉也日躔發北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秋出次四衡爲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六間則當其衡爲十二中氣當其間爲十二節氣惜乎漢以來爲渾天儀者未能深考機衡本象使古者測天之器不傳釋堯典者因漢製附會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鄭康成以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其注尙書大傳又云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事所以爲政也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尙書皆以爲北斗七星三說參差非有明證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其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星至後代推測漸詳堯命羲和敬授民時無取乎此卽推之不失亦非正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此月竝列稱七政乎天道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太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古人皆不豫推惟日月重民事也然則政之爲言實人有政非天有政

甚明以人之有政論其一爲歲之政分至啟閉
如祭祀典禮登臺書雲物之屬是也其一爲月
之政如龍朔朝廟之屬是也既謹因歲月以明
其節之大于是遂順時序而舉夫木火土金水
五者之政如法制禁令協天時而布其事是也
皐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堯典曰庶績咸
熙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得宜
由順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
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
肆類于上帝

陸氏德明曰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

微宮天之最尊者
孔傳曰肆遂也程子曰肆遂也猶後
之屬文者言於是也
禮記疏曰異義夏侯歐陽說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
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愼謹案周禮郊天無
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史記正義曰五經
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異義云非時祭天
時舜告攝非常祭也鄭氏無駁與許同也鄭又以
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
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孔氏穎達曰詩云是類是
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
注曰上下四方
六合宗主之神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六宗者天地之
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
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
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謹案
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
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
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祀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也
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
地汾陰祀后土而王莽始合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
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於今者猶焉以謂莽與
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
于經矣
林氏之奇曰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祈因郊祀
而爲之蓋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也非常祭而祭告

於天則其禮依郊祀而爲之故謂之類黃氏鎮成曰
地郊祀祭之常也郊迎長日之至冬至祭天
以攝告則非常也以正月有事則非時也今
禮不可以不備故依郊祀
爲之而曰類類猶似也
禋于六宗
許氏愼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說六宗
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
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并祭之朱氏升
注曰上下四方
六合宗主之神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六宗者天地之
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
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
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謹案
蘇氏軾曰凡祀上帝必及地而何以知其然也以郊

夏侯歐陽說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祭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但祭其分野星其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鄭駁云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地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周禮大宗伯疏曰禮論王宗異等六子之卦爲六宗至鄭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注尚書與此同張融注從鄭君於義爲允續漢志劉昭注尚書亦曰鄭玄六宗之神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盧植注云天宗六宗之一義符契稽合禮緯各有不同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劉歆孔昭以爲六宗上帝下及山川之神也鄭君乃歸格于藝周禮事相符故從鄭玄云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日月星辰從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祖考而奉以事天地四方觀諸侯歸格于祖禰明特尭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一周徧乃歸格于藝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稽合禮緯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則三昭三穆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然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神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第四第五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星宗也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星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伸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義眾未知孰是虞書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煙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斷書曰月星辰從

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窠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神上地表數中卻覩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禋斯亦盡敬之請也禋也者禋祭之言也實薶瘞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而即古之神所以祉禩請字莫不以神爲體度書不同祀名類隔周禮改燔燎音形兩異虞書改二正元祭義北爲非疑以爲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二星也槱燎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置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奩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豬牽以春秋之月

陸氏德明曰禋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

騶案六宗義眾矣愚謂鄭說爲長

案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

十二有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與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與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異然則大宗伯之六器禮天地四方即祀方明所用六玉矣五經異義載今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說指上下四方之宗其說必傳之自古周人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而合諸侯又祀方明則唐虞之既類上帝又禋六宗事固相因者也

望于山川

孔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徧于羣神

史記辯於墓神集解徐廣曰辯音班馴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爾雅覲見也班賦也后君也

陸氏德明曰輯玉云合馬云斂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輯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

孔傳曰既盡班還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疏氏軾曰古者朝覲贄玉已事則還之故始輯而終班程子曰輯斂五瑞徹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部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之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

劉氏敞七經小傳曰輯五瑞者牧諸侯圭瑞還之王府既月乃日者既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輯五瑞必俟既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歷數也

案日者擇其日之謂朝覲禮大待諸侯齊至然後擇覲日史記所謂擇吉月日是也言輯五瑞則知諸侯咸至言班瑞于羣后則知同時覲而班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爾雅河東岱泰山爲東岳祭天曰燔柴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

史記集解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積柴燎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東岳名也柴者考積柴燎也望秩於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詩周頌般疏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

後漢志注范甯曰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守也祭山曰燔柴積薪加牲於其上而燔

之也

孔傳曰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守岱宗泰山爲四岳宗燔柴祭天告至也

林氏之奇曰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其中蓋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度於四岳非與覲岳牧頒瑞用在一年之中蔡氏沈曰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

案岱宗應劭云宗者長也爲五岳之長是也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治北五里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爾雅卒已也終也復返也
陸氏德明曰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同陰律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卒乃復還也
執也贄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卒乃復還也程
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孔傳曰復還其玉餘則否所
于曰諸侯尊卑贄重故已殺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
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實
言則瑞以成形言則器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東后東方之諸侯也
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
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程子曰所
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
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巡守所至必
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
君臣所執圭瑞皆使合理也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
列曰至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
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其餘諸
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者贄羔鴈
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
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
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
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
用特牛告於文祖矣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
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閻或曰孤執玄
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
同孔傳如若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
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
亦然
劉氏敞曰如者同也五器者吉凶禮樂及戎器同之
一制度也蔡氏沈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此九字
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劉
侍講曰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卒乃復者數事皆畢則
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
案五禮以周之吉凶軍賓嘉言者非也蓋不惟
唐虞時未必分設此名此五者乃人事之經紀

細畢核叅曲繁重豈覲於方岳下之頃所能舉
而修之後儒兼以五器爲五禮之器其器又何
以備稽哉當從鄭說爲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
率羣后行之卽所以修明之也時月正日布政
之大者正日謂正朔也律度量衡法制之大者
公侯伯子男各依其命數之儀爵秩等威之大
者於巡守協之同之修之皆一時所能徧之大
端不可使之或失者也下卽言所執五等玉端
及諸臣所執幣物爲贄其贄若五玉之器禮終
乃還之以覲時禮儀所關故接修五禮之下覲
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

注云四器謂圭璋璧琮此器玉瑞互稱之明證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初禮

爾雅江南衡霍山爲南岳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

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王制疏曰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岳郭注云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遠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各非從近也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如郭此言則南岳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撲武帝以來始徙南岳之神於廬江霍山耳爾雅疏曰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山也注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此據作注時霍山爲言也此山本名天柱漢武帝移江南霍山之祀於此故又名霍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山也

案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接衡陽及長沙府界水經注云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岳也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禮

爾雅河南華華山爲西岳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故陰晉太華山在南豫州山

案西岳華山禹貢謂之太華今在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南十里有少華峰勢相連西京賦曰綴以二華是也九域志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當從馬鄭本作如初

爾雅河北恒恒山爲北岳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岳在西北并州山

陸氏德明曰至于南岳如初禮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初禮

爾雅江南衡霍山爲南岳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

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王制疏曰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岳郭注云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遠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各非從近也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如郭此言則南岳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撲武帝以來始徙南岳之神於廬江霍山耳爾雅疏曰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岳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山也注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此據作注時霍山爲言也此山本名天柱漢武帝移江南霍山之祀於此故又名霍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山也

案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接衡陽及長沙府界水經注云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岳也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禮

爾雅河南華華山爲西岳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故陰晉太華山在南豫州山

案西岳華山禹貢謂之太華今在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南十里有少華峰勢相連西京賦曰綴以二華是也九域志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當從馬鄭本作如初

爾雅河北恒恒山爲北岳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岳在西北并州山

陸氏德明曰至于南岳如初禮

案歸而告至事祖禰之道也藝祖當爲舜之祖

以爲文祖者非也前受終義繫乎堯故於堯之

祖此告至義繫乎舜於舜之祖審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爾雅庸勞也

陸氏德明曰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蔡氏沈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

孔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也

程子曰自歲二月以下言巡守之事非是當年二月

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每五載一巡守則一方之諸侯朝於岳下故曰四朝巡守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爲治之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

劉氏敞曰五載一巡守者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其在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特修朝覲之禮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朝三年荒服當四年綏服下諸侯畢見一朝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不同耳胡氏銓疑舜之時不能一載而巡守謂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所以四朝也五載之中一歲息駕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之下而未嘗朝於京師也五載一巡守蓋巡守於方岳之下而諸侯來朝京師則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三事也蓋苟以封建爲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周東遷之後此禮皆廢於是强陵弱衆暴寡大併小而周道陵夷不可復振論者不探其本如柳子厚則以封建爲不可行此蓋未嘗深考唐虞致治之積也陳氏大猷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夫聖人詳內略外要荒之君政事尚從疏闊豈與侯綏之諸侯均責其四歲一朝乎則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四塞世告至正爲此也孫氏謂甸服之君朝夕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謂侯服一年一朝則是服之閒四年四朝也以綏服兩年一朝則是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惟荒服爲四年一朝耳概之四朝之數皆不合兼要荒必無四年一朝之理

案鄭氏說一歲周於四岳之下謂之一巡守而分四方諸侯以四年徧來一朝謂之四朝不可也況禹貢之甸侯綏要荒五服必唐虞相承之制以定朝貢之節而甸服外之百里始爲卿大夫采邑未有諸侯其外之百里男邦又其外之三百里諸侯此於京師不出千里雖歲一朝尚不爲數綏服分內之三百里撰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於京師踰千里又其外要服盆遠矣周官大行人職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六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夷服七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鎮服八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藩服九歲一見此則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綏服三歲一見要服四歲一見荒服五歲一見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夷服鎭服蕃服也周官經言方則面二百五十里周之侯甸當禹貢侯服男采當禹貢要服夷鎭當禹貢荒服然則禹貢之侯服周且分一歲二歲矣綏服分三歲四歲要服分五歲六歲而荒服世乃一見者也豈唐虞不分遠近爲等差不然矣意羣后四朝特以侯服言之此外別有年限略而不言也上記攝帝位之初巡守至方岳下因舉歲一朝之諸侯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法本非於此詳言制度故不備舉敷如敷求之敷徧也故史記作徧告以言庸如功庸之庸國語曰無功庸者子不敢居位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爾雅肇始也濬深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遠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閻氏若璩曰青之分而爲營也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於是爲十二州也程子曰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州之封界舜始分爲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以百揆治水也孔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之以爲其州之鎭

程子曰封十有二山蓋表其山爲一州氏沈曰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孔氏穎達曰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不可知也陳氏櫟曰舜即位之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舜世分九州爲十二州審矣左氏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之世又并十二州爲九州亦審矣

蘇氏軾曰封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林之奇曰洪水既平之後封殖其山而加樹藝焉凡十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州刊旅謂凡九州之山皆得刊木而旅祭也陳氏大猷曰王氏說封山則封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非說以爲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如何曰肇州封山濬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虞衡之職不應言於肇州之後若以爲王道之始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案周禮有并州幽州爾雅有營州孔穎達以爲職方爾雅州名必因於古是也濬濬淺古字通說文淺深通川也分州表鎭通川蓋舜初攝帝位時事此與巡守類敘亟殛鯀與象以典刑類序其實因鯀功用弗就故舜有濬川之政亟殛鯀興禹斷非一時鯀既殛禹未興舜必慎求其人而後得禹計舜即位後命官禹作司空未數年故仍勉其平水土前以司空治水後以百揆治水也舜攝二十八載而禹治水時方娶是鯀過在殂之後禹之年甚幼固顯然者方鯀殛死憂在洪水有濬川之政及後之命禹治水禹不相蒙濬川

者舜救一時之患舉禹者舜定萬世之安禹治水舜既分十二州矣故曰州有十二師而作貢又在後復別爲九州時有所宜各從其宜而已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當從古本作謐

爾雅典常也經也怙恃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五刑墨劓刖宮大辟朱子語錄問五刑吳才老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不弟之刑曰此是亂說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固學紀聞云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刑宮大辟皇甫謐帝王世紀之說本諸此而以

墨劓刖宮大辟官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蘇氏軾曰爲賊刑之科目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於事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黃金贖而未入於刑者

罪坐不戒愼者鄭玄云朴樸楚也朴爲教官爲刑者孔傳云不勤道業則撻之眚哉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孔氏曰眚者皆謂緩緩過失之人蘇氏曰易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亦災也眚災者猶曰不幸非其罪也終不改也賊害人則刑之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宥三宥也

史記正義鄭玄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也

周禮司刑疏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此之謂九刑者

孔氏穎達曰鄭玄曰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有之以遠方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

孔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孔氏穎達曰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使不越法也五刑雖有常眚災害肆綏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也程子曰刑象罪之輕重立爲常典眚謂過失入於罪者災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赦除釋之也眚者肆之災皆赦之也蠭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於其倚而綏之耳災非由人宜加憐也故直赦之怙恃其非者固惡之民也故殘害之以刑使不得爲人害也是賊刑也

蘇氏軾曰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黃氏度曰象者像也像其事也刑有輕重像其事而用之是謂常刑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墨薄刑也其宥乃至於流乎曰刑者終身不可復而流者有時而釋不賢於刑之乎過誤一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蔡氏沈曰據此經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王呂刑文則五刑有流宥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爲長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避之周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

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則唐虞之象
以典刑之意也而說者多以象刑爲畫象其說出於
大傳與漢帝之詔辭氏又論世俗以爲畫衣冠異章
服爲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與此說有理
案象刑之義林氏所論當矣蘇氏謂過誤而入
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此與肆其眚者之
亦屬過誤何一入金一緩縱歟馬融以爲意善
功惡坐不戒愼是準是論刑不得謂之過誤而
意雖可原宜以不戒愼罰之金者也罪與人同
意與人異乃入於此眚本自眚惜其義爲一時
迷謬得過之名災本天災絕無因而入於罪辰
斯名爲災故眚則肆之災則赦之有恃而犯爲
怙長惡不悛爲終春秋傳叔向之言曰殺人不
忌爲賊此三者皆必刑詩假以溢我左傳引作
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誰以謚我毛詩訓溢爲愼
義出爾雅而溢愼謚爾雅又皆訓靜故史記云
惟刑之靜哉謚之爲靜雖爾雅正訓而謚刑爲
愼刑義尤切至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洲當從古本作州
陸氏德明曰三苗國名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
忍刑之逢舉洪範鯀明殛死之言爲證是不然使鯀
之罪果在所當殺則直殺之矣何必殛之羽山洪範
所謂殛死者正如後世史傳言貶之也太祖皇帝讀
書纂曰堯舜之始四凶之罪止
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三苗國名也幽州北裔也崇山南
裔也三危西裔也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程子曰流者
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
投置之殛則誅死之也
孔傳曰幽洲北裔水中可居曰洲也崇山南裔三苗
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也殛竄
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也羽山東裔在海中
也孔氏頴達曰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
曰幽州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三者所居
皆言山名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
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
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
在禹巡之南也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
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
鄭之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舉兜爲
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
亦可知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洪
範云縣則殛死禹乃嗣興德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
罪也殛縣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殛縣而
禹興皆言殛縣而後用禹爲治水而鄭玄以爲禹治
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功成而
後以縣爲無功而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
其父則禹之勤勢適足使父致殛爲舜無據亦甚迂哉群氏
之義禹陷三苗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群氏
季宣曰三苗舊說爲岳州地蓋以
盧輿韓襲衡山準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
雲路舜十二州之一也宗古嵩字
高今交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
皆有崇山稱放驩兜之地皆傳會之說耳

案幽州史記作幽陵又稱顓頊四方所及北至
於幽陵矣今順天府密

雲縣東北塞外有故芸城括地志作鄨城於秦
漢屬漁陽郡崇山今在湖廣澧州永定縣西漢
武陵郡充縣也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是也今爲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
九江府地三危黑水所經後人以古瓜州之山
當之謂之三危山在今嘉峪關外漢敦煌地左
氐春秋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不言三苗而敦煌
之水不得入南海今所謂三危山者其下亦無
水以當黑水則三危宜近怒江今怒江實古黑
水也羽山在今登州蓬萊縣東南三十里古萊
夷地寰宇記縣南有鯀城四罪皆流耳說文殛
殊也漢詔曰骨肉之親棄而不殊言明於仁恩
而不離絕是殛即離絕之謂古人一事累言之
往往變其文後人因字附會求罪之重輕非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爾雅殂落死也林氏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故
謂之殂體魄降於地故謂之落　父
爲考母爲妣遏止也密靜也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年而老今史記各本皆作
今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
年而崩孔傳曰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
載自正月上日至明二十八載堯凡壽百一
十七歲也孔氏穎達曰案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
未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爲歷試三年故

于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
位二十八年凡三十載也以此計之推百一十六
歲不得有七載誤也蔡氏沈曰堯十六即位在位七
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
計百單一年王氏天與曰邵子皇極經世紀堯甲辰
年即位癸丑徵舜登庸乙卯遜於位至舜二十八年
乃殂落通在位一百年　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黃氏度曰臣
始於此　四方莫樂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七十年其餘二載與攝
十八年馳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
濟陰巨隴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
即城陽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
西三里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
亦曰堯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澤縣本漢城陽也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
案古字密謐通詩夙夜基命宥密賈誼新書引
作宥謐說文云謐無聲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爾雅元始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
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爾雅詢謀也
詩緇衣疏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
出政教金氏履祥曰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
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
岳職也王氏充耘曰詢于四岳非謀治於四岳之官
蓋咨詢皆命官之辭作書者變文錯綜用字耳下文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即四岳職事若以詢四岳非
命四岳以職事則後面總命二十二人無乃欠一人
乎　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

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

孔傳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也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陳氏大猷曰明四目達四聰不過謂使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

案四岳總四方之諸侯鄭注以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爲其職得之

達四聰爲其職得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爾雅咨謀也柔安也邇近也惇厚也任佞也率循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孔傳曰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也元善之長

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亦有誤不安寸直作方也今以聲義考之能而如若一聲之轉後漢督郵斑碑柔遠而邇易利建侯而不寧釋文云

也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蘇氏軾曰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相能

林氏之奇曰此則咨在外之十有二牧也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者能耐同字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其意蓋以能邇爲耐邇者若俗所謂忍耐得事恐亦不然謂能邇爲居上以覽者亦非也某竊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能邇之道也德者有德也元者善人也德允元而難任人此能邇之道也難者過絕之使不得進也自古蠻夷所以敢憑陵中國者皆由守土之臣不能用寬厚長者之道行優游寬大之政以忠信鎮服蠻夷邀功生事開邊鄙之隙者眾也

案詩大雅柔遠能邇鄭箋云能徐云如若也均也代反伽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伽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疏云謂順適其意也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今以聲義考之能而如若一聲之轉後漢督郵斑碑柔遠而邇易利建侯而不寧釋文云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亦有誤不安寸直作

而字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爾雅若善也順也蓋柔有使之馴伏意能有與之調善意下敦德允元對文則柔遠能邇之爲對文明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爾雅宅居也亮導也采事也惠順也時是也懋勉也

勉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奮明庸功也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鄭云時

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

周禮疏堯典伯禹作司空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

陸氏德明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

孔傳曰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亮信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蘇氏軾曰奮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事者當使宅百揆其能信事而順者誰乎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居稷官者棄也契舉陶二臣名也稽首首至地也

尚書義考卷二

林氏之奇曰爾雅左右亮也以是亮有輔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嚋如九嚋之嚋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蔡氏沈曰亮明也一說亮相也舜言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也

時氏瀾曰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

案百揆於百官之事無不統禹以司空治水舜謀百揆之官皆以禹方爲司空對故舜則舉其所爲未竟者命之終事考國語諸書內而百僚外而羣牧皆佐禹治水者禹治水總百官可知亮采史記作相事即其義也古字嚋儔通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爾雅阻難也后君也朱子曰后謂有部土之君也時三后后夔皆有爵土之稱也時是也

陸氏德明曰阻王云難也

詩周頌思文傳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史記舜曰棄黎民始飢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疏曰舜典注云祖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眾民厄於飢汝居稷官播蒔五穀以救活之

周禮疏汝后稷注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播敷也

史記正義曰播時謂順四時而種百穀

孔傳曰播布也眾民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也

案阻之義爲難爲厄時當訓是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五教在寬

史記集解曰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常也馬融曰五教五品之教孔氏穎達曰品謂品庶一家之內尊卑之差鄭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耳文十八年左傳曰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蘇氏軾曰以此教民必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爲怨不能入矣故曰敬敷五教在寬陳氏大猷曰敷有宣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教

孔傳曰遜順也

林氏之奇曰五品五典之教皆言人倫也竊謂左傳

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爲盡

案鄭氏注辨章平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國語言百姓亦云王公之子弟韋昭以官族釋之蓋百官卽被出其中故欲其昭明猌其親愛遜順此黎民所視之以從化而無違戾也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有尊卑少長之差故稱五品孟子之言親義別序信則五教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集解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馬融曰士獄官之長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戎十七年左傳云狄在內爲姦在內爲宄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之辜月令云命大理是請獄官爲理官也詹語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纔宮墨劓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隱處者不欲使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王肅云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集解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馬融曰士獄官之長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戎十七年左傳云狄在內爲姦在內爲宄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之辜月令云命大理是請獄官爲理官也詹語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纔宮墨劓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隱處者不欲使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王肅云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集解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馬融曰士獄官之長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戎十七年左傳云狄在內爲姦在內爲宄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之辜月令云命大理是請獄官爲理官也詹語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纔宮墨劓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隱處者不欲使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王肅云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集解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馬融曰士獄官之長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戎十七年左傳云狄在內爲姦在內爲宄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爲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之辜月令云命大理是請獄官爲理官也詹語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纔宮墨劓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所言三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隱處者不欲使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王肅云惟

周禮司刑疏舜典云寇賊姦宄鄭注云強聚爲寇殺人爲賊起內爲姦起外爲宄御姦以德御宄以刑禮記王制疏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鄭注云宅謂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拳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鎭服蕃服孔傳曰猾亂也士理官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也旣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次大夫於朝士於市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九州之內蓋林氏之奇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內冀州揚州之鳧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王氏云行刑者或就重或就輕或就輕重之中此之謂三居此說爲善居遠或居近或居遠近之中此之謂三居此說爲善蓋敎皐陶原情而定罪耳此所貴於惟明克允也

貢氏度曰服言罪各有狀使服其刑呂刑上服下服是也五刑以輕重爲三等曰三就就猶成也成其罪也大辟重宮劓次之墨劓又次之刑有五流而有之亦有五若今所謂加役牢城不刺面之等當時宜有其名也而亦以所居遠近爲三等曰三居

朱子曰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

其墨劓刖既非死刑則就辭處當風必致殺人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三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爲差

孫氏覺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 陳氏大猷

曰夏氏謂惟叫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

應氏鏞曰刑與事稱之謂服就者獄辭之成者一就之不足而至於三謂三就也三就之不足而至於再再就之不足而至於一謂一就也

易曰革言三就豈非參錯審訂省其已成之說乎周禮有三刺三赦三宥之法王制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蓋雖後世斷刑尚有三覆奏五覆之者況隆古之盛乎

案服謂服罪之實狀也宅史記作度謂流有等差審度當其輕重也就居以處所言者近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爾雅諧和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工謂主百工之官也共工爲司空

共理百工之事

孔傳曰垂臣名也共謂共其職事殳斨伯與二臣名也

蘇氏軾曰禹讓稷契皐陶而用虞龍而用夔龍故皆不言汝諧是聽其讓也益讓朱虎熊羆而未嘗用朱虎熊羆垂讓殳斨伯與而未嘗用殳斨伯與故各言汝諧言惟汝可以宜此職耳

林氏之奇曰禹讓稷契皐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皐陶伯夷讓于夔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所讓與禹正同然中加暨字則其爲三人也無疑矣殳一也斨二也伯與三也朱子曰殳以矯作爲兵建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與 兵車者斨方鑿斧也古多

案殳斨暨伯與當從林氏說爲三人此三人應是工官之佐仍各居其官可知汝諧者與其佐協和在官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僉曰當從古本作禹曰

史記集解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名

孔氏穎達曰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昔掌山澤之官名虞重鳥獸草木

孔傳曰上謂山下謂澤朱虎熊羆二臣名也 史記索隱曰鄧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

林氏之奇曰朱虎熊羆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伯虎仲熊亦當爲二人矣

蔡氏沈曰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 朱博士云殳斨伯與三人也故言暨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暨此說爲善

案朱虎熊羆當從林氏說爲四人史記云舜曰
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亦以汝諧之云
該及其所薦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爾雅夙早也寅敬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
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主秩次尊卑
孔傳曰伯夷臣名姜姓也孔氏穎達曰鄭語云姜伯
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林氏之奇曰國語以姜姓
爲四岳之後又以爲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
人以和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
一隅也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
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孔傳曰子謂天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聲謂五聲
宮商角徵羽也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倫
理也陳氏大猷曰詩是眾音和協倫是各音條理
蘇氏軾曰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
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聲者樂聲也
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爲
中聲是謂聲依永
案聲律皆所以均節高下之度數也歌以永長
其言而五聲隨其鉅細所中故曰歌永言聲依
永也律則準聲之鉅細調和之使成節奏故曰
律和聲凡作樂以人聲爲本而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之八音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蘇氏軾曰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劉氏敞曰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爲否則亦已矣又自稱其能夔必不爲也時此簡已或者以爲簡脫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蘇氏劉氏以此條爲簡編衍誤得之然史記言則漢初已訛舛矣

案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云殄病也絕也讒說殄行謂足以傷病人之德行舉於上詩大雅烝民篇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夫是之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鄭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然其官名納言且告之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是讒說之可畏欲其審察下言不惑於讒說然後出納上之命出者出宣之也納者入陳之也蓋上之命既允則直出宣之上之命未允則必入陳其當否歸於允乃出之故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陳氏謂如後世批勅之官得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史記集解馬融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遜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而美之無所復勑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爻

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勑命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

蘇氏軾曰絕行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

陳氏櫟曰愚謂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在於允當如後世批勅之官庶於朕命二字所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

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爲四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咎之訪者一而答者眾不害四岳之爲一人也亮弼也

林氏之奇曰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

言二十二人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居九官之列者不得而知也

案二十有二人皆主達官言之故不數殳斯伯與及朱虎熊羆蘇氏以四岳一人合十二牧九官適二十二人得之四岳百揆皆官名必無命百揆而不命四岳者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是就其舊職詢之咨之國語曰咨親爲詢殊其文以別異之非不命以職事者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尚書義考卷十一　第

爾雅績事也業也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

孔傳曰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蘇氏軾曰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竄之西裔必竄其君耳其民未必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猶不服故分北之

惠氏棟曰分北三苗北讀爲別北六字相似說文于八部曰八別也又干部曰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傳古文尚書必得其實庚翻曰鄭注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又北與八異不得言北爲別也庚翻皆失之苗本一也分別流之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三苗分三危之地亦因分別而言蓋依三居之法雖絕之使不得通也

案前言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分北三苗皋陶謨言苗頑弗即功皆兼其君民言之三苗應是同在一地而其別有三仍分三處竄之危蓋地名分其地爲三故曰三危後人以卑羽山三峰傳會三危之名於黑水遠矣分北者未竄之餘民弗即功者分別之使各隨其君也蓋其頑亦可矜徙之不使居舊土而已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爾雅徵召也陟陞也

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潘濮今上谷也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

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
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鴈
門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
是也黃氏度曰案孟子舜卒於鳴條春秋昭元年晉
都也舜都與北有不同者舜非故舜耕歷遷守皆四方
舜卒於鳴條今安邑則舜故
高山祭天覲諸侯謂之陟方頌曰陟其高山後世緣此謂之登封謂之升中群
氏季直曰書傳多載舜南巡守而崩于蒼梧九疑惟
孟子以爲舜遷負夏之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
韓子以爲舜老而禹攝矣尚何南方之守且南方地
下不可謂之陽方稽於呂刑之書其說當矣蒼梧山
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虞閼在焉玉虞城鳴條
亭在陳留之平邱與夏今亮州之取正則蒼梧不在
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
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坂
孔氏穎達曰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
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孔傳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
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蘇氏
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蘇氏
軾曰爲民者三十載爲天子者五十載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爲
三十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年六十二矣在
位五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歲者以爲舜巡守南
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爲非其說曰陟方者贈曰
升遐贈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爲陟方
之訓蓋其辭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爲經文此說爲得
之林氏之奇曰陟方者猶云升遐也乃死謂升遐而
死猶云帝乃殂落也陽子曰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
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蔡氏沈曰韓子曰帝王之沒皆
曰陟陰陽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
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
所以釋陟爲死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死耳
方猶云祖乎方之方

案陟方朱升注旁云巡守而升方岳於義爲近
又記云商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
與禮記合孟子所言多戰國時異說不必爲通
證

尚書古義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輯

尚書古義

元和惠棟松厓著

鄭康成書贊云孔子刪書劃而論之曰尚書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尚書緯璿璣鈐云因而謂之尚加尚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字爲孔子所加信矣孔穎達爲僞孔氏作正義詆鄭氏之說以爲伏生傳書始加尚字也棟案春秋齊景公安孺子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是安與晏通釋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鄭康成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孔安國曰若順稽攷也能順攷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此說本賈侍中安國傳晉諸孔氏者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尚書帝問曰鄭元云人所傳托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攷古道以洪範言之恵棟曰平平辯治也厥虞亦云平平辯治不絕

之皃平·亦當从古文作平鄭注云辯別也
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字與孳通微與尾通說文曰
字者言孳乳而侵多戰國策有尾生高高誘以爲
魯人卽論語之微生高也莊子或作尾或作微說
文曰尾微也汪簡云古文尚書字作孳是孳爲古
文字也釋文云孳音字案字本有孳音士冠禮字
辭云昭告爾字讀爲滋與宜之協釋名曰尾微也
承育之末稍微殺也古今人表有屃生高屃生晦
失事目言古大篆乖字讀當爲柳古柳乖同字而
以爲昧棘案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尚書也鄭康成依

賈逵所奏定爲昧谷故虞氏駁之管子幼官篇言
春三乖同事秋三乖同事說文曰乖戾也二月萬
物盱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古文酉
从乖乖爲春門萬物已出乖爲秋門萬物已入一
閉門象也故春言三乖秋言三乖柳乖同字日出
于暘谷入于柳谷西者隴西西縣之八充山一曰
秋門之象故命居之
鳥獸氄毛說文引云鳥獸毳髦云毳毛盛也古文正
作毸張有復古編云毸从毛隹書曰鳥獸毸毛別

作酋非汗簡引尚書又作勝案勝與褒相似說文或从此髦古毛字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文髦爲毛古文尚書毛皆作髦

共工方鳩僝功說文引虞書曰旁逑又作救僝又作功云逑斂聚也與孔傳同疑古文鳩字作逑耳許愼馬融皆云僝具也孔氏訓爲見史記又訓爲布案僝徐邈音撰詐馬說是孔訓非也尚書中如方鳩僝功方施象形方告無辜漢儒皆引作旁通論衡合故陸氏釋文又音鄧益稷云等書而方命之字仍作方讀爲放孔傳于方鳩方割

皆訓爲方方是讀如字棟謂方當依字讀爲旁鄭注尚書以爲共工名也案鄭注內史云方行天下亦讀方爲旁傳云方四方非也

注士喪禮云合文旁爲方是方爲古文方也薛宣書而方命之字仍作方讀爲放孔傳于方鳩方割

古文方字皆作匸立政云方行天下亦讀方爲旁傳云方四方非也

靜言庸違象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案鄭注尚書以爲共工善言其用僻是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氏然則楚辭所謂康回者卽書所云靜言庸違也闕書作誖言王逸引書云淺淺誖言公羊亦云戔戔莫諍這違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子云君無違德下云若德回亂回邪辟也論衡引明違與回同作回德回邪辟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僻是

寘于四門鄭康成云寘讀爲儐賓客之寘非也晁氏書說云寅案爲古文儐見儀禮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云祭公寘喪注儐贊禮儀又云內史寘冕注儐相史記蘇秦傳必長寘之義作儐孔安國以爲四方諸侯來朝者舜寘迎之讀爲寘寘之寘出日謂測其出之景而導之寅餞納日謂測其入之景而候之徐邈讀寘爲儐是也古文儐通作

賓孔氏以賓爲導亦讀引申
近世乃爲賓客之說非也

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史記作不懌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治猶怡也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矜曰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古嗣字皆省作司高宗肜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台本音怡故史記自序云

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在璿璣玉衡案京房易略例及周公禮殿記孟郁脩堯廟碑皆作旋璣孟郁碑作旋與璿同伏生書傳曰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緻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其說與京房及漢碑字合

徧于羣神史記徧作辯漢樊毅脩西嶽廟記云辯于羣神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辯鄭康成云今文辯皆作徧是辯爲古文徧爲今文也荀子脩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爲辨辨謂別白也

君子有辨善之度

輯五瑞史記作揖魏脩孔子廟碑亦云揖五瑞秦本紀曰搏心揖志義作輯漢碑皆以揖爲輯馬融曰揖斂也與孔訓同而字異古揖字有作輯者晉語曰君輯大夫就車舊訓輯爲揖漢書兒寬傳寬對曰陛下統揖羣元臣璽曰揖當作輯師古曰輯揖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揖五瑞是也其字从木璽曰揖當爲輯不通是揖又作楫

歲二月云何休公羊注引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史記作遂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尚書作藝祖馬王云禰也用特今古文尚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姚方興本云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馬融本作如初禮明上下有脫文今文尚書不可考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史記封禪書于岱宗下又云中嶽嵩高也

協時月白虎通引作叶周禮大史讀禮書而協事後鄭云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當爲協書亦或爲

協或爲汁又大行人協辭命故書作叶先鄭云叶
當爲汁方言曰協汁也黑帝汁光紀或作叶後漢
碑以叶爲汁漢書載洪範曰叶用五紀伏生書傳引書
云不叶于極不讋于咎說文曰叶古文協从日十
或作叶从口

黎民阻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史記作
始漢書作祖孟康曰黎民始飢命弃爲稷官古文
言阻棘案古文祖字皆作且且如祖乙卣盉和鐘文
王命厲鼎師毀敦皆以且爲祖故曾子曰祖者且

也古文作阻者案儀禮大射儀云且左還鄭元云
古文且作阻是古文以阻爲且衛宏撰古文異
字其以出乎玉肅曰阻難也馬融曰祖始也二說
並通今文近之鄭元曰阻讀曰俎阻厄也鄭尚書
即馬融本當云祖讀爲阻傳寫之誤也

教胄子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尒
疋曰育長也與孔馬同周禮大司樂云凡有道者
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今
有作景宥彡者非始于葛洪字苑景宥从彡已見
顏氏家訓亦非衛包所改

同馬融書傳云胄長也育亦訓長見尒疋字異義
同鄭注尚書从馬本知馬本亦當作育周書王子
晉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
官謂之士然則胄子猶國子與
分北三苗北讀爲別古文北字从二人別字重八八
爲北北亦別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於八部曰亦別
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艸部曰亦古文別許君
學于賈逵逵傳古文尚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
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
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又北
與別異不得言北猶別也虞鄭皆失之苗本一也分別流之
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分三苗之地亦因分別而名蓋依三居之法離絕之使不得通也
大禹謨惟影響依字當作景嚮劉向奏云神明之應
應若景嚮是也鄒季友曰影古文作景葛洪始加
彡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从今文時所易也棟
案高誘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誘漢末人當時已
有作景宥彡者非始于葛洪字苑景宥从彡已見

皋陶謨蠶穫播奏庶艱食釋文云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棟案釋名云艱根也如物根也則是書本作艱訓為根馬說是古艱字作蘞古艱讀唐扶頒

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擾从牛憂聲玉篇云擾馴也尚書擾而毅如此春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音柔說文云擾牛柔謹也从牛憂聲又云瓊玉也从玉憂聲讀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擾桑擾桑桑也字書皆音而小反非也徐邈音饒亦

誤

予弗子釋文云子如字鄭氏音將吏反案樂記云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為將吏反益從鄭讀列子說符篇云禹纂業事雖唯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云云列子之說益本尚書讀子為字此在未焚書之前必得其實鄭氏之音非無據矣

禹貢滎波既豬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邊豬馬鄭本皆云滎播既都鄭云沇水溢出河為澤衛狄戰在此

地合塞為平地滎陽氏猶謂其處為滎播棟案滎波當是二水名周書職方云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孔氏以為滎澤波水非也鄭於周禮注依尚書讀波為播以滎播即滎澤合為一亦非

和夷底績鄭康成云和讀為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見史記及水經注案漢書酷吏傳云桓東少年場如淳曰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故桓表或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敘和樹表雙植謂之桓桓之桓桓是也四植謂

嶓冢導漾史記及鄭本皆作潛說文曰漾古文作潛地理志曰隴西氐道縣禹貢潛水所出皆从古文孔氏作漾非也

二百里男邦史記云任國漢諱邦改為國棟案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衞作國伯令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為任故詩云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又云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沈重音南為乃林反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傳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

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
云男南古字通用鄭衆从左傳改南爲男賈逵據
外傳易男爲南可以知二字之相通矣白虎通又
云南之爲言任也故孔安國傳亦云男任也合文
尚書皆以任爲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爲
任正義云男聲近任故訓爲任
二百里蔡地里志曰二百里蔡刊誤曰蔡讀如蔡蔡
叔之蔡吳仁傑從之以爲當作粲

序作帝告史記告作誥司馬貞曰一作告從先王居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尚書古義 卷三 世楷堂藏板
故作帝告棟案告古文誥見禮記注尚書大傳殷傳有
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
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爲帝告湯誥論語云予小子履
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論語云予小子履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此伐
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湯誓以墨子當云湯祝
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有之文與此小異
棟案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
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
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
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祝
於上帝鬼神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
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
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
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
卻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
乃大至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

白茅以身爲牲當此時也弦歌鼓舞者禁之韓嬰
詩傳亦言湯時大旱禱於山川以六事自責汝郡
古文云成湯二十年大旱禁弦歌舞二十四年大
旱王禱于桑林雨墨子呂氏皆見百篇尚書故所
載與論語同今湯誥篇絕無大旱請禱之事孔安
國親傳古文其注論語不近玆尚書而遠引墨子
之廟可以觀怪怪字傳寫之誤禮緯稽命徵曰唐虞五廟
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呂覽引商書曰五世
竊所未喻

親廟四始祖廟二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孝經緯鉤命決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

曰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緯云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緯云商無七廟之文漢書韋

書雖不可盡據亦以見夏商無七廟之文漢書韋元成傳匡衡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稀嘗之序廢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閟歲而祫自唐以下皆當以五爲則呂氏在焚書之前必得其實毛詩豳風曰七月鳴鵙王肅傳云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因訛爲之此經七字亦當作五

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蘖由說文引作粤云木生條也古史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乃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從孔安國注尚書

從弓象枝條華函之形徐鉉曰案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也用枿之語不通棟案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儀訓爲宜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孔氏書傳晉人僞撰故從俗云商書般庚云予迺續乃命于天小顏匡繆正俗云商書般庚云予御續乃命于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棟案此經與牧誓弗迓克奔皆當作御趙宋以來儒者見孔氏訓御爲迎遂改作迓或衛包所改蔡氏撰書傳亦仍其謬嗚呼古學之亾久矣吾誰與正之爾雅釋天云祓禳禍也郭注引此經曰今爾惠朕昌祓動萬民以遷棟案震與振同虞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又祓振每通用皋陶謨云日嚴祓敬六德無逸云治民祓懼史記皆作振內則云祓見孺子鄭元云祓敬也或作振

說命釋文云說本又作兌禮記皆引作兌鄭氏云兌當爲說案周易以兌爲說呂覽四月紀曰凡說者

兌之也是兌與說通

西伯戡黎釋文云伯亦作柏郭璞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从木戡黎尚書大傳作戎者說文作戎黎云戎殺也漢書載左氏傳作堪釋詁云堪勝也郭璞注康曰古堪字今左傳作堪釋文戎同孔氏傳云戡亦勝引書云西伯堪黎是堪與戎同也案說文戡訓刺非勝也當从書作戎

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曰天篤下菑亾殷國漢平輿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論衡引微子曰我舊云孩子

王子不出言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後世性惡之說本此

焦氏易林曰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事說文曰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从子

我不顧行遯釋文云顧音故徐仙民音鼓毛居正曰案顧字禮部韻無上聲音當從一音用棟案商詩韋顧既伐古今人表作韋鼓毫顧有鼓音緇衣云君子寘言而行以成其信鄭注云寘當爲顧聲之誤是顧有上聲禮部韻失之也是兌與說通

據以駁徐邈未之得也

泰誓晁氏曰儒言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閟學士衛包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棟案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衛包

案郊天祭異文始於後漢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王伯厚曰孔安國論語注言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書傳云紂王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朱文公集注從書傳棟案書傳本云少仁人故疏云多惡不如少善上云受有億兆夷人是言王親之多子有亂十人今本亂下有臣字非王伯厚已拯之是言仁人之少故論語引之以爲才難

牧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谷未引書云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小顏以爲令文泰誓之辭非也崇尊也故傳訓爲
尊春秋傳云師叔楚之崇也崇亦訓尊
弗逗克矜以役西土匡謬正俗曰牧誓篇云弗御克
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弃來降者不迎
擊之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案御既訓迎當音五
駕反不得音御案此則孔氏尚書本作御訓爲迎
也史記及馬融本皆作禦王肅又讀御爲禦非也
古禦字作御古文春秋傳皆然毛詩谷風曰亦以
御冬毛傳云御禦也御又與迓同大雅思齊曰以

御于家邦傳曰御迎也鄭氏于鵲巢箋亦訓御爲
迎曲禮曰大夫士必自御之注云御當爲訝訝迎
也士昏禮注同春秋傳曰敗者御敗者眇者御眇者皆
訝也世人亂之但御雖爲迓訓詁家當依本字釋
之無直改經文之理唐石經亦仍其誤則知古文
之亾久矣毛傳訓御爲迓孟本亦正今釋詁仍作迓者俗鈔所竄易也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張霸僞武成云惟一月壬
辰旁死霸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
承小月三日从月霍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棟

案古鐘鼎文魄字皆作霸或省作雨公諴鼎云惟
十有四月既死霸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
霸今俗作必駕切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
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霍
音膊雨濡革也从雨从革今薛宣古文魄作芾芾
古哉字未詳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傳云大王修德
以翦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
立王家棟案孔說非也迹古績字言不宜失官社

稷不守至於大王光復祖宗始立勳績于王家王
季以八命作牧勤勞王家之事文王能繼成其勳
周禮王功曰勳大膺帝命作西伯以撫六州之衆也
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蔡邕石經及尚書舊本皆作
頗唐元宗詔曰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
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
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
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
文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宜改頗爲陂乃

宣示國學棟案此詔及匡謬正俗遵王之義義皆作誼故元宗謂與頗字不協據周易改爲陂楚辭
曰脩繩墨而不頗王逸曰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
楚辭與差協韻是古易本作頗故釋文又音破河反改頗爲陂失所據矣說文言部云詖古文以爲頗字音
彼義切是頗有詖音古文作詖周禮典同云陂聲
詖之詖是陂與陂同正與誼字協何不倫之有耶古義字皆作誼漢書猶然鄭仲師周禮注云古者書儀但爲
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也吳才老以此經義字音

俄謂與陂協而不知本是誼字顏師古又謂誼有
宜音皆好古之過也史記呂覽引云
當是後人所改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
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曰
或有也古有字皆作或商書曰般其弗或亂正四
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彼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
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
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韓子呂氏皆在末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
厚以爲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說文引尚書曰
作珂云古文好字案石鼓文好字从女从丑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周
好篆文女字似丑故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周
伯琦六書正譌云玟變而不釋
也从女丑聲別作好乃呼結切
作霧與雾通尒正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雾孔傳曰
蒙陰闇與尒正合徐邈云蒙音亾鉤反明字本作
雾轉寫誤爲蒙耳張有復古編云霧地气發天不
蠓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蠓爲蒙卜部作霧蒙卿本又作
虫今與虫同从三虫以爲古文蠓作蠓从三
文作夆今
文作蠓

曰驛傳云氣落驛不連屬棟案驛古文作悌今文作
圍鄭氏齊詩箋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圍孔穎達曰
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也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圍史記作涕涕
以爲圍故鄭依賈氏所奏从定爲圍史記作涕涕
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
誤从水見鄭氏易注大史公从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
說故作悌後人轉讀遂爲涕也說文曰圍讀若驛
今尚書作驛是又襲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
猶愷悌也亦
發明之意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劉昌詩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貳鄭元注曰卜五占之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隱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然則負子卽不茲也負與丕音相近讀負爲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氏爲長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從之孔訓丕爲大義所未

安

惟朕小子其親逆鄭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鄭所傳古文尚書乃馬季長本訓親爲新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蓋本先儒之說熊氏朋來作經說以爲漢儒擅改經字加以音釋咸人若大學親民親作新則非漢儒所及待河南程子而後能言之眞夏蟲之見也馬本亦作親迎鄭于東山箋亦言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而注仍訓爲新蓋古親與新同也

有非子至元孫氏爲菲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古文引經或从偽略時五者來備則云五是來備易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三國志注引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後人遂以堅冰二字爲衍文可謂無識上經

兩遺具備今尙書作造文侯之命云嗣造天
丕愆孔傳亦訓爲遺

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史記云魯天子之命
孔穎達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裘說文曰裘
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
裘故旅字亦作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逋
曰魯古文旅秦時已誤魯爲旅司馬龔泰舊文故
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王符潛
夫論云康誥云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

洛誥無若火始𤈦𤈦梅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
始𤈦𤈦微也說文引云至于嫗婦嫗婦卑身也案廣韻引
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於嫗媚則嫗非姓身也
洛誥無若火始𤈦𤈦梅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
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
注云庸庸微小兒也今洛誥作𤈦𤈦傳云火始然
𤈦𤈦尙微愚謂𤈦𤈦猶炎炎也古𤈦字皆作炎炎
炎勢盛不得謂始然作庸庸者是庸庸猶熒熒大
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亦此意也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史記作遷民賈侍中亦以爲
遷都鄗之民於成周皆古文尙書說也陳亮曰臧
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義士卽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由周而言則爲頑

民由商而論則爲義士矣周書作維曰侍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晁曰賢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

無逸書大傳作毋逸論衡同史記作無佚案漢石經逸字皆作佚漢書猶然王伯厚曰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棟案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毋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正義引鄭氏注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坊記引此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魯世家載無逸篇與坊記同裴駰載鄭氏注云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棟案史記所載者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也鄭氏之注不與正義同者當在書大傳中後所注者乃賈氏所傳古文尚書也熊朋來經說云坊記言乃讙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有無逸之文妄稱爲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雍作釋文正義者從焉遂非傳說尤爲可恨熊氏不攷尚書古今文之異而妄下雌黃亦可謂無忌憚矣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當依國語作皇爲遑靈臺碑云日稷不夏稷與昃同詩正義尚書大傳夏之言假是夏與暇通詩古義依字當作假借字也作假段暇从日段聲故暇亦作夏

則皇自敬德蔡邕石經皇作兄自作曰上文無皇曰同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秦誓云我皇多有之公羊傳載云而況乎我多有之亦以王爲況蔡邕王肅所載皆古文尚書也況滋益用敬德也兄本字況滋兄讀曰況桑柔詩云倉兄填兮召明云況滋也釋文兄音況本亦作況斯引傳皆云兄滋也釋文兄音況本亦作況

君奭說文曰奭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案奭與奭相似說文云冒古文以爲醜字皆从明故史篇以爲召公名醜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遑佚前人光漢書王莽傳引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遑失前人光棟案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末淫失也泰誓楚文曰淫失湛亂

董遹訓失爲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傳云肆失也猶遂也遂與佚同謂遂囚也公羊經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爲佚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小顏云失讀曰佚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作佚也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佚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史記踐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杜伯山傳漆書古文必得其實作鮮光者非也棟案蔡邕石經作伯殘周禮大司馬云故弒其君則殘之遹禮王霸記云殘滅其爲惡

多方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案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釋文云泆又作佾注司馬本作屑云過也棟謂屑當作屑與佾相近故誤作佾說文云屑動作切切也蔡氏以爲瑣屑有辭孔氏又訓屑爲盡皆未當

立政灼見三有俊（石經俊作𠔃）心灼說文引作焯云明也从火卓聲案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兩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尚書灼作焯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蔡邕石經曰旦以前人之微言論語撰弒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小顏曰精微要妙之言（唐石經亦作徽孔傳以爲美言）

以覲文王之耿光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聲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棟案蔡邕石經作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杜伯山傳漆書古文必得其實作鮮光者非也（王逸章句云耿明也光也）

周官以公滅私說文云厶姦衰也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背厶爲公

君陳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康成注坊記云君陳蓋周公子

宇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史記作告卽鄭氏緇衣注

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引云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禮記緇衣引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否古不字否用練末詳或傳寫之誤折與制古字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虐與殺亦通見春秋

玻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王伯厚曰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棐案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

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刑鄭康成周禮注云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則知古文本作詳詳與祥古今字易屢上九曰視履考詳釋文云本亦作詳此經當依古文作詳訓爲祥下經監于茲祥刑同尚書君奭云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祥

惟貨惟來釋文云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漢律云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孔氏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義反紆回矣

其罰百鍰鍰史記作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說文作鍰云鋝也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鋝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鋝鋝即鍰也蓋古文作鍰今文作選五經異義云夏侯歐陽說云墨法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氏以爲古之率多作鍰周禮職金疏考功記冶氏云重三鋝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元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鐶鐶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說文云鋝十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

上下比罪棐案漢時有決事比蓋取則于古

費誓說文云周書有粊誓從米北聲廣韻從粊从米比聲云魯東郊地名此據孔氏本言之則知古文本作粊裴駰謂尚書作柴字之誤也鄭氏注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皆引作柴誓

序東郊不開唐石經初刻開作闢匡謬正俗又作闢云古闢字馬本亦作闢釋文云闢舊讀皆作開小顏以爲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爲開案說文虞書闢四門作開从門从开此經闢字亦當從說文作開唐石經作闢者衛包改从今文也宋

是攻用兵高誘曰是實也公羊桓五年傳云寔來以來直作閟字非也

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正義曰員卽云也是尚書本作員衛包改古文始从云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詩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曰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爲云也

惟截截善諞言說文引云戔戔巧言又言部引云戩戩善諍言賈逵國語注云諓諓巧言也王逸引書云諓諓靖言漢書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案此則古文古文說如堯典放勳古文勳作辪古文辪作羣神辪古文編見儀禮注禹貢九江入賜大龜古文內見南宮中鼎堯典厥民夙夜出內朕命古文內作入賜

古文錫見儀禮注下賜士姓同古文入亦作內部敦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內門入門也　幡冢導濛古文濛見說文洪範曰涕字之誤古文以涕爲圍徵子我其發出往金滕周公奔楚事論衡以爲今作狂非古文家說皆卓然古文無可疑者第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竄易經文後之學者無可攷證反以史記爲今文耳又殷本紀所載湯征湯誥皆逸書十篇中文也今所傳古文湯誥與史記所載絕不相類其中如敢用元牡等語乃湯時大旱請禱之文見墨子及呂覽豈誠孔壁之舊哉

跋

松厓先生古文尚書攷采入壬集但其書專攻梅氏僞古文之失而眞古文之古音古訓則未之及焉此卷旁徵遠引搜羅極富昔高貴鄉公說稽古同天之義至數萬言未免多而無益不及此書遠甚翠嶺沈楙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６６
作者＝
页数＝７７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